# 最佳外貌描写词典

倪文杰　李本刚　汪　澎　主编

# 最佳外貌描写词典

倪 文 杰
李 本 刚 主编
汪 澎

能 源 出 版 社

**最佳外貌描写词典**

倪文杰　李本刚　汪　澎　主编

•

能源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国防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2.25印张　480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500册

ISBN7—80018—159—6/G•30　定价：11.00元

# 《最佳外貌描写词典》编委会


**主编：** 倪文杰　李本刚　汪　澎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　正　刘凤辰　刘树山　汪　澎
李本刚　张　军　周　景　倪文杰
徐　莉　高泽忠　梁志灵　黄永红
曾　亚

**撰稿：** 方　正　风　云　刘　剑　刘凤辰
刘树山　田卫民　汪　澎　李本刚
李守业　李益峰　张　军　张军立
严　革　杨艳萍　周　景　封玉敏
段红莲　倪文杰　徐　莉　秦纪民
高泽忠　高泽谋　梁志灵　黄永红
黄静芳　商　俐　曹广顺　曾　亚
曾　宁

# 前　言

文学大师果戈理曾经说过："外形是理解人物的钥匙。"文学作品中一个成功人物的塑造，离不开对其外貌形象的刻画，生动的外貌形象能在读者的心中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象托尔斯泰笔下安娜的那双"亮晶晶的眼睛"，雨果笔下加西莫多的奇丑外貌等的描写，都曾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最佳外貌描写词典》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学大师鸿篇巨著中有关人物外貌描写的精彩片断，是青少年学习写作的理想工具书，也是语言文学工作者一部有用的参考书。

《最佳外貌描写词典》包括人物肖像、表情、身姿、面容、头发、胡须、唇齿、服饰等，8个部分，共分为150余项。

著名学者钱锺书先生为本书题签，能源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深致谢意。

编　者

1989年9月

# 目　录

前　言

一、肖像

姑娘（少女）……3
少妇……50
女子……60
妇女……67
贵妇……79
老妇……93
村妇……99
老姑娘……104
老板娘……107
交际花……110
寡妇……112
情妇……115
女佣……116
丑女……122
妓女……125
舞女……135
幼孩……138
公子哥……145
青年……154
男子……158
士绅……172
老叟……176
军人……184
警察……199
艺术家……205
学者……211
教师……213
学生……220
医生……224
官吏……225
干部……232
作家……233
市民……235
商贩……237
资本家……258
病人……262
垂死者……266
死者……268
皇帝……272

农民 ……274
僧道 ……280
艺人 ……291
仆佣 ……295
暴发户 ……297
盗匪 ……302
流氓 ……307
囚徒 ……314
丑人 ……320
侠客 ……335
酒鬼 ……336
烟鬼 ……338
悭恪人 ……341
残疾者 ……344
流氓无产者 ……346
乞丐 ……347
难民 ……348
斗牛士 ……349
工人 ……351
群像 ……353

## 二、表情

爱恋 ……383
爱慕 ……388
笑态 ……396
喜悦 ……399
欣喜 ……404
恬静 ……410
优雅 ……415
羞涩 ……417
得意 ……420
惬意 ……421
失神 ……427
狡黠 ……431
愣怔 ……433
呆滞 ……435
流泪 ……437
苦恼 ……442
痛苦 ……446
悲痛 ……457
悲哀 ……461
生气 ……464
恼怒 ……466
气愤 ……469
愤怒 ……474
愤恨 ……478
疯狂 ……481
激动 ……483
冷漠 ……486
惋惜 ……487
贪婪 ……488
尴尬 ……489
梦幻 ……493
疲惫 ……497

期待 ……500
憧憬 ……504
克制 ……506
郁闷 ……511
沉思 ……514
怅惶 ……514
绝望 ……519
垂死 ……524
紧张 ……525
惊慌 ……527
恐惧 ……530
其他 ……538

## 三、身姿

苗条 ……543
健美 ……546
婀娜 ……548
丰满 ……552
魁梧 ……553
高大 ……557
瘦小 ……558
干瘦 ……560
体胖 ……561
残疾 ……565

## 四、面容

脸态 ……569
脸色 ……576
艳美 ……578
笑靥 ……585
面颊 ……587
脸庞 ……592
丑态 ……596
愁苦 ……601
苍老 ……604

## 五、头发、胡须、唇齿

头发 ……609
胡须 ……612
唇齿 ……613

## 六、眼鼻

眼眸 ……619
大眼 ……624
眼神 ……626
眼色 ……629
眼光 ……631
泪眼 ……636
鼻 ……637
其他 ……638

## 七、服饰

女装 ……643
少爷装 ……649

绅士装 ……656
贵族装 ……659
贵妇装 ……661
军人装 ……664
其他装 ……669

## 八、动物

虫 ……677
鸟 ……679
鱼 ……687
禽 ……688
畜 ……691
兽 ……701

# 一、肖　　像

## 姑娘（少女）

在陈真的眼里现出了那个曾经对他表示过好感的姑娘的丰姿：一个长身玉立的女子，一张瓜子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征，因为各部分都安置得恰到好处。是一个明眸皓齿的女郎，而且打扮得很摩登，烫头发，画细眉毛，抹粉，还擦了鲜艳的口红。她穿着一件黄色印度绸的小花的长旗袍，脚上穿的是一双高跟鞋……张若兰今晚换了一件淡青色的翻领西式纱衫，淡青色的长统丝袜和白色运动鞋，人显得更年轻，更活泼，更新鲜，更妩媚。秦蕴玉也换了一件翻领的西式薄纱衫，是水红色的，而且里面的跳舞式的汗衫也透露出来。她走动的时候，丰满的胸部也似乎隐约地在汗衫下面微微地颤动。下面依旧是肉红色的长统丝袜，和白色半高跟皮鞋。她显得更娇艳了。

她们两人并立在岸边，眼望着天际，望着海。身材高矮只差一点，声音的清脆差不多，各人把她的独有的特点表现出来，来互相补足，这样吸引了来往的行人的赞赏的目光。她们共有的是少女的矜持的神情。她们靠近地立着，好象是一对同胞姊妹。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四卷P.49、56～5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梳着西式头，浓密的短鬈发垂在颈际，衬出来一张相当丰满的白面庞，面貌是小心修饰过的，并不十分美丽，但一对清澄的眼睛使这张脸显得有了光彩。据说日本

女子很会表情，也许是不错的。满子姑娘的表情的确很漂亮，给她添了不少的爱娇。她说话时比她沉静时好看。但她不常说话，似乎沉静了一点，也许是因为有这个陌生的我插在中间的缘故，我想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时决不会是这样沉静的罢。

在她呢，她被热情燃烧着，先前那种少女的羞怯的表情完全消失了。那件紫地红白色花朵的绸制的“羽织”陪衬着她的浓施脂粉的脸庞，在电灯光下面光辉地闪耀起来。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P.312～31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后来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青得象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

〔中国〕鲁迅《在酒楼上》，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一册 P.99，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母女的长象儿也不一样。温都太太的脸是长长儿的，自上而下的往下溜，溜到下巴颏儿只剩下尖尖的一个小三角儿。浅黄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盘成两个圆髻儿，在脑瓢上扣着。一双黄眼珠儿，一个小尖鼻子，一张小薄嘴，只有笑的时候，才能把少年的俊俏露出一点来。身量不高，戴上宽沿帽子的时候更显得矮了。

温都姑娘和她母亲站在一块儿，她要高出一头来。那双大脚和她母亲的又瘦又尖的脚比起来，她们娘儿俩好象不是一家的人。因为要显着脚小，她老买比脚小着一号儿的皮

鞋；系上鞋带儿，鞋面上凸出两个小肉馒头。母亲走道儿好象小公鸡啄米粒儿似的，一逗一逗的好看。女儿走起道儿来是咚咚的山响，连脸蛋上的肉都震得一哆嗦一哆嗦的。顺着脚往上看，这一对儿长腿！裙子刚压住磕膝盖儿，连袜子带腿一年到头的老是公众陈列品。衣裳短，裙子瘦，又要走得快，于是走道儿的时候，总是介乎“跑”与“扭”之间；左手夹着汗伞皮包，右手因而不能不僵着一点摇晃，只用手腕贴着大腿一个一个的从左而右画半圆的小圈。帽子将把脑袋盖住，脖子不能不往回缩着一点。（不然，脖子就显着太长了。）这样，周身上下整象个扣着盖儿的小圆缩脖坛子。

她的脸是圆圆的，胖胖的。两个笑涡儿，不笑的时候也老有两个象水泡儿将散了的小坑儿。黄头发剪得象男人一样。蓝眼珠儿的光彩真足，把她全身的淘气，和天真烂漫，都由这两个蓝点儿射发出来。笑涡四围的红润，只有刚下树儿的嫩红苹果敢跟她比一比。嘴唇儿往上兜着一点，而且是永远微微的动着。

[中国]老舍《二马》P.29、3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如今，这曲曲弯弯的画廊上，飞走着一位青年女子。她长得很美丽：满头乌丝披在肩上，脸色白皙而泛红，丰满的胸脯，苗条的身材，散发出诱人的光芒。一双秋水般的大眼，清澈透亮，静谧温柔。樱桃般的小嘴唇，常漾起醉人的微笑，使人一看，就觉得善良可亲。她穿着一件适体的藕色旗袍，旗袍上套了件草青色的对襟毛衣，脖子上围了条浅蓝色的纱巾，腿肚上是一双肉黄色的丝袜，脚踏一双黑绒布面的胶底女鞋。整个打扮朴素而不单调，多采而不鲜艳，亭亭玉立，落落大方。她走起路来，步子轻盈而不

慌乱，稳重而不迟滞，飘飘然如仙姬下凡，引起了多少游客羡慕的眼光啊！

〔中国〕武剑青《失去权力的将军》P.27～28，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小子也在沉郁地偷觑着春妞儿。他觉得春妞变得不可辨认了。虽然她那颀长、苗条的身材，由于穿上了一件绿涤良夹克工作服，敞开的大翻领里露出玫瑰紫的高领毛衣，再配上一条毛涤纶蓝色直筒裤、一双墨绿色平绒胶底鞋，显得那样洒脱、素雅而端庄，但是，她那经“冷烫”的蓬松的刘海，用一条花手帕在脑后束起的鬈曲的秀发，却象是故意撩拨男性似的，在微风中不住地颤动。她才二十四岁，椭圆的脸蛋是俊秀的，但她那苍白而困倦的脸色，和她眼睛下边的淡淡的青晕，却使她象一个操劳过度或是生活不检点的女人。她跟装卸工开玩笑的时候，晶亮的眸子象猫眼那样闪动着捉摸不定的光，那种真真假假、满不在乎，却又象随时提防着什么的样子，使二小子很难过。春妞已经不是那个挽着裤腿，赶着蚂蚱驴拉的架子车，胆怯地叫卖青菜的春妞儿了。

〔中国〕张一弓《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选自《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P.1604，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我也被一种好奇心驱使，大胆地盯视着她，我惊异地感到她和三姨是那样地相象。她个子不高，身材细巧，穿着一件洋布对襟夹袄，干净极了，她那被太阳晒得红扑扑的脸庞，非常俊美，就象年画上葬花的林黛玉；她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流露着深沉专注而又羞怯的神色，给人

一种神清气爽之感。我所见的姑娘，没有哪一个能和她相比，因为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优雅文静的风韵，使我萌生出一种新鲜的异样的感情。当时，我的样子一定非常呆傻，痴痴地盯着她，竟想不出什么话来和她应答。但我们却被一种终生为友的美好愿望所鼓舞，使我们一见如故。象失散多年又重新团聚的骨肉。

〔中国〕黎汝清《生与死》P.18，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门口站着一个个儿高高的、体形颀长、虎虎有生气的姑娘。她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打湿了，乌黑的头发水淋淋地闪着光、淡蓝色的府绸衬衣，紧贴着微微隆起的胸脯，一条草绿色的裙子，直往地下滴水，黑色的搭扣布鞋和白色的尼龙丝袜，沾满了泥浆点子，湿漉漉地巴在脚上。

……

柯碧舟陪她坐在离火炕两尺远的地方，暗暗打量着她。这姑娘眉毛不长，淡淡的一个小弧圈，眉毛下一对流光泛彩的眼睛，瞅着什么的时候异常专注凝神，有一股逼人的气势，但并不让人觉得犀利。鼻梁笔挺，嘴唇微厚，抿着嘴儿的时候，略略鼓起来。她显得健康、壮实、蓬勃而有生气。红彤彤的脸膛，总是带着点儿笑意，尤其显著的，是她这么微笑的时候，右边嘴角总是透出一缕带有讽刺意味的笑纹。她那结实浑圆的双肩，看得出很有力气。烤着裙子的时候，她不时地抬起眼皮瞥柯碧舟一眼。……

〔中国〕叶辛《蹉跎岁月》P.4～6，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刚才，玉糯吭去担水的时候，在南拉河里作了一次畅快的洗浴，使她显得更加容光焕发。那黑黝黝的长

发，盘在头上，象一朵牡丹云。一把粉红色的塑料梳子，卡在发髻上。在鹅黄色的紧身上衣上，套了一件淡紫色的小坎肩。腰间系着一根由银质的活动扣连成的裤带。下身是一笼水绿色的筒裙。一双光脚丫子，还夹着一粒粒金黄色的细沙……此时，玉糯吭站在一个个盛满了清水的水缸和水罐面前，那洁净的水面仿佛变成了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把她的面容和身影，都映现出来。她侧过身来，侧过身去，在水影里端详着自己的这一身穿戴，不禁微微地笑了。然后，她走到阳台后面，从那吊在房檐下的靠气窗生长的一蓬热带兰花中，采了一朵花色正艳、香气四溢的兰花，轻轻地插在了卡着粉红色梳子的发髻上……

〔中国〕张昆华《天鹅》P.296，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她依然很美。一双黑亮的会说话的眼睛含着淡淡的忧郁。她走路的时候，苗条的身材在胸部、肩部、腰部显示出柔和动人的曲线，这都让人想到“年轻”、“姑娘”、“爱情”这些词汇，想到二十岁这样一个年龄。但是，她那种中年知识妇女才采用的严肃不苟的装束，朴素的白衬衫，灰的确良裤，整齐洁净、大大方方梳到后面挽起来的头发，没留一绺刘海的明亮严肃的额头，还有那种什么都看透的庄重、淡然而又有些高雅的神情，都使人感到她是个有曲折经历、冷静持重、不容别人随便亲近的成熟女性。

〔中国〕柯云路《新星》P.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那时她的两只细长的小胳膊，胖胖的小手，灵巧熟练地打着拍节的动作，同现在一模一样。但现在她长大了，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了。她的身材窈窕而丰满，那对

好看的眼睛，仍旧微笑似的眯眯着，但减少了天真幼稚的神气，而饱含着默默的温情，放着令人神往的柔光。那鸡蛋形脸上的红晕，两腮上两个时隐时现的酒窝，也更加好看而诱人了。

她象杨柳一样清秀，鲜花一样娇媚，泉水一样澄清，羊羔一样温顺。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281，解放军文艺社1978年第二版。

褚大娘子见过了众人，连忙过来见姑娘，见她头上略带着几枝内款时妆的珠宝，衬着件浅桃红碎花绫子绵袄儿，套着一件深藕色折枝梅花的绉银鼠披风，系一条松花绿洒线灰鼠裙儿，西湖光绫挽袖，大红小泥儿竖领儿，出落得面如秋月，体似春风，配着她那柳叶眉儿，杏子眼儿，玉桂般鼻子儿，樱桃般口儿；再加上鬓角边那两点朱砂痣和腮颊上那两点酒窝儿，益发显得红白鲜明，香甜美满。褚大娘子一看，心里先说："这那里还是一年头里跑青云山的十三妹子呢？"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40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尹元叹道："拙妻久已去世。儿名尹玉，现年十二；女名红萸，现年十三。贤契既要相见，好在多、林二兄都是令亲，并非外人。"因大声叫道："红萸女儿同尹玉都过来见见世兄。"只听外面答应，姐弟二人，登时进来。大家连忙立起。尹元引著二人，都见了礼。唐敖看那尹玉生得文质彬彬，极其清秀；尹红萸眼含秋水，唇似涂朱，体度端庄，十分艳丽。身上衣服虽然褴褛，举止甚是大雅。二人见礼退出，大家仍旧归坐。唐敖道："门生当年见世妹、

世弟时，俱在年幼；今日都生得端庄福相，将来老师后福不小。”

〔中国〕李汝珍《镜花缘》P.9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依莎贝拉小姐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她身上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十全十美的。她那比中等身材稍高的个子，十分匀称的身段，浓密的、带点灰色光泽的金黄色头发，平直的鼻子，有点抿住的嘴唇，珍珠一样的小牙齿和样子很好的手和脚，都是这样。她的眼睛给人一种特别的印象，有时露出阴暗和梦幻似的神情，有时却迸出愉快的火花，有时又是淡蓝色的、象冰那样冷淡。

她的面部表情也引人注意。说话的时候，她的嘴唇、眉毛、鼻孔、手和全部的举动都在说话，尤其是她那双眼睛，看来好象她想通过它们，让自己的灵魂跟对方的灵魂相通。她听人家说话的时候，看来又好象完全领受谈话人的心意。她的眼睛会给人抚爱和亲切的感觉。又会露出愁怨的神情，叫人觉得炽热，又叫人觉得冰冷。有时人家以为，她内心充满柔情蜜意，看来马上要拥抱那个意中人，把她的头靠在那个人的肩膀上，但是当那个幸运儿快活得要命的时候，她却突然来个动作，说明要得到她是不可能的，因为，不是她挣脱了，就是把那个人推开，或者干脆吩咐仆人把那个倾倒她的人送出门去。……

〔波兰〕普鲁斯《傀儡》P.61，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姑娘坐在伦茨和我之间。她脱去了大衣，穿着一套灰色的英式西装，脖子上系着一条白头巾，宛如美丽的亚马孙女子胸前的皱褶花边。灯光下，她那又软又亮的栗

色秀发，闪烁着琥珀的光芒；美丽平滑的双肩，略微向前弓着；细细的手臂，纤纤的手指，显得有些干瘦。一双大眼使秀丽而苍白的脸蛋具有一种热情奔放、意志坚强的表情。我觉得她是非常俏丽的，——不过，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德〕雷马克《三伙伴》P.18，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蒲丽丝拉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发育，每天总要增添些新的妩媚，而你一发觉这种新的妩媚，就会觉得这种新的妩媚抵得上她以前所有的妩媚。她刚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简直不成人样，呆瞪瞪的，虚弱瘦削，而现在似乎我们真看到造物主就当着我们的面造成了一个女人，但是对一个女人的心灵和身躯的神秘，我们只有更敬畏了。昨天，她的面孔是苍白的——今天却象鲜花一样艳丽。蒲丽丝拉的微笑象小娃儿第一次的微笑一样新奇。

〔美〕霍桑《福谷传奇》P.78，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苏珊是个相当特别的姑娘，丰满、美丽，可是心情忧郁，有时带着一副迷迷糊糊、漠不关心的样子，含着一丝微笑，好象一股微风掠过水面似的。她眼睛很大，有一种暗淡的蓝灰色，玫瑰色的嘴唇微微弯曲，面颊红润丰满。她有一头淡栗色的柔发，体态既娇憨又肉感。她笑的声音象是流水汩汩；她很富于幽默感，并且恰到好处。苏珊是那种天分很高可是依然模糊、未成形的艺术家，这种艺术家不需要教育就能体味到差不多所有世间的奥妙，美丽地张开翅膀突然出现，但又那么脆弱，就象刚出蛹的蝴蝶飞舞在晨

曦里。

〔美〕德莱塞《天才》P.709，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

杜浦勒夫人这才仔仔细细地打量海伦。她一眼就发现，这姑娘变了，长高了，不！不会这样，是显得憔悴了。脸上带着一种成年妇女忧郁的神色，特别是那双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奇怪，她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海伦的眼睛象闪闪发亮的紫罗兰宝石！只要姑娘稍微苗条点，就更漂亮了。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198，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那郝思嘉小姐长得并不美，可是极富于魅力，男人见了她，往往要着迷，就象汤家那一对双胞胎兄弟似的。原来这位小姐脸上显然混杂着两种特质：一种是母亲给她的娇柔，一种是父亲给她的豪爽。因为她母亲是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父亲是个皮色深浓的爱尔兰人，所以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可是质地虽然不调和，她那一张脸蛋儿却实在迷人得很，下巴颏儿尖尖的，牙床骨儿方方的，她的眼珠子是一味的淡绿色，不杂一丝儿的茶褐，周围竖着一圈儿粗黑的睫毛，眼角微微有点翘，上面斜竖着两撇墨黑的蛾眉，在她那木兰花一般白的皮肤下，划出两条异常惹眼的斜线。就是她那一身皮肤，也正是南方女人最最喜爱的，谁要长着这样的皮肤，就要拿帽子、面罩、手套之类当心保护着，舍不得让那大热的阳光晒黑。

……这时春意正浓，景物如绣，她也显得特别的标致。她身上穿着一件新制的绿色花布春衫，从腰箍箍上撑出波浪

纹的长裙，配着脚上一双也是绿色的低跟鞋，是她父亲新近从俄狼陀买来给她的。她的腰围不过十七英寸，穿着那窄窄的春衫，显得十分合身。里面紧紧绷着一件小马甲，使得她胸部特别隆起。她的年纪虽只十六岁，乳房却已十分成熟了。可是不管她那散开的长裙显得多么端庄，不管她那梳得光滑的后髻显得多么老实，也不管她那叠在膝头上的一双雪白的小手显得多么安静，总都掩饰不了她的真性情。她那双绿色的眼睛虽然嵌在一张矜持的面孔上，却是骚动不宁的，慧黠多端的，洋溢着生命的，跟她那一副装饰起来的仪态截然不能相称。原来她平日受了母亲的温和训诲和嬷嬷的严厉管教，这才把这副姿态勉强造成，至于那一双眼睛，那是天生给她的，决不是人工改造得了的。

〔美〕密西尔《飘》P。1，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他倏地转过身来，只见距离他两步远的地方，一个身材苗条娟秀、仪容美丽的姑娘，衣着破烂，头发凌乱，象一个立正的士兵似的，笔直地、一动不动地站着，向他敬礼。她的一双大眼睛泛出明亮的光彩，漆黑的瞳仁凝定着他的脸孔，向他嫣然微笑。……

姑娘确实美丽可爱。她是西西里女子特有的大胆、热情的美的代表。她们蕴含的爱，与其说启发人的情窦，毋宁说对人具有一种强制的力量，往往只消她们那满含深情的、凝视的眼神的一瞥，仿佛就足以洞穿人的心灵深处的奥秘，使对方的全部勇气冰消瓦解。她的眼睛和头发乌溜溜的，前额宽阔，显出沉思的神态；眼睫毛和嘴唇不时急促地颤动，洋溢出生气和活力。她的声音略约显得倦乏、沙哑，甜蜜的笑容混和着些微痉挛，每次微笑之后，她的嘴唇和眼睛都要继

续呆呆地张开一会儿。

〔意大利〕亚米契斯《卡尔美拉》，选自《黑桃皇后》P。170，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大眼睛，细鼻梁，薄嘴唇，宽宽的前额仿佛钵盂似的，加上一个尖尖的下颚；这女子的长相就是如此。但是，当时从这张脸上一闪而过的表情，三四郎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看到。苍白色的额后，乌发自然地垂下，一直披到肩部。而从东边窗子钻进来的晨曦，由于是从背后射来的，便在乌发和日光的相接处呈现出一抹深紫色，使她背着一个活的月晕，而脸部和前额都暗得厉害，暗得发灰，当中是一对眼神迟钝的眼珠。高处的云彩在天空深处不易飘动，但又不能不动，就作起斜向的移动了。这女子看着三四郎时，就是用的那种眼神。

〔日本〕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三四郎》P。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这时，走廊里响起轻轻的脚步声，拉门被悄悄打开，榆基一郎的次女圣子走了进来。她那副打扮，即使穿着邋遢的妹妹看见也会羡慕的，腰间的红饰带成“也”字形系在金丝缎的蓝紫色花彩外衣上，这种鲜艳的色彩衬托着她那缺少血色的肌肤，看起来越发象个洋娃娃，当她转过身去关上拉门的时候，挽成环状的辫子上系的宽绸带便轻轻地飘动起来。圣子喜欢梳业已过时的兰花型发式，这种发式对她很合适。……

圣子确实是个引人注目的姑娘，瓜子脸庞，肤色白皙，而且明年春天将毕业于学习院，正当见异思迁的青春年华，

从红唇到两颊尚保留着脆弱的少女风韵。长女龙子具备一种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凛然不可冒犯的气质，但是脸却显得过长，长着一个鹰勾鼻，给人一种冷漠的、严厉的印象。圣子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处于一种微妙的中间位置上，如果再稍微接近龙子的长相就会缺少亲切感，而如果再倾向于桃子的话，就会变得过分随和，从而失去身份。因此在榆氏医院中大家都这样议论纷纷地说，不管怎么讲，圣子小姐都是第一号的美人。

〔日本〕北杜夫《榆氏一家》P。1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她在落地六个月之后，就象一棵落叶松似的长大起来，而且在林惇夫人墓上的野草第二次开花以前，她就以她自己的方式走路和说话了。她是把阳光带到一所凄凉的房子里的最讨人喜欢的小东西——脸是真正的美，有着恩萧家的漂亮的黑眼睛，却又有林惇家的细白皮肤、秀气的相貌和黄色的鬈发。她的兴致总是很高，可并不粗鲁，配上一颗在感情上过度敏感和活跃的心。那种对人极亲热的态度使我想起了她的母亲；可是她并不象她；因为她能象鸽子一样的温顺驯良，而且她有柔和的声音和深思的表情。她的愤怒从来不是狂暴的；她的爱也从来不是炽烈的，而是深沉、温柔的。可是必须承认她也有缺点来衬托她的优点。莽撞的性子是一个；还有倔强的意志，这是被娇惯的孩子们一定有的，不论他们脾气好坏。要是一个仆人碰巧惹她生气了，她总是说，“我要告诉爸爸！”要是他责备了她，就是揪她一下吧，你会以为那是件令人的心碎的事哩：我不相信谁会对她粗声粗气。他完全由自己来教育她，作为一种乐趣。幸亏好奇

心和聪慧使她成为一个好学生，她学得又快又热心，这也给他的教学添了光彩。

〔英国〕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P.186，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梅丽是个干瘦的姑娘，两条腿跟木头棍子一样，鼻子陷塌，嘴瘪得几乎看不见。她坐在钢琴前，毫不在意地弹了几下琴键，这种姿态再加上她的长着一堆青春疙瘩的发青的面孔，发红的鼻子，两只又瘦又长的胳膊，就跟一只拔了毛冷冻着的，可又穿上了艳丽的绸服的鹅一样。

〔波兰〕莱蒙特《福地》P。597，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个年轻姑娘走了进来。她的个子矫小，身段苗条，清秀的瓜子脸罩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的头发并非天然的金黄色，看上去像是叫太阳晒得褪了色。她的鼻子生得小巧；嘴唇端正好看，妩媚多姿的脸不住地传情卖俏，就像万花筒里千变万化的图案。比方说，当她耸耸鼻尖的时候，鼻孔的红软骨就像秋牡丹的花瓣一样露了出来；她一张嘴唇，就露出整齐细密的牙尖；牙长得虽然平常，可是难以置信地整洁。当她的眼睛向上一翻，然后又朝两边太阳穴分开的时候，那神情如祷如诉，逗人怜爱；可是这跟眼睛下面令人销魂的嘻笑的脸一比，就显得很不调和了。她的一对瞳孔，不断的起变化，一忽儿缩小得像针尖那么细，一忽儿又放大得像夜明灯的镜头。

〔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P。2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坐在第一排的都是八至十岁的女孩，她们坐不住，总是在那硬木板上动来动去；她们多数情窦未开，样

子和轮廓还几乎都象男孩；有些早熟部位已经开始隆起，孩子的小衣服已难以遮盖，无意中露出了某些害羞的地方。堂费尔明看着这些女人的蓓蕾想起了他刚刚嚼过的那枚玫瑰花蕾，一片发皱了的花蕾碎片还沾在他的嘴唇上。后几排的学生年龄在十二三岁之间，她们都很天真自负，充满了傲气。她们后面是年近十五的小姐们，其中有几位还是贝图斯塔群芳中的精英；许多人都已接近性成熟期，就要显露出女人的特征；她们几乎全都初步领略过风月情事中的奥秘；有两三个，身体娇小，白净结实，已具有女人的体态，却仍打扮成小孩模样，沉思的眼神里充满了隐秘的邪念。一开始上课和进行唱经训练，女孩们就全部起立，在台子上自动分成若干组，围成圈子，接着象歌剧中的舞蹈演员那样散开。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6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在这又笑又骂的人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多洛雷斯，人们也叫她雷多尔家的女人。她是一个比其他女人穿着讲究的美丽姑娘。她随意地靠在税务所的一根柱子上，双臂朝后，强健的胸脯向前挺着。当男人们盯着她的黄皮鞋和裹在红袜子里面的丰满的小腿时，她便象一座偶像似地满意地微笑着。

她是一个脸盘宽阔有着棕色皮肤的女人，一头金色的、蓬乱的头发，象光环一样围绕着她那窄小的前额。她的绿眼睛象大海一样深沉透明。有时，这圆睁着的双眼放射出一个个金闪闪的亮圈。

她身子结实，半露着她那有力的女性的牙床，象个疯子似地笑着。当她晒成了黑红色的厚嘴唇张开时，露出了一排整齐结实的牙齿，好似象牙，洁白光亮，给她的脸庞增加了

几分光彩。

〔西班牙〕伊巴涅斯《五月花》P。1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一个十五岁，而实足年龄只有十四岁的姑娘走出来站在桌子跟前，落落大方地背诵了一段抨击现代唯物主义者——他们否认灵魂永存——的演说，抨击的火力因耶稣会式的委婉修辞而变得不那么猛烈。她，头发金黄，面如白玉，长得端端正正，只是下巴有点儿向上翘；已呈现出女人的体态，合体的裙子下显露着一双线条匀称、结实有力、异常诱人的大腿。她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演讲的声音清脆、洪亮，却不那么悦耳，给人以呆板、单调的感觉，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为修道院培养的灵魂那种几乎是下意识的狂热。这位长着两只希腊雕像般臂膀的漂亮金发姑娘，尽管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却猜出了演说的含义，所以，她才在演讲时使用了这种含义应有的严峻和高傲的语调。她本人也好象是一尊严峻和高傲的雕像，一尊极美的雕像。她的同学和老师们，以及分散在殿堂里的那些为数不多的听众都惊奇地听着，但谁也没去想她在讲什么，他们想的只是她那优美的身段和她清脆的嗓子里发出的威严的声音。这是女人盲从的生动范例，感伤的宗教狂热的象征，对“女神”盲目崇拜的开始。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6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玛里昂是一个非常美丽和鲜嫩的年轻姑娘。她给人一个暗色皮肤的意大利姑娘的印象，黑鬈发，黑眼睛，仿佛石炭从带蓝的白雪中闪闪发光。她约有二十岁左右，热衷于运动。她可算是全城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之一，

两年前在俱乐部盛大的比赛中获胜。她快活的、亲挚的笑声是到处闻名的，就象彩蝶似地使她日夜飞翔。她对生活所表现的鲜明和开朗，在全城里是受人喜爱的。

〔德〕伯恩哈德·凯勒曼《死的舞蹈》P. 63，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建筑师走进卧房，看到赛查丽纳的美貌大吃一惊，几乎楞住了。赛查丽纳穿着早晨的便服从小房间走出来，正象一个十八岁的女孩那样娇嫩，那样红润。她淡黄头发，蓝眼睛，细挑身材，有股巴黎难得看到的弹性，使她细腻的皮肉格外饱满；透明的肌肤底下，布满着蓝颜色的血管在那里微微颠动，深浅不一的色调正是画家最喜欢的层次。尽管巴黎的商店生活老是阴沉沉的，屋子里空气阻塞，很少阳光；赛查丽纳的起居习惯却使她康健活泼，倒像住在脱朗斯丹凡里区过露天生活的罗马人。浓厚的头发长得跟父亲一样，望上梳的款式把好看的脖子露在外面，闪闪发光的头发卷儿收拾得跟商店的女职员一样细致，——她们为了要人注目，在装扮方面的认真完全是英国派。赛查丽纳的那种美不是英国贵妇人的美，也不是法国公爵夫人的美，而是像卢本斯①笔下的头发赤红、身体滚圆的法兰特斯美女。往上翘的鼻子像父亲，但长相更细巧，所以更秀气，近乎拉奚里埃②最拿手的标准法国鼻子。她的皮肤赛过细结紧密的布，充满着处女的生命力。美丽的前额像母亲，但因为无忧无虑而更加开朗。水汪汪的蓝眼睛，活活表现出头发淡黄的快乐姑娘

① 卢本斯（1577—1640），有名的法兰特斯画家，画的女人都是体格丰满，特别健康的一型。

② 拉奚里埃（1656—1746），有名的法国肖像画家。

的温柔妩媚。一般画家为了追求诗意，往往把人物画得过于沉思默想；赛查丽纳因为心情快活，缺少这种诗意；但是从未离开母亲怀抱的女孩子，生理上也有些说不出的惆怅，使她显得超然脱俗。她外表很细气，身体却非常结实：一双脚证明她的父亲是乡下人出身，这是她血统方面的缺陷，手上的红斑也是纯碎布尔乔亚的标记。她这种人是早晚要发胖的。铺子里常有漂亮的青年妇女上门，赛查丽纳见得多了，也就懂得怎么穿扮，怎么说话，怎么动作，学会了一些左顾右盼的姿态，摆出一副良家妇女的功架，叫所有的年轻人和店里的伙计都为她着迷，觉得她人材出众。包比诺发誓非赛查丽纳不娶。她像一泓水似的可以让你一眼看到底，受一句埋怨就会变做泪人儿；包比诺只有在她面前才觉自己是个刚强的男性。这可爱的姑娘叫人一见生情，来不及考虑她是否相当聪明，能够使爱情持久。而且巴黎人的所谓聪明对布尔乔亚根本没用，他们只要女人贤慧，懂道理，就幸福了。赛查丽纳的品性和母亲一样，不过经过教育点缀，知识略微完备了一些。她喜欢音乐，能够用铅笔临摹拉斐尔的圣母坐像，看些高打太太，李高包尼太太，裴那登·圣一比哀，费纳龙，拉辛等等的作品。她只有在饭前几分钟方和母亲一同坐在柜台后面，或者很难得的替代她一下。暴发户都急于把儿女捧得高高在上，促成他们的忘恩负义；赛查丽纳的父母也把她当作神道一般，幸亏她天性笃厚，不曾滥用父母的宠爱。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69～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有一天，狡猾而无行的老头儿出诊回来，路过蒂伏里林荫道，看见草原边上有个美貌出众的小姑娘。草

原上小溪迴绕，从伊苏屯高处望下来，好比一件绿衣衫上钉着银色的缎带。孩子听见马蹄声，在小溪中抬起身子。医生冷不防看到一个水仙一般的女孩子，长相竟像画家意想中最美的童贞女。当地的人，罗日老头没有一个不认识，可从来没见过这绝色的美女。孩子几乎光着身子，一条短裙全是破洞和碎片，蹩脚呢料的花色一条白一条黄。头上用柳条系着一张硬纸当凉帽。画满笔划和圆圈的习字纸底下，盘的辫子用木梳卡着，美丽的淡黄头发会叫卖弄风情的女人看了羡慕。好看的胸部皮色乌油油的，破头巾改成的披肩勉强遮着脖子，晒黑的皮肤底下露出几处白肉。裙子从大腿中间撩上去，用大别针扣在腰里，活像游泳裤。透过溪水看得见的腿和脚，跟中世纪雕像上的一样细气。迷人的身体晒着阳光有股暗红的色调，别有风韵。脖子和胸脯有资格披上开司棉和绸缎。蓝眼睛，长睫毛，那眼神给诗人或画家看了准会拜倒在地。医生凭着他的解剖学知识，知道女孩子的身段一定美不可言，要是这可爱的模特儿给田里的劳动毁了，对艺术确是极大的损失。

[法国]巴尔扎克《搅水女人》P.123～1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现在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秀长、美丽、有着女性已届成年却仍全部保有女孩儿极尽天真情态那种时刻的妇女所具备的一切最动人的体形的人儿；倏忽和纯洁的时刻，要表达，只能用这几个字：芳龄十五。那便是使人惊叹并夹着金丝纹的栗色头发，光洁如玉的额头，艳如一瓣蔷薇的腮帮，晶莹的红，含羞的白，一张笑容如有光、语声如音乐的妙嘴，一个生长在让·古戎要赖以摹刻维纳斯的颈子上

而拉斐尔要赖以描绘玛丽亚的头。并且，为了使动人的脸什么也不缺，那鼻子虽生得不美，却是生得漂亮的；不直不弯，非意大利型也非希腊型，而是巴黎型的鼻子；那就是说，一种俏皮，秀气，不正规，纯净，使画家失望，诗人迷惑的东西。

马吕斯走过她身边，却没有能够看见她那双一直低垂着的眼睛。他只见到栗色的长睫毛，掩荫着幽娴贞静的神态。

这并不妨碍她笑微微地听着那白发老人和她谈话，并且再没有什么比低着眼睛盈盈微笑更荡人心神的了。

在最初，马吕斯以为这是同一男子的另一女儿，大致是从前那一个的姐姐。但是，当那一贯的散步习惯第二次引他到那板凳近旁，他留意打量以后，才认出她还是原来的那一个。六个月，小姑娘已经变成了少女，如是而已。这种现象是极常见的。有那么一种时刻：姑娘们好象是忽然吐放的蓓蕾，一眨眼便成了一朵朵的玫瑰。昨天人们还把她们当作孩子没理睬，今日重相见，已感到她们乱人心意了。

这一个不但长大了，而且理想化了。正如在四月，三天的时间足使某些树木花开满枝，六个月已同样够使她周身秀美了。她的四月已经到来。

我们有时看见一些穷而啬的人，仿佛一觉睡醒过来，忽然从赤贫转为巨富，一下子变得奢侈豪华。那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一笔年金，昨天到了付款日期。这姑娘领到了一个季度的利息。

并且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戴着棉绒帽子，穿件毛呢裙袍，一双平底鞋，两手发红的寄读生；审美力已经随着容光的焕发而到来；她已经是个打扮得简单、雅致、挺秀、脱俗的少女。她穿一件黑花缎裙袍，一件同样料子的短披风，戴

一顶白绉纱帽子。白手套显出一双细长的手，手里玩着一把中国象牙柄的遮阳伞，一双缎鞋衬托出她脚的秀气。当人们走过她身边，她的全身衣着吐着青春的那种强烈香气。

至于那男子，还是从前那一个。

马吕斯再次走近她的时候，那姑娘抬起了眼睑。她的眼睛是深天蓝色的，但是在这片蒙蒙的天空中，还只有孩子的神气。她自自然然地望着马吕斯，仿佛她望见的只是一个在槭树下面跑着玩儿的孩子，或是照在那板凳上的一个云石花盆的影子，马吕斯也只管往前走，心里想着旁的事儿。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三）P.866～8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一个姑娘赶上车来，走到车厢的一角坐下；嘴里嚼着口香糖，打量了一下稀稀落落的几位乘客。她没有戴面纱，瘦瘦的脸上抹着一层廉价的胭脂，但是并没有盖住她那苍白的脸色。

售票员看见了姑娘，就皱着眉头走到她跟前：

“票……”

姑娘没有睬他，只顾摆弄身上那件褪了色的米拉叶①的衣角，拽平了又折叠上，折叠上再拽平，这样，从穆拉衣下边就露出花色暗淡了的、蓝色旧长衫的边缘。

“票！……票！……”

可是她却堆出一脸媚笑，装出很天真的样子对他说：

“我对你起誓，下一站就下车……”

姑娘向乘客扫了一眼，目光停在一位衣著虽然不怎么好却很整洁的青年身上。他坐在她的对面，手里拿着几本教科书。

①阿拉伯妇女穿的罩袍。

姑娘弯腰向他凑过去，一边嚼着糖，一边央求说：

“你能不能给我六个米里木①，先生？”

“不害羞！少给乘客找麻烦……”

姑娘连头也不回，回答说：

“碍你什么事？这位先生高兴借钱给我买票……”

青年人微微一笑，稍微把帽子往前拉了拉，取出六个米里木，买了车票。售票员气冲冲地走开了。姑娘冲他背后冷笑了一声。随后她满脸带着胜利的微笑，把双肘往座位的靠手上一放，说：

“神经病！……我敢当着真主起誓，他是个神经病……”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二路电车》P。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按照当地的惯例，姑娘是不骑马的，只是骑骑驴子或骡子，而且外出时从头到脚遮盖得严严的，看上去像是驮了一堆衣服。但是，这个骑马的姑娘有如一名训练有素的骑士，她竟不戴面纱，任凭风儿把她的金黄色的头发吹向脑后，金色的发波犹如照射水面的金色光波。一张洁白秀丽的脸庞，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下……她细鼻高额，有一对蓝蓝的眼睛，充满了自信和大胆的神色；她挥动手中的鞭子，在空中发出劈啪劈啪的响声，鞭策她的骏马快跑……姑娘经过他身旁时，两眼自信地盯着他。姑娘的目光里没有丝毫畏怯和恶意……马从他身边过去，姑娘转过脸来，她的两眼却一直望着他，久久地望着他，直到

① “米里木”、“皮亚斯特”，埃及辅币单位。一米里木等于十分之一皮亚斯特。

那匹马拐向通往拉希德城里的大路。

[埃及]阿·拉·法赫米《为了自由》P.9，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别尔斯的三位小姐全都长得很美丽。当托尔斯泰经常前往医生家拜访的时候，大小姐莉扎已经十八岁了。莉扎是最有学问的，她博览群书，精通数学，喜欢哲学，还进行创作，因此托尔斯泰甚至试图吸收她参加他那份教育杂志的出版工作。莉扎瞧不起自己的两个妹妹。她说："这两个轻佻的姑娘，除了不高明的游戏，卖弄风情和多愁善感的幻想外，她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她的各种议论往往都是合乎逻辑的，她的各种意见都有充分根据的，当她向父母亲埋怨自己兄弟姊妹的过错时，她也总是一贯正确的。但是，这种逻辑性和正确性也在年轻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反感，他们都跟她保持着一段距离。有时候，索尼娅和塔尼娅忘却了莉扎在场，她俩对某件事情想入非非，对未来制订着各种计划，可是，忽然间莉扎尖锐响亮的声音一下子驱散了她们的幻想，破坏了她们的空中楼阁："真是两个傻瓜！"她脱口而出，同时因为自己的一句评语中止了这种愚蠢的废话而感到满意。

妹妹塔尼亚同大姐完全相反。她身材苗条，姿态优美，相貌端正，不过她那张过分大的、性感强烈的嘴巴使她的美貌大为逊色，她心情开朗活泼，犹如好动的水银一样，毫无疑问，她是三姐妹中最惹人喜欢的。在家里，她什么人也不怕，甚至对自己严厉的父亲也无所畏惧，她常常打扰大家，想出一些名堂来取乐，她悄悄地阅读一些长篇小说，十分醉心并想望着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托尔斯泰因其绝妙、纯

正、非同一般的令人惬意的歌喉，给她起了个绰号——维亚尔多夫人。

三姐妹中索尼娅是最漂亮的。她的高矮和塔尼娅一样，身材苗条，体态优美，她体型的特点是瘦瘦的大腿，细长的腰部，每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都羡慕她那柳腰，还有一双纤细漂亮的脚，唯独两只手的手指又短又粗，破坏了整体的美。任何胭脂都不能代替她双颊上那健康清新的红晕所带来的娇柔艳丽，任何香粉都不能使她的肌肤如此白皙。索尼娅并不象塔尼娅那样慷慨地对人微笑，但是当她微笑或极偶然地无声大笑时，透过半张着的嘴唇，就会闪现出洁白耀眼的、健康的牙齿，两眼流露出兴高采烈的神情——她的外貌是十分惹人喜欢的。索尼娅和塔尼娅一样，也是生气勃勃的，她步态轻盈敏捷，但她的动作并不象塔尼娅那样灵巧。索尼娅近视的度数很深，因此，她总显得有点胆怯和犹豫。那时候，还没有人戴眼镜，因为戴眼镜会破坏姑娘的美貌，但是，她和好多近视的人一样，从不眯缝起眼睛，相反，她常把自己那双乌黑的、微微凸出的、含有问意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这使她的面部表情增添了一种特别的妩媚。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288～28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他走了不到几步便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从楼梯上下来，穿的是白夏布衫和青色裙子。她有一张丰腴的脸，白中透红的皮肤，略略高的鼻子，和一对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左眼角下嵌着一颗小小的黑痣，嘴边露着微笑……这白衣青裙的装束，虽然很朴素，却有着超过那班艳装女子的吸引力。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照亮了她的整个安排得很适当的脸

庞。同时她的一举一动都保留着少女的矜持和骄傲……甚至她说话时怎样微微偏着头，怎样常常玩弄着衣角，怎样把一双大眼望着他的眼睛，怎样把肘压在靠背椅下，垂着眼皮半羞涩地看自己的裙子：这一切他都回想遍了，有些甚至是先前他不曾注意到的，如今都记起来了。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四卷P.4、6、1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生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中国]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P.24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她的肉体就好象大理石的雕像，她髀着的两肩，就好象一颗剥了壳的荔支，胸上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就好象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

[中国]郭沫若《牧羊哀话》，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尹雪艳着实迷人。但谁也没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艳从来不爱擦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爱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却浑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不错，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细挑的身材，容长的脸蛋儿配着一副俏丽甜净的眉眼子，但是这些都不是尹雪艳出奇的地方。见过尹雪艳的人都这么说，也不知是何道理，无论尹雪艳一举手、一投足，总有一份世人不及的风情。别人伸个腰，蹙一下眉，难看，但是尹雪艳做起来，却又别有一番妩媚了。尹雪艳也不多言、不多语，紧要的场合插上几句苏州腔的上海话，又中听、又熨贴。有些荷包不足的舞客，攀不上叫尹雪艳的台子，但是他们却去百乐门坐坐，观观尹雪艳的风采，听她讲几句吴侬软语，心里也是舒服的。尹雪艳在舞池里，微仰着头，轻摆着腰，一径是那么不慌不忙地起舞着；即使跳着快狐步，尹雪艳从来也没有失过分寸，仍旧显得那么轻盈，象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旋律。尹雪艳有她自己的拍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中国]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选自《台湾作家小说选集三》P.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不到两个钟头，秦家凤来了。这两个女孩亲热地并肩坐在楼下靠书橱的一张方桌旁边，头挨着头专心地翻看一本画报。

我从外面回到书店，经过那张方桌，忍不住打岔地叫了一声："利莎"。两个年轻的头立刻抬起来望着我。利莎的宽脸上现着欣喜的微笑，她满意地对我霎霎眼睛。另一张瓜子

脸上也绽出笑容，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很有礼貌地唤一声“黎伯伯”，点一下头，两根用红绸带扎的小辫子又垂到了脸颊旁边。

……

我把这两张脸上的表情看了一阵。她们说话就象鸟在唱歌，利莎的声音稍微高一点。脸型虽然不同，不过表情却有点相似，只是利莎多一点稚气，秦家凤已经十岁了，略带一点沉静的大人气。此外，纯洁，善良，友爱等等，两张脸上都有，而且两张脸同样充满朝气，好象早晨刚刚开放的花朵。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P.404、405、40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姑太太拉着婉小姐的手，靠后窗坐了，随便谈着家常。婉小姐穿一件浅桃灰色闪光提花的纱衫，圆角，袖长仅过肘，身长恰齐腰，配着一条垂到脚背上的玄色印度绸套裙，更显得长身细腰，丰姿绰约。头上梳着左右一对的盘龙髻，大襟纽扣上挂一个茶杯口大小的茉莉花球，不戴首饰，单在左腕上戴一只玻璃翠的手镯。当下她见瑞姑太太不住的打量着自己，便回眸笑了笑道：“姑妈瞧着我是老得多了罢？”……

婉小姐拉上了那白地小红花的洋纱窗帘，先对镜望一眼，然后把衫子襟头的纽扣也解开，又伸手进衣内去松开了束胸的小马甲，骤然间便觉得遍体凉爽。她洗过脸，又洗一下颈脖；被热水刺激了的皮肤更显得红中泛白，丰腴莹洁。看见梳妆台上杂乱摆着的化妆品中，总无合意可用之物，她只取一瓶生发油，在头上洒了几点，轻轻把鬓角掠几下，又

反手去按一下那一对盘龙髻，然后再对镜端详时，却见镜中多出了一张鹅蛋脸来，双眉微蹙，怔怔地看着她。婉小姐抿嘴一笑，正待转过身去，却已听得恂少奶奶的声音在脑后说道："婉姊，跟你在镜子里一比，我简直是个老太婆了！"

[中国]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p.16、39～4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靠窗的藤椅上坐着一位女士；白夏布的衣裙却用了绿色的玻璃钮子，袜子是淡青色，皮鞋是黄的；略方的脸上有一对活泼的眼睛，眉毛不浓，弯弯地微带女性的特征，可是口辅边的两道曲线却具有男性样的可敬而又可畏的气势；黑而柔软的短头发从中间对分，很整齐地披在两边，掩住了半只耳朵。

[中国]茅盾《虹》P.3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裙子下摆卷到大腿上，在前面系了一个结，赤脚站在烂泥里，湿漉发亮的头发披下来，在颈后扎了一下，又缠绕着白皙的脖颈挽到胸前。一股子青春朝气。

[中国]柯云路《新星》P.4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个人就是周炳的同年表姐区桃，穿着碎花白夏布短衫，白夏布长裤，绿油木屐，踏着清脆的步子，走进三家巷来。她的前胸微微挺起，两手匀称地、富于弹性地摆动着，使每个人都想起来，自己也有过这么一段美妙的青春。她的刘海细细地垂在前额的正中，象一绺黑色的丝带，白玉般的脸蛋儿泛着天然的轻微的红晕，衬着一头柔软的深黑的

头发，格外鲜明。她的鼻子和嘴都是端正而又小巧的，好看得使人惊叹。她的细长的眼睛是那样天真、那样纯洁地望着这整个的世界，哪怕有什么肮脏的东西，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她一定也不曾看见。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新1版。

十二点前，小燕把过年的活儿都拾掇清了。端过一盆热水，连脖子带脸洗的一干二净。洗罢脸到窗前照镜子梳头，镜子里映着她邪微黑的脸蛋，高耸的鼻梁，含笑的眼睛和突起的小嘴巴。梳完头，别上两个卡子，这样显得她更利索和更有精神。接着她穿上新拆洗了的薄棉裤，登上刷洗后烤干的夹鞋，破棉袄外边套上那件青底粉花的单褂。着装完毕，她站在当院里散心。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1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来是一个绝色的年轻女子。只见她生得两条青山含翠的柳叶眉，一双秋水无尘的杏子眼，鼻如悬胆，唇似丹朱，莲脸生波，桃腮带靥，两耳旁带着两个硬红坠子，越显得红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说话，一笑两酒窝儿，说甚么出水洛神，还疑作散花天女；只是她那艳如桃李之中，却又凛如霜雪，对了光儿，好一似照着了那秦宫宝镜一般，晃得人胆气生寒，眼光不定。公子连忙退了两步，扭转身来，要进房去，不觉得又回头一看，只见她头上罩着一幅元青绉纱包头，两个角儿搭在耳边，两个角儿一直的盖在脑后燕尾儿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长的佛青粗布衫儿，一封书儿的袖子不卷，盖着两只手，脚下穿一双二蓝尖头绣

碎花的弓鞋，那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5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妈之女，忙来作揖。厮见毕归坐，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安太太口里虽和张太太说话，那一幅眼光，早注到张姑娘跟前。只见她眉宇开展，气度幽娴，腮靥桃花，唇含樱颗，一双尖生生的手儿，一对小叮叮的脚儿，虽然是个家常装束，却是满脸春风，周身大雅。随缘儿媳妇半扶半搀的拉着她，随在她母亲身后。她见了安太太，垂下手来，安安详详的道了两个万福。安太太连忙拉住她，问了问一路风霜光景。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171～172，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奥尔索和詹妮又是在哪里呢？一缕光线从帐篷开口处射进来，光线中有尘埃在飞扬和滚动，光线有如一条金带照在远处的几排椅子上，这条金带随着外面太阳的沉落而移动，最后便照射到了奥尔索和詹妮的身上。

奥尔索坐在长凳上，詹妮坐在他的身边。她的美丽的、

孩子气的脸孔紧偎在这个大力士的肩膀上，她的一只手伸过他的脊背，搭拉在他的另一个肩膀上。姑娘抬眼向上，仿佛在细心听她的伙伴说话。奥尔索则俯身向着她，不时摇晃着他的脑袋，似乎是在向她解释或说明什么事情。他们就这样相互依偎着，真可以被看成是一对恋人，只不过詹妮的一双穿着粉红色紧身裤的小腿，还够不到地上，只是前后悬空地摆动着，完全是一付孩子气的姿态，使人想起制造陶器的动作。而她的那双向上看的眼睛，也只是表现出一种专心听讲和集中思想的神情，没有一点谈情说爱的情怀。而且她的身体也刚刚显示出成年人的初步轮廓。总的说来，詹妮还是个孩子，而且是个非常娇媚的女孩子，说来不能不得罪那位为皇宫旅馆作画的旧金山人哈尔维先生，因为就连他也很难想象出一个如此美丽的女孩来。她有张天使般的脸，她那双大大的有点忧郁的蓝眼睛，透露出一种深沉的、甜蜜的、充满信任的神情。黑黑的眉毛长在白嫩的前额上，显得无比的俏丽，又仿佛总是在沉思似的。金黄色的、如丝般的、有点零乱的鬓发，把暗影投在了她的额角上，不单是哈尔维大师，就连另一位名叫伦勃朗①的名画家，对这样的形象也不能不为之所动，从而挥笔作画的。这位姑娘使人想起了灰姑娘和葛莱琴②，而她的那种偎依的姿势，又揭示出她的怯生生的性格，说明她需要别人的保护。

她的这种体态，象葛莱慈③画中的少女一样，使她身上穿的那件紧身的演出衣裙，显得格外的动人。她穿了一条缀有银片的短纱裙，短得连膝盖都遮不住，和一条玫瑰色的紧身

①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

②灰姑娘，北欧民间传说中的美丽少女；葛莱琴，歌德名著《浮士德》中的美女。

③葛莱慈（1725—1805），法国画家。

裤衩。她坐在金色的光带上，衬托着又深又暗的背景，看起来真象一个光亮而又透明的幻影，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与那个青年的四方形的宽阔身体，适成强烈的对比。

身穿肉色紧身裤的奥尔索，远看就象是裸体的。同一道光线照亮了他那发育过分的、不匀称的肩膀，隆起的胸脯，干瘦的肚腹和短得与身体不相称的双腿。他那强壮粗犷的身体仿佛是用斧头随意砍削而成。他不单具有一般马戏团里的大力士的全部特征，而且还发展到这样粗壮的程度，竟使他看起来就象一幅漫画式的人物。另外，他长得很丑。他有时抬起头来，人们就能看到他的脸了，五官倒也长得端正，也许端正得过分了，反而显得有些僵硬，也象是用斧头砍削出来的。他那低矮的额头和一头象马鬃一样的黑发，直垂到鼻子上，这无疑是从他印第安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使他的脸上有一种阴沉凶恶的表情。他既象一头公牛，又象一只熊，总而言之，他的力气过人，也很凶暴，确实他不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人。

[波兰]显克微支《奥尔索》，选自《第三个女人》P.225，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不知是我心情宽松了呢，还是到了白天的缘故，总之，我这才发现她原来竟长得漂亮迷人，昨晚上却完全视而不见。作为一个女孩子，安娜正值青春妙龄，似乎正微微张开小嘴，痴痴地等待大自然回答她的种种询问。玫瑰与百合在她脸颊上争艳，蓝天难与她的秋波比美，在她唇边时时泛起婴儿睡梦中的微笑，她的金发沉甸甸地垂在肩上，宛如一注下泻的泉水——这样一个美人儿，天使们会爱她如同自己的姊妹，而魔鬼也可能受她诱惑而倒霉啊。我看她看得出了神，站在她面前说不出一句话。

[德]伯尔内《烧炭党人和我的耳朵》，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1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她的嘴唇具有珊瑚的红色和紫罗兰的香味，仿佛是在金盏花的密丝绒上剖开的一道裂口。

她的脸孔泛着一抹童贞纯洁的红润，象我们山上的白雪染了一层落日的余辉。

一缕缕蓬松的头发，优美地垂在她那肩背浑圆的貂皮衣上，有如印加的先父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撒向空间的金丝。

她的声调象笛子的回音轻柔悦耳。

她的微笑有着《雅歌》中的妻子的全部魅力和祈祷钟声的全部纯朴。

她的身段象我们山谷里的竹茎一般苗条；你倘若辨出她走过的地方，那不是由于她那短小的脚板印在沙上的足迹，而是由于她留在身后的天使般纯洁的香气。

她身上的一切都是纯贞而瑰丽的。这样的女人，她们身上带着天使那样纯洁而高尚的印记。一定是上帝让她们做了天使的姊妹！

[秘鲁]里·帕尔玛《一吻之死》，选自《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5，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她之所以能够别有一种动人之处，是因为她在含苞未放的少女时期，在无忧无虑的学童时代，就已经现出一种神情体态，可以叫人想到她来日的丰姿呢，还是由于幼女时期本有的一种无拘无束、自然流露的韵致——这个问题，留待哲学家去争论，我们暂且不必管它。别萝拉在十二岁的时候已经出挑得美人儿一般，她的小心眼儿可从没朝这

方面想过，一点儿也没有。她心里盘算的事儿要比这个重要得多呢。她此刻的装束，除了那身朴素的学生装而外，开始加上一些怪里怪气的小装饰品，譬如戴上一副耳环啦，用缎带打个蝴蝶结啦等等的，关于这类的装饰品，她还时常恳切地征询成年友人的意见。

每到夏天，她步履轻盈地走过街头，一双细嫩的手插在围裙的花缎镶边的口袋里，胳膊肘自然而然地朝外支楞着，头上戴着一顶麦秆编织的宽沿帽子，一会儿帽沿搭落下来，遮住她的脸蛋来，她那少女的神情体态显十分的娇媚，她浑身上下笼罩在美妙年华赋予她的一种爽朗欢快、天真纯洁的气氛里——这时她活象一位神仙，能够叫寒透了心的人得到温暖，也能叫顶悲伤的人获得安慰。

[美]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她在八、九点钟之间曾经站在著衣镜前面——她真正化妆完成已到了九点一刻——考虑她应该穿什么衣服。她的衣橱——其大无比的一件家具——有两扇高大的著衣镜，壁橱门上也有一扇。她站在壁橱镜面前望着自己赤裸的手臂和肩膀，美好的风姿，想到左肩膀上有一个凹窝，而且已经选用缀着鸡心形银扣子和石榴红吊带。起初她扣不紧胸衣，就责骂侍女迦斯林·凯莱。她又研究怎样装扮头发，经过不少周折，最后才调理好。她画了眉毛，扯松额角上的头发，使她蓬散得象影子一般。她用小剪刀剪下大小不一的黑膏布，在面孔上到处试贴，终于找到了大小适度的一块，贴在适当的地方，她把头转来转去，望望她的头发，画黑了的眉毛，有窝的肩膀和面上美人痣结合起来的效果。要是什

么男人，在什么时候能够看见她这模样儿就好了。哪一个男人呢？这种思想，象受惊的耗子逃回洞穴去一般急忙缩了回去。她尽管坚强，却不敢想到这个人——这个非常要命的人——这个男人。

〔美〕德莱塞《金融家》P.135，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他惊愕地望着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奇妙景象：在诊室中央高高的圈椅上坐着一个少女，她的上身裸露到腰部，下面穿着一条长可及地的黑色折裥裙。她一头金发，蓝盈盈的眼睛诧异地看着他。对他来说，生活中从未出现过这样光彩夺目的艳丽人体。她雪白的肌肤如同美玉一样熠熠生辉。世界上似乎再也没有比她胸部柔润的卵形物更完美无疵的东西了。这时，他父亲从耳朵上摘下听诊器，恼怒地望着他。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帕特正从海水中走出来。她的身后，一条闪着金光的暗红色阳光小径，直通前方。闪耀着光芒的粼粼水珠，顺着她的双肩流下。她被阳光强烈地照耀着，使她在霞光四射的天幕上，显得象一幅黑色的剪影。她向我走来，每走一步，她就越来越高地渐渐进入耀眼眩目的光晕，直到残阳在她的头部周围形成一个光轮。

我猛地一跃而起。我觉得这个幻影是如此的玄虚，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辽阔的蓝色天空，一排排白沫四溅的海波浪花，在这个背景上，映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倩影。我觉得好象整个大地上只有我一个人，而从水中走出来的是第一个女

人。在一个短暂的时光里，我被美的强大而安详的威力所征服，感到它比任何血淋淋的往事要强大得多，因为否则的话，整个世界就会在一片可怕的慌乱中毁灭，窒息。

[德]雷马克《三伙伴》P.267，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我没有等多久，五分钟过后，哈尼娅出来了。我望着她，上帝啊，仅仅半年多时间，这个纤细瘦弱的十六岁孤女就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几乎是一个成年的，至少是快要成年的小姐了。她的身体丰满了，结实了，出落得如花似玉、更加娇美了。她的面容白嫩，但很健康，她的面颊红红的，犹如黎明时的霞光。健康、年青、俊俏、妩媚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我注意到，她也好奇地用她那双碧蓝的大眼睛望着我，我还发现，她也看出了她在我身上所引起的惊异和深刻印象，因为一个难以描述的微笑正在她的嘴角上时隐时现。在我们双双对视时的那种好奇心中，已经有了一种少男少女的羞怯神情了。啊！那种单纯的亲切的兄妹关系，那种天真无邪的关系，已经消隐到森林深处去了，再也不复返了。

啊，她嘴角上的那个微笑，她眼里的那种静谧的欢乐，实在是太可爱了。

悬挂在桌子上面的那盏油灯的灯光，照亮了她的金发。她身穿一件黑衣裙，外面披着一件黑披风，是匆匆忙忙披上的，她用一只手在胸前捏住了它，露出了她那雪白的脖子。在她匆忙穿上的零乱衣着中，自有一种妩媚动人之处。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睡眠的温馨。当我和她握手问好时，她的手温热、柔软，犹如天鹅绒一般，一接触到它，我就觉得有一种快感深入到我的骨髓之中。哈尼娅的内心和外表，都大大改

变了。

〔波兰〕显克微支《哈尼娅》，选自《第三个女人》P.436，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当芭拉满十五岁的时候，全村没有一个女孩子能同她的力气和块头相比了。全身骨骼大，肌肉结实，不过长得还匀称。动作灵活得象鲇鱼。她的皮肤黑红黑红的，一半由于天生，一半也是风吹日晒的结果，就是在炎热的暑夏她也从不象村里的其他姑娘那样把脸给遮起来。她长了一头稠密的头发，象乌鸦羽翼般又长又黑，粗得象马鬃，因此头就显得格外的大。她的额头低，扁平的鼻子，嘴稍大了些，嘴唇有些噘起，但象血一般鲜红而健美，有一排大而洁白的牙齿。在她身上说来，长得最美的要算那对眼睛了，可正是这对眼睛才招来了人们对她的嘲笑。他们辱骂她有一双“母牛眼睛”，大极了，非常大，蓝得象矢车菊，被长长的黑睫毛遮着。眼睛上面弯着两道弓形的浓黑的眉毛。每当芭拉生气时，她的脸孔仿佛象被乌云遮蔽着的天空，而在那乌云的背后却露出了一小块碧空。

〔捷克〕聂姆曹娃《野姑娘芭拉》，选自《黑桃皇后》P.209，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安索拉是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儿，生得纤细、苍白。圆圆的小脸，蓝蓝的眼睛，小而扁平的鼻子，带着一副诚实的、逗人怜爱的神情。她的头发呈现出熟透的玉米般的金黄颜色，用蓝缎带扎了两条辫子。多半时间她都是独自坐着，好象注意力集中在一件只有她自己才能看见的东西上，假如你碰巧和她讲一句什么话，把她从幻梦中惊醒，她

就转过身来，用一种奇特的眼神看着你，好象对你说："啊，你要知道就好啦！你只要知道……。"

[塞浦路斯]乔尔哥斯·菲力普·皮埃雷狄斯《蓝舞鞋》，选自《东方短篇小说选》（下册）P.721，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魏斯顿先生的独生女苏菲亚是中等身材，或者比中等略高一些。她长得不但端正，而且极其标致。从她那双肥瘦适中的胳膊也可以想见她的四肢有多么匀称。她的头发是乌黑的，在她按照时兴样式把它剪短以前，本来是又浓又密，一直垂到腰际。现在她的头发非常巧妙地鬈在颈后，很少人会相信那是她自己的头发。倘若出于妒忌，一定要在她脸庞上吹毛求疵的话，也许有人会说她的前额要是稍高一些就好了。她的双眉密而匀整，象弯弯的新月，决不是人工所能描绘得出的。不管她有多么温柔，那对黑眸子里闪着的光辉也丝毫不会减弱。她的鼻子着实端正，嘴里生着两排珠贝。嘴唇正象约翰·塞克林爵士的诗里所描写的：

双唇竟嫣红，
上唇似微薄；
下唇非独厚，
实为蜂所蜇。

她的脸是椭圆形的，右腮上有个酒窝，微微一笑就露出来。她面部的俊美自然也得力于她的下巴，然而很难说它是大还是小，也许偏乎前者。她的肤色与其说象玫瑰，不如说更象百合。然而每当她由于运动或害羞而脸上发红的时候，连银朱也比它不上。人们一见，不禁要朗吟端恩博士的名句：

——她那纯洁而雄辩的血，
在脸颊上发言，那样清晰，

你几乎可以说她的肢体也会思想。

她的脖子纤秀，俯仰多姿。如果不怕对她唐突的话，说它胜过著名的米迪奇的爱神也不为过。百合、象牙或石膏全没它那么白。想必是出于妒忌，那极细的白麻纱内衣才遮住比它本身还要白净得多的胸脯。正是：

放射出比培乐岛的大理石更加皎洁的光辉。

这就是苏菲亚的外表了。寓在其中的心灵也无愧于这美丽的形体。苏菲亚的心灵丝毫也不比她的姿容逊色。反之，她的相貌和她的灵魂的美相得益彰。每逢她微笑的时候，她那温柔娴静的性格就在她的容颜上焕发出光辉来，那光辉却决非仅仅来自漂亮的面孔。

〔英国〕亨利·菲尔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P.153～1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和她们相比，威尔金森小姐却很不一样。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细布长裙袍，上面带着一团团小小的鲜艳花簇，穿着尖尖的高跟鞋和那带网眼的长袜。对于没有什么阅历的菲利浦来说，她似乎打扮得很美了。他看不出来她的上衣不值几个钱，而且也太花哨了。她的头发梳得很精心，在前额正中留着一个整齐的发卷，她的头发乌黑发亮，而且硬挺，看上去好象根本就弄不乱似的。她的眼睛又大又黑，鼻子微微有点鹰钩；她从侧面看上去多少象只食肉的猛禽。但是从脸的正面来说，她还是惹人喜欢的。她总是爱笑个不停，可是嘴巴大了些，笑的时候她总是设法不让她那大黄牙露出来。但最让菲利浦困惑不解的要算是她擦得很厚的粉这件事了；他对女性的行为抱很严肃的态度，他向来认为一个有身份的姑娘不该擦粉；当然啦，威尔金森小姐是有身份的

姑娘，因为她是个牧师的女儿，而牧师当然是最有身份的啦。

〔英国〕毛姆《人性的枷锁》P.20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一个二十岁女子走进书房，她面色白皙，身段修长纤细，却又不乏女性美所必须的丰满体态；面孔是那种淡淡的、娇柔的白，衬得一双活泼的、梦幻似的大眼睛越发地黑中透蓝，只是因为不分昼夜地看着那些怪模怪样的顶礼膜拜和机械的、真假参半的虔诚恭敬，这双眼睛总是显得十分紧张。她的脸庞眉眼几乎符合古希腊的规范要求，又总带着甜甜的安详，十分协调和谐；纤细而不瘦削的身躯妩媚动人，透着灵气，显出庄重，颇有几分古典美女的神韵；她周身上下都显得稳重沉静，只有眼睛异样地活泼，甜甜地一笑，便仿佛有一阵香风从她身上散发出来。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29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这真是一个依人的小鸟，纤弱得象一只小鼠，可爱得象一只小猫，而善于说话象一只喜鹊。一个细小的狮子鼻，一双忽而闪灰绿、忽而闪蓝灰色的眼睛，使她具有一种不平凡的、神秘的外貌。但是这脸上最触目的是那张阔嘴和几乎成直线的嘴唇，这张嘴真是不能和这小而好奇的孩子脸相称——甚而可说不能和这很纤小的人物相称。带一点淡红的金黄色头发在头上叠成好几层。这是时样，同时也想教这小小的脸庞显得大些，但事实上是恰得其反。那束窄了的腰是细得可怕；这女孩的身体真象是一个蚂蚁由两部分组织成的。这就是沃托·哈特柯夫的未婚妻赛西莉，一个非常令

人注目的，但显然是活泼而富有生活乐趣的生命。

〔民主德国〕威利·布莱德尔《父亲们》P.30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象欧也妮那样的小布尔乔亚，都是身体结实，美得有点儿俗气的；可是她虽然跟弥罗岛上的爱神①相仿，却有一股隽永的基督徒气息，把她的外貌变得高雅，净化，有点儿灵秀之气，为古代雕刻家没有见识过的。她的脑袋很大，前额带点儿男相，可是很清秀，象斐狄阿斯②的邱比特雕像；贞洁的生活使她灰色的眼睛光芒四射。圆脸上娇嫩红润的线条，生过天花之后变得粗糙了，幸而没有留下痘瘢，只去掉了皮肤上绒样的那一层，但依旧那么柔软细腻，会给妈妈的亲吻留下一道红印。她的鼻子大了一点，可是配上朱红的嘴巴倒很合适；满是纹缕的嘴唇，显出无限的深情与善意。脖子是滚圆的。遮得密不透风的饱满的胸部，惹起人家的注意与幻想。当然她因为装束的关系，缺少一点儿妩媚；但在鉴赏家心目中，那个不甚灵活的姿态也别有风韵。所以，高大壮健的欧也妮并没有一般人喜欢的那种漂亮，但她的美是一望而知的，只有艺术家才会倾倒的。有的画家希望在尘世找到圣洁如玛丽亚那样的典型：眼神要象拉斐尔所揣摩到的那么不亢不卑；而理想中的线条，又往往是天生的，只有基督徒贞洁的生活才能培养，保持。醉心于这种模型的画家，会发见欧也妮脸上就有种天生的高贵，连她自己都不曾觉察的：安静的额角下面，藏着整个的爱情世界；眼睛的模样，眼皮的动作，有股说不出的神明的气息。她的线

①弥罗岛的爱神为希腊许多爱神雕像之一，特点在于体格健美，表情宁谧。
②纪元前五世纪希腊大雕刻家。

条，面部的轮廓，从没有为了快乐的表情而有所改变、而显得疲倦，仿佛平静的湖边，水天相接之处那些柔和的线条。恬静、红润的脸色，光彩象一朵盛开的花，使你心神安定，感觉到它那股精神的魅力，不由不凝眸注视。

欧也妮还在人生的边上给儿童的幻象点缀得花团锦簇，还在天真烂漫的，采张菊花叶子占卜爱情的阶段。她并没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只照着镜子想："我太丑了，他看不上我的！"

〔法国〕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P.52～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她长得叫人想起韦洛内兹①的一幅肖像画：闪闪发亮的鲜栗色的头发，仿佛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光彩，这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所特有的一种白净而红润的皮肤，在阳光的抚弄下，隐约可以分辨出在皮肤上还蒙着一层细绒般的汗毛。眼睛是暗蓝色的，就象荷兰小瓷人的眼睛一样。

她在左鼻翅上有一粒小黑痣，右颊上也有一粒，带有几根初看时分辨不出的和皮肤同一颜色的汗毛。她身材修长，胸部丰满，腰身显出柔美的曲线。她说话时清脆的嗓门有时显得太尖，但是她爽朗的笑声可以教她周围的人们都感染快乐。她常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把双手举到鬓角边，象是要掠平她的头发。

〔法国〕莫泊桑《一生》，选自《一生·漂亮朋友》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①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名画家。

至于芳汀，她就是欢乐。她那一嘴光彩夺目的牙齿明明从上帝那里奉了一道使命，笑的使命。一顶垂着白色长飘带的精致小草帽，她拿在手里的时候多，戴在头上的时候少。一头蓬松的黄发，偏偏欢喜飘舞，容易披散，不时需要整理，仿佛是为了使垂杨下面的仙女遮羞而生的。她的樱唇，喋喋不休，令人听了心醉。她两只嘴角含情脉脉地向上翘着，正如爱里柯尼的古代塑像，带着一种鼓励人放肆的神气；但是她那双迟疑的睫毛蔼然低垂在冶艳的面容上，又仿佛是在说着“行不得也哥哥”一样。她周身的装饰具有一种说不出的和谐和夺目的光彩。她穿了件玫瑰紫的毛织薄呢袍，一双闪烁的玲珑古式鞋，鞋带交叉结在两旁挑花的细质白袜上，还穿一件轻罗短衫；那种短衫，是马赛人新创的式样，名叫canezou，这个字是quinze août（八月十五）的变音，在加纳皮尔大街上是那样读的，它的涵义是“晴暖的南国”。其余那三个，我们已经说过，比较放纵，都干脆露着胸部；那种装束，一到夏天，在花枝招展的帽子下面，显得格外妖娆恼人；但是在那种大胆的装饰之外，还有金发美人芳汀的那件薄如蝉翼的“八月十五”，若隐若现，亦盖亦彰，仿佛是一种独出心裁、惹人寻味的艳服；海绿眼睛的塞特子爵夫人所主持的那个有名的情宫，也许会把服装奖颁给这件追求娴静趣味的“八月十五”。最天真的人有时是最高明的。这是常有的事。

光艳的脸儿，秀丽的侧影，眼睛深蓝，眼皮如凝脂，脚秀而翘，腕，踝都肥瘦适度，美妙天成，白皙的皮肤四处露着蔚蓝的脉络，两颊鲜润得和童女一样，颈脖肥硕如埃吉

纳岛①的约诺②，后颈窝显得既健壮又柔和，两肩仿佛是顾司都③塑造的，中间有一个动人的圆涡，从轻罗下面透出来，多愁工媚，冷若冰霜，状如石刻，色态如婵娟，这样便是芳汀；在那朴素的衣服下面，我们可以想见一座塑像，塑像的心中，有个灵魂。

芳汀很美，但她自己不大知道。偶然有一些深思的人，默默地用十全十美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他们在这个小小女工人的巴黎式的丰采中，也许会想见古代圣乐的和谐吧。这位出自幽谷的姑娘有根基。她在两个方面，风韵和容止两个方面，都是美丽的。风韵是理想中的形象，容止是理想中的动静。

我们已经说过，芳汀就是欢乐；芳汀也就是贞操。

一个旁观者，如果仔细研究她，就会知道：她从那种年龄，那种季节，那种爱慕的陶醉中表露出来的，只有一种谦虚谨慎、毫不苟且的神情。芳汀自己也有一些感到惊奇。这种纯洁的惊奇，也就是蒲赛克和维纳斯④之间的最细微的不同处。芳汀的手指，长而白，宛如拿着金针拨神火灰的贞女。虽然她对于多罗米埃的一切要求都不拒绝（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她的面貌，在静止的时候，却仍然是端庄如处子的；有时，她会突然表示出一种冷峻到近乎严肃的凛然不可犯的神情；我们看到她的欢乐忽然消失了，不需要经过一个中间阶段而立即继以沉思，世间再没有比这更奇特动人的情景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庄重，有

① 埃吉纳岛（Egine），希腊的一个岛。一八——年，掘出了大批塑像。

② 约诺（Junons），众神之后。

③ 顾司都（Coustou），法国十八世纪的著名雕刻家。

④ 蒲赛克（Psyché）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美女，爱神的情人。维纳斯（Vênus）是美神。

时甚至显得严厉，正像女神的鄙夷神情。她的额、鼻和下颏具有线条上的平衡（绝不是比例上的平衡），因而构成了她面部的匀称；在从鼻底到上唇的那一段非常特别的地方，她有一种隐约难辨的美妙窝痕，那正是贞静的神秘标志，从前红胡子之所以爱上在搜寻圣像当中发现的一幅狄爱娜，也正是为了这样一种贞静之美。

爱是一种过失，固然。芳汀却是飘浮在过失上面的天贞。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一）P.157～1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公斯当斯和所有的女店员一样，有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做过想入非非的好梦，这一下干脆把这些念头丢开了，自愿安分守己，做个贤妻良母，按照中等阶级的一套原则做人。并且她的思想也最配当这个角色，许多巴黎姑娘所向往的那种虚荣危险的生活，对她并不合适。公斯当斯头脑狭窄，是个标准小布尔乔亚，喜欢一边做活一边闹些小脾气；心里要的，嘴里偏说不要，把她当真了又要生气。从厨房什物到银钱出入，从要紧事儿到内衣上小得看不见的破洞，她都放心不下，忙着照管。便是喜爱一个人的时候，嘴上也老在埋怨。她只能想些最简单的主意，挺无聊的念头；她什么都要争辩，什么都要害怕，什么都要计算，时时刻刻想着将来。她的呆板而天真的美，动人的表情，娇嫩的气息，使皮罗多把她的缺点都忘了。何况她也有许多好处，先是那种诚实不欺的本性，做事极有条理，既有拚命干活的劲儿，也有推销商品的天赋。那时公斯当斯十八岁，积着一万一千法郎。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26～2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他看了看表，想着西莉亚，心里乱嘈嘈的，混乱的思想怎么也无法理顺。他想不起她的模样来，只知道她长得很美，有一幅好嗓子，就是这么些。不，不止这些。她那两条腿也挺漂亮，那是他所见过的最吸引人、最漂亮、最理想的腿型，他记得十分清楚，长得细长、标致，恰好在膝部遮进裙里。真有意思，他竟然能记起西莉亚的腿来，莎莉的腿他可连想也没想过，从未见过，也不感兴趣。奇怪的是，西莉亚的腿他记得这么清楚，莎莉的却记不起来。他想了一会儿，轻轻地摇了摇头。一点儿也不奇怪，只要略微回忆一下，就能回忆起西莉亚的体形来，她的胸脯，她的肩形，那同肩部和身躯融为一体的颈部的曲线，那柔和、清脆、欢快的话语，那走路的姿态，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属于她的；她那微笑，嘴边、眼角堆起皱纹，带有使人意想不到的亲密。只要稍微回忆一下，他就能记起这一切，就能看得见西莉亚来。

他却想象不出莎莉来，无论怎样努力去想，也不能使她活现于自己脑中。她身上罩着一层阴影，只能看到一张无法形容的脸和一双给他的心里带来平静和谅解的眼睛。他努力回忆她的声音，也只能记起一个使人心情平静的音调。

他十分清楚，永远也不会看清莎莉的，这不象想像西莉亚，永远也不会忆起莎莉双腿的模样、脖子的曲线、微笑的方式来的，她的形象永远是影子般的，脸上镶着一双意味着平静的聪明的眼睛。情况将永远是这样，因为她深印在他的心底，不是漂亮的腿、亲切的笑容、优美的曲线来使他产生印

象的。莎莉之所以能完全占有他，只是因为她是莎莉而已。

〔南非〕彼德·亚伯拉罕《叛逆者的爱情》P.222、223，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海伦麻利地脱下衣服，在杜浦勒夫人的帮助下穿上新裙子。胸围大小正合适，领口开得恰到好处。海伦发现这条裙子使劲向上托起她那小小的乳房，使它们比原来显得更丰满，更匀称，裙摆很大，但又不落俗套——柔软的折边象云海一样翻卷着波浪。她一阵激动，走到三折镜前轻轻旋转起来。边转边看镜中的形象，裙边银光闪烁，象是在她脚下卷起的团团浪花。她甚至还听见了丝绸在旋转中所发出的沙沙声。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25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当他的目光一落到那张已经恢复自然的面庞上时，他惊呆了，没想她有如此美丽：粉红细腻的脸庞上，每一处都是那样诱人；两片红红的嘴唇，犹如含苞欲放的玫瑰花瓣；小巧的鼻子高高翘起，显得高雅可爱；两眼的瞳人乌黑而深邃，无人能洞察到它的底蕴；身材丰满匀称，体态轻盈，就像某些欧洲女子；披落在肩上的乌发跟丝绸一样柔软，散发着阵阵醉人的馨香。这一切，似乎使穆赫辛的感官都变得麻木了，他竟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她……维达特转过脸来，任凭穆赫辛如痴如醉地凝视自己那双乌黑的大眼睛。他喃喃自语道："多么深邃呵，耗尽我的全部生命也永远走不出去……夜深了，可以预测黎明的来临；而你的眼睛却深邃莫测！"

[埃及]阿·拉·法赫米《为了自由》P.74、8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少 妇

却看到外面走廊上走来一个少妇（温二奶奶），约莫三十岁，穿一身宝蓝海鹅绒的旗袍，却梳了个横爱丝髻，头发拢得溜光，在额角边斜插了一枝珍珠压发，真是光彩射人。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214，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那女士是他所不认识的。身子很纤小，穿着一件草色的湖绸的旗袍，套着玄青的华丝葛的长坎肩；脚上也是一双绿色帆布的胶皮鞋子。小巧的头上分梳着短发；脸色有些苍白，有些兴奋，从那一双敏活的明眸里泄漏出一片伶俐的精锐。

[中国]郭沫若《骑士》，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一张不算怎么长的瓜子脸，两只黑黑的大眼睛，鼻子不低，嘴唇有点薄，肩膀瘦削，腰身细，身材高高，她跟她的丈夫站在一块儿，她的头刚达到他的眉峰。年纪不过二十三四，脸上常常带笑意，是一个可以亲近的、相当漂亮的女人……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磁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枝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着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

[中国]巴金《巴金中篇小说选》（上卷）P.216、22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

她穿了件玫瑰色乔其沙连衣裙，明月的皎白的光亮落在她丰满的、凸起的胸脯上，把粉红的、柔和的色彩反射到她白皙的圆脸儿上来；她半张着小嘴儿，半眯着眼睛，似醉似痴，似睡似醒；她的神情，简直象飘飘忽忽、扑朔迷离的烟雾，她通体都闪耀着神秘的、诱人的光调。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但进来的却是万超华。她穿着件白色的夏布旗袍，里面衬着件湖色的衬衫。那丰满的肉体，光润而皙白的面庞，两边口角上的两个笑窝在笑，浓黑而有光辉的一对眼睛也在笑，看来怎么也好象是一位活泼的处女。她大约是才洗过澡，一种有暖意的馥郁的气息刚开门便射到了杰民的鼻官。

[中国]郭沫若《骑士》，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雷参谋谦逊地笑着回答，眼睛却在打量吴少奶奶的居丧素装：黑纱旗袍，紧裹在臂上的袖子长过肘，裙长到踝，怪幽静地衬出颀长窈窕的身材；脸上没有脂粉，很自然的两道弯弯的不浓也不淡的眉毛，眼眶边微微有点红，眼睛却依然那样发光，滴溜溜地时常转动，每一转动，放射出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娇。

[中国]茅盾《子夜》P.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枚少奶的声音里没有感情，甚至没有一点颤动。枚少奶的相貌并不惹人讨厌。枚少奶的脸庞生得端端正

正，在加意修饰、浓施脂粉以后，再配上一身艳丽的服装和带羞的姿态也很动人。唯一的毁坏了枚少奶的面貌的就是那种淡漠的甚至带点骄傲的表情，和那一双像木头做的小脚。

〔中国〕巴金《秋》P.2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这尤三姐松松挽着头发，大红袄子半掩半开，露着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一对金莲或翘或并，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却似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雾，檀口点丹砂。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酒，又添了饧涩淫浪，不独将他二姊压倒，据珍琏评去，所见过的上下贵贱若干女子，皆未有此绰约风流者。二人已酥麻如醉，不禁去招他一招，他那淫态风情，反将二人禁住。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略试了一试，他弟兄两个竟全然无一点别识别见，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了，不过是酒色二字而已。自己高谈阔论，任意挥霍洒落一阵，拿他兄弟二人嘲笑取乐，竟真是他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一时他的酒足兴尽，也不容他弟兄多坐，撵了出去，自己关门睡去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9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至门前，凤姐方下车进来。尤二姐一看，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稍，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洁若九秋之菊。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9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齐诺比娅确实是一个美丽大方的女人。她的朴素简单的衣服遮掩不住，也几乎丝毫不影响，她那女王似

的姿容。她的身材和容貌在全世界都应当留下肖像。只让少数几个人有这样的眼福，对其余的人说来是件很不公平的事。舞台才是她适当的发展范围。此外，她还应该看做是自己的本分，永远坐着给画家和雕刻家当模特儿；特别应该给雕成像，因为冰冷的大理石像惯常只披极少的衣服，那一来，她那毫无瑕疵的身体就可以一饱人们高雅的眼福了。我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意思，她那天然的红润的双颊，甚至她那浑圆的肉感的手臂，以及她那丰满的胸部袒露的部分——总之，那温柔的化身——有时候迫使我闭上眼睛，仿佛盯着她看是不很正当的行为似的。

[美]霍桑《福谷传奇》P.45，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当我快走到她面前的时候，才发现她睡着了。身上严密地包裹着，头歪靠在雪白的枕头上，淡褐色的头发披散在脸的周围。她那充满稚气的椭圆形的脸孔，在夕阳的光辉中竟呈现着很健康的琥珀色。

我不知不觉地停住了脚，并且利用这迟疑不前的片刻，把她当作一幅画似的欣赏着。在我们相处这么久的时间内，我还从来没有从容端详过她，因为她正象一般神经过敏的人那样，时刻要别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如果谈话的时候不一直望着她的眼睛，她的眉头就要蹙起，睫毛就要眨动，嘴唇也就要抿起，表示她不高兴了，所以我还从来没见过她沉静时的侧面。现在她静静地躺在那里，我可以从容地对那既有孩童稚气又有女性魅力的美妙混合体，仔细端详一番了。她口渴似的双唇微张，轻轻地在呼吸，但就是这样轻呼吸，还使她那单薄的身躯显得很吃力地起伏着，那张缺乏血色的白皙面孔，衬托着褐色头发仰靠在雪白的枕头上。我悄

悄地更向前走了一步，连她那睫毛下垂的阴影，额头角上的青筋和鼻孔透明都看见了，这一切都显示出那保护着她的血肉不受外界侵害的表皮是多么脆弱单薄。

〔奥〕褚威格《同情的罪》，选自《同情的罪》P.49，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早晨六点钟，闹钟响了，蒂特猛然一惊，马上坐了起来。昨天和前些日子的疲劳一直还没恢复过来。她迷迷糊糊把两条腿顺着床沿搭拉下来，一边摸着衣裳，差不多又要倒在枕头上睡着了。可是她打了个冷战，振起精神，把睡衣脱掉，就在脸盆里洗起来了。

啊！这一下子她完全醒过来了，腿上也有了力气，那块旧海绵刚一碰到她身上，她的心脏猛然往上一跳，就象在半空中打了一转，接着它就剧烈地跳动起来。它象口大钟似的撞来撞去，她身体内部各处潜在的活力全部出动了，然后就各就各位发挥着力量。她人就象着了魔一样，浑身是劲。她现在完全相信了外婆从前说过的话：我们每个人身体内部都充满了有生命的东西，他们有好的，也有坏的。她的血液也象有生命的水流一样，在她的血管里汹涌奔腾，以它的热流煨暖了她的全身。蒂特花了不少时间，用那块大海绵洗擦她的全身；她抬起一只胳膊来，用另外一只手擦洗着她的腋窝，在那儿长着一小撮棕红色的腋毛，掩藏在它特有的香气里。然后她就擦洗她的肩部和脊背。她那洁白的弯弯的手臂，可以一直够到全身。她现在全身那样柔软，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身体没有这样柔软，那时候，就是身体只要销微弯曲一下，她的关节就咯咯作响，而且筋骨生疼。蒂特现在的确发育得很完美，对于这，她自己也很高兴。

她把镜子摆在洗脸架上，做出各种姿势，瞧着镜子里的影子。现在她弯腰的时候，背上已经看不见脊梁骨那儿隆起的骨节了，整个的背部是一条柔和的曲线。不管她做出怎样的姿势，她都能显示出柔和而优美的线条来——她的臀部长得很匀称——肩部也是一样——双乳丰满而又坚实。它们一点也没有因为她喂过奶而垂落下来，两个乳头也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蒂特看来很觉得满意，它们好象两个粉色红的莓子一样，半埋在围着它们四周的深褐色的乳晕里。那深褐色的乳晕又逐渐淡下去，溶和在她双肩和乳房周围奶油般的光泽里了。从前使蒂特很伤脑筋的是她皮肤上的棕黄的斑点，现在血液把它们澄清，已经看不见了。小肚子又坚实起来，而且圆圆的很好看，它好象在保护着那个未经触动过的果实——那一颗在小腹和两腿之间、象倒放着的梨子。在皮肤下面的脂肪层里，那个小小的珍珠母似的隙缝，隐隐约约地不容易看得清楚。当她弯腰洗脚的时候，她往那儿瞧了一眼。她大腿上那个黑痣永远也不会消褪，那东西总使她感到一种神秘的惊奇，那是家传的黑痣呀！她一条腿着地的站着，往前倾着身体，使她一头丰盛的秀发披散在她的肩膀上，遮没了她的脸，更浸在盆里。她又用手指揉搓着她的脚踝——那块小骨头真太粗了——这是因为她总是没完没了奔波劳碌的缘故。这件事，以及她一条大腿上的突露的青筋常常苦恼着她。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51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女人似乎有三十七八岁，微胖的身上穿着花纹华丽的和服，显得雍容华贵，一克拉左右的钻石戒指象灯

台上的转灯一样不时从手指上熠熠发光，嘴唇用唇膏修饰得很小，一看便知是个阔太太。

女人看上去显得年轻，不仅是因为她穿着色调鲜明的和服，还因为她的发型，那种发型比她身上选用的任何一件衣物都更适合于她。她容貌平平，可她的发型却使经理看得不胜感叹。发型做得恰适合其身份，准是个技艺高超的美容师做的。

[日本]松本清张《女性的阶梯》P.10，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她干巴巴地笑着，开始整理那条围在她的大理石一样光滑、长得十分漂亮的颈子上、由珍珠宝石连成的极为华美的项链。由于这个动作，她的手套也从胳膊上滑下来，露出了一双漂亮的手。她的呼吸很急促，那几乎只遮了一半的胸脯老是起伏不停。

她确实很美，可这是一种古典式的冷冰冰的美。在她的深红色的眉毛下面，那双铁灰色的没有神采的眼睛看起来就象一块冻结了的窗玻璃，她正是用这双眼睛在久久地看着卡罗尔。

[波兰]莱蒙特《福地》P.306，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爱芙莉·华丝罗德大约三十岁光景，比她的爱人要大两岁多。弗兰茨·马歇尔特是这样描写她的：

“……身材瘦长，使人一见就觉得可爱，尤其是那双眼睛和额角，先替她传递了第一个印象。额角明莹纯洁，深褐色的大眼睛有一种特别的、令人爱慕的温暖。一个聪明而善良的人物，这是我初次见她时的想法。她把头发——她有栗色的头发

——从额角上往后梳，在项间挽了个结，我觉得这不是顶漂亮的梳法，这种梳法使她显得太严肃了。”

〔民主德国〕威利·布莱德尔《一个德国兵的遗嘱》，选自《布莱德尔小说选集》P.9，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可是艾玛他俩除了感到自己惴惴不安的心的跳动之外，什么也没有听见。

艾玛坐在一张放在几个龙雕像上的低矮的沙发椅上。沙发和壁炉之间，有一面屏风把它们隔开。壁炉里金黄色的火光照在屏风上，也在她那带有百合花色调、表现出忧郁神情和由于苍老而显得很美的脸庞上映上了一层玫瑰红。

博罗维耶茨基站在旁边，半睁着眼看着她的这张虽然很美，但已经留下岁月痕迹的脸庞。在她的陷下去了的额头上，已经撒开了皱纹的密网，这些皱纹一直伸到了她的眼睛，她的皇后式的眼睛的下面。这双眼的瞳孔被天蓝色的眼白包围着，好象孩子一样，它在她的那双长长的、显得沉重的眼皮下面，放射出闪闪光亮。她的眼皮上，也现出了宛如头发般十分纤细的紫色的血脉网。

她的眼皮上还有许多青疤。这些疤痕往往能从那眼上涂着的一层漂亮的白粉中显露出来。

她的脑门很高，也生得很漂亮，完全裸露在外，这是因为她的仿佛银丝一样闪闪放光的黑头发被梳到耳朵后面去了。她的发上还挂着两颗大宝石。

她的绛红色的嘴唇向前突出，看得出它受过痛苦的煎熬。这嘴唇还有点下垂，垂得靠近她那晰然可见的下颌骨了。在她整个面孔和略微有点前倾的头上，也可以看到她在长久痛苦的疾病之后所留下的痕迹。就是这个唯一堪称年轻

的嘴，看起来也似一朵行将凋谢的石榴花。只有在她的脸上，却仍表现出作为一个受过失恋创伤的女人所具有的不自然的、带忧郁的媚态。

可是她心灵和头脑中每一个感觉都会在她的俏丽的外表上反映出来。有时候她似乎神经质地表现得很紧张，有时她又由于某种感觉而浑身颤抖。

她穿一身紫色的连衣裙。这条裙子在靠近她的裸露着胸脯的地方，缀上了一条深黄色的花边，花边上镶嵌着各种宝石晶玉。她的身材十分匀称、苗条，如果不是背部有点不灵活，肩膀有点下落的话，可以把她看成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波兰〕莱蒙特《福地》P.310，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雅格娜以她的美丽，她的服装，她的不可思议的蔚蓝色的眼睛，超过了所有的女人；正如玫瑰超过了蜀葵，超过了芍药或是罂粟，使它们在相形之下显得平庸，微不足道，雅格娜也同样地超过了胜过了她们，超过了胜过了每一个人。何况，那天晚上，雅格娜把自己打扮得象参加婚礼一样呢：她穿一条金黄底子绿白条纹相间的裙子；她的上衣是深蓝色天鹅绒的，绣着金线花纹，领口开得很低，露出了半个胸脯；粗麻纱衬衣上，打着精美的褶边，簇拥在她的颈子和手腕周围，有如泡沫纷然起伏；颈子上还挂着好几串珊瑚的、琥珀的、赛珍珠的项链。她的头上裹一块青绿色上满洒粉红点子的丝头巾，巾角下垂，飘拂在颈子背后。

〔波兰〕莱蒙特《农民》第二卷 P.15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现在她愈来愈瘦，仿佛每一根小骨头都要戳穿她那雪白的皮肤了。有时她带着孩子在后院子里散步，远远

看去就简直象个小女孩儿。因为她的腰细到快要没有了，身段又本来不高，她前面没有胸脯，后面的臀部跟小坡一样平，她又从来不肯在胸口上或是后腰上垫上一点丝绵，因而越见得瘦嶙嶙了。她的面庞儿也跟她的身体一样，又瘦又苍白，以致那一双丝绒一般的眉毛，象蝴蝶的触须一般弯在那里，显得特别黑。她的眼睛本来大得跟面庞儿不能相称，又加底下一直带一圈儿黑晕，所以越发显得大了。但是她眼睛里的那种神情，却是从无忧无虑的女孩子时代一直都没有变过。那是一种甜蜜的宁静，无论战争、苦痛、劳作，都不能对它发生丝毫影响。这是一个乐天女子的眼睛，对于这样的女子，无论四周围起了怎样大的风波，都决不能吹皱她那静穆和平的内质。

[美]密西尔《飘》P.8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冬娜·索尔的出现使他忘了一切。她未戴帽子，也没有披巾，满头金发，跟她那浪漫的名字“索尔”很相称。加拉多还没有见过她的这副模样。白得耀眼的双手从日本和服的袖子里伸了出来，和服的两襟交叉地遮住了胸脯，只露出近于琥珀色的、好看的脖子，脖子上面两条不大明显的皱褶使人想到维纳斯女神的颈脖。她的手指上缀满了稀奇古怪的宝石，手指一动，各种颜色的宝石就迸发出神奇的光彩。一只只金镯子在她那雅致的手腕上铮铮发响：有的是东方的金丝细工制品，上面有神秘的铭刻；有的又粗又大，上面坠着避邪驱鬼的玩艺儿，这些都是她从远方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

她坐着谈话的时候，象男人那么随便地架着二郎腿。一只小得象玩具的金色绣花高跟鞋，悬在她的趾尖上不住地摆动。

加拉多耳里嗡嗡直响，两眼遮上了一层雾，他能看见的只是一对闪亮的眼睛；这对眼睛凝神地盯住他，显出怜爱和讥刺混在一起的神情。为了掩饰自己的困窘，他露齿微笑；这是一个年轻人拚命想表示亲热而假装出来的呆板的笑容。

〔西班牙〕伊巴涅斯《碧血黄沙》P.108，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 女子

几个银色蜡台吊挂在楼亭里，几十枝金字红烛光焰交辉，照明了闪耀着红玉绿壁的墙壁。二府君太太打扮得比平时格外妖娆，她本来是三十多岁的女人，经过一番细致的修饰，却象一个二十来岁的花花姑娘了。她穿着很合身的紫红绸大衣，套上金绣龙凤网纹的小褂，胸前乳峰凸鼓，金银首饰挂满乳峰两旁，脸上抹了一层厚厚的香粉，紫色的嘴唇涂成樱桃小口，眉毛画得象两条又黑又弯又长又细的死虫，乌发闪着油亮……

〔中国〕乌兰巴干《草原烽火》P.235，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年纪怕正当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个极端的对照，她和夏天的清晨一样，丰满而新鲜。她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绿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点象现今的朝鲜妇人。她打着赤足，捧着一个食案，走到临着园子的廊沿上来，请孟夫子上来吃饭。

〔中国〕郭沫若《孟夫子出妻》，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人如其名，二姨太玉文是个落魄秀才的妹妹，虽然家道衰败，却也是书香门弟，虽没有专门请先生教授，耳闻目濡，却也无师自通，在文墨上比一般女子要强得多。人也长得纤细灵巧，袅袅婷婷。虽然体弱，倒也无甚大病，那弱不禁风的姿态，倒也在无形中给她增加了几分风韵。更为可贵的是，玉文说起话来，颇能咬文嚼字，有时甚至能把有泰难倒。所以，有泰在读书、作画、赋闲诗时，她便成了有三爷最得力的参谋。玉文不仅能给三爷铺纸研墨，还能替三爷作出一句半句诗文，有时，在三爷作的山石画上再画上一两株花花草草，布局倒也合理，甚至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三姨太玉艳以她的娇艳而闻名京城。玉艳原本是个戏班子的末流旦角，别人看戏不是来听她唱，而是来看她的脸蛋，戏唱得不好，长着个漂亮脸蛋也能招来些看官。因为这，有三爷替她赎身子时额外多破费了不少银两。玉艳虽不能识文断字，却以她特有的方式博得了有三爷的宠爱。因为她长得美，个子不高不矮，腰身不胖不瘦，皮肤又白又嫩，高鼻梁，大眼睛，柳叶眉，一笑两酒窝，……总之，玉艳身上一切器官都长得那么合适。不仅如此，她也很会打扮自己，衣服总是穿得那么合体，能使她的风韵充分地显露出来。不要说男人喜欢她，就是女人，也不能不惊叹她的艳美，自愧相形见绌。

〔中国〕降边嘉措、吴伟《十三世达赖喇嘛》P.421，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慧穿了件紫色绸的单旗袍，这软绸紧裹着她的身体，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圆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尽致；

一双清澈流动的眼睛，伏在弯弯的眉毛下面，和微黑的面庞对照，越显得晶莹；小嘴唇包在匀整的细白牙齿外面，象一朵盛开的花。慧小姐委实是迷人的啊！但是你也不能说静女士不美。慧的美丽是可以描写的，静的美丽是不能描写的；你不能指出静女士面庞上身体上的那一部分是如何的合于希腊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么特点，肉感的特点；你竟可以说静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凑合为“静女士”，就立刻变而为神奇了；似乎有一样不可得见不可思议的东西，联系了她的肢骸，布满在她的百窍，而结果便是不可分析的整个的美。

[中国]茅盾《蚀》，选自《茅盾选集》第二卷P.1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好半天一动也不动。这是张团团的面孔，弯弯的浓眉毛，象要咬人的嘴巴，七分妖媚三分杀气的眼睛。如果那浓黑的眉毛不那么长而且弯，那眼睛的妖媚之态能减少这么几分，敢说没有人相信这脸儿不是个男性；正如她的年龄一样，皮相者也永远猜不准。忽然，镜子里那双眼睛一睁，凶光四射，好象马上会杀掉一个人，接着可又得意地笑了笑，这一笑却有点迷人；同时矮胖的身子也站起来了，撩开大毛巾，大模大样赤裸裸地站在那里足有一分钟，然后以惊人的矫捷，穿上一套苹果绿丝质的周身镶着寸把宽黑色花边的晨衣。

[中国]茅盾《锻炼》，选自《茅盾选集》第2卷P.5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个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脑后。近见金桂又作践

他，他便不肯服低容让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后来金桂气急了，甚至于骂，再至于打。他虽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泼性，拾头打滚，寻死觅活，昼则刀剪，夜则绳索，无所不闹。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1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会儿，门开了，巨人走了出来，一个纤细的女人跟在他身后，迈着悠闲的步子慢慢走过来。她是东方人！海伦欣喜若狂地打量着她，她还从没见过这样从头到脚都洋溢着东方气派的外国人：那异国的打扮，兰花和水仙的芳香，透露出难以言表的神圣；那白晰的皮肤，陪衬着垂到腰际的黝黑的头发；那在烛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黑眼珠透着狡诈；那银光闪烁的红色丝长裙紧紧地裹在身上，清楚地显出全身线条。她身材苗条，可胸部特别丰满、突出，镀金项链上坠着一块硕大的卵型宝石，在两乳间不断地晃来晃去。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73，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她另有她的特点，并且跟桑特拉一样漂亮，对于一些人，也许也一样地迷人。她是个金发女郎——一头金色的头发——有一对明亮、杏圆形、蓝灰色的眼睛，一个小小的、小猫似的优良的身段，还有一种轻手轻脚的小猫似的神态。她一走进来，马上就斜过房间，到格里菲斯太太坐的桌子边，靠着她，就马上猫似的切切促促谈起来。

［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P.321，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她打扮得非常朴素，身上穿着一件美国印花布衣服（我想大家都是这样叫那种布料的），头上包着一条丝绸巾，在头巾与衣服之间露出一段雪白的脖子。……她那乌黑、光泽、特别浓厚的头发梳得相当朴素和老式，除了戴着一朵鲜花外，没有鬈发或别的装饰品。那是一朵极其美丽的外国种花朵，非常鲜艳，好象刚由花匠从暖房里的花梗上剪下来似的。……那朵花是那么美丽，那么珍奇，那么高贵，跟原来的完全一样，可惜它只能维持一天工夫；这比较在她的秀发上闪烁着一颗大金刚钻，更显得出她的雍容华贵，因为在齐诺比娅的性格上是具备着这种绚烂的生命力的。

〔美〕霍桑《福谷传奇》P.12，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她是一位年轻苗条的小女人，一头黑得发亮的头发，皮肤白皙有如白雪公主，她的眼睛湛蓝得象夏日的晴空，她身穿一件淡蓝色的绉丝礼服，脖子上挂着一串蓝玉项链，更加强了她的眼睛的色彩与魅力。杰里迈亚从来没见过美得如此眩目的小东西，使人惊奇的是她正是双亲完美的组合，她有父亲的黑发，母亲粉白的肌肤与蓝色的眸子，从两个平庸的人中间，竟产生了如此小巧的女神。这个女神此刻就在他们之间飘着，她走过来与人亲吻、调笑之时，简直曼妙轻盈得有如舞蹈。

〔美〕丹妮尔·斯蒂尔《风流家族》P.53，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一个女人既然可以变得无比的纯洁、温柔、善良，也就可以变得极端的卑鄙、残狠、凶恶，造物对于生儿育女的母亲真个是博施厚与，把生命的种种可能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在短短的几个紧要关节的年头里就可以决

定：她日后是否能够过上一种光明灿烂、幸福甜蜜的生活。也可以决定：她将来是能够修仙得道呢，还是要堕落风尘。不错，世间尽有这样的女人，似乎既不能往上爬的太高，也不会朝下跌的太重，一辈子局限在习俗的樊笼里，使她的天性始终得不到特殊的发展。

然而萝拉可不是这样的女人。她不光长得漂亮，而且还有一种迷人的魅力。美貌和魅力原是两种要命的东西，幸而不是所有的美女全都有魅力，往往是相貌平常的女人反而倒别有一种妩媚动人之处；可是在萝拉身上这两种要命的东西却都凑到一块儿去了。这还不算，她的意志还很坚强、她自负很高，勇气很足，雄心很大。正当浪漫的幻想助长情焰的年岁，在她初开的情窦还没找着陶冶的对象的时候，没人指引她，她的一举一动多半要靠她自己拿主意。

[美]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173，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女人已经把餐桌收拾好，正用一块不太干净的破布揩脸上的汗。当她瞧见丈夫坐下的时候，她便停止擦脸，把遮住耳朵的那几股头发拢到头巾下边去。结婚差不多十五年，除了嘴和眼睛以外，鲍年吉勒妻子早年的妩媚已经丝毫不存了。她的面颊瘦削，皮肤很粗，前额似乎狭窄了些。她的脸被炙热的阳光和急骤的雨点淋晒，没上岁数便又黑又老，看上去很有点儿象一个流浪的吉卜赛女人。只有当她休息下来，不讲话，也不四下瞧的时候，她的嘴唇才紧抿着，恢复了漂亮的曲线，把脸上严肃的神情和漫长的岁月所留下的痕迹一扫而空。等她讲话或是四下瞧着没有什么事得安排的时候，嘴旁的那些弯曲的、不安的纹路便立刻又改了

样，眼睛于是也显得昏暗了。

[罗马尼亚]玛林·普利达《莫罗米特一家》P.1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托尔斯泰曾经有过的必须成为规矩人的这一信念到哪里去了呢？他曾经认为一个不戴手套的人是个“下贱人”的这一信念又到哪里去了呢？他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应该体验一下生活中的全部自然美。应该看到并理解我每天所看到的东西——终年积雪，难以攀登的山峦；一个具有自然美的容貌端庄的女人（造物主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就具有这种自然美）。”

和以往的情况一样，女人吸引着他，破坏了他心神的安宁，妨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他对一个与他同居的哥萨克美女的爱究竟有多深，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平民化的模糊想法，愿跟哥萨克女人结婚的念头，曾在他的脑际萦回。高加索这儿的女人，就象他的老朋友哥萨克人叶皮什卡一样；或是象那骠悍的、技能高超的骑手，他的朋友萨多一样；或是象那些骏马、野猪、野鸡，山间令人神爽的空气，湍急混浊的河流一样；汇成了一个整体：“我曾经确信，我是会爱上这个女人的。我欣赏她，就象欣赏美丽的青山和苍天一样；再说，我不可能不爱她，因为她和青山苍天一样美丽。后来我觉得，观察这种美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需要了，因此我自问：我爱她吗……”

托尔斯泰在《哥萨克》一书所描写的是否就是自身的感受呢，他写道：“我觉得，我的前途更加没有指望了。每天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那远处积雪的层层山岭，还有这个端庄幸福的女人。可是，人世间这种唯一可得的幸福并非为我存

在，这个女人也并非为我而生……”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88～8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妇 女

她们并肩站着，脸对了船头。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栏杆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扁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中国]茅盾《虹》P.1—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小顺儿的妈长得不难看，中等身材，圆脸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她走路、说话、吃饭、作事，都是快

的，可是快得并不发慌。她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均匀，她就好看一些，有时候没有擦匀，她就不大顺眼。当她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时候，她仍旧一点也不发急，而随人家笑自己，她是天生的好脾气。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5，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在大雨滂沱中，在泥泞的草地上，一个披散着头发的中年妇女向王府走去。在她的眼里看不见有痛苦的影子，但却是一双非常可怕的眼睛。是迟钝吗？是麻木吗？是不想活下去的绝望吗？是对未来存在渺茫的侥幸吗？不，这双眼睛，在从灵魂的最隐秘处向外倾泻着疯狂的暴风雨，倾泻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倾泻着母亲的庄严……

她向前走着，脚下打着滑。大地仿佛有了先知，在尽力挽留这个善良的母亲，只是趔趄了一下，她又无动于衷地向前走去。她的嘴唇微微张开，雨水就从嘴角向下流去，流到脖颈，流入前胸，她的手向前伸着，就象要从那大雨中接过一份应得的报偿，喃喃地，却是用整个灵魂，整个心房在呼喊："儿子！——"

……

她倒下了，她挣扎着，摆脱了大地的拥抱，爬了起来。在电光中，在雷声中，她双手伸向前方："儿子——"。

〔中国〕姜兆文《王爷的末日》P.626，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冠太太是个大个子，已经快五十岁了还专爱穿大红衣服，所以外号叫作大赤包儿，赤包儿是一种小瓜，红了以后，北平的儿童拿着它玩。这个外号起得相当的恰

当，因为赤包儿经儿童揉弄以后，皮儿便皱起来，露出里面的黑种子。冠太太的脸上也有不少的皱纹，而且鼻子上有许多雀斑，尽管她还擦粉抹红，也掩饰不了脸上的折子与黑点。她比她丈夫的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象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打两整天整夜的麻雀牌，而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20，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0～4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妇人一娶过门来，西门庆就在妇人房中宿歇，如鱼似水，美爱无加。到第二日，妇人梳妆打扮，穿一套艳服，春梅捧茶，走来后边大娘子吴月娘房里，拜见大小，递见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细观看这妇人，年纪不上二十五六，生的这样标致。但见：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每带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吴月娘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语态度，似红杏枝头笼晓月。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内想道："小厮每来家，只说武大怎样一个老婆，不曾看见，不想果然生的标致，怪不的俺那强人爱他。"金莲先与月娘磕了头，递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礼。次后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都拜见，平叙了姊妹之礼，立在旁边。月娘叫丫头拿个坐儿教他坐，分付丫头媳妇赶着他叫五娘。这妇人坐在旁边，不转睛把众人偷看。见吴月娘约三九年纪，生的面如银盆，眼如杏子，举止温柔，持重寡言。第二个李娇儿，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肤丰肥，身体沉重，虽数名妓者之称，而风月多不及金莲也。第三个，就是新娶的孟玉楼，约三十年纪，生的貌若梨花，腰如杨柳，长挑身材，瓜子脸儿，稀稀的几点微麻，自是天然俏丽，惟裙下双弯与金莲无大小之分。第四个孙雪娥，乃房里出身，五短身材，轻盈体态，能造五鲜汤水，善舞翠盘之妙。这妇人一抹儿都看在心里。

［中国］ 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145～146，齐鲁书社1988年版。

妻子象往常一样舒展双肩仰卧着，用纱巾紧紧地缠住脑袋。每当偏头痛时，她总是这样做的。她睡觉极其安静，甚至根本听不见她的呼吸。由于眼睛很快适应了周围的黑暗，他已经看清了她美丽的侧脸，那稍稍隆起的鼻梁

和轮廓分明的嘴唇。她在睡眠中也象平时一样，显得强悍而颇具威仪，简直象一尊神像，毫无声息地木然躺在那里。她的整个姿态显露出一种潜在的生命力。有时候，她清晨苍白的面容使他感到惊异。她那失去颜色的、不明显的脉管中仿佛一滴血也没有，连轮廓分明的嘴唇也发了白，但只要她巧理云发，薄施脂粉，十几分钟之后模样儿就又恢复了正常。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她是个长相可怕的人；个子高得象个女巨人，瘦得皮包骨头，一头铁灰色的头发，面孔总是涨得通红，再配上一双鼓出来的歇斯底里的眼睛。她想要使别人高兴，讨好别人时，她就对那人一个劲儿点头、眨眼。她的一口牙齿又长又弯，象一口马牙。据说小娃娃一看到她朝他笑，就会哭起来。我倒很有些喜欢朝她那张面孔看；因为那就是愤怒的本来颜色和形态。在她那双睁得圆鼓鼓的眼睛里有一种近似疯狂的闪光。她拘泥于生活上的礼节，常常穿着窸窣作响的铁灰色锦缎衣服，戴着饰有白鹭鸶羽毛的高帽子出去探亲访友。

[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30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那妇人生着一副绵软多肉的体格，一张坦率开诚的面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大落落的柔顺眼睛，里边隐藏着无穷的心事，只有那些对于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同情观察的人才看得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缩在后边，眼睛不敢对面前正

视，这种神情是谁都看得出她从哪儿得来的。原来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却有一种含有诗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呢？又特具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下结合起来就造成她这样一个人了。如今贫穷正在逼迫她们。当时她母女俩那种穷困窘迫的情景是很动人的，连那帐房也受感动了。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P.3，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她是个成年妇女，但显得年轻并异乎寻常地美丽。尼姆估猜她的年龄是三十六岁，以后他会知道比他猜的大三岁。她那长长的脸庞上五官非常匀称——两片丰满、肉感的嘴唇，现在含笑张开了，大大的蓝眼睛坦然地打量着尼姆，一只俊俏的鼻子，活现出调皮相。她的皮肤洁白无瑕，好象是乳色的。长长的金发镶着凯伦·斯隆的面庞，它从正中分开，一直拖到两肩，强烈的金光在一道阳光下闪闪发亮。

[加拿大]阿瑟·黑利《超载》P.8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她长得略微比他高一点，——虽然他已经长足了（五英尺十英寸半）——可是尽管高了一点，她的体态和相貌却生得又大方、又端正，带着些不自觉的沉静气度，不是由于品格的力量，而是不识人情世故造成的。头发是干胡桃色的，丰盛稠密，面色光润——奶油般光润——嘴唇微红，眼睛依照你看她时候的光线，可以从灰色变到青色，从灰色变到棕色。她的双手薄而好看，鼻梁正直，面孔狭得很雅致。她并不光辉夺目，也不活泼惊人，但是自然而然地表现着平和端庄的气度。

[美]德莱塞《金融家》P.40，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在她的身份证的“特征”一栏里画着一条表示“无”的斜线；但是，如果一定要警官描述她的特征，那末，只要很快地朝那一栏里瞥一眼就必定会看见这样的附注：象一匹骨骼宽大，精疲力竭的山区瘦马。因为在她那过份下垂的下唇轮廓上，在那张晒得黝黑的又长又尖的鸭蛋形脸上，在那忧郁的无光的眼神上，特别是在那蓬乱、厚密、一绺绺油滋滋地粘在前额的头发上，可以说有一些不可忽视的马的特征。她走路的姿态也不禁令人联想到阿尔卑斯山民的一匹驮马所生的俊骡子那样的耐力，它们总是在那里不分冬夏迈着同样笨重、迟缓的步子，拉着同样的木制大车，愁闷地沿着山间车路爬上爬下。干完活休息时，克莱岑莎常常胳膊肘稍稍张开一点，把松松地握在一起的长着大骨节的双手沉闷地往膝盖上一放，便出神地坐在那儿打起盹来，就象骡马站在马厩里，一切感官似乎都麻木不仁了。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坚硬的，笨拙的，沉重的。她思想迟钝，往往百思不得其解：每一种新的思想，好象都必须很费劲地经过粗筛子才能一点一滴地进入她的脑海。可是一旦她最终接受了什么新的东西，她便顽强地如饥似渴地抓住它不放。她从来不读书，既不读报也不读祈祷书，写字很困难，她在厨房账本上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母使人很奇怪地想到她本人那粗笨的遍身格外凹凸不平的体型，谁都看得出，她的体型连半点女性固有的特点也没有。她的声音象她的骨头、前额、两髋和双手一样硬，这声音虽然有蒂罗尔人重浊的喉音，但听起来总有些发涩，——本来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克莱岑莎向来不对任何人说半句无用的话。没有一个人看见她笑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完全象个动物，因为，也许比丧失了语言还要残忍的是：对上帝的无意识的创造物说来，笑这种内心自然流露情

感的表现，它们根本就不会。

［奥地利］斯蒂芳·茨威格《雷泼莱拉》，选自《茨威格小说集》P.399，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阿迦德·罗日的那种脸，象圣母玛丽亚的一样，结了婚还保持童贞的气息，所以人人赞赏。她的肖像至今挂在勃里杜画室里，一张鹅蛋脸洁白无瑕，头发虽则金黄，皮肤上可没有一个红斑。额角清秀，嘴巴细巧，鼻子长得轻灵，耳朵有模有样，眼睫毛很长，深蓝的眼睛不知有多少温柔，整个的脸有一股恬静的气息；今日不少艺术家看了画都要问勃里杜："是不是临的拉斐尔？"

［法国］巴尔扎克《搅水女人》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哈林太太是个矮矮墩墩、腰圆膀阔的人，样子很结实，象她家的房子一样。她浑身都是劲，一进屋就能使人感觉到。她的面孔红通通、紧绷绷，有着顽强的小下巴和一双闪光发亮的眼睛。她容易生气也容易开怀大笑，从灵魂深处快活乐观。她那种笑声，我记得多么清楚：她眼睛一亮，突然有所领悟，于是哈哈大笑，那是一种幽默感的暴发，短促而敏慧。她那快速的脚步使家里的地板震动，她走到哪里，那里的厌倦、冷淡气氛就被击溃。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消极或敷衍的态度。她的热情和强烈的爱憎，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表现出来。在哈林家，洗刷的日子是趣味盎然的，永远不感到枯燥乏味。做果酱、蜜饯的时候是节日的延续，而房子里打扫卫生象一场革命。那年春天她侍弄菜园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隔开我们两家的柳树篱笆，感觉到她干活时的活

跃气氛。

[美]薇拉·凯瑟《呵，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260，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那妇人的孩子是一个小仙女似的孩子。是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她衣服装饰的艳丽，很可以和那两个孩子竞赛一下。她戴一顶细绸小帽，帽上有华伦士花边，披一件有飘带的斗篷。掀起裙子就看见她那雪白、肥嫩、坚实的大腿。她面色红润，身体健康，着实可爱。两颊鲜艳得像苹果，教人见了恨不得咬它一口。她的眼睛一定是很大的，一定还有非常秀丽的睫毛，我们不能再说什么，因为她正睡着。

她睡得多甜呀！只有在她那种小小年纪才能够那样绝无顾虑地睡着。慈母的胳膊是慈爱构成的，孩子们睡在那里面，怎能不甜？

至于那母亲的形状，却是贫苦忧郁的，她的装束像个女工人，却又露出一些想要重做农家妇的迹象，她还年轻。她美吗？也许；但是由于那种装束，她并不显得美。一股金发从她的头发里拖出来，显出她的头发丰而厚，但是她有一条丑陋窄狭的、巫婆用的头巾，紧紧结在颏下，把头发全遮住了。人可以在笑的时候露出他美丽的牙齿；但是她一点也不笑。她的眼睛仿佛还没有干多久。她脸上没有血色，显得非常疲乏，有病似的。她瞧着睡在她怀里的女儿的那种神情，只是亲自哺乳的母亲才会有。一条对角折着的粗蓝布大手巾，就是伤兵们用来擤鼻涕的那种大手巾，遮去了她的腰。她的手，枯而黑，生满了斑点，食指上的粗皮布满了针痕，肩上披一件蓝色的粗羊毛氅，布裙袍，大鞋。她就是芳汀。

她就是芳汀。已经很难认识了。但是仔细看去，她的美并不减当年。一条含愁的皱痕，横在她的右脸上，仿佛是冷笑的起始。至于装束，她从前的那种镶缀了丝带，喷着丁香味儿，狂态十足的轻罗华服，仿佛是愉快、狂欢和音乐构成的装饰，早就像在日光下面照得和金刚钻一样耀眼的树上霜花那样消失尽净了；霜花融化以后，留下的只是深黑的树枝。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一)P.184～1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葛朗台太太是一个干枯的瘦女人，皮色黄黄的象木瓜，举动迟缓，笨拙，就象那些生来受折磨的女人。大骨骼，大鼻子，大额角，大眼睛，一眼望去，好象既无味道又无汁水的干瘪果子。黝黑的牙齿已经不多几颗，嘴巴全是皱裥，长长的下巴颏儿望上钩起，象只木底靴。可是她为人极好，真有裴德里埃家风。克罗旭神甫常常有心借机会告诉她，说她当初并不怎样难看，她居然会相信。性情柔和得象天使，忍耐功夫不下于给孩子们捉弄的虫蚁，少有的虔诚，平静的心境绝对不会骚乱，一片好心，个个人可怜她，敬重她。

丈夫给她的零用，每次从不超过六法郎。虽然相貌奇丑，她的陪嫁与承继的遗产，给葛朗台先生带来三十多万法郎。然而她始终诚惶诚恐，仿佛依人篱下似的；天性的柔和，使她摆脱不了这种奴性，她既没要求过一个钱，也没对克罗旭公证人教她鉴字的文件表示过异议。支配这个女人的，只有闷在肚里的那股愚不可及的傲气，以及葛朗台非但不了解还要加以伤害的慷慨的心胸。

葛朗台太太永远穿一件淡绿绸衫，照例得穿上一年；带一

条棉料的白围巾，头上一顶草帽，差不多永远系一条黑纱围身。难得出门，鞋子很省。总之，她自己从来不想要一点儿什么。

[法国]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P.20～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西卜太太从前是个牡蛎美人，凡是牡蛎美人不用追求而自然能遇到的风流艳事，她都经历过来；然后到二十八岁，因为爱上西卜，向蓝钟饭店辞了工。小家碧玉的姿色是保持不久的，尤其是排列成行，坐在菜馆门口做活的女人。炉灶的热气射在她们脸上，使线条变硬；和跑堂的一块儿喝的剩酒，渗进她们的皮肤；因此牡蛎美人的花容玉貌是衰老得最快的。西卜太太还算运气，正式的婚姻和门房的生活，刚好在紧要关头把她的美貌保住了。凭着那种男性美，她很可以做卢本斯的模特儿，诺曼地街上忌妒她的同业却胡说乱道，叫她大阿福。皮肤闪闪发光，跟整堆的伊西尼牛油一样教人开胃。虽是胖子，她楼上楼下作起活来，那股快当劲儿却是谁也不能比。她已经到了那一流的女人需要要胡子的年纪。这不是说她四十八了吗？看门女人的胡子，对业主是整齐与安全的保障。倘若特拉克洛阿瞧见西卜太太大模大样的扶着她的长扫帚，准会把她画做一个罗马时代的女战神的。

[法国]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P.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玛利大妈踏着大步从街上走过来。她走路架势活象拉车的高头大马，马蹄子在鹅卵石路上溅起点点火星。她绰号"大脚"，并非因为脚长得大，其实她脚的尺寸

跟普通人一样，“大脚”是指她走路发出的声音。为什么声音特别响，原来她在鞋后跟上安了铁掌来保护鞋子。现在玛利大妈满面红光，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笑嘻嘻地朝“救护车”踢跶踢跶快步走来。她两条腿又粗又短，活象老式沙发的支座，身架子简直象个大圆桶，屁股更是大得出奇。尽管年纪三十五了，照她走路那股劲真够邪气，难怪孩子们每次见了都忍不住要格格发笑。

[美]马尔兹《二十号街的星期日早晨》，选自《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P.32，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母亲！托尔斯泰赋予这个字眼多么伟大的含义。他认为这个字眼表达了妇女主要的、神圣的使命，这个字眼里体现了他在童年时代如此渴求过，但从未获得过的那种温情、关怀和抚爱。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母亲的模样他记不得了，但是却在自己的心中塑造了她的异常美好的形象，他不仅终生尊敬和爱戴她，而且常常把她的形象表现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

“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个如此高尚纯洁，象神灵一般的人，因此在我的一生中，在和那诱惑我的东西作斗争的时候，我总要向她的灵魂祈祷，请求她给我帮助，而这种祈祷经常是见效的。”

当她去世的时候，列夫还只有一周岁半，因此，他是记不得她的，但同时，在他的想象中，她依然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从她那大大的眼睛里闪耀出一种善良而又畏葸的光芒。这双眼睛使她那瘦削而带病容的脸光彩四射，因而使它变得更加美好。”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1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贵妇

他抬头望望皇祖母的脸，见她眼角的鱼尾纹尽管已有多条，但整个脸庞仍显得端庄秀美，似仍可见年轻时的影子。她虽已上了年纪，却并不见瘦弱，倒是极其富态。也许是因为一生志得意满，且又保养得法的缘故。今晚，她头戴一顶吉服冠，冠上由低而高饰有三只小金凤，最尖上是一颗只有皇家才能饰用的松花江产的大东珠。鲜红的冠缨周围，又饰七只金凤，冠后饰有一只金雉。名贵的猫眼、珊瑚、珍珠和说不上名来的各色宝石，将这吉服冠点缀得无比华美。她身上穿的石青底片金边的朝褂，前后各绣两条立龙，下面四层花纹上，用金线绣着万福万寿图形，充分显示了皇家权威和这位高龄老人踌躇满志的心情。康熙望着她，内心里充满了景仰和崇拜。

〔中国〕郭秋良《康熙皇帝》P.15，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她身材短小，皮肤白嫩。一对眼睛象海一样的蓝。粉红色脸颊上有两个可爱的酒窝。嘴唇象樱桃那样的红艳，嘴微微张开露出一排发光的珍珠似的牙齿。她穿了一件轻罗的衫子，丰满的身体在衣衫下面露了出来。在肥白的胸膛上两颗红点隐约地现着，左乳上面还有一颗黑痣。她走一步路，就洒出一股醉人的香气。她是个这么美丽、娇艳、动人的女人！……她的这双手是多么柔软，多么洁白。十根粉红色指甲就象十片玫瑰花瓣！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上卷）P.45.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版。

伯爵夫人身材修长，举止文雅，神情冷漠，和城堡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模一样。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浅的皮肤带有瓷器的色调；抚弄狗的双手，显露出了岁月赠给她的礼物——许多若隐若现的寿斑；鼻梁高耸，愁眉紧锁，鱼尾纹布满了那冷酷无情的眼角。她笔直地坐着，身穿一件样式简单的白丝上衣，外罩漂亮的浅黄套装。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22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皇后风度典雅、聪慧过人，但已近六十高龄。相比之下，春日宫妃却才三十年华，不论是美貌、气质，还是婀娜的体态，都象一朵盛开的鲜花。

现在，浮现在清显眼前的，不是朴素大方的皇后的裙裾，而是妃殿下的黑斑纹与大白绒球、周围镶嵌无数珍珠的裙裾。皇后的裙裾上有四个手环，妃殿下的只有两个。清显与其他侍童们反复多次练习，手持手环，按一定步子走路。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妃殿下的头发乌黑，润泽发光，盘结的发髻下方，还垂下一些短发，掩映着丰润白皙的脖颈。他还窥见她的正装礼服覆盖下的丰盈的肩膀。她姿势端庄，果断地朝前走，她身体移动，而裙裾却没有摆动。然而清显已经感到随着音乐的节奏，那逐渐扩展开来的、美丽而芳香的洁白长裙，宛如山巅的积雪在飘忽不定的云雾中，忽隐忽现地浮现在眼前，这时候，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发现了女人美得令人目眩的优雅的关键。

春日宫妃连裙裾上都洒上了法国香水，那股芬芳馥郁盖过了麝香的古雅香味。在走廊半道上，清显绊了一跤，险些摔倒，这瞬间裙裾被猛然地拉向一边。妃殿下微微回过头来，含着典雅的微笑，毫无责怪的意思，望了一眼出了丑的少年。

妃殿下并不是明显地察觉到才回过头来的。她笔直地站立着，只转过半边脸来。这当儿，她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她那浮雕似的白皙的一边脸颊上，轻轻地飘忽着鬓发的发丝。那对晶亮的黑眸，在她那双凤眼眼稍边上闪烁，象点燃起火一般。端庄的鼻梁，自然给人一种清秀高雅的印象……这瞬间，看到的妃殿下的尊容——那角度甚至不能说是侧脸，似是斜斜透视一件纯洁的结晶体的断面——刹时飞起了一道彩虹。

〔日本〕三岛由纪夫《春雪》P.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仆人通报他的名字："德·尼埃耶男爵。"

加斯东慢慢地走进去，可是态度相当高兴，这是很难做到的事，走进只有一个女人的客厅，比走进有二十个女人的客厅更难。季节虽然已经暖和了，壁炉里还烧着熊熊旺火，炉台上安放着两座多枝烛台，烛火放射出柔和的光线。他看见壁炉角上有一个年轻女人，坐在一张新式的高靠背安乐椅上，座位很低矮，可以容许她的脑袋作出种种娇媚优雅的姿势，有时低下来，有时倾斜，有时弱不禁风地仰起来，仿佛抬起一个重担；同时也可以让她屈着脚，把脚伸出来，或者缩进去藏在黑袍子的长褶裥下面。子爵夫人想把她正在阅读的书放在一张小圆桌上；可是，由于她同时回过头来看德·尼埃耶先生，那本书没有放稳，跌下来落在圆桌和安乐椅之间的地上。她对这件小事故似乎并没有在意，只把

身子抬高一点，微微颔首来回答男爵向她的致敬，她的身体仍旧深深地埋在安乐椅里，几乎没有离座，叫人对她的动作都觉察不出来。她屈下身子，把身子向前伸，很迅速地拨动一下炉火；然后弯下腰来，捡起一只手套，随随便便地戴在左手上，又去找寻另一只，可是她马上把眼光收敛起来，用右手向一张椅子指了指，仿佛请加斯东坐下来；这只纤细的右手白得几乎透明，没有戴戒指，五指尖尖，粉红色的指甲作完美的椭圆形。客人就坐以后，她向他转过头来，作了一个询问和讨好的姿态，这姿态的微妙之处，非语言所能形容，它完全出自善意，属于那种干脆利落而又十分优美的动作，是从早朝的教育和长期习惯于趣味高雅的事物所产生的。这一连串的动作在倾刻之间就迅速地完成了，既不显得生硬又不觉得唐突，那是一个美貌妇女带着既关心又不理睬的神气，再加上上流社会的贵族风度做出来的，加斯东着了迷了。德·鲍赛昂夫人同他这两个月来流放到诺曼底边远地区所交往的木头人相比，实在是太不相同了，不能不把他梦中的诗境，化为人世的现实，因此他不能拿她的完美和同他以前崇拜过的任何女人相比。这所客厅的家具同巴黎圣日耳曼郊区的客厅一模一样，到处桌上都乱放着十分珍贵的小玩意儿，他走进这所客厅坐在这个女人面前，看见许多书籍和鲜花，就觉得回到了巴黎。他的脚踏着一张真正的巴黎地毯，他又见到了巴黎女郎的杰出典型，见到了她的纤弱体态，她的婀娜多姿，她对衣着的漫不经心，外省妇女却因为刻意追求打扮被害苦了。

德·鲍赛昂子爵夫人是个金发美人，皮肤象一个金发女郎那样白皙，眼睛是棕色的。她昂起高贵的前额，这前额应该属于一个因过被谪的仙子，这仙子以自己的过失为荣，不愿意寻求宽恕。她的丰满的头发，下面在两只鬓角上梳着两只

贴额的发环，在额头上勾画出两个大圆圈，上面高高地结成辫髻，更使她的脑袋显得十分威严。幻想丰富的人可以把她头上的金黄色螺旋形头发看成是勃艮第家族的公爵冠，可以从这个贵妇人亮晶晶的眼光里看出她具有她的家族的全部勇气，这种在一个坚强的女人身上的勇气，只是用来拒绝那些心怀轻蔑或者胆大妄为的人，对于那些有甜情蜜意的人，却是充满温情的。她的小巧的头颅，美妙地接连着一个细长雪白的脖子；她的俊俏的容貌，张开的嘴唇，活泼的身段，连同那小巧的头颅，都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审慎表情，还带着一种做作的讽刺味道，这种味道有点象狡猾或者放肆。即使她具有这两种毛病，我们只要想起她的不幸遭遇，想起那几乎夺去她的生命的爱情，我们就不能不宽恕她了。她的不幸遭遇从她稍一动弹就满布前额的皱纹，或者她把饱含悲痛的美目仰望上苍的举动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女人三年以来与世隔绝，住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幽谷深处，陪伴着她的只是青春时代的回忆，那个青春时代是光明的，幸福的，充满激情的，当时朝夕欢娱，备受恭维，现在只落得个可怕的空虚，在这个冷静的庞大客厅里，只剩下这个女人，这种景象还不够令人惊叹吗？何况人的思想上还可以把这景象渲染得更可怕些哩！这个女人脸上的微笑说明她对自己的价值有高度的自信。她既不是母亲，也不是妻子，她受社会排斥，被夺去了她能为之毫无羞耻地心跳的唯一男子，使她的虚弱的灵魂从任何情绪里都争取不到必要的帮助，她只能从自己身上汲取力量，靠自己的生命去生活，除了被遗弃女人的希望以外，没有别的希望，换句话说，就是等待着死亡，即使下半世还有不少好日子，她仍然想快点结束余生。自觉是生来享福的，却没有得到幸福，也没有给别人以幸福，就死亡

了！……一个女人！多么悲惨！德·尼埃耶先生的这些想法象闪电似的在他的心头掠过，他站在一个女人所能用来披在身上的最伟大的诗篇面前，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不免感到羞耻。子爵夫人的如花美貌、不幸遭遇和贵胄身份这三种光辉使他目眩心迷，他几乎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沉思，赞美着子爵夫人，却找不出话来对她说。

〔法国〕巴尔扎克《被遗弃的女人》P.15～18，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当时我看到一个妇人，她是多末俏丽啊！她急急忙忙拿起一幅羊毛围巾搭在赤裸的两肩上，将两肩裹得紧紧的，两个肩膀的轮廓隐隐约约地看得出来。她披着一件镶着雪一样白的绉边便服，看样子她每年要付二千法郎左右给那个洗细布衣服的女人。象在安的列斯群岛生长的女子那样，她的黑头发用一条马德拉思绸巾漫不经心地束起来，大个大个发圈露在外面。她的卧榻乱七八糟，不用说这种紊乱是睡眠不宁的结果。画家一定愿出代价，只要准许他在这个场面中间待一会儿。在温柔地挂起的帐子底下，一只枕头掖在蓝绸被子里面，齿形花边衬着浅蓝底子，特别显得鲜艳，枕上保留着的一些捉摸不定的形态使人想入非非。桃花心木床上雕成的狮子脚下铺着一张宽阔的熊皮，女主人舞罢疲乏，不经意地把一双白缎鞋扔在上面，闪闪有光。在一把椅子上放着一件弄皱了的长袍，袖子垂到地面。一双微风一动就可以吹走的长袜，在安乐椅的脚上绕了几圈。白色袜带随便扔在聊天的长椅上。一把打开了一半的珍贵的扇子在壁炉上闪闪发光。衣橱的抽屉都打开了。鲜花、钻石、手套、花束、腰带，到处乱放。我嗅到一股香水的微香。一切都是奢侈和混

乱，不谐和的美。可是蹲伏在底下的穷神已经抬起头来，让伯爵夫人或那个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人尝到它的尖牙利齿。伯爵夫人那张疲乏的脸和这个到处都是歇残舞罢的衣物的房间相似。这些横七竖八的废物连我见了都可怜；它们前一天夜里穿戴在一个人身上，曾经引得人眼花缭乱。这些被后悔的心情毁掉了的爱情的残迹，这个放荡、奢侈和喧嚣的生活的形象，泄露了当达尔①想抓紧那些若即若离的快乐的努力。那少妇脸上泛起红晕，衬托出皮肤的白嫩；但她的五官却仿佛显得粗了，眼睛底下现出来的黑圈似乎比平常更加触目。不过天生的精力在她身上似乎很强，这些疯狂的痕迹并没有减损她的艳色。她的眼睛还炯炯有光。她同莱奥纳多·达·芬奇(我作过绘画的买卖)笔下的希罗底亚②一样，真是生气勃勃，精力饱满；她的身段和脸蛋不带一点儿俗气；她使人见而生爱，而且似乎比爱情还要强烈。我喜欢她。我的心很久没有跳过了。我的帐已经收回来了！我愿意花一千法郎买得这种感觉，使我记起我的青春。”

〔法国〕巴尔扎克《高利贷者》P.18～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戴维森夫人走来站在他的身边。她一身黑衣服，颈间戴了条金项链，下面摇晃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她身

①据希腊神话，当达尔是古代里底亚的国王，因开罪众神，宙斯罚他永远忍受饥渴，眼看即将到手的食物始终不能获得。

②莱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大画家，同时也是雕刻家、建筑师、工程师、作家。这里提到的希罗底亚(犹太国王希路·菲利浦之妻)，其实是沙洛美（希罗底亚的女儿），也不是达·芬奇所作，而是意大利画家贝纳提奴·吕尼（1480～1490年间生，1532年死）的手笔。

材瘦小，褐色而无光泽的头发梳拢得十分平整，在一副夹鼻眼镜后面有双鼓出的蓝眼珠。她有张瘦长得象绵羊的脸，但是毫无蠢相，反倒是极度的机警；有种飞鸟似的迅捷动作。她最最令人注意的是她的语调，高亢，刺耳，一点也不婉转；听进耳朵里是种僵硬单调的声音，搅动得神经不安，一如风钻的无情喧嚣。

〔英国〕毛姆《雨》，选自《毛姆短篇小说集》P.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过了一会，他向舞台近旁池座里的一个漂亮的犹太女人鞠了一躬，对她表示了一番甜蜜的微笑。这个女人穿一身黑缎子衣裙，上身露出了白得晃眼的丰满的肩膀和脖子。她的颈上带着钻石项链，鬓角也被一些闪闪生光的钻石照亮了。她的长得丰厚、松软的黑头发是照帝国的摩登形式梳的，上面还插着一些小梳子。她的耳朵上也挂着一些十分明亮和大得出奇的钻石。在她的胸前，腰身边的扣子上和那套在黑手套旁的手镯上，都有一些钻石在闪闪发亮。她的紫罗兰色的又大又长的眼睛就象最华美的玉石一样，放出锐利的目光。她的脸庞略呈橄榄树色，还掺杂着微微的胭脂红，显得清晰可见。她脑门不高，眉毛却很浓密，鼻子细长，但嘴唇很大，也很丰满。

〔波兰〕莱蒙特《福地》P.49，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她的美丽的、苍白的双手，除了一只结婚戒指外别无饰物，静静地摆在怀中深色厚呢裙的皱褶上。她穿着一件带竖领的、紧紧裹住腰身的银灰色上衣，衣服上满缀着天鹅绒镶成的阿拉伯式的饰条。在这一身厚重的衣装的衬

托下，她那娇美而憔悴的小脸显得更加可爱、更加令人心疼，也更象并非属于尘世所有。她的浅棕色的头发在靠近后颈的地方挽着一个发髻，一丝不乱地向后梳拢着，只有在右额附近垂下了一缕松散的头发。也就是在这一额角上，在她那划得漆黑的眉毛上面，透过雪白的，几乎象是透明的皮肤映出一小叉显示出病态的青筋。这一缕淡蓝色的小脉管仿佛是惊惴不安地控制着她的整个娇嫩的鹅蛋形的小脸。不论她说话也好，微笑也好，这缕青筋都要浮现出来，这就给她的面容平添上一层紧张、焦灼的神情，使人不禁为她的身体担忧。尽管如此，她还是有说有笑。她用她那稍有些沙哑的声音亲切地、无拘无束地和人交谈着，她用她的眼睛向人微笑。她的眼睛看人时给人一种疲倦的感觉，有时候仿佛禁不住就要闭上，鼻梁两侧的眼角笼罩在一层暗影里，她也用她的美丽的小嘴微笑，她的嘴虽然没有血色，却非常莹润，这也许是因为她的嘴唇轮廓非常鲜明的缘故。她时不时地咳嗽几声，这时她就要用手帕去擦嘴，并且看一看手帕上有没有什么东西。

［德］托马斯·曼《特利斯坦》，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58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个女人单独一人坐在包厢的正中，坐在那张乌特列克天鹅绒交椅上。

她只有一个人，可是她充满了整个包厢。

有些人的身上是有亮光的。这个女人像女神一样，也有她的亮光，可是她的“亮光”和“女神”的不同。“女神”的亮光是苍白色的，这个女人的是朱红色的。“女神”是清晨的薄明，这个女人是朝阳的红霞。“女神”是漂亮的，这

个女人是华丽的。“女神”是纯洁，天真，像白玉那样白净；这个女人是深红色的，使人觉得她是不会害怕脸红的。她的光彩溢出包厢以外，她坐在包厢正中，动也不动，傲然像一尊受人崇拜的偶像。

在这一大堆肮脏的人群中，她像红宝石那样发出高贵的光彩，她的亮光四面洋溢，在人群的头上泛滥得那么厉害，竟然使其他观众都淹没在黑暗中，所有那些幽暗的面孔都被她遮没了。她的光辉使周围一切人黯然失色。

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她。

汤姆一詹姆一杰克也混杂在人群中。他像其他观众一样消失在这个使人眩目的人物的光轮里。

这个女人在开始时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和舞台上的演出展开了竞争，稍微影响了《战胜了混沌》的最初演出效果。

不管这个女人多么像梦幻中的人物，对于那些靠近她的观众，她仍然是真实的。她的确是一个女人。也许她太是一个女人了。她又高大又结实，尽可能把她的华丽的身体裸露出来。她戴着一大串珍珠耳环，上面混杂着那种称为“英国钥匙”的古怪珠宝。她的身上披着一件通体绣金的暹逻花纱袍子，这是十分华贵的奢侈品，因为在当时这种洋纱袍子价值六百银币。一只巨大的钻石扣针扣住她的露出在颈项上的衬衣，这是当时的一种淫佚风尚，这种衬衣是上等细麻布制成的，法国王后奥地利的安娜曾经有过这种细麻布的被单，质地那么纤细，竟能从一只戒指中穿过。这个女人仿佛穿着一件红宝石制成的护身甲，其中还有几块是未经琢磨的粗玉，裙子上到处镶满了宝石。此外，她的双眉用中国墨来画黑，她的臂膀，手肘，肩胛，下巴，嘴唇下端，眼皮上面，耳朵，

手掌和指甲上都染上胭脂，呈现出诱人的红色。更重要的，是她流露出必须成为美人的无可动摇的决心。她的确是个美人，已经美丽到凶猛的程度。她好像是一只豹，也可能变成一只母猫而抚爱你。她的一只眼珠是蓝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

……

这个女人注视他们，他们也注视这个女人。

对于他们，因为距离较远，剧场里的灯光模糊，看不清楚详细情形，因此很像一个幻觉。她是一个女人，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会不会是一个幻象呢？这道亮光射进了他们的幽暗、微贱的环境里使他们惊愕。仿佛一个新的星座出现了。她是从幸福的世界里来的。她的光辉扩大了她的面容。这个女人在黑暗中像银河似的闪耀发光。她身上的宝石像星星。那只钻石扣针也许就是一颗昴星。她的无比漂亮的胸脯似乎不是生长在凡人身上的。看见了这个天仙似的人物，人们就觉得和幸福的阶级有了暂时和冰冷的接近。她是从乐园的顶端俯下来看一看这个渺小的“绿房子”，把她的冷酷而平静的脸显露给这些贫苦的人群。她的高贵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同时也满足了人民大众的好奇心。天堂准许地狱看一看它。

〔法国〕雨果《笑面人》下，P.403～4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约瑟安娜和大卫正在以特殊的方式调情。他们彼此并不相爱，却彼此欢喜对方。他们只要能够在一起作伴就够了，何必要赶紧结束这种未婚关系？当时的小说鼓励恋人和未婚夫妇拖延订婚时期，这样做是最时髦的举动。此

外，约瑟安娜知道自己是国王的私生女，她自觉具有公主身分，因此在作任何安排的时候，都摆出高于对方的神气。她对大卫爵士颇感兴趣。大卫爵士长得很漂亮，不过这乃是锦上添花，因为她认为他已非常时髦。

时髦就是一切。时髦而华丽的卡列班会疏远贫穷的爱里儿①。大卫爵士很漂亮，那就更好了；漂亮的人物最忌平淡无味，他倒不是这样。他打赌，斗拳，欠债。约瑟安娜十分看重大卫爵士的马儿，狗儿，赌场的失利和他的情妇们。大卫爵士方面也倾倒于约瑟安娜女公爵的魅力，这位女公爵是一个没有瑕疵，没有顾忌，傲慢，不可亲近和大胆的姑娘。他写十四行诗献给她，有时约瑟安娜也拿来念念。在这些诗里，他强调说能够占有约瑟安娜就等于上升天堂，可是这样说法并不妨碍他总是把上升天堂的日期推延到第二年。他向约瑟安娜的心房叩门而不走进去，这样对他们两人都符合心愿。宫廷里十分赞美这个延期，认为这是极端高雅的做法。约瑟安娜贵妇常常说："我不得不嫁给大卫爵士真是讨厌的事，因为我只要爱上了他就心满意足了！"

约瑟安娜就是肉体。再也找不到更光辉华丽的肉体了。她长得很高大，太高大了。她的头发属于一种可以称为金红色的颜色。她肥满，鲜艳，结实，粉红，再加上无比大胆和十分有才气。她有一双容易让人理解的眼睛。情夫吗，她一个也没有；可是她也并不贞节。她用骄傲筑成围城，把自己包围在里面。男人们吗？呸！只有天神才配得上她，要不然就只有恶魔。如果把道德解释作不可攀登的悬岩，那么她就是具有一切道德的人，可是也并不是纯洁无罪的人。由于蔑

①卡列班和爱里儿，是莎士比亚的喜剧《暴风雨》里的两个小妖精，卡列班又丑又笨，爱里儿又温和又美丽。

视艳闻丑事，她并没有和这一类事情有牵连；不过假如人们把她牵涉进这一类事情里面，她也不一定会着恼，只要这件事是新奇的，而且和她的身分相称就得了。她不十分看重她的名声，可是十分看重她的荣誉。她使人觉得她是容易接近的，事实上却是不可攀登的，这就是无比的绝技。约瑟安娜自己觉得自己是神圣庄严的，但是也是具有形体的。她的美是有刺的。她不是在迷惑别人的心，而是在夺取别人的心。她拿别人的心放在脚下践踏。她是属于尘世的。人们如果对她说她的胸膛里有一颗灵魂，那就等于说她的背上有两只翅膀，同样使她吃惊。她评论洛克①。她很有礼貌。人们怀疑她懂得阿拉伯语文。

一个美丽的肉体和一个女人是两回事。女人有弱点，例如女人有怜悯心，这是很容易变成爱情的，约瑟安娜却没有这个弱点。那倒不是因为她毫无感觉的缘故。古代把肉体比喻为大理石是完全错误的。肉体的美就在于肉体不是大理石；肉体的美在于肉体能悸动，能战栗，会泛红，会流血；肉体是结实的，却不是坚硬的；肉体是白的，却不是冷的；肉体有感觉和软弱的地方；肉体是有生命的，大理石是无生命的。肉体的美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差不多有裸露的权利的；它的全身发出耀眼的光辉，仿佛披着一层纱幕；看见过约瑟安娜裸体的人，只能够透过夺目的光辉看到她的肉体。她会毫不犹豫地把肉体暴露给一个色鬼看，或者给一个阉人看。她有女神那样的沉着和坚定。把自己的裸体当作刑具，拿来戏弄一个坦塔罗斯②，对她说来是一种娱乐。国王

①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

②坦塔罗斯（Tantale），吕底亚国王，由于得罪了天神，被罚永远饥渴。他的嘴唇一凑近河水，河水就退走；他的头上有果子树，他一伸手摘果子，树枝就升上去，永远吃不到嘴，喝不到嘴。

封她做女公爵，朱庇特封她做海的女神。这个女人所发出的奇异的亮光，就是由这双重光辉构成的。崇拜她的人会觉得自己变成了异教徒和侍从。她是个私生女，她来自无边的海洋。她好像是从泡沫里浮现出来的。在水里漂流是她的命运的第一个浪花，而这股水流就是王室。在她身上有波浪，有命运，有贵族身分，有风暴。她知识渊博，精通文学。她从来没有接近任何热情，可是她却尝遍了一切情欲。她对能够实现的事是厌恶的，也是喜爱的。假如她用匕首刺杀自己，那一定是在被污辱以后，像吕克端斯①一样。一切在幻想阶段的腐化堕落的恶行，都在这个处女身上存在。她是一个可能成为阿斯塔特的真实的狄安娜②。她以出身高贵者的傲慢专横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诱惑性而无法接近的女人。不过，她也可能认为好玩而为自己安排一次堕落行为。她处在光荣的顶端，却有点想走下来，也许还因为好奇的缘故想跌下去。她太重了，脚下的云有点载她不住。犯错误是一种娱乐。皇亲国戚的无忧无虑使他们享有尝试新鲜事儿的特权，一个平民做了就是犯错误的事情，对一个女公爵说来只是一种消遣。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从出生，美貌，嘲讽，文才各方面来看，约瑟安娜都差不多等于是一个皇后。有一阵子她对经常能够用手指捏碎马蹄铁的路易·德·那弗勒表示非常热情。她惋惜赫克勒斯③早已死掉。她生活在等待中，她等待着实现淫荡和崇高的理想。

在道德上，约瑟安娜使人想起给宾松的信中这样一句诗：

①吕克瑞斯（Lucrèce），罗马贵妇，被奸污后以匕首自杀。

②阿斯塔特（Astart）；是多产女神；狄安娜（Diane），是永不结婚的女神。

③赫克勒斯（Hercule），神话中的大力士。

上身是漂亮的女性，下身却是一条水蛇。

她有高贵的胸膛，一颗王族的心，这颗心高举着一个壮丽匀称的胸脯；她有灵活和明亮的眼光，纯洁和高傲的容貌，而且，谁知道呢？她的下半身却是在水里，在透明而又混浊的水中显出弯曲的躯体，也许像毒龙那样形状丑恶。在外表上她有十分值得骄傲的道德，而在内心里她的十分隐秘的思想却是邪恶的。

[法国]雨果《笑面人》上，P.225～2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老妇

门缝儿越开越大，慢慢的一个又圆又胖的脸探出来了。两腮一凸一凹的大概是正嚼着东西。门又开大了一些，这个胖脸和脸以下的那些东西全露出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块儿，原来是个矮胖的小老太太。

老太太的脸上好象没长着什么玩艺儿，光是"光出溜的"一个软肉球，身上要是把胳臂腿儿去了，整个儿是个小圆辘轴。她一面用围裙擦着嘴，一面问他们找谁的坟墓。她走到他们跟前，他们才看出来：她的脸上确是五官俱全，而且两只小眼睛是笑眯眯的；说话的时候露出嘴里只有一个牙，因为没有什么陪衬，这一个牙看着又长又宽，颇有独霸一方的劲儿……老太太的眼泪在脸上横流；脸上肉太多，泪珠不容易一直流下来。"你们跟我来，我知道，记得！"老太太开始向前走，小短腿像刚孵出来的小鸭子的；走的时候，脸上的肉一哆嗦一哆嗦的动，好像冬天吃的鱼冻儿。

……老太太说完，撩着裙子，意思是要快跑，可是腿腕始终没有一点弯的趋向，干跺着脚，前仰后合的走了。去了老大半天才慢慢的扭回来，连脖子带脸全红得像她那间小红房子的砖一样。一手撩着裙子，一手拿着一把儿杏黄的郁金香。

[中国]老舍《二马》P.54、55、5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王一民留神打量了一下这老妇人，只见她穿了一身整洁的蓝布衣裤，虽已洗得发白了，却熨烫得板板整整。脚下穿着青布鞋白袜子，花白的头发一丝不乱地梳向脑后。当时象她这么大年纪的妇女多数都梳疙瘩髻，她却绾了一个结，用一个墨绿色的宽边发卡子卡着。她那白净的鸭蛋形脸上虽已堆上了一些细碎的皱纹，却还可以让人联想到她当年的美貌。她五官搭配得很匀称，两只眼睛在松驰的眼皮中还闪烁着一点灵光，两道细长的弯眉虽然脱落了一半，却也还有神韵，一张略觉干瘪的嘴唇旁还挂着一些柔情笑意。

[中国]陈玛《夜幕下的哈尔滨》P.479，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我走进大门口，碰见房东方太太气冲冲地走出来。她脸上的脂粉被汗水洗去大半，剩下东一团西一块，让衰老的皱纹全露出来，电烫的蓬松的长头发披在颈后，(看一眼就知道是新烫的，我前天才听见侄女们讲过电烫的价钱：一百五十元！)新式剪裁的旗袍裹着她的相当肥壮的身子。一股廉价的香水味(现在不能说是廉价了)向我扑来，我不觉想起了“老妖精”三个字。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上卷)P.3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一个年迈的老太婆走出门。李大年一看，那老妇人穿着断去一半的紫色长衣，长衣破烂不堪，满是油腻，灰白色的肩头露在外面。细长的瘦脖子上，套着一串陈旧的捻珠。那花白的头发，不知有多少日子没梳理，乱蓬蓬地垂散在她那微驼的背上。瘦枯的脸上皱纹累累，皱纹里埋藏着说不尽的痛苦。两只枯干的眼睛，显得很深，无光无色。老太婆一出蒙古包，把掉了牙齿的嘴巴抖动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

“孩子他大叔，从哪儿来？到包里坐！”

〔中国〕乌兰巴干《草原烽火》P.30，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午饭前半小时，公爵夫人带着女儿来了；这位老夫人除去我见过的那件绿色连衣裙之外，又披了一条黄色的披肩，戴了一顶旧式的包皮帽，上面系着红艳艳的丝带。她一到就提起期票的事，兀自唉声叹气，连连哭穷，求这求那，而且言谈举止没有一点礼貌：闻鼻烟的响声还是那样大，坐在椅子上还是那样随便地转来转去，乱挪乱动。似乎她脑子里从未想到过自己是个公爵夫人。相反，季娜伊达却举止端庄，近乎高傲，真是公爵小姐派头。她的面孔冷若冰霜，显得煞有介事，我简直认不出她了，认不出她的眼神和笑容了，不过我觉得即使这样，她仍旧是风姿婀娜的。她穿了一件浅蓝色花纹的轻纱连衣裙；她那一绺绺秀长的鬈发低垂在两颊旁——英国式的发型，这同她那冷冰冰的面部表情非常相称。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374～375，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埃杜维希斯已经年迈，宛如露出地面的颤抖的老树根。她脸上的老皮仿佛布满一层被岁月积聚起来的尘土，整个面孔正在离开肉体而进入没有血液、没有生机、只有死亡的细胞的领域。埃杜维希斯的生活中有的只是孤独的声音，难忍的黑暗，奇异而虚幻的回忆。但是，这个世界，她的世界，却是最靠得住的。

[墨西哥]何塞·雷布埃尔塔斯《相认》，选自《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300，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旧沙发椅上坐着一位老年妇女，身穿一件与屋里的东西相称的又脏又破的连衣裙。虽然她脸上还依稀保留着一点当年的风韵，但总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她的一头白发染成了红铜色，属于那种典型的、虽已年迈却总想好好打扮一下的女人。尽管耷拉着的眼皮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却又不忘涂脂抹粉，嘴唇上还涂了一层口红，连那干瘦的手指上长得出奇的指甲，也被染得象血一样。

[罗马尼亚]特·康斯坦丁《追踪》P.1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佩特拉刚要出屋，房门口却被一个几乎和讲经师一般高大的女人堵了个严严实实。这女人看上去肩膀似乎还更宽些，周身上下的线条似刀砍斧削般有棱有角，穿戴打扮好象是个衣帽架似的。这便是教区法官的母亲堂娜保拉。这位六十岁的老太太看上去不过五十出头的光景；黑丝巾蒙头，在颌下打了个结，头巾下露出两条粗大光亮的灰色发辫，额头很窄，和整个面庞一样苍白瘦削；一双蓝而明亮的眼睛里露出了冷冰冰的神情，这是一双不会说话的眼睛，

谁也别想从这双眼睛里看透这妇人的内心；她的鼻子、嘴和下巴都酷似讲经师。一条象水手用的那种黑披肩紧紧裹住她瘦骨嶙峋的后背，毫无风度地搭在镶白边的黑哔叽教服上。从穿戴和面庞上看，堂娜保拉活象个装殓停当的死尸。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3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老妇人坐在那摆在窗旁的一张围成一圈的沙发上。她是个已近百岁的老人，全身瘫痪，糊糊涂涂象个孩子似的。她的脸很枯瘦，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有那张满是褶皱的浅黄色的皮还挂在上面。她的一双黑眼睛倒亮晶晶的，就象一对玻璃念珠一样。她的头上戴着黑色的假发，发上还戴着一顶各色天鹅绒的带花边的压发帽，就象一些小城市里的犹太女人所戴的那样。

梅拉用一只儿童用的小勺不断将菜汤往她陷塌下去的嘴里喂，老妇人象鱼一样将嘴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合上。

〔波兰〕莱蒙特《福地》P.161，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巴顿·特雷佛德太太当时大概有五十岁，身材苗条，可是脸盘很大，因此她的头显得有点太大，和她的身材不相称。她那波纹状的白发，挽成维纳斯雕像的那种发型。可以想见她年青时代是很漂亮的。她穿着黑色丝料衣服，显得雍容华贵；颈项上戴着一串叮当作响的珠子和贝壳。据说她早年婚姻很不如意，现在已经和内政部一位书记员，史前人类学权威巴顿·特雷佛德情意相投地结合多年。她给人一种怪诞的印象：好象她身上没有骨骼，如果你捏捏她的皮肤（当然，由于我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她端庄的仪容，我决不至于去干这事），你的两个手指简直会自相触碰。你

拿着她的手，就象是拿着剔去骨刺的舌鳎鱼片。然而她的脸，大脸盘到处好象是流质似的。她坐着时，仿佛没有背脊骨，只是一只填满天鹅绒毛的华丽椅垫放在椅上。

她样样都显得柔软，她一言一语，一笑一颦，是那么柔；她那双淡兰色的眼睛，柔软如花朵；她的一举一动，柔软如夏日的雨水。就是这个非常迷人的特质使她成为现在这样一位可亲可爱的良友。就是这个特质赢得她现在享有的崇高声望……

[英国]W·萨姆塞特·毛姆《啼笑皆非》P.149～15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奥迪尔·约里小巧纤秀，看去就象个小女孩。事实上她已是70高龄，骨架细得跟饿坏了的小鸟一样。她的颈部细小，筋络突出，每根筋脉鼓胀得好象细紧的电线。她的颈细小，恰似龟壳，而成串的乌发，从她那精巧的小礼帽下优雅的垂下。这般年纪已够得上是大胆的与时代相悖了。她穿着自己设计的一套服装，这是一件淡珍珠色衣服，那构成的图案不由得使人联想到黄金。

据谣传推测，这是她唯一所拥有的服装。她满脸笑容，做着手势，明显地是在强调说明什么。她的双手不停地在空中飞来舞去，跟一个焦虑不安的小鸟初学飞行一般，她说话时，常常用力扯着衣服的折边。同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弯着手肘夹着香烟，一直没有离开过下巴处。她那双大大的褐色眼睛，机敏地瞥来瞟去。尽管极少有人能听懂她那刺耳声音发出的只言片语，但每个人都如痴如醉地聆听着她的每一句话。仿佛那全是神圣的教义。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322，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 村 妇

吴淑兰，一个肤色微黑，瓜子形脸庞，约摸二十七八岁的农家妇女，站在路旁的田塍上，穿一件合体的阴丹士林小衫，黑市布裤子，嘴角挂着宁静而好奇的笑容，望着对她说话的人。身后，是碧绿如海的棉田和明朗的天空。

对她说话的，是一个同她一般年纪，但外表上看来比她显老的女人，中等身材，圆肩头，红喷喷的脸，翘起的上唇；眉里眼里露出的神气，表明她是个泼辣、大胆和赤诚的女人。

[中国]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选自《阅读和欣赏》现代文学部分（二）P.84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这时，人们才注意到那个牵马的人，原来是个姑娘。女伴们围拢过去，姑娘们不约而同地被这个北国少女的美丽惊呆了：她身穿一身粗布的毛蓝色裤褂，乌黑的头发上别着一圈草原上迟开的野玫瑰花：红的、黄的、紫的、粉的花瓣下，藏着一张微微红胀的鸭蛋脸。长长的柳叶眉下的那双丹凤眼，一张一合地流露出妩媚而调皮的波光。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似的，那菱角形的嘴唇翕动了一下，又闭上了。当她闭紧嘴唇的瞬间，嘴角露出一丝难为情的微笑。大概是她意识到了头上还插着一圈野玫瑰花的缘故，松开手里紧紧挽住的雪青马的缰绳，去摘头上五色缤纷的花朵，一边摘一边羞涩地笑着。

[中国]丛维熙《北国草》P.159，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正在这个时候，胡柳穿着洗烫干净的白布衫、黑布裤、双乌布鞋，拖着一条光滑粗黑的大辫子，恬恬静静地走进了三家巷。大家瞧见这么一位眼睛水汪汪、亮晶晶、朴素、大方而又美貌、矜持的乡下大姐，都觉着清格，觉着舒服。

〔中国〕欧阳山《苦斗》P.7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忽见旁边儿又过来了个年轻的小媳妇子，穿一件辫肩贴背、镶大如意头儿、水红里子、西湖色的濮县绸的半大夹袄儿，并不穿裙子，露出半截子三镶对靠青绉绉散腿裤儿裤子；脚下一双过桥高底儿大红缎子小鞋儿；右手擎着根大长的烟袋；手腕子底下还搭拉着一条桃红绣花儿手巾，却斜尖儿拴在镯子上；左手是撬轰轰的一大把子通草花儿、花蝴蝶儿，都插在一根麻头棍儿举着；梳着大松的鬏头，清水脸儿，嘴上点一点儿棉花胭脂。不必开口，两条眉毛活动的就象要说话；不必侧耳，两只眼睛机灵的就象会听话；不说话也罢，一说话，是鼻子里先带点嚷儿，嗓子里还略沾点儿腔调。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718，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见那女子又换了一件淡绿印花布棉袄，青布大脚裤子，愈显得眉似春山，眼如秋水；两腮酡厚，如帛褰朱，从白里隐隐透出红来，不似时下南北的打扮，用那胭脂涂得同猴子屁股一般；口颊之间若带喜笑，眉眼之际又颇似振矜，真令人又爱又敬。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9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随即看见一个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的姑娘拨开人群，走了过来。人们给她闪出一条道，让她走进桌

子旁。她手里拿着镰刀，背上背着一只装满青草的背篓，背篓上的麻绳背带把她的肩膀和腋下勒得紧紧的，使背篓贴扣在她的脊背上。她那宽宽的面庞，象朵绽开的玫瑰那样红润。她背上的背篓里有许多不显眼的青草，仿佛都怀着新奇的心情，用闪亮的眼睛窥视着周围的一切。总之，背篓里的狼尾巴草、狗尾巴草（大概不下上千种草呢！）都从背篓的顶端探出头来，把她的脑袋团团围住。

〔匈牙利〕米克沙特著《笼中鸽》P.63，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这这个女人很年轻，大概只有二十岁，长得特别端正秀气，头上戴一顶农妇通常爱戴的那种帽子，身穿一件白衬衫，中间用一条红带子系上，衬衣下面一对健壮的乳房高高隆起，象两颗洋白菜一样。她身强体健，肩部和臀部都较宽，腰部却很细，体态轻盈灵活，总而言之，她是只母鹿。

她身材苗条，头不大，脸色稍微苍白了一些，但由于受到阳光的照射，便呈现出一种金黄的色泽，她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眉毛长得就象是画上去的，她有一个好看的鼻子和一张樱桃小口。一头漂亮的黑发从帽子下面披散开来。

〔波兰〕显克微支《炭笔素描》，选自《第三个女人》P.24，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

一个女人手拿着一把镰刀，站在一丛茴香旁边。她是一个年轻女子，不过她的青春里已经显出了苍老的迹象，好象她过早地进入了青春时期，现在又要过早地告别青春进入中年似的。她的前额宽大，头缝笔直，耳边的头发挽成许多小辫，然后把小辫又辫在一起，盘在两耳的上

方。……那女人头上擦着油，她的头发在树林淡淡的花影下象平静的湖水一样闪闪发光，只是鬓角和双颊上有些褐色的小斑点，嘴唇发紫，鼻子细长，只是眼睛仍然很漂亮。不过她的眉梢和眼睛里，甚至整个脸上，都带着一种失望的神情，好象她在一生中经历了许多风雨。她脖子上的皮肤已经松驰，为了掩盖这一点，她戴了一条六串的绿色玻璃球项链，这种项链人们只在某个时代在玛丽女皇的画像上见过。她穿的带红花点的衣衫下面，隐藏着一对松驰下垂的乳房，她的肤色原来可能是雪白的，而现在似乎被谁涂上了一层泥土。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失败》P.16，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顶这只水罐的姑娘身材最高，脚步稳实，也只有她一个穿着窄腰的花布衣裳。她头上罩着一块透明的黑纱，下面衬着鲜红的头巾，头巾上印着球状花纹，垂到她那宽宽的雪白的额头上。

她有着晶莹雪白的颈项，健硕的躯体，丰满的乳房，扶陶罐的那只手露出一截白嫩的手腕，蓝玻璃手镯闪烁着炫目的光彩。

她独自走在前面……经常与众不同。

只有她一个穿着皮拖鞋，鞋跟有节奏地，连续地敲打着脚后跟。

她并非容光逼人，可是白净的面皮里透出一层诱人的乳黄，把红润的两颊衬托得分外动人。

她那从红头巾里散落下来、披在肩头的浓密的黑发，宽大的嘴，厚厚的双唇，小小的圆鼻子，宽而有点上翘的显着傲慢的下颏，丰满的乳房……所有这一切，加上那光润的颈

项，使她在姑娘中间具有一股独特的诱惑力。

她笑容满面，两眼闪着美丽的光芒。跟城里女子一样，她摇摇头，耸耸肩，腮颊上的酒窝使笑容显得更妩媚可爱。

〔埃及〕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土地》P.21-2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伊凡·帕尔米诺夫站在车上，接受，放好，并且踏平大束的干草，那是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灵巧地递给他的，她先是一抱一抱地递上来，后来才用叉子叉上。年轻的农妇从容地、愉快地、敏捷地劳动着。压紧的干草不容易叉上她的叉子，她先把干草耙松，用叉子刺进去，然后用敏捷的、有弹性的动作将整个身子的重量压在叉上，然后立刻把她的系着红带的背一弯，她昂起身子，挺起她那白衬衣下面的丰满的胸部，灵活地转动起叉子，把一束束的干草高高地抛上车去。伊凡，显然想尽力免除她的不必要的劳动，连忙大大地张开两臂接了她投来的一束束的干草，把它们平平地安放在车上。当她把最后剩下的干草耙拢来了的时候，年轻的农妇拂去了落在她颈子上的草屑，理了理垂到她那还没有被太阳晒黑的白皙的前额的红头巾，她爬到车底下去捆。伊凡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他大声笑出来。在两人的面孔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强烈的、年轻的、刚刚觉醒的爱情。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4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老姑娘

对着菲谢尔博士的阁楼房间的左面有一扇门，开向一条黑暗的走廊，那儿乱七八糟地堆放着箱子啊，篮子啊，煎洋葱的气味，洗衣、肥皂的气味，一年四季总是扑鼻而来。门里边住着一个老姑娘，邻居们都管她叫“黑多比”。多比长得又高又瘦，黑得就象面包房里的那把铁铲。她的鼻梁断了，上嘴唇上长着胡子。她说话粗声粗气象个男人，她那双脚穿的是男人的鞋子。

黑多比跟男人打交道，运气总是不好。她先后跟面包房里的两个学徒订了婚，可是两次，对方都把订婚契约退回给她。后来她又从一个装玻璃的老头儿那儿接受了订婚契约，那个老头儿自称已经离婚，可是后来拆穿了，原来是个有妇之夫。

〔美〕辛格《市场街的斯宾诺莎》，选自《辛格短篇小说集》P。34，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老姑娘米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戴着一个油腻的绿绸眼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连怜悯之神也要为之大吃一惊。身体只剩一把骨头，缒子零零落落象眼泪一般的披肩，仿佛披在一副枯骨上面。当初她一定也俊俏过来，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的呢？为了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事吗？过分的贪心吗？是不是谈爱情谈得太多了？有没有做过花粉生意？还是单单是个娼妓？她是否因为年轻的时候骄奢过度，而受到老年时路人侧目的报应？惨白的眼睛教人发冷，

干瘪的脸孔带点儿凶相。尖利的声音好似丛林中冬天将临时的蝉鸣。她自称服待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被儿女们当做没有钱而丢在一边。老人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至今他的承继人常常为此跟她争执，说她坏话。显然她的面貌被情欲摧残得很厉害，肌肤之间却还有些白皙与细腻的遗迹，足见她身上还保存一点儿残余的美。

波阿莱先生差不多是架机器。他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象一个灰色的影子：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的抓着一根手杖，象牙球柄已经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了空荡荡的扎脚裤，只见衣襟在那里扯来扯去；套着蓝袜子，两条腿摇摇晃晃象喝醉了酒；上身露出腌臜的白背心，枯草似的粗纱颈围，跟绕在火鸡式脖子上别扭的领带，乱糟糟的搅在一起。看他那副模样，大家都心里思忖，这个幽灵是否跟在意大利大街上溜达的哥儿们同样属于泼辣放肆的白种民族？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缩小的？什么情欲把他生满小球刺儿的脸变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这张脸画成漫画，简直不象是真的。他当过什么差事呢？说不定做过司法部的职员，经手过刽子手们送来的帐单，——执行逆伦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①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等的帐单。也许他当过屠宰场收款员，或卫生处副稽查之类。总之，这家伙好比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匠驴子，做了傀儡而始终不知道牵线的是谁，也仿佛多少公众的灾殃或丑事的轴心；总括一句，他是我们见了要说一声究竟这等人也少不得的人。这些被精神的或肉体的痛苦磨得色如死灰的脸相，巴黎的漂亮人物是不知道的。巴黎真是一片海洋，丢下探海锤也没法测量这海洋的

① 法国刑法规定，凡逆伦犯押赴刑场时，面上须蒙以黑纱以为识别。刑台下铺糠乃预备吸收尸身之血。

深度。不论花多少心血到里面去搜寻去描写，不管海洋的探险家如何众多如何热心，都会随时找到一片处女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朵鲜花，几颗明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闻所未闻，文学家想不到去探访的事。伏盖公寓便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之一。

其中有两张脸跟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成为显著的对比。维多莉·泰伊番小姐虽则皮色苍白，带点儿病态，象害干血痨的姑娘；虽则经常的忧郁，局促的态度，寒酸和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痛苦；可是她的脸究竟不是老年人的脸，动作和声音究竟是轻灵活泼的。这个不幸的青年人仿佛一株新近移植的灌木，因为水土不宜而叶子萎黄了。黄里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过分纤瘦的腰身，颇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见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表现她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朴素而经济的装束勾勒出年轻人的身材。她的好看是由于五官四肢配搭得巧。只要心情快乐，她可能非常动人；女人要有幸福才有诗意，正如穿扮齐整才显得漂亮。要是舞会的欢情把这张苍白的脸染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要是讲究的生活使这对已经微微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而泛起红晕，要是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恢复光彩，维多莉大可跟最美的姑娘们见个高低。她只缺少教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衣衫和情书。她的故事足够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自以为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让她留在身边，只给六百法郎一年，又改变他财产的性质，以便全部传给儿子。维多莉的母亲在悲苦绝望之中死在远亲古的太太家里；古的太太便把孤儿当做亲女一样抚养长大。共和政府军需官的寡妇不幸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一无所有，可能一朝丢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财的少

女，任凭社会摆布。好心的太太每星期带维多莉去望弥撒，每半个月去忏悔一次，让她将来至少能做一个虔诚的姑娘。这办法的确不错。有了宗教的热情，这个弃女将来也能有一条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回家去转达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每年父亲总是闭门不纳。能居间翰旋的只有她的哥哥，而哥哥四年之中没有来探望过她一次，也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她求上帝使父亲开眼，使哥哥软心，毫无怨恨的为他们祈福。古的太太和伏盖太太只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太少，不够形容这种野蛮的行为。她们咒骂混帐的百万富翁的时候，总听到维多莉说些柔和的话，好似受伤的野鸽，痛苦的叫喊仍然吐露着爱。

〔法国〕巴尔扎克《高老头》P。9～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老板娘

老板娘的年龄是很难确定的。且不说蓬头垢面刚从床上起来的时候，那不用说，你就估量她近五十，也不为多，但即使妆扮以后，脂粉掩蔽了贫血的枯黄，一抹口红更是鲜艳欲滴，可是眼梢上的、鼻梁上的、嘴角边的无数细皱纹，却依然那么深刻，特别是横波一笑的时候，这些不作美的皱纹简直像欲跳出来了。这时她至少也有四十罢。不过你若只看后影，那么，她的轻盈而矫健的步子，她的婀娜的腰身，也就不比一位二十三四的少妇差了多少。

〔中国〕茅盾《劫后拾遗》，选自《茅盾全集》第五卷P。3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不知道是几时出去了的安娜，背着鸿儿回来，从书斋东侧的玻璃窗外走过。后面跟着那位矮小的H老板娘。老板娘看见了我，把她那矮小的身子鞠躬到只剩得两尺高的光景。在那三角形的营养不良的枯索的面孔上堆出了一脸的苍白色的笑容，那门牙和犬齿都缺了的光牙龈从唇间泄露着。

〔中国〕郭沫若《积之归去来》，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3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乐和道："你却教我寄信与谁？"解珍道："我有个房分姐姐，是我爷面上的，却与孙堤辖兄弟为妻，见在东门外十里牌住。原来是我姑娘的女儿，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孙新、孙立的姑娘，却是我母亲。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烦的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乐和听罢，分付说："贤亲，你两个且宽心着。"先去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开了门，把与解珍、解宝吃了。推了事故，锁了牢门，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一径奔到东门外，望十里牌来。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用眼看时，生得如何？但见：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臂时兴钏镯。红裙六幅，浑如五月榴花；翠领数层，染就三春杨柳。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正是山中母大虫。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685～686，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5年版。

武松问了，自和两个公人一直奔到十字坡边看时，为头一株大树，四五个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缠着。看看抹过大树边，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窗槛边坐着一个妇人，露出绿纱衫儿来，头上黄烘烘的插着一头钗环，鬓边插着些野花。见武松同两个公人来到门前，那妇人便走起身来迎接。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见那妇人如何？

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红裙内斑斓裹肚，黄发边皓洁金钗。钏镯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367～3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不了解她的人，都打赌说她是个不满30岁的时装模特。实际上她已年满38岁，拥有海伦·朱诺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占压倒优势的股票。她还是个大出版家。正是她创办了这家国际出版公司，并编辑出版世界上影响最大、发行最广的《时装》杂志。她身材修长，不穿鞋时高五呎十吋。她容颜端庄秀丽，有闭月羞花之貌。椭圆形的脸蛋比德累斯顿的雕塑还要娇嫩，一双闪闪发光的紫罗兰眼睛，曾使许多人为她失魂落魄。满头的乌发挽成一个发髻，突出了她那线条优美的颧骨，两唇丰满富于性感，一口皓齿象两排珍珠整齐地排列在她口腔内。她拉起黑色格拉马貂皮大衣，遮住细长柔嫩的脖子。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2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

女店东站在那里，满是肥肉的胳膊搭在椅子背上。迪亚沃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双手插进竖立的头发里，打量着这个“女店东”。平常他总是这样带讥讽地称呼她。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这个女人：小腿肚上绽起条条青筋，往上一直通到膝盖，到膝盖骨时这条条青筋已变成了青紫色；一对圆圆的膝盖骨很象是一对不规则的圆球；围裙系得很紧，但哪里束得住那松软而凸起的大肚皮呢。那对松弛的乳房已经下垂，一直耷拉到凸起的肚皮上，尽管她一直带束胸，但也无济于事。连接着躯干和头部的是一个粗粗的大脖子；稀疏的头发是新理过的，但很凌乱。两道眉毛已经剃掉，代替眉毛的是描上的两道斜线；眼角边布满了鱼尾纹，上下眼帘厚厚地涂着眼睫膏，蓝色的油膏已变成黑糊糊的一团。这张脸上唯一一件端正的东西要算那个鼻子了。由于吸烟的关系，上嘴唇的口红已经一塌糊涂地越轨了……

〔塞内加尔〕桑贝内·乌斯曼《黑色码头工人》P.103～104，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 交际花

他们两个（范博文、吴芝生）悄悄地走到一个窗子边，向里面窥望。多么快活的一群人呀！交际花徐曼丽女士赤着一双脚，袅袅婷婷站在一张弹子台上跳舞哪！她托开了两臂，提起一条腿——提得那么高；她用一个脚尖支持着全身的重量，在那平稳光软的弹子台的绿呢上飞快地

旋转，她的衣服的下缘，平张开来，像一把伞，她的白嫩的大腿，她的紧裹着臀部的淡红印度绸的亵衣，全都露出来了。朱吟秋，孙吉人，王和甫，陈君宜他们四个，高高地坐在旁边的看打弹子的高脚长椅上，拍手狂笑。矮胖子周仲伟手里拿着打弹子的棒，一往一来地摆动，像是音乐队的队长。忽然徐曼丽像燕子似的以她所站的弹子台跳到另一张弹子台上去了。轰雷似的一声喝采！可是就在那时候，徐曼丽似乎一滑，腰肢一扭，屁股一撅，很像要跌倒；幸而雷鸣抢上前去贴胸一把抱住了她！

〔中国〕茅盾《子夜》P. 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她们听到了脚步声和一个男人的声音，跟着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和笑声。不一会，她们期待的宾客走进来了，莎弗·希托尔兹和一个叫做瓦斯卡的健壮得容光焕发的青年。显然可以看出，他从不缺少牛排、块茵和布尔冈红酒的丰盛的供给。瓦斯卡向两位太太鞠了鞠躬，瞥了她们一眼，但只有一秒钟。他跟在莎弗的后面走进客厅，好像系在她身上似地跟着她走来走去，尽把他那闪光的眼睛盯住她，就像要吃掉她一样。莎弗·希托尔兹是一位黑眼睛的金发妇人。她穿着高跟鞋用小小的灵活的步子走进来，好像男子一样有力地和两位太太握了握手。

安娜从来没有会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被她的美丽、她的装束的过份时髦和她的举止的大胆所惊讶了。她头上柔软的金发（她自己的和假的混在一起）梳得那么高高的，以致她的头就和她那大部袒露的、丰满端丽的胸膛一样大小了。她的动作是这般迅速，每走一步，她的膝头和大腿的轮

廓就在她的衣裳下面鲜明地显露出来，使人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妇人的真正的肉体，那么细小苗条，上面那么袒露，背后和下部又是那么隐蔽，在后面那象晃动的山峰似的裙子里面，实际上到什么地方为止呢。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P.4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寡妇

连四号的马老寡妇也到门口来看看。她最胆小，自从芦沟桥响了炮，她就没迈过街门的门坎。她也不许她的外孙——十九岁的程长顺——去作生意，唯恐他有什么失闪。她的头发已完全白了，而浑身上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手指上还戴着四十年前的式样的，又重又大的，银戒指。她的相貌比李四妈还更和善；心理也非常的慈祥，和李四妈差不多。可是，她在行动上，并不象李四妈那样积极，活跃，因为自从三十五岁她就守寡，不能不沉稳谨慎一些。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95，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

一个多钟头以前我还看见她站在天井里柚子树旁边，满意地带笑望着一头在泥地上拱嘴的小黑猪，和五只安闲地啄食虫豸的小黄鸡。她的眼光跟着猪和鸡在动，她嘴里叽咕地讲了几句话。她穿一件黑绸旗袍，身材短胖，脸色黑黄，是个扁圆的脸，嘴唇薄，不时露出上下两排雪白的牙齿。我心里暗笑，想着：这柚子树下的人、猪、鸡，倒是

一幅很好的图画。她好象觉察出来我在看她，她忽然掉转身子，略带忸怩地走出去了。……没有人答话。我故意立在窗下看她咒骂。她穿着一件条子花布的汗衫和一条黑湖绉裤子，手舞着，脚跺着，一嘴白牙使她的黑黄脸显得更黑黄了。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猪与鸡》P.457、459、46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这是一张端正而没有特点的椭圆形脸，并不美，但是嘴角却常常露出一种使人愉快的笑意。脸上淡淡地擦了一点粉，头发相当多，在后面挽了一个髻。她的身上穿了一件咖啡色短袖旗袍。从面貌上看，她不过三十几岁的光景（事实上她应当过了四十！），而且她是一个和善可亲的女人。

〔中国〕巴金《巴金中篇小说》上卷——《憩园》P.35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

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上显露出一双榛子色的大眼睛。她皮肤黝黑，额头干瘪，眼球凸出，两道浓密的灰眉毛就象是紧箍着脑袋的头发；下巴圆而肥，鼻子小而端正，一张大嘴巴，两片毫无血色的厚嘴唇。她长得身高肩宽，长期贞洁的寡居生活好象在她身上罩上了一层有如纯洁的灌木丛似的东西，使她看起来如同一个老处女。她身穿悲伤圣母的黑色法衣，腰间系一根很宽的漆面皮带，衣袖上绣着刺眼的银色族徽，粗壮的手腕上扣着玻璃串珠纽扣。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5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人们眼看着这位寡妇的目光突然移向教堂某个窗口，仿佛是在寻找那块年深日久的，由她奉献给第一个丈夫的大理石墓碑，接着，她的眼睑罩住了黯然无光的眼珠，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另一座坟墓，两位墓中人一齐在她耳畔叫唤，唤声远远传来，都是叫她躺到他们的身旁去。也许她确在一霎那之间产生一种真情实感，认为如果在享了许多年幸福之后，真有现在这样的钟声来给她送葬，她崇最早的恋人与偕老的丈夫怀着旧情跟她进入墓穴，那她将是多么称心如意啊。

[美]霍桑《婚礼上的丧钟》《霍桑短篇小说集》P.6，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不久寡妇出现了，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歪歪斜斜的假头发，懒洋洋的趿着愁眉苦脸的软鞋。她的憔悴而多肉的脸。中央耸起一个鹦鹉嘴般的鼻子，滚圆的小手，象教堂的耗子①一般胖胖的身材，膨亨饱满而颠颠耸耸的乳房，一切都跟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调和。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臭味，一点不觉得难受。她的面貌象秋季初霜一样新鲜，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变而为债主那样的竖起眉毛，板起脸孔。总之她整个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监狱少不了牢头禁卒，你想象中决不能有此无彼。这个小妇人的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结果，好象传染病是医院气息的产物。罩裙底下露出毛线编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的，棉絮从开裂的布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就是客室，饭厅，和小园的缩影，同时也泄露

①教堂的耗子原是一句俗语，指过分虔诚的人；因巴尔扎克以动物比人的用意在本书中特别显著，故改按字面译。

了厨房的内容与房客的流品。她一出场，舞台面就完全了。五十岁左右的伏盖太太跟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一样。无精打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象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的讨便宜，倘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可以出卖，她是决计要出卖的①。

〔法国〕巴尔扎克《高老头》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情妇

她无言以答，因为她很幸福！她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她的面庞显露生机，血色充盈，这是在狂风般的拥抱时血液注入血管。那双被性欲撩拨得泪水汪汪的双眸在烛光下，色调变得活跃，宛如交配期禽鸟翕动的羽毛。她的模样变成年方二八的少女，肢体是那样的冰清玉洁，曲线优美；娇小、悦目的头颅，埋入衾枕，披散的秀发散落开来，金灿灿的象刚收割下的小麦，让人联想起娇嫩的稚童。玲珑小巧的身材与其说瘦削，毋宁说纤弱，歇息床上；上身由细亚麻布衬衫遮掩；这是一件时髦的希顿古装，下摆有无数个小褶，正好盖落到大腿边，遮住那块该遮挡的地方；她的双膝裸露在外，那里交错着多少条健美的肌肉、韧带、腱子，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图象，让人想到了珍珠母发髻；上边的花边缘饰形如阑干，箍住双乳；两只雏鹿拱出两点玫瑰红色的嘴尖；用洁白的象牙雕成的双肩，如同门把，正好得心应手；还有……

①乔治与毕希葛吕均系法国大革命时代人物，以阴谋推翻拿破仑而被处死刑。

她端坐在那里，如一座神像，静候着我的膜拜；她伸展臂膊，拂拭双眼，羞羞怯怯地向我暗送秋波。

〔瑞典〕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狂人辩词》P.13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我霍地站起身，举起蜡烛看看壁炉台板上的那张油画。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放得井井有条，只有琼妮·莫里斯的这张画像例外，穆斯塔法似乎是不知如何处理这张画像。其她女性他保存的都是相片，只有琼妮·莫里斯没有相片，而只有这张出自他的手笔的画像，我惊诧地看看这张女性油画像：长长的脸蛋、大大的眼睛、弯弯的黛眉、略大的鼻子、稍宽的嘴巴。脸上的表情三言两语难以形容：两片薄唇紧闭，似乎在咬牙切齿，下颌骄矜地朝前翘起，眼神里流露出的不知是愠怒还是微笑……这是一种令人望而生畏又模棱两可的表情。整个脸上还泛出一种情欲冲动的神色。这样看来，她是捕食魑魅的不死鸟吗？那天晚上他的声音是感伤的、忧愁的、懊悔的。难道他因失去了她而心软了？还是因为她曾使他感到受了侮辱？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P.187，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女佣

她收拾了房间，把大门掩上，打了一盆水来替我洗了脸，她自己也洗了。她把衣服脱了，只剩下一条粉红的腰围，对着镜子化起妆来。她是背着我跪在草席上的。粉的

香气一阵阵吹来，甜得有些刺心。她的头发很浓很黑，她的两肩就好象剥了壳的一个煮熟了的鸡蛋。她的美是日本人所说的一种娼妓美，鸡蛋脸，躺肩，颓唐的病色——从白粉下现出一种青味，颜面神经要一分也不许矜持。她一面傅着粉，一面侧转头来看我。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2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象一个安分耐劳的人，……。

〔中国〕鲁迅《祝福》，选自《彷徨》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

也许只有长脚拿侬受得了她主人的那种专制。索漠城里都羡慕葛朗台夫妇有这样一个老妈子。大家叫她长脚拿侬，因为她身高五尺八寸。她在葛朗台家已经做了三十五年。虽然一年的工薪只有六十法朗，大家已经认为她是城里最有钱的女仆了。一年六十法郎，积了三十五年，最近居然有四千法郎存在公证人克罗旭那儿做终身年金。这笔长期不断的积蓄，似乎是一个了不得的数目。每个女佣看见这个上了六十岁的老妈子有了老年的口粮，都十分眼热，却没有想到这份口粮是辛辛苦苦做牛马换来的。

二十二岁的时候，这可怜的姑娘到处没有人要，她的脸丑得叫人害怕；其实这么说是过分的，把她的脸放在一个掷弹兵的脖子上，还可受到人家称赞哩；可是据说什么东西都

要相称。她先是替农家放牛，农家遭了火灾，她就凭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进城来找事。

那时葛朗台正想自立门户，预备娶亲。他瞥见了这到处碰壁的女孩子，以箍桶匠的眼光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准没有错的：她体格象大力士，站在那儿仿佛一株六十年的橡树，根牢固实，粗大的腰围，四方的背脊，一双手象个赶车的，诚实不欺的德性，正如她的贞操一般纯洁无瑕；在这样一个女人身上可以榨取多少利益，他算得清清楚楚。雄赳赳的脸上生满了疣，紫膛膛的皮色，青筋隆起的胳膊，褴褛的衣衫，拿侬这些外表并没吓退箍桶匠，虽然他那时还在能够动心的年纪。他给这个可怜的姑娘衣著、鞋袜、膳宿，出了工钱雇用她，也不过分的虐待、糟蹋。

长脚拿侬受到这样的待遇暗中快活得哭了，就一片忠心的服侍箍桶匠。而箍桶匠当她家奴一般利用。拿侬包办一切：煮饭，蒸洗东西，拿衣服到洛阿河边去洗，担在肩上回来；天一亮就起身，深夜才睡觉；收成时节，所有短工的饭食都归她料理，还不让人家捡取掉在地下的葡萄；她象一条忠心的狗一样保护主人的财产。总之，她对他信服得五体投地，无论他什么想入非非的念头，她都不哼一声的服从。一八一一那有名的一年①收获季节特别辛苦，这时拿侬已经服务了二十年，葛朗台才发狠赏了她一只旧表，那是她到手的唯一礼物。固然他一向把穿旧的鞋子给她（她正好穿得上），但是每隔三个月得来的鞋子，已经那么破烂，不能叫做礼物了。可怜的姑娘因为一无所有，变得吝啬不堪，终于使葛朗台象喜欢一条狗一样的喜欢她，而拿侬也甘心情愿让人家把

①该年制成的酒为法国史上有名的佳酿；是年有彗星出现；经济恐慌；工商业破产者累累。所谓有名的一年是总括上列各项事故而言。

链条套上脖子，链条上的刺，她已经不觉得痛了。

要是葛朗台把面包割得过分小气了一点，她决不抱怨；这份人家饮食严格，从来没有人闹病，拿侬也乐于接受这卫生的好处。而且她跟主人家已经打成一片：葛朗台笑，她也笑，葛朗台发愁，挨冷，取暖，工作，她也跟着发愁，挨冷，取暖，工作。这样不分彼此的平等，还不算甜蜜的安慰吗？她在树底下吃些杏子，桃子，枣子，主人从来不埋怨。

有些年份的果子把树枝都压弯了，佃户们拿去喂猪，于是葛朗台对拿侬说："吃呀，拿侬，尽吃。"

这个穷苦的乡下女人，从小只受到虐待，人家为了善心才把她收留下来；对于她，葛朗台老头那种教人猜不透意思的笑，真象一道阳光似的。而且拿侬单纯的心，简单的头脑，只容得下一种感情，一个念头。三十五年如一日，她老是看到自己站在葛朗台先生的工场前面，赤着脚，穿着破烂衣衫，听见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好孩子？"她心中的感激永远是那么新鲜。

有时候，葛朗台想到这个可怜虫从没听见一句奉承的话，完全不懂女人所能获得的那些温情；将来站在上帝前面受审，她比圣母玛丽亚还要贞洁。葛朗台想到这些，不禁动了怜悯，望着她说：

"可怜的拿侬！"

老佣人听了，总是用一道难以形容的目光瞧他一下。时常挂在嘴边的这句感叹，久已成为他们之间不断的友谊的连锁，而每说一遍，连锁总多加上一环。出诸葛朗台的心坎，而使老姑娘感激的这种怜悯，不知怎样总有一点儿可怕的气息。这种吝啬鬼的残酷的怜悯，在老箍匠是因为想起了自己的无数快乐，在拿侬却是全部的幸福。"可怜的拿侬！"这样的

话谁不会说？但是说话的音调，语气之间莫测高深的惋惜，可以使上帝认出谁才是真正的慈悲。

索漠有许多家庭待佣人好得多，佣人却仍然对主人不满意。于是又有这样的话流传了：

“葛朗台他们对长脚拿侬怎么的，她会这样的忠心？简直肯替他们拚命！”

厨房临着院子，窗上装有铁栅，老是干净，整齐，冷冰冰的，真是守财奴的灶屋，没有一点儿糟蹋的东西。拿侬晚上洗过碗盏，收起剩菜，熄了灶火，便到跟厨房隔着一条过道的堂屋里绩麻，跟主人们在一块。这样，一个黄昏全家只消点一支蜡烛了。老妈子睡的是过道底上的一个小房间，只有一个墙洞漏进一些日光；躺在这样一个窠里，她结实的身体居然毫无亏损，她可以听见日夜都静悄悄的屋子里的任何响动。象一条看家狗似的，她竖着耳朵睡觉，一边休息一边守夜。

〔法国〕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P.15～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这间装有褐色镶板的客厅里，其中有一只椅子坐着一位太太。如果这就是基达尔小姐的话，那她一定至少在二十年前就是个大人了。她那样子象个保姆，虽然她没戴小帽，一头光泽未失的赤鸢色头发，遮着那张本来就显得后生的小脸庞，她看来可不后生，显然也不想装着后生。你大概会希望她穿着比较时兴的服装，比如穿件精工裁制，匀称合身的长外衣，她的样子就不会不优美。叫人弄不懂的是，为什么一件质料很好看的衣服褶裥竟然那么少，设计得式样这样陈旧，使人立即就想把穿这身衣服的人看作个老古

董。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203～20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阿娜的老妈子年纪四十开外，名叫巴比：高大，结实，太阳穴和脑门部分的肉已经瘪缩，脸盘很窄，下半部却很宽很长，牙床骨底下的肉望两边摊开去，象一只干瘪的梨。她永远挂着笑容，眼睛跟钻子一样的尖，陷得很深，拼命的望里边缩，眼皮红红的，看不见睫毛。她老是装做很快活，爱戴主人，从来没有相反的意见，很亲热的关心他们的健康；有事吩咐她罢，她对你笑着；责备她罢，她也对你笑着。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四）P.1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这个女仆二十五岁出头，长着一头金红色的头发，皮肤雪白，容貌端正；她的美貌虽能激起情欲，却很难给人以好感。她竭力掩饰自己难听的乡音，说话拿腔作调，结果让人更加难以忍受。她在不少显贵人家当过佣人，干什么活都行，可在金塔纳尔家她却干腻了，因为在这家不管别人还是自己都没有什么风流韵事。主人也好，仆役也罢，全象泥塑木雕一般。堂维克托是个老头儿，可能也喜欢拈花惹草，但他的妄为举动也仅限于含情脉脉地死盯着人看，说上几句他不担风险的拐弯抹角的殷勤话。女主人少言寡语，总是在沉思；她要么是没什么心事可遮掩，要么就是遮掩得很好。不过，佩特拉确信女主人十分烦闷无聊。女仆利用一切机会来求得女主人的信任，尽管这样的机会不多。

她殷勤、谨慎，装得十分恭顺，因为恭顺在她心目中是一种难得的美德。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2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白利赫先生提着装满各种礼物的箱子，登上了楼梯。他按了一下门铃，清脆的铃声从里面传出来，没过多久，门开了，出现一个面无光泽、眉头紧皱、肥胖臃肿的女人。她像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似的小声说：

"先生！不许按铃……不许……"……白利赫先生的嘴角挂着一丝不安的笑容，然而这位臃肿的女人对此毫不介意。她伸出食指，指指嘴巴，低声对他说：

"白利赫先生，请你不要大声说话，动作放轻些，因为太太已经好几夜没有合眼了。你跟我来。"

她踮着脚慢慢地走进客厅。白利赫先生紧跟着她走进来，他偷眼看了看这位胖得出奇的女人，他觉得这女人浑身没有骨架，肉乎乎的，好像是一个被揉成的面粉团，每滚一下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有趣的形状。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夏天的假日》P.190、1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丑女

她象一个犹豫不决、疲劳不堪的陌生游客，背上背着一个无法形容的包裹。她的出现在居民们中间引起了一种自发的愤怒情绪。哼！她来这儿干吗？这个令人作呕

的丑女人为什么到这儿来？她为什么闯到这儿来呼吸我们的空气，象一片黑影儿似地遮暗了一切？

当她走到阿尔马斯广场的门楼下坐下休息的时候，人们象观看一只稀奇动物似地把她围了起来。她从哪儿来？她是谁？

老太婆们终于恐吓她说：

“你走吧！我们不喜欢！”

“丑女人！”

这个女人是那么新奇而少见，大家都想用脚碰碰她，仿佛碰一个没有生气的躯体，看看它是在睡觉还是死了。孩子们在母亲们的身边恐惧地挤成一团。

[墨西哥]何塞·雷布埃尔塔斯《相认》《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299，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我敢说，她不是疯子，尽管她的表情有些失常，尽管她那若有所思的神精、大声的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语和凌乱不堪的穿戴容易使人相信她是个疯子。除了这些细节，其他的情况充分证明她是一个正常的人，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其实，仔细观察一下便可明白，不仅那些使人感到不可理解、使人觉得她是个疯子的东西全是假象，从而相信她是个十分普通而平常的女人，只不过由于她的心灵承受的简单事物过多而容不下任何复杂的事物罢了；而且，事实上，这些东西也不是最重要的。另外有一种更神秘的东西，由于不被注意而加重了疑问，越发使人感到莫明其妙，再一次使人误认为她是一个疯子。如果她不是疯子，又可能是什么呢？她那幅周身叫人可怕的样子和她那可怕的名声怎么解释呢？还有她那装聋做哑的表现、由于羞怯而发出的失常的

苦笑？恐怕谁也解释不了。但是，只要端详一下她的面孔，看到那种粗大的毛孔和粗糙的皮肤，某些真相就一清二楚了，是的，这不过是一个丑得令人可怕的女人。她是那么地丑陋，全身布满了破烂的东西，异乎寻常的东西和悲痛的伤疤，仿佛她的整个生命都变成了一个忍气吞声、惶恐不安的泪人儿。她象个陌生的、原始野蛮的生灵，犹如世界之初、万物尚未发掘的时期那样。

[墨西哥]何塞·雷布埃尔塔斯《相认》《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298，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如果说萨鲁布吉欣在外表上具有象阿旃陀石窟里的壁画那样的吸引力，那么他的妻子杜尔迦则象埃及干枯的木乃伊。虽然她的臀部很宽，可是臀部以上，看起来是干瘪的，萎缩的，象具木乃伊。她的颧骨向外突出，上面好象蒙上了一层土黄色的皮，嘴唇特别薄，眼睛极其小，下巴尖尖，前额宽大，整个脸呈三角形，喜欢用黑膏涂牙齿，用核桃皮染嘴唇。她的牙齿长得不错，但是和她那张脸配在一起，就显得十分难看。给人的感觉，要么是整个脸长得还可以，但是牙齿难看；要么是牙齿还不错，但如果换一张脸那就锦上添花了。她的声音沙哑低沉，有时爱用鼻子哼哼。两耳上时常戴着黑色的水鸟毛饰物，这黑色水鸟毛耳饰很好看，如果是戴在一个美女的耳朵上，看了会叫人动心的。但是戴在杜尔迦的耳朵上，叫人只会感到好象不是这耳饰挂在她的脸旁，而是她的脸悬在这美丽的耳饰旁边。看到杜尔迦，叫人产生一种奇怪的厌恶情绪和丑陋不堪的感觉。

杜尔迦一双小小的眼睛里和薄薄的嘴唇上，时时刻刻流露出一种生理上没有得到满足的情绪，这种情绪，能使任何一

个人看她一眼就在心里对她产生一种厌恶。虽然她现在已经是半老徐娘了，可她的整个打扮和一举一动却象一个未婚少女，或者说象一个新娘。她的忸怩作态，使许多人看后差一点呕吐，也许这些人中也包括萨鲁布吉欣在内。不过杜尔迦的这些举动和生理上的不满足情绪，在警察、法院差人、商场的穷金匠、花匠和一些年轻人中却大受欢迎。如果说她上半身象埃及的木乃伊一样，那有什么关系？她的臀部却很肥大呀！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失败》P.62，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 妓女

忽然一个黑影在我的眼前一晃，一只软弱的手抓住了我的膀子。我吃惊地埋下头看，我旁边站着一个女人。她的哀求的眼光直射到我的脸上。她的脸涂得那样白，嘴唇涂得那样红；但仍然掩不住脸上的皱纹和老态。是一张端正的瘦脸，这样的脸我在街头的卖春妇里面简直没有看见过。她喃喃地说："先生，为了慈善，为了怜悯，为了救活人命……"她的手抓住我的左膀，她差不多要把身子靠在我的身上。她是一个怎样不熟练的卖春妇啊！……她突然跑开了，好象有恶魔在后面追赶她一般。于是很快地她的瘦弱的背影就在街角消失了。

沉重的皮靴声在我们的后面响起来，接着我听见了男人的咳嗽声。我不知不觉地回头看，原来是一个警察走近了。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集》《马赛之夜》P.15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次日，大爷备了八把点铜壶、两瓶山羊血、四端苗锦、六篓贡茶，叫人挑着，一直来到葛来官家。敲开了门，一个大脚三带了进去。前面一进两破三的厅，上头左边一个门，一条小巷子进去，河房倒在贴后。那葛来官身穿着夹纱的玉色长衫子，手里拿着燕翎扇，一双十指尖尖的手，凭在栏杆上乘凉，看见大爷进来，说道："请坐。老爷是那里来的？"大爷道："昨日鲍师父说，来官你家最好看水，今日特来望望你。还有几色菲人事，你权且收下。"家人挑了进来。来官看了，喜逐颜开，说道："怎么领老爷这些东西？"忙叫大脚三："收了进去。你向相公娘说，摆酒出来。"大爷道："我是教门，不用大荤。"来官道："有新买的极大的扬州螃蟹，不知老爷用不用？"大爷道："这是我们本地的东西，我是最欢喜。我家伯伯大老爷在高要带了家信来，想的要不的，也不得一只吃吃。"来官道："太老爷是朝里出仕的？"大爷道："我家太老爷做着贵州的都督府。我是回来下场的。"说着，摆上酒来。对着那河里烟雾迷离，两岸人家都点上了灯火，行船的人往来不绝。

这葛来官吃了几杯酒，红红的脸，在灯烛影里，擎着那纤纤玉手，只管劝汤大爷吃酒。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93～49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只见前面的一个约有二十岁上下，著的是紫花袄子，紫地黄花，下著燕尾青的裙子，头上倒梳云髻，挽了个坠马妆；后面的一个约有十三四岁，著了个翠蓝袄子，红地白花的裤子，头上正中挽了髻子，插了个慈菇叶子似的一枝翠花，走一步颤巍巍的。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1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你爸爸象观察一件真正稀奇的宝贝那样注视着索莱达。她穿得很破：一条细布裙子和一件红色针织紧身上衣。一对又大又结实的乳房把上衣撑得鼓鼓的；裙子又皱又短，在她弯腰或坐着的时候；半只大腿就露在外面。索莱达是个强健的姑娘；胃很好，什么东西都能吃，因此，尽管她生在艰难的岁月，脸上却保持着青春的光泽。

……索莱达鲜嫩健美，身体结实，每块肌肉都显示出女性的特征。我不知道你爸爸是怎么想的，但她犹如一位仙女，一位刺激性欲的仙女，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粗鲁的和无耻的阿芙洛狄蒂，她使男人热血沸腾，驱使他用那样的目光瞧她。

〔西班牙〕罗德里戈·鲁维奥《尸骨还乡》P.11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她穿的衣服不是绿的，而是白的，人也不是苗条的，而是丰满的，胸宽臀大，圆鼓鼓的颊上哪儿也没有梦想出来的什么美容痣，头发棕红发亮，而不是在盔形帽下压着一片乌黑。她的相貌和我标出的没一样相符，但这女人美，美得迷人，虽然由于我虚荣心的愚蠢的奢望，我禁止自己去承认这种美。我几乎是敌意地抬头看着她。不过，我就是心怀抵触也感觉到这女人散发出强烈的肉感的诱惑，感觉到那种色欲，那种兽性，那种在她结实而又柔软的丰盈中撩人地挑逗出来的兽性。现在她又大声地笑了，露出了坚实洁白的牙齿。我不得不对自己说，这种滚烫肉感的笑，和她身材的丰满还是协调的。她身上的一切——隆起的胸脯、笑时撅起的下巴、锐利的目光、弯弯的鼻子、把伞扎扎实实地拄在地上的手——都那样火辣辣，都那样迷人。这是一个女人的一

种原始力，一种蓄意的、穿骨透髓的诱惑，一支用肉做成的性感的火炬。她旁边站着一个高雅而带点狂热劲儿的军官，逼到跟前在和她说话。她细听，微笑，大笑，反驳，但这一切都是捎带的，因为在这同时她的目光向四处扫视，鼻翼向四处翕动，好象无处不到。她从每个过往的人那里，而且仿佛从周围所有的男人那里，吮吸着注意、微笑和凝视。当她一直微笑地、得意地细听那军官说话时，她的目光不停地巡视着，忽而沿着看台搜寻，为的是突然认出一个人来，回答一个招呼，忽而滑向右边，忽而又滑向左边。唯独我，因为被她的陪伴人遮着，所以虽在她的视野之内，却还没有被她的目光触到。

〔奥地利〕斯蒂芬·茨威格《奇妙之夜》，选自《茨威格小说集》P·262，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那个女的是一个妓女。因为身体过早发胖而出了名，外号叫“羊脂球”。她身量矮小，浑身到处都是圆圆的，肥得要滴出油来，十个手指头也都是肉鼓鼓的，只有骨节周围才凹进去好象箍着一个圈圈，颇象是几串短短的香肠；她的肉皮绷得紧紧的发着光，极丰满的胸脯隔着衣服向前高耸着；不过尽管如此，大家对她却都垂涎三尺，趋之若鹜，因为她那种鲜艳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喜欢。她的脸庞儿好象一个红苹果，又象一朵含苞待放的芍药；在这张脸蛋儿的上部睁着两只非常美的大黑眼睛，四周遮着一圈长而浓的睫毛，睫毛的阴影一直映在眼睛里；下部是一张窄窄的妩媚的嘴，嘴唇是那么湿润，正好亲吻，嘴里是两排细小光亮的牙齿。

据说，她还具有许多无法估计的本领。

当大家一认出她是什么人之后，在那几位正经妇人之间便起了一阵耳语，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尽管是低声说的，却是那么响，她不禁抬起头来。她来回看了同车人一遍，眼光含着那么多的挑战意味，并且是毫无畏惧之意，立刻大家都不再声响，低下了头；只有鸟先生还偷偷看着她，神气颇为轻佻。

〔法国〕莫泊桑《羊脂球》，选自《项链》P.2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确实，不可能看到比玛格丽特的美貌更迷人的美貌了。

她长得高大细长，都显得过分了，但是她却具有一种极其高明的本领，她把她穿的衣服简单地装束一下，便能使这种天生的缺陷消失。她的开司米披肩的尖端碰到地面，从披肩两边露出了绸裙袍的宽阔绉边。她压在胸口的藏手的厚手笼四周围绕着非常灵巧地制成的褶子，褶子的线条，即使是最爱挑剔的眼睛也无法指责。

头长得真美，是一件特别娇美的作品。它非常小，就象缪塞①所说的，做母亲的为了特别小心造成这个样子，仿佛事先曾经试做过一次。

在一个难以形容的优美的鹅蛋形脸上，加上一双黑眼睛，眼睛上面是弓形的、纯净得象是画上去的眉毛；很长的睫毛遮住了这双眼睛，当眼睛低垂的时候，睫毛就在双颊的玫瑰色上投上一层阴影；再添上一个纤细的、笔直的、机灵的鼻子，鼻孔因为对肉欲生活的热烈的渴望微微张着；脸上还画出一张匀称的嘴，嘴唇在牛乳一样白的牙齿上优美地张

①十九世纪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开；再用盖在没有人用手能摸过的桃红色面颊上的柔毛给皮肤染上颜色。于是，你便得到了这个迷人的头的全貌。

象黑玉一样黑的头发，天然或非天然地成为波浪形，在前额分为宽阔的两条，消失在脑袋后面，让两只耳朵的尖端露了出来，在那儿两只各值四五个法郎的钻石耳坠在闪闪发光。

为什么玛格丽特的热情的生活会在她的脸上留下这样纯洁、甚至孩子气的、成为一种特征的神情，这正是我们不得不了解却弄不明白的问题。

〔法国〕小仲马《茶花女》P.10～11，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忽然间，这位姑娘像《歌中之歌》所说的那位黝黑但很标致的处女出现在我面前。她穿着穿旧了的粗布紧身女衫，女衫在她胸前开着，袒胸露臂。脖子上戴着小的有色钻石项链，我相信那些钻石很平常。但她的脸部显得傲气，脖子白如象牙塔，眼睛清澈如赫兹朋池水，鼻子象黎巴嫩塔，紫色的头发。是的，在我看来，她的长而未束的头发象一群山羊，牙齿象刚刚浴罢的绵羊群，成双成对的，没有一个在它的伙伴的前面。我禁不住咕咕哝哝起来："瞧啊！你多美，我的情人；瞧啊！你多美：头发像躺在吉里德山畔的山羊群；唇像红线，鬓角像一串石榴，脖子像大卫的塔，挂着一千个圆盾。"我害怕，我销魂，我问自己：她是谁，像黎明一样出现在我面前，像月亮那样美，像太阳那样光辉灿烂，像凶神的武器那样可怕。

〔意大利〕昂兰托·埃科《玫瑰之名》P.29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梅达格胡同又渐渐被夜幕笼罩。哈米黛穿上长袍，一边下楼梯，一边听着自己拖鞋踏在楼板上发出的有节奏的声响。她经过胡同时，格外注意自己的步履和姿态，她知道有两双眼睛在仔细端详她：代办处老板赛里姆·阿勒瓦和理发匠阿巴斯·侯勒维的眼睛。她的装束极为平常，一件达摩尔连衣裙，外面套一件褪了色的长袍，一双后跟磨得很薄的拖鞋，但她将长袍紧紧裹在身上，为的是显示出她那苗条的身材、丰腴诱人的臀部和高高隆起的乳房。长袍底下露着两只戴着脚镯的小腿，长袍最上面披着乌黑的头发，还有一张漂亮动人的紫铜色脸庞。她故意什么也不看，径直往前走……她避开追随她的目光后，嘴角便浮起一丝笑容，两只美丽的眼睛贪婪地扫视着繁华大街的两侧。她是个没有亲人、无依无靠的姑娘，但她从未失去过自信。也许是她的容貌使她内心滋长了这种精神力量。然而，容貌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她生性倔强，在一生中从未失去过这种倔强劲儿。她的两只迷人的眼睛有时表现出这种倔强精神，在一些人眼里，这一点损伤了她的美貌。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她却因此更富有魅力……她继续朝前走，享受着一天的欢乐，两眼不住扫视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商店橱窗。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华贵衣服和各种器具使她入了迷，并在她能强烈控制的有奢望的心中激起各种美好的遐想。因此，她对各种事物的向往都集中到对金钱的热爱上……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P.44～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在门道里，常常可以看见女人身上有一条白围裙罩在齷齪的长袍上。一条洁白的围裙，在很难保持无瑕

的境况里，倒成了一件令人疑心的衣物了：何况是穿着这种白围裙女人的姿势和走路的样子把白围裙所表现的勤敏和洁白给糟蹋了——她们的肩膀靠着门框子，多半拳着手放在屁股上，这种姿式叫人看起来像是有两个柄的大杯子的形象；同时，每逢巷子里一有了像是男人的脚步声，每一个诚实妇女的头便灵活地在脖子上转动起来，而她那正直的眼睛也就跟着灵活地旋转着。

〔英国〕哈代《卡斯特桥市长》P.31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从此，娜娜变成一个时髦的女人，变成支配男人一切愚蠢与下流根性者，变成她自己一流人物当中的一个侯爵夫人。她骤然而又断然开始了一种炫耀的生活，从贫苦的日子，猛然一跃而过起辉煌的生活来，仪态万方，袅娜多情，弄得尽人皆知，同时又疯狂似地花费，和所有的美人一样，拚着死命去挥霍。她因此立刻成为她那一流人物当中最浪费里边的一个女王。巴黎各商店的窗子里，都悬着她的照片；各家报纸上，都经常提到她的名字。每逢她坐着马车赶过大街，行人必然个个转过身来伫望，并且互相称道她是谁，大家一看见他们所崇拜的这个对象，穿着透明的衣裳，自在地往后边凭倚着座位，满脸发着愉快的笑容，头上一堆雨点似的金黄小发髻，辉煌灿烂地垂下来，衬出她一双化妆过的蓝眼睛，和涂过胭脂的红嘴唇，就都不禁称道得津津有味，其热诚不下于全国对于国王的致敬。奇怪而又最奇怪的是，这个伟大的造物，在舞台上摹仿一个贞洁女人的时候虽然那么拙笨得可笑，那么不象样儿，可是，等到她一下了舞台，进到这个大世界里，却丝毫不用费力就能担任起一个迷

人魂魄的角色来。她的举动，柔软弯曲得象一条蛇；她的打扮，虽然经过仔细研究，可是看上去又象随意穿戴，未加考量过的一般自然，实在是优雅得完美无缺。所有她的一举一动，都卓越得极其触目，能叫人联想她是豢养得很好的一头巴黎猫；她是荡妇中的贵族，象个国王一样，用脚傲然又叛逆地践踏着整个顺从仆伏的巴黎，谁也不敢抗命。时式的衣服都是由她首倡的，高贵的妇女们都争着摹仿她。

[法国]左拉《娜娜》P.343～344，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也许，她在过去生活中唯一持之以恒的，是每天黄昏外出散步。但如今每到这时候，她却长时间站在配有金色底座、竖立在房间里的大穿衣镜前。待她梳妆穿戴完毕，简直换了一个人，俨然象一个出生名门、自幼生长在富贵人家的小姐：头盔似的高高发髻上裹着白色纱巾，纱巾下露出油亮的、散发出清香的乌黑发辫。脸颊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脂粉，嘴唇涂得血红，脸上其余部分则露出本色。长期经验证明，她的紫铜色皮肤对同盟国士兵更有吸引力。她的眼睑涂了化妆墨，乌黑的长睫毛向上卷曲，抹成紫色的眼睑象黎明的朝露，高级化妆师给她描了两道柳眉。两只耳垂上带着白金耳环，耳环上还有酸枣般大小的珍珠。手腕上带着一只金手表，纱巾上还别着一颗新月形的宝石。白色统裙上罩一件玫瑰色衬衣，裙子下面隐隐现出大腿的肉色。一双灰色纯丝长袜，穿它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价格昂贵。她的腋下、手心、脖颈都散发出浓香。这一切的变化有多大呀！

[埃及]纳吉布·迈哈德兹《梅达格胡同》P.28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领家设宴款待姨母，灌醉玛丝洛娃，约她到本城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里去做妓女，对她列举这种地位的种种好处和优点。玛丝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安于女仆的屈辱地位，必然受到男人的纠缠，发生秘密的和临时的通奸；要么索性取得这种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专干公开的、为法律所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她选中了后一条路。此外，她想借此报复诱奸她的人，报复店员，报复一切欺压过她的人。同时还有一件事打动她的心，成为她下定最后决心的原因之一，那就是领家对她说，她想做什么样的衣服就可以做什么样的衣服，不论是丝绒的、费伊绉的、绸缎的衣服或是袒露肩膀和胳膊的舞衫，一概能做。玛丝洛娃想象她穿上一件黄艳艳的绸衫，滚着黑丝绒的边，领口开得很低的模样，就再也顶不住，把她的公民证交出去了。当天傍晚领家雇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了著名的基达叶娃妓院。

从那时候起玛丝洛娃就开始过一种经常违背上帝和人类戒律的犯罪生活，这是千千万万妇女不但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得到它的奖励所过的生活，这是这类妇女当中十个倒有九个以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作为结局的生活。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早晨和白天却昏睡。下午两点多钟或者三点多钟，她们才疲乏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由于饮酒过多而喝碳酸矿泉水，喝咖啡，只穿着罩衫、短上衣或者长睡衣，在各处房间里懒洋洋地走动，或者隔着窗帘往外看，无精打采地互相骂上几句。然后漱洗，抹油，往身上和头发上洒着香水，试衣服，为衣服跟鸨母吵架，仔细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描眉毛，吃油腻的甜食，然后穿上袒露肉体

的鲜艳绸衫，走进陈设华丽、灯光辉煌的大厅。客人陆续到来，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吸烟，同男人们通奸，其中有年青的，有中年的，有差不多象是孩子的，有老态龙钟的，有单身的，有成家的，有商人，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康的，有得病的，有喝醉的，有清醒的，有粗野的，有温柔的，有军界的，有文职的，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总之各种阶层、年龄、性格的男人应有尽有。嚷叫声夹杂着调笑声，打架声混合着奏乐声，吸烟喝酒，喝酒吸烟，音乐从傍晚一直演奏到天明。直到早晨她们才闲下来，昏昏睡去。天天这样，个个星期如此。每到周末，她们就到政府机关，即警察分局去，那儿有办理政府公务的官员和医师，都是男人。他们有时候用认真而严格的态度，有的时候却泯灭了大自然为防范犯罪不但赋与人类而且也赋与禽兽的羞耻心，竟用轻薄的嬉笑态度给这些妇女检查身体，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她们跟同谋者所干的那种罪行。下一星期又是这样。总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不论是平日还是假日，天天都是如此。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13～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舞女

艾格博把科拉丑化了人家的画拿过来，仔细地看了看。科拉只说了句“她让我烦死了，”好像这就解释清楚了他为什么把画上女人的脖子画成个大颈泡，而且把

她的脚画在一对威灵顿大雨靴里。画的也许是一只鸭嘴兽。这时，艾格博才第一次转眼看那图画的真身。她独自一人在舞池里。显然，除了科拉和塞孔尼，谁也没有看到她一个人独占了空无一人的舞池，而没有舞伴。她是个特大块头，无论在什么地方，她都有占据一切的架势。她的身体把整个舞池都占满了。她有一种把周围一切都看成多余的神态。她的动作缓慢、认真，周围是歌声和潺潺的雨声。她的舞蹈使乐队变了调子。因为这时乐队配合她那抒情的舞步和心绪，开始为她伴奏……她往后仰着脑袋，好像想同那些棕榈树叶、芭蕉树叶以及别的什么叶子悄悄地交谈……在第一鼓手的指挥下，她随着鼓声自如地抖动着身体。在这夜总会里，蓝色和桔黄色的灯光在雨中形成一道道彩虹，绕在她的身上，到了张开的“大伞”边缘，颜色就愈来愈淡了。支着伞的柱子四面嵌着镜子，她的影子在这些不平的镜子里是歪歪扭扭的。风时而稍稍改变方向，把雨点吹在她身上，但她还是继续跳舞……她还在独舞。她的脚踩在水潭里，她那天鹅绒长裙的一角湿漉漉地随便拖在脚旁，长裙上印着曾经风靡一时的花样……她的眼睛慢慢闭上，看不见漏水的大伞缝隙。雨水流过她的身体，就像流过两座隐蔽而神圣的山峰。她宽容地随它流去……那舞女掉过头来，她的眉毛弯成了一道彩虹。她身上的小山小沟露了出来，显得十分清楚。

〔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痴心与浊水》P.27、28、29、30，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那些涂脂抹粉、半裸体的女演员们相继出现在阿里的眼前。他流目四盼，不被人察觉地查看着他们，因而感到快慰。他的目光从一排排的座位转向对面的包厢，又

移向各座桌，再移向小贩们，最后突然落定在一双正盯着他看的眼睛上。这双眼睛随着他在人们中间流动的目光移动，流露出一种求告和期望的神色。他突然觉得他本来自由自在的目光被这双眼睛拴住了。这双眼睛象是给他设下的陷井，一直在张着口，在等他滑落下去。

他没有想逃避……而是对这双眼睛凝视了一会。这是一双很大的眼睛，长睫毛，上面是两条浓眉，不曾经过修饰，也没有用画眉笔重描过；棕褐色的窄额被刘海遮住了，乌黑浓密的头发全向上梳，在后脑勺绾在了一个大发结；眼睛下面的鼻子，笔挺而并不肥厚，鼻梁正中有一颗几乎看不出来的小瘢；人中稍微有点宽，却不难看；鼻孔下的嘴巴，虽不能说是合乎理想的美，但与脸上的其它部分搭配在一起，倒是挺可爱，看上去令人感到舒服。

她的身体与舞厅里别的供人观赏的身体不同，既不丰满肥硕，也不那么妖艳刺眼，富有肉感。但全身并没有什么缺陷。要说她有什么不足之处，乃是缺少作为一舞女所应有的籍以诱惑人的特点，即没有凸起的胸脯和肥大的臀部，也没有圆润的手臂和丰满的小腿，她的身体只是匀称适中。瘦削苗条，却没有勾引人的鼓突的曲线。她似乎有此自知之明，所以不把自己当作被观赏的对象。她不穿那种袒胸露臂的衣服，而只穿了一件普通的圆领红色外衫和一条宽大的黑裙，外衫的袖口以下，仅露出棕色的细腻的胳臂，裙子上有类似苏格兰裙子的皱褶。

[埃及]优素福·西巴伊《回来吧，我的心》P.285、28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 幼 孩

孩子睡在前房里，脸色是惨白的，嘴唇是淡紫的，嘴角上浮着些泡沫，鼻孔里流出些血浆，微闭着的眼睛已经蒙上了一层白雾。我用手指在鼻孔处去扪触了一下，一股冰人的寒气传到我的全身。生命已经不在这孩子身上了。脉搏没有了，心脏停止了，只有腹部还有些暖意。

[中国]郭沫若《人力以上》，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但是他，这个六七岁的孩子，赤着脚，露着腿，身上只披一块破布，紧紧包住他那瘦骨的一身黑皮在破布的洞孔下发亮。他的眼睛无光，两颊深陷，嘴唇干瘪得可怕，两只干瘦得象鸡爪的手无力地捧着一个破碗，压在胸前。

他没有温暖，没有饱足。他不讲话，也不笑。黑瘦的脸上涂着寂寞的颜色。……他也默默地接过角票，把眼光从担子上掉开。他茫然地看看我，没有一点表情，仍然不开口。于是他埋下眼睛，移动一下身子，又把脸掉向面担……黑脸小乞丐立在担子前，畏怯地望着卖面人，右手伸到嘴边，一根手指头衔在口里……他圆圆地睁着那对血红的眼睛，泪水象线一样地从两只眼角流下来。他把嘴一动，没有发出声音，就掉转身子，用劲地一跑。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八卷——《散文随笔选》P.286、287、28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孩子们醒过来了。

最先醒的是那个小女孩。

孩子们的醒觉就像花的开放一样；这些清新的心灵仿佛发散出来的一股幽香。

只有二十个月的乔治特，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五月里她还在吃奶，现在她把小脑袋抬起，坐在摇篮里，望着自己的脚，开始咿咿呀呀地说起话来。

一线晨光落在她的摇篮上；很难说得出到底最像玫瑰色的是乔治特的脚呢，还是清晨的阳光。

其余两个仍然睡着；男的总睡得深沉些。乔治特很快活，很平静，咿咿呀呀地叫着。

雷尼一让的头发是棕色的，胖亚伦的头发是栗色的，乔治特的头发是金色的。这些不同的头发颜色，在儿童时代是和岁数相适应的，以后就会发生变化。雷尼一让的神气好像一个小小的大力士；他是向下扑着睡的，两只小拳头放在眼睛上。胖亚伦的两条腿跌到小床外面来。

三个小孩都穿着破衣服；红帽子联队给他们的衣服都已经成为碎片；他们身上穿的已经说不上是一件衬衫；两个男孩子几乎等于全裸，乔治特裹着一块破布，这块破布曾经是一条裙子，现在连一件短衫也说不上了。谁照料这些孩子呢？这真难说。没有母亲。那些粗野的农民军战士把他们从一个森林拖到另一个森林，把他们自己的一份汤分给他们喝。如此而已。孩子们就尽自己的能力活下去。所有的人都是他们的主人，却没有一个是他们的父亲。可是孩子们的破衣服上充满了光辉。他们是非常可爱的。

乔治特在吱吱喳喳地叫着。

小孩的咿呀，就是鸟儿的唱歌。他们唱的是同一种赞美

歌。这种赞美歌是不清晰的，断断续续的，却充满了深沉的意义。孩子和鸟儿不同的地方，是孩子的面前还有人生的悲惨的命运。因此，听见孩子唱歌的人，就会感到忧郁，这种忧郁和唱歌的孩子的欢乐混在一起。在人世间所能听到的最崇高的赞美歌，就是从孩子的嘴里发出来的人类灵魂的喃喃的话语。这种只是出自本能的把思想表达出来的模糊的低吟，包含着一种对永恒正义的不自觉的呼吁；也许这是迈进人生门槛以前的一个抗议；这个抗议是谦卑的，也是刺心的；这个无知的小生命对着宇宙微笑，使得宇宙万物要对这个软弱而赤手空拳的小生命的将来命运负责。假使这个小生命将来遭受不幸，那就是宇宙对他的背信。

孩子的咿呀声，既是语言，又不是语言；不是音符，却是诗歌；不是字母，却是话语；这种喃喃学语是在天上开始的，到了人世间也不会终结；那是诞生以前就开始的，现在还在继续，是连续不断的。这种含糊的话语包括孩子过去做天使时所说过的话，和他成年以后所要说的话；摇篮有“昨天”，正如坟墓也有“明天”；这个明天和这个昨天的双重神秘在这种不可解的孩子歌声里混合起来了；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个鲜花似的灵魂里的巨大暗影更能证明上帝，永恒，责任和命运的二元了。

乔治特咿咿呀呀所说的话并没有使她自己感觉衰愁，因为她的整个可爱的脸儿本身就是微笑。她的嘴在微笑，她的眼睛在微笑，她的颊窝在微笑。她的笑容流露出对清晨的神秘的欢迎。亮光是能够使人产生信心的。天色蔚蓝，天气暖和，晴朗。这个脆弱的小生命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懂得，只是懒洋洋地沉溺在梦幻里，可是她并没有思索什么，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周围有这些正直的

树，诚实的绿草地，纯洁而和平的原野，在雏鸟声，溪水声，昆虫声，树叶声中，天空上还有无限清白的太阳在灿烂地照耀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她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乔治特醒后，已经有四岁多的老大雷尼一让也醒过来了。他站起来，雄赳赳地跨出摇篮，看见了那盘汤，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就坐在地上喝起汤来。

乔治特的唱歌声并没有惊醒胖亚伦，可是汤匙碰击盘子的声音却使他突然翻过身来，张开了眼睛。胖亚伦就是三岁的那个。他看见了自己的盘子，他只消一伸手就可以够到，他并没有走出摇篮就把汤盘拿起来，放在膝盖上，握住汤匙，像雷尼一让一样喝起汤来。

乔治特没有听见他们，她的抑扬的歌声仿佛为她的沉思作催眠的伴奏。她的睁得大大的眼睛向上望着，这双眼睛是神圣的；一个孩子的头上无论有什么样的天花板或者穹窿，在他的眼睛里反映出来的总是天堂。

雷尼一让喝完以后，用汤匙刮了刮盆底，叹了一口气，神气俨然地说："我喝完我的汤了。"

这句话把乔治特从梦想中惊醒。

"当，当，"她说。

她看见雷尼一让吃完了，胖亚伦在吃着，她也拿起身边的那盘汤开始喝起来，经常把汤匙送到耳朵边，而没有送到嘴里。

有时她竟舍弃文明，用手指吃起来。

胖亚伦像他哥哥一样刮过盘底以后，就去找他的哥哥，在他的哥哥后面奔跑。

……

黄昏到来以后，气候转热，催人入睡，乔治特的眼睛有

点蒙胧，雷尼一让走到他的摇篮边，把用来作褥子的草袋拉下来，一直拖到窗户旁边，然后躺在上面说："我们睡吧！"

胖亚伦把脑袋搁在雷尼一让身上，乔治特把脑袋搁在胖亚伦身上，三个小坏蛋就睡着了。

热风从开着的窗户吹进来；野花的香气从山谷里和小丘上被晚风挟着到处散播；大自然是恬静而仁慈的，一切都发着光辉，一切都平静，一切都充满了爱情；光线是太阳给万物的爱抚；全身的毛孔都可以体会到从万物的伟大柔情里所发出来的和谐；宇宙就是母亲；天地万物就是光辉灿烂的奇迹，造物主更用慈爱来表现她的伟大；在生物的可怕的斗争中，仿佛无形中有什么人在采取一些神秘的措施来保护弱者、抵御强者；而且，这样的景象总是美丽的；光明会给人一种仁慈的感觉。光和影在草原和河流上的移动，使无可形容地沉静的原野仿佛变成一幅无限华美的织物；炊烟升上云端，就像幻想渐入梦境；飞鸟在拉·杜尔格的顶上兜着圈子；燕子在窗口上张望，仿佛来看看孩子们是否睡好。孩子们很优美地挤在一起，一动也不动，半裸着身体，像小爱神所作的姿势；他们是纯洁的，值得崇拜的，他们三个加起来还不满九岁，他们在梦着天堂，这可以从他们微微笑着的嘴角上看出来，也许上帝正附在他们的耳朵旁边说话，他们是所有人类的语言都称为弱者和受祝福的人，他们是值得崇敬的天真无邪的人；周围一切都在静寂中，仿佛他们温柔的胸膛所发出的呼吸声就是宇宙间的大事，天地万物都在倾听，树叶没有沙沙作响，野草不再颤动；满布星星的广阔的天空仿佛在屏住呼吸，免得扰乱了这三个卑微的小天使的睡眠，没有什么比大自然对这几个小孩的无限尊敬更崇高的了。

太阳快要落山，现在已经几乎接触到地平线了。突然间，在深沉的静寂中，森林里爆发出一道闪电似的亮光，紧跟着是一声巨响。有人放了一发大炮。大炮的回声把这一声巨响化成一片爆音。从一座小丘到另一座小丘延续着的轰隆声是非常可怕的。这声音惊醒了乔治特。

她略略抬一抬头，举起她的小手指，说：

“蓬！”

声音消失了，一切又恢复静寂，乔治特把脑袋再度搁在胖亚伦身上，又睡着了。

【法国】雨果《九三年》P.304～3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小宝贝”在面包房里一天天长大，他睡在糠皮草堆上，醒来就在泥地上滚爬。“小宝贝”的肤色是闪亮的古铜色，像一个刚烤熟的热呼呼的面包。他从小闻惯了面团的新鲜味道和香喷喷的熟面包味。他人小，好奇心强，常常在早饭前，不止一次地跑到烘烤面包炉前，俯身观看炉内烧得红通通的煤饼。他离炉内燃烧着的火舌太近了，几乎要被火烧着了，外祖母这才不得不把他拉开。他很淘气，经常把小手伸进和面的木盆里，弄得满脸面糊；或者面包一烤熟，就抢着去拿，硬要掰开热乎乎的面包吃，结果把小手烫疼了，又放进冷水里去冰。总之，“小宝贝”成了一位混世魔王，自封是面包房里炉火和面粉这个国度里的暴君。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归来》P.10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这个婴儿，形态完整，精力充沛，嫩弱的四肢具有天然的灵活动作，真可以说她是在伊甸园里生长的；而且可以

说在人类第一双父母被赶出来以后，就把她留在那里成了天使的玩物。这个孩子有一种天生的优雅，那并不一定与无疵的完美相共存的；她穿的服装，无论多么简单，看见的人总认为只有那件衣服才最合她的身材。

〔美〕霍桑《红字》P·47，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哈克贝利经常穿着大人丢掉不要的破衣服，满身都是一年四季开花，破布条条老在飘动。他的帽子是个很大的破家伙，边上有一块很宽的新月形的帽边子耷拉着；他要是穿着上装的时候，那上装就差不多拖到脚跟，背后两颗并排的钮扣一直到背部的底下；裤子只有一边的背带吊着；裤裆象个口袋似地垂得很低，里面什么也没有；裤脚没有卷起的时候，毛了边的下半截就在灰尘里拖着。

〔美〕马克·吐温《汤姆·索亚历险记》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他那突出而宽阔的额头显得倔强而聪明。一双被长长的睫毛遮掩着的乌黑的大眼睛闪闪发光，显露着两种热情间的烈对立的斗争。他那光亮的头发一缕缕地卷曲着垂在颈部；一撮细丝般的、会使天下所有狮子嫉妒得发狂的黑胡子，滑稽地卷曲着生在一张将使一位羞怯或多情的女子忐忑不安的嘴上。

〔阿根廷〕胡·曼·戈里蒂《一只黑手套》，《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32，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满三岁以后，他就开始在母亲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候扶着桌、椅走到大厅或其他房间里去，好奇地摸

弄靠垫上的刺绣、桌上的雕刻、墙上的绘画，以及各种陈设和灯具，凡是能到手的东西都拿来玩，他喜欢的东西就伸手去够，直到累了就喊一声“拉阿”，或者深深叹一口气，接着走他的路，去寻找和探索。帕夏鲁给他带来一批宝贵的玩具：木马、战车、张开大嘴的鳄鱼，等等。他跟这些玩具一起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个他自己创造生命、主宰万物的世界里！他说要有什么，那个东西就出现。对他来说，木马是有生命的，它还有自己的愿望；大嘴巴的鳄鱼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有自己的要求。他跟它们说话，它们也跟他说话。他命令它们干什么，它们就服从命令，它们随时向他报告一些对大人隐瞒了的秘密。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最后的遗嘱》P。6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公子哥

男青年是穿洋服的，玄色的佛兰绒上衣，克罗米钮子，袖口上一排五个，光芒闪闪的；连领的绸衬衫，到处是黑滚边，甚至领子上也是黑滚边；两个假肩头实在太阔，又翘得太高了，叫人看着难受；一双尖头皮鞋太尖了，不但够与他夫人的高跟鞋的尖头比赛，甚至也不输于那位老太太的小脚的鞋尖。

他自然也吸烟，搁在桌子上的是一只巨型的二十支装的扁而带弯的金属烟盒，衔在他嘴里的是一支五寸来长银镶头的电木烟嘴。

一张三角脸，——都市的娱乐场所最通行的非常时髦的

脸，头发朝后梳，电烫过。

男青年也笑着点头，从新燃起一支卷烟来，三角脸的下端突出一根五寸来长的管子，又不得不放平或朝上翘，——在旁人看来，那样子就很尴尬。

[中国]茅盾《官舱里》，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502～5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凌海随随便便地招呼着，带着股玩世不恭的亲热劲儿。他个子不高，脸盘黑瘦，穿着件破衬衫，戴着副黑框眼镜，一手扶车把，一手扶车座，斜着身懒散地靠着摩托车，处在人群的中心位置。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他一到里面，很吃了惊，只见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乌黑的大约是洋衣，身上也挂着一块银桃子，手里是阿Q曾经领教过的棍子，已经留到一尺多长的辫子都拆开了披在肩背上，蓬头散发的象一个刘海仙。对面挺直的站着赵白眼和三个闲人，正在必恭必敬的听说话。

[中国]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P。1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这是一位穿着淡灰色条子西装的时髦人物，上下都结束得非常整齐，头发梳得很光，身上不断的还有一阵阵香水气味透出来，说的话急得象枪一样；很清楚地告诉人家，这是一位未经世故的公子哥儿。

[中国]秦瘦鸥《秋海棠》P。17，江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版。

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大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股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极好，却难知其底细。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其词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象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刻到了花港。众人都倚着胡公子，走上去借花园吃酒。胡三公子走去借，那里竟关着门不肯；胡三公子发了急，那人也不理。景先生拉那人到背地里问，那人道："胡三爷是出名的悭吝！他一年有几席酒照顾我，我奉承他？况且他去年借了这里摆了两席酒，一个钱也没有！去的时候，他也不叫人扫扫，还说煮饭的米剩下两升，叫小厮背了回去。这样大老官乡绅，我不奉承他！"一席话，说的没法，众人只得一齐走到于公祠一个和尚家坐着。和尚烹出茶来。

分子都在胡三公子身上，三公子便拉了景兰江出去买东西。匡超人道："我也跟去顽顽。"当下走到街上，先到一个鸭子店。三公子恐怕鸭子不肥，拔下耳挖来戳戳脯子上肉厚，方才叫景兰江讲价钱买了。因人多，多买了几斤肉，又买了两只鸡，一尾鱼，和些蔬菜，叫跟的小厮先拿了去。还要买些肉馒头，中上当点心。于是走进一个馒头店，看了三十个馒头。那馒头三个钱一个，三公子只给他两个钱一个，就同那馒头店里吵起来。景兰江在傍劝闹。劝了一回，不买馒头了，买了些索面去下了吃，就是景兰江拿着。又去买了些笋干、盐蛋、熟栗子、瓜子之类，以为下酒之物。匡超人也帮着拿些。来到庙里，交与和尚收拾。支剑峰道："三老爷，你何不叫个厨役伺候，为甚么自己忙？"三公子吐舌道："厨役就费了！"又秤了一块银，叫小厮去买米。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225～22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正在吵不清，内中有个十七八岁的少爷，穿一件土黄布主腰儿，套一件青哦噔绸马褂子，褡包系在马褂子

上头，挽着大壮的辫子，骑在那杉桩上，拿手里那根照入签，把那御史的帽子敲得拍拍的山响，嘴里还叫他："都老爷！你把我那本儿，先给我找出来呢！"那御史便是十年读书，十年养气，也耐不住了；只见他放下笔，摘下眼镜来问道："你是那旗的秀才，名字叫作甚么？"他道："我不是秀才，我们太爷今年才给我捐的监。我叫翎僧额。我们太爷是世袭呵达哈哈番，九王爷新保的梅楞章京。我是官卷，你瞧罢！管保那卷面子上都有。"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61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白驹过隙，日月如梭，才见梅开腊底，又早天气回阳。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时分，金莲打扮光鲜，单等武大出门，就在门前帘下站立。约莫将及他归来时分，便下了帘子，自去房内坐的。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却有一个人从帘子下走过来。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妇人正手里拿着叉竿放帘子，忽被一阵风将叉竿刮倒，妇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头上。妇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得十分浮浪。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才，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可意的人儿，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与个眼色儿。这个人被叉竿打在头上，便立住了脚。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但见他黑鬓鬓赛鸦鸽的鬓儿，翠弯弯的新月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嫩嫩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一捻捻杨柳腰儿，轻浓浓粉白肚儿，窄星星尖趫脚儿，肉奶

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紧揪揪、白鲜鲜、黑捆捆、正不知是甚么东西。观不尽这妇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见：

头上戴着黑油油头发鬏髻，一径里垫出香云，周围小簪齐插。斜戴一朵并头花，排草梳儿后押。难描画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玲珑坠儿最堪夸，露来酥玉胸无价。毛青布大袖衫儿，又短衬湘裙碾绢绫纱。通花汗巾儿，袖口儿边搭刺。香袋儿、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香喉下。往下看，尖趫趫金莲小脚，云头巧缉山鸦。鞋儿白绫高底，步香尘，偏衬登踏。红纱膝裤扣莺花，行坐处，风吹裙袴。口儿里常喷出异香兰麝，樱桃口笑脸生花。人见了魂飞魄丧，卖弄杀俏冤家。

那人见了，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变做笑吟吟脸儿。这妇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手，误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地还喏道："不妨，娘子请方便。"却被这间壁住的卖茶王婆子看见。那婆子笑道："兀的谁家大官人这屋檐下过？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时冲撞，娘子休怪。"妇人答道："官人不要见责。"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个喏，回应道："小人不敢！"那一双积年招花惹草、惯觑风情的贼眼，不离这妇人身上，临去也回头了七八回，方一直摇摇摆摆，遮着扇儿去了。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金瓶梅》P。51～53，齐鲁书社1988年版。

弗兰克·沙巴塔从老家来到那里，弄得女孩子们都为之神魂颠倒。他很快成为啤酒晚会上的美男子。每逢星期日，他头戴缎帽，衬衫塞在裤子里，穿一件蓝外套，戴着手套，手里拿一根黄藤条，确实引人注目。他高个子，白皮肤，一口漂亮的牙齿，黄色的卷发剪得短短的，脸上总是挂着一丝傲视一切的表情，这很合乎一个出身上层的人的身分，因为他母亲在埃尔布山谷有一个大农场。他的一双蓝眼睛总带着一种很有意思的惘然若失的神情，每一个他接触过的波希米亚姑娘都以为这是为了自己。他有一种掏手帕的特别的姿态——从胸前的衣袋里拈起那麻纱手帕的一角，慢慢地往外抽，简直是无限怅惘，罗曼蒂克到了极点。他对每一个比较合格的波希米亚姑娘都略献殷勤，但是只有在跟小麦丽·托维斯基在一起时，他的手绢抽得最慢，点着一支雪茄烟之后扔火柴的神情最为无可奈何的样子。谁都一眼看得出来，他那颗骄傲的心在为一个人而破碎。

[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 7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前一天，大饭店里出了一桩不容置疑的风化案。原来，有一位年轻的法国人，搭乘午班火车，于十二点二十分来到这里（我不得不把准确的时间记下来，因为这对案情本身、对那场激烈争论中的症结问题，同样十分重要），他租下了一间靠海的房间：这说明他是相当阔绰的。可是，使他在人前产生好印象的不只是他的风度高雅，尤其还在于他的异常动人的俊美：一副容长的少女型的脸，热情的嘴唇上生着柔丝般晶莹的短髭，洁白的前额上摇曳着棕黄色轻柔的波形卷发，盈盈的双眼亲切妩人——处处都显得柔

媚倩巧，丰姿楚楚，而又丝毫不矫揉造作。远远里乍一望见他，会使人联想到大时装店橱窗里昂然作态的玫瑰色蜡人，握着华贵的手杖，代表着理想的男性美。然而，近看之下却绝无半点浮薄气，因为（实在罕见！）他的可爱之处确是天然生成，恰象是从肌肤里面长出来的。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他对大家逐一点头挨个问好，神情谦抑而又恳挚，他随处涌现的潇洒风度，每一回都表露得毫不勉强，教人瞧着着实愉快。见到某位太太走向存衣室，他就赶紧上前代她接过大衣；对于每个小孩，他都要报以和蔼的一瞥，或说一句逗趣的话，显得既长于交际又明白分寸，——简单说，看来他正是那种幸运儿，这种人既年轻又美貌，仗了这点魅力就足以取悦于人，他从屡验不爽的感觉里生出自信，而自信心又给他增添了新的魅力。在饭店里许多年老或有病的客人之间，他的出现竟仿佛给大家施了恩惠似的，他的每一个胜利的青春步态，每一阵活泼清新的生命力的表现，都使很多人心旷神怡，他不容抗拒地在人人心上赚取了最大的同情。

〔奥地利〕斯蒂芳·茨威格《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选自《茨威格小说集》P. 456，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克利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特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到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他事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艺术批评家高特林，有种神经性的抽搐，一刻不停的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

——大概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的抽着烟，嘟嘟囔囔的说个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其妙的乱划一阵。哀朗弗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的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是卑鄙。——这般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象路劫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刮光了，对他说："你还呆在这儿干么？去你的罢！我用不着你了！"

克利斯朵夫在这一群人里头只对曼海姆抱有好感。当然他是五个人中最有生气的一个，他对自己说的话和旁人说的都觉得好玩；他结结巴巴的，嘟嘟囔囔的，嘻嘻哈哈的，老说着混话，既不能有条有理的讨论什么，也不大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是他很和气，没有野心，对谁都不记恨。其实他并不十分老实，常常扮着一种角色，但不是有意的，而且是与人无害的。他会醉心于一切荒诞不经的——往往是救世济人的——理想，但凭他那种精明的头脑与玩世不恭的态度，他决不完全相信；便是兴奋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冷静，永远不至于为了实行理论而找麻烦。但他需要有点儿东西让他风魔，那对他是一种游戏，时时刻刻要变换的。目前他风魔的是慈悲。不用说，他觉得仅仅做人做得慈悲是不够的，非要显得慈悲不可；他宣传慈悲，同时又指手划脚的加以表现。因为故意要闹别扭，反对家里的人那种刻板而辛苦的生活，反对礼教，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德国人的市侩气，所以他是托尔斯泰的信徒，相信涅槃，相信福音，相信佛教，——他自己

也弄不大清究竟信些什么，——总之是宣扬一种软绵绵的，没有骨头的，婆婆妈妈的，宽大为怀的道德；它很乐意原谅一切罪恶，尤其是肉的罪恶，并不讳言对这一类罪恶的偏心，可不大能容忍所有的德性，——这种道德所标榜的简直是：共同寻欢，如有盟约，彼此娱乐，仿佛结社，而最后还要放上一个圣洁的光轮才觉得高兴。这中间颇有点小小的虚伪，那味道在感觉细致的人是不大好闻的，甚至还是恶心的，如果拿它当真的话。可是曼海姆并不拿这一套当真，只是玩玩而已。这种下流无耻的基督教是随时准备让位的，无论什么偶像都可以来取而代之：暴力也好，帝国主义也好，什么古怪的野兽也好。曼海姆是在做戏，真心的做戏；在他没有跟别人一样恢复老老实实的犹太人面目和犹太精神之前，他把自己所没有的各种情操轮流的试过来。他是一个可爱而又极可厌的人。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二)P.53～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青　年

他的身材高长，瘦削，背略略有点弓；面孔也瘦削，带着黄色。年纪只有二十五六的光景，但和年纪不相称地大有萧索老成的气象。不过你假如肯留意看他，在他那双黑曜曜的眼睛里，是有青春和热情留寓着的。

〔中国〕郭沫若《宾阳门外》，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拉比哈走了。奈菲赛回到房间里，感到一阵快意传遍了全身。刚才还似乎死死卡住她的绝望之手，现在渐渐松开了。她眼前的苍穹越来越宽广，渐渐露出了蔚蓝色！

这次见面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可是，奈菲赛已经看清了这个小伙子脸形的主要轮廓，并已印在心上：右边的嘴角比左边的嘴角往上翘一点，这是吹笛子的缘故；他的手指又长又粗，但是，一按笛子的时候，就变得灵巧、柔软，使吹出来的笛声比和熙的春风更轻柔、香甜；他的一双眸子闪烁着梦幻般的光芒，显示出他并不了解这个迷离的世界；短短的鼻子使他显得天真无邪，宽厚的胸膛象征着对人的直爽坦率，还有象石榴那样透红发亮的皮肤是那么好看。

奈菲赛绞尽脑汁，想回忆他穿的是什么衣服，但是，她一点儿也记不起来。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南风》P.80～8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克劳德瘦长个儿，细胳膊，长鼻子，嘴唇松驰湿润，那张松鼠脸象一刀劈出来的。他近视眼，戴着眼镜，但并不使他的那副尊容更好看些。他是个出主意和幕后指使的，一出事儿就象公司的律师顾问那样溜之大吉；学校里的书本他几乎从来没有打开过，但他连哄带骗，总能使老师给他好分数。他身穿一套黑西服，打着领带，象个文人似的微驼着背，走起路来脚步蹒跚，仿佛带着几分歉意；他貌不惊人，一副谦恭、温厚的样子。他富于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却发挥在对社会施暴行上。

〔美〕欧文·肖《富人，穷人》P.16，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单是他选择的这个住处，已充分显示出他一定是非常富有，他本身更是引人注目，他的服装潇洒而时髦，他的仪表英俊罕见而富魅力。他的脸型狭窄，有点象女人。他的嘴唇温柔性感，蓄着茸茸的淡黄胡须，褐色的头发有着轻微的波浪，眼睛充满了柔情。他的整个外表是可爱可亲、毫无矫揉做作的样子，非常平易近人。你一眼望去，也许会联想起橱窗中那些犹红似白的蜡人，那些表现着理想男性美、拿着手杖在微笑的美少年。你近一步接触之后，这种印象会立刻消失，觉得他确是活生生人类中的一个完美表率。

[奥]褚威格《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选自《同情的罪》P.332，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拜伦也不怎么引起这个姑娘注意。娜塔丽·杰斯特罗从墨镜里看见的，是一个瘦长的吊儿郎当男子，一看就知道是美国人，浓密的棕色头发里夹着几星红色。他背靠着大陆旅馆的墙在晒太阳，抽香烟，两条腿懒洋洋地交叉在一起。浅灰色上装、黑色运动裤和一条栗色领带，看上去略微有点象阿飞的样子。头发下面的额头很宽阔，长长的尖下巴很瘦，脸色很苍白。他的模样完全象一个混文凭的大学生，但外貌相当漂亮。这样的人，娜塔丽在少女时代挥手赶走总有十几个了。

汽车弯弯曲曲地穿过两旁有歪歪扭扭的深红色老房子的狭窄峡谷，向郊外驶去。拜伦问起斯鲁特在大使馆里担任什么工作。这个外交人员回答说，他在政治部门工作，目前正在学习俄文和波兰文，希望将来能调到莫斯科或者华沙去。斯鲁特坐在汽车里看去个子非常高；后来，拜伦发现他自己

的个子要比斯鲁特高；这个外交官身躯很长，但两条腿却不怎么长。斯鲁特的厚厚的金发生得很高，显出高高的额角和瘦瘦的棕红色脸庞。无边眼镜后面的一对浅蓝色眼睛很敏锐，炯炯有神；他的薄薄的嘴唇一直紧闭着，仿佛在下决心似的。一路上，他老是把一只黑色大烟斗捏在手里或者叼在嘴里，但并不抽烟。拜伦忽然觉得，外交工作可能很有趣，使你有机会旅行，冒险，跟一些要人见面。但斯鲁特一提到他是获得罗兹奖学金的学生，拜伦就打定主意不再谈这个话题了。

[美国]赫于曼·沃克《战争风云》P.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青年人的俄国话说得很纯粹，正确，但总带点外国腔，不过究竟是种什么腔，这也很难断定。他的容貌有几分亚洲味：长长的鹰嘴鼻子。大大的呆滞的鼓眼睛，厚厚的红嘴唇，低洼的前额，以至乌黑的头发——这一切都说明他原籍东方；但这年青人却自称姓庞达列夫斯基，说自己的原籍是敖得萨，不过是在白俄罗斯某地的一位善心而有钱的寡妇家里养大的。另外一位寡妇则替他在政府机关里找到了一个位置。中年的太太们一般都是乐于维护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的：他知道怎样去笼络她们，博取她们的欢心。目下，他住在一位有钱的女地主达里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雅家里，所处的地位介乎义子和食客之间。他为人很殷勤，有礼貌，多情善感，暗地里却荒淫好色；他的声音很逗人喜欢，钢琴弹得不坏，跟人谈话的时候还有一种死盯着对方的习惯。他打扮得非常整洁，衣服能穿很久不换；广阔的下颏老是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服服贴贴。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男　子

一位瘦削的人，只有三十来岁，头发很黑，眼睛很有神，浓厚的胡子把下部的大部分剃了，呈出碧青的皮色，只留着最上层的一线络着两腮。这是浮在我眼前的央克列维奇的丰采。据朋友说：他本是犹太系的法国人，而他的夫人却是波兰籍。

[中国]郭沫若《小皮箧》，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29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我听见背后一声无力的咳嗽。我回过头去。一个人站在我的后面：瘦长的身材，蓬乱的长头发，满是油垢的灰布长袍。他正是刚才走过姚家门口的那个人。他的眼睛正带着疑惧的表情在打量我。我也注意地回看他。一张不干净的长脸似乎好些天没有洗过了，面容衰老，但是很清秀。眼睛相当亮，鼻子略向左偏，上嘴唇薄，虽然闭住嘴，还看得见一部分上牙。

[中国]巴金《巴金中篇小说选》（上卷）——《憩园》P.24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

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

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拍拍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了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

[中国]朱自清《背影》，选自《现代散文名篇选读》P.68，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整个巴黎都知道罗伯斯庇尔是一个严厉的正人君子，不宽恕，不妥协。他的相貌就说明了他的性格。他的瘦脸有一种病态的黄色，脸上永远带着严肃的表情，仿佛他一生就不曾笑过。他有一个扁平的前额，一对深陷的小眼睛，差不多被眼皮遮住了。一根直的小鼻子向上面翘，下面却是一张大嘴，嘴唇薄，下颌却是又短又尖。他跟人见面谈话的时候，锐利的眼光就在人的面部盘旋，而且他脸上的表情也好象集中在某一点上。人们常常有这样一个印象：他是一个意志力坚强到极点的人。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罗伯斯庇尔的秘密》P.23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走在前头的那位，身穿一色乌黑的便服，头戴一顶已经断去一半的破碎的草帽，帽沿遮着他那明亮的眼睛。从他走路时的那股冲劲儿看，年纪不过三十五岁上下。一个不大不小的包袱紧绑在他的背上，被暴雨淋了一夜，衣

服全湿透了。水淋淋的湿衣紧贴着身子，清秀的脸上挂满了水珠。他打了个寒噤，住了脚，抖擞下精神，从腰里掏出一块白手帕，却并不马上将脸上的水珠擦干，头朝上一扬，把破草帽一推到脑后，闪出机警、明亮的目光，从太阳一直瞅到黑树林子，从黑树林子瞅到远处的沙丘和那条道路顶点的冈子。他没瞅身旁的战友，只死盯着远处的冈子，问道：

"李大年同志，这是什么地方？"

李大年身材魁梧，比前面的那位还高出一头，手臂粗大，大铜锣似的脸庞，黑亮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他虽然比前面的那位年轻好几岁，但脸上长满了胡子，宽大的额头上已经有了几道深深的皱纹。他穿一身古铜色的蒙古袍子，用两根皮条当成带子，紧紧扎在腰中，袍子的前后襟角掖在皮条带里，卷着裤腿，黑壮的两腿深深踩在泥水里。

[中国]乌兰巴干《草原烽火》P.4，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一米七八的高个子，黑而清瘦的脸，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络腮胡，一身洗得已发淡的深灰色的确良衣服，裤脚挽到小腿肚，赤脚穿着一双旧凉鞋。

[中国]柯云路《新星》P.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他看张太雷同志，约莫三十岁年纪，脸孔长得又英俊、又严肃。身上穿着草黄色呢子的中山装，戴着没有框子的眼镜，又黑又亮的头发从左边分开。宽阔的前额下面，有一双深沉而明亮的眼睛。鼻子和嘴唇的线条，都刻画出这个人的性格是多么的端正、热情和刚强。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33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

新1版。

蓝空中飘浮着缕缕绒毛状白云，最早到达一行仙鹤拂云而过，就在这一天，胡安来到了庄园。谁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但由于他被太阳晒得黑亮的身躯显露出钢铁般的矫健肌肉，而收割的日子也近了，因此很快就找到了活干，并在佩切大叔的小客店里住了下来。

多帅的小伙子啊！村里最健壮的姑娘们都老是眼巴巴地盯着他，仿佛要把他吞下去才心满意足。晌午，太阳映照着金黄色的玉米地，散落在沟畦间的采摘手们的白色身影聚集起来，从刚犁过的地头上鱼贯而出。身着红色、绿色、黄色和彩色裙子的姑娘们，三五成群地点缀着这片新翻过的土地，那个浑身青铜色的最棒的小伙子，低头走过，躲闪她们的目光。

在收获玉米的喧闹日子里，燃起了一场妒忌和仇恨之火。没有情人的姑娘们都为了胡安而争风吃醋；那些已经有了心上人的姑娘们也都神魂颠倒得心甘情愿地做个负心人。可那个痴汉胡安却象一块榆木疙瘩。他不声不响，绷着脸，既不说句讨人欢心的话，也不洋洋自得。他只是爱抚着他的那只白狗。

[墨西哥]马·阿苏埃拉《毁灭》《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229，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他对着镜子仔细打量了一番自己。早晨刚刮过的下巴上仅留下一层铁青的阴影，看上去有几分吓人。他简直是一个危险人物——一个随时都有可能干出任何料想不到的，甚至暴力事情的人物。然而，在浴室那刺眼的灯光

下，他那略显发黄的脸色有点不正常，而且脖子上的肌肉亦有点发松；不知怎的，他认为他镜子里的那双眼睛看上去有点呆滞且恍惚；不过，对这一切他不屑一顾。别人可能由于自己的相貌而将其年龄暴露无遗，可尼尔却并非如此；别人可能会随着年龄而发胖虚弱，可尼尔亦非如此；别人可能到最后完全失去了青春的魅力和活力，而尼尔则永葆青春。

他直了直腰，收起下巴，镜子里的人又恢复了他的本像：一位身材高大，胸肌发达，腹肌几乎收得紧紧的男子汉。诚然，他满头已布满了银灰色的头发，但却一点没有脱落，它浓密而有光泽，从耳到颈后都修饰得整齐而时髦。无论打乒乓球、赛跑或者骑自行车，在他所认识的人当中，他的身体素质是无与伦比的。要是不大熟悉他的人见到他，还真不敢相信他已是个五十出头的男人了，绝对不会相信的。

[美]伯特·赫希菲尔德《情浪》P.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他是个五短身材，肌肉发达的男子汉，有一个粗脖子和一张果断有力的脸。乍一看，他的头发十分显眼，带着火红的颜色。头上的头发半长不长，分开很仔细，狭长的颊须有些长，象火红的羊毛似地，在耳边卷做一团。他深蓝色的眼睛有些生硬、呆滞，有时近乎无神。他有一双惹人注目的小脚和细嫩的手。他支在弹子台上的左手，有一颗豌豆大的钻石戴在小手指上，焕发出五颜十色的光芒。手腕上长着浓密的毛，仿佛布满火红的丝线。法比安很少见过一只长得这么厚的手腕。他身上穿的衬衣是生丝做成的，看得出是外国的剪裁。

[德]伯恩哈德·凯勒曼《死的舞蹈》P.144，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一个黄昏，时钟刚敲过七点，巴恩餐厅里的管弦乐队奏着《仲夏夜之梦》的婚礼进行曲。在这个欢乐的情调中，欧勒·蒙塔奴斯照常走进了“红房间”。这时候，屋子里还是空的，他的伙伴们一个还没有来。今天欧勒阔绰极了！他头戴大礼帽，这东西自从他成人自立的那一天戴过一下以后，一直就无福消受。他穿的衣服全是新的；皮靴也是完好的，一个补钉也没有；他还洗了澡，理了发，刮了脸。看样子，他好像就要结婚似的。他的背心口袋里露出一条沉甸甸的铜表链，左边那个兜里胀鼓鼓的。他眉开眼笑，和颜悦色，似乎要用他预支的一点钱，来接济世上所有的穷人。他今天脱掉了那件平常扣得紧紧的遮羞大衣，挽起了衬衣袖口，白衬衫的胸襟拉得凸出来，看上去像拱廊。他向后面沙发走去的时候，他的新裤子新背心窸窸窣窣地直响。这响声就像他坐在沙发上欣赏自己的皮靴碰着椅子脚发出的吱吱喳喳的声音一样使他高兴。他坐在后面的沙发上，掏出表来看了看。这只大怀表已经在武士洲的当铺里待了一年了，要是过了这个月不赎的话，就要和它永别了；因此，物和主如今就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彼此都很欣慰。一向穷愁潦倒的欧勒，忽然一下子抖了起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他既没有中头彩或承继任何财产，也没有因功受奖或赢得了人生最快乐的甜蜜爱情。那末到底是什么事呢？说来也很简单，他找到工作了！

随后，塞伦也来了。他身穿丝绒外套，脚踏黑漆皮鞋，脖子上缠着黄色绸领巾，戴着红色手套，外套的饰孔上还插了一朵鲜花。他一手拿着手杖，一手提着有皮带的望远镜和旅行毯。跟往常一样，他的两颊瘦削，相貌精明，风度也从容自得；前几天他脸上那种兴奋神色，今天连一丝痕迹

也看不出来了。跟塞伦一起进来的是任叶尔姆。任叶尔姆知道要和他的朋友、也是他的保护人塞伦分别，所以今天的举动比平时还安静些。

〔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P.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杰米森把头灯放到椅子下。他的脑壳形状很漂亮，剪得短短和鬈得紧紧的头发，把头盖骨的曲线衬得更加明显。他很客气地坐在桌子尽头，他那母鹿一般的温和的黑眼睛，从厨房里这个人的身上慢慢地溜到那个人的身上。他说起话来，老是把手指头放在桌边，仿佛桌子是个讲台似的；衬着他那棕黑的皮肤，他的指甲分外显得淡红。他长着一个纤细的鹰鼻，颧骨又高又宽。肯尼迪有时跟他开玩笑，说他们一定是同一个印第安曾祖父生的。

〔德〕史悌芬·海姆《高尔兹镇》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他曾经跟他们说就要下雨了。柯科西勒在场地边上站住了脚，逗留在那儿，仿佛不想跟别人搅和到一块儿似的。他跟别人一样，也穿着最好的衣服，只有帽子和阔皮带是他一向穿戴的。柯科西勒显得有点儿古老派，阔皮带和长衬衫的边一直拖到他的裤子上。他的帽子看上去象一顶礼帽；褪了颜色，透出一种永远戴不坏的样子。柯科西勒脚上穿着皮鞋。其余的人全穿着亚麻布衬衫和裤子，可是没有阔皮带和皮鞋——再不然就在衬衫上罩一件背心，下边穿着宽大的粗布短裤和许久以前买来的鞋子，那些鞋子满是皱折，因为它们给当作出门穿的新鞋已经有那么多年了。还有些人赤着脚，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头上戴的旧帽子

已经用湿刷子仔细地刷过了。他们那新修剃过的脸便是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的最最确切的表记。

〔罗马尼亚〕玛林·普利达《莫罗米特一家》P.1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正在这时候，店门忽然给推开了，一个三十五岁光景的中年人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好像这儿就是他的家。来人的面部轮廓十分鲜明，连皮下的青筋都看得出来，这种特征，只有经常使用面部肌肉的演员或是传教士才有。如果说这些青筋象风琴的键盘，那么不同的是，这个键盘不必用踏板来帮它发音，因为它到底不是一架普通风琴。他脸上的胡子刮得光光的，可是胡子碴儿却像一片乌云把下巴盖住。这人生得顶高额窄，太阳穴又深，活像一根哥林多式柱子的顶；脑门下面搭拉着一绺蓬乱的黑头发，其中有些象野草里的小蛇一般，直想往眼窝里爬，可是怎么也爬不进去；一对又大又黑的眼睛，平时总露出又温和又忧郁的神色，不过有时候那一对瞳孔就像枪口，会向人射击。

〔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P.20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他的长得十分丰满的须发和匀称的体态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

他的娇嫩的脸庞宛如一幅合符标准的、漂亮的图画，缀饰在这上面的美髯也梳得十分整齐。他的下嘴唇很突出，他只要做一个疏懒的动作，表示一个眼色，就可使他成为标准的绅士。

从他的这个风雅的外表，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化学家，一个无与伦比的印染行家，一个许多棉纱厂都为之争夺的人，

一个在工厂的管理事业中进行过改革的人。

他的灰白色中掺杂着蓝颜色的眼睛，他的表现出冷酷无情的面孔，几乎是黑色的眉毛，生得结实的脑门使人感到他身上存在某种十分可怕的东西。

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波兰]莱蒙特《福地》P.48，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这天晚上，他感到自己的双脚迈不开步，似乎不愿意离开加迪的家。他一面慢腾腾地向前走着，一面环视着他熟悉的一切……生活剥夺了拉比哈的智力发展，但又赐与他一种天生的美貌，褴褛的衣衫和平日的粗茶淡饭都无法使这种自然美消失。他笑起来的时候，脸颊上露出两个小酒窝，眼睛最美之处——黑黑的瞳仁——闪烁着光芒；他脸上每一部分都长得那么匀称、恰到好处，为此他赢得了人们的喜欢。他尽管孤苦伶仃，却又无忧无虑。他老是高高兴兴的，不但喜形于色，而且老用他的笛子吹奏出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乐曲，用眼神表达内心的喜悦与欢乐。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南风》P.84、8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胡安强健的白色身影和卡米那修长、俊俏的红色身影镶嵌在犹如一幅淡抹的水彩画般的万绿丛中。他，握着一棵槐树的枝条，显露出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下的肌肉的健美曲线；她，肩上扛着水罐，高耸着前胸；一条丰满的大腿朝一旁侧着，保持着身体的平衡，身姿窈窕。

“你晓得他们今天晚上要到我家去为巴西略提亲吗？”

胡安咬着嘴唇，脸部痛苦地抽搐着，很想说点什么，

但由于强忍着抽噎而无法出声。

卡米那取下了水罐，把它放到沙滩上，等着他说话。

可是他，低着头，出神地盯着淡蓝色的浅浅的河水，清澈的河水映照出卡米那的倒影。他如醉如痴，从下而上地看着她的倒影：匀称的白嫩脚踝，秀丽、白晰的双腿充溢着青春的气息，贴在胸前的衣服的皱纹勾画出她那起伏着丰满乳房，乌黑的头发被红绸带挽成了一束。

他终于抬起头，卡米那一眼就看见了挂在那张被阳光晒得黑黑的面颊上的晶莹泪珠。于是她决心把藏在心头的话儿都倾吐出来：

“怎么不吭声呀，胡安，我不喜欢巴西略呀。”

那个痴汉惊得睁大了双眼，欣喜若狂。他大胆而又迫不及待地用双臂紧紧地搂住卡米那，向着她的身子偎去。

[墨西哥]马·阿苏埃拉《毁灭》《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231，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这时候，那位父亲从崖壁的窑洞里走出来。他没有戴帽子，粗厚的铁灰色头发从额头往后梳得笔直。头发长得从耳背后翘了出来，这使他看起来很象我在弗吉尼亚看见过的古老肖像画中的人物。他是瘦高个子，瘦削的肩背有点驼。他会意地看了看我们，然后握着祖母的手，低头吻了吻。我注意到他自己的手是那么白而且样子很好看。这双手不知怎么显得沉着，而且灵巧。他的眼睛很忧郁，深陷在眉毛下面。面容很粗犷，但看起来象一摊死灰——仿佛所有的热和光都已熄灭。这个老头儿身上的一切都和他尊严的仪态很相称。他衣着整洁。外衣下面穿了一件灰毛线背心，不打领结，却围着一条墨绿色的丝绸围巾，周周正正地在胸前

交叉，用一枚红珊瑚饰针扣住。

[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181，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塔茨伯利是桌上唯一真正有名的人物。他是英国的电台广播员和通讯员，身高六呎二，大肚子，金鱼眼，粗眉毛，有一个露出青筋的大鼻子，戴一副厚眼镜，说话声音宏亮，吃东西胃口极大。他哈哈笑着来到饭桌上，谁跟他说什么他听了都哈哈大笑，他自己不管说了什么也哈哈大笑，他长得非常丑。他的衣著一点也没减轻他的丑容：一身铁锈色的细毛衣服，一件花格子衬衫，一个绿色大蝴蝶领结。他只抽香烟，香烟夹在他的香肠似的胖指头中间显得非常小；象他这样的人应该抽烟斗或者黑色长雪茄，但他手里总是夹着一支香烟，除非是他忙着使刀叉的时候。

[美国]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P.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一七九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在这间后房里聚谈。他们的椅子并没有挨在一起；他们每人坐在桌子的一边，还有一边空着。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街上还很亮，可是后房里已经黑了，一盏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洋油灯挂在天花板下面，照亮着那张桌子。

三个人中的头一个，年轻，脸色苍白，态度严肃，嘴唇单薄，目光冷酷。他的脸颊上有一种神经质的痉挛，使他很难微笑。他的头发上扑着粉，手上戴着手套，衣服刷得很干净，扣着钮子。他的浅蓝色的衣服没有一条折皱。他穿着一条黄布短裤，白袜子，高领，一条打褶的胸饰，有银扣的鞋

子。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巨人，另一个却是侏儒。身材高大的一个很潇洒地穿着一件深红色的宽大的呢衣服，领带没有打结，垂下来比胸饰还要低，露出颈项，上衣敞开，钮子脱落，穿着一对靴口露着毛的皮靴，头发蓬松直竖，虽然也看得出梳理过和装饰过的痕迹；他的假发里夹有马鬃。他的脸上有麻点，他的双眉间有一条愤怒的皱纹，嘴角上有一条善良的纹路，他的双唇很厚，牙齿很大，两只手像搬运工人的手，眼睛闪闪有光。身材矮小的那个是一个黄色皮肤的人，坐下来的样子仿佛有点畸形；他的头向后仰，眼睛布满血丝，脸上一片苍白色，肮脏和垂直的头发上系着一条手帕，他前额很低，只看出庞大而可怕的嘴。他穿着长裤，宽大的皮鞋，一件仿佛曾经是白色的缎子背心，背心上面罩着一件短衫，短衫的皱褶里显出一条坚硬的直线，使人猜出里面藏着一把匕首。

这三个人中第一个叫罗伯斯比尔，第二个叫丹东，第三个叫马拉。

〔法国〕雨果《九三年》P。140～14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他是一个个子高大、穿得挺讲究、营养充足，持重谨慎的公司法律顾问。有一只眼睛给下垂的眼皮遮住一半。他的肚子相当突出，给人一个印象：他要不是在体格上，那么在心理上可活象一个气球，挂在什么非常稀薄的大气当中，只要任何一种早先法律方面的解释或是判例，轻轻给一吹，就可以要它东就东，要它西就西。

〔美〕德莱塞《美国的悲剧》P。885，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他的微笑和脸上的表情是那么和谐一致。他的额头上匀称地布着深深的皱纹，他的眉毛仿佛总是向上扬起，微微带点儿希望，稍稍有点儿惊异，还有点儿开心的意味，他的嘴巴却给人友好的印象。他有一对招风耳，就象小男孩和小牛犊常有的那样，还长着一个小男孩的向上翘的狮子鼻。不过，他的皮肤被风吹成了褐色，他那双小小的眼睛灼灼逼人，最主要的是训练有素，决不会透露出恐惧的神色。

[美]米勒《不合时宜的人》《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P.140，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说话人的面色同来客形成鲜明的对照：白里泛红，而且白得异常，好象漂白过似的。一对眼睛，长着纤细如丝的睫毛，而且白得象生了白化病似的，眼珠几乎见不到蓝色。头颅半秃，头发稀稀落落，几乎象雪一样白，可又不是因为年龄所致。嘴巴虽不尖利，但是坚定而富于思想。额头宽阔，高耸，雄辩地说明他很有脑筋。他讲的英语固然正确，可是太固板，谁也说不清是哪里的口音，也许这就是一种特色吧。尽管他拼命地讲几句粗俗的笑话，可他身上没有一点幽默的细胞。他为人严肃沉郁，俨然是一个学者；与此同时，他还表现了对威力自鸣得意的情绪，对那些冒牌书以及玩具手枪火帽不以为然的哲人态度。他的人品、他的苍白无力的肤色以及几乎没有皱纹的脸面，都是那么令人难以捉摸，因而谁也说不清他到底有多大年纪：也许他才三四十岁，但也说不定已经年逾花甲。你总觉得他的实际年龄要比长相老。

[美国]杰克·伦敦《暗杀局》P.3，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一个矮小的男人沿走廊朝他走过来，那人长一脸络腮胡，戴着眼镜；对这个人说来，戴眼睛与其说是由于眼睛不中用，倒不如说是为了好偷看别人；一张诽谤人的臭嘴，却偏偏老是装得出言委婉，脾气随和；他头戴一顶压得半扁不扁的帽子，身穿干干净净的大衣，可是大衣上的扣子却残缺不全；他的裤子东扯西绊，活象两幅下半旗志哀的旗子；他的步态，显得既自信又懦怯。从他那不伦不类的外貌看来，你简直无法推测他的职业或年龄；说不定你很可能当他是个技工，或者是个公务员；说到年龄呢，他好象是在二十九到四十五之间。不管怎样，当他看到了他正要会见的这个青年的时候，他似乎很高兴，因为他把那顶半扁不扁的帽子举得特别的高，而且摆出一副和颜悦色、笑容可掬的样子。

〔瑞典〕斯特林堡《红房间》P.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托尔斯泰在谈到他的外祖父时说道："他是个严厉的人，但我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他对农民有什么不公道的地方，农民们都因他的正直和公道而尊重他，爱戴他。"他是在强者面前从不低头的那些自尊而又无求于人的贵族地主之一。他是个聪明、严肃、矜持而有理智的人。他对自己的独生女儿——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母亲——是非常宠爱的，但同时他也为自己对女儿的感情而怨恨自己，因为和这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的，既有骄傲和热情，又有因女儿长相丑陋和生性怯懦而产生的苦恼。你只要看一看这个人的相貌，看一看他那锐利如鹰的目光，笔直的贵族血统的鼻子，浓密的眉毛，弯如弓形的尖酸刻薄的嘴巴，威风出众的下颏，头部高傲的姿势，就足以明白，给他画像的农奴画家是确切地

描绘出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沃尔康斯基公爵的性格的。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2～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士 绅

老头儿身量不高，可是长得挺富泰。宽宽的肩膀，因为上了年纪，稍微往下溜着一点。头发雪白，大概其的往后拢着。连腮一部白胡子，把嘴盖得怪好看的。鼻子不十分高，可是眼睛特别的深，两个小眼珠深深的埋伏着，好象专等着帮助脸上发笑。脑袋常在一边儿歪歪着。老头的衣裳非常的讲究。一身深灰呢衣，灰色的绸子领带，拴着个细金箍儿。单硬领儿挺高，每一歪头的时候，硬领的尖儿就藏在白胡子里。没戴着帽子。皮鞋非常的大，至少比脚大着两号儿，走道儿老有点擦着地皮，这样，叫裤子的中缝直直的立着，一点褶儿也没有。

〔中国〕老舍，《二马》P.147、1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谁也没看起这个老人：小干巴个儿，披着件粗蓝布大衫，脸上窝窝瘪瘪，眼陷进去很深，嘴上几根细黄胡，肩上扛着条小黄草辫子，有筷子那么细，而绝对不象筷子那么直顺。王三胜可是看出这老家伙有功夫，脑门亮，眼睛亮——眼眶虽深，眼珠可黑得象两口小井，深深的闪着黑光。……点点头，老头儿往里走。这一走，四外全笑了。他的胳膊不大动；左脚往前迈，右脚随着拉上来，一步步的向前拉扯，身子整着，象是患过瘫痪病。蹭到场中，把大衫扔

在地上，一点没理会四围怎样笑他。

[中国]老舍《断魂枪》，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三册P.116，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在这些中间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这一定是七大人了。虽然也是团头团脑，却比慰老爷们魁梧得多；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爱姑很看得稀奇，但也立刻自己解释明白了：那一定是擦着猪油的。

[中国]鲁迅《离婚》，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一册P.126，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他的个子不高，肤色白皙，一张圆脸，一副肥胖的身躯。因为吃的脂肪十分丰富，恭维他的人说这是他得天独厚，仇恨他的人又断定这是穷人的膏血，甲必丹蒂亚格看去比实际年轻，人家会说他才有三十二、三，最多不过三十五岁。在我们这故事开头的时候，他脸上经常都挂着一副道貌岸然的神色。在他小小的圆脑袋上，盖着一头剪得前长后短的漆黑头发，据说在这里面，装着许多有分量的东西。他的两眼小虽小，但不象中国人那样眼角微微向上，也从来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感情。他的鼻子是细长的，但不给人以扁平的感觉。他的嘴要不是过多地抽烟草，嚼槟榔，因而有些走样（这种东西如果塞在半边腮帮子里嚼的时候，就会损坏五官的匀称），那末，他满可以以美男子自居，人们也会同意的。可是，他虽然有这样的坏习惯，他还是他把天然的牙齿，和每颗以十二比索的代价，由牙科医生替他安上的两

颗假牙，保持得非常洁白。

〔菲律宾〕何塞·黎萨尔《不许犯我》P.4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班杰明·爱伦先生是一个粗气的、强壮的、矮胖的青年，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白脸孔长长的。他戴着眼镜，围着白领巾。在他那件一直扣到下巴的、黑色的、单排钮扣的紧身外套下面，露出椒盐色的通常数目的腿子，腿子完结的地方是一双没有全擦上油的靴子。他的上衣的袖子虽短，却看不见亚麻布袖口的踪影；他的脸虽然足有地方容许衬衫领子来侵占，却没有丝毫类似这种附属品的东西光临。他的样子，整个说来，是一副有点儿发了霉的样子，并且发出加了充分香料的古巴斯的气味。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下P.48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大型“奔驰”轿车在清晨拥挤的车流里穿梭向前，灰色丝绒座位上只坐着一个人——德·莱格尔伯爵。他正从六十八大街东头的豪华住宅区驶往位于第五大街的海伦·朱诺大厦——海伦·朱诺国际出版有限公司的总部。

德·莱格尔伯爵身兼数职，他是银行家，是葡萄园种植家，是现在法国总理的表弟，还是海伦·朱诺国际公司的董事，同时又是个酒鬼。他脸色红润，英俊的面容上略带点残忍，两眼黝黑冷漠，茂密的头发已开始出现灰白。他这副尊容还颇有魅力，女士们常常不自觉地成了他的俘虏。他身高不过六英尺，身穿高级蓝色西服，系一根黑色生丝领带，使他显得无比高贵。衬衣链扣上刻着德·莱格尔家族的族徽：

一头狮子和一只蜥蜴。这是家族的传家宝，从上一代伯爵传到下一代伯爵手里。族徽的图案是根据1546年法国皇帝朗索瓦一世赠给第一代德·莱格尔女伯爵的金耳环刻制的。狮子和蜥蜴象征着德·莱格尔家族和皇族联姻的关系。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13，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他长着一条狮子鼻，额头扁平，其貌不扬，而且这少年的邋遢委实可见，可是他偏要摆出一副十足的大人气派。按年龄来说，他的个儿较矮，两条罗圈腿弯得很厉害，一双鼠目尖利而讨厌。他的帽子在头顶上戴着极不牢靠，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若非戴帽子的少年掌握着一种决窍，不然把脑袋骤然一晃，使帽子复归原位，它确实会经常跌落下来。他穿一件几乎拖到脚跟的大人外套，袖口翻到肘窝里，让一双手露在袖外，其根本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它们插进灯芯绒裤子的口袋，现在他的手就插在那里。总之，这是一位少见的装腔作势、好拿架子的小绅士，身高四英尺六英寸，也许还不到，足登一双系带的高帮皮鞋。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退斯特》P.6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他是一个形容憔悴的男子，他的病色的脸和深陷的眼睛已是天生触目，再加上那些乱七八糟挂到半脸的黑色的直头发，就更显得古怪。他的眼睛那么亮、那么锐利，几乎是不自然的；他的颧骨高而突出；下巴是那样长而瘦，要不是半开的嘴和不动的表情说明了那是他的常态的话，人家会以为他是暂时收缩的肌肉、把嘴上的肉吸进去

了。一条绿色的大披巾围在他颈子里，披巾的两个大头子散在胸口，时而从那件旧背心的破钮孔下面显露出来。他的上身衣服是一件黑色紧身长外套；在下面穿了一条宽大的褐色裤子和一双快要破的大靴子。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上P.41，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 老 叟

老者解释着，顺手理一理灰黄的八字须。老者有一张颇为红润的脸，疏眉朗目，声音洪亮，加之顺手摸摸八字须的好姿势都表示了他的身份和教养，这立刻在那两位年青人的心里引起了蔼然可亲的印象。

……那位老先生自然是"中装"，蓝绸的大褂，老式花样，——这差不多是五十岁以上的"乡绅"的标准服式了，配着那方脸和八字须，自有一种大方又不寒伧的味儿。老先生是吸烟的，可不是卷烟，而是"陈奇"或"元奇"牌的旱烟。他那支旱烟管虽然比乡镇上戴钢边老花眼镜的七十岁老公公手里的家伙稍稍短一点，可已经比同舱那位女青年的粉红绸洋伞长一些。这是湘妃竹的，红润如玉，白铜斗儿，象牙咬嘴，挂着一副白银的剔牙杖和小小一对碧玉连环，不过盛旱烟的荷包却又是外国人用来装板烟的橡皮袋儿。

和尚头，当前秃了一大块，然而这一秃似乎增加了疏眉朗目的那张同字脸的丰采堂堂的派头。

[中国]茅盾《官舱里》，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499～50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郝明抬头看去，只见这个老头儿有六十开外年纪，六尺多高的身材，大骨架，头大腰粗，肩宽背厚，大胳膊大腿，那张巴掌伸开就象小簸箕。身穿天蓝色自纺粗布裤褂，掩襟褂子上缀着六个铮亮的黄铜疙瘩袢子，大襟上挂着一把小胡梳，拴着三个铜钱，脚上穿一双白粗布袜子，青布单脸鹰勾搬尖大靴鞋，纳着云子帮儿。裤腿扎着一副青腿带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老人虽年过花甲，鬓发依然如墨。仔细端详，只见老人是宽脑门，凸颧骨，高鼻梁，大嘴岔，留着一把半尺长的海下涛大胡须，漆黑的两道寿星眉毛足有二寸来长。两只硕大的眼睛，炯炯有神。右手拄着一条八尺多长的鸭蛋粗细的白腊杆子，“咚咚咚咚”地迈着大步走来，如同砸夯一般。他几步来到眼前，颤巍巍地一站，犹如一棵挺拔的古松。

〔中国〕张孟良《血溅津门》P.119，白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这个“老先生”盘腿坐在炕里面，没有修整的胡子长得很长，头发齐在耳丫子上，长瓜脸，高鼻梁，稍微有些驼背，穿着一件深蓝色粗布夹大褂，长腿便裤，扎着腿带。从这身穿着打扮看，很象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或者是摆摊为人代写书信的“代书”。可是当你仔细观察一下的时候，会发现他眼睛很明亮，看起人来好象一眼就能把人看穿，那敏锐的眼神和那外表上的老相很不相称。正因为这样，他的眼睛就经常是眯缝着的，好象患有怕光的眼疾一样。有时他的眼圈也真就红起来，这时他就戴上一副茶色眼镜，眼镜是黄铜框子，粗重的方腿上还长些绿色铜锈，好象才出土的文物一样。

〔中国〕陈玙《夜幕下的哈尔滨》P.45，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陈守忠是一个又瘦又小的老头。脸上满是皱纹，嘴上没有一根胡髭。不管冬天夏天，头上经常罩着块蓝土布手巾，样子很象个和和气气的老太婆。这老汉活了六十几，从来没和人吵过嘴、打过架；从来没得罪过任何人；从来不多管闲事，……一句话：好人——好的叫人生气。他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记下好多格言、成语，讲话时候常常爱说自古道：如何如何；自古道：怎样怎样。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自古道"。

[中国]马烽《自古道》，选自《我的第一个上级》P.9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老马先生的年纪至多也不过去五十，可是老故意带出颓唐的样子，好象人活到五十就应该横草不动，竖草不拿，一天吃了睡，睡了吃；多迈一步，都似乎与理不合。他的身量比他的儿子还矮着一点，脸上可比马威富泰多了。重重的眉毛，圆圆的脸，上嘴唇上留着小月牙儿似的黑胡子，在最近的一二年来才有几根惨白的。眼睛和马威的一样，又大，又亮，又好看；永远戴着玳瑁边的大眼镜。他既不近视，又不远视，戴着大眼镜只是为叫人看着年高有威。

[中国]老舍，《二马》P. 1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排队买东西的第十七个老汉，个子本来很高大，因为罗锅腰，显得低了，不被人注意。他穿着笨手笨脚的新棉袄新棉裤，左胳膊上挂着一个竹篮子，里头平放一个空豆油瓶。他低头用右手指抹眼泪，抹掉又溢出来了。

大伙终于注意了这个奇怪的老汉。为什么在大伙高兴的时候，他流泪？而且看样子流上没完罗。

所有的人都看见：这个老汉满面很深的皱纹，稀疏的八字胡子，忧愁了一辈子的眼神，脖颈上有一大块死肉疙瘩。看来，几十年沉重的劳动，在这个人身上留下过多的痕迹，很明显、很突出。上万赶集的庄稼人里头，这样的人也是少数！

终于，有人认出来了——这是梁生宝他爸嘛！

[中国]柳青《创业史》（第一部）P。509，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正在这时，从屯子西头走进来一个老头儿。这老头儿是细高个子，瘦得两只手象枯干的松树枝。头发差不多全脱落了，只剩下耳尖上的一绺白发，搭拉下来盖在耳朵上。枯瘦的双颊上，长着稀稀落落的胡子。又长又黄的上牙，露在失去血色的嘴唇外面。左膀子上搭着只空空的皮口袋，右手拄着条五尺多长的拐棍。

[中国]乌兰巴干《草原烽火》P.32，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富善先生的个子不很高，长脸，尖鼻子，灰蓝色的眼珠深深的藏在眼窝里。他的腰背还都很直，可是头上稀疏的头发已差不多都白了。他的脖子很长，而且有点毛病——每逢话说多了，便似堵住了气的伸一伸脖子，很象公鸡要打鸣儿似的。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509，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

早过了六十岁的祖父躺在床前一把藤椅上，身子显得很长。长脸上带了一层暗黄色。嘴唇上有两撇花白

的八字胡。头顶光秃，只有少许花白头发。两只眼睛闭着，从鼻孔里微微发出一点声息。

……

自从他有记忆以来，他的脑筋里就有一个相貌庄严的祖父的影子。祖父是全家所崇拜、敬畏的人，常常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气。他跟祖父见面时很少谈过五句以上的话。每天早晚他照例到祖父房里去请安两次。此外，他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看到祖父走来，就设法躲开，因为有祖父在场，他感觉拘束。祖父似乎是一个完全不亲切的人。

现在祖父在他的眼前显得非常衰弱，身子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从微微张开的嘴里断续地流出口水来，把颌下的衣服打湿了一团。

"爷爷不见得生来就是古板不近人情的罢。"他心里这样想。于是一首旧诗浮上了他的心头："不爱浓妆爱淡妆，天然丰韵压群芳，果然我见犹怜汝，争怪檀郎兴欲狂。"他念着亡故的祖母赠给某校书的诗句（这是他前些时候在祖母的诗集里读到的），眼前马上出现了青年时代的祖父的面影。他微微地笑了。"爷爷从前原也是荒唐的人，他到后来才变为道貌岸然的。"

〔中国〕巴金《家》P.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一版。

太公见天色看看黑了，叫庄客前后点起灯烛荧煌，就打麦场上放下一条桌子，上面摆着香花灯烛。一面叫庄客大盘盛着肉，大壶温着酒。约莫初更时分，只听得山边锣鸣鼓响。这刘太公怀着鬼胎，庄家们都捏着两把汗，尽出庄门外看时，只见远远地四五十火把，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马飞奔庄上来。但见：

雾锁青山影里，滚出一伙没头神；烟迷绿树林边，摆着几行争食鬼。人人凶恶，个个狰狞。头巾都戴茜根红，衲袄尽披枫叶赤。缨枪对对，围遮定吃人心肝的小魔王；梢棒双双，簇捧着不养爹娘的真太岁。高声齐道贺新郎，山上大虫来下马。

刘太公看见，便叫庄客大开庄门，前来迎接。只见前遮后拥，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枪尽把红绿绢帛缚着，小喽啰头巾边乱插着野花。前面摆着四五对红纱灯笼，照着马上那个大王。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74～7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所有这些聚集在荒地里这个古老的圣吉尔墓地上的人，谁的外貌都没有那个一只眼睛罩着赛璐珞片的人那么可怕。那是个怪人，身材很高，穿一件有金属纽扣的很宽大的礼服，脖子上围一条花围巾，手里拿一根疙里疙瘩的短手杖，脸上老摆着一副气恼的神态。他脸呈黄褐色，满是疤痕，胡子稀稀拉拉，眉棱突出，头发花白，一只眼没了眼珠，罩着一片圆形的彩色赛璐珞；用一根带子固定住，另一只眼睛是眍瞍的，很黑很亮。这个身体又高又直的人活象一只没有毛的老秃鹫，一只给拴住的、难以接近的、可怕的野兽。严酷的苦难把他折磨得形销骨立，只剩躯壳和脸上的傲气了。

[西班牙]巴罗哈《种族》P.35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老人把小船拉近石级。他身穿一条米黄色的亚麻布裤，皮肤呈褐色，赤着双脚，连裤腿一起没在水里。上

身穿一件米色旧衬衫。瘦小的脑袋上扣着一顶宽边平顶草帽。老人身躯伛偻，体质衰弱，看来是个久经沧桑、历尽艰辛的人。手背上爬满了弯弯曲曲的青筋，扁平的指甲残缺不全，手上、脚上和脸上的皮肤粗糙得象树皮。看得出来，老人从小就在水边过着风吹日晒的生活。他脸色和气，两颊深陷，颧骨很高，显得很突出。两只海蓝色的眼睛似乎在向我们微笑，但又没有丝毫表情。他紧闭着嘴唇，显然在吃力地拉着缆绳，竭力使小船保持平稳，无法用嘴巴流露笑意。老人的年令一定不小了，可还一直在干活，目光仍然显得明快，锐利。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天晓得》P.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再注意坐在眼前的游老伯。他满脸的皱纹象一片网纱；他身上的肌肉尽行萎缩，胸前的皮肤象一片松松贴着的鸡皮；随着肌肉的收缩，膝盖触目地突了出来；手臂上则爬满了蚯蚓般的青筋，粗大的指头棒显得那么坚硬不灵活；特别是他那残废的左臂，更因为挪动而不停地颤抖着。只是他为人乐观，喜欢说笑，就不似一般老华工的嘴巴紧闭，神色呆滞，满脸疑惧忧苦的表情了。而他身上则只有背心和短裤。

［印尼］黄东平《赤道线上》（上）P.114，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

米尔里德小姐发现今天这个老大夫的领带上沾上的鸡蛋痕渍比哪一天都多。他那乱蓬蓬的灰白头发有多少天没梳了？约瑟夫·皮尔逊的邋遢在三郡医院是出名的，简

直有些不象话。自从十年以前妻子亡故，开始过独身生活以来，他的穿着愈来愈不象样子了。现在这位六十岁的老大夫打扮得不象个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倒象哪里跑来的流浪汉。米尔里德小姐打量了一下他白罩衣里边的呢背心，扣眼都磨秃了，上面还有两个洞，可能是强酸腐蚀的。下身一条灰裤子没有裤线。脚上一双旧皮鞋，早就该上油了。

〔加拿大〕阿瑟·黑利《最后诊断》P.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莎亚坐在由十几张椅凳和小沙发围成的一个圈子的中间，就象一个国王或者大官似的。他解开大衣，让它一半拖在地上，绸子衬衫也露了出来，里面还挂着两根白带子。他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这只脚的鞋尖就翘得和在座的其他人的头一样高了。这些坐在他周围的人听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点头哈腰的。在他说话时，他们很少说，只留心看着他的两道被红眼皮围在中间的粗大黑睫毛的每一次闪动，和他那双指甲已被咬破、指头象一些小枝枝一样的黄瘦的手的每一个动作。而他则只管抚摸着他的花白长须和剪得很短的白发，在这些白发中，间或显露出玫瑰红的头皮。

他的脸庞呈番红花色，生得瘦小，但十分好动。他的鼻子成弓形，由于没有门牙，显得很长，好象挂在嘴巴的上面。

他说话很慢，可是每个字都说得很重，并且一面说，一面就要皱一皱那生得十分粗糙、同时有点凸起和凝聚着许多褶皱的白头皮。

〔波兰〕莱蒙特《福地》P.296，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在我们看来，托尔斯泰是个朴实平凡的人，但是，在其平凡之中，又蕴藏着非凡的复杂性格。在我们看来，他是个刚强果断的人，但同时他又是个柔顺如蜡的人；他和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一样，性情暴躁、耿直粗犷、求全责备，但同时却又温情脉脉，宽宏大度。他高傲自负，自尊心强，但同时他又是那么谦逊，甚至自怨自艾，自暴自弃。但是，象一根红线贯穿他整个一生，他的主要特征是“以爱对象”，无所不包的、照亮了他一生的爱，知恩报恩的爱，对大自然、对人们、对动物的爱。他的温顺和仁慈也正是由这种爱而产生的。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1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朴老头儿穿着经理送的白色工作服盘腿儿坐在炕上，和颜悦色地望着大伙儿。他那一头白发被吊在天花板上的大灯泡一照，银丝缕缕，闪闪发光。光净的脸上孤零零地只留下一撮下巴胡子，在炉火的映照下发出青铜色的光泽，较之以往，愈发显得老态龙钟了。

〔朝鲜〕边熙根《冬夜的故事》，选自《东方短篇小说选》上册P.71，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 军人

骏马上坐着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军人。他身高一米八，膀圆腰粗，浓眉大眼，两撇八字胡虎虎有神，左脸上有道刀痕，闪闪发亮。他的嘴唇很厚，闭起来象两扇蚬木

大门，把心里的话儿都给堵住了。他穿着一套黄呢子军服，没有戴领章和肩章，可是肩胛却挎着条精神带，脚踏一双漆黑的长统马靴，马刺雪亮。他光着头，威风凛凛地挥着马鞭，唿哨一声，火炭马披着霞光，四蹄生风地穿过晨雾，飞下山来。

火炭马驮着老人飞下山后，老人放松缰绳，慢拢辔头，让骏马的的得得地踏着小步前进。这时，他才稍微抬了抬屁股，将两臂往后一伸，浑身的骨骼吱吱作响，他有一种惬意之感，便习惯地用手摸了摸八字胡。

[中国]武剑青《失去权力的将军》P.1～2，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上尉越走越近，最后在悬崖顶上站住，面向我们。这时，他全身都暴露了。观察镜里，他衣服上每粒纽扣都清晰可见，领章上的上尉标志象玻璃碴闪光。他准知道我们在看他，也知道首发子弹就能贯穿自个儿的胸膛，但他久久不动。要是我，准会昂首叉腰，把胸膛挺起来，显示出某种气概。可他不，他若无其事地站着，干脆是没瞧我们。右手拿着短杖柄，杖头斜靠在左掌中，一下下敲打着。他和我挨的多近啊，他深深的呼吸似乎能扑到我脸上。每呼吸一下，胸脯上的几排勋标，都鼓起来闪一下。从那些勋标判断，他得过二十几枚勋章、功章，或是奖章。太多了，要是全挂在身上，他军装准成了一副铠甲。可惜他身材瘦小，勋章和短杖(我猜想那是支将军杖)也没给他增加些威风。……他是个沉默的干巴瘦子，是个佩有那么多勋标的干巴瘦子。如果他把墨镜摘下来，我相信那两只眼也和勋标一样闪亮。

[中国]朱苏进《凝眸》，选自《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P.1666，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今天是个例外，大清早就有个男人来到牡丹亭里，面对园门而坐，打开一张《大华日报》细看着，整个面孔被报纸遮住。当他翻转报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此人三十二、三岁年纪，身材高大魁梧，眉宇之间英武之气逼人，长方型的脸上闪露着沉着、刚毅、果决、英猛异常的神色。特别是那双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当他急速地朝园门口一瞥的时候，会让人联想起闪电或是舞动着的剑影。从他露在外面的胳膊和小腿上，可以看出他的肌肉结实，浑身是劲。他穿着十分考究，整个模样，使人一望而知是一位军官，大概是来此消受清闲的早晨的。

[中国]李良杰《天竺梦》P.43～44，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行列里闪出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红军。他用极迅速又巧妙的动作，在行列里穿来穿去地前进。他的步伐矫健而轻快，灵活又有力。在他脚步指向的地方，好象树木直往两旁躲闪，所有的山岩也在为他让路似的。

这个青年红军有双浓黑的大眉，眼睛虽不算太大，但很有神。他那红红的脸蛋上，蒙上一层均匀的汗水，好象擦了浓油一样，闪着光亮。他穿得很整洁，军服是用打土豪没收来的学生装改做的，很合身，又漂亮。脚上穿一双很讲究的草鞋：三色毛线的耳子，白漂布织的底子，鼻子和鞋后跟缀有一小块小薄皮。他腰间的皮带有些发黑。肩上斜挂着挎包和手枪，还背着一把湖南雨伞。这一切在他的身上，摆得那么合适、匀称，给这位标致青年更增加了一种特有的英俊。

[中国]陈靖《金沙江畔》P.5，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

尹兰抬头望去，这人乍看有些老相，但一端详，顶多二十八、九岁。他身材高大魁梧，头上戴一顶半新

不旧的圆顶军帽，帽沿上面缀着两个徽扣，相当庄重。上身穿一件白粗布对襟抱身小褂，紧裹着健美的身躯，下身穿一条灰色马裤，脚上穿着白粗布袜子，青色毛边圆口便鞋，鞋口上系着两个布条。腰里紧束着一条酱紫色宽牛皮腰带，明光铮亮的黄铜卡子扣在当中，十字交叉别着两支手枪，全是单打连发、上压下插大小四个梭子的德国托克，二把大长笛，烧蓝崭新，闪着乌亮的光。他是一张长方形周正的脸庞，鼻高口阔，两耳端正。眉宇间凸棱棱地突起三道川字形的纹岭。气宇轩昂，不怒而威，大概是那些神话般的传说的影响吧，尹兰见了这人，觉得他身上好似长了瘆人毛似的，让人望而生畏。她又仔细看看，才看清这人，挽着袖口，脸上流着汗水，背部也被汗水浸湿了，鞋底子沾着泥片，身上也溅了些泥水，好象是劳动刚刚回来的样子。他快步走来，步履轻盈，带着军人风度，嘿嘿笑着，热情地和客人打着招呼。

〔中国〕张孟良《血溅津门》P.95，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查战军今年十九岁，中高个，身体匀称，五官端正。一副白净的面孔，神态自如，一双黑亮黑亮的眼睛，锐敏有神。一身灰粗布单军装，穿得整整齐齐，头上的八路帽戴得端端正正，左胸前那个白底红边黑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平平展展，两条腿上的绑带也打得整齐细密，层层绑带的间距就象用尺子量过的一样均匀，他左肩右胁一支“王八盒子”，右肩左胁一个绛红色的皮包，腰间扎着一条黑里透红的皮带。他身上的一切佩戴，都那样匀称可体，那样整齐干净，使得这个年轻人更显出英俊威武。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这是个很精细的人，是个习惯了战争生活的人，是个在任何艰苦战斗的环境里，都能保持军人仪表的

人。

[中国]刘子威《在决战的日子里》P.12，天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岗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高高的个儿，站在那儿，象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

[中国]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选自《魏巍散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黄色的雨衣把面孔和上身罩着的，两只脚露在外边，在黄色的马裤上裹着黑色的皮裹腿……

我已经知道那扛架上的人是谁了。我连忙跑到扛架旁边，把那盖着面孔的雨衣揭开了来，现出了纪德甫的面孔。两只眼睛睁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黄色的面皮失掉了弹性，就象青铜铸就的一样，口是隙着的。这在我们学过医，看惯了死尸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经死了。灼热的眼泪顿时在我眼眶里鼓荡了起来。

[中国]郭沫若《宾阳门外》，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86～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为首的那位高长大汉，有七尺长的光景，算是一群人中的最倔强者。他的马也和它的主人相称。马象是恨那眼前的长江限制了它的逸足，屹立着不断地把前蹄在石碛上蹴，喷着白色的蒸汽不断地嘶风。它的主人下了马后，

立在马旁面着长江不动了一会。他把长矛竖在石碛上，把铜盾放在马鞍上；接着又把黑色的铁盔解了下来，在铜盾上放着。头上露着一个浓黑的椎髻，巧克立色的脸下绕着一簇短短的黑须。颊上受着两处伤，带着两条黑色的血斑和胡髭混淆着。看他那年纪是只有三十岁的光景。

〔中国〕郭沫若《楚霸王自杀》，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9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她，原来是一位年轻姑娘，顶多不过十八九岁。由于刚才的奔跑和焦急，圆圆的脸上，渗出了汗珠儿，仿佛一个沾着露水的熟透了的苹果。她的两只眼睛，象黑宝石一样，亮晶晶的，闪耀着聪敏、慧巧、活泼和刚毅的光芒；秀长的睫毛，宛如清澄澄的湖水旁边的密森森的树林，给人一种深邃、绮丽而又神秘的感觉。她的乌黑的长发，既柔软又纤细，随着河风在脑后飘拂着。她上身穿一件白细布翻领衬衫，下身穿着一条草绿色军裤，脚上穿着一双磨旧了的黑色皮鞋。这个姑娘看到汽轮真的回来了，有点喜出望外，激动得微微地张着嘴，露出两排细小的洁白的牙齿，天真地微笑着。

〔中国〕孙景瑞《难忘的战斗》P.2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新1版。

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结实得象铁墩子似的宫班长，说他象铁墩子，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二十四五的年纪，个子不太高，胖敦敦的，浑身都是劲儿。圆圆的大脸，黑中带红，就象一块烧得半红的砖。眼睛不大，眼神却非常锐利，象两道闪电似的，又尖又亮。从他这副外表看起来，

就知道他是一个浑厚淳朴而又有着非常大的毅力的人。他很少说话，最激动的时候，也从不大喊大叫，只是额上的青筋，比平时会更高的绷起，铁似的下颚，不停的蠕动。

〔中国〕峻青《马石山上》，选自《黎明的河边》P.2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六十多岁的人，瘦高个儿，有些驼背，短袖白衬衫显得宽大、空荡。脚上穿着方口黑布鞋，步履很轻，沉思地、舒缓地落在水泥地上。走走，停停，最后叉着腰，在墙上一张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前站住。两颊凹陷的脸上，目光矍烁、锐利，露出军人的风度——每当他回忆过去时，目光里就多一些军人气质。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35～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街上到处都是败兵，三五成群地走着，现出很狼狈的样子，不是落了帽子，就是失了裹脚，有的衣服敞开，有的连番号也撕落了。现在也没有多大用处了：大家把枪提着，拿着，掮着，背负着。然而甚至在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失掉平日的骄傲，他们还是一样地横眉毛竖眼睛在街上找人寻事，常常使人想起他们在这种情形中的故技。

〔中国〕巴金《家》P.19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一版。

“我刚刚看见抬伤兵进城，接二连三的，不晓得有多少，”觉民激动地说；“真可怕，他们鲜血淋淋的睡在架子上，有的烂手，有的断脚，一路上滴着血，口里不

住地呻吟怪叫。有一个人侧身躺着，左额离太阳穴不远突出一寸长的血肉，不住地滴着血，脸色真难看，像白纸一样。我看得清清楚楚。真可怕……”

[中国]巴金《家》P.1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一版。

他的双腿已经轧断了，只有一层薄薄的血肉模糊的肌肉连接着折断的骨头，要想移动一下这样的腿那是不能想像的；而且上肢和脊椎痛得渐渐麻木了；十个被鲜血泡起的手指头肿得变成了大熊掌；何况还有一副沉重的手铐紧紧地铐在它上面。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19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高铁杆儿的样子实在叫人恶心：他长了一个瘦长而弯曲的身子，象个大海虾的形状；穿着日本式的军服，上身愣短，两头尖的枣核儿脸形，还留着断梁胡髭。本来，这就够难看的了！可是进了屋未抽烟还先把军帽摘掉，把上身军服脱去，露出了飞机式的头发，藕荷色的绸子衬衫儿。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1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第三团团长高拧子，是师值星官，他头戴绿色大沿帽，脚登高腰马靴，腰挎战刀，肩头横披黄色值星带，一身崭新绿军服，虽然长的尖嘴猴腮，却竭力耀武扬威，装腔作势。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3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老梁穿一身青色粗布棉衣，腰间系着红色牛皮带，上面斜插着金鸡圆眼大机头的盒子，棉衣瘦得裹身，两个袖口挽的挺紧，加上他那矫健而轻快的步伐，使人感到他是个手脚利索头脑灵活的人，打起仗来准是把好手。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她看见她那壮健漂亮的小儿子，如今容颜枯槁，两眼深陷，满脸的污泥，盖着那一纵一横，数也数不清的伤痕；脖子上歪歪斜斜地挂着红领带，背着一支步枪，挂着一支驳壳；那对襟厚蓝布夹袄和中装蓝布裤子上，既涂满了乌黑的煤炭，又涂满了黄泥和血渍；简直差一点认不出来了。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39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这马兵都头姓朱名全，身长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须髯，长一尺五寸，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模样，满县人都称他做美髯公。原是本处富户，只因他仗义疏财，结识江湖上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怎见的朱全气象？但见：

义胆忠肝豪杰，胸中武艺精通，超群出众果英雄。弯弓能射虎，提剑可诛龙。一表堂堂神鬼怕，形容凛凛威风。面如重枣色通红。云长重出世，人号美髯公。

那步兵都头姓雷名横，身长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胡须。为他膂力过人，能跳二三丈阔涧，满县人都称他做插翅虎。原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后来开张碓坊，杀牛放赌。虽然仗义，只有些心匾窄。也学得一身好武艺。怎见得雷横气象？但见：

天上罡星临世上，就中一个偏能，都头好汉是雷横。拽拳神臂健，飞脚电光生。江海英雄当武勇，跳墙过涧身轻。豪雄谁敢与相争。山东插翅虎，寰海尽闻名。

因那朱仝、雷横两个，非是等闲人也，以此众人保他两个做了都头，专管擒拿贼盗。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赤卫军惊骇地挤成了一堆。显然，他们是害怕会遭受私刑。他们的眼光软弱无力地在哥萨克们的脸上滑动。只有一个赤卫军，外表上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一些，生着一张颧骨高高的、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脸，穿着一件油污的军衬衣，打着一副破烂成一条一条的裹腿，用两只微斜的眼睛隔着人们的脑袋蔑视地向远处看去，紧紧地闭着流出血来的破嘴唇。他的身材短粗，肩膀很宽。他的象马鬃一样的黑色硬鬈发上，象一张绿饼似的扣着一顶军帽，军帽上还留着徽章的痕迹，大概这顶军帽还是从日耳曼战争的时候就戴着了。他稍息站着，用指甲上沾着干血的粗大手指头摸着敞开的贴身衬衣的领子和生着黑色硬毛的尖利喉核。表面上看来他很冷静，但是那条稍息站着的腿，却象打寒战一样轻轻地哆嗦着，这条腿因为用破裹腿缠住了包脚布，所以直到膝弯地方

都显得很难看，很粗大。其余的人都脸色苍白，面无人色，只有这个赤卫军的肩膀的雄赳赳的姿态和他鞑靼人一样的有力量的脸很惹人注意。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69～10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看样子是个大学生，或者是位年轻的大夫，在横过草原的小路上走着。那支他用皮带挎在肩上的步枪，似乎使他越来越感到沉重；他一边走着，一边不时地把枪从肩上取下来拿在手里，或者从一个肩上换到另一个肩上。他脱掉了帽子；午后的太阳把他的头发晒得发烫。在他周围，到处都是六月里草原上繁生的各种小动物，全都生气勃勃，有的跑到他的脚前，有的在乱草丛中爬着，闪着光，或在他的眼前成群地飞旋，一步不舍地紧跟着他。草原上开满了野花，空气里弥漫着各种各样芬芳的气息。

这时候，那旅人停住了脚步，了望这向四面延伸出去的无际的草原；草原上，满布着闪闪发亮的红色斑点，显得凝滞而单调。只是在他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带绿色的树林，树林的边缘上，一缕白色的炊烟袅袅升入蓝天。

〔德〕施笃姆《一片绿叶》，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2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那老龙骑兵的长相很像一个凶横的水手。一双黯淡的灰色眼睛，花白胡子，脑壳颜色像新鲜牛油，四周剩一圈乱七八糟的头发，有股说不出的淫乱的神气。旧灰外套上扣着荣誉团的红星，衣襟不容易合拢，挺着厨子一般的大肚子，阔嘴巴几乎跟耳朵相连，肩膀扎实：这些外貌倒很

相称，但两条腿又瘦又细。绯红的颧骨说明他过着吃喝玩乐的生活。腮帮下部叠起粗大的肉裥，拥在破旧的黑丝绒领外面。老龙骑兵除了别的装饰品，耳上还戴一副其大无比的金耳环。

约瑟看着他想道："真是个酒色俱全的烂料！"

[法国]巴尔扎克《搅水女人》P.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脊背略微有些驼的卡列金由包加叶夫斯基陪伴着，用整个的脚掌踏着坚定的、像狼一样的步子走过去了。他向外拉了拉自己坐的椅子，然后坐下去，很镇定地把保护色制帽放在桌子上，军官的帽徽闪着白光，他摸了摸头发，一面用左手的手指头扣着翻领制服旁边的一只巨大的口袋的钮子，一面把身子略微弯过去，朝着正对他说话的包加叶夫斯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表现着一种缓慢的坚定的信心和一种成熟的力量；一些掌握过政权的人的举止行动通常都是这样的，他们经过多年的锻炼，养成了和别人不同的姿势、抬脑袋的风度和走路的步伐。但是包加叶夫斯基坐在威风凛凛的卡列金旁边，和卡列金一比他就显得其貌不扬了，他正被眼前的谈判弄得心神不安。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781～7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现在认识陆军中将乔治·德夫托爵士的人，假如在西班牙战争和滑铁卢战争的时候碰见这员猛将，说不定竟会把他当另外一个人。如今在上流社会里请客跳舞最热闹的当儿，他常常出来应酬，前后胸垫得厚厚的，绑着紧身，穿着漆皮高跟靴，路走不稳，却还做出大摇大摆的模

样，看见过路的女人，便涎着脸对她们笑。有时他骑一匹漂亮的栗色马，在公园里对着马车里的太太小姐飞眼儿。他眉毛漆黑，两面是黑里带紫的连鬓胡子，棕色的头发又多又卷。在一八一五年，他的一头淡黄头发已经秃得差不多了，四肢和身躯都还硕壮些，没有近来那么干瘪。到他近七十的时候（他如今快八十了），原来稀稀朗朗的白头发忽然变成浓密卷曲的棕色头发，胡子和眉毛也染上了现在的颜色。心地不好的人说他的胸膛是羊毛垫成的，又说他的头发不会长，一定是假的。

［英国］萨克雷《名利场》P.34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第二天，把他往嘉桑斯克解去。他在几名骑马的押送兵的前面走着，轻轻地踏着雪，拧着短而浓的眉毛。但是当他在树林里，从一棵像死人脸色一样苍白的小白桦树前面走过的时候，他精神焕发地笑了，站住脚步，往上探了一下身子，用那只强健的手折下来一根树枝。树枝上的许多褐色芽苞已经充满了三月里的甜汁；芽苞的略能闻到的、象征着春天即将到来的淡薄香气已经显示出了生命，这是在太阳的照耀之下周而复始的生命……李哈乔夫把许多鼓胀的芽苞放到嘴里去，嚼着芽苞，用蒙眬的眼睛望着从严寒中摆脱出来的、显得有了光彩的树木，刮得光光的嘴角上露出了笑容。

他的嘴唇上沾着几片芽苞的嫩瓣牺牲了：那些押送的哥萨克在离月申斯克七哩路地方的一片荒凉的阴森森的沙丘上，很残忍地把他砍死了。活着挖出了他的眼睛，砍掉双手，割下耳朵和鼻子，用马刀在他的脸上画十字。他们解开裤子，一面叫骂，一面把尿浇在他那英勇而又美丽的强大

的身体上。他们对血肉模糊的肉团子叫骂，后来有一个押送兵用脚踏住还轻轻哆嗦着的胸膛，踏住仰面向天的残破身体，斜着一刀就把脑袋砍下来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2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甚至是矮个儿，褐色的头发，圆圆的面孔，粗短强健的手脚。他穿的是一件镶着黑边的灰色短衫；破旧的黑裤子膝部里边加了一块厚呢补丁；由于太阳、雨水和泥土的影响，一双皮靴已经出现裂纹。短衫里面露出宽大的子弹带，腰间掖着一支粗大的手枪和一把带鞘的刀子，因此他的腰际显得鼓鼓囊囊的。他右手握着一支连发的马枪。他头上戴的帽子本来是白色的，由于日晒雨淋，已经破旧，帽缘下垂。脖子上系着的红色领巾是他身上最漂亮的装饰。宽大的脸盘象月亮一样安详。晒得有点黝黑的白净脸颊，布满了很久没刮的浅红色胡须，胡须在太阳下面闪着金子的光彩。在这个乡村牧师式的敦厚面庞上只有两只眼睛使人不安——这是一双小小的三角眼，显得深蓝、浮肿、狡狯、敏锐，犹如野猪的眼睛。

〔西班牙〕伊巴涅斯《碧血黄沙》P.154，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米琪喀像鸟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还活着——那很好，至于明天——到时候再说。当兵的心情在他身上是很冷淡的，虽说那一颗天不怕地不怕的心使他的血液沸腾，但是并不特别寻求什么可以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在米琪喀的勤务表上就出现了一些不随心的地

方：老板①曾经审判过他两次——一次是为了强奸一个俄国籍的波兰妇女，一次是为了抢劫；在三年的战争中间受到无数次的处罚；有一次，军法处几乎把他判处枪毙，虽说团里大家都认为米琪喀是个坏蛋，但是他还是能很巧妙地摆脱灾难，因为哥萨克们都喜欢他那种风流快活和笑口常开的性格，喜欢他唱的那些淫荡的歌曲（米琪喀在这上面可不是低能的人），喜欢他待人和气和朴直，至于军官们——都喜欢他那种强盗一般的勇敢。米琪喀含笑用轻便的狼腿踏着地面，他身上有很多这种野兽的性格：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步跟着一步，瞳仁碧绿的眼睛总像怏怏不乐地看着人；甚至在转动脑袋的时候也是狼的样子：米琪喀从来没有扭转过那受过伤的脖子，——如果需要回头看的时候，总是把整个身子扭转过来。他的整个身子就像是用许多坚固的筋缠在一副宽大的骨架子上，他行动很轻便，而且动作很少，他身上散发着强健和有力的苦涩气味，——草地上用犁翻耕起的黑土就是发着这种气味的。米琪喀的生活很简单，很朴素，生活就象一条田地的垅沟一样伸展出去，他就像一个有着充分权利的主人一样顺着垅沟向前走去。他的思想也是同样的质朴和简单：饿了的时候——可以去偷，而且应该去偷，即便是偷同伴的东西也行，而且在饥饿的时候他就偷过；靴子穿破了——干脆就从俘虏的德国人脚上往下剥；受了处罚，应该赎罪，——于是米琪喀就去赎罪：担任了侦察工作，把他捉来的一些半死不活的德国哨兵带回来，担任敢死队员去干冒险的事件。一九一五年被俘虏了，并且被短剑砍伤，但是夜间他把手指甲弄得一直裂到指甲根，穿破了板棚的顶子，逃了出来，还偷出来一套辎重车作为纪念。因此米

①老板指团长。——译者注

琪喀就幸免了许多灾难。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579～58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警 察

假若有一天举行总检阅，你就可以看见些稀奇古怪的巡警：罗锅腰的，近视眼的，掉了牙的，腐着腿的，无奇不有。这些怪物才真是巡警中的盐，他们都有资格有经验，识文断字，一切公文案件，一切办事的诀窍，都在他们手里呢。要是没有他们，街上的巡警就非乱了营不可。这些人，可是，永远不会升腾起来；老给大家办事，一点起色也没有，平生连出头露面的体面一次都没有过。他们忍劳忍怨的办事，一直到他们老得动不了窝，老是头等警，挣九块大洋。多咱你在街上看见：穿着洗得很干净的灰布大褂，脚底下可还穿着巡警的皮鞋，用脚后跟慢慢的走，仿佛支使不动那双鞋似的，那就准是这路巡警。他们有时候也到大“酒缸”上，喝一个“碗酒”，就着十几个花生豆儿，挺有规矩，一边往下咽邪点辣水，一边叹着气。头发已经些白的了，嘴巴儿可还刮得很光，猛看很像个太监。他们很规则，和蔼，会做事，他们连休息的时候还得穿着那双不得人心的鞋！

〔中国〕老舍《我这一辈子》，选自《现代中篇小说选》第三辑P.49、50，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

这时候，沙威如在天庭，他自己虽不十分明了，但是对于他自己的成功和地位的重要却有一种模糊的直觉，他，沙威，人格化了法律、光明和真理，他是在代表它们执行上天授予的除恶任务。他有无边无际的权力、道理、正义、法治精神、舆论，满天的星斗环绕在他的后面和他的四周。他维护社会秩序，他使法律发出雷霆，他为社会除暴安良，他捍卫绝对真理；他屹立在神光的中央；他虽然已操胜算，却仍有挑衅和搏斗的余勇；他挺身直立，气派雄豪，威风凛凛，把个勇猛天神的超人淫威布满了天空。他正在执行的那件任务的骇人的暗影，使人可以从他那握紧了的拳头看见一把象征社会力量的宝剑的寒光。他愉快而愤恨地用脚跟踏着罪恶、丑行、叛逆、堕落、地狱，他发出万丈光芒，他杀人从不眨眼，他满脸堆着笑容，在这威猛天神的身上，确有一种无比伟大的气概。

沙威凶，但绝不下贱。

正直、真诚、老实、自信、忠于职务，这些品质在被曲解了的时候，是可以变成丑恶的，不过，即使丑恶，也还有它的伟大；它们的威严是人类的良知所特有的，所以在丑恶之中依然存在。这是一些有缺点的优良品质，这缺点便是它会发生错误。执迷于某一种信念的人，在纵恣暴戾的时候，有一种寡情而诚实的欢乐，这样的欢乐，莫名其妙地竟是一种阴森而又令人起敬的光芒。沙威在他这种骇人的快乐里，正和每一个得志的小人一样，值得怜悯。那付面孔所表现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善中的万恶，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可惨可怕的了。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一）P.355～3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常常，马德兰先生恬静和蔼地在街上走过，受到大家赞叹的时候，就有一个身材高大，穿一件铁灰色礼服，拿条粗棍，戴顶平边帽的人，迎面走来，到了他背后，又忽然转回头，用眼睛盯着他，直到望不见为止；还交叉着两条胳膊，缓缓地摇着头，用下嘴唇把上嘴唇直送到鼻端，做出一种别有深意的丑态，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他。……总而言之，我还没有上他的当。"

这个神色严厉到几乎令人恐怖的人物，便是一个那种使人一见心悸的人物。

他叫沙威，是个公安部门的人员。

他在海滨蒙特猗担任那些困难而有用的侦察职务。他不认识马德兰的开始阶段的情形。沙威取得这个职位是夏蒲叶先生保荐的，夏蒲叶先生是安格莱伯爵任内阁副总理期间的秘书，当时任巴黎警察督办。沙威来到海滨蒙特猗是在那位大厂主发财之后，马德兰伯伯已经变成马德兰先生之后。

某些警官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面目，一种由卑鄙的神情和权威的神情组合起来的面目。沙威便有那样一付面孔，但是没有那种卑鄙的神情。

在我们的信念里，假使认为灵魂是肉眼可以看见的东西，那末，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见一种怪现象，那就是：人类中的每个人，都和禽兽中的某一种相类似；我们还可以容易地发现那种不曾被思想家完全弄清楚的真理：从牡蛎到鹰隼，从猪到虎，一切禽兽的性格都具备在人类的性格里，并且每一个人都具有某一种动物的性格。有时一个人还可以具有几种动物的性格。

……

现在，假使大家都和我们一样，暂时承认在每个人的里面有一种禽或兽的本性，我们就易于说明那个保安人员沙威究竟是什么东西了。

亚斯都利地方的农民都深信在每一胎小狼里面，必定有一只狗，可是那只狗一定被母狼弄死，否则它长大以后，会吃掉其余的小狼。

你把一付人脸加在那狼生的狗子头上，那便是沙威。

沙威是在监狱里出世的，他的母亲是一个抽纸牌算命的人，他父亲是个苦役犯。他长成以后，认为自己是社会以外的人，永远没有进入社会的希望。他看见社会毫不留情地把两种人摆在社会之外：攻击社会的人和保卫社会的人；他只能在这两种人中间选择一种；同时他觉得自己有一种不可解的刚毅，规矩，严谨的本质，而对于他自身所属的游民阶层，却杂着一种说不出的仇恨。他便当了警察。

他一帆风顺。四十岁上，当上了侦察员。

在他青年时代，他在南方的监狱里服务过。

让我们先弄清楚刚才我们加在沙威身上的“人脸”那两个字，再谈下去。

沙威的人脸有一个塌鼻子，两个深鼻孔，两大片兜腮胡子一直生到鼻孔边，初次看见那两片森林和那两个深窟的人，都会感到不愉快。沙威不常笑，但在笑的时候，形状是狰狞可怕的，两片薄嘴唇张开，不但露出他的牙，还露出他的牙床肉，在他鼻子四周也会起一种像猛兽的嘴一样的扁圆粗野的皱纹。郑重时的沙威是猎犬，笑时的沙威是老虎。此外他的头盖骨小，牙床大，头发遮着前额，垂到眉边，两眼之间，有一条固定的中央皱痕，好像一颗怒星，目光深沉，嘴唇紧合，令人生畏，总之，一付凶恶的凌人气概。

这个人是由两种感情构成的：尊敬官府，仇视反叛；这两种感情本来很简单，也可以说还相当的好，但是他操之过激，便难免作恶。在他看来，偷盗，杀人，一切罪行，都是反叛的不同形式。凡是在政府有一官半职的人，上自内阁大臣，下至乡村民警，他对于这些人，都有一种盲目的深厚信仰。对于曾经一度触犯法律的人，他一概加以鄙视、疾恨和厌恶。他是走极端的，不承认有例外，对于一方面，他常说："公务人员不会错；官员永远不会有过失。"对于另一方面，他说："这般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他们决做不出什么好事情。"此间有些走极端的头脑，他们认为人的法律有权随意指定某人为罪犯，在必要的时候，也有权坐实某人的罪状，并且不容许社会下层的人申辩；沙威完全同意这种见解。他是坚决、严肃、铁面无私的，他是沉郁的梦想者；他能屈能伸，有如盲从的信徒。他的目光是一把钢锥，寒光刺人心脾。他一生只在"警惕，侦察"上面下功夫。他用直线式的眼光去理解人世间最曲折的事物；他深信自己的作用，热爱自己的职务；他做暗探，如同别人做神甫一样。落在他手中的人必无幸免！自己的父亲越狱，他也会逮捕；自己的母亲潜逃，他也会告发。他那样做了，还会自鸣得意，如同行了善事。同时，他一生刻苦、独居、克己、制欲；从来不曾娱乐过。他对于职务是绝对有公无私的；他理解警察，正如斯巴达人理解斯巴达；他是一个无情的侦察者，一个凶顽的诚实人，一个铁石心肠的包探，一个具有勃吕都斯①性格的维多克②。

---

① 勃吕都斯（Brutus），公元前六世纪，罗马帝国的执政官，是个公而忘私的典型人物。

② 维多克（Vidocq），当时法国的一个著名侦探。

沙威的全部气质说明他是一个那种藏头露尾、贼眼觑人的人。当时以高深的宇宙演化论点缀各种所谓极端派报刊的梅丝特尔①玄学派，一定会说沙威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别人看不见他那埋在帽子下面的额头，别人看不见他那压在眉毛下面的眼睛，别人看不见他那沉在领带里面的下颏，别人看不见他那缩在衣袖里面的手，别人看不见他那藏在礼服里面的拐杖。但在时机到了的时候，他那筋骨暴露的扁额，阴气扑人的眼睛，骇人的下巴，粗大的手，怪模样的短棍，都突然从那种黑影里伏兵齐发似地全部出现了。

他尽管厌恶书籍，但在偶然得到一点闲空的时候，他也常读书；因此他并不完全不通文墨。这是可以从他在谈话中间，欢喜咬文嚼字这一点上看出来的。

他一点也没有不良的嗜好，我们已经说过。得意的时候，他只闻一点鼻烟。在这一点上面，他还带点人性。

有一个阶段，在司法部的统计年报表上是被称为“游民”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沙威是那个阶级的阎王。提到沙威的名字，便可以使他们退避三舍；沙威露出面目，便可以使他们惊愕失色。

以上就是这个恶魔的形象。

沙威好像是一只永远盯在马德兰先生身上的眼睛。一只充满了疑惑和猜忌的眼睛。到后来，马德兰先生也看出来了，不过对于他，这仿佛是无足轻重的事。他一句话也没有问过沙威，他既不找他也不避他；他泰然自若地承受那种恼人的、几乎是逼人的目光。他对待沙威，正如对待旁人一样轻松和蔼。

从沙威的口吻中，我们可以猜出他已经暗中调查过从前

① 梅丝特尔（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一个极端拥护罗马教廷，反对革命政权的宗教哲学家。

马德兰伯伯可能在别处留下的一些痕迹。那种好奇心原是他那族类的特性，一半由于本能，一半由于志愿。他仿佛已经知道底蕴，有时他还遮遮掩掩地，说已经有人在某个地方调查过某个绝灭了的人家的某些情况。一次，他在和自己说话的时候，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我相信，我已经抓着他的把柄了。"那次以后，他一连想了三天，不曾说一句话。好像他自以为握着的那根线索又中断了。

并且，下面的这点修正也是必要的，因为某些词句的含义往往显得过于绝对，其实人类的想象，也不能够真正毫无失着的时候，并且本能的特性也正在于它有时会被外物所扰乱、所困惑、所击退。否则本能将比智慧优越，禽兽也比人类聪明了。

沙威明明有些被马德兰先生的那种恬静、安闲、行所无事的态度窘困了。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一）P.210～2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 艺术家

这位可怜的画坛新手为自己的卑微而苦恼，此时又为自己的冒失感到吃惊，如果不是偶然得到意外的帮助，也许就不会走进为我们留下了杰出的亨利四世肖像的画家屋里。这时正巧一位老人登上楼梯。从他那奇异的服装，华丽的花边翻领和他那安闲自信的步履，年轻人猜想这人要么是画家的保护人，要么是画家的朋友。年轻人退到楼梯平台的一边，给他让路，并且好奇地打量着他，希望从他身上找

到艺术家的善良本性，或者艺术爱好者的殷勤个性。可是，他却从这张面孔上看到了某种邪恶的东西，特别是那种使艺术家感兴趣的“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特点。请想象一下：光秃、饱满而向前突出的前额，下面凹进去、又冒出一个鼻尖上翘的扁鼻子，同拉伯雷①或苏格拉底②的鼻子一样；一张含笑的满布皱纹的嘴；短短的下颌傲慢地向上翘，挂着一撮灰色的山羊胡子；碧绿的眼睛，表面上因年老而失去了光泽，但是，由于螺钿色眼白的衬托，在盛怒或热情冲动时，有时也会射出炯炯的目光。另外，由于年事已高，更由于那些使身心同样受到损害的思想的侵蚀，他的面容显得特别憔悴。双眼已经没有睫毛，突出的眉骨下已很难看到几根眉须。让这副脑袋长在一个孱弱的身体上，套在织成鱼匙形的雪白锃亮的花边大翻领里，在这位老人的黑上衣上再挂一根大金链，你脑子里就有了这个人物的大概形象。楼梯上暗淡的光线使这个人物披上了一层古怪的色调。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一幅伦勃朗③的油画，这幅没有框子的画在这位大画家所特有的黑暗背景中无声无息地走动着。老人用锐利的目光看了年轻人一眼，在门上敲了三下，向走来开门的一位四十岁上下病容满面的人说了声：“你好，先生。”

[法国]巴尔扎克《不可思议的杰作》，选自《改邪归正的梅莫特不可思议的杰作》P.6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论漂亮，当然罗，”阿尔培回答说，“但不合我的口味，我承认我喜欢一个比她更柔弱更温顺和更女性型的人。”

① 拉伯雷(1494—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和人文主义者。
② 苏格拉底（公元前470—399），希腊哲学家。
③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镂版家。

“啊唷唷！”夏多·勒诺喊道，他因为自己是一个三十岁的人，就对马瑟夫装出一种父辈的神气，“你们青年人是从来不会满足的。你还想要好到怎么样呀？你父母给你选的这位新娘就是把她当作一位活的狩猎女神也可以充得过去，可是你还不满意。”

“不，就因为她象狩猎女神我才害怕。我倒喜欢五谷女神或畜牧女神的那种风度。至于这位性喜狩猎的女神，她的身边老是围绕着山灵水妖，我可有点心慌，深恐有一天她会使我落得个蚌壳精的命运。”

的确，你只要向邓格拉司小姐看上一眼，就可以发现马瑟夫所说的那种特征。她很漂亮，但是，正如阿尔培所说的，美得未免有点太露锋芒了。她的头发象乌鸦一般黑，但在它那种很自然的波浪之中，还可以观察到它拒绝受人控制的某种抗拒力。她的眼睛和她的头发同色，睫毛很浓密，上面有两条弯弯的眉毛，但她的眉毛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几乎老是习惯地蹙皱着，她的整个脸相带着一种刚毅坚决的表情，颇不合女性所应有的温柔。她的鼻子正好做雕刻家塑朱诺①像时的模特儿，她的嘴巴里露出一口珍珠似的雪白的牙齿，嘴巴的缺点或许是太大了一些，而且，由于她的嘴唇过分的红，就更使人触目，也使她那苍白的皮肤似乎显得更少血色。但在这个几乎象男人的脸（就是马瑟夫觉得极不合他口味的脸）上更加重了男性气味的，是一颗比一般雀斑大得多的黑痣，正巧长在她的嘴角上，这更加强了她脸上那种坚决不移和独立自主的表情。欧琴妮小姐身体上其余的部分和刚才形容过的那个头十分相称，正如夏多·勒诺所说的，她的确

① 希腊神话中宇宙大神之妻。

会使你想到狩猎女神，只是她的美更富于刚毅之气和更近于男性美罢了。论到她的学识，惟一可能找到的缺点，和一个苛求的鉴赏家在她的美貌上所能找到的一样——就是那些学识象是属于男性的。她能说两三国语言，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能写诗，会作曲。她公开宣称要终生献身于音乐那种艺术，正和她的一位同学在共同研究它。

〔法国〕大仲马《基度山伯爵》（二）P.754～7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让我们想象一个三十岁出头的黑皮肤的男子，身体魁梧，鬓角的头发已经开始斑白，一张自由浮肿的圆脸光光净净的没有一根胡须，他并不刮脸——刮脸是很容易看出来的；他的脸柔嫩、疲软，象个大孩子，脸上只稀稀疏疏地生着几根茸毛。这就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他的明亮的、浅黄色的眼睛带着温柔的表情，鼻子不高，略嫌肥大。除此以外，史频奈尔先生还生着罗马型的，很多细孔的噘起的嘴唇，虫蛀的大牙和一双大得出奇的脚。在那些腿脚不方便的先生之中有一个爱说俏皮话的刻薄人，曾经在背后给这个作家起了个绰号“腐烂的大婴孩”。但是这个外号过于恶毒，不合真实。——作家的衣着讲究入时，他总是穿着黑色的上衣和花背心。

〔德〕托马斯·曼《特利斯坦》，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5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格利琴眼里包着泪水，十分感动地凝视着他。他可是立刻避开格利琴的目光，时而望望这里，时而望望那里。他的手一会儿摸帽檐，一会儿举到空中；他那裹在腰

身很窄、下摆却挺长的外套里的身子不停地转来转去。他笑了，但他的嘴巴却叫人看出他是在苦笑。在格利琴的想象中，他的脸并不这么窄，鼻子也不这么塌。不过，那压在礼帽下的卷发却是格利琴十分熟悉的。他的嘴叫人捉摸不住。脸上的皱纹不停地抽动，看上去就象一个站不稳的走钢丝的人。可是，他那双眼睛呵！那黑色的眼圈，黑色的眉毛，显现在那白胖的皮肤上，那么分明，一点也没有褪色。真美！美得叫人心疼！他低下头来望格利琴，那黑色的睫毛垂在夜一般深蓝的眼睛上，令人想到田野里悠然拂动的垂柳，格利琴忽然回忆起侏儒们在柳荫下聚会这个传说来。是的，斯托采涅克先生这双眼睛真是一幅看着叫人心疼的美景。他想必经受过许许多多的磨难吧？在格利琴心中，一个想要安慰他的欲望油然而生。她真想长长的叹一口气，然而斯托采涅克却抢先叹起气来。

[德]海因里希·曼《格利琴》，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5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来人果然是帕格尼尼。他穿着一件深灰色外套，长的几乎跟脚背一般齐，使他的身材显得来高挑挑的。他满头黑色的卷发，乱纷纷地披撒在两肩之上，给他死尸般苍白的面孔镶上了一个黑框。在这张面孔上，苦闷、天才以及地狱都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他身边，一蹦一跳地走着个小矮人儿，神态悠闲，打扮滑稽：一张布满皱纹的红通通的脸儿，浅灰色外套上铜纽扣亮晶晶的，一边走一边向四周嬉皮笑脸，点头哈腰，时不时又仰起头去惶恐不安地瞅一瞅他的主人；他主人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若有所思地走在他旁边。瞧着他们俩，使人不由得想起雷契画那张浮士德与

华格纳在莱比锡郊外散步的插图来。

〔德〕海涅《帕格尼尼》，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2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他穿了演哑剧的服装，是荒唐不堪的小丑装。"死的跳舞"里的鬼怪角色，最有才能的画家曾经在画布上描写出来的最可怕的形象，都决不能表现出一半这样的鬼气。他的浮肿的身体和萎缩的腿子——它们的畸形被古怪的服装加强了一百倍——还有那双跟涂在脸上的很厚的白粉对照起来显得很可怕的滞钝的眼睛；由于麻痹症而颤抖着的、装饰得奇形怪状的头，以及擦了白粉的、瘦骨嶙峋的长手——这一切都使他显出一副可憎恶的和不自然的模样，没有言语能够把它形容得很适当，而我直到如今一想起来还要发抖。他把我拉到一边，用不成句的言语说了一大篇疾病和贫困，说到最后照旧是迫切地要求一笔小数目的借款。他说话的声音空洞而发抖。我放了几个先令在他手里，当我转身走开的时候，听到他跌跌撞撞地出现在舞台上引起的那阵哄堂大笑。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上P.44，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哈斯莱一出现，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妇女们还站起来想看个仔细。克利斯朵夫恨不得用眼睛把他吞下去。哈斯莱的相貌很年轻很清秀，可是有些虚肿，疲倦；鬓脚已经不剩什么，在蜷曲的黄头发中间，头顶有点儿秃了。眼睛是蓝的，目光没有神。淡黄的短髭下面，那张带有嘲弄意味的嘴巴老是在那里微微扯动。他身躯高大，好似站不稳的样子，可并非为了局促，而是由于疲倦或是厌烦。他

的指挥的艺术灵活而带点任性，整个高大而脱骼似的身子在那里波动，手势忽而柔媚忽而激烈，象他的音乐一样。可见他非常的神经质；而他的音乐也反映出这种性格。一向无精打彩的乐队这时也感染了那种震荡颠动的气息。克利斯朵夫呼吸迫促，虽然怕引起人家的注意，还是没法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他烦躁之极，站起身子，音乐给了他那么剧烈那么突兀的刺激，逼得他摇头摆脑，手舞足蹈，使邻座的人大受威胁，只能尽量躲闪他的拳脚。而且全场的人都兴奋若狂，音乐会的盛况比音乐本身更有魔力。末了，掌声跟欢呼声象雷雨似的倒下来，再加乐队依照德国习惯把小号吹得震天价响，表示对作者致敬。克利斯朵夫得意之下，不由得浑身哆嗦，仿佛那些荣誉是他受到的。他很高兴看见哈斯莱眉飞色舞，象儿童一样的心满意足；妇女们丢着鲜花，男人们挥着帽子；大批的听众象潮水一般望舞台拥过去。每人都想握一握大音乐家的手。克利斯朵夫看见一个热烈的女人把他的手拿到唇边，另外一个抢着哈斯莱放在指挥台上的手帕。他莫名其妙的也想挤到台边，可是他要真的到了哈斯莱身边，马上会不胜惊惶的逃走的。他象头羊似的低着脑袋在裙角与大腿之间乱钻，想走近哈斯莱，——但他太小了，挤不过去。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一）P.84～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学　者

孟夫子一清早起来，打着赤膊在园子里养他的“浩然之气”。他把两手按着肚皮，就象雄鸡要叫的一

样，把颈子伸起来向后屈，仰望着天，闭着嘴用鼻孔纳气，有得五秒钟的光景用口吐出着把头复还原位。就这样反复着在一吐一纳。当他纳气时，他那瘦削的胸廓从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数得清楚的。

……他深呼吸了好一会，头脑总是昏蒙蒙的，就象在头骨下面有一张布帕把脑髓包裹着了的一样。鼻也发燥，眼也发干，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清凉凉的“夜气”，而在他的全身中却弥漫着一团的燥气。他的四肢也无力，特别是十个指头，那里面就象有微温的汤水在鼓胀着的一样。

［中国］郭沫若《孟夫子出妻》，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75～1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在一株树荫中仰卧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两只瘦削如柴的手叉在胸上。头上的乱发和口边的乱须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没有两三苍蝇，时时飞去搅扰他的颜面，使他放在胸上的右手也时时举去招展时，人会疑心是中暑而死的游方乞丐。

那和地面贴近的两耳，好象听见了甚么声音从地底传来；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头是一部竹片订成的书籍。

……

他这么叫了两声，随着便站立了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他的两只眼睛突露，颈部的下段现出一个马蹄形的浮肿，伸张着的十个指头就好象白杨树叶一般在空中战颤。

……他眉间竖立的许多皱纹表示他经受过许多苦闷的斗争，他向颚角而下垂的两颊，荡漾着时辰与倦怠的波澜。颧额和鼻端被太阳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万

补的蓝衣，和头上戴的一顶破帽，都布满着尘垢。

1中国]郭沫若《柱下史入关》，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52～[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虽然已有五十七八岁，钱默吟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白的。矮个子，相当的胖，一嘴油光水滑的乌牙，他长得那么厚厚敦敦的可爱。圆脸，大眼睛，常好把眼闭上想事儿。他的语声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那么谦恭和气，教人觉得舒服。他和祁老人谈诗，谈字画，祁老人不懂。祁老人对他讲重孙子怎么又出了麻疹，二孙媳怎么又改烫了飞机头，钱先生不感趣味。但是，两个人好象有一种默契：你说，我就听着；我说，你就听着。钱默吟教祁老人看画，祁老人便点头涛好。祁老人报告家中的琐事，默吟先生便随时的答以："怎么好？""真的吗？""对呀！"等等简单的句子。若实在无词以答，他也会闭上眼，连连的点头。到最后，两个人的谈话必然的移到养花草上来，而二人都可以滔滔不绝的说下去，也都感到难得的愉快。虽然祁老人对石榴树的趣味是在多结几个大石榴，而钱先生是在看花的红艳与石榴的美丽，可是培植的方法到底是有相互磋磨的必要的。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15～16，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

## 教师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

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9]的……。”……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中国〕鲁讯《藤野先生》，选自《鲁讯全集》第二卷《朝花夕拾》P.303、3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中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中国〕鲁迅《孔乙己》，选自《呐喊》P.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

加勒奥蒂是个身高体胖、面貌仍很端庄的人，年岁已经不轻。从小养成的炼身习惯现在还没完全放弃，但已无法遏止发胖的自然趋势，而且由于老是坐着不动、嗜好佳肴，他就胖得越来越厉害了。他的脸盘虽然稍宽一些，但是显得尊严、高贵，而一直垂到胸脯的、又宽又密的黑胡须，连土耳其人也会羡慕。他穿的一件宽松华美的热那亚丝绒长袍，是用貂皮镶边的，宽大的袖子扣上了金色钮扣；腰间系着一条宽大的白色羊皮带子，上面绘着黄道十二宫的图形。这学者站起身来，向国王点头招呼，显得是个惯于跟达官显贵周旋的人，即使在国王面前也不愿丧失当时一切学者

的尊严。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200，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首先就想到往常的父母实在太不将儿女放在心里。他还在孩子的时候，最喜欢爬上桑树去偷桑椹吃，但他们全不管，有一回竟跌下树来磕破了头，又不给好好地医治，至今左边的眉棱上还带着一个永不消灭的尖劈形的瘢痕。他现在虽然格外留长头发，左右分开，又斜梳下来，可以勉强遮住了，但究竟还看见尖劈的尖，也算得一个缺点，万一给女学生发见，大概是免不了要看不起的。他放下镜子，怨愤地吁一口气。

[中国]鲁迅《高老夫子》，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彷徨》P.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瞟视。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

[中国]鲁迅《范爱农》，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朝花夕拾》P.311、3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而衰瘦了。神气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

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中国〕鲁迅《在酒楼上》，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一册P.96，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而陈士成在榜上终于没有见，单站在试院的照壁的面前。

凉风虽然拂拂的吹动他斑白的短发，初冬的太阳却还是很温和的来晒他。但他似乎被太阳晒得头晕了，脸色越加变成灰白，从劳乏的红肿的两眼里，发出古怪的闪光。这时他其实早已不看到什么墙上的榜文了，只见有许多乌黑的圆圈，在眼前泛泛的游走。

〔中国〕鲁迅《白光》，选自《呐喊》P.1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紫阳先生是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学校中的势力几乎比校长的还大。但是，他并不以此为荣。他的最大的荣耀是他会写杂文和新诗。他喜欢被称为文艺家。他的杂文和新诗都和他的身量与模样具有同一的风格：他的身量很矮，脸很瘦，鼻子向左歪着，而右眼向上方吊着；这样的左右开弓，他好象老要把自己的脸扯碎了似的；他的诗文也永远写得很短，象他的身量；在短短的几行中，他善用好几个“然而”与“但是”，扯乱了他的思想，而使别人莫测高深，象他的眉眼。他的诗文，在寄出去以后，总是不久或好久而被人家退还，他只好降格相从的在学校的壁报上发表。在壁报上发表了以后，他恳切的嘱咐学生们，要拿它们当作

模范文读。同时，他恨那些成名的作家。想起成名的作家，他的鼻子与右眼便分向左右拼命的斜去，一直到五官都离了本位，才放松了一会儿。他以为作家的成名都仗着巴结出版家与彼此互相标榜。他认为作家们偶尔的被约去讲演或报纸上宣传与登广告。他并不去读他们的著作，而只觉得有了他们的著作才剥夺了他自己发表作品的机会。他自己的心眼儿是一团臭粪，所以他老用自己的味儿把别人在思索中熏臭。因为他的心是臭的，所以他的世界也是臭的，只有他自己——他觉得——可怜可爱而且象花一样清香。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262，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女教师蔡芸芸先生。她是我的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前一学期的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大约有十八九岁。右嘴边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

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象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啊。

〔中国〕魏巍《我的老师》，选自《现代散文百篇赏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原来那位师老爷，生得来虽不必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那双眼睛也就几乎视而不见；虽不道得鞠躬如也，那具腰就也带些屈而不伸；半截真捻假的小辫儿搭在肩头，好一似风里垂杨飘细细；一片银镀金的浓胡子绕

来满口，不亚如溪边茅草乱蓬蓬；一件本色程香茧单袍子，套一件茄合色羽纱单褂子，他自己赶着这件东西，却叫作羽毛外套。那一件外套上，便钉着那幅自来旧的补子。又因省了两文手工钱，不曾交给裁缝，只叫他那个馆僮给钉的，以致钉的一片齐着二道褂钮儿，一片齐着三道褂钮儿。便是朱夫子见了，也得给他注明说："此错简当在第三道褂钮儿子上。"他看了看，似乎合"亵裘长短右袂"的本义，也还说得通，就那么言具上下察也，套在身上。头上只管是明晃晃一顶金角大王殿的纬帽，那帽袢儿从带上便放之则弥六合的来了；脚下那双皂靴底儿上的泥，只管腻抹了个漆黑；袢儿上倒是白脸儿扯光的一层尘土；虽然考较不出他是那年买的，大约从上脚天直到今日，自来也不曾掸掸刷刷，去其旧染之污而自新。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680～68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纪太傅为了这事，正在烦闷，恰好这日下朝回府，轿子才得到门，转正将要进门，忽见马台石边站着一个人，戴一顶雨缨凉帽，贯着个纯泥满绣的金顶，穿一件下过水的葛布短襟袍子，套一件磨了边儿的天青羽纱马褂子，脚下一双破靴，靠马台石还放着一个竹箱儿和小小的一卷铺盖、一个包袱。那人望着太傅，轿旁拖地便是一躬。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28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讲话的人说完一句话之后，便用他那方形的食指在那位教师的袖子上横划一下以加强他的语气。讲话的人那四四方方象一堵墙壁般的额头也在帮助他加强语气，而

他的双眉就是那堵墙的墙根，同时，他的眼睛找到了两个为墙所遮蔽着的、宽绰深暗的窟窿作为藏身之所。讲话的人那又阔又薄而又硬梆梆的嘴巴，也在帮助他加强语气，讲话的人那无转弯余地的、枯燥的、专横的声音，也在帮助他加强语气。讲话的人的头发同样地在帮助他加强语气，它们竖立在他那秃头的边缘，好象一排枞树，挡住了风，使它不致吹到那光溜溜的脑袋上来，而那秃头的外表凹凹凸凸象葡萄干馅儿饼上的硬头一般，这颗脑袋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储藏那些生硬的事实。讲话的人的顽强姿态，四四方方的外衣，四四方方的腿干，四四方方的肩膀，——不仅此也，甚至于象顽强的事实一般练就来紧紧掐住他喉咙的那条领带——这一切都在帮助他来加强语气。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3～4，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那时候，在大白天，她看上去修长、美丽，身材匀称；棕色的眼睛，眸子里透出慈祥的神情，周围象描出来似的细细的长睫毛，把她宽阔的额头衬托得十分白净；两鬓的深棕色的头发，卷成圈圈的发卷，这是按当时的时兴式样梳成的，光滑的发辫和长长的鬈发在当时都不时兴；她的衣服也是当时风行的式样，是紫色的，镶着一种黑丝绒的西班牙式的饰边；一只金表（表在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在她的腰带上闪闪发光。让读者自己加上秀美的容貌、略带苍白但也还明净的肤色、端庄的风度和仪表，来完成这幅肖像吧。这样他至少可以对谭波尔小姐的外貌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就象言语所能描绘的一样清楚。后来我在她让我带到教堂去的祈祷书上发现，她的全名是玛利亚·谭波尔。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55～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年版。

## 学 生

这女学生(林道静)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是白色。她没有同伴，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脸略显苍白，两只大眼睛又黑又亮。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他大概有二十二三岁的样子。身量不矮，可是很瘦。黄白的脸色儿，瘦，可是不显着苦弱。两条长眉往上稍微的竖着一些，眼角儿也往上吊着一点，要是没有那双永远含笑的大眼睛，他的面目便有些可怕了。他的眼珠儿是非常的黑，非常的亮；黑与亮的调和，叫他的黑眼珠的边儿上浅了一些，恰好不让黑白眼珠象冥衣铺糊的纸人儿那样死呆呆的黑白分明。一条不很高的鼻子，因为脸上不很胖，看着高矮正合适。嘴唇儿往上兜着一点，和他笑眯眯的眼睛正好联成一团和气。

从他的面貌和年纪看起来，他似乎不应当这样愁苦。可是，他的眉毛拧着，头儿低着，脊梁也略弯着一点，青年活泼的气象确是丢了好些。

他穿着一身灰呢的衣裳，罩着一件黑呢大氅。衣裳作得是很讲究，可是老没有掸刷，看着正象他的脸，因为颓丧把

原来的光彩减少了一大些。

[中国]老舍《二马》P.3、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个穿着白纱晚礼服的女孩正站在门口。她双手撑开了弹簧门，放进了一屋子冷冽的寒风。她就那样拦门而立，低胸的晚礼服，裸露着白皙而柔嫩的肌肤，看起来颇有寒意。曳地的长裙，裙裾遮住了脚和鞋子，下摆已在雨水中沾湿了。她有一头零乱的短发，乱蓬蓬的，被雨水湿得发亮，短得像个小男生。短发下，是张年轻、姣好，而生气蓬勃的脸。皮肤白皙，眼珠乌亮，嘴角带着个甜甜的微笑，看起来是神采奕奕的。显然，她完全无视于雨雾的寒瑟，她的笑容温暖如春，眼波明媚如水！

[中国]琼瑶《冰儿》P.2，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从门外走进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来。她穿得很朴素，一件阴丹士林布旗袍，上身罩了一件藏青色哔叽西装，脚下是一双圆口布鞋，白色过膝袜子；梳短发，瓜子脸，稍嫌细长的眼睛配着漆黑的睫毛，显得很有神韵。端端正正的鼻梁下边有一个还构不成鹰钩的小弯，弯得恰到好处，嘴不大而红润，皮肤白净而细腻，身材修长，举止文静。她没有施任何脂粉，却胜过任何施脂粉的姑娘。真让人感到“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的古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中国]陈玙《夜幕下的哈尔滨》P.238，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对年青的夫妇，坐在后甲板的一只角落上，那儿有一面小方格形的木阵，要比甲板高过一尺光景。

男的穿着一件日本式的学生装，是绀青哔叽的，连铜制的钮扣都还没有换掉，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才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年纪不过二十五六，身材细长而脸色苍白。

女的要年青些，人也矮小，没有化装的素脸，小巧而带着葬黄色，两边的颊上隐隐呈着褐色的晕斑。剪得短短的头发，高齐领缘，也毫未加以修饰。

[中国]郭沫若《波》，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这个女孩子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是如此的深，当阳光照着她的时候，她几乎能从其中吸取那较深而较有光彩的色素；至于那个男孩子，她的眼睛和头发是那样的淡，以致同是一道阳光，却把他原来所具有的一点儿色素都吸去了。她那双淡色的眼睛几乎不能算是眼睛，幸而她那些短睫毛跟它们对比起来显得更苍白一些，所以他那眼睛的形状才被烘托了出来。她那剪短了的头发跟他额上、脸上的沙色雀斑几乎成为一色。看起来，他的皮肤是不健康的，缺少了自然的色素，如果他被刀割了以后，可能连流出来的血也是白的。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6～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马吕斯在这时候已经是个美少年，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整个面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若有所思和天真的神态。他侧面轮廓的线条全是圆的，但并不因此而失其刚强，具有经过阿尔萨斯和洛林传到法兰西民族容貌上来的那种日耳曼族的秀气，也具有使西康伯尔族在罗马人中间极容

易被识别出来并使狮族不同于鹰族的那种完全不见棱角的形相。他现在处于人生中深沉和天真几乎相等地各占思想的一半的时期。在困难重重的境遇中，他完全可以愕然不知所措；把钥匙拨转一下，他又能变得卓越不凡。他的态度是谦逊，冷淡，文雅，不很开朗的。由于他的嘴生得动人，嘴唇无比地红，牙齿也无比地白，微微一笑便可以纠正整个外貌的严肃气氛。有时候，那真是一种奇特的对比，额头高洁而笑容富于肉感。他的眼眶小，眼神却广阔。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三）P.8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奈菲赛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部的肌肉一张一弛，这样更增添了她的妩媚和风韵。大娘第一次发现站在她面前的女人是这村子里独一无二的女人，也许能说她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女人，尽管她总是装成一位天真烂漫的姑娘！大娘还发现奈菲赛面孔的每个部位都是那样的俏丽！而在她额上一瞬间呈现出的道道细纹，却又流露出难以用语言形容的痛苦表情；还有在她眉心拧成的一条笔直的立纹，渲染了她说话时理直气壮的表情；那两片薄薄的嘴唇，说话时露出一种迷人的神情；她那诱人的嘴巴，牙齿既不外露，也不稀疏，可以毫不奈张地说，这满口洁白如玉的牙齿，即使将来年纪大了，也不会显得难看的；她那长长的睫毛，使得她的眼神更加深邃、妩媚；还有那两条与众不同的眉毛，这儿没有一个姑娘的眉毛有这么浓！不管怎么说，这张脸蛋上最美的还是这两道眉毛。她说话时的手势和讲话配合很多么协调，多么富有感情。啊！那束垂在左胸前的浓密的软发微微鬈曲，一直垂到光洁漂亮的白皮带处！还有这条印着鲜艳杏花的蓝色

绸裙……

[阿及尔利亚]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南风》P.28～2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 医　生

医生身材不高，矮壮墩实，肚子挺大。宽脸盘，扁鼻子，稀疏的浅黄色扇形胡须，使他有点儿象苏格拉底的半身塑像。他站着时，每说一句话，他那下垂的大肚子就在宽松的背心下面抖动；他坐着时，肚子就高过凹陷的胸脯。一件破旧、肥大的上衣，仿佛是别人穿的，在他不匀称的身上晃晃荡荡。他的身体更适于消化，而不适于体力活动。

[西班牙]伊巴涅斯《碧血黄沙》P.14，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院代是个瘦骨伶丁的小个子，服装笔挺，高领子整齐地紧紧立在脖子上，宽阔的前额和双颊微微发青，眼皮至今仍有些神经质地在无框眼镜后面跳着，鼻子下面蓄着精心修饰的小胡子。本来他是个走起路来一阵风的人，近来他的走路姿势中也带上了一种悠然之态，一种反映了自己在榆氏医院中所起作用的从容不迫的神情。不过，这多半是故意作出来的，是由运动神经所控制的，背离了他的本能，所以他强制着自己慢慢迈步走路时，那种姿势就和奇特而笨拙地一边用爪尖探摸着水底一边走路的白鹤简直一模一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院代冥思苦想出一种稍微好看些的姿势，凡是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走路时，他一定要把双手背在身后，只把

两手的大拇指交叉起来紧贴住第四腰椎处，其余手指都轻柔地、优雅而自然地朝上伸着。也许院代自己以为这是个庄重的姿势，但是背在身后的那种手指的形状，看起来总觉得象是在模仿仙鹤的尾巴一样。

〔日本〕北杜夫《榆氏一家》P.2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官吏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栅栏门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着一个满头剃得精光的老头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见下面站着一排兵，两旁又站着十几个长衫人物，也有满头剃得精光象这老头子的，也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背后象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脸横肉，怒目而视的看他；他便知道这人一定有些来历，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

〔中国〕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P.1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一个矮小、精明、全身雪白、还不到三十岁的官儿出来了。这个人尖脸宽额，鼻梁上搁着一副只做装饰用的金丝平光眼镜，全身上、下，穿着一套白麻帆布直领文装，脚下穿着白麂皮鞋，走起路来脚跟不沾地。

〔中国〕欧阳山《苦斗》P. 6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公子听了这套，更茫然不解。看了看前面的人，一个个搜过去，轮到自己，恰好走到个干瘪黄瘦的老头儿

面前。公子一看，只见他一张迂缓面孔，一付孱弱形躯，身上穿两件边幅不整的衣服，头上戴一个黯淡无光的亮蓝顶儿，那枝俏摆春风的孔雀翎已经虫蛀的剩了光杆儿了。一个人垂首低眉的坐在那里，也没人理他。公子因见前面的人，都是解了衣裳搜，才待放下考蓝，勿听那老头儿说道："罢了，不必解衣裳了。这道门的搜检，不过是奉行功令的一桩事。到了贡院门还得搜检一次呢！一定是这等处处的苛求起来，殊非朝庭养士求贤之意，趁着人松动，顺着走罢。"公子应了一声，连忙就走。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61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位出纳员年纪四十上下，光秃秃的脑壳在桌上的卡赛尔灯①的照耀下闪闪发亮。灯光使他黑白相间的鬓发闪烁着，圆圆的面庞把脑袋勾勒成球状。脸色象砖瓦一般发红。蔚蓝的眼睛嵌在几道皱折之内。他有一双胖得圆滚滚的手。蓝呢服在肘关节突出的地方稍微磨损了，加以油光可鉴的裤子的皱褶，显出穿旧的样子，尽管努力掸刷也无济于事。肤浅的人见了会以为他廉洁节约，过于豁达或过于贵族气才穿旧衣。其实这种人并不少见，他们对小事锱铢必较，对生活中攸关重要的东西反倒满不在乎、随意挥霍或根本不会料理。出纳员的上衣扣缝里别着荣誉军团的绶带，因为他在皇帝麾下龙骑兵里当过中队长。纽沁根先生在未做银行家之前是军需供应商，早先在出纳员地位很高的时候碰见过他，竟能了解出纳员细致的情感；后来他不幸从高位跌落下来，纽沁根先生很看重他，给他五百法郎的月薪。这位军人

①卡赛尔是法国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制灯匠，他发明的这种灯点燃时相当于十支光。

自一八一三年起做了出纳员；当时，他从莫斯科溃退时在斯吐江喀战役中受的伤已经痊愈，但他在斯特拉司堡熬了半年，根据皇帝的命令，有几个高级军官被送到那里，接受特别的治疗。这个旧军官名叫卡斯塔尼埃，具有上校的名誉军衔，领着二千四百法郎的退体金。

卡斯塔尼埃，十年来出纳员的生涯早已把军人的意气消磨殆尽，这时取得了银行家莫大的信任，他还兼管着帐房后边密室内的文书工作。纽沁根男爵经常通过一个暗梯下楼，业务就在那里商定。这个房间好比筛子，各项提案在那儿进行过滤；它又是分析金融市场的会议室；信用证从那里开出；最后那儿还存放着帐簿和摘记其他办公室事务的日记本。卡斯塔尼埃先去把通往楼梯的门关好，这座暗梯连接两位银行家设在二楼公馆里那间华丽的办公室，然后回来坐下，对着开给伦敦华奇丁银行的几张信用证凝视了一会儿。接着，他提起笔在所有信用证的下边，逐一伪造了“纽沁根”的签名。正当他从这些假署名中寻找哪个模仿得最象的时候，心中忽有所动，似有一个预感朝他喊着：“你不是独自一个人！”他仿佛被蜂子螫了一下，不由得抬起头来。于是这个伪造笔迹的人在铁栏杆后边，他的帐房的小窗口那儿瞧见一个屏息敛气、好象停止呼吸的人；这人肯定是从甬道的门进来的，因为卡斯塔尼埃看见那门已经洞开。前军人生平第一遭大吃一惊，不禁目瞪口呆。且不说这样突如其来出现的神秘情况，他跟前这家伙的相貌就够吓人的了。细长的面孔，鼓出的前额，靛青的脸色，同他的装束一样充分说明这个不速之客是个英国人，浑身散发出英国佬的味道。他的大礼服翻着硬领，鼓起的领结系在扁管状的胸饰巾上，胸饰巾的白色烘托出发青的无动于衷的脸庞，冰冷的红

嘴唇仿佛专用于吮吸尸体的血液——看到这些就能猜出他还有一双扣到膝盖以上的黑护腿套，这是英国富翁出门散步时必用的半清教徒式的装备。陌生人目光如炬，叫人无法忍受，感到揪心，而他面容的严峻更增强了这种印象。这个干瘦的人仿佛抱定一条吞噬的宗旨，永远不会餍足。他一定极其迅速地消化食物，也就无疑可以不断吞吃而面不改色。一桶名为“陈年老酒”的托卡依①酒，他能够灌下去，那洞察人心的锐眼绝不会翻一翻，那刨根问底的理性也绝不会混乱起来。他很有点老虎一般又凶狠又安闲的威严神态。

[法国]巴尔扎克《改邪归正的梅莫特》选自《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不可思议的杰作》P．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你可以看见在派拉蒙的伙伴中，有色雷斯的大王列可格斯。黑须，雄姿。眼中射出介于黄红之间的光彩，他环视着周围，象一只鹰那样，顽强的眉间蓬松有毛，四肢粗大，肌肉结实，肩膀宽阔，两臂又圆又长。他沿用他国内的风尚，高高地站在金车上，拖车的是四头白身牡牛。马铠上所披的不是有纹章的套衣，却是一条古老的熊皮，煤炭一样黑，而光亮的脚趾象黄金一般。他的长发梳向背后，象乌鸦的羽毛一样黑亮；头上戴的是一顶金冠，有臂肱那样粗厚，十分沉重，嵌满闪亮精美的钻石。在他的战车四围有二十多只白獒跑着，大若牡犊，准备追猎狮兔，它们都紧随着他……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4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弗莱齐埃打着白领带，戴着黄手套，全新的假头发，洒着葡萄牙香水，很像水晶瓶子里的毒药；封皮，

①托卡依，匈牙利地名，以产酒闻名。

标签，缚的线，都很花哨，可是教人看了只觉得更害怕。他的坚决的神气，满是小肉刺的脸，生的皮肤病，他的绿眼睛和凶恶的气息，好比青天上的云一样明显。在办公室内面对西卜女人的时候，他是杀人犯用的一把普通的刀；在庭长太太门外，他变为少妇们放在小古董架上的一把精致的匕首了。

[法国]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下册P.336，人民文学出社 版1982年版。

同阿赛脱乘骑而来的有印度的大王伊未屈厄斯，就象战神马尔斯一样威风，骑着一匹栗色马，马饰是钢制的，披着菱形花纹的金饰。他的披挂上缀有纹章，是由鞑靼运来的中国丝绸所制，上面有珠宝，又白、又圆、又大。他的马鞍是用才磨光的金质铸成。两肩挂着一双短披，缀满了闪着火光的红宝石。鬈发上的黄色发圈在日光中闪耀。他的鼻子高耸，两唇饱满，眼睛象香橼般鲜亮，面容显出健美的血色，散着几点黄黑色的雀斑；他向周围眺望，象狮子一样。他的年龄我算来应是二十五岁左右；他的胡须开始出现了，他的嗓子象号筒般吼鸣。头上戴的是绿桂花圈，新鲜美观；为了好耍，手上放着一只驯鹰，象铃兰一样洁白。他同来的百名皇族也都装束得堂皇富丽，只有头部装饰稍差。公侯君王都会集在他们的队伍里，相信我的话，他们为的是增进武士精神，加强人间的爱。这位君王的四周奔驰着许多驯狮驯豹。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44～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这位朋友是个不出五十岁的可爱的年轻人，穿着钉着光辉闪耀的钮子的浅蓝色上衣、黑裤子和一双皮子极薄的擦得雪亮的靴子。颈子里挂着用一条短短的黑色阔丝带呆着的一副金边眼镜；左手轻轻地抓住一只金鼻烟壶；手指上的数不清的金戒指闪闪发光；衬衫褶裥上闪耀着一只大大的金钢钻的镶金别针。他有一只金表和一根带有一枚大金图章的粗大的金环表链；他还拿着一根柔韧的乌檀木手杖，上面带着沉重的金头子。他的衬衣是最白的、最好的和浆得最硬的那种；他的假发是那种最光亮的、最黑的和最卷曲的。他的鼻烟是王子们的混合烟草；他的香水是帝王的珍品。他的面部收缩成一种永远的微笑；他的牙齿是如此地齐整，离得很近也看不出哪一只是真的、哪一只是假的。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下P. 590，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这个古老家族的现任区长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矮胖子，这人最爱把自己打扮成一半是高地人、一半是平原人的样子。他头上套上一头黑色假发，再覆上一顶翘起尖顶的帽子，帽子周围缠上金色阔花边；其余的装束是一条方格子披巾和一条短褶裙。邓肯管辖的地区一部分是高地，一部分是平原，他大概特地采用这种一半高地一半平原的装束，借以表明他不偏不倚，无所厚薄的意思。但这种不伦不类的装束也给人以可笑的印象，仿佛他的脑袋和身躯是属于两个人；也有曾经目睹过1715年将造反者斩首的人，看到邓肯的模样，取笑说或许是雅各布派的魔术师把被斩的人救活的时候，匆忙把一个英格兰人的脑袋合到一个高地人的躯干上吧。这位邓肯老爷的举动轻率粗鲁，颇有官架子，他的短鼻

梁、紫铜色的鼻尖向上翘起，可见他容易发怒，并且是爱喝几盅酒的。

［英国］司格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5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戴斯卜娄是个中等身材的壮汉子，短粗的牛脖子，粗俗的相貌，灰白的浓眉和象马眼似的白星眼。他这位有权势的舅子的飞黄腾达，已经在他的衣着上得到表现，因为一般圆颅党人穿的衣服都比不上他阔绰。他的斗篷上有绣花，衣带上有花边，帽子上有扎着金箍的羽毛；全副衣着完全是一个保王党员或宫廷朝臣的华服，而不是一个国会议员的朴素服装。可是，天晓得，无论他的体态或风度，都没有丝毫温雅端庄的宫廷味；他穿着这身漂亮衣服不合适极了，正象指路牌上画的穿着金甲的猪猡一样。这倒并不是他有什么残废或畸形的地方，因为仔细看去，他的身材并不错。但是他的四肢仿佛按照不同而矛盾的原则活动着，因而并不象戏剧里所说的那么互相连系——右手动转起来好象跟左手不和睦，两条腿也有向着不同和相反方向迈进的倾向。简单说，如果打个夸大的比方，戴斯卜娄上校的四肢很象联邦国会的争吵议员，而不象稳固君主国家里井然有序、和谐相处的社会各阶层——在这样的君主国家里人民各守其位，大家服从一位共同元首的命令。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宫》P．165～16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 干 部

硬座车厢里，靠窗坐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他身材不高，但很结实，四方正正的脸瞠，浓眉下边是一双透露着睿智干练的眼睛；一个人面对着他那亲切而深邃的眼光，疙瘩会被熔化，疑团会被解开，犹豫会被信心代替，怠倦会给奋发让位。这种亲切而深邃的眼光会透过人的五脏六腑，在人们的心里点起一把火，使人心底里升腾起一股力量，向着前面的目标奔去。他那抿紧而微微上翘的嘴角，稍微显得高大了一些但又端正的鼻子，给人以一种刚毅、稳健、感情丰富但又不外露的感觉。看上去，他不过四十六七岁，但鬓畔已经染上了丝丝点点的白霜，眼角上也已浅浅地镂刻了几条鱼尾纹。他穿了一身蓝色的平布干部服，上衣的领子和袖子两肘下面搓洗得发了白；裤子的膝盖上，没有磨破前已经用机器扎了两块补钉。这样一身衣服穿在他身上，更显得他的干练，平易近人。

[中国]焦祖尧《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P。39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的遮在眼睛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的喝着水，同时

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的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象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

〔中国〕茹志娟《百合花》，选自《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作家

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叫做巴尔托·樊塞蒂的意大利人。他跟别人不同。他整天伏在一张小铁桌子上面写信。这个人的相貌奇怪。他有一个宽广的前额和一对浓浓的眉毛；他有安静的眼光，嘴唇边搭了两撇浓密的须髭。他还有两只肥大的手，他写字的时候，肥大的手捏着笔微微地抖动，纸上的字迹表示出心上的颤动……

他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他的身子开始麻木，整个身子就象火在烧，尤其是那颗心。他嘘了两口气，身子微微地颤抖，接着又挣扎了一下，于是他不动了。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电椅》P. 128、14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

要我们的思想迅速转到十九世纪初期的遥远年代，那是困难的，要我们想象涌现出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这些人物的那种俄国贵族地主生活情景，也是不容易的。毫无疑问，当时的生活条件是有利于这一阶级的一些人从事创作活动的。他们生活安逸，泰然地搭乘驿车漫游数百俄里，他们思考着，阅读着，点着蜡烛，

在道路泥泞的时候陷进了污泥；他们生儿育女，以众所周知的侠义、勇敢和热爱祖国的传统精神教育孩子们，教孩子们各种语言；他们坚信国家固若金汤，坚信自己对农民有合法统治权；他们恪守各种传统节日的陈规，常去教堂；他们生起病来，也很少求医，而是听从上帝的旨意，平心静气，毫无怨言地死去。庄园里什么都有：牛、羊、猪、鸡、鸭，稠得无法搅动的奶油、新鲜油脂和甜面包——生活是富足的。马和狗在地主的生活中起着极大的作用。他们常以自己的快马和猎狗而自豪，彼此见面总要吹嘘一番，有时还进行交换，并且夸耀自己漂亮的马车和剽悍的马车夫。他们谁也不会因交通不便、雪堆、暴风雪、无法洗澡、与城市文明的隔绝而苦恼。另一种生活他们是不知道的……

农奴们生在庄园里，死在庄园里，他们祖祖辈辈为自己的主人卖力，常常把自己那套厨师或马车夫的手艺父子相传。有时候，这些人在马厩里受到残酷的处罚，但地主的家仆中，依然有许多人与地主家庭打成了一片。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农奴，他们抱怨自己的主人，监管小主人，发号施令，总而言之，主人的利益和他们本身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了。他们对杂乱无章现象，对牛马的疾病，对歉收和家中的不快以及生产上的种种挫折，比主人更难过、更痛心。

在地主庄园里一些云游派旧教徒、虔诚苦行的假圣人和朝圣者经常聚集在一起，一批食客东跑西颠地乱串着，节日来临前，在正房圣像前点着神灯，父母亲受到尊重，总的说来，生活是美好而又安逸的。

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诞生的。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1～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市民

瑞丰长得干头干脑的，什么地方都仿佛没有油水。因此，他特别注意修饰，凡能以人工补救天然的，他都不惜工本，虔诚修治。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生发油与生发蜡上得到要往下流的程度。他的小干脸永远刮得极干净，象个刚刚削去皮的荸荠，而且擦上油。他的小干手上的指甲，永远打磨得十分整齐，而且擦上油。他的衣服都作得顶款式，鲜明，若在天桥儿闲溜，人家总以为他是给哪个红姑娘弹弦子的。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75，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三号的主人，冠晓荷，有两位太太，而二太太是唱奉天大鼓的，曾经红过一时的，尤桐芳。冠先生已经五十多岁，和祁天佑的年纪仿上仿下，可是看起来还象三十多岁的人，而且比三十多岁的人还漂亮。冠先生每天必定刮脸，十天准理一次发，白头发有一根拨一根。他的衣服，无论是中服还是西服，都尽可能的用最好的料子；即使料子不顶好，也要做得最时样最合适。小个子，小长脸，小手小脚，浑身上下无一处不小，而都长得匀称。匀称的五官四肢加上美妙的身段，和最款式的服装，他颇象一个华丽光滑的玻璃珠儿。他的人虽小，而气派很大，平日交结的都是名士与贵人。家里用着一个厨子，一个顶懂得规矩的男仆，和一个老穿缎子鞋的小老妈。一来客，他总是派人到便宜坊去叫

挂炉烧鸭，到老宝丰去叫远年竹叶青。打牌，讲究起码四十八圈，而且饭前饭后要唱鼓书与二簧。对有点身份的街坊四邻，他相当的客气，可是除了照例的婚丧礼吊而外，并没有密切的交往。至于对李四爷，刘师博，剃头的孙七，和小崔什么的，他便只看到他们的职业，而绝不拿他们当作人看。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19，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在钱家而外，祁老人也喜欢钱家的对门，门牌二号的李家。在全胡同里，只李家的老人与祁老太爷同辈，而且身量只比祁老人矮着不到一寸——这并不是李四爷的身子比祁老人的短这么些，而是他的背更弯了一点。他的职业标志是在他的脖子上的一个很大的肉包。在二三十年前，北平有不少这种脖子上有肉包的人。他们自成一行，专给人们搬家。人家要有贵重的东西，象大磁瓶，座钟，和楠木或花梨的木器，他们便把它们捆扎好，用一块窄木板垫在脖子上，而把它们扛了走。他们走得很稳，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负重而保险不损坏东西。人们管这一行的人叫做“窝脖儿的”。自从有板车以后，这行的人就渐渐的把“窝”变成了“拉”，而年轻的虽然还吃这一行的饭，脖子上可没有那个肉包了。李四爷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体面，尽管他脖子有肉包。而背也被压得老早就有点弯。现在，他年纪已与祁老人不相上下，可是长脸上还没有多少皱纹，眼睛还不花，一笑的时候，他的眼与牙都放出光来使人还能看出一点他年轻时的漂亮。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16～17，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她手中有一点点积蓄，可是老不露出来。过日子，她极俭省，并且教她的外孙去作小生意。外孙程长顺在八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就跟着外婆。他的头大，而说话又呜囔呜囔的，所以带着点傻相；其实他并不傻。外婆对他很好，每饭都必给弄点油水，她自己永远吃素。在给他选择个职业的时候，外婆很费了一番思索；结果是给他了一架旧留声机和一两打旧唱片子，教他到后半天出去转一转街。长顺非常喜欢这个营业，因为他自己喜欢唱戏。他的营业也就是消遣。他把自己所有的唱片上的戏词与腔调都能唱上来。遇到片子残破，中间断了一点的时候，他会自己用嘴哼唧着给补充上。有时候在给人家唱完半打或一打片子之后，人家还特烦他大声的唱几句。他说话时虽呜囔呜囔的，唱起来可并不这样；反之，正因为他的鼻子的关系，他的歌唱的尾音往往收入鼻腔，听起来很深厚有力。他的生意很不错，有几条街的人们专等着他，而不照顾别人，他的囔鼻成了他的商标。他的志愿是将来能登台去唱黑头，因他的脑袋既大，而又富于鼻音。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96，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 商　贩

他穿一套青呢裤袄，扎一双青呢绑腿；站在豆油灯光照不着的地头的两只脚，好象是穿的一双日本军用皮鞋，不是靰鞡；火狐皮帽的耳扇往两边翘起，露出半截耳丫子。沿脑盖子上，汗珠一股劲地往外窜。他取下帽子，露出

溜光的分头。一径瞅着他的萧队长，冷丁好象记起什么来似的，笑着问他道："你不是煎饼铺的掌拒的吗？"

[中国]周立波《暴风骤雨》P.237～23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2版。

最后将他引到一人面前时，只见那人穿了红灰格子呢西服，扎着一条绿绸领带，不过他衣服虽然穿得这样漂亮，可是生着一张黄黑的长面孔，还有几个碎麻子，张开口来笑时，露出一粒黄澄澄的金质门牙，更带了几分俗气。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10，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爷爷（祁天佑）是位五十多岁的黑胡子小老头儿。中等身材，相当富泰，圆脸，重眉毛，大眼睛，头发和胡子都很重很黑，很配作个体面的掌拒的——事实上，他现在确是一家三间门面的掌柜的。他的脚步很重，每走一步，他的脸上的肉就颤动一下，作惯了生意，他的脸上永远是一团和气，鼻子几乎老拧起一旋笑纹。今天，他的神气可有些不对，他还要勉强的笑，可是眼睛里并没有笑时那点光，鼻子上的一旋笑纹也好象不能拧紧，笑的时候，他几乎不敢大大方方的抬起头来。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8，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只觉得一个冰凉挺硬的东西，在嘴唇上哧溜了一下子。吓了一跳，连忙睁眼一看，只见一个人站在当地，太阳上贴着两块青缎子膏药，打着一撒手儿大松的辫子，身

上穿着件月白棉绸小夹袄儿，上头罩着件蓝布琵琶襟的单紧身儿，紧身儿外面系着条河南搭包，下边穿着条香色洋布夹裤，套着双青缎子套裤，磕膝盖那里都麻了花儿了，露着桃红布里儿。右大腿旁，拖露着一大堆纯呢的白绉绸汗巾儿；脚下包脚面的鱼白袜子，一双大掖巴鱼鳞伞鞋，可是靸拉着。左手拿着擦的镜亮二尺多长的一根水烟袋，右手拿着一个火纸捻儿。只见他噗的一声，吹着了火纸，就把那烟袋往嘴里给送入。公子说："我不吃水烟。"那小子说："你老吃潮烟哪？"说着，就伸手去套裤里，掏出一根紫竹潮烟袋来。公子一看，原来是把那竹根子上，钻了一个窟窿，就算了烟袋锅儿；这一头儿不安嘴儿，那紫竹的竹皮儿，都被众人的牙磨白了。公子连忙说："我也不吃潮烟，我就不会吃烟，我也没叫你装烟。想是你听错了。"那卖水烟的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位爷是个怯公子哥儿，便低了头出去了。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53，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人的皮肤颜色深暗，年纪大约已过中年，头发剪得很短，梳得很平，发色是乌黑的，天生有些鬈曲，中间已经夹杂着一些白发。脸上看不出凶相，但有些油腔滑调。他不象是容易大发脾气的人，但表现出机灵、狡猾、一副无赖的神情。他生得尖嘴猴腮，有一双漆黑机警尖锐的眼睛，嬉皮赖脸，老是带着几分嘲弄人的微笑，加上手脚灵活，这样的人，下流社会中称作老枪，也就是近乎二流子的那种人物。如果你在市集上或市场上碰见这人，你会一眼就判定他准是个十足精明的马贩子；如果你在旷野里碰见他，你倒不用耽心他会对你施加暴力。他的服装也象马贩子那样打扮，——穿一件密排钮扣的骑师上衣，当时称作紧身小袄，

上面扣着大铜钮，下身穿一双蓝色粗布连靴长统袜，这样就不需另穿靴子，头上戴一顶耷拉着的垂边帽。如果再给他一根马鞭让他夹在腋下，给他一副马刺装在脚跟上，那他所扮演的那个角色的全副行头就算凑齐了。

〔英国〕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161～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阿夫达加总是留个儿子在店里，而他自己经常坐在店铺前面的板凳上，同顾客同熟人谈话。他身材高大，体格魁伟，脸色红润，但须髯皆白。他的嗓子粗哑。气喘病已经患了多年，而且还相当厉害。说话时，稍一激动，提高嗓门，往往一大阵咳嗽使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这时，脖子上青筋暴露，脸憋得通红，眼睛里含满泪花，胸部吱吱呼呼地发响，活象山谷中的暴风雨声。一阵狂咳过去以后，他立刻恢复常态，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把打断的话头又接下去，不过声音变得细弱了。城里和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说话尖刻，慷慨端庄，富有胆量。

〔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桥》P.1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说起洪德财，他不仅是坷埠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也是新客侨商中颇为常见的一个类型。他的人看来近六十了，矮矮胖胖的，可还很壮健。在“五短”之中，他又有着一对鼠眼，块根型的鼻子，蛤蟆嘴，短项颈，尤其是那一张麻脸，和那臃肿不平的脸上的肌肉，再配上那剪得贴头皮的平头，更显得象侨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了。然而引人推崇的却是他那“虎颈”。颈背的肌肉特别发达，使中

间挤成一凹，有似老虎的颈背。旁人在背后论议，说洪德财桀黠的性格，奸险的行径，和有发大财的“资格”，就由于长着这虎颈，除了外形象一个新客头家，洪德财的服装也一样，尽管他是混世界和“干大事”的能手，却永远一件布唐装，会见荷兰大官员和进监牢都穿这一套。并且还以此自夸，说最重要的是口袋饱不饱的问题，若是口袋饱，他还是“年轻英俊的男子”云。

〔印度尼西亚〕黄东平《七洲洋外》P.329，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

那时赛查四十岁。因为在工场里干活，脸上早有了皱纹，稠密的长头发略微带着银色，被帽子压成亮晶晶的一圈。前面的头发把脑门画出五个尖角。额角开朗，足见他生活朴素。浓厚的眉毛并不可怕，因为他的蓝眼睛一清如水，目光跟他老实人的额角完全一致。塌鼻梁，大蒜鼻，神气好像巴黎那种最会上当的傻瓜。嘴唇很厚，肥大的下巴长得笔直。紫堂堂的四方脸，在整个相貌和皱纹的分布上，显出乡下人那种毫无掩饰的狡猾。四肢肥大，阔背，大脚，浑身都是力气，样样都说明他是个移植到巴黎来的乡下人。出身的标记即使不是全身都有，单看他毛茸茸的大手，皮肤打皱的手指，粗大的骨节，四方的阔指甲，也就够了。他嘴角上挂着一团和气的笑容，像招待顾客一样；但他的笑容也是志得意满，心情和顺的表现。他的猜疑从来不超出做生意的范围，一离开交易所，一合上帐簿，他就把机诈的心思丢开了。他认为做买卖不能不提防，正像不能不开发票一样。他那张信心十足的滑稽面孔，又得意又和气，倒也颇有特色，不完全像巴黎布尔乔亚那么平凡。要没有这种天真的，自命不凡的表情，他会

显得太威严的；正因为有了可笑的地方，他才能跟众人接近。平时说话总反剪着手，自以为说了句风流的或是精采的话，会不知不觉的踮着脚尖，把身子往上挺两下，再重重的放下脚跟，仿佛专为加强语气。争论热烈的时候，他有时突然打个转身，望后走几步，好似要找些理由，再回过头来应付人家。他从来不打断别人的话；这个讲礼貌的作风常常使他吃亏；人家把话说完了，走了，他竟来不及开口。他做买卖是老经验，由此养成的某些习惯，有人认为是怪脾气。有什么不能兑现的票据，他都交给书办，从此不问，除非是去收回本利和赔偿的手续费；他让书办代他追讨，直到债务人破产为止。破产以后的程序，赛查从不参加，他不出席债权人会议，只保存着票据。这套办法和绝对瞧不起破产人的心理，都是向拉贡学来的。拉贡凭着做生意的经验，觉得打官司旷时废日，协议书上规定的清偿成数不但微乎其微，而且靠不住，犯不着浪费时间去来回奔走，听不老实的破产人花言巧语的搪塞。

拉贡说过："破产的倘是个规矩人，将来能够爬起来的话，一定会还你钱。倘若他一无办法，真正倒了楣，难为他有什么用？倘是个坏蛋，那就永远不会有希望。你严厉出了名，大家知道你决不通融，没法叫你让步，那末只要人家还得出，一定会还你的。"

赛查逢到约会必定准时，对方迟到十分钟，他就走，怎么也挽留不住；这个脾气逼得跟他打交道的人也不得不准时。

他的装束跟他的相貌和生活习惯很调和。他固执得很，非戴白领带不可，挂在脖子底下的四只角上有他妻子或女儿做的挑绣。斜文布的方襟背心一直盖到他的大肚子上，因为他已经有些发胖了。蓝裤子，黑丝袜，鞋子上打的结常常松开。老

是嫌太大的橄榄青常礼服，加上一顶阔边的帽子，使他模样很像一个朋友会①会员。为了星期日晚上的应酬，他换一条绸的扎脚裤，一双银搭扣的鞋子，还穿上那件永不离身的方襟背心，领口略微敞开，露出胸前的白裥颈围。栗色大氅的衣襟很大，下摆很长。到一八一九年为止，他都挂着两条平行的金表链，但第二条只有正式穿扮才挂出来。

这便是赛查·皮罗多。他是个好人，可是掌管命运的主宰不曾给他足够的聪明，他既不能从全局来看政治看人生，也不能超出中等阶级的水平，样样事情只会照老规矩办理；所有的见解都是听来的，不加思虑的随便应用，他没有眼光，但是天性厚到；相当俗气，但是奉教虔诚；他的心是纯洁的。这颗心中只有一股专一的爱，成为他生命的光与力；他向上爬的欲望，学到的些少知识，都是为了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感情。

至于三十七岁的赛查太太，跟弥罗岛上的维纳斯女神②太相像了，认识他的人，在特·李维埃侯爵把那座美丽的雕像运到巴黎的时候，都看做是赛查太太的肖像。可是不出几个月，她就饱经忧患，白得耀眼的皮色很快染上了一层黄黄的色调，美丽的绿眼睛四周，那蓝圈很凄惨的变成了黑的，肉也陷下去了，神气像个老年的圣母。因为她虽然潦倒憔悴，还保存着温柔和天真；眼神虽然凄凉，仍旧那么清朗，叫你不能不承认她始终是个端庄稳重的美人儿。在赛查不久要开的跳舞会里，美丽的赛查太太还得放出最后一道光芒，引人注

① 朋友会是基督新教中的一派，教士都戴阔边帽子。

② 古希腊时代留下的维纳斯女神雕像，一共有许多座；后人都用发现的地名或贮藏的博物馆命名。一八二〇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特·李维埃侯爵，向弥罗岛上的乡下人购得维纳斯雕像一座，运回法国赠与国家。此雕像即名为"弥罗岛上的维纳斯。"

意。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43～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整个社会的分子在这样一个集团内当然应有尽有，不过是具体而微罢了。象学校或交际场中一样，饭桌上十八个客人中间有一个专受白眼的可怜虫，老给人家打哈哈的出气筒。欧也纳·特·拉斯蒂涅住到第二年开头，发觉在这个还得住上两年的环境中，最堪注目的便是那个出气筒，从前做面条生意的高里奥老头。要是画家来处理这个对象，一定会象史家一样把画面上的光线集中在他头上。半含仇恨的轻蔑，带着轻视的虐待，对苦难毫不留情的态度，为什么加之于一个最老的房客身上呢？难道他有什么可笑的或是古怪的地方，比恶习更不容易原谅吗？这些问题牵涉到社会上许多暴行，也许人的天性就喜欢教那些为了谦卑，为了懦弱，或者为了满不在乎而忍受一切的人，忍受一切。我们不是都喜欢把什么人或物做牺牲品，来证明我们的力量吗？最幼弱的生物，儿童，就会在大冷天按人家的门铃，或者提着脚尖在崭新的建筑物上涂写自己的名字。

六十九岁的高老头，在一八一三年上结束了买卖，住在伏盖太太这儿来，他先住古的太太的那套房间，每年付一千二百法郎膳宿费，那气派仿佛多五个路易少五个路易①都无所谓。伏盖太太预收了一笔补偿费，把那三间屋子整新了一番，添置一些起码家具，例如黄布窗帘，羊毛绒面的安乐椅，几张胶画，以及连乡村酒店都不要的糊壁纸。高老头那时还被尊称为高里奥先生，也许房东看他那种满不在

① 路易为法国旧时金币，合二十至二十四法郎，随时代而异。

乎的阔气，以为他是个不知市面的冤大头。高里奥搬来的时候箱笼充实，里外服装，被褥行头，都很讲究，表示这位告老的商人很会享福。十八件二号荷兰细布衬衫，教伏盖太太叹赏不置，面条商还在纱颈围上扣着两支大金刚钻别针，中间系一条小链子，愈加显出衬衣料子的细洁。他平时穿一套宝蓝衣服，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背心，下面鼓起一个滚圆的大肚子在那儿翕动，把一条挂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动得一蹦一跳。鼻烟匣也是金的，里面有一个装满头发的小圆匣子，仿佛他还有风流艳事呢。听到房东太太说他风流，他嘴边立刻浮起笑容，好似一个小财主听见旁人称赞他的爱物。他的柜子（他把这个名词跟穷人一样念别了音）装满许多家用的银器。伏盖寡妇殷勤的帮他整东西时，不由得眼睛发亮，什么勺子，羹匙，食品，油瓶，汤碗，盘子，镀金的早餐用具，以及美丑不一，有相当分量，他舍不得放手的东西。这些礼物使他回想起家庭生活中的大事。他抓起一个盘，跟一个盖上有两只小鸽亲嘴的小钵，对伏盖太太说：

“这是内人在我们结婚的第一周年送我的。好心的女人为此花掉了做姑娘时候的积蓄。噢，太太，要我动手翻土都可以，这些东西我决不放手。谢天谢地！这一辈子总可以天天早上用这个钵喝咖啡；我不用发愁，有现成饭吃的日子还长哩。”

末了，伏盖太太那双喜鹊眼还瞥见一叠公债票，约略加起来，高里奥这个好人每年有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从那天起，龚弗冷家的姑奶奶，年纪四十八而只承认三十九的伏盖太太，打起主意来了。虽然高里奥的里眼角向外翻转，又是虚肿又是往下掉，他常常要用手去抹，她觉得这副相貌还体面，讨人喜欢。他的多肉而突出的腿肚子，跟他的方鼻子一样暗示他具备伏盖寡妇所重视的若干优点；而那张满月似

的，又天真又痴呆的脸，也从旁证实。伏盖寡妇理想中的汉子应当精壮结实，能把全副精神花在感情方面。每天早晨，多艺学校①的理发匠来替高里奥把头发扑粉，梳成鸽翅式，在他的低额角上留出五个尖角，十分好看，虽然有点儿土气，他穿扮得十分整齐，倒起烟来老是一大堆，吸进鼻孔的神气表示他从来不愁烟壶里会缺少玛古巴②。

［法国］巴尔扎克《高老头》P.14～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穆特瓦里大叔是个小商贩，卖果仁、瓜子、花生和糖果，希勒米耶区的居民，邻近各区的人都很熟悉他。他头上缠着长长的白缠头布，身穿一件宽袖的基巴布③，背着一个旧背篓。他的举止严肃、庄重，用带有苏丹人口音的声音向儿童叫卖他的各种货物，贫困和病弱使他的叫卖声变得很低弱，但仍保留着他那惯于发号施令的音响。他是在苏丹长大的，曾在马赫迪④的军队里作过战，当过师团司令员。他没有妻子儿女，一生都过着鳏居生活……自那次进宫殿之后，穆特瓦里开始经常去努尔·丁家。他不但受到热烈欢迎，还得到主人大量的恩赐。他的家境变了，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讲起话来。声音宏亮神气十足……他的缠头布换成又长又宽的，大袍子的袖子也加宽了，又披上一件纯羊毛的披肩，脚穿一双尖头的红皮鞋，腰间系一条带流苏的丝绸长腰带……做小商贩的穆特瓦里大叔的叫卖声也逐渐被人遗忘，他那贫穷、寒酸的形象也淡漠了。现在他的确成了一个有

① 法国有名的最高学府之一，校址在先贤祠附近，离伏盖公寓甚近。

② 当时最著名的一种鼻烟。

③ 埃及老百姓穿的一种不开口的大长袍。

④ 苏丹民族英雄。1881年，他领导了非洲史上最大的一次人民武装起义，与诡计多端、阴险狡猾的英国总督戈登，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终于击毙了戈登，使苏丹获得了独立。

大智大谋的人物了。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穆特瓦里大叔》P。57、6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格劳特—约瑟·比勒罗从前是做五金生意的，开的铺子叫做金铃。他的相貌天然有种风度；衣著和生活，头脑和心地，言语和思想，在他身上都很调和。比勒罗是皮罗多太太独一无二的亲属，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公斯当斯和赛查丽纳身上。在他经商的时期，他的老婆，儿子，还有过继厨娘的一个孩子，全死了。这些悲痛的丧事养成了他坚忍刻苦的基督徒精神。这个高尚的人生观使他日子过得很有生气，他的风烛残年也有一道又冷又暖的光彩，像冬天的太阳。瘦削干瘪的脸，土黄和暗棕色混合起来的皮肤，色调沉着，跟画家用来象征时间的人物非常相像，只是更亲切一些。做买卖的习惯把他那种庄严古板的气息减轻了些，不至于像画家，雕塑家，造钟的艺术家所表现的那么过分。他中等身材，不是胖而是有些臃肿，天生是个能劳动而长寿的人；肩膀的宽度说明他骨骼结实。人很镇静，没有表面上的激动，可也并非冷酷无情。从安详的态度和神气坚决的面相上看，比勒罗很少表情，他的感情是内在的，既不放在嘴上，也不加以夸张。带着一星星黑点子的绿眼珠特别清朗。脑门很低很窄，因为年纪大了，皮肤已经发黄，刻着一道道笔直的皱纹；银灰色的短头发像毡一样。细气的嘴巴不是吝啬而是谨慎的标识。炯炯有神的目光说明他生活很有节制。诚实，负责，谦虚这些美德，像光轮一般罩着他，使他的脸更显得精神饱满。

六十年功夫，他都过着艰难俭省，刻苦耐劳的生活。他

的经历和赛查相仿，只是没有赛查那样的运气，他做伙计一直做到三十岁：赛查把积蓄买进公债的时代，比勒罗的资金还冻结在生意上。他吃过限价政策的苦，锄头和铁器都被征用。他谨慎，保守，有预见，转起念头来像做算术一样精细，这些特点影响到他的经营方式。他的买卖多半是口头成交的，倒也不大发生纠葛。他和深思默想的人一样会得冷眼旁观，尽量听人家说话，暗暗打量人家。因此邻居们贪图便宜做的好买卖，他往往不愿意做；事后他们上了当，才佩服比勒罗有眼光，识得人的好坏。他宁可做些利子薄而稳当的买卖，不肯拿大本钱去冒险。他经营壁炉前面的铁板，烤肉用的夹子，粗糙的壁炉架，翻砂的和生铁的锅子，铁耙和乡下人的动用器具：全是没有出息的货色，要花很多力气整理，赚头还抵不上人工。东西笨重，搬动存放都不容易，好处却有限得很。他一生不知钉了多少箱子，打了多少包，卸了多少车货。这样挣来的一份家私可以说是最光明，最正当，最体面的了。他从来不勒索高价，也从来不钻谋生意。最后一个时期，他常常站在店门口，抽着烟斗，一面瞧着过路人，一面看伙计们做活。一八一四他退休的那一年，他手头有七万法郎公债，一年收五千几百法郎利息。他把铺子盘给一个伙计，但是那四万法郎要五年收清，而且是没有利钱的。三十年功夫，他每年做十万法郎交易，赚一个七厘钱，日常吃用去了一半。这就是他的总账。邻居们对这份薄产并不眼红，只称赞他做人通达，可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钱局街和圣·奥诺雷街的转角上，有一家大卫咖啡馆，几个老年的商人都像比勒罗一样晚上在那儿喝咖啡。过继厨娘儿子那件事，有时在咖啡馆里成为取笑的资料，但是取笑并不过火，因为大家敬重这个五金商，虽则他只求问心无愧，并不要人尊敬。

那可怜的过继儿子死后，有两百多人送丧，一直送到公墓。比勒罗却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凭着刚强朴实的性格忍着痛苦，使邻里街坊更加同情这个好人。提到比勒罗的时候，大家嘴里的好人两字意思特别广泛，也特别高贵。

巴黎的布尔乔亚一朝闲下来就会闷得发慌，比勒罗清苦惯了，告老之后更不愿意懒洋洋的坐享清福。他依旧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用政治信仰来鼓起他晚年的兴致。他的政见，也不必替他隐瞒，是极端的左派。大革命曾经把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布尔乔亚结合在一起，比勒罗就属于这一部分的工人。……

……比勒罗家里的陈设也表现了他的简单朴素的生活。三间屋分作穿堂、客室和卧房，除了大小不同以外，都像修道士的寝室。穿堂铺着红的上蜡地砖，只有一扇窗，挂着红边的布窗帘，红羊皮面子的胡桃木椅钉着铜钉；壁上糊着橄榄青的花纸，挂着几幅版面，有美国人的宣誓，首席执政时代的波那帕脱，和奥斯丹列兹战役。客厅大概是家具商设计的，铺着地毯，摆着玫瑰花图案的黄色桌椅；壁炉架上放一套本色的紫铜摆设；壁炉前面有一个漆屏风；靠壁的桌上，玻璃罩底下盖着一个花瓶；圆桌上铺着毡毯，摆着一套酒具。上了年纪的五金商很少在家招待客人，所以客厅里样样簇新，可见他是为了适应潮流而牺牲了一笔钱。卧房的简单跟教士和老军人住的差不多，这两等人最能够体会人生。床高头的壁上挂着一个带圣水缸的十字架。生活清苦的共和党人居然还有信仰，的确叫人感动。屋子每天由一个老婆子来收拾，但比勒罗尊重妇女，不让她擦皮鞋，另外包给一个专门擦鞋的工人。

他衣著简单，刻板得很。平时穿的是绿呢外套，绿呢长

裤，花布背心，白领带，阔口皮鞋；过节换一件铜钮扣的大氅。他起身，吃中饭，上街，吃晚饭，出门，回家，都有一定的时间，再准确没有。有规律的生活原是健康与长寿的秘诀。他和赛查，拉贡夫妇，洛罗神甫，从来不谈政治；这帮人彼此太熟悉了，决不为了要说服别人而争论。他像侄婿和拉贡夫妻一样，极信任罗甘。在他眼里，巴黎的公证人永远是个德高望重的人物，诚实不欺的模范。关于那笔地产生意，比勒罗曾经作过一番调查；所以赛查才敢大着胆子不相信老婆的预感。

花粉商走完七十八级楼梯，到了叔岳家的棕色小门前面，心里想老人家身体真结实，经常爬这些蹬级居然不哼一声。他看见外边的衣架上挂着外套和长裤；华伊昂太太正在把衣服又是刷又是搓。那位真正的哲人披着一件灰呢大褂，坐在火炉旁边吃中饭，一边念着立宪报或是商报上登载的国会辩论。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 84～8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他的年纪很轻。他长得虽然不能说一准整齐，却也差不多够得上整齐两个字，要是说他本来生得不错，大概不会有人反对。他的眼睛，在红色的脸上闪烁着，自然透着有些奇怪，但是眼睛本身却很引人注意：跟鸢鸟的眼一样锐利，象秋天的雾一样蓝。他没有连鬓胡子，也没有八字胡，所以他那脸蛋的下半截都光光的，露出柔和的曲线来。他的嘴唇薄薄的，虽然那时好像因为有心思，紧闭在一起，但是两个嘴角，有的时候，却会作出一种可爱的抽搐动作。他穿着一套紧紧合体的灯芯绒衣服，料子很好，又没穿得怎

么旧，他穿着很合身份；只是叫他那种营业给弄得失去本色了。这套衣服正把他那好看的身材给显示出来。从他那种富裕的神气上看起来，就可以知道，他的职业虽然不高尚，他过得却并不坏。

〔英国〕哈代《还乡》P.10～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他是一个富翁：银行家、商业家、工业家等等。一个身材魁伟，声音洪亮，眼睛老是盯着人，笑起来象破锣响的人。一个用粗糙的材料造成的人——似乎那材料是被扯了又扯才造成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一个膨头胀额的人，太阳穴上青筋暴露，脸上的皮肤绷得那么紧，好象把眼睛绷开了，把眉毛吊了起来似的。一个浑身上下象打足了气的氢气球，随时会升到天上去的人。一个永远不厌其烦地夸耀自己是白手起家的人。一个老是用他那铜喇叭似的声音来宣传他过去的愚昧和贫穷的人。一个自谦得咄咄逼人的“凶汉”。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 19，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拉贡太太又高又瘦，满面都是皱纹，削鼻子，薄嘴唇，很像旧时宫廷中的侯爵夫人。眼睛四周，很大的一圈皮肤已经松了，跟那些饱经忧患的老太太一样。她尽管很有礼貌，那副威严庄重的气派叫人不能不肃然起敬。她身上还有些说不出的古怪样儿，很触目而不会叫你发笑，那只能用她的衣著和举动来解释。她戴着露出半截手指的手套，不管什么天气出门总拿着手杖式的阳伞，像玛丽·安多纳德王后在德利亚农宫中用的；穿的是淡棕色的，所谓“落叶”色的连衫裙，叠在腰里的褶裥，谁都学不来，那个穷门跟着上一代的老太太失传了。她披的黑头纱，周围镶着大方眼子的黑

花边；古色古香的帽子，四面的镶边好像旧框子上的缕空花。她吸起鼻烟来最是干净俐落；凡是有福气见过祖母和祖姑母的青年们，都还记得她们郑重其事的把金鼻烟壶放在身边的桌上，再把围巾上的烟屑子抖干净；拉贡太太吸鼻烟就是这副功架。

拉贡先生是矮个子，最多不过五尺高，脸像个榛子钳，只看见他一双眼睛，两个尖颧骨，一个鼻子和一个下巴。牙齿落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可是一半的字儿都给吃掉了。对人很殷勤，喜欢装腔作势，从前开店的时代有什么漂亮太太上门，他总是满面春风的迎上去，到现在脸上仍旧挂着这副笑容。扑粉在他头上画出一个雪白的月牙形，梳得很整齐，两边突出，像鱼翅，中间用缎带扎成一根短辫子。身上穿的是宝蓝色大氅，白背心，扎脚裤，丝袜，金搭扣的皮鞋，戴着黑丝手套。最特别的脾气是走在街上帽子不戴，老是拿在手里。他神气活像贵族院里的信差，或是御前的传达，像那些待在什么长官身边而多少沾着点光彩的小角儿。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 113～1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他是那种让你初眼一看也许认为是个模样儿有点古怪的人，因为他长得又瘦又黑，血色不好，完全是个异邦人的相貌，一抹荫影似的头发，随便地披在前额上，仿佛他根本没有时间进行修饰，要不然，准会梳理得更有气派。他好象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相貌长得还不错，也没有意识到他的相貌有南方人的匀称、清秀和端正的轮廓，不过，一个旁观者也得对他仔细端详一番后才能发现这种特点，因为那种忧心忡忡的脸色和一张凹陷而有点儿憔悴的脸，难免要

使细心人一下子看不出什么美来。他的眼睛是灰色的，又大又有威严，透着种专心一意，沉思冥想的神气，与其说是和蔼、亲切，不如说是锐利而有深谋远虑。当他张开嘴来，露出笑容的时候，那副尊容倒是很随和的。不过，即使如此，那副尊容也并不是率直或者愉快的，只是叫人觉得多少有种庄重的魅力，有点儿（不管是真是假）体谅人的，也可说是种和善的神色；有种能够经受磨炼的情态，一种有耐性，坚忍的，也许是可靠的感情。他还年青——还不到三十岁；他身材颀长，体态纤细。他的谈吐并不讨人喜欢；说起话来含有外邦土音，这种腔调尽管是故意不讲究发音和用语，却叫不列颠人，尤其是约克郡人听起来好生刺耳。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2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又矮又胖，身板结实的老板就在里面，他坐在一张沾着肉星子的桌子旁边，桌上摆着一架电话……

我进去时，老板正趴在这架可怜的电话机上，看来压得它喘不过气来。他没有发现我，我就站在门口等着。

等了好一阵，老板还在打电话。我听出他是在跟一个朋友说话，既不拘谨，也不顾礼貌。他正厚颜无耻地用粗野的话和对方打趣逗闹。

他还在说话，我仍站在门口等。

最后老板哈哈大笑一声，随之引出一口浓痰，像投炸弹似的吐在房中央，痰沫还飞溅到我的脸上。

这是他谈话即将结束的信号。

老板的目光落到我身上，疑惑地凝视着我。我满脸堆笑地上前递过名片。他一瞥见阿祖兹的名字就高兴地喧嚷起

来。他一边精心地捻着他那涂着油脂的粗唇髭，一边指着一张凳子让我坐下。

老板身穿一套黄橙橙的西服，衬衫领口是开着的，西服左上方的口袋里插着一方白底红道的丝手帕，散发出一阵刺鼻的香气。这种香气还混杂着生肉的气味，造成一种鼻子难以忍受的怪味……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电话便滴铃铃响起来了。我辨别得出打电话的是一位太太，声音又尖又响，没谈上几句就跟老板吵闹起来。

我毫不怀疑，打电话的是他妻子。

老板把话筒狠狠地往电话机上一扔，谈话中断了。随即点起一支雪茄烟……

电话又滴铃铃响起来……

老板拿起话筒。……

一阵细弱、温柔、娇滴滴的音音传到我耳中。这声音打开了老板的心窍，顿时他喜形于色，容光焕发。我只见他侧着身子瘫坐在椅子上，手指头拨弄着雪茄烟。

他向对方说着挑逗的色情话，因此双方嬉闹起来，老板说话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尽是些肮脏，猥亵的字眼。

老板倒在椅子上，前后晃动着，显出很得意的样子，我真担心他会仰面朝天摔倒。

我听懂了对话的内容：

老板邀请打电话的女朋友同他一道去某处幽会……

电话又滴铃铃响起来……

我很快地辨别出打电话的是他妻子，两人又大声吵闹起来。

妻子要求丈夫晚上陪她去游乐场看滑稽表演，而丈夫一

会儿托辞公司事务繁忙，不能脱身；一会儿又贬薄这种滑稽表演不值一看，因为它既不顾任何风尚道德，在高尚艺术中更无地位可言。

争论趋于激烈。

最后老板一边恶言恶语，破口谩骂，一边扔下话筒。无疑的，这种诟骂和风尚道德、高尚的艺术相距十万八千里。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成功》P.182～1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穆斯塔法是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汉，一点也不假：他前额宽大敞亮，两道眉毛间隔匀称，象两道新月似地镶在眼睛的上方。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和脖子、双肩配在一起显得非常协调。鼻梁挺直，鼻毛很发达。当他抬头说话时，我凝视他的嘴唇和双睛，觉得这个男子的脸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神情，一种刚毅和柔弱交织在一起的神情。他那轻柔温和的嘴唇，那睡意未消的迷惘的眼睛，使他的脸与其说是英俊慓悍，倒不如说有几分秀气更为贴切。他说起话来从容轻缓，但声音却清晰明畅。他脸色平静时显得刚毅，但朗声发笑时，柔弱又胜过了刚毅。我看了看他的两臂，只见它们青筋裸露，刚劲有力，然而手指却生得修长纤细。当你仔细端详过他的手臂、手背之后，再看到这些手指时，你的心会突然一沉，就象是从山巅突地滑向谷底一般。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P.9、10，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赛查虽不是美男子，也没有什么叫人不喜欢的地方。在巴黎住了相当时候，老待在黑洞洞的铺子里，乡

下人的通红的皮色已经褪下去了。头发又黑又浓，胸脯结实像诺曼地的马，四肢粗大，神气忠厚老实，都给人一个好印象，比勒罗管着侄女的终身大事，经过访查，同意了赛查的亲事。一八〇〇年五月，正当风光明媚的季节，公斯当斯一巴勃一约瑟芬·比勒罗小姐，在梭城①的一株菩提树下答应嫁给赛查，赛查快活得晕过去了。

比勒罗对侄女说："孩子，你这个丈夫着实不错。他心肠好，爱面子；脾气爽直，而且象小耶稣一样安分，的确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好人。"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2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这人体格相当魁梧，胡子翘得高高的，满面红光，一双蓝湛湛的大眼睛。想到他，我觉得他那样子有点象一张荷兰图画上的一个脸堂红通通、乐呵呵的商人。他总喜欢穿着式样奇特的服装，如果碰到他穿着淡黄褐色大扣子羽毛上衣，歪戴着黑色圆顶硬礼帽，扣眼上插着一朵红玫瑰花，驾着马车，在高街中心轻快地驰过时，你不免要正眼看看他。星期天，他习惯戴着一顶光闪闪的礼帽，穿着大礼服上教堂去做礼拜。人人都知道，他盼望能当上教会执事。

［英国］W·萨姆塞特·毛姆《啼笑皆非》P.67，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格米勒大叔总是习惯地坐在他铺子门槛上的椅子里——或确切地说，他在沉睡，发出呼噜呼噜的打鼾声，怀里放着一把蝇拂，只有当顾客喊他，或是理发匠阿巴斯·

①巴黎近郊的风景胜地。

侯勒维来逗弄他时，他才会醒。他的身躯肥胖得像一团肉，长衫下面露出两条小腿，活像两只盛水的大皮袋，长衫后面是象圆屋顶一般的臀部。事实上，他一坐下来，只有臀部中心是在椅子上，其余部分全都悬在空中。他长着一个水桶般的肚子，胸脯几乎和女人的胸脯一样，高高耸起；人们看不到他的脖子，两个肩膀中间是一张红润的圆脸庞，面部的条纹差不多已经消失，因此几乎看不出他脸上的表情，也几乎看不到鼻子和眼睛。最上面，是一颗秃顶的小脑袋，颜色和身上一样白里透红。他一直在沉睡、打鼾，就象刚跑完一段路坐下休息的人；他常常是刚卖掉一块糕饼，便又倒头进入梦乡。人们多次提醒他："你会突然死去的，那压迫你心脏的脂肪将会断送你的性命！"他自己也跟着大家这么说。不过，死对他有何损害呢？他的一生不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睡梦吗？！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P.4～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这男子生着一头灰尘蒙蒙而显得很不滑溜的红发；皮肤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看来这辈子是不可能褪掉了；身穿带瓷钮扣的白布衬衫，土布棉衣的领子处打着类似钱包绦子的长绳结，反正是一副不大有机会到东京等大城市来的山乡人的模样。更有甚者，这么冷的天，他还露出些膝盖，把塞在蓝色已褪的小仓布料衣带末端的手绢抽出来，擦擦鼻下。

"这位是背负着衣料，特地从甲斐上东京来销售的。"

〔日本〕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门》P.60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 资本家

他四十开外，金黄透红的头发，淡红色的皮肤略带灰白色，宽脸厚嘴唇，一对灰色的近视眼，身子有点发胖。总之，他身材魁梧，颇有罗马人的风度。陶工同业公会为有这样的会长而自豪。这不单单因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的罗马人，主要是因为他举止文雅、仪表堂堂，而且，他颇有才气，擅长辞令。他讲一口漂亮的、带城里罗马人口音的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密阿语，他也讲得很流利，虽然他在念这两门语言中至关重要的字母“Th”这个音时还有困难。于是，有些人就觉得他太喜欢作长篇大论的讲话了。说实在的，一旦有人给他打开闸门，他的话就会象汹涌的河水，滔滔不绝，且阻挡不住呢。话说回来，他身上确有一种魅力，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他很会装模作样，跟大人物打交道时毫不拘束；噢，他的脸上会露出一副高傲和不满的神态，把对方唬住。交际应酬那一套，他也十分拿手。手工业者举行庆典时，尤其是在三月举行的大典时，陶工同业公会表现得尤为出色，这是他的功劳。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这对他很有用处。他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希腊和罗马的经典作家的作品，他广征博引，侃侃而谈。他对戏剧感兴趣，负责筹办陶工一年一度的节日演出，这是他的职责，而他们演出的戏往往吸引了很多的人来看。在埃德萨，只要跟陶工这门手艺多少有点关系的人，莫不为有这样一位仪表堂堂、才华横溢的会长而感到骄傲。即便那些徒工们，在特伦茨的作坊里虽然经常挨打，但他们都宁愿在那里作工，而不愿到比较

随和的老板那儿去。

〔德〕孚希特万格《假尼禄》P.1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索漠城里个个人相信葛朗台家里有一个私库，一个堆满金路易的秘窟，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的黄金，快乐得无可形容。一般吝啬鬼认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因为看见那好家伙连眼睛都是黄澄澄的，染上了金子的光彩。一个靠资金赚惯大利钱的人，象色鬼，赌徒，或帮闲的清客一样，眼风自有那种说不出的神气，一派躲躲闪闪的，馋痨的，神秘模样，决计瞒不过他的同道。凡是对什么东西着了迷的人，这些暗号无异帮口里的切口。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欠人家什么；又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老手，什么时候需要为自己的收成准备一千只桶，什么时候只要五百只桶，他预算得象天文学家一样准确；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次，酒桶的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卖，他能够把酒藏起来，等每桶涨到两百法郎才抛出去，一般小地主却早已在一百法郎的时候脱手了。这样一个人物当然博得大家的敬重。那有名的一八一一年的收成，他乖乖的囤在家里，一点一滴的慢慢卖出去，挣了二十四万多法郎。讲起理财的本领，葛朗台先生是只老虎，是条巨蟒：他会躺在那里，蹲在那里，把俘虏打量个半天再扑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的钱袋，倒进大堆的金银，然后安安宁宁的去睡觉，好象一条蛇吃饱了东西，不动声色，冷静非凡，什么事情都按步就班的。

他走过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见了不觉得又钦佩，又敬重，又害怕。索漠城中，不是个个人都给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俐落的抓过一下的吗？

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都镀了金。假使他的生活起居本来有什么可笑，给人家当话柄的地方，那些话柄也早已消灭得无形无踪了。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象是钦定的，到处行得通；他的说话，衣著，姿势，瞪眼睛，都是地方上的金科玉律；大家把他仔细研究，象自然科学家要把动物的本能研究出它的作用似的，终于发见他最琐屑的动作，也有深邃而不可言传的智慧。譬如，人家说：

“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葛朗台老头已经戴起皮手套了：咱们该收割葡萄了吧。”

或者说：

“葛朗台老头买了许多桶板，今年的酒一定不少的。”

葛朗台先生从来不买肉，不买面包。每个星期，那些佃户给他送来一份足够的食物：阉鸡，母鸡，鸡子，牛油，麦子，都是抵租的。他有一所磨坊租给人家，磨坊司务除了缴付租金以外，还得亲自来拿麦子去磨，再把面粉跟麸皮送回来。他的独一无二的老妈子，叫做长脚拿侬的，虽然上了年纪，还是每星期六替他做面包。房客之中有种菜的，葛朗台便派定他们供应菜蔬。至于水果，收获之多，可以大部分出售。烧火炉用的木材，是把田地四周的篱垣，或烂了一半的老树，砍下来，由佃户锯成一段一段的，用小车装进城，他们还有心巴结，替他送进柴房，讨得几声谢。他的开支，据人家知道的，只有教堂里坐椅的租费，圣餐费，太太和女儿的衣著，家里的灯烛，拿侬的工钱，锅子的镀锡，国家的赋税，庄园的修理，和种植的费用。他新近买了六百阿尔邦的一座树林，托一个近邻照顾，答应给一些津贴。自从他置了这个产业之后，他才吃野味。

这家伙动作非常简单，说话不多，发表意见总是用柔和

的声音，简短的句子，搬弄一些老生常谈。从他出头露面的大革命时代起，逢到要长篇大论说一番，或者跟人家讨论什么，他便马上结结巴巴的，弄得对方头昏脑胀。这种口齿不清，理路不明，前言不对后语，以及废话连篇把他的思想弄糊涂了的情形，人家当做是他缺少教育，其实完全是假装的；等会故事中有些情节，就足以解释明白。而且逢到要应付，要解决什么生活上或买卖上的难题，他就搬出四句口诀，象代数公式一样准确，叫做："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慢慢瞧吧。"

他从来不说一声是或不是，也从来不把黑笔落在白纸上。人家跟他说话，他冷冷的听着，右手托着下巴颏儿，肘子靠在左手背上；无论什么事，他一朝拿定了主意，就永远不变。一点点儿小生意，他也得盘算半天。经过一番钩心斗角的谈话之后，对方自以为心中的秘密保守得密不透风，其实早已吐出了真话。他却回答道：

"我没有跟太太商量过，什么都不能决定。"

给他压得象奴隶般的太太，却是他生意上最方便的遮身牌。他从来不到别人家里去，不吃人家，也不请人家；他没有一点儿声响，似乎什么都要节省，连动作在内。因为没有一刻不尊重旁人的主权，他绝对不动人家的东西。

可是，尽管他声音柔和，态度持重，仍不免露出箍桶匠的谈吐与习惯，尤其在家里，不象在旁的地方那么顾忌。

至于体格，他身高五尺，臃肿，横阔，腿肚子的圆周有一尺，多节的膝盖骨，宽大的肩膀；脸是圆的，乌油油的，有痘瘢；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儿曲线，牙齿雪白；冷静的眼睛好象要吃人，是一般所谓的蛇眼；脑门上布满皱裥，一块块隆起的肉颇有些奥妙；青年人不知轻重，背后开

葛朗台先生玩笑，把他黄黄而灰白的头发叫做金子里掺白银。鼻尖肥大，顶着一颗满着血筋的肉瘤，一般人不无理由的说，这颗瘤里全是刁钻捉狭的玩艺儿。这副脸相显出他那种阴险的狡猾，显出他有计划的诚实，显出他的自私自利，所有的感情都集中在吝啬的乐趣，和他唯一真正关切的独养女儿欧也妮身上。而且姿势，举动，走路的功架，他身上的一切都表示他只相信自己，这是生意上左右逢源养成的习惯。所以表面上虽然性情和易，很好对付，骨子里他却硬似铁石。

他老是同样的装束，从一七九一年以来始终是那副模样。笨重的鞋子，鞋带也是皮做的；四季都穿一双呢袜，一条栗色的粗呢短裤，用银箍在膝盖下面扣紧，上身穿一件方襟的闪光丝绒背心，颜色一忽儿黄一忽儿古铜色，外面罩一件衣裾宽大的栗色外套，戴一条黑领带，一顶阔边帽子。他的手套跟警察的一样结实，要用到一年零八个月，为保持清洁起见，他有一个一定的手势，把手套放在帽子边缘上一定的地位。

[法国]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P.6～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病　人

且说高衙内自从那日在陆虞候家楼上吃了那惊，跳墙脱走，不敢对太尉说知，因此在府中卧尉。陆虞候和富安两个来府里望衙内，见他容颜不好，精神憔悴。陆谦道："衙内何故如此精神少乐？"衙内道："实不瞒你们说，

我为林冲老婆，两次不能勾得他，又吃他那一惊，这病越添得重了。眼见的半年三个月，性命难保。”二人道：“衙内且宽心，只在小人两个身上，好歹要共那妇人完聚，只除他自缢死了便罢。”正说间，府里老都管也来看衙内病症。只见：

不痒不疼，浑身上或寒或热；没撩没乱，满腹中又饱又饥。白昼忘餐，黄昏废寝。对爷娘怎诉心中恨，见相识难遮脸上羞。七魄悠悠，等候鬼门关上去；三魂荡荡，安排横死案中来。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次日五更起来，柴进、李逵并从人都上了马，离了庄院，望高唐州来。在路不免饥餐渴饮，夜宿晓行。来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但见：

面如金纸，体似枯柴。悠悠无七魄三魂，细细只一丝两气。牙关紧急，连朝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脝，尽日药丸难下腹。隐隐耳虚闻磬响，昏昏眼暗觉萤飞。六脉微沉，东岳判官催使去；一灵缥缈，西方佛子唤同行。丧门吊客已临身，扁鹊卢医难下手。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7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这个白化病患者。他的面部，连同满头的白发，全是白色，但皱纹密布。身上的皮肤分成大大小小无数

个斑块。可是他的眼部却丝毫没有这些特色，如同印度白兔那样。这个怪人的视网膜是红色的；眼睑是玫瑰色的；角膜象水一般清亮；瞳仁是红色的，犹如沉落在水盆里的樱桃。再加上雪白的睫毛与眼眉，整个脸庞便显得格外奇特了。

[西班牙]卢卡·德代纳《上帝的笔误》P.416，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布霍尔佐娃完全没有参加谈话。她用门牙嚼食，吃得很慢，两片苍白的嘴唇笑起来就象一个蜡面人。她用一双痴呆呆的眼睛望着博罗维耶茨基，不时把装饰她的鬓白头发的花边帽子戴上，这鬓发拨在她黄色的、干瘦和陷下去了的脑门上，梳得很平整。她还用她满是皱纹的黄色的小手，抚摸着站立在椅子扶手上毛色十分鲜艳的鹦鹉。

当她需要什么时，她就对仆人点头示意，对他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地说话，或者打着手势。她象一具木乃伊一样地坐着，只有一些迟钝的、机械的、持续很久的动作才证明她还活着。

[波兰]莱蒙特《福地》P.131，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他好奇而又专注地观察着那新来的病人。看上去她有四十多岁，长得很漂亮。她不太象一般的西班牙女人，更象一位英国或美国的贵妇人。她皮肤白皙，带有少量浅浅的斑点，诱人的双唇，俏丽的鼻子，黄灰色的头发，也许染过，也许天生这种颜色，纤巧的双手，手指细长，保护得很好。穿一身乳白色的衣服，很合乎时令。胸前衣领上，别着一枚花形的金胸针，上面镀着珐琅。……

她站在门口似乎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朝前走了几步，坐在椅子边上，挺直着腰板儿，双膝并拢在一起，双手平放在膝头上。医生原以为会在她脸上看出某种忐忑不安的迹象，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当她转过脸来时，那双淡蓝色的、明亮的大眼睛里似乎流露出无动于衷，傲慢和冷漠的神情。

〔西班牙〕卢卡·德代纳《上帝的笔误》P.5，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这小东西背靠着他，用那编成短辫子的金黄色头发搔搔他的面孔。这是个白化病①小姑娘，是个文雅、柔弱、搅得人心烦意乱的孩子……妩瑟叶又喝了点啤酒，还露出一脸苦相。接着，她又挨近看他的脸，在离他的衣服约摸一吋远的地方，上上下下地看他的衣服……妩瑟叶又在仔细看他的手掌纹，眼睫毛不断地扫他的掌心……忽然，他的眼光收了回来，又靠近一些仔细看那孩子，禁不住轻声地发出惊叹。长时间以来，从附近的孩子当中，他想找个模特儿当天花娘娘奥巴露维伊的小侍女。现在，妩瑟叶好像是天赐给他的一样。肤色和相貌都完全符合他的想像。他看着妩瑟叶，想像她坐在奥巴露维伊脚下，皮肤像是透明的月亮宝石，反映出那神圣的天花降临到她身上以前的状态。那时她的皮肤是洁白无瑕的，没有天花瘢痕。

〔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痴心与浊水》P.66～6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她的目光落在一个步履蹒跚的巨人身上。那是个严重的肥胖症患者，双肩不正常地向下搭拉着，一双牛

①这是一种先天性疾病，患者体内缺乏色素，毛发都呈白色，皮肤呈粉白色，眼睛怕见光，患这种病的人，俗称“天老儿”。

眼，嘴张开着，极为缓慢而又小心翼翼地选择了一处落座的地方。她又看到一个驼背的侏儒，脑袋之大与其身子不成比例，长着一副扇风大耳，歪扭的鼻子垂到嘴唇以下，额头极窄，嘴唇呈永久微笑状，恰似一钩弯月：弯月的两端直咧到耳根。她还看到一个小老太婆，一张小脸小得与其身子极不相称，嘴唇噘着，那模样似乎要哭出来或是怒不可遏了。随后又看到一个瘦高个，骨瘦如柴，颇象唐·吉诃德，喉结凸突，头发直竖起来，目光里透着疯狂。这些人全都如此——阿莉霞想——，不过其他疯子的症状表现为痴呆、抑郁、失神或者外表完全正常，而这个人的疯病则表现为骚动不安，滑来滑去，怪相层出，十分活跃！

[西班牙]卢卡·德代纳《上帝的笔误》P.47，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 垂死者

晚霞的余晖映照着整个宽大的房间，使一切都笼罩在一片绯红色的幽暗中：奄奄一息的病人正在凝望着遥远的荒漠似的天空，她的脸僵硬了，浮现出一片死灰色。

只有一根不断摇晃着的蜡烛在散发带黄色的混浊不清的光，哆哆嗦嗦照在她那渗出汗珠的平静的脸上。……

巴乌姆夫人缓慢地、深深地、深深地呼吸着，她那玻璃似的突起的眼睛在晚霞照耀下，呈现出各种颜色，象一潭深水一样；她的右手本能地在被子上摸着，好象要寻找滑到了墙边的袜子，和那放射着金属光芒的毛衣针。

厨娘和女仆们都跪在房中幽暗的地方，发出一阵阵哭

声。

“妈啊！”马克斯又哀声叫了一次，由于心头涌上一阵悲痛，竟嚎啕大哭起来。

病人似乎醒过来了，把头转了过来，以清冷的目光盯着儿子的脸，蜡烛也从她手中掉下来了。她用僵冷的手掌握住儿子的手，一丝回光返照的微笑在她发青的唇上掠过，她把嘴动了动，可是除了那呼噜呼噜的喘息之外，没有发出别的声音。

她嘴上的笑容已经凝聚。她把脸转向窗口，一双渐渐死灭的眼睛凝望着苍茫的暮色，凝望着象块块黄铜一样、在灰色天空中浮游、慢慢消失着的最后几片云霞。

花园里刮起了风，把矮小的丁香树吹到了窗口旁，使一簇簇鲜花打在玻璃上，象紫色的眼睛一样探望着这个弥留之际的病人渐渐僵硬和一动不动的脸；病人的下颚越来越下垂了。

马克斯虽然知道这已经是生命的终结，依然立即派人去请维索茨基，非常焦急地等着他来，每过一会儿，就不安地侧耳静听母亲是否还活着，是活着，可存在的不过是无意识的生命。有时候，从她胸中发出一片轻微的呻吟，抖动一下嘴唇，用僵硬的手指作出某种无意识的动作，然后她又一动不动地仰着面，连躺几个小时，毫无生气，一双大睁的眼睛凝望着死亡之夜，笼罩着大地的夜。

〔波兰〕莱蒙特《福地》P。620，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病人坐在靠窗的一只伏尔泰式的靠椅里，旁边塞满了枕头和靠垫。他穿着一件开司米长袍，那金黄的颜色因为穿得太久已经发白，袍子的下罢遮不住两条用狭窄的

绷带包扎起来的浮肿的腿，一双变形的脚沉重而无力地伸在宽大的水獭皮便鞋里。

这脸容是多么消瘦、苍白、毫无血色！但是疲劳和痛苦之中不时闪现出兴奋的神采；嘴唇周围是一圈青灰色，深陷在紫色眼眶里的眼睛却还那么炯炯有神，好象生命还要迸发它最后的火光，然后再慢慢地熄灭。

这个垂死的人——堂拉蒙已经濒于死亡——额头沁出汗珠，头发蓬松，胡子很长，双手浮肿而带紫黑色；他的伊波克拉特斯那样的脸上所表露的神情，只要一位现实主义的画家最后润饰一下，就活象一幅死神降临的画像。

[墨西哥]拉法埃尔·德尔加多《墨西哥中短篇小说集》《遗嘱》P。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死　者

这回我会见了死的连殳。但是奇怪！他虽然穿一套皱的短衫裤，大襟上还有血迹，脸上也瘦削得不堪，然而面目却还是先前那样的面目，宁静地闭着嘴，合着眼，睡着似的，几乎要使我伸手到他鼻子前面，去试探他可是其实还在呼吸着……不多久，孝帏揭起了，里衣已经换好，接着是加外衣。这很出我意外。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

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中国]鲁迅《孤独者》，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彷徨》P. 105、10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她一眼便看清楚了屋内的一切。床上的被褥都拿走了。倩儿直伸伸地仰卧在光光的木板上面。还是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脸上没有血色，脸颊上皮贴着骨头做成两个小洞穴，眼睛微微睁开，嘴松松地闭着，明显地露出两片惨白色的嘴唇。两只手伸直地贴在身子两边。她似乎是在一阵痛苦的发作以后昏沉地睡去了。

[中国]巴金《秋》P. 4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梅安静地躺在床上，眼睛微微闭着。头发飘散在枕畔，削瘦的脸像纸一样地白，额上那一条皱纹显得更深了。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好像要说什么话没有说出来就断了气似的。嘴唇是红的，还有一点血迹，好像已经揩过了，但是没有揩干净。一幅薄被盖在她的身上，遮掩了她的手和下半身。

[中国]巴金《家》P. 3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将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了在当街上。鲁达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醋钵儿大小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便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直娘贼！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睑缝裂，乌珠迸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的：红的、黑的、绛的，都滚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咄！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叫俺讨饶，洒家却不饶你！"又只一拳，太阳上正着，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

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街坊邻舍并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 47～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死尸的脸先前被帽子盖住，现在可以完全看清了。先前的那个犯人生得不好看，可是这个犯人，不管是论相貌还是论整个身体，都非常美。这个人正当壮年，筋强力壮。尽管他的头发剃掉了半边，样子难看，可是他那不高的、方正的额头隆起来，下面生着如今已经没有生气的黑眼睛，显得很美，犹如他那不大的鹰钩鼻子以及下面的稀疏的黑色唇髭一样。他的嘴唇现在已经发青，唇边留着一点笑

意。他那不大的胡子只盖住脸的下半截，在剃光头发的半边脑袋上露出一只不大的、挺拔的、好看的耳朵。他脸上的神情又平静，又严峻，又善良。姑且不谈从这张脸上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精神生活本来大有发展的前途，而这种前途现在已经完全断送，单凭他的手和套着铁镣的脚的清秀的骨骼，单凭他发育匀称的四肢的强壮筋肉，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多么美好、强壮、灵活的人类动物。做为动物来说，他在他的同类中，也远比那匹由于受伤而惹得消防队长十分气愤的浅黄色公马完美得多。可是他活活地被折磨死了，非但没有人把他当做一个人来怜惜，而且也没有人把他当做一个善于劳动的、白白断送的动物来怜惜。他的死亡在所有人的心里引起的唯一的感情，就是厌烦，因为他的尸身眼看就要腐烂，不得不赶快收拾掉，这就给人们添了不少麻烦。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463～4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杜妮亚希珈压制着恐怖和嫌恶的心情，帮着母亲把死人的还保存着顿河深处的泉水冷气的、冰凉的身体洗干净。在妲丽亚的略微肿起的脸上和被水浸得失去光彩的暗淡的眼光里有一种陌生的和严肃的神情。河里的砂粒像银屑一样，在她的头发里闪着光亮，两边脸蛋子上都沾着像蚕丝一样的、一丝一丝的潮湿的青苔，但是在两只大大张开的、随随便便地从长板凳上搭拉下来的胳膊上有一种令人可怕的安静神情，杜妮亚希珈看了一眼，就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她，这个死了的妲丽亚完全不像那个在不久以前还开玩笑、哈哈大笑，而且非常喜爱生活的妲丽亚这一点，使杜妮亚希珈感觉到又奇怪，又害怕。过了很久以后，杜妮亚希珈一想到

妲丽亚的两只像石头一般冰凉的乳房和肚子，一想到她那鼓胀的毫无生气的四肢，就全身抽筋，竭力想赶快忘掉这一切。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1716～17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皇帝

这个傀儡皇帝的腰板挺得象根棍子那样直，分发梳得溜光水滑的紧贴在头皮上。穿了一身特别设计的所谓陆军大礼服，实际是象军装又不是军装的四不象的东洋装。上衣长及膝盖，瘦得紧贴在身上。盘着两条金龙的衣领足有两寸高，紧卡在他那尖下颏上。这个金黄色的高领好象把他的脑袋固定住了，使他不能随便转脖回头。从两肩垂下两个半圆形的黄穗子，象耙子齿一样抓在肩头上。胸前是两排对称的扣子，每排七个。扣子旁挂着一个有碗口那么大的牌子，名为：大勋位蓝花大绶章。这个玩艺是在日本东京特制的，只有他这个傀儡皇帝可以佩戴。他腰上系着一条有四指宽的平板带子，带子上绣了四条金线。两条衣袖从袖口开始到胳膊肘那里也箍满了金线，下边是三条粗的，上边是三条细的，最上边的一条金线还顺着胳膊肘盘上去了。反正他满身都是金线和金龙。清朝的末代皇帝竟穿上了这样洋装。如果他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从墓穴里爬出来看见的话，一定会惊奇得目瞪口呆，看不明白他这不肖子孙为什么不穿黄马褂，却象怕散花的水桶一样。箍上了这么些金道道！

〔中国〕陈玙《夜幕下的哈尔滨》P。157，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国王接过文书，便读将起来。波兰信使都好奇地把国王瞟着，因为在此以前，他们谁都没见到过他。他正处于男儿的鲜花正绽年岁，生得肤色黝黑，酷似那意大利人，或西班尼亚德人。长发，黑如鸦翎，拢于耳后，披垂两肩之上。他那眸色，闪亮的眼瞳，不由使你会想起当日的雅里梅·维什涅维茨基。他眉峰高扬，给你这么个印象，仿佛他总是在讶异着什么。而在双眉凌上之处，隆然一副高凸的门额，这使他酷似一匹猛狮。在鼻梁顶部，有处很深的褶皱，即便在他会心作笑时，这褶皱都从不消失，这就给他的脸部凭添了一种慑人的怒气冲天的表情。他的下唇是噘着的，很象是扬·卡西密尔，只是他的脸比较阴沉，下颏显得大些而已。他留着索形胡须，而须尾，则给翘翘地梳起。总之，就他的面貌特征看，此人迥非寻常，这样的人物哪怕在地面上只走动一走动，地面就定要给压出血来。他显示的气质，既具有国君的威严、刚愎，又具有猛狮般的雄力，更具有那天成的敏智。一丝慈和的笑，从不离开他的嘴角，尽管这种慈和，他心间是少有的；但它仿佛柔辉出于五内，竟然变得容光焕发，这极象是将一盏灯，置于白雪花石的容器间，照得容器四壁生亮。此刻，他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交叉着两腿，在那黑色袜统里，显现出他强健的两股。他把眼眯虚着，仿佛这是习惯使然。而在读切纳茨基的文书时，他的笑依然缀于嘴角。

[波兰]显克微支《洪流》下册P。229，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现在，他正端坐在王榻上，面对着广阔的、鲜花盛开的御花园。他那缀金王袍在夕阳的余辉里闪闪发光。他安静舒适地靠在驼鸟毛制作的大靠背上，胳膊肘撑在一个丝绒面的镶金小靠枕上。周围是他的儿子们和亲信大臣。他高高的前额和锐利的目光洋溢着尊严，他宽阔的胸脯、结实的双臂以及笔直的鼻子显示着力量。他是一位四十岁左右、仪表威武荣耀的法老。他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时而环视他的儿子和近臣亲信，时而眺望远方。在那里，地平线隐没在椰枣树林的后面。他时而转向右面，遥望那一片永恒的高地，高地东面守卫着狮身人面石雕；高地下面长眠着法老的父辈；它的上面散布着几十万劳动者的尸骨。是他们用双手铲平了山包，劈开了岩石，挖出了庞大的金字塔的地基。法老想使这个伟大的建筑奇迹，世世代代扬名四海。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最后的遗嘱》P.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农民

谁能从这老花农身上、脸上和奇形怪状的五官中间找到聪慧、美和知识的影子呢？瞧，他穿一身皱巴巴的黑裤褂，沾满污痕，膝头和袖口的部分磨得油亮；象老农民那样打着裹腿；脚上套一双棉鞋篓子，面色黧黑，背光的暗部简直黑如锅底。这颜色和黑衣服混成一色；满脸深深的皱褶和衣服皱折连成一气。他身子矮敦敦，微微驼背；罗圈腿；明显地向里弯曲。坐在那里，抱成一团，看上去象一个汉代的大黑陶炉，也只有汉代人才有那种奇特的想象，把器

物造得如此怪异——他的脑门向外凸成一个球儿；球儿下边，便是两条猿人一般隆起的眉骨，眉毛稀少；眼睛小，眼圈发红，眸子发灰，有种上年纪的人褪尽光泽而黯淡的眼神。下半张脸差不多给乱杂杂的短髭全盖上了。那双扇风耳，象假的，或者象唯恐听不清声音而极力乍开。尤其总偏过来的右耳朵，似乎更大一些……就这样一个老汉，给人一种不舒展、执拗和容易固守偏见的感觉，好似一个老山民，一辈子很少出山沟，不开通，没文化，恐怕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而且岁数大了，耳朵又背，行动迟缓而不灵便。他往烟袋锅里塞烟叶子，一半掉落在外，也不去拾。掉多了，就垂下一只又黑又厚又粗糙的手，连地上的土渣一齐捏起来，按在烟锅里，并不在意。老年的邋遢使他显得有些愚笨。

〔中国〕冯骥才《雕花烟斗》选自《冯骥才小说选》P.9，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正在这时，从门外撞进一个老汉来，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了，但胡子却刮得光溜光，头上戴着顶呢子鸭舌帽，脚上穿着对旧皮鞋，身上却是老庄户人家的打扮——蓝布袄，蓝布裤，腰里扎着条白布腰带。他一进门就对着社长直嚷嚷：

“我不干了，要到太原另找工作去！辞职，准不准？说话！”

〔中国〕马烽《饲养员赵大叔》，选自《我的第一个上级》P.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

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象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都如此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象是松树皮了。

〔中国〕鲁迅《故乡》，选自《呐喊》P.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

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中国〕鲁迅《故乡》，选自《呐喊》P.6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

灯光下，母亲坐在一旁，端详着大口大口吃着饭的丈夫。他老了，真是老了。他的嘴唇上下蓄着杂乱的胡须，突出的前额和眼角上刻满深密的皱纹，里面象是藏着无数的苦难和惊险。那双本来发着倔强光芒的眼睛，添上许多倦困和呆滞成份。他的背有点驼，看起来还健壮。他穿得很褴褛，那饱经风霜粗糙的脸上，到处有着痛苦的痕迹，但却没有颓丧的表示。从他的动作上，发现不了一点迟钝、衰弱的表示，依然是刚健有力的。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385，解放军文艺社出版1978年3月第2版。

小周这才注意到在办公室一角的书架后面，低头端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农村大嫂。她穿着洁净的蓝布褂

子，头发挽着髻，有着一种勤俭麻利的劳动妇女气质。裤脚被露水打湿了，想必是天不明就一路田间小径赶来的。当她抬眼看小周时，脸上、眼睛里露出一种小周十分熟悉的贤淑、善良、忍辱负重的神情。

[中国]柯云路《新星》P.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母亲显得更苍老了些，鬓边在慢慢变白，而身子更不灵活了。可是她的脸上，不知是春色的拂润，还是别的什么缘故，倒焕发出红晕的光泽。那唇边的两道深细皱纹，似乎也油腻了些，不象从前那样干枯了，象是隐现着两道愉快的笑丝。她那双明亮的黑眼睛，虽然光泽在日渐减退，但并不显得迟钝呆滞，倒更加使她的目光柔和慈善，表明着她那忠厚善良的母性心肠。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138，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3月第2版。

一时行李发完，张亲家老爷过来，安太太忙叫请。请了进来，只见他穿一件搭袜口的灰色粗布袄，套一件新石青细布马褂，系一条月白标布搭包，本是毡帽来的，借了店里掌柜的一顶高粱儿秋帽儿。见了安太太作了一个揖。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173，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亚历山德拉觉得卡尔比想象中变化要小得多。他没有变成一个修饰整齐，自鸣得意的城里人。他身上还带着朴实、倔强的气质，确实有他自己的个性。甚至他的衣

着，那件诺福克外衣和很高的领子都有点不落俗套。他似乎还和过去一样常常沉默寡言，落落不群，好象是怕受外界的伤害。总之他比一般三十五岁的男人来，更为腼腆一些。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而且不很强壮。他的瘦削的前额上依旧落下三角形的一绺黑头发，但是额角处已经稀薄了，无情的细细的皱纹已爬上眼角。他两肩高耸，棱角分明，背影象是一个正在休假的劳累过度的德国教授。他的脸聪明、敏感而忧郁。

〔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6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全村的男人都聚到这儿来凑热闹。一般说来，他们穿的都是家织的黄色或蓝色的“斜纹布裤”——这儿找不出别样的裤子来。他们人人都系着吊带，有系一根的，也有系两根的——全是家织的粗线带子。有些人穿着背心，只有寥寥的几个穿着上衣。这几身衣服看上去都是花里花哨的，因为布料上面全都印着相当出奇的花样——这种打扮直到今天还在当地那些既有钱又讲究穿衣服的人们中间流行着。到这儿来的人，个个都将双手插在口袋里。该用手的时候，就伸出一只来，用完之后，马上放回去。要是这次该用手的地方是在脑袋上，他们就把头上戴的破草帽往上一掀，再朝下一按，弄得个歪歪斜斜，直到他们下次再要用手摆弄的时候，那歪戴的破草帽儿才戴正了。这儿戴出来的帽子虽然不少，可没有一顶是骨立的，而且那种歪斜的样式也各不相同。我们在这里不偏不倚，指的是所有的男人：不论是成年，是青年，还是少年。我们说：这里人人都将自制的烟叶放在嘴里嚼着、或是装在玉米秆烟袋里吸着，我们指的也是

这三路人。在成年人里面，留腮胡的很少，留上髭的一个也没有；有的人在下巴颏底下密密丛丛的长了一大簇毛，把喉头都给盖住了——这是被人公认唯一合乎标准的腮胡；不过无论哪个人的脸全都有一个礼拜没碰过刮脸刀。

[美]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他站住转身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老太婆，身材很高，仍然很挺拔，鞋上带着泥土，是刚刚从乡下来的。在这种不习惯的尘嚣之中，她的态度有点慌慌张张；一条准备不时之需的粗围巾散搭在膀子上；笨重的雨伞和一只小篮子；一付还戴不太惯的长指头手套：这一切都说明了，这是一个穿了朴素的假日服装，很少到焦煤镇的乡下老太婆。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94，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一个身材魁梧的乡下人没精打采地倚在墙上，用一根损坏的猎鞭在轻轻抽打着穿在右脚上的高统靴，他的左脚呢（因为是随随便便穿的），却伸在一只旧拖鞋里。马、狗和酒胡里胡涂地就把他弄到这里来了。那孤独的靴子上有根生锈的马刺，他时时把它向空中一踢，同时就把靴子痛快地抽一下，嘴里还咕噜着猎人催马的一种声音。这时候他想像他在骑着马作什么拚命的野外赛马。可怜的家伙！他骑着他的高价换来的马群里最快的牲口去竞赛，从来也没有一次比得上他在弗利特为终点的路上狂奔的速度的一半呵。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下.P705～70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 僧 道

伊牧师虽然六十多岁了，腰板还挺得笔直。头发不多，可是全白了。没留胡子，腮上刮得晶亮；要是脸上没有褶儿，简直的象两块茶青色的磁砖。两只大眼睛，歇歇松松的安着一对小黄眼珠儿。眼睛上面挂着两条肉棱儿，大概在二三十年前棱儿上也长过眉毛。眼睛下面搭拉着一对小眼镜，因为鼻子过高的原故，眼镜和眼睛的距离足有二寸来的；所以从眼镜框儿上边看东西，比从眼镜中间看方便多了。嘴唇儿很薄，而且嘴犄角往下垂着一点。传道的时候，两个小黄眼珠儿在眼镜框儿上一定，薄嘴片往下一垂，真是不用说话，就叫人发抖。可是平常见了人，他是非常的和蔼；传教师是非有两幅面孔办不了事的。

〔中国〕老舍《二马》P.1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西门庆一日正在前厅坐，忽平安儿来报："守备府周爷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名唤吴神仙，在门首伺候见爹。"西门庆唤来人进见，递上守备贴儿，然后道："有请"。须臾，那吴神仙头戴青布道巾，身穿布袍草履，腰系黄丝双穗绦，手执龟壳扇子，自外飘然进来。年约四十之上，生得神清如长江皓月，貌古似太华乔松。原来神仙有四般古怪：身如松，声如钟，坐如弓，走如风。但见他：

能通风鉴，善究子平。观乾象能知阴阳，察龙经明知风水。五星深讲，三命秘谈。审格局，决一时之荣枯；观气色，定行年之休咎。若非华岳修真客，定是成都卖卜人。

西门庆见神仙进来，忙降阶迎接，接至厅上。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436～437，齐鲁书社1988年版。

不想这班人里头，夹着个灵官庙的姑子'她身穿一件二蓝洋绉僧衣，脚登一双三色挖镶僧鞋，头戴一顶月白纱胎儿、沿倭缎盘金练的草帽儿，太阳上还贴着两贴青缎子膏药。她也正求了个签帖儿拴在帽顶儿上，听安老爷这等说，便道："喂！你悠着点儿！老头子，我一个出家人，不当家花拉的，你叫我那儿借小子去呀？"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72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当下又走了许多路，走过老退居，到一个和尚家，敲门进去。小和尚开了门，问做什么事，说是来寻下处的，小和尚引了进去。当家的老和尚出来见，头戴玄色缎僧帽，身穿茧绸僧衣，手里拿着数珠，铺眉蒙眼的走了出来，打个问讯，请诸位坐下，问了姓名、地方。三人说要寻一个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三位施主请自看，听凭拣那一处。"三人走进里面，看了三间房子，又出来同和尚坐着，请教每月房钱多少。和尚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讲了半天，一厘也不肯让。诸葛天申已是出二两四了，和尚只是不点头，一会又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萧金铉见他可厌，向季恬逸说道："下处是好，只是买东西远些。"老和尚呆着脸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买办和厨子是一个人做，就住不的了。须要厨子是一个人，在厨下收拾着；买办又是一个人，侍候着买东西；

才赶的来。”萧金铉笑道：“将来我们在这里住，岂但买办厨子是用两个人，还要牵一头秃驴与那买东西的人骑着来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骂的白瞪着眼，三人便起身道：“我们且告辞，再来商议罢。”和尚送出来。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33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回转身来只见一个虎面行者，前发齐眉，后发盖颈，头上束一条日月渗金箍，浑身上穿一件元青缎排扣子滚身短袄，下穿一条元青缎儿仙鸡褪腿，腰系双股鸾带，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东寺不抹脸的憨惠明，还疑是五台山没吃醉的花和尚。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88，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几个老和尚赶出来，指与智深道：“这个道人便是飞天夜叉丘小乙！”智深见指说了，便提着禅杖，便后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后面跟来，只顾走入方丈后墙里去。智深随即跟到里面看时，见绿槐树下放着一条桌子，铺着些盘馔，三个盏子，三双筯子，当中坐着一个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眼似黑墨，肥腯的一身横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来。边厢坐着一个年幼妇人。那道人把竹篮放下，也来坐地。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85～8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再说这鲁智深就客店里住了几日，等得两件家生都已完备，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内，禅杖却把漆来裹了。将些碎银子赏了铁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禅

杖，作别了客店主人并铁匠，行程上路。过往人看了，果然是个莽和尚。但见：

皂直裰背穿双袖，青圆绦斜绾双头。戒刀灿三尺春冰，深藏鞘内；禅杖挥一条玉蟒，横在肩头。鹭鸶腿紧系脚绊，蜘蛛肚牢拴衣钵。嘴缝边攒千条断头铁线，胸脯上露一带盖胆寒毛。生成食肉餐鱼脸，不是看经念佛人。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萨鲁布吉欣是这个义舍的官方祭司。他的年龄四十二岁左右，个子高得出奇，这高大的身躯更增添了他这个婆罗门气派。他的前额宽大，两片薄薄的嘴唇，流露出他自高自大的神情，下颚长得十分坚实，双眉向上翘着，就象西方画家常画的魔鬼的眉毛，东方画家喜欢画的男舞蹈家的俊俏的眉毛那样。一双单眼皮，眼睛里闪烁出不安的目光，下巴向里收，脖子长长的，两肩宽阔，长衫下面缠着围裤，脚上蹬着一双拖鞋或木屐，前额涂了一颗大大的檀香痣，两眉之间用檀香粉画了一个红色的三股叉，耳垂上也有许多小檀香点。他还戴了一副银耳坠，当中镶嵌的宝石闪闪发光，穿着长衫，一条白头巾从脖子两侧直垂到胸脯。他打扮得象阿旃陀石窟的男神一样漂亮。夏姆惊讶的是，在他这种俊美的外表后面为什么藏着龌龊的东西？不错，有两件东西肯定使夏姆产生了怀疑，一件是萨鲁布吉欣眼里那种急躁不安的神情和他那不停地转动的眼珠，好象他时刻都在用侦察的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另一件是他嘴角上流露出来的微笑和傲气。不管他心情如何，嘴角上总是显得笑咪咪的，这种永不消失的微笑，并不说明他心里平静，而说明他为人奸诈

狡猾。夏姆知道这些时常微笑或时常笑容可掬的人是多么可怕。

[印度]克里山·钱达尔《失败》P.61，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这个人很健谈，而且喜欢比划。他的头发虽然已经开始斑白，但看上去他那结实的身体仍旧保养得很好。他那端正的眉目，锐利的眼光，宽阔的下巴，和魁伟的躯体，看起来很象一个乔装的罗马贵族。人们一看见他的样子，就由不得想起海涅在《流亡的天神》里描述的三个修士中的一个来，他每当秋分那一天的午夜在蒂罗尔过湖的时候，总在船夫手里放上一枚冷若寒冰的银币，使那可怜的人害怕得寒毛直竖。但是达马索修士可没有象这些天神那么神秘。他满身都是欢笑。如果说他说起话来语调粗里粗气，就象一个人从来没有机会来矫正自己，深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业已至善至美，无可訾议，那末，他那坦率、欢乐的笑声却会消除这种不愉快的印象。甚至会使我们原谅他在大庭广众之间，露出两只赤脚，一双毛腿。这样的作法，原来只能是在基亚波集市的戏台上，使门迪埃塔发财的。

[菲律宾]何塞·黎萨尔《不许犯我》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陆罗神甫当时是圣·舒比斯教堂的副堂长。精神的力量要算在这位圣洁的教士身上表现得最清楚了。接触过他的人对他都留着深刻的印象。一脸苦相，长得非常丑陋，叫你看了竟不相信他是个好人；但他道行高超，眉宇之间自有一副庄严的气概，预先照出天国的光彩。五官虽然难

看，却有股天生的忠厚样儿把五官贯串在一起；不整齐的线条也被慈悲的火焰净化了，这种现象和使克拉巴龙暴露出兽性和下贱的现象正好相反。教士脸上的皱纹完全表现出希望，信仰，慈悲三大美德的妙用。他说话又慢又温和，深深的打入你的心里。他穿的是一般巴黎教士的服装，披一件栗色大氅。生性高洁，没有一点野心，将来天使们把他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时候，还是和他生下来的时候一样纯洁。他经不住路易十六的女儿力劝，才接受了巴黎的一个教区，而且还是一个极清寒的教区。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143～1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他是个沉默而经常闷闷不乐的人，使你感觉到他的和蔼可亲，完全是基督教给他的一种任务；他禀性冷淡甚至有些乖僻。他那副长相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身材又高又瘦，长长的四肢松散地连接在躯体上；两颊深陷，颧骨出奇地高突；他带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气派，可是只要注意到他那丰满而性感的双唇，不免会使你吃惊。他留着很长的头发。他那双乌黑的眼珠，深藏在眼窝里，又大又悲愁；手指又大又长，长得很好看，给他一种毅然有力的外相。但是他最最突出的一点是给你一种有一团火在身里被抑压的感觉，这团火含而不露却又蠢蠢欲动。他是那种难以亲近的人。

[英国]毛姆《雨》，选自《毛姆短篇小说集》P.7～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刚才神气十足的司钟侍童这会儿忽地变得低三下四，脸上一副谄媚相。他年仅十二三岁，就学会根据礼

拜仪式的要求调整自己那张扁脸上的肌肉。他眼睛很大，颜色象脏了的板栗。他自以为是教士时，就模仿他熟悉和打过交道的那些神父和女信徒，两只眼睛上下转来转去。

然而，眼睛的这种活动却无意中给他的神情带来一种下流、淫荡的色彩，好象是一个在胡同里以眉眼招揽生意，连警察也不会要求她尊重公德的可怜的妓女。他眼睛转动时，那张缺牙的大嘴也跟着装模作样。塞莱多尼奥那恬静的卑微表情所表现出来的丑态，开始尚可容忍，到后来就令人作呕了。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此外有一个修道僧，身材魁梧，是乡间一个善骑的人，最爱打猎，煞有丈夫气概，当得起一个僧院院长。……我看他那衣袖口所镶的细软黑皮是国内最讲究的货色，一颗金铸的饰针扣住兜颈；宽的一端还有一个情人结。他的秃头光亮如镜；脸上也是一样，似乎擦了油一般。他是一位肥胖而漂亮的人物。两只眼睛在额上打转，射出火光，象锅炉一样。鞋靴是细软的，他的马也是十足的傲态。他的确是一位不平凡的僧侣。他绝不是一个苍白的瘦鬼；一切肉食中他最爱的是红烧肥天鹅。他身下所骑的马显出干果的棕褐色。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圣约翰先生坐着，一动也不动，就跟墙上那些发黑的画像一样；眼睛盯着面前的书，嘴唇一声不响地紧闭着。他这样很容易让人细细地看看。哪怕他是座雕像而不

是个活人，他也不会更容易让人细看了。他年轻——也许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身材修长；他的脸能引人注目，象是希腊式的脸，轮廓完美，有一个十分挺直、古典式的鼻子，一张雅典式的嘴和下巴。的确，很少有一张英国的脸象他那样接近古时候的模型。他自己相貌如此匀称，看到我相貌不端正，是很可能感到有点吃惊的。他的眼睛又大又蓝，有着褐色的睫毛；他那跟象牙一样洁白的高高的额头，有一部分被几绺散开的金发遮盖着。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45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堂卡耶塔诺是个小老头，已七十六岁了。他性格开朗，活泼，长得干瘦，皱皱巴巴的老脸活象一张烤过的羊皮纸。说不上为什么，一见他那个小模样，就叫人想起兀鹫，虽然有人说他更象喜鹊或抽缩了的样子吁人的黑白花马。他的长相和表情，特别是其影子无疑更象鸟类。他长得尖嘴猴腮，有棱有角，头上戴顶堂巴西利奥风格的窄檐的狭长教士帽。帽子戴得靠后，看上去好象头上顶着架望远镜。他眼睛近视，为纠正这个缺欠，大祭司就在长而弯的鼻子上架了一副金边眼镜，镜子后闪耀着一对极黑极圆的滴溜乱转的小眼珠。他按大学生的样子斜披法袍，喜欢双手叉腰。假如交谈的内容涉及神学或教规，他就伸出右手，拇指与食指合成眼镜的形状。与他交谈的人一般都比他高，因此，里帕米兰要看人家的面孔，总得歪着头，摆出鸡鹅常有的那种姿势，一只眼朝上瞧。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我们走近他，那人听见了我们的脚步声，抬起头来。他年纪大了，秃顶，光洁无毛的脸，淡蓝色的大眼睛，薄薄的红嘴；肤色皙白，头部只是皮包着骨，就像泡在乳状物中的木乃伊的脑壳。手是白色的，逐渐萎缩的长手指。他像夭逝了的少女。起初他迷惑地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打扰了他，使他不能出神入化；后来他脸上露出了喜色。

〔意大利〕昂贝托·埃科《玫瑰之名》P.49，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我看到——我这会儿看到——一个女泰坦：她那蓝天似地长袍一直伸展到荒野的外廓，羊群在那儿吃草；一张面纱白如雪崩，从头披到脚，面纱四边镶着闪电光似的花纹。在她胸脯下面，我看到她的腰带紫得跟地平线一样，晚空的星星在腰带那阵红光中闪烁。她那双坚定的眼睛我没法描绘，那双眼睛清澈，其深如湖，对空仰望，满怀崇拜之情；那双眼睛因爱情的温柔和祷告的光泽而抖动。她的前额是茫茫一片浮云，比早在黑暗拢来之前就已上升的新月还要苍白，她把胸脯靠在斯蒂布罗泽地山脊上，她那双威力无双的手叉在一起，放在下面。她就这样跪在那儿，同上帝相对谈话。那个夏娃是耶和华的女儿，正如亚当是耶和华的儿子一样。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33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他的头发卷起，黄金一样发亮，散开来象一把大扇子；分得清楚均匀；脸上是玫瑰色，眼睛象鹅毛管那样的灰色。他的皮鞋上有网状的细眼，好似保罗教堂的窗。他走出来，穿得精巧清爽，红袜，淡蓝的外衣；上面嵌

有美观的厚饰带，套上一件漂亮的法衣，象枝头的花朵一样雪白。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6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讲经师一到，塞莱多尼奥就跳下窗台，两手身前交叉，垂首肃立。刚才在下面的鲁阿街上还象只甲虫的堂费尔明，现在在侍童谦卑的眼睛里和车夫惊恐的眸子中竟变得如此高大！塞莱多尼奥身高不及教士的腰，所以，他眼前看到的只是堂费尔明那件光滑的教士服。这件教士服是精制獭皮料的，上面绣有直的和对称的提花图案。教士服外面罩着一件华贵的缎子法袍，上面有许多折纹图案，袖口还镶着花边。

藏在钟后的“俾斯麦”只看见教士的下身，就已惊叹不已：真气派啊！简直是一尘不染！那双脚如同淑女的秀足；再看那双深紫色的套袜，就象是主教大人的一样；鞋的皮质精细，制作考究；银鞋扣虽说结构简单，却不失雅致，与袜子的颜色配在一起，就别提多合适了。

假如两个小泼皮敢正眼看堂费尔明的面孔，他们就会发现：教士刚把头探出楼口时，皱着眉头，十分严肃，可一发觉楼上有人，便稍显慌乱，但眸子立刻送出柔和滑润的目光，唇边随即绽出印刻般的慈祥，露出微笑。车夫说得对：德帕斯没有涂胭脂，倒更象用白灰粉刷过。的确，教士那白净面皮就是带着灰浆的光泽。他颧骨微耸，这不仅没给他添丑，反使他显得刚毅，有独特的表情。颧骨上有淡淡的红晕，有时又趋向领结和套袜的颜色。这不是胭脂，也不是健康之色，更非酒精的作用。这是人们倾听了爱情或令人害羞

的话语——它们如同磁石，具有吸引血中铁质的作用——两颊自然飞起的那种红晕。当人的情欲处于高潮时也会出现这类红晕。讲经师那双带有似鼻烟末儿斑点的绿眼睛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苔藓般的柔和。不过有时也会从那对温和而肥硕的眼睛里，射出尖利的目光，如针扎入羽绒枕头，令人感到突然和不快。能抵挡这种目光的人为数不多。有些人望而生畏；有些人则见此生厌。然而，要是哪个胆大的人经受住了这种目光，讲经师就垂下那无用的肥厚多肉的眼帘，好象那永远是一块不定形的肉。他的鼻子长而直，长得既不威风又不庄重；鼻头肉多为患，就象叫累累果实压弯腰的一株树，向下垂着。这个鼻子在那张表情丰富的面庞上，即使用希腊文描写它，也是个死物，因为想通过它察觉和了解讲经师的思想感情实在是太难了。他的嘴唇长而薄，细嫩苍白，似乎受着胡子的压迫。那胡子有继续向上蔓延的趋势，等他到了暮年（还远着呢！），就有与那个失职的鼻子尖连在一块的危险。不过，这个缺点眼下还没给他带来老相，只使他面孔上显出一种谨慎的表情；这表情近似卑怯的虚伪，又标志着冷漠、精明和自私。可以断言，他那两片嘴里象隐藏珍宝似的藏着最美好的永远不会出口的话语，而那个不安份的尖下巴就象是这话语的一把锁。讲经师的脖子白皙而粗壮。这个大力士式的脖颈与其壮实的躯体和发达的四肢配在一起，非常相称。脖颈上安放着一个小脑袋；浓密的黑头发梳得非常整齐。这个身强体壮的教士当年很可能在村里是个最佳击柱戏选手和最引姑娘瞩目的小伙子。他要是穿上绣花大礼服，想必也是贝图斯塔大街上最漂亮的男士。

讲经师好象对待什么人物似的，向塞莱多尼奥躬身施礼，伸出右手。那只手手指尖尖，又白又嫩，保养得不亚于

名门贵妇的手。塞莱多尼奥如同协助做弥撒似的，给他回了一个跪拜礼。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艺　人

我有位师哥，这位师哥也就是我的仇人。街口上，人们都管他叫作“黑子”，我也就还这么叫他吧；不便道出他的真名实姓来，虽然他是我的仇人。“黑子”由于他的脸不白；不但不白，而且黑得特别，所以才有这个外号。他的脸整像个早年间人们揉的铁球，黑，可是非常的亮；黑，可是光润；黑，可是油光水滑的可爱。当他喝下两盅酒，或发热的时候，脸上红起来，就好像落太阳时的一些黑云，黑里透出一些红光。至于他的五官，简直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比他漂亮多了。他的身量很高，可也不见得怎么魁梧，高大而懈懈松松的。他所以不至教人讨厌他，总而言之，都仗着那一张发亮的黑脸。

［中国］老舍《我这一辈子》，选自《现代中篇小说选》第三辑P.13，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

在样子上，文若霞比她的丈夫更瘦弱一点。可是，在精力上，她实在比他强着好多。她是本胡同中的林黛玉。长脸蛋，长脖儿，身量不高，而且微有一点水蛇腰，看起来，她的确有些象林黛玉。她的皮肤很细很白，眉眼也很清秀，她走道儿很慢，而且老低着头，象怕踩死一个虫儿似的。当她这么羞怯怯地低头缓步的时候，没人能相信她能

登台唱戏，可是在她登台的时候，她的眉画得很长很黑，她的眼底下染上蓝晕，在台口一扬脸便博个满堂好儿；她的眉眼本来清秀，到了台上便又添上英竦。她的长脸蛋揉上胭脂，淡淡的，极匀润的，从腮上直到眼角，象两片有光的浅粉的桃瓣。她“有”脖子。她的水蛇腰恰好能伸能缩，能软能硬。她走得极稳，用轻移缓进控制着锣鼓。在必要时，她也会疾走，不是走，而是在台上飞。她能唱青衣，但是拿手的是花旦，她的嗓不很大，可是甜蜜，带着膛音儿。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272，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只倒茶的这么一个工夫儿，又进来了两个人。公子回头一看，竟认不透是两个甚么人，看去一个有二十来岁，一个有十来岁。前头那一个打着个大长的辫子，穿着件旧青绉绸宽袖子夹袄，可是桃红袖子。那一个梳着一个大歪抓髻，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儿，还套着件油脂模糊破破烂烂的、天青缎子绣三蓝花儿的紧身儿。底下都是四寸多长的一对金莲儿，脸上押着一脸的和了泥的铅粉，嘴上周围一个黄嘴圈儿胭脂，早被人吃了去了。前头那个把着面琵琶，原来是两个大丫头！公子一见，连忙说：“你们快出去。”那两个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说的，就坐下弹唱起来。公子一躲躲在墙角落里，只听她唱的是甚么：“青柳儿青，清晨早起丢了一枚针。”公子发急道：“我不听这个。”那穿青的道：“你不听这个，咱唱个好的。我唱个‘小两口儿争被窝’你听。”公子说：“我都不听。”只见她握着琵琶直着脖子问道：“一个曲儿你听了大半出咧，不听咧？”公子说：“不听了。”那丫头说：“不听！不听给钱哪！”公子

此时指望她快些出去，连忙拿出一吊钱，掳了几十给她，她便嘻皮笑脸的把那一半也抢了去。那一个就说："你把那一掇子给了我吧。"公子怕她上手，紧紧把那一百拿了下来，又给了那个。那两个把钱数了一数，分做两份儿，掖在裤腰里。那个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就把方才晾的那碗凉茶端起来，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抱起茶壶来，嘴对嘴儿的灌了一肚子，才撅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了。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54～5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了一位姑娘，年纪约十八九岁，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头出来，立在半桌后面，把梨花简丁当了几声，煞是奇怪：只是两片顽铁，到他手里，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将鼓捶子轻轻的点了两下，方抬起头来，向台下一盼。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说。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象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

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18～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雅夏在床上躺了两天，那天一大清早，太阳刚出来，他就起床了。他是个短个子，宽肩膀，瘦屁股，长着蓬蓬松松的淡黄头发，淡蓝眼睛，薄嘴唇，窄下巴，斯拉夫型的短鼻子。他的右眼比左眼稍微大一点，所以他看上去好象老是带着傲慢的讥笑在眨眼。他眼下四十岁，不过看起来要年轻十岁。他的脚趾头差不多同手指头一样长，一样灵活。他能够用脚趾头夹着一支钢笔流利地签名。他还能用脚趾头剥豌豆。他能够朝任何方向弯曲他的身子——传说他长着可以伸缩的骨头和液体的关节。

[美]辛格《卢布林的魔术师》P.3，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 仆　佣

引起王一民注意的是：大门两旁竟站着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白一黄两个完全不同的老头儿。小而瘦的老头穿着对襟的白色中国便服，头上戴着帽子，嘴上留着两绺长髯，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老人。大而胖的老头穿着一身深绿色厚呢子制服，衣袖和裤腿上绣着红道，高高的衣领上盘了好几条金线，四个衣服兜上也镶着金边，一排黄铜扣子擦得锃亮，深绿色的大盖帽子上也缀有金线和红道。一张宽大的脸盘子上突出一个肥大的鼻子头，一双深陷的黄眼珠上面是一寸多长的黄眼眉，两撇浓密得象毛刷子一样的黄胡子从两端向上卷起，脚下登了一双闪光的黑皮鞋。这身穿戴，这副仪表，说他是大俄罗斯帝国的将军也完全有人相信，可是如今正和那位中国老人一样，毕恭毕敬地站在大门旁，向着开进来的小汽车微微鞠着躬。

［中国］陈玛《夜幕下的哈尔滨》P.118，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可是侍僮的衣服却更破烂得不象样儿了：一件褴褛的、由于风吹雨打变了多次颜色的绿上衣，已经使人几乎认不出原来的颜色；一双笨重难看的大鞋子；一条象补篱人所穿的皮短裤；一双粗毛线织的灰袜子——这就是这位可敬的青年的全付衣着。他一瘸一瘸的走路姿态，一方面使他的样子更丑陋，一方面也表明他所受的苦难如何大。他的样子几乎达到了普通所说的“古怪”程度；如果爱丽丝对

他的怜悯不这么深，也会觉得他的样子可笑。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宫》P。30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武士还带着一个乡士；在这旅途中他没有更多的仆从。乡士所穿的外衣和兜帽是绿色的，手中一张大弓，皮带下一束明亮尖利的箭，上插孔雀羽毛。他懂得怎样照料所带的武器，正如一个好乡士；他箭上的毛从不下垂，射出时不会倾侧。他头发剪短，脸色棕褐。他善于林中行猎。他臂上戴着华美的皮制射鞲，身旁一边挂着剑和盾；另一边一把漂亮的短刀，装备得宜，且利如矛尖；胸前一块闪亮的圣克立斯多弗银像，绿肩带上挂着号角。他是一个道地的林猎者。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但是，有一个人，卡席莫多把他排除在对于一切人的恶意和仇恨之外，爱他比爱主教堂也许犹有过之。那就是克洛德·弗罗洛。

事情很简单。是克洛德·弗罗洛捡起了他，收养了他，抚养了他，把他拉扯成人的。很小的时候，狗和孩子们撵着他吼叫，他习惯于躲藏在克洛德·弗罗洛的胯下。克洛德·弗罗洛教会了他说话、识字、写字。克洛德·弗罗洛使他成为敲钟人。而把大钟许配给卡席莫多，也就是把朱丽叶许配给罗米欧。

因此，卡席莫多的感激之情是深沉、热烈、无限的；尽管养父的脸上时常乌云密布，时常声色俱厉，尽管养父的言词惯常简短、生硬、专横，他那感激之情却一刻也未曾稍

减。卡席莫多对于副主教，就是最卑顺的奴隶、最听话的仆人、最警觉的猛犬。可怜的敲钟人聋了以后，他和克洛德·弗罗洛之间建立了一种只有他俩懂得的神秘的手势语。这样，副主教就是卡席莫多还保持着交往的唯一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与两个东西有关系：一个是圣母院，一个是克洛德·弗罗洛。

什么也比不上副主教对打钟人的支配力量，什么也比不上打钟人对副主教的依恋。只要克洛德一招手，只要一想到一定要讨他的喜欢，卡席莫多就立即从圣母院钟楼上冲下来。卡席莫多的体力发达到那样非凡的程度，他却那样盲目交由另一人支配，这真是异乎寻常的事情。这里面当然包含着儿子般的孝顺、奴婢般的依恋；也包含着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魔力。这是一个可怜的、拙劣的、笨拙的机体，对另一个高傲、深湛、有力、优异的智慧俯首帖耳、垂目乞怜。最后，超乎这一切的，是感恩戴德。推至极限的感激之情，简直无法比拟。这是这样的一种美德：它的最优美楷模不是人类中间所能觅得的。所以我们说，卡席莫多爱副主教，甚至狗、马、大象爱其主也不能相比。

[法国]雨果《巴黎圣母院》P。204～20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暴发户

亚英看时，就是原在南京开老虎灶的老褚。二小姐在一旁颇注意这人，见他穿了一件灰色嘉定绸的紫羔皮袍，手里拿了崭新的灰呢帽，秃着一颗大圆头，透出一张

紫色脸，一笑嘴里露出两粒黄烁烁的金牙，在皮袍上，他又罩上礼服呢的小背心，左面上层小口袋里露出一截金表链，环绕在背心中间纽扣眼里，手上还戴着镶嵌钻石的金戒指。她想这是十余年前上海买办阶级的装束，这人要在舞台上扮一个当年上海买办，简直不用化装了。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409～410，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他（李狗子）推着光头，穿了套墨绿底雪花点子的薄呢西服，小口袋上垂了金表链，满脸的肉，都要胖得堆起来了。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175，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当时，他还不是“贝克”，也不是什么经理，只不过是一个“先生”。他本来不配“先生”这称呼，所以这么叫，只是因为他头上戴了顶红毡帽，耳朵上夹了只笔；在一件掉得无色的长袍外面套了件暗黄色的大衣；一手拿着个小本子给工人记帐，一手拿着根“文明棍”冲他们的脸——工人的脸挥舞！

他也是我们职业技术学校的同学。他在一年级留了几次，后来终于及格了。一升入二年级，便离开了学校。我们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生活的，谁也不知道他家的事。看样子他很穷。他总跟我们在一起，甚至在离校后还跟我们保持联系。可情况变糟了，好象他每晚都在人行道上过夜。衣服总是很脏、很皱，仿佛是故意小心地把它弄皱了似的。领带细细的，歪七扭八，就像根鞋带。头发乱蓬蓬的，就象这辈子没梳过。脸上灰不溜秋的，似乎从未洗过。他每况愈下，越

来越糟，好象病了、瘦了、瘪了、黄了。有人说他服可卡因上瘾了，有人说他得了肺病……

可是，阿卜杜·阿齐姆毫不自惭形秽，毫不怨天尤人，仿佛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兴趣选择了这么个潦倒的处境。他具有充沛的活力，老是喋喋不休地谈论，他那下流的笑话总是没完没了的。

他什么都干！

离校后，他经手给我们购买烟草，领我们到廉价女郎那儿去，每星期四晚上带我们上酒馆，等等。总之，他什么都干！

他确实干了许多脏事，干得非常完满！

为英国军官举行的夜总会就是由他筹办的；给他们的贿赂也是他送去的。他还给我送情报：有关新工程的消息，有关跟我竞争的承包商投标的消息，以便我能用比他们更低廉的价格进行投标，把工程包下来。他侦查工人的活动，帮我解决由他们造成的麻烦。有一次，工人对他恼火了，我便走了出去，佯称我是支持他们的。当着他们的面，我对阿卜杜·阿齐姆拳打脚踢，我是真打的。他嚎叫了，求饶了。工人的骚动便平息下来，他们高呼着我的名字："工人救星万岁！"然后，阿卜杜·阿齐姆先生便跑到我办公室来，领取受拳挨踢的赏金，笑意象是垂涎欲滴的口水，挂上了他那厚厚的嘴唇。

[埃及]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罪恶的心》P. 16～18，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马佐是一个矮小的、酱色皮肤的、活泼而漂亮的男子。不久以前，他三十二岁时，刚从一个叔父那里

继承了一家经纪商行。他和坐在对面的那位顾客，红润的面孔刮得光光的胖先生非常相象；这人是著名的阿马鸠，自从他对塞尔西矿场股票有过一次惊人之举以后，交易所里谁都佩服他了。当矿场的股票已跌到十五法郎一股，人们认为凡买这股票的人都是疯子的时候，他很随便地把他的全部财产二十万法郎，一起投到这事业上面去，既不计算，也不探听，完全是一种专碰运气的人的顽固态度。可是今天巨大而确实的矿苗被发现了，股票价格已超过一千法郎一股，他赚了一千五百万法郎；从前可能使别人把他关进疯人院的愚蠢举动，现在却把他抬高到具有了不起的金融头脑的人物的地位。人人都向他打招呼，尤其是都向他请教，但是他再不买股票了。他高踞在他那绝无仅有的、天才的、神话似的举动的成功上，仿佛已经满足。马佐呢，大约是在期待他的主顾。

甚至连阿马鸠笑都没对他笑一下的萨加尔，只得向对面桌子上的几个人打打招呼；那里坐了他认识的三个投机家：皮勒罗尔、莫塞和萨尔蒙。

“你好，境况如何？”

“好，还可以……你也好！”

就在这几个人身上，他也感觉到了他们的冷淡，这几乎可以说是轻视。皮勒罗尔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举止粗率，鼻子薄得象刀刃，有一张游侠骑士那样瘦削的面孔，他总带着一种赌徒所特有的亲热态度，主要目的无非是要圈套叫人上当。当他每一次周密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总是声明说他正在灾祸里翻筋斗。他把一切事情永远往胜利一方看，所以他的特性是赌多头①。而莫塞，恰恰相反，是一个矮个子，

①交易所中买进的人叫“多头”，卖出的人叫“空头”。

黄面孔，为肝病所苦，不断地叹息，时时恐惧灾祸临头的人。至于萨尔蒙则是一个到了五十岁年纪还在与衰老搏斗的美男子，他把墨水一般黑的胡子修饰得异常漂亮，因此显得是一个极端强健的快活人。他从来不说话，只是用微笑来回答问题，人们不知道他在赌哪一方，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在赌。他听人说话的态度，每每使莫塞有一种莫测高深的印象，莫塞常常把心事告诉萨尔蒙，如果萨尔蒙听了仍然表示沉默的话，莫塞便会大失所望，不得不跑到经纪商行去改变他的委托①。

萨加尔由于这些人对他表示冷淡，就用他那热烈的、有挑战意味的目光把餐厅扫射了一周。他只同距离他三张桌子的一个高个子青年互相点了一下头。那青年就是漂亮的萨巴达尼，法国东部人，酱色的长形面孔，一对漂亮的黑眼睛增加了它的光彩，只是一张令人不舒服的不好看的嘴巴，把面容损害了。这孩子的和气态度使萨加尔十分感动。他大约是从外国的交易所破产回来的人，是妇女们喜爱的神秘的愉快人物之一，他去年秋天才到这里来鬼混。萨加尔在一个银行的倒帐中曾看见他替人充当过假帐户②。由于他对人，即使对最坏的人，也有一种毫不怠慢的善良恭顺态度，而且非常公正，因此渐渐地取得了场内场外的信用③。

[法国]左拉《金钱》P。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①委托就是委托经纪人代买或代卖有价证券的意思。委托时用的书柬、纸张等，我们一律译作"委托书"。莫塞如果看见萨尔蒙沉默，便懂得自己赌错了方向。改变委托，意思即是说，比方刚才委托经纪人代作多头的，改变主意，叫他代作空头。

②这是银行会计中的一种术语。内部人员挪用了款子，假借别人名义，说是贷款，立一户头，即称为假帐户。这里的萨巴达尼即被银行中人利用过。

③交易所中通过经纪人代为买卖的交易叫场内交易，自由买卖的叫场外交易，交易的地方也不同。

凡纳尔先生和夫人属于那种20世纪的新型暴发户，凡纳尔先生完全是碰巧靠面包生意发了大财。他身材五短，肥胖不堪，皮肤粗糙，头发又硬又灰，至今仍在为自己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而不知所措。虽然他已是百万富翁，但他看上去好象依然终日都忙碌于烤炉边似的。凡纳尔夫人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她发疯似地爱着钱，她瘦骨峻峙，头发焦黄，身上戴着太多的珠宝，化装过份、服饰和声音都显得噪杂。

盖伊对凡纳尔夫人笑了笑，他又开始感到不自在了。“你好，”他规规矩矩地招呼道。

凡纳尔夫人把手伸了出来，他躬身接住，十分笨拙地吻了吻，她的傲慢是显而易见的。

[美]朱迪期·古尔德《罪恶》上册P。32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盗　匪

站在船头的，是一个年约五十上下的大胡子。他那辨不清是什么形状的脸上长满黑毛，几乎将眼睛、鼻子、嘴全部掩埋住。两眼间或一轮，露出白白的眼仁。上半身赤露着，胸脯、臂膀、腋窝也都密生着又黑又浓的毛，象是一个黑煞神。他那两只方形的大手叠放在一起，按放在船舷铁栏上。两颗白眼仁直溜溜地瞅着岛上，射出一股凶光。

……

从船舱的一侧又踱出一个人来：披肩发、花上衣、牛仔裤，脸上扣着一幅蛤蟆镜。细挑挑的身个儿，腰弓着，象条

虾。嘴角斜叼着一支烟卷儿，但却不冒烟，好似他叼烟不是抽，而是装饰。右手倒提着一支象枪样的“家什”，外面裹着一层布，伪装了起来。

〔中国〕岳长贵、李述宽《贼船》P.260，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

武大癞子独自留在屋里，百无聊赖地一口一口吐着烟圈。他约有五十上下年纪，长着一条黄瓜似的长脸，眉毛、眼角、鼻头和嘴角，都向下耷拉着，永远摆着一幅丧气的样子。他的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使四五块铜钱大小的光秃秃的疤痕，不象过去那样明显了。他穿一身旧青洋布裤褂，打扮得象个农民模样。

〔中国〕孙景瑞《难忘的战斗》P.6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新1版。

杨志闷闷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王伦劝俺，也见得是。只为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将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指望把一身本事，边庭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不想又吃这一闪！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克剥！”心中烦恼了一回，在客店里又住几日，盘缠都使尽了。杨志寻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这口宝刀，从来跟着洒家，如今事急无措，只得拿去街上货卖得千百贯钱钞，好做盘缠，投往他处安身。”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走到马行街内，立了两个时辰，并无一个人问。将立到晌午时分，转来到天汉州桥热闹处去卖。杨志立未久，只见两边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内去躲。杨志看时，只见都乱撺，口里说道：“快躲了，大虫来也。”杨志

道："好作怪！这等一片锦城池，却那得大虫来？"当下立住脚看时，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将来。杨志看那人时，形貌生得粗丑。但见：

面目依稀似鬼，身材仿佛如人。杈枒怪树，变为肮脏形骸：臭秽枯桩，化作腌臜魍魉。浑身遍体，都生渗渗濑濑沙鱼皮；夹脑连头，尽长拳拳弯弯卷螺发。胸前一片锦顽皮，额上三条强拗皱。

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56～1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那女子对面一看，门里闪出一个中年妇人。只见她打半截子黑炭黑也似价的鬓角子，擦一层石灰墙也似价的粉脸，点一张猪血盆也似价的嘴唇；一双肉胞眼，两道扫帚眉，鼻孔撩天，包牙外露；戴一头黄块块的簪子，穿一件元青扣绉的衣裳，卷着大宽的桃红袖子，妖气妖声，怪模怪样的问了那女子一声，说："我只当是我们大师傅呢！你是谁呀？"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95～9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面对着她，在那电钮旁边，紧贴在墙上的，是一个男子。在他的手里，正对着她的，是一支手枪。哪怕在看到他时的惊骇中，她也注意到那武器是黑色的，筒身非常长。她知道它是什么——一支"左轮"手枪。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穿着得很粗陋，眼睛是棕色的，皮肤已被太阳晒

成黑色。他似乎很冷静。那支手枪毫不动摇，正对着她的腹部，握枪的手臂并不伸出在外，而紧靠在臀部旁边。

[美]杰克·伦敦《杀人》《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选集》P.123，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这个形迹可疑的旅客上船来的时候，随身只带了一份旧报纸，包着一条手帕，绣着B.G.，一支棉毛袜，绣着L·W.C.，一支羊毛袜，绣着D.F，和一件睡衣，绣着O.M.R。可是在航程中，他对他的“皮箱”比全体其他旅客对他们的行李都显得更为担心，也更会装模作样。如果“船头向下”，不好航行，他就连忙跑去把他的“皮箱”搬向船尾，然后看看有什么效果。如果“船尾向下”，他就建议哥伦布派些人去“移动那个行李”。在暴风雨的时候，他的嘴非得塞住不可，因为他对他“皮箱”的号咷恸哭，使水手们简直没法听出命令来。这家伙似乎并没有给人公然控诉说是做了什么很不体面的事；可是船上的航海日记里，却给作为一件“古怪的事情”记录着说，虽然他是用一张报纸把行李包上船来的，他竟然用四支皮箱，一支盛磁器的篓子和两三支装香槟酒的篮子把行李搬上岸去。他还又跑回去，傲慢不逊地表示他有些东西给弄丢了，打算搜查别的旅客的行李。这未免太过分了，他们把他扔下海去，疑讶地注视了许久，想看他浮了起来，可是在那片寂静地退下去的潮水里，连一个水泡都没有冒。人人都极其注意地倚着船舷细看，兴趣不时增高。可是这时，大伙却惊愕地注意到，船是在水里飘荡，锚链无力地挂在船头上。在那艘船的字迹模糊的、陈旧的航海日记里，我们找着了这个离奇有趣的记载：“随后发现，那个讨厌的旅客跑下水去，拿了船锚，卖

给内地的该死的野人。他说是他找着的，这个王八蛋！”

[美]马克·吐温《滑稽自传》《神秘的访问》P.20，三联书店1955年版。

赛克斯嫌奥立弗动作缓慢，骂了一声，推着他往前走。他们走进一间又矮又暗的屋子，那里有一座冒烟的壁炉、两三把破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张很旧的沙发；一个男子挺直身体躺在沙发上抽陶制长烟袋，两条腿翘得比头部还高。他穿一件款式摩登、钉着铜质大钮扣的鼻烟色上衣，系一条桔黄色的围巾，内衬色彩同围巾一样触目的厚背心，下身是土黄色的紧身裤。托比·克瑞基特先生的头发不多，胡须也稀稀落落，仅有的一些被染成微微泛红的一种颜色，卷成瓶塞拔那样长长的螺旋状；他的手脏得要命，偏偏戴着好几枚不值钱的大戒指，不时要伸到脸上去摸摸那一绺绺卷曲的须发。他的身材略高于中等个子，两条腿显然是个大弱点，但丝毫也不妨碍他自鸣得意地欣赏高高翘起的那双翻口马靴。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巴斯特》P.189～19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公共汽车到了下一站，有一位胖子慢腾腾地走上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谁能不认得他呢。虽然他那独特的体态人人都熟悉，但是从来没有人打听过他的名字。不过，他喝醉酒时的那副样子准都记得：一副紫胀的脸，贵族式的双下颏，好像在前面为他开路似的高高隆起的肚子，走路时摇摇晃晃的，这副丑态谁也忘不了……胖子一上车，就看见了我，他马上向我点点头。然后在靠车门的位置上坐

下，挺着个大肚子，真像母亲膝盖上放着一个孩子一样。他穿一件漂亮的白帆布上衣。我见他不时地从上衣兜里掏出一只名贵的带有金链的金表，喜爱地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我可以肯定，这块金表是新买的。电车到了布拉克街一站，走上来一位瘦子，他四面寻视，一看见我们，就走到头等车来，和我们坐在一起。我一看他的穿戴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正经人。他打扮得很庸俗，两只眼睛就像多日没吃东西的饿猫一样四处寻视，嘴角上挂着狡黠、谄媚的笑容……他叠着腿坐在那儿，贼眉鼠眼地瞧着我们。当我们的胖朋友再次掏出金表十分喜爱地欣赏着的时候，我发现这位陌生人的猫似的眼睛里立刻射出一道亮光。从此时起，这位陌生人就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朋友胸前的上衣兜。

[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台木尔短篇小说集·中立》P.171、1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流氓

他再一细看金端身后的人，矮矮胖胖，四十多岁，全身穿着黑衣服，脸上戴着黑眼镜，袖口往外翻，露出一圈白袖子，狗嘴贼眉，竟是一个神憎鬼厌的“包打听”。

[中国]欧阳山《苦斗》P.5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这人有五十来岁，又黑又胖，还是大个子，满脸的横肉，鼻子少了一块，留着大背头。他脚上穿的皮鞋是漆黑反亮，下身穿一条咖啡色的西装裤子，上身穿着白绸

子衬衫，结着蓝白花的领带，看穿戴真象个有文化的洋奴，看他的神气又象个粗野的凶徒恶棍，也象是在天津杂八地常遇到的“十大恶”打手一样。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373，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僧官正在萧金铉三人房里闲坐，道人慌忙来报：“那个人又来了。”僧官就别了三位，同道人出去，问道人：“可又是龙三那奴才？”道人道：“怎么不是？他这一回来的把戏更出奇！老爷，你自去看。”僧官走到楼底下，看茶的正在门口搧着炉子。僧官走进去，只见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一副乌黑的脸，两只黄眼睛珠，一嘴胡子，头戴一顶纸剪的凤冠，身穿蓝布女褂，白布单裙，脚底下大脚花鞋，坐在那里。两个轿夫站在天井里要钱。

那人见了僧官，笑容可掬，说道：“老爷，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绝早就来替你当家。你且把轿钱替我打发去着。”僧官愁着眉道：“龙老三，你又来做甚么？这是个甚么样子！”慌忙把轿钱打发了去，又道：“龙老三，你还不把那些衣服脱了！人看着怪模怪样！”龙三道：“老爷，你好没良心！你做官到任，除了不打金凤冠与我戴，不做大红补服与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个纸凤冠，不怕人笑也罢了，你还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道：“龙老三，顽是顽，笑是笑。虽则我今日不曾请你，你要上门怪我，也只该好好走来，为甚么妆这个样子？”龙三道：“老爷，你又说错了。‘夫妻无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己认不是罢了，是我不曾请你。得罪了你。你好好脱了这些衣服，坐着吃酒，不要妆疯做痴，惹人家笑话！”龙

三道："这果然是我不是。我做太太的人，只该坐在房里，替你装围碟、剥果子，当家料理，那有个坐在厅上的？惹的人说你家没内外。"说着，就往房里走。僧官拉不住，竟走到房里去了。僧官跟到房里，说道："龙老三！这喇伙的事，而今行不得。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大家都不便！"龙三道："老爷，你放心。自古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僧官急得乱跳。他在房里坐的安安稳稳的，吩咐小和尚："叫茶上拿茶来与太太吃。"

僧官急得走进走出。恰走出房门，遇着萧金铉三位走来，僧官拦不住。三人走进房，季恬逸道："嘻！那里来的这位太太？"那太太站起来说道："三位老爷请坐。"僧官急得话都说不出来，三个人忍不住的笑。道人飞跑进来说道："府里尤太爷到了。"僧官只得出去陪客。那姓尤、姓郭的两个书办进来作揖，坐下吃茶，听见隔壁房里有人说话，就要走进去，僧官又拦不住，二人走进房，见了这个人，吓了一跳道："这是怎的！"止不住就要笑。当下四五个人一齐笑起来。僧官急得没法，说道："诸位太爷，他是个喇子，他屡次来骗我。"尤书办笑道："他姓甚么？"僧官道："他叫作龙老三。"郭书办道："龙老三，今日是僧官老爷的喜事，你怎么到这里胡闹？快些把这衣服都脱了，到别处去！"龙三道："太爷，这是我们私情事，不要你管。"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340～34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两个婊子才进房门，王义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六老爷，你请过来，看看这两位新姑娘。"两个婊子

抬头看那人时，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绸直裰，脚底下穿了一双旧尖头靴，一副大黑麻脸，两只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来，自己把两个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

那六老爷从厨房里走出来，两个婊子上前叫声“六老爷！”歪着头，扭着屁股，一只手扯着衣服衿，在六老爷跟前行个礼。那六老爷双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这里就认得汤六老爷，就是你的造化了！”王义安道：“六老爷说的是。姑娘们到这里，全靠六老爷照顾。请六老爷坐。拿茶来敬六老爷。”汤六老爷坐在一张板凳上，把两个姑娘拉着，一边一个，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己扯开裤脚子，拿出那一双黑油油的肥腿来搭在细姑娘腿上，把细姑娘雪白的手拿过来摸他的黑腿。吃过了茶，拿出一袋子槟榔来，放在嘴里乱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来，满胡子，满嘴唇，左边一擦，右边一偎，都偎擦两个姑娘的脸巴子上。姑娘们拿出汗巾子来揩，他又夺过去擦夹肢窝。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福尔肯蒂是这条船上的一霸，是个笨手笨脚的大汉，小脑袋长得象根胡萝卜，他还因为持枪抢劫坐过牢。他玩牌也作弊，有一次轮机舱的一个加油工说了他，差点儿没被他掐死，幸亏饭厅里的人把他拽开了。他凶得很，动不动就打人。一对拳头厉害得很。再次开始航行，他总要找碴儿和四、五个人打一架，狠狠地揍他们一顿，以便在舱下水手之中确立他霸道地位。只要他在饭厅，就没人敢去碰一下收音机，所有的人都听福尔肯蒂选的节目，不管爱不爱听。……

福尔肯蒂向一半水手借过钱。名义是借，但谁也别想再见到那些钱。福尔肯蒂向你借的时候，你没给他一张五块或十块的票子，当时他不把你怎么样，可是一、两天之后，他就要找碴儿揍你一顿，打得你鼻青眼肿，牙齿脱落。

[美]欧文·肖《富人，穷人》P.635，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壁孔下面的地上，有一个什么东西蜷伏着，要不是他有四肢、躯体和血肉，可以把他称作人的话，他的肮脏程度、肤色和身上的气味简直跟泥土差不多。这是老板娘哈丝尼娅雇来看后院场地的宰塔，由于他的服装极为简单，你只要看过他一眼，就再也不会忘记他。他的身躯又黑又瘦，穿一件黑色长袍，要不是两眼闪露出凶狠的白光，浑身上下简直黑得不能再黑了。尽管如此，他可不是黑人，而是地地道道的棕色皮肤埃及人。可是污垢混和着他一生流下的臭汗，使他全身蒙上了一层黑色。同样，他的长袍起初也不是黑的，是这个场地上的一切脏物沾在那上面把它弄黑的……他浑身散发出恶臭，他的脸上和身上从来不沾水。他宁愿不和人来往也不愿洗澡……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P.63～6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至于外表，斐迪南是个身腰俊美，个子瘦长的青年，没有一定的态度举动，能随机应变，适应各个阶层的社会。瘦小狡猾的脸，初看还讨人喜欢，接触多了，就会发觉他有些古怪的表情，说明他是个精神上有矛盾、良心不太平的人。诺曼地人那种软绵绵的皮肤，颜色赭红，非常刺目。眼珠上蒙着一层银色的翳，平时目光躲躲闪闪，欺侮人

的时候却死盯着人，十分可怕。声音有气无力，好似话讲得太多了。薄薄的嘴唇还算细气，但尖鼻子和微微鼓起的脑门，明明显出他的血统不纯。头发的颜色像染黑的，证明他是各个不同社会的混血儿：聪明得之于一个生活放荡的贵族，卑鄙得之于一个被诱失身的乡下姑娘，知识是受了一半的教育给他的，品行不端是流浪生活养成的。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38～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马吕斯望见桌上有鹅翎笔、墨水和纸张；那男子是个瘦小个子，脸色蜡黄，眼睛阴狠，神态尖刁、凶恶而惶惑不安；是个坏透了顶的恶棍。

拉华退尔，如果研究过这张脸，会在那上面发现秃鹫和法官的混合形相；猛禽和讼棍能互相丑化、互相补充，讼棍使猛禽卑鄙，猛禽使讼棍狰狞。

那人生了一脸灰白的长络腮胡子，穿一件女人衬衫，露着毛茸茸的胸脯和灰毛直竖的光臂膀。衬衫下面，笼着一条满是污垢的长裤和一双张着嘴的靴子，脚指全露在外面。

他嘴里衔一根烟斗，正吸着烟。穷窟里已经没有了面包，却还有烟。

〔法国〕雨果《悲惨世界》（三）P.9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他是掮客出身，年纪大概有二十八，头发脱得精光，戴着一副烫成螺旋形的假头发。这个款式照例要有少女般的娇嫩、凝脂般的皮肤，妩媚动人的女性的风度才配得

上；克拉巴龙戴上这假头发，越发显出他的丑恶，那张长满小肉刺的土红脸一团虚火，活像赶班车的马夫。未老先衰的皱纹，一道道像滚边一般构槽很深的肉裥，扯动起来好不难看，说明他生活糜烂，一口牙齿都坏了，粗糙的皮肤布满着小黑点，也是他荒唐胡闹的结果。克拉巴龙的神气颇像内地戏班里的跑龙套，什么角色都能演，脸上已经涂不上胭脂，疲乏的身体快支持不住了，厚嘴唇像涂了一层面粉；可是油嘴滑舌，即使喝醉了也口角俏皮。看起人来，眼睛非常放肆，举动更不知检点。他灌饱了杂合酒，脸上老是醉熏熏的，嘻嘻哈哈，没有一点做生意的正经样儿。他直要指手划脚的学了半天，才勉强学会一副冒充阔老的功架。杜·蒂埃好比一个剧团经理不放心初次登台的主角，亲自监督克拉巴龙穿衣打扮，深怕他生活放荡，下流惯了，在装做银行家的时候忽然露出马脚来。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1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她完全沉浸在欢乐中，竟不觉得夜幕已经悄悄降临。这时，她觉得左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她，似乎在唤起她注意，或者说，是象被人盯住时的那种不自在，她不得不把视线从舞台上移开，把头略微偏向左边，她的目光与那贪婪地盯住她的目光相遇了！只停了一秒钟，她迅即将头扭回，然而却怎么也不能象刚才那样安心地看演出了。她一直警惕地防备着那双贼溜溜的眼睛，眸子不断转向左边，满腹狐疑。她又一次转过脸去，只见那双眼睛还是贪婪地盯住自己，同时还带着一种奇特的微笑……那人确实什么也不顾忌，不一会儿，便回过头来两眼紧紧盯住她。他面孔瘦长，

浓眉阔眼，眼神中流露出狡诈和放肆的神色。他不只当众盯着她，而且还从她的脚跟一直看到头发，以至使她不由自主地两眼随着他的目光移动，似乎要探寻出这一观察给他留下的印象。他俩的目光再次相遇了，他的目光依然是那么贪婪和放肆，同时带着自信、挑衅和得胜的神情……她在原地再也呆不住了，便跳下石块，快步跑进胡同，只几秒钟就跑到家门口。当她跨进房门时、朝后望了望，只见那人站在原地不动，眼神还是那么自信，嘴角的笑容更加放肆得意和自负。她明白，她的再次出现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不禁满腔愤怒。他的微笑中带着挑衅，这种挑衅召唤她去厮打，那双眼睛中还有一种别人眼睛里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她感觉到他的目光不时投向自己，一闪一闪的，跟探照灯似的……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P.173～17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囚徒

一阵热闹过后，这个监房里又渐渐地冷静下去了。七十六号沉默着，烦躁地把身子在墙上擦来擦去。接着他就脱光衣服，换下汗衫，披着大衣，在那件变成了黑黄色的汗衫上面捉虱子。他一身都是红黑的小伤疤，密密麻麻的，看起来很可怕。七十五号的裁缝也脱了衣服捉虱子。我看见这个景象，觉得自己的身上也发痒了。

七十七号不断地揉着脚，露出来极力忍耐而终于忍不住的痛苦的表情，他接连地低声叹息。他跪了片刻便改成盘脚坐，闭上眼睛，口里喃喃地似乎在念祷告神的话。但是这也没

有用。他马上又站起来，改作了跪的姿势。他这样反复地替换着，直到警察的头在铁格子外面露出来，发出了严厉的骂声……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七卷——《短篇小说选》——《人》P.35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夜渐渐地深了。大路上忽然响起了脚步声。许多人在走路。皮靴的声音和镣铐的声音响成了一片。有人在叱骂，有人在叫号。鞭子响着。许多只灯笼放射出红光，不住地向前移动……灯笼的红光四处晃动。武士们大声叱骂，挥动手里的皮鞭，朝那一群戴脚镣手铐的年轻人的头上和背上胡乱打下去。跟着皮鞭响起了一阵尖锐的叫号和几句愤怒的责骂。武士们不断地催促那群年轻的囚人快走。那些年轻人不过十五六岁的光景，年纪最大的也只有二十左右。他们的孩子一般的面孔已经失掉血色，加上一头乱发，给武士们的灯笼的红光一照，那些面孔显得更可怕了。赤脚上涂满了血和泥。年轻的疲倦的身体在皮鞭下面战抖着。他们很艰难地移动脚步。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上卷>——《能言树》P.414，4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北京第一版。

钱先生的胖脸上已没有了肉，而只剩了一些松的，无倚无靠的黑皮。长的头发，都粘合到一块儿，象用胶贴在头上的，上面带着泥块和黄棍儿。在太阳穴一带，皮已被烫焦，斑斑块块的，象拔过些“火罐子”似的。他闭着眼，而张着口，口中已没有了牙。身上还是一身单裤褂，已经因颜色太多而辨不清颜色，有的地方撕破，有的地

方牢牢的粘在身上，有的地方很硬，象血或什么粘东西凝结在上面似的。赤着脚，满脚是污泥，肿得象两只刚出泥塘的小猪。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218～219，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

那位里窝那理发匠毫不加以考虑，立刻就工作起来。手续完毕，当爱德蒙摸到自己的下巴已十分光滑而头发已缩短到一般的长度的时候，他要了一面镜子，从镜子里来看他自己。我们已经说过，他现在已是三十三岁了，十四年的牢狱生活已在他的脸上产生了一种所谓气质上的大变化。邓蒂斯进伊夫堡的时候，是带了一个幸福青年的圆圆的，坦白的，微笑的脸进去的，他一生中早年所走的路是平坦的，而在他的预料中，未来自然只是过去的继续。这一切现在都变了。他那椭圆形的脸已拉长，那张带笑的嘴已有了表示决心的明确的线条；他那饱满的额头上出现了一条表示深思的皱纹；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抑郁的神色，从眼的深处，时或闪耀出厌世和仇恨的阴沉的火花；他的肤色，由于长期不和阳光接触的缘故，现在变成了苍白的颜色，配上他那黑色的头发，现出北欧人的那种贵族美；他胸中深奥的知识已使他脸上布满了那种泰然自若的智慧的光芒；他的身材本来就很高，而由于精力含蓄了这么久，所以体力足和身量相配。

丰满结实而肌肉发达的身材已一变而为消瘦劲健，文质彬彬的仪表。他的声音，也由于祈祷，饮泣和诅咒而改变，时而温柔恳切，听来非常动人，时而语气粗鲁，几乎近于嘶哑。而且，由于长久处在昏暗或黑暗的地方，他的眼睛获得了鼹狗和狼所独具的能力，能在黑夜里辨别出东西。爱德

蒙微笑地望着自己，即使他最好的朋友——假如他的确还有什么朋友留在世上的话——也不可能认识他，他自己都不认识他自己了。

[法国]大仲马《基度山伯爵》(一)，P.261～2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大门轰隆隆地推开了，铁链的丁当声变得更响，有些身穿白军服、肩上扛着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来，在大门前边排成一个整齐的大半圆形，显然这是他们所熟悉的、习以为常的队形。等到他们站好，就又传来命令声。男犯人开始成双成对地走出来，剃了头发的脑袋上戴着薄饼般的帽子，肩膀后面背着背包，脚上锁着铁镣，艰难地举步走着；他们用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背包，一只空着的手甩来甩去。先走出来的是服苦役刑的男犯人，一律穿着同样的灰色长裤和大衣，大衣背上缝着一块方布①。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年老的，有瘦的、胖的，有脸白的、脸红的、脸黑的，有生着唇髭的、留着大胡子的、没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鞑靼人、犹太人，他们拖着丁当响的锁链走出来，起劲地甩搭着胳膊，倒好象准备走到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去似的，可是他们只走出十来步远就站住了，顺从地排成四人一排的队伍，依次站好。在他们后面，紧跟着又有许多男犯人从门里涌出来，也剃了头发，却没有戴脚镣，可是每两个人的手用一副铁铐锁在一起，这些人的装束也是那样。他们是流刑犯……这些人也很起劲地走出来，站住，也是每四个人一排，各自站好。随后走出来的，是由各村社判处流刑的农民。随后是女犯人，也按四人一排站好，带头的是女苦役犯，穿着

①俄国苦役犯的标志。

监狱里的灰色外衣，戴着灰色头巾，随后是女流刑犯，以及自愿随同丈夫一起上路的女人，各自穿着城里的或者乡下的衣服。有几个女人抱着娃娃，用她们的灰色外衣的衣襟包着。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447～4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身量不高、胸脯颇为丰满的年轻女人迈着矫健的步子走出牢门，很快地转过身来，在看守长身旁站住，里边穿着白上衣和白裙子，外边套一件灰色的大衣。那个女人脚上穿着麻布袜子，袜子外面套着囚犯的棉鞋，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分明故意让几绺鬈曲的黑发从头巾里滑下来。那个女人整个脸上现出长期幽禁的人们脸上那种特别惨白的颜色，使人联想到地窖里马铃薯的嫩芽。她那双短而且宽的手和她大衣的肥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都是这种颜色。在那张脸上，特别是由惨白无光的脸色衬托着，她的眼睛显得很黑，很亮，稍稍有点浮肿，可是非常有生气，其中一只眼睛略为带点斜睨的眼神。她把身子站得笔直，挺起丰满的胸脯。她走到长廊上，微微仰起头，照直瞧着看守长的眼睛，停住脚，准备着不管要求她做什么，她一律照办。看守长打算关上牢门，不料有一个没戴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牢门里探出她那苍白严厉的皱脸来。老太婆开口对玛丝洛娃讲话。可是看守长把牢门抵住老太婆的脑袋关上去，那个脑袋就缩回去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一笑，转过脸去瞧着牢门上一个安着铁条的小窗口。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邓蒂斯用拥抱来迎接这位他渴望了这么久的朋友，然后把他拖到窗口，以便借着从铁栅栏间挣扎着透进来的微弱的光线把他的面貌看得较清楚些。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头发已经灰白，那大概是由于受苦和忧虑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年龄的关系，眼睛深陷有神，几乎被那灰色的长眉毛所掩没，一丛长而依旧还是黑色的胡须一直垂到他的胸际。他那神色疲惫的脸上刻满了忧虑的皱纹，再加上他那个性坚毅的轮廓，一望而知他是一个习于劳心而较少劳力的人。他的额头这时正挂着大滴的汗珠。他的衣服东一块西一块的悬挂在身上。你绝猜不到它们原来是怎么样子的。

来客大概在六十岁到六十五岁之间，但从他行动上的那种生气勃勃却又使人想到：他年龄的老大多半是由于长期囚禁的结果而并非仅仅由于年月的消逝。他显然很高兴地接受了他这位青年朋友的热情的敬意。他那冷却了的心境似乎因为接触到那炽热的灵魂而又温暖激奋起来了。他很诚意地感谢这样亲热的欢迎，虽然他一定也是极其失望的，因为他本来是预期可得到自由，而现在却只找到了另外一间黑牢。

〔法国〕大仲马《基度山伯爵》（一）P.174，人民文学出版社978年版。

正在敲着鼓，通、通、通、上了脚镣手铐的和没上脚镣手铐的囚犯一齐向院子里涌去，其中包括有谢尔盖，有费奥娜，索涅特卡，有卡捷琳娜·里沃芙娜，有一个分裂主义者和一个犹太人铐在一起，还有一个波兰人和一个鞑靼人拴在一根链条上。

所有的人都愁容满面，后来马马虎虎排好队之后，一起出发了。

那是一副毫无欢乐的情景：一小撮脱离人群，被剥夺了对未来的任何一线希望的影子的人，在寒冷、乌黑的泥泞中呻吟。周围的一切都是糟糕透了的：无穷无尽的污泥，灰色的天空，没有树叶的、湿漉漉的炮竹柳和一只在柳枝上无精打采的乌鸦。风一会儿低吟，一会儿狂号，一会儿又呼啸、怒吼。

在这些撕裂人心的地狱般的声音中（这声音正在完成整个景象的可怕格局），响起了圣经上叶娃的妻子的忠告："咒诅你的生日，快点死去吧！"

谁不愿意仔细倾听这些话而在这悲惨的境遇中又不想死，那他就应该用更加荒唐的东西去堵塞这哀号的声音。这一点普通人都能很好地理解：当他放纵自己野兽般的纯朴时，他就开始愚蠢起来，侮辱自己，侮辱别人，侮辱感情。即使他不变得特别凶恶，也不会变得特别温存。

〔俄国〕列斯科夫《麦克白夫人》P.68～69，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 丑人

丁于长的什么样呢？如果有人不相信人是猴子变的，一看丁于就会完全相信了。他两个颧骨特别高，两腮又突然瘪下去；下巴颏是尖的，牙床子又都鼓鼓出来；眼框子很高，眼窝又陷下去了。他这脸上起伏凸凹之剧烈，真会让那笃信天主的信徒埋怨造人的上帝是拿人的脸在开玩笑。至于他这张脸为什么酷象猴子，也有一种传说。说他妈妈怀孕期间，她家床头上挂了一张孙悟空吃蟠桃的画，由于画得太生动了，他妈妈就坐在床上天天看，看得天数多了，就起作用了，结果就生下这么一个满脸猴相的孩子来。有人还

从中总结出教训来了，说女人怀孕期间屋里不能乱挂画，如果挂张兔子画，生下孩子就可能长张三瓣嘴，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了。

丁于自己也知道他这副尊容有些不堪入目，于是就配了一副黑色宽边眼镜戴上了。企图以此来弥补一下那些难于弥补的缺陷，并增加一些庄重感。

[中国]陈玛《夜幕下的哈尔滨》P.382，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大自然施恩给格温普兰是十分慷慨的。它给了他一张大嘴，嘴角一直伸到耳朵边；两只耳朵却卷到眼角；鼻子形状古怪，适宜于他作小丑时戴上眼镜就会摇晃；还有一张任何见了不能不发笑的脸。

我们刚才说大自然慷慨地施恩给格温普兰，可是到底是不是大自然呢？

人类有没有帮助一臂之力呢？

两只眼睛像两条细缝，一个裂孔就是嘴，一只狮子鼻加上两个洞就是鼻孔，一张压扁了的脸，这一切的结果是造成一个笑面人，可以断言，光是大自然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杰作的。

可是，笑和快乐是不是同义词呢？

我们在这个卖艺人——因为他是一个卖艺人——面前，等到最初的愉快印象消失以后，假使仔细地观察这个人，我们就能看出人工制造的痕迹。这样一张脸不是偶然的，而是故意造成的。凑合得这么完整的一张脸不会是大自然的产物。人没法子增加自己的美，可是能够增加自己的丑。他不能够把一个荷当托人的侧面像改变为罗马人的侧面像，可是你能够把一个希腊鼻子改变为喀尔木喀鼻子。只要除掉鼻根，压扁鼻孔就得了。因此，中世纪的拉丁语创造了denas-

are(割鼻)这个动词不是毫无理由的。幼年时代的格温普兰是不是相当吸引人注意，使得有人要费尽心机来改变他的容貌呢？当然是的。为什么不是呢？即使只为着投机的目的，想拿他来作展览品，也会这样做的。从一切现象来看，显然是有改变孩子容貌的巧手曾经在这张脸上加过工。一定是有一种神秘的科学，在孩子十分年幼的时候，曾经在这张脸上雕琢过，有意塑造了这个样子。这种科学大概是玄妙的，它和外科术的关系，正如炼金术和化学的关系一样。这种科学精于切割、磨滑和缝合；它切开这孩子的嘴巴，扩大两片嘴唇，露出齿龈，拉开两只耳朵，切除软骨，搬动睫毛和两颊的位置，扩大颧骨的肌肉，消除伤口和创疤的痕迹，拿皮肤移植到伤口上，同时维持着这张脸张大着嘴巴的形状，这样，就从这个强有力而且深奥的雕刻中，出现了这个面具——格温普兰。

人不会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不管怎样，格温普兰的容貌是十分成功的。格温普兰是天神为着消除人们的烦恼而赐给人们的礼物。是哪一个天神呢？有没有魔鬼似的天神，如同有上帝似的天神呢？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却不作解答。

格温普兰是一个卖艺人。他经常和观众见面。再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演出效果了。他只要一出现，就能治愈忧郁病。居丧的人必须避免见他，因为一看见了他，他们就会忍不住很失礼地笑起来。有一天，一个刽子手来了，格温普兰也使他笑起来。人人看见格温普兰都要笑得捧腹；格温普兰开口说话，他们就要笑得绝倒。他是悲哀的反面。忧郁是一个极端，格温普兰就是另一个极端。

因此，在市集的广场上和十字路口上，他很快就获得了

令人十分满意的名声，被称为丑恶的人。

格温普兰靠着笑使人发笑，可是他自己并没有笑。他的脸笑，他的思想没有笑。他的独一无二的脸，也许是命运使然，也许是一种特殊的行业造成的，这张脸单独在笑，和格温普兰没有关系。内心并不决定外表。他的前额，他的脸颊，他的眉毛，他的嘴巴，都充满了笑，他自己并没有故意这样做，他也没有法子消除这些笑。有人把笑永远嵌在他的脸上。他的笑是机械的，愈是因为固定起来而愈加难以抑制。没有人能够见了他而不笑。嘴巴有两种动作是富有传染性的，一种是笑，另一种是打呵欠。格温普兰在儿童时代所受过的神秘手术，使得他的脸上任何一部分都加强这个笑容，整个面貌都汇集起来达到这个效果，如同车轮集中在车轴一样；他的一切感情变化，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感情，都增加了或者深深地加深了这个奇异的快乐面孔的愉快程度。假如他吃了一惊，他觉得痛苦，他非常愤怒，他动了同情心，这种种感情变化只能增加他的脸上肌肉的大笑程度；即使他哭了，他的脸仍然是笑脸；不管格温普兰做什么，要什么，想什么，只要他抬起头来，假使前面有观众的话，观众看见了他，立刻会爆发哄堂大笑。

只要想像一下蛇发女怪面带笑容，就能体会得出格温普兰是个什么样子。

不管你心里想些什么，突然看见这个意想不到的容貌，都会把你的心事驱走，使你不得不发笑。

希腊剧场的正门上放了一个样子愉快的铜面具，这就是古代艺术的作风；这个面具称为喜剧。这个永远在笑而且使人发笑的铜面具，神情是若有所思的。达到神经错乱程度的讥讽，称得上明智的嘲弄，都凝聚而且混合在这张脸上；忧

郁、幻灭、厌恶、悲哀等负担，都在这张毫无痛苦感觉的脸上表现出来，结果造成一个悲惨的效果：快乐；脸上一只嘴角掀起，是对人类的嘲笑，另外一只嘴角是对神的亵渎；人们拿各人自己身上所具有的嘲讽的范例，和这个理想的讽刺典型作对照比较；在这个固定的笑脸周围，人群来来去去，不断更换，他们在这个死人似的不动的冷笑前面，都感到十分愉快。古代喜剧的这个没有生命的阴沉面具，拿来安放在一个活人身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这就是格温普兰。他的脖子上面就有这个不断笑着的鬼怪脑袋。一个人的肩膀上有这样永恒的笑，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

永恒的笑吗？我们得把意思说清楚，而且解释一下。据摩尼教徒说，“绝对”有时也会让步，上帝本身也有间歇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一谈人的意志。我们不承认人的意志是永远无能的。整个人生就像一封信，信尾上的“又及”可以把信的内容改变。对格温普兰而言，他的“又及”是这样的：运用意志，集中全部注意力，假使其他感情不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和影响他的努力的话，他就能够暂时中止一下他脸上的永恒笑容，而且在脸上披上一层悲哀的纱幕，那时候，人们在他的面前就笑不起来，而是打起冷战来。

我们得补充一句，格温普兰差不多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产生难以忍受的神经紧张，而且使他感觉痛苦的疲劳。何况即使他这样做，只要稍微分心，稍微受到一点微小的感情的干扰，他的暂时消失的笑容，就会像不能抗拒的回潮一样，又出现在他的脸上，而且不管干扰的感情属什么性质，感情愈强烈，笑容的回潮也就更有力量。

除了这一个例外，格温普兰的笑是永恒的。

人们看见格温普兰，都要笑起来。可是人们一边笑，一

边把脸扭转过去。妇女们尤其害怕。格温普兰的样子是可怕的。人们的笑仿佛是看卖艺时给的赏钱，他们愉快地这样做，可是差不多是机械地这样做的。而且，笑声停止以后，格温普兰的样子，一个妇女是不忍看和不敢看的。

不过，除了脸部以外，格温普兰身上没有其他畸形的地方，他长得身材高大，发育完全，举止敏捷。这一点再一次证明格温普兰的样子是人工造成，而不是天生的。他的身材优美，他的脸可能也是漂亮的。在生下来的时候，他一定和其他孩子没有两样。人们保留了他的身体，只改变了他的面孔，格温普兰的样子是有意造成的。

最低限度，从外表看来的确是这样。

人们让他保留着牙齿。牙齿对笑是必要的，连骷髅头也保存着牙齿。

在他身上施行过的手术是一种可怕的手术。他自己记不得了，可是记忆不清并不能证明他没有经过这种手术。这种外科雕刻只能够在一个孩子十分年幼的时候进行，孩子因为年幼，对发生的事情不会十分清楚，很容易把手术的创口当作是生病的结果。而且，我们记得，在那时候使病人入睡因而感觉不到手术痛苦的方法已经在使用了。不过，那时候称这些方法为魔术，而我们今天却称为麻醉术罢了。

除了这张脸以外，把他抚养长大的人们也给了他成为体育家和杂技家的本钱；他的关节很有效地脱了臼，适宜于向相反方向屈曲，经过小丑技术的训练以后，他的关节就像门枢的铰链一样，能够向各种方向扭动。为着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江湖卖艺者，一切准备工作都做过了。

他的头发被染成黄褐色，永远不会改变；这种方法我们今天也学会了，漂亮的女人们就在使用。过去用来变丑的方

法，今天却用来增加美丽。格温普兰有了黄色的头发。所使用的染剂显然是腐蚀性的，因此造成他的头发很像羊毛，而且摸起来很粗糙。这一头黄色的硬毛，与其说是头发，不如说是鬃毛，它们遮盖着一个巨大的脑壳，这个脑壳显然是用来装载思想的。他所受过的那种手术，显然破坏了他的脸上的完整，使他的整个脸部变成一堆乱七八糟的肌肉，但是却没有影响到脑壳。格温普兰的脸部角度是坚强有力和使人惊异的。在这个笑脸后面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如同我们的灵魂一样，在作着梦想。

再说，格温普兰的笑是他的才能。他没法子不笑，他就拿来利用，靠着这个笑脸，他赚钱来养活自己。

〔法国〕雨果《笑面人》上P.306～3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格兰古瓦也只好满足于这么一种赞颂了，因为恰好这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夹杂着轰然欢呼，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丑人王选出来了！

“妙呀！妙呀！妙呀！”四面八方一片狂叫。

果然，这时从花瓣格子窗窟窿里伸出来的那个鬼脸可真了不起，光艳照人。狂欢激发了群众的想象力，他们对于荒诞离奇的丑相已经形成一种理想的标准，但是，迄今从窗洞里先后钻出来的那些五角形、六角形、不规则形的鬼脸没有一个能满足这个要求。而现在，出来了一个妙不可言的丑相，看得全场观众眼花缭乱，夺得锦标是毫无问题的了。科柏诺老倌亲自喝采；亲身参加了比赛的克洛班·特鲁伊甫，天知道他那张脸达到了怎样的丑度，现在也只好认输。我们当然也要自愧勿如。

我们不想向读者详细描写那个四面体鼻子，那张马蹄形的嘴，小小的左眼为茅草似的棕红色眉毛所壅塞，右眼则完全消失在一个大瘤子之下，横七竖八的牙齿缺一块掉一块，就跟城墙垛子似的，长着老茧的嘴巴上有一颗大牙践踏着，伸出来好似大象的长牙，下巴劈裂，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切都表现出一种神态，混合着狡狯、惊愕、忧伤。要是能够的话，请诸位自己来把这一切综合起来设想吧！

全场一致欢呼。大家赶忙向小教堂冲去，把这个上天赐福的丑人王高举着抬了出来。这时，惊讶赞叹达到了顶点：怪相竟然就是他的本来面目！

更恰当地说，他整个的人就是一副怪相。一个大脑袋上棕红色头发耷拉着。两个肩膀之间耸着一个大驼背，前面的鸡胸给予了平衡。从股至足，整个的下肢扭曲得奇形怪状，两腿之间只有膝盖那里才勉强接触，从正面看，恰似两把大镰刀，在刀把那里会合。宽大的脚，巨人的手。这样的不成形体却显露出难以言状的可怖体态：那是精力充沛、矫健异常、勇气超人的混合。这是奇特的例外：公然违抗力与美皆来自和谐这一永恒法则。这就是丑人们给予自己的王！

简直是把打碎了的巨人重新胡乱拼凑成堆。

这样的一种西克洛佩①出现在小教堂门槛上，呆立不动，厚厚墩墩，高度几乎等于宽度，就象某位伟人所说“底之平方”。看见他那一半红、一半紫的大氅，满缀着银色钟形花，尤其是他那丑到了完美程度的形象，群众立刻就认出了他是谁，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这是卡席莫多，打钟的人！这是卡席莫多，圣母院的驼子！卡席莫多独眼龙！卡席莫多瘸子！妙呀！妙呀！”

① 西克洛佩：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可见，这可怜的家伙绰号多的是，随便挑。

“孕妇可得当心！”学生们喊道。

“还有想怀孕的也得当心①！”约翰接口喊叫。

女人们当真遮起脸来。

一个女人说：“呀，这混帐猴子！”

另一个说：“又丑又坏！”

还有一个说：“真是魔鬼！”

“我真倒霉，住在圣母院跟前，天天整夜听见他钻承溜，在屋檐上转悠。”

“还带着猫。”

“他总是在人家屋顶上。”

“他给咱们家从烟筒里灌恶运。”

“那天晚上，他从我们家窗户向我做鬼脸，我以为是个男人，把我吓坏了！”

“我敢说他是参加群魔会②的。有一次，他把一把扫帚落在我家屋檐上了③。”

“啊！驼子的丑脸！”

“噗哇哇……”

男人们却大得其乐，鼓掌不已。

喧闹的对象卡席莫多则始终站在小教堂门限上，阴郁而庄重，听任人家赞美。

一个学生——我想是罗班·普斯潘吧？——跑上前去对

---

① 按照迷信，魔鬼的眼睛或某些毒眼睛看了，能祸害孕妇；而后一句是暗示卡席莫多对女人不怀好意。

② 前后说的都是把卡席莫多当作魔鬼的化身。爬屋顶、骑扫帚飞，带着猫，吓唬人，等等，都是魔鬼或巫师的习惯。他们每年一次还要在半夜里聚会狂舞，鸡鸣就消逝。

③ 西方传说，妖怪骑扫帚飞行。

着他的脸大笑，凑得未免太近了。卡席莫多只是把他拦腰抱起，从人群中间把他扔出十步开外。这么干着，还是一言不发。

科柏诺老倌大为惊叹，走了过去：

“妈的！圣父！你是我生平所见最美的丑。你够资格不但在巴黎，而且在罗马当教皇①！”

说着，他伸出手去兴高采烈地拍拍他的肩膀。卡席莫多纹丝不动。科柏诺说下去：

“你这个家伙，我心里痒痒的，想带你出去大吃一顿，哪怕是要破费我一打崭新的十二图尔银币②。你说怎么样？”

卡席莫多不回答。

“妈的！”袜商说：“你聋了？”

确实，他是个聋子。

然而，他开始对科柏诺的亲狎行为不耐烦了，猛然向他转过身来，牙齿咬得格格响，那大块头弗兰德尔人赶忙后退，就象是猛犬也招架不住猫似的。

于是，他敬畏地围着这个怪人转了一圈，半径距离至少十五步。有个老太婆向科柏诺解释说：卡席莫多是个聋子。

“聋子！”袜商发出弗兰德尔人的粗犷笑声，说道：“妈的！真是十全十美的丑王！”

“喂，我认识他，”约翰喊道。他为了就近观看卡席莫多，终于从柱子顶上下来了。他说：“他是我哥哥副主教那里的敲钟的。——你好，卡席莫多！”

“鬼人！”罗班·普斯潘说。自己刚才被他摔了一个跟斗，心里还是很不痛快。他又说：“他出现：是个驼子；他

① 这样说，是因为法语“丑人王”使用“丑人的教皇”一语。

② 最初铸造于图尔市的银币，以后在十五、六世纪流通于法国全境。

行走：是个瘸子；他看人：是个独眼；你对他说话：是个聋子。——哎，他的舌头拿去干什么啦，这个波利芬①？”

老太婆说：“他愿意的时候还是说话的。他是给敲钟震聋的。并不哑。”

“美中不足呀！”约翰评论道。

“不对，他还多一只眼睛哩，”罗班·普斯潘补充说。

“那里！”约翰颇有见地，说道：“独眼比瞎子不完美得多：欠缺什么，他自己知道。”

这当儿，所有的乞丐，所有的仆役，所有的扒手，由学生们率领，列队前往，把法院书记文件柜翻腾了一遍，找出纸板，做了个冠冕，还做了个丑人王的可笑的道袍。卡席莫多听任他们给他打扮，眼睛都不眨一下，傲然顺从的样子。然后，大家叫他坐在一张五颜六色的担架上。十二名丑人团大骑士把担架往肩上一扛。这独眼巨人看见漂亮、端正、身体构造良好的人的脑袋都在自己的畸形脚下，阴郁的脸上顿时粲然显现睥睨一切的辛酸而又欢乐的表情。接着，这吼叫着的衣衫褴褛的游行队伍开始行进，按照惯例，先在司法宫各条走廊转一圈，然后出去，到大街小巷去兜兜风。

〔法国〕雨果《巴黎圣母院》P.61～6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那老头儿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以及大家眼中那一点笑意，像回声般一路传过去的笑意，只要一句话就能说明。有人问过以说俏皮话出名的戏子伊阿桑德，他那些博得哄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儿定做的。他回答说：“我没有定做

① 波利芬是独眼巨人中最丑最凶恶的，即，被尤利塞斯戳坏独眼的那一个。

啊，只是保存在那儿。”对啦！巴黎上百万的居民其实都可以说是戏子，其中有好多人无意中全做了伊阿桑德，在身上保留着某一时代的一切可笑之处，俨然是整个时代的化身，使你在大街上溜跶的时候，便是想着给朋友欺骗那一类的伤心事，也不由得要噗哧一声的笑出来。

那过路人的服装，连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代的款式，所以它让你想起帝政时代而并不觉得有漫画气息。就凭这点儿细腻，有眼光的人才知道这一类令人怀古的景象更有价值。可是要体会那些小枝节，你的分析能力必须像逛马路的老资格一样。如今人家老远看了就笑，可见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样，像俗语所说的扑上你的眼睛，那也正是演员们苦心研究，希望一漏脸就得个满堂彩的。原来这又乾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铜钮扣的，半绿不绿的大褂外面，套着一件没有下摆的栗色短褂，叫做斯宾塞的！……一八四四年上还看到一个穿斯宾塞的男人，岂不像拿破仑复活了一下吗？

顾名思义，斯宾塞的确是那位想卖弄细腰身的英国勋爵的创作。远在一八〇二年亚眠安和会之前，这英国人就把大氅的问题给解决了：既能遮盖胸部，又不至于像笨重而恶俗的卡列克那样埋没一个人的身腰，这种衣服如今只有车行里的老马夫还拿来披在肩上。①但因细腰身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斯宾塞虽是英国款式，在法国走红的时间也并不久。那些四五十岁的人，看到有人穿着斯宾塞，自然而然会在脑筋里

①叫做斯宾塞的短褂，有如现代的夏季礼服，原系英国的约翰·查理·斯宾塞勋爵创行。叫做卡列克的外氅，相传为英人约翰·卡列克所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共有两三叠之多，故极厚重。

给他补充上一条丝带扎脚的绿短裤，一双翻统长靴，跟他们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老太太们见了，也得回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盛况。可是一般年轻的人就要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老阿契皮阿特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①总之，那个人浑身上下都跟斯宾塞配得那么相称，你会毫不犹豫的叫他做帝政时代的人物，正如我们叫什么帝政时代的家具一样。但只有熟悉那个光华灿烂的时代的，至少亲眼见过的人，才会觉得那走路人是帝政时代的象征；因为要辨别服装，必须有相当真切的记忆力。帝政时代跟我们已经离得那么远，要想像它那种法国希腊式②的实际场面，决不是每个人所能办到的。

他帽子戴得很高，差不多把整个的脑门露在外面，这种昂昂然的气概，便是当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装出来对抗军人的气焰的。并且那还是一顶十四法郎的怕人的丝帽子，帽沿的反面给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两个半白不白的，刷也刷不掉的印子。帽坯上照例胶得很马虎的丝片子，好几处都乱糟糟的粘在一块儿，尽管天天早上给修整一次，还像害了大麻疯似的。

仿佛要掉下来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张脸，滑稽可笑的模样，唯有中国人才会想出来，去烧成那些丑巴怪的磁器。阔大的麻子脸像个脚炉盖，凹下去的肉窟窿成为许多阴影；高的高，低的低，像罗马人的面具，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一眼望去，竟找不着脸架子。应当长骨头的地方，欲来上一堆果子冻似的肉；该有窝儿的部分，又偏偏鼓起软绵绵的

①希腊政治家阿契皮阿特，为苏格拉底弟子，以生活奢豪闻于世，众人盛称其所畜之名犬，阿氏即将犬尾割去，俾众人不复提及。

②拿破仑称帝时，提倡希腊罗马的文物与风格，当时的美术，家具，服装，均带希腊风味，美术史上称为法国希腊式（Gallo-Grecque）。

肉疙瘩。这张怪脸给压成了南瓜的形状，配上一对灰眼睛——眉毛的地位只有两道红线——更显得凄凉；整个的脸被一个唐·吉诃德式的鼻子①镇住了，像平原上的一座飞来峰。这鼻子，想必西万提斯也曾注意到，表示一个人天生的热爱一切伟大的事，而结果是着了迷。那副丑相，尽管很滑稽，可绝对不会教人发笑。可怜虫苍白的眼中有一股极凄凉的情调，会教开玩笑的人把到了嘴边的刻薄话重新咽下去。你会觉得造物是不许这老头儿表示什么温情的，要是犯了禁，就得教女人发笑或是难受。看到这种不幸，连法国人也不做声了，他们觉得人生最大的苦难就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欢心！

这个在造物前面极不得宠的人，穿得跟清寒的上等人一样，那是有钱人常常模仿的装束。帝国禁卫军式的长统鞋罩，把鞋子盖住了，使他可以把一双袜子多穿几天。黑呢裤发出好些半红不红的闪光；裁剪的款式，跟摺痕上面又像发白又像发亮的条纹，都证明裤子已经穿了三年。衣衫的宽大并掩饰不了瘦削的体格。他的瘦是天生的，并非学毕太哥尔的样而素食的缘故；因为老头儿的嘴巴生得很肉感，嘴唇很厚，笑起来一口牙齿跟鲨鱼的不相上下。大翻领的背心也是黑呢料子的，里头衬一件白背心，还露出第三件红毛线背心的边，教你想起从前迦拉穿到五件背心的故事。②白纱的领结，扣得那么有模有样，正是一八〇九年代的漂亮哥儿为了勾引美人儿而苦心推敲的；可是那硕大无朋的领结，拥在下巴前面，似乎把他的脸埋在一个窟窿里。一条编成发辫式的丝表练，穿过背心，拴在衬衫上，仿佛真会有人偷他的表似的！

---

①唐·吉诃德身体又高又瘦。根据一般情形，脸相大多与全身调和，故唐·吉诃德的鼻子一定也是很长的。

②迦拉（一七六二—一八二三）为当时有名的歌唱家，极讲究穿着。

半绿不绿的大褂非常干净，比裤子的年代还要多上三年；丝绒领跟新换过的白铜钮扣，显得穿的人平时的小心简直是无微不至。

把帽子戴在脑后的习惯，三套头的背心，埋没下巴颏儿的大领带，长统鞋罩，绿色大褂的白铜钮扣，都是帝政时代款式的遗迹；跟这些相配的，还有当年信不信由你的哥儿们①那股卖俏的劲儿，衣褶之间那种说不出的细巧，浑身上下那种整齐而呆板的气息，令人想起达维特的画派和约各设计的瘦长家具。只要瞧上一眼，你就会觉得他要不是一个有教养而给什么嗜好断送了的人，便是一个进款不多的家伙，一切开支都是被有限的收入固定了的，万一打破一块玻璃，撕破件衣服，或是碰上募捐等等的要命事儿，就得把他整个月内小小的娱乐取消。你要在场的话，一定觉得奇怪，这张奇丑的脸怎么会浮起一点笑意，它平时的表情不是应当又冷又凄凉，像所有为了挣口苦饭而奋斗的人一样吗？可是这古怪的老人，像母亲保护孩子那么小心的，右手拿着件分明很贵重的东西，藏在双重上衣的左襟底下，生怕不巧给人碰坏了：你看到这个，尤其看到他急急忙忙，活像那些有闲的人偶而替人跑腿的神气，你可能以为他找到了侯爵夫人的小狗什么的，带着帝政时代的人物所有的那种殷勤，得意扬扬的给送回去；他那位上了六十岁的美人儿，还少不了他每天的问候呢。世界上唯有在巴黎才能看到这等景致，大街上就在连续不断的演这种义务戏，让法国人饱了眼福，给艺术家添了资料。

［法国］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 P.4～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①执政时期（一七九五——一八〇〇）的漂亮人物，当时称为Incroyables，谓其奇装异服，竟惊新奇，至于不可思义。

## 侠 客

两只船厮并着，投石碣村镇上来。划了半个时辰，只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把着两串铜钱，下来解船。阮小二道："五郎来了。"吴用看时，但见：

一双手浑如铁棒，两只眼有似铜铃。面皮上常有些笑容，心窝里深藏着鸩毒。能生横祸，善降非灾。拳打来狮子心寒，脚踢处蜈蚣丧胆。何处觅行瘟使者，只此是短命二郎。

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顶破头巾，鬓边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领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里面匾扎起裤子，上面围着一条间道棋子布手巾。吴用叫一声道："五郎得采么？"阮小五道："原来却是教授，好两年不曾见面。我在桥上望你们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寻你，老娘说到：'出镇上赌钱去了。'因此同来这里寻你。且来和教授去水阁上吃三杯。"阮小五慌忙去桥边，解了小船，跳在舱里，捉了划楫，只一划，三只船厮并着。划了一歇，早到那个水阁酒店前。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18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骑士戴着一顶插着鸵鸟毛的广沿帽，额上微微露出一些鬈发，左手叉在带着佩剑的腰上，把微微矜持着的抿着嘴的面孔偏着，把右手伸给旁边立着的一位女相士。那骑士面孔的表情，那全体的姿势，就象是把那位秀丽的女

士铸出了的一个模型。

[中国]郭沫若《骑士》，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山脚下迷雾茫茫，在古老的荒野和静谧中，摩尔多瓦河在金色的阳光中潺湲地流着；田野里空荡荡的，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也是一片荒凉；骑在花斑马上向我们驰来的那位骑士，仿佛来自过去遥远的国度。可是他到达客店前面时，却径直朝客店掉转马头，因为命运早已注定让他在这儿停下。他摘下黑毡帽，向我们大家问安，并祝大家运气好。

他的头发已经花白，但是骑在马上还是坐得笔直，而且行动敏捷。他穿着一双高筒牛皮靴和一件钉着圆形银钮扣的藏青色呢子马甲。他肩上披了一件用一根细带系着的貂皮领皮斗篷，臀部挎一个黄皮挎包，鞍袋里插着短枪。他脸膛黧黑，留着剪短了的唇髭和圆胡子，一个鹰钩鼻子，一双浓眉，尽管他那只下陷的、闭着的右眼流露出某种忧郁和奇怪的神情，但他仍显出一副美男子的气概。

[罗马尼亚]萨多维亚努《安古察客店》，选自《中篇小说选》P.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酒鬼

姆瓦武爬上酒吧间的高脚凳，把手肘支在柜台上，托着下巴，照了照镜子：他那模样实在可怕，完全是个道道地地的酒鬼！

……

侍应生转身走到柜台的另一端，给经理打了个内线电

话，这才把一只空高脚杯放在他面前。然后往杯里给他斟了四客金黄色的威士忌，又加了点苏打水。姆瓦武举起杯子，一口喝掉了一半。一股令人惬意的威士忌的热流立刻传遍了他的全身。

为了躲避那镜子里的酒鬼模样，姆瓦武要了一盒薄荷香烟和一盒火柴。他一面按照电唱机里传出的音乐节拍，用手指敲击着亮光光的柜台，一面贪婪地深深地吸着香烟。烟雾灌满了他的鼻子，刺痛了他的双眼。姆瓦武又要了一次威士忌，接着，他抬起头来想环顾一下坐在大厅里的顾客，谁知只见那糊墙纸上的花纹一闪一闪地在他眼前飞舞。

〔乌干达〕恩里科·塞鲁玛《出卖心脏的人》，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31～3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只说鲁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来；下得亭子，松树根边又坐了半歇，酒越涌上来。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来，把两只袖子缠在腰里，露出脊背上花绣来，掮着两个膀子上山来。看时，但见：

> 头重脚轻，对明月眼红面赤；前合后仰，趁清风东倒西歪。踉踉跄跄上山来，似当风之鹤；摆摆摇摇回寺去，如出水之龟。脚尖曾踢涧中龙，拳头要打山下虎。指定天宫，叫骂天蓬元帅；踏开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体醉魔君，放火杀人花和尚。

鲁智深看看来到山门下，两个门子远远地望见，拿着竹篦来到山门下，拦住鲁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嚗得烂醉了上山来。你须不瞎，也见库局里贴的晓示：但凡和尚破戒吃酒，决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如门子纵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吃十下。你快下山去，饶你几下竹篦。"鲁智

深一者初做和尚，二来旧性未改，睁起双眼骂道："直娘贼！你两个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门子见势头不好，一个飞也似入来报监寺，一个虚拖竹篦拦他。智深用手隔过，叉开五指，去那门子脸上只一掌，打得踉踉跄跄。却待挣扎，智深再复一拳，打倒在山门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家饶你这厮。"踉踉跄跄颠入寺里来。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60～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布姆——布姆喝够了酒，便拖着他那双患骨结核抖个不停的脚在餐厅里走着。他那方形面孔的颜色就象浸透了血的油脂。他的浅蓝色的眼睛有点凸出，戴在上面的夹鼻眼镜是用一条很宽的带子系起来的。他的稀疏的头发紧贴在高高隆起的方形额头上，这额上的皮肤褶皱很多，显得粗糙。他的身子老是向前躬着，看起来就象一个老色鬼。他这时走到各种各样的人群面前，讲一些俏皮话，而且自己的笑声往往最大，或者把他所听到趣话逢人便说，津津乐道地一说再说。他用手把夹鼻眼镜理好后，几乎和所有进来的人，至少一半的人打了招呼，然后便走进茶点部，他的谈话声虽然嘶哑，可是什么时候都能听见，到处都可以听见。

〔波兰〕莱蒙特《福地》P.38，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 烟鬼

葛明礼说完刚举步要走，忽然一楞神又站住了，原来从人们的腿底下钻出一个人形来。说他是人形，因为他已经不完全象一个人了。他真象从地底下冒出来的阴魂。

他披着半截破得不象样的麻袋片，在破麻袋片下是一条只穿着一条黑裤衩的光光的身子。不，当你仔细看一下以后，你就会惊讶地发现，他连裤衩也没穿。那条冷眼看去象黑裤衩的玩艺儿，原来是用墨炭画上去的。他真比原始社会的野人还来得利索。野人还围着树叶，他却真正做到一丝不挂，只是把绘画艺术用到那不敬的地方去了。他这个奇异的裤衩本来是有伤风化的，但却又不十分引人注目，一是因为他已经直不起腰来，走起路类似爬行，再有那条破得成绺成条的麻袋片一遮掩，倒容易蒙混过去。二是因为他那皮肤的颜色，已经黑得和画裤衩的墨炭没有多大差别，尤其是大腿那一部分，不光是黑，在黑色的表皮上，还结上一层发亮的薄膜，这层薄膜越往下越明显，到小腿部分就和一些黑块，紫瘤，红疮融合到一起，脓血从这里流出来，使人们看上一眼就不能再看下去了。

他身上除了黑之外就是瘦，瘦得象具千年木乃伊，象具具带着皮的骷髅标本。他的头发象才从土里扒出来的一样脏，他脸上的泥垢已经弥平了还不明显的皱纹，使人无法判断他的年龄。他一龇牙露出来的牙齿又黑又黄，他的手往起一举让人感到这已经不能称之为手了，还是叫爪子更合适一些。

〔中国〕陈玛《夜幕下的哈尔滨》P.291，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他那装备包括：一副金丝眼镜；三枚用金链子缀在衬衫上的珐琅扣；一条交叉在撒花坎肩前胸的长长的金表链，外加各种零七八碎的附件；一枚巨大的胸针，上面嵌着一副滑铁卢大战的袖珍画；三四枚大戒指；最后，一根藤手杖，杖头是做成贝壳形状的观剧用的单眼镜。此外，他在口袋里还带着几件宝物，是他要坐定以后才掏出来摆在面

前的，计有：一个大大的皮烟斗套，套里藏着只海泡石烟斗，烟斗雕成了被缚在马背上的玛泽巴形象，乃是他最珍爱的一件东西，因此每当他抽起烟来，雕像上的人和马都要翘得来和眉心一般高；其次是一个金锁扣雪茄匣，匣中躺着一排排上等雪茄，外面裹着一张红白二色相间的虎皮纹纸；还有一个惊人豪华的打火机，一只银鼻烟壶以及一块描花的小记事板。最后，才是那个精致和复杂得无以复加的钱包，里面有许许多多神秘莫测的夹层。

〔瑞士〕凯勒《事在人为》，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33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谁都知道，人从娘肚子里出来，走向人生的第一步便是呱呱啼叫。但是宰因却不然。宰因的母亲和那个曾经帮忙接过生的女人都一致作证：宰因是一落地便张口大笑，并且从那以后，这笑声就一直也没有停止过。宰因长大以后，嘴里总共只有一上一下的两颗门齿。

宰因脸形狭长，颧骨突出，下巴壳向前拱着，又圆又鼓的脑门子下面一对窟窿似的小眼窝里，躲着一对老是发红的小眼珠子，脸盘上光秃秃的没有眉毛、没有睫毛，也没有胡须，甚至连一根汗毛也没有长，虽然他已经长大成人。顺着脸盘往下看则是一根长颈鹿式的脖子，一付三角形的宽肩膀和两条长臂猿似的胳臂。他手掌粗大，但十个指头却纤细修长，并且长着从未修剪过的长指甲。而夹在两臂之间的则是一个内躬外驼的空身子。接着又是一付又细又长的鹭鸶腿和一双瘢痕累累的大脚板。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宰因的婚礼》P.206、207，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悭悋人

自此，严监生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再不回头。诸亲六眷都来问候。五个侄子穿梭的过来陪郎中弄药。到中秋以后，医家都不下药了。把管庄的家人都从乡里叫了上来。病重得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①，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的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哥子插口道："老爷想是因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74～7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快满第三年的时候，高老头还要节省开支，搬上四层楼，每个月的房饭钱只有四十五法郎了。他戒掉了鼻烟，打发了理发匠，头上也不再扑粉。高老头第一次不扑

粉下楼，房东太太大吃一惊，直叫起来；他的头发原是灰中带绿的腌脏颜色。他的面貌被暗中的忧患磨得一天比一天难看，似乎成了饭桌上最忧郁的一张脸。如今是毫无疑问了：高老头是一个老色鬼。要不是医生本领高强，他的眼睛早就保不住，因为治他那种病的药品是有副作用的。他的头发所以颜色那么丑恶，也是由于他纵欲无度，和服用那些使他继续纵欲的药物之故。可怜虫的精神与身体的情形，使那些无稽之谈显得凿凿有据。漂亮的被褥衣物用旧了，他买十四铜子一码的棉布来代替。金刚钻，金烟匣，金链条，饰物，一样一样的不见了。他脱下宝蓝大褂跟那些华丽的服装，不分冬夏，只穿一件栗色粗呢大褂．羊毛背心，灰色毛料长裤。他越来越瘦，腿肚子掉了下去；从前因心满意足而肥胖的脸，不知打了多少皱褶；脑门上有了沟槽，牙床骨突了出来。他住到圣·日内维新街的第四年上，完全变了样。六十二岁时的面条商，看上去不满四十，又胖又肥的小财主，仿佛不久才荒唐过来，雄赳赳气昂昂，教路人看了也痛快，笑容也颇有青春气息；如今忽然象七十老翁，龙龙钟钟，摇摇晃晃，面如死灰。当初那么生气勃勃的蓝眼睛，变了黯淡的铁灰色，转成苍白，眼泪水也不淌了，殷红的眼眶好似在流血。有些人觉得他可憎，有些人觉得他可怜。一般年轻的医学生注意到他下唇低垂，量了量他面角的顶尖，再三戏弄他而什么话都探不出来之后，说他害着甲状腺肿大。

〔法国〕巴尔扎克《高老头》P.23～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莫利奈先生是个靠少数利息过日子的怪物；这种人只有巴黎看得见，正如某种藓苔只长在冰岛上。我这比喻非常恰当，因为他是混合品种，属于半动物半植物一

类；倘若再出一个迈尔西埃①，很可能当他隐花植物看。他们生长在一些古怪而不卫生的屋子里，从开花到枯萎都在墙头墙脚，或是墙里。头上戴着瓜棱式的便帽，那株人形植物颇象一朵伞形花；下身套一条似绿非绿的裤子，脚上穿着翻鞋，好比长着球状的根须。一眼望去，你只觉得他相貌平凡，皮肤苍白，看不出有什么毒性。这古怪东西最喜欢买股票，什么事都相信报纸，他的意见只有一句话："你去看报吧！"他拥护秩序，精神上老是反抗政府，事实上永远服从。这等人聚在一起全是脓包，单独碰到却也十分凶横。一牵涉到利益，他就象书办一样冷酷；平时在家可是会用新鲜的野菜喂鸟，拿鱼骨喂猫，写写房票也会停下来对金丝雀吹口哨。他一方面和牢头禁卒一样多心，一方面乖乖的把钱捧出去做一樁蚀本生意，事后再用精打细算的啬刻办法来弥补损失。这个混什品种的害处，只有接触多了才显出来；一定要等他跟人打交道，有了利害关系，你才会发觉他满嘴牢骚，讨厌透顶。我们每个人，哪怕是做门房的，总有或多或少的威力加在或多或少的人身上，例如自己的老婆，孩子，房客，伙计，狗，马，猴子等等；一朝受了暗中羡慕的上层阶级的气，就不免回过来向另外一些人发泄。莫利奈和所有的巴黎人一样，觉得也需要有这么一份威力。无奈这讨厌的小老头儿既没有女人孩子，也没有侄儿侄女；对待打杂的老妈子也太凶了，没法把她当作出气筒；她除了认真干活之外，处处躲着他。他统治别人的欲望既不得满足，为了过瘾，只得把有关租赁契约和共有墙壁的法律拿来耐心研究。凡是涉及巴黎房地产的项目，例如接界的土地房屋，地役权，正税，附加税，清洁捐，圣体节

①迈尔西埃（1740—1814），法国作家，所著"巴黎景象"多系讽刺当时社会的小品文。

的结彩，污水管，街灯，挑出在公共走道上空的建筑物，附近有什么妨碍卫生的工厂等等，每一项判例的细枝小节，他都下过很深的工夫。他的体力，精力，聪明，都用来保卫他做业主的地位。开头这些事情不过作为消遣，后来竟成了怪癖。他喜欢保护同胞不受非法行为的侵害；可惜出头申诉的机会很少，一肚子偏激的情绪只能发泄在房客身上。房客是他的敌人，他的下属，他的子民，他的奴仆，必须对他恭而敬之，在楼梯上见了他不招呼就是下流坯。房票都由他亲手写好，在到期的那天中午送出。过期不付，限期付清的催告就来了。随后是封门啊，要求赔偿损失啊，一连串的法律手续都跟着来，正是“说时迟，那时快”，像刽子手形容他手里的家伙一样。莫利奈不答应分期付款，也不答应展期。一提到房租，他的心就是铁打的。

他对那些付得出房租的人说：“你缺少钱，我可以借给你；但是房租非付不可。迟付一天，我就吃亏利息，法律又不给我补偿的。”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72～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残疾者

她在附近的城门洞口做着针线过活，平常除掉一些小市民或士兵找她补补袜底之外，谁也不会多看她两眼的。她的鼻子已经被巴西鲁士吃掉了一半，但这在她先生的眼里却依然是三年前的希腊美神亚佛洛季蒂的鼻子，那么棹端正而又秀丽。年纪也不过三十左右吧，头发和眉毛都已经

脱光了。一头不整齐的茸毛，就象才孵化出来的仔鸡，但这在他先生的眼里却依然是三年前的秀发如云。眉毛还是那样的清秀。上下眼睑都糜烂成了两条红线，依然是睫毛长长。朦胧的眼睛依然是明星灼灼。干瘪的两颊上依然开着玫瑰。生着冻疮的龟裂着的耳壳依然象一对蚌壳。烧黑的嘴照样的红，缺了的牙齿照样的白。一切都还是三年前的老样，不，还是六年前，十年前。

〔中国〕郭沫若《地下的笑声》，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他穿着一套宽大的、蓝中带褐、颜色古怪的衣服，戴着一顶老式的、圆圆的巴拿马草帽，不象北方的时髦人物那样把草帽捏成花哨的凹塘，戴成一个倾斜的角度。此外，他的丑陋是我生平少见的，不但使人厌恶，而且使人吃惊——他那种林肯般的愁眉蹙额的样子和不端正的相貌，简直会使你诧异和害怕得目瞪口呆。那个渔夫网到的瓶子冒出一股妖气所变成的怪物恐怕也不过如此。他后来告诉我，他名叫杰德逊·泰特。

〔美〕欧·亨利《“醉翁之意”》《欧·亨利短篇小说选》P.1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他的眼睛是纯蓝的，就象儿童的一样清晰，可是这双蓝眼睛下面却有淡紫色皱纱般的阴影，说明他上了岁数。从他畸形的身躯是无法猜透他的年龄的。连他的牙齿也不供一些线索——他牙齿一个也不少（只有两颗因为啃山桃咬断了），可是他甜食吃得太多，牙齿都弄黄了，所以你也说不清那到底是老人的牙齿还是年轻人的牙齿。当有人直

截了当地问罗锅他有多大时，他坦白地承认他也说不上来——他不知道自己来到人世已有多久，是十年呢还是一百年！因此，他的年龄始终是一个谜。

〔美〕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P.264，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 流氓无产者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了方针，大抵改为怒目而视了。

〔中国〕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P.80、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天色将黑，他睡眼蒙胧的在酒店门前出现了，他走近柜台，从腰间伸出手来，满把是银的和铜的，在柜上一扔说，“现钱！打酒来！”穿的是新夹袄，看去腰间还挂着一个大搭连，沉甸甸的将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

〔中国〕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P.10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 乞 丐

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转，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中国〕鲁迅《祝福》，选自《彷徨》P.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1版。

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衣背上几个破孔露出一团团带紫色的肉体。她低着头踞在墙下把一件小儿的棉衣和一件大人的单衣，卷成一条长带。

一个四岁光景的女儿踞在她的旁边，戏弄着乌黑的帆布背囊。女丐把衣裳卷好了一次，好象不如意的光景，打开来从新再卷。

衣裳卷好了，她把来围在腰间了。她伸手去摸布囊的时候，小女儿从囊中取出一条布带来，如象漆黑了的一条革带。

她把布囊套在颈上的时候，小女儿把布带投在路心去了。

她叫她把布带给她，小女儿总不肯，故意跑到一边去向她憨笑。

她到这时候才抬起头来，啊，她才是一位——瞎子。

她空望着她女儿笑处，黄肿的脸上也隐隐露出了一脉的笑痕。

[中国]郭沫若《梦与现实》，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351～3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 难民

铁栅里边这时正搅起了一阵纷乱。一个瘦长的难民半条胳膊伸在铁栅外，手里抓住了不知哪个善心的人给他的半根油条，另一条胳膊却护住了头，阻挡那抽上来的皮鞭。黑簇簇的一堆难民为这可怜的同伴抱不平，叫骂着围住了那打人的稽查，中间还夹着那守门的，尽力想把那瘦长子拉在一边。那稽查撇下他的“胜利品”，扬起皮鞭转身来对付那群胆敢鸣不平的捣乱分子；可是赶走了这边的，那边又来了，骂的更凶，而且开始用碎砖泥块来对抗那呼呼飞舞的皮鞭了。

那瘦长子也已经从铁栅门的马眼格中抽回他的胳膊，将半根油条塞在嘴里，就地抓起了两把泥土……

[中国]茅盾《锻炼》，选自《茅盾选集》第2卷P.588～58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母亲的一位只有二十七八光景，瓜子形的脸异常苍白，身材很瘦削而小巧，假使装束得整饬一些，很容易被人看为智识阶级的女性。褴褛的一件黑色的单衫，分明敌不着下雨天的十月的寒冷。

儿子的一位据说已经四岁了，却是臃肿得难以形容，穿

着一件肮脏的大人的灰布棉军服，太长的两袖和腰身是缀短了一些的，但依然快要拖着地。脸色黄肿，打着一双赤足。

〔中国〕郭沫若《金刚坡下》，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假使没有另外的几条更粗大的，眼却不能见的线，同时来牵引着这石狮，他怕始终是不会动的吧？但那戴着英国式的米色盔帽的头，终于抬起来了，正受着透射进来的月光，窪陷着的两眼有点发红。两面的颧骨突露着很明显的轮廓。脸，呈着暗灰色，菲薄的嘴唇在痉挛。

右手探寻着旁边的一条竹根杖，逸鸥终于站立起来了。中等以下的小巧身材，穿着的一套米色西装和那米色的盔帽一样，记载着五年来的抗战的历史。它们是在五年前和它们的主人一道流亡到这陪都郊外的乡下来的。

〔中国〕郭沫若《月光下》，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1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 斗牛士

他在她们的眼里看出了喜悦和崇敬的神情。娘儿们一定认为他既漂亮又穿得考究。于是，他忘记了一切忧虑，象那些惯于在群众面前装模作样的人一样，摆出一副优雅的姿势，用指尖弹掉袖子上的烟灰，或者转动一下几乎宽如指节的戒指；这戒指上面有一颗很大的钻石，犹如雨中的彩虹，晶莹夺目。

加拉多得意地瞧了瞧自己剪裁合身的衣服，望了望旁边

椅子上的一顶帽子，瞟了瞟从背心的一只口袋伸到另一只口袋的细细的金链条，俯视了一下领带的珍珠别针，别针的乳白色似乎减轻了他脸上的黝黑色；然后他又看了看他的俄国皮鞋和窄窄的裤腿下边露出的镂空丝袜，这简直象是妓女穿的袜子。

从他的衣服和乌亮的波浪形头发上，散发出英国香水薰人欲醉的气味；加拉多是把头发梳到鬓角的，他以为娘儿们喜欢这种发式。就一个步行斗牛士来说，他是很象样的。他真可为自己的仪表感到满意了——有哪一个斗牛士比他更出色、更吸引女人呢？

〔西班牙〕伊巴涅斯《碧血黄沙》P.2，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代理人骑着一匹筋肉强健的白马。他是乡下人的打扮：粗布短上衣、呢裤和黄色护腿套，外加牛仔皮裤。屠牛手为了这次活动，穿上了一种离奇古怪的服装，这种服装是以前的斗牛士常穿的，跟现时一般人的服装不同。屠牛手头上戴一顶边儿翘起的丝绒帽，用一条皮带系在下巴上。衬衣的领子没系领带。是用两颗钻石扣子扣住的，另外两颗更大的钻石却在衬衣胸部打褶的地方闪闪烁烁。葡萄酒色的丝绒短上衣和坎肩，都装饰了黑色丝带和穗子；腰带是红绸的；黑色马裤紧紧地裹住斗牛士肌肉发达的、匀称的腿子，膝下系着黑带。琥珀色的护腿套下端是喇叭式的皮穗子；同样颜色的靴子，装上了颇大的银色马刺，一半隐蔽在宽大的摩尔式马橙里。鞍桥上是一条华丽的赫雷斯毛毯，彩色穗子垂在马鞍两边，毛毯上面放着黑色绣边、红色衬里的灰色上衣。

〔西班牙〕伊巴涅斯《碧血黄沙》P.98，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 工 人

从外国人眼里看起来，李子荣比马威多带着一点中国味儿。外国人心中的中国人是：矮身量，带辫子，扁脸，肿颧骨，没鼻子，眼睛是一寸来长的两道缝儿，撇着嘴，唇上挂着迎风而动的小胡子，两条哈吧狗腿，一走一扭，这还不过是从表面上看，至于中国人的阴险诡诈，袖子里揣着毒蛇，耳朵眼里放着砒霜，出气是绿气炮，一眨眼便叫人一命呜呼，更是叫外国男女老少从心里打哆嗦的。

李子荣的脸差不多正合“扁而肿”的格式。若是他身量高一点，外国人也许高抬他一下，叫他声日本人；（凡是黄脸而稍微有点好处的便是日本人）。不幸，他只有五尺来高，而且两条短腿确乎是罗圈着一点。头上的黑发又粗又多，因脑门儿的扁窄和头发的蓬松，差不多眉毛以上，头发以下，没有多大的空地方了。眼睛鼻子和嘴全不难看，可惜颧骨太平了一些。他的体格可是真好，腰板又宽又直，脖子挺粗，又加着腿有点弯儿，站在那里老像座小过山炮似的。

李子荣算把外国人弄糊涂了：你说他是日本人吧，他的脸真不能说是体面。（日本人都是体面的！）说他是中国人吧，他的黄脸确是洗得晶光；中国人可有舍得钱买胰子洗脸的？再说，看他的腰板多直；中国人向来是哈着腰挨打的货；直着腰板，多么于理不合！虽然他的腿弯着一点，可是走起路来，一点不含忽，真咯噔咯噔的招呼；不但不扭，并且走得飞快，……外国老爷们真弄不清了，到底这个家伙是

那种下等人类的产物呢？

［中国］老舍，《二马》P.58,5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瓦里尤基身材高大，品行端正，稍微有些死板，但很富足……那时他还年轻，什么也不在乎，只是对财产和权利的向往有些使他烦恼。自然，他也和其他的工人一起搞抗议和请愿活动，甚至总是由他给他们起草信函。他曾被一两个农场作为危险分子开除过。

他总是兴冲冲地骑着他的雷利牌自行车到处转，嘴里吹着旧唱片中的某些曲调，反复用真假嗓模仿吉姆·罗杰斯唱歌，偶尔他也给英洛黑人居住区热情的观众表演车技。他总是左腿站在车上保持平衡，双臂伸展象要飞起来似的，或是只是简单地给那些兴高采烈的孩子表演倒着骑车的技术。那是一辆旧车，涂有红、绿、蓝三种鲜艳的颜色，车上装有几个国产的前灯和反光镜，车后座上有一块牌子，上面潦草地写着几个作为警告的字：超过我者，前面就是坟墓。除了作为一个车技表演者，他还能扮演其它的角色。请看那个正在模仿白人工头的男演员吧，他在讽刺那些白人谈话和走路的样子以及他们在黑人面前所惯有的举止和姿势。这种讽刺对那些讨好白人的非洲人也不放过。瓦里尤基还经常用舞蹈来变换他的节目，他也是个很出色的舞蹈家。他穿着那条左裤腿撕到膝盖以上的裤子跳出的舞步，很能吸引人群中年轻女人赞许的眼光。

［肯尼亚］詹姆斯·恩古吉《十字架下的婚礼》，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146、147，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 群 像

他们并肩走着，不过距离得并不十分近：一个是年轻女子，有一头波纹的黑发飘蓬在脑后，穿了一件白色短衫，系一条青裙子，另一个瘦长的男人，穿着一身太阳呢西装。他们便是住在海滨旅馆里的周如水和张若兰。

[中国]巴金《雾·雨·电》P.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北京第一版。

瑞宣，胖胖的，长得很象父亲。不论他穿着什么衣服，他的样子老是那么自然，大雅。这个文文雅雅的态度，在祁家是独一份儿。祁老太爷和天佑是安分守己的买卖人，他们举止言谈都毫无掩饰露出他们的本色。瑞丰受过教育，而且有点不大看得起祖父与父亲，所以他拼命往文雅，时髦里学。可是，因为学的过火，他老显出点买办气或市侩气；没得到文雅，反失去家传的纯朴。老三瑞全是个愣小子，毫不关心哪是文雅，哪是粗野。只有瑞宣，不知从何处学来的，或者学也不见就学得到，老是那么温雅自然。同他的祖父，父亲一样，他作事非常的认真。但是，在认真中——这就与他的老人们不同了——他还很自然，不露出剑拔弩张的样子。他很俭省，不虚花一个铜板，但是他也很大方——在适当的地方。他不打算盘。在他心境不好的时候，他象一片春阴，教谁也能放心不会有什么狂风暴雨。在他快活的时候，他也只有微笑，好象是笑他自己为什么要快活的样子。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35，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

张若兰今晚换了一件淡青色的翻领西式纱衫，淡青色的长统丝袜和白色运动鞋，人显得更年轻，更活泼，更新鲜，更妩媚。秦蕴玉也换了一件翻领的西式薄纱衫，是水红色的，而且里面的跳舞式的汗衫也透露出来。她走动的时候，丰满的胸部也似乎隐约地在汗衫下面微微地颤动。下面依旧是肉红色的长统丝袜，和白色半高跟皮鞋。她显得更娇艳了。

[中国]巴金《雾·雨·电》P.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白白胖胖的常杰，身个儿比陈元生略矮。陈元生的脸又黑又结实，简直象个铁蛋子；常杰的脸细皮嫩肉，饱满丰圆。陈元生经常浓眉紧锁，细长的眼睛里闪着深沉与执拗的光芒；常杰的眉毛稍嫌疏淡，但一双杏核大眼常是和善的、明亮的，蕴涵着深不可测的智慧的光，常杰比陈元生漂亮的突出之点，是薄嘴唇上生着只有女孩子才有的红嫩的光泽；而陈元生的嘴唇，是厚厚的，微紫的。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区家两个表姐是工人打份，区苏穿着银灰色的秋绒上衣，黑斜布长裤，显得端庄宁静；而区桃呢，她穿着金鱼黄的文华绉薄棉袄，粉红色毛布宽脚长裤，看起来又鲜明，又艳丽。他又看见她们的头发的样式是一色的剪短了的款式，辫子没有了，长长的刘海覆盖着整个的前额，而这种发式使她们在当时的妇女界中成为爱好自由的革新派。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40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正在昏沉中的巴吐吉拉嗄热，吓得一跳，眼睛睁得烟袋锅那么大，看了看正在身边狂笑的那两个人。那左边站的是个细高个，披着满脑袋长发，一部分垂遮着前额。身上没穿衣服，只用一片破麻袋挡着下部。他那两只又小又亮的眼睛，嵌在狂笑出来的皱纹里。那右边站着的是个弯背的矮个子，又黑又脏的身上反披着一块生羊皮。头上长满了癞疤疤的黄水疮，后脑勺上还编着一条小辫。辫梢绑着带有经字的白布条。他伸长了又细又长的脖子，因为狂笑而张大了嘴，红通通的舌头直舞动。

〔中国〕乌兰巴干《草原峰火》P.38，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从车厢里下来一男一女，也进来了。男的是五短身材，微胖，满面和气的一张白脸。女的却高得多，也是方脸，和三老爷有几分相像，但颇白嫩光泽。两个都是四十开外的年纪了，但女的因为装饰入时，看来至多不过三十左右。

〔中国〕茅盾《子夜》P.4，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新郎穿着黑色燕尾大礼服，头戴高顶大礼帽，手上戴着白手套；新娘穿着雪白的轻纱大礼服，浑身上下，都用轻纱和素缎围绕着，好象她刚从云雾之中降落到人间来的一般。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18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大家听了都探头往外看，就看见一面说着话，从影壁外边闪进两个人来，一个稍矮的人是乱蓬蓬的头发，光着脚丫子，裤脚撕得破破烂烂，脸上一层黑糊糊的泥垢，一嘴白牙，叫了声："同志们！"跑到台阶边把挟着的破夹袄放下，一看原来是武小龙。另一个细高个穿着肥大的褂子，敞着怀，裤子撕断了半截，成了短裤衩，黑瘦四方脸，抿着嘴，好象很吃力地把一个布口袋放到地上，只听咕冬一声，不知里边装的什么东西。随后立起来叫了声："许主任、秀芬、小曼，嗬！二营跟西灵也在这儿哪！"

许凤他们一看是县委的交通员张少军。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48，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淑英就趁这个时候偷偷地看那几个客人。周老太太的头发花白了，那张黄瘦的脸还是和从前一样，一张略偏的嘴说起话来却很有精神。大舅太太陈氏有一张方方正正的脸，是一个丰满的中年妇人，穿了一件浅灰色团花缎子的夹袄，系了一条红裙子。二舅太太徐氏比较年轻一点，身材短小，面孔带圆，穿的是一件浅蓝色滚边的夹袄，系着一条青裙子。她因为居孀，脸颊上没有擦红粉。那个有一张爪子脸，凤眼柳眉，细挑身材，水蛇腰，穿一件滚边玉色湖绉短袄系粉红裙子的是蕙小姐。更年轻的一个是芸小姐，她的衣服同蕙的一模一样。她和蕙还是差不多一样的高矮。一张脂粉均匀的圆圆脸上带着非常天真的表情。她爱笑，笑起来的时候颊上便出现两个很可爱的酒涡。蕙的脑后垂着椭圆的发髻，芸却梳了一根松松的大辫子。还有一个枚少爷，年纪比觉英大一点，脸长长的，上面没有血色，穿着不大合身的

青缎子马褂，杏黄色团花袍子。他规规矩矩地坐在角落里，把两只手放在膝上，低着头，垂着眼，不跟人讲话，也不去看别人。

［中国］巴金《春》P.101～10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一个十二月的寒冷的早晨，仪仗队站在旗尔车站的站台上。胡子向下搭拉着、外表像醉汉一样的马孟托夫将军一向是个不修边幅的人，但是这一次却穿得衣服笔挺，新刮过的脸蛋子上闪着灰色的光亮，由一群军官们簇拥着，在月台上走来走去。大家都在等候火车到站。军乐队队员们在车站旁边直跺脚，对着冻得发青的手指头乱吹。由下游各镇的各种头发和各种年龄的哥萨克组成的仪仗队非常有趣地呆站在那里。没有胡子的青年和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并肩站在一起，中间夹杂着那些留着额发的、上过前线的战士。老头子们的军大衣上都挂着为争夺罗士契和普列佛那所获得的金银十字章和勋章，年轻些的哥萨克都密密层层地挂着些十字章，这些都是为了在高克——台陂和李基安登附近，以及在日耳曼战争中——为了争夺皮来梅希里、华沙、里沃夫而进行的许多次勇猛的冲锋所获得的。青年人身上什么也没有挂，但是他们都把身体挺得笔直，竭力在各方面模仿比他们年长的人。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98～10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棺材作坊里鸦雀无声，也就是说没有话语和笑声。古里法先生这位塞拉利昂地道的公民沉默寡言。他的

徒弟们心里明白，因此，除非他先说话，否则是不敢跟他搭腔的，即使说话，也是悄声细语。这不是因为古里法先生不懂得如何使用舌头。他每打一锤，舌头就要在嘴里来回游动一番。但是座落在弗里顿市中心的这家铺子，是和他的住家相连的。并且，正如他有一次偷偷对一个朋友说的那样，他是出于无奈才在家里保持沉默的。他的妻子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能把他说得哑口无言。

因此，在他妻子身边，尽管他的舌头还是象钟摆一样不断地来回游动，他的嘴可以说总是紧闭着的。在家里他虽然百般克制，但是一到当地教堂去执行牧师职责的时候，这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古里法是教堂的主持人之一；对主持祈祷会、监督主日学校或者站在讲坛上布道，他都是得心应手的。

他的嗓音运用自如、悦耳动听，还一贯坚持自己定调，结果几乎每次都以独唱告终；假如调子定低了，他的声调下降，变得低回深沉，而别人的声音只好在较高的音阶上回荡；假如调子定高了，他的声调高亢，直冲云天，使得孩子们目瞪口呆，大人们愕然不知所以。每当宣读祷文时，他便声若洪钟，象连珠炮似地吼叫声，吓得那些小小的可怜虫胆战心惊，说话都发颤。

[加纳]阿代莱德·凯思玄·海福《古里法先生》，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221、22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当时，图拉有一个出色的茨冈人合唱队，列夫和他的哥哥谢尔盖是听众中的常客。那时候，大多数俄国贵族青年都对茨冈人感兴趣。茨冈人吸引人的是他们那种无忧无虑，富有人生乐趣的生活、他们的音乐才能、茨冈女人

的善良而温柔的淳朴性格，同时，有一点是十分令人奇怪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保持着某种严谨而纯正的古老习俗。一个姑娘或妇女未经结婚而同意跟男人同居的情况是少见的。茨冈人经常在图拉郊区的某个人家里聚会。他们组成了一个合唱队。妇女们穿着五彩缤纷的连衣裙，裹着鲜艳的头巾，肩上搭着彩色的披肩，在前面围坐了一个半圆形，那些手提吉他，身穿各种色彩的丝织衬衣，或穿棉织天鹅绒布的无袖短衣，身材匀称健美，肤色黝黑的茨冈男人，在她们背后列成一队。指挥者站在合唱队的前面，拨弄着琴弦，忽然间，他轻轻地拨了一下吉他，立时响起了一阵悠扬的歌声，声音十分和谐，低得几乎难以听见。吉他手们奏出的圆润有力的和音也越来越奔放，越来越强烈。歌唱的速度越来越快，客人们则合着节拍用脚打拍子；吉他手们几乎从手腕到指尖都在有节奏地拨动着琴弦，越拨越快，越拨越响。忽然间，茨冈女人一个接一个地翩翩起舞。她们一会儿向某人伸出双手，一会儿倾身向前，一会儿傲然仰天，向后倾倒，抖动双肩，踏着乔特卡舞舞步。雪白的牙齿闪闪发亮，脖子上的金项链瑟瑟晃动。茨冈男人大喊大叫；舞蹈者们用断断续续的喉音嚷着，给自己助兴；客人们也大声地喊叫着……忽然间，从后排跑出了一个茨冈男人，他跳呀跳呀，用双手拍打着自己的膝盖，拍打着地板，象魔鬼似的在两个女人之间旋转着，他疯狂地跳着乔特卡舞，在她们之间穿行。舞速越来越快，喊声越来越响，客人们也大喊大叫着，激昂的情绪达到了顶点。突然吉他奏出最后一个音符，所有跳舞的人都停止了动作……四周一片宁静。

指挥乐队的那个茨冈人一面擦汗，一面在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面带温柔亲切神情的茨冈美女玛莎跟前站住

了，玛莎歌唱着……她歌唱辽阔的草原，歌唱渐渐暗淡下去的晚霞，歌唱草原上的骏马，歌唱爱情。她那低沉的歌声沁人心脾，沁入那些被葡萄酒和香槟酒灌得迷迷糊糊的脑袋，激起人们对美好的、难以达到的东西的模糊幻想。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77～7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他也还如平常一样，黄的方脸和蓝布破大衫，只在浓眉底下的大而且长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看人就许多工夫不眨眼，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因为他们向他头上一看之后，就都缩了颈子，笑着将舌头很快地一伸。

〔中国〕鲁迅《长明灯》，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P.59、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时，两名引礼女官便恭导皇后赫舍里氏出迎。十八岁的赫舍里氏生得身段适中，十分健美。她那白晰细嫩的鸭蛋脸儿上，一双漆黑的大眼睛，总是闪着好奇的光彩。今儿个她穿一袭用黄澄澄金线绣着万福万寿图形的礼服，头上戴着一顶饰有松花江产大东珠，冠缨周围装饰着七只金凤，冠后饰有一只金雉的皇后凤冠。数不清名贵的珍珠、猫眼、珊瑚、宝石把这凤冠点缀得华美无比。今儿个是她的大婚吉日，幸福的热流一阵阵冲击着她的心房，使她难以压抑脸上的笑容。从清晨起，她就渴望奉迎队伍的到来了。现在，当这由正副使熊赐履和侯万昆为首的奉迎大队终于到来的时候，她觉得，龙亭、凤舆、节、册、宝……都罩

上了一层喜气。

[中国]郭秋良《康熙皇帝》P.209，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小划子清早从县城开出，因为是逆水，走不快。天色倒晴朗了，南风不大，钱良材盘腿坐在那窄而低的乌篷舱中，看着船头上那个使桨的船夫很用劲似的一起一落扳动那支大桨，时时替他捏一把汗。那尖尖的船头，刚够容受船夫的屁股，从舱中望去，三面包围那船夫的，全是水，每当他用力扳桨，两腿往前伸，上半个身子往后仰的时候，当真象要仰天翻落水里似的。

尖尖的船头刺开那绿油油的河水，跟着那支大桨的匀整的动作，水在尖尖的船唇拨刺拨刺地呼啸，激起了浪花，又翻出了白沫。好象船尾那支橹不过虚应故事而已，船头那支大桨才是主力。

斜射来的太阳光，将半边河照成了万点金光，将那船夫照成了阴阳脸。两岸的桑地好象低陷了下去，远远望着，竟跟河面一般高了。水车的声音，时时从桑地后面传来。

[中国]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P.14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旺亲下了地窑后，从地窑里间叫出两个长相怪难看的人。巴吐吉拉嗄热一看，原来就是那两个刽子手，都光着膀子，穿着日本军人的短裤，歪戴着日本军帽。

先走出来的那个，面孔很瘦，身躯细高，尖尖的长下巴，挂着一寸来长的螺蛳胡子。那胡子浓糊糊的，看去象连着胸毛，直到裤腰里，那一片丛毛，简直和猪鬃一样。这家伙左手握着根五尺多长的木棒，右手提着条黑皮鞭子，一见

旺亲，就笑露出两个又长又黄的门牙，随着，一股口锈的臭气喷吐出来，直扑人们的鼻子。

跟着这人的后面出来的，是个矮小的家伙，脑袋象磨亮了的滑石，亮光闪闪，葫芦似的脸，瓢似的脑袋，那生来就斜着的两只眼睛，一上一下地陷在眼臼里。

巴吐吉拉嘎热看到这两个活鬼，酒意刹时消散。

[中国]乌兰巴干《草原烽火》P.298，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随着马嘶，一匹雪青马上驮着一个背着双筒猪枪的老猎人，出现在铃铛河的河岸上。这个老猎人，大约有五十多岁的光景，古铜脸，卧蚕眉，高颧骨，大眼睛。当那匹雪青马和一条细腰尖嘴的猎狗，贪馋地喝着清澈见底的河水时，老猎人在马背上手搭凉棚，挺直了身腰飞向草甸子四处了望呢！他似乎在寻找着什么猎物，但他目光所到之处，都是波浪起伏的草海，既看不到一点麋鹿，也望不到一只狍子。他失望地摇了摇头，索性把猎枪从背后拿了下来，双腿一夹马肚子，朝一群在半空中惊叫着的大雁，追了过去。

……

"呼—"地一声枪响，老猎人打了空枪。他非常懊恼，抖缰向草原深处追了过去。半人多高的灌木丛和野蒿杂草，一会儿就淹没了他的身影，只有风把草海吹成浪谷时的刹那间，才能看见雪青马迎风抖擞着的银色鬃毛，和老猎人那张古铜色的方脸。

[中国]丛维熙《北国草》P.2～3，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这牧人叫哈日巴拉，他长得确实和他的名字一样，象只黑虎。他那紫膛色的脸盘上，长着高高的颧骨，浓浓的眉毛，有神的大眼；宽厚的肩膀，粗壮的胳膊，象是钢铸铁打的一般。他骑在马上象是半截塔，一看就知道是个草原上的刚强铁汉。他穿着一件古铜色的蒙古袍，腰间系着一条杏黄色的腰带，前襟掖在带上。虽说蒙古袍够肥大的了，可是在他身上还显得有些瘦小。脚上那双翘鼻子香牛皮靴，不知穿了多少年了，又黑又亮，结了厚厚的油泥。他右手提着一根特制的桑木马棒，马棒的顶端镶着一道铁箍。说是马棒，哈日巴拉可从没有用它打过一次马，却用它打过狼。这条沉重的桑木马棒，在哈日巴拉手里显得那样轻巧，象是富有弹力的柳条，随着大黑马的颠簸，围着他的右脚不住地摇摆。

[中国]照日格巴图《铁骑》P.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赌钱的人都在抽烟，一屋子的乌烟瘴气。陈朱妹正在推庄，哗啦啦奋力的洗着一副骨牌。她是一个胖大的龟婆，身上只套着一件麻背心，一双肥大的奶子，甩浪浪的便吊到了桌面上，两筒膀子粗黑，肉肉节节，象一对蹄髈一般，头上乌油油的梳了一只麻花髻，上面扣着一副黄澄澄厚厚重重的金发卡，左边鬓上却插着一串玉兰花，花色都泛黄了。乌鸦坐在天门上，一只腿蜷了起来，踏在长凳上，上身赤精大条，露出一叠叠虬盘起伏的肌肉块子来，赤黑的背胛上，汗珠子颗颗黄豆一般大。乌鸦赌得一脸飞红，额上的青筋都叠暴了起来，一双火眼，凶光外露，他一只手伸下去，不停的在抠着脚丫子。乌鸦是个六呎开外的猛汉，身量慓悍魁梧，是晚香玉的保镖头目。老鼠说，他哥哥乌鸦从前

在三重镇打铁出身的，他喝醉了酒，钳起一块红红的铁，擂到老鼠脸上便要烙他的嘴。牌桌上，男男女女，都赌得冒火了似的，男人全脱了上衣，女人扎的扎头发，翻的翻领子，桌面上花花绿绿堆满了钞票。挨在乌鸦身边，穿着一件粉红底滚豆绿边连衣裙的是乌鸦的姘妇桃花。桃花头上扎了一条洒花手帕，扎得脑后一撮发尾子高高翘起，象鸭屁股一般。陈朱妹洗好牌，大家纷纷下注，乌鸦压天门，厚厚的两叠钞票便摔了下去。陈朱妹板着一张扁平脸，一双关刀眉，高高扬起，乌黑的厚嘴唇瘪成了一把弯弓，一脸杀气腾腾。她掷了骰子，把各家的牌推了出去，等到大家一翻开，她才倏地大嘴一张，一口金牙闪闪发光，手上两张骨牌叭的一下，猛拍到桌上，破口大喊：

“至尊宝，三丁配老猴，通吃！”

几乎异口同声，桌上的男男女女，都骂了一声干！正当大家恨的恨，悔的悔，摔牌的摔牌，吐口水的吐口水，陈朱妹却咕咕咕笑得象刚下蛋的老母鸡，扑到桌上，展开两筒蹄子般的粗黑手臂，把桌面的钞票两扫便扫到她面前去了。

[中国]白先勇《孽子》P.1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蒋介石身着军服，头上的帽子压得低了些，但由于他长瓜脸尖下颏，所以还是看出脑门发亮，鬓角发秃，已经是天狗吃月亮了。他的眉毛很淡，两腮象磨过多年的灰砚自然地塌下个坑去。他脸皮发黄，嘴唇无血色，但那高高的鼻梁衬着的两只眼睛还是很明亮的。他一笑满嘴牙齿都闪着光。他的眼珠不那么黑，也不过分地发黄，虽然不是深邃不见底，但眼球上那一层层网也不是一时就能看透的。他那初见时的笑，还确有几分女人才有的媚气。他走路脚步很

轻，但转身比猴子动作还快。他爱突然向对方发问，更多的是突然截住你的话，猛插一杆子，结果，迫使对方接受他的主张。

……他身上穿的黄色军装，是两个大吊兜的中山式军装。他腰束双扣眼武装带，头戴大檐军帽，帽子中间是青天白日徽，脚蹬黑尖头皮鞋。

[中国]杨大群《关东城插火》P.517～518，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鬼子的汽车已经停住了，都从车上跳下来。鬼子兵全是穿的黄呢子军装、牛皮鞋，矮个子，小眼睛，翘嘴巴，帽子后边还有四块布，象猪耳朵似的忽扇着。鬼子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朝镇子里搜索前进……

那日本军官名叫中村，是一个大队长，三十多岁年纪，戴着一付近视眼镜，留着个仁丹胡子，脑袋很小，肚子很大，头上带顶小呢帽，脚上穿双大皮鞋，整个看来上边小，下边大。他坐在椅子上，两腿一叉，就象是个恶菩萨。

[中国]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P.9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火车站里传出阵阵日本《爱马进行曲》的吹奏乐声，一大群人从车站楼里走出来。为首的是一个五短身材，长了一副铁青脸，圆眼睛，趴鼻梁，留着黑胡子的人。他头上戴着镶红色帽顶的黑缎子帽头，上身穿着团花青缎子马褂，下边露出蓝缎子长袍的底襟，青缎裤，扎腿带，脚下是一双皮圆口的礼服呢布鞋。这身打扮，活象中国的阔商老板。这个人就是来到黑龙江省执掌生杀大权的日本法西斯头子玉旨雄一。他穿的这身长袍马褂，是伪满洲国规定的国

服。

[中国]陈玙《夜幕下的哈尔滨》P.20,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他店里的女孩儿们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象站在熨衣板旁边或弯腰在洗衣盆里洗那些精致的衣物时那么漂亮，她们雪白的手膀和颈子裸露在外面，两颊鲜艳得象最鲜艳的野玫瑰，她们金色的头发因水气或炎热而湿润，在她们耳边卷成一小绺一小绺湿漉漉的螺丝卷儿。她们不大会说英语，不象东妮或莉娜那样野心勃勃；但她们是和蔼、单纯的姑娘，她们总是快快活活的。谁要是同她们跳舞，就会闻到她们洗得干干净净、熨得笔挺的衣服的香味，那些衣服曾经和从詹森花园里摘来的迷迭香叶子收藏在一起。

[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P.30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我要了啤酒。她迈着懒散的步子走过去拿来了啤酒，那双眼睛懒散地垂着眼皮，象即将熄灭的蜡烛一样闪着微光，而这步履看上去比她那浅薄的眼光还要冷漠无情。她完全是机械地按照这类行当的习惯在我的酒杯旁边又为自己放了一个酒杯。和我碰杯时，她的目光无精打采地从我身边滑过，我这才把她仔细端详了一番。她的脸确实倒还漂亮，五官端正，但好象由于内心的疲惫不堪，变得象一副假面具那样呆板而令人生厌；整个面部憔悴松弛，眼睑微肿，头发散乱；脖肿的两颊满是廉价胭脂的斑点，已经向嘴角下垂，形成了很宽的皱痕。衣服也是漫不经心地披在身上的，由于吸烟和饮酒，嗓音都变得干涩、沙哑了。一切都说明，

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极端疲倦，只是由于习惯才毫无知觉地继续活着的人。

[奥地利]斯蒂芳·茨威格《月光巷》，选自《茨威格小说集》P.360，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在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冬卡的妊娠日益有进展，已经明显地外露出来了。

情况已经到了冬卡感到吃力的阶段，她非常需要有人助一臂之力，身子显得很沉重，特别烫，腹部在下坠，两条腿向外撇着，极不灵便，简直难看极了。那个奇妙过程的所有变化全都出现了，使得少女的体形立即变形，变成圆鼓隆冬的豆荚形，所有的尺寸都变了，髋骨变宽了，并且向下坠着，使膝盖失去了原有的形状。脖子变得更粗了，胸脯丰满得象牛马的大乳房。腹部的皮肤布满了纤细的、红蓝色的血管，以致人们看到都感到吃惊，血液循环同外界离得多么近，仿佛已濒于死亡。这新的体形所形成的外表是再难看不过了，各个部分拼凑在一起，显得既勉强，又不得已。这种遭到毁坏的人体的比例也反映在眼睛的表情中；冬卡的双眼显得有点痴呆，目光长时间地凝视在一些物体上，很难移开。

[奥地利]罗伯特·穆希尔《冬卡姑娘》选自《爱情的结局》P.187，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安娜女王①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她是愉快的，亲切的，富有威严的，不过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如

① 安娜女王，为詹姆士二世之女，于一七〇二年继威廉三世之后为英国国王，在位十二年，于一七一四年逝世。

此。她所有特点没有一项称得上是德行，所有缺点没有一项称得上是恶行。她的健壮是臃肿的，她开的玩笑是笨拙的，她的善良是愚蠢的。她又固执又软弱。作为妻子，她是不贞的，也是贞节的，她有许多宠臣，她把她的心献给他们；她有一个丈夫，她为他保留着她的卧床。她虽是基督徒，却信奉异教，而且还极端迷信。她有一个美点，那就是她的像尼俄柏那样的肥壮的脖子。她的身体的其余部分却十分不行。她的卖弄风情是笨拙的，也是老老实实的。她的皮肤又白又纤细，她把很大部分显露出来。当时流行的在脖子上紧紧挂着一串大粒珍珠项圈的风尚，是从她开始的。她的前额狭窄，嘴唇富有肉感，两颊多肉，眼睛很大，近视眼。她的近视发展到精神上也是如此。除了不时发出像她的愤怒一样沉重的快乐的笑声以外，她是生活在沉默的嘀咕和嘀咕着的沉默中。有时她无意中说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话。她是善良妇女和坏女人两者的结合。她喜欢意外事件，这一点是十足的女性。安娜是普天下女人的未经仔细雕刻的模型。运气使皇座落到这个模型的手中。她喝酒。她的丈夫是一个纯种的丹麦人。

她自己是保守党，却叫自由党人为她统治国家。她像个女人那样掌政，像个疯狂的女人那样。她往往激怒得发狂。她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从来没有人像她那样笨拙地管理国家大事。她总是把事情弄糟。她的整个政策是漏洞百出的。她的拿手好戏是使微小的原因造成巨大的灾祸。有时她忽然有意要弄一下权威的时候，她管这叫做："用拨火棍撩拨一下。"

她往往带着深思的神情说出这样一类话来："任何一个上议院贵族都没有资格戴着帽子站在国王面前，只有爱尔兰

贵族，金沙勒男爵古尔西不在此例。”她又说：“我的丈夫不当海军大臣是不公平的，因为我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于是她就封丹麦的乔治做英国的海军大臣，而且也是“女王陛下所有的殖民地”的海军大臣。她一刻不停地发脾气；她的思想不是表达出来的，而是要人费心思去猜测出来的。在这笨女人身上有十分神秘的地方。

她丝毫不憎恨开玩笑，也不憎恨戏谑和恶作剧。假使她能够使阿波罗变成驼背，她一定会非常高兴。可是她仍然会让阿波罗继续做神。她是善良的，她的理想是不使任何人失望，却惹得人人讨厌。她往往说出粗暴的话，稍为再进一步，她就会像伊丽莎伯一样咒骂起来。她不时伸手到她裙子上的那个男人式口袋里摸索，她摸出一只小圆银盒，上面有她的侧面像，夹在Q.A.两个字母之间；她打开盒子，用指尖取出一点香膏，涂红她的嘴唇。这样打扮了嘴唇以后，她就笑了。她十分爱吃新西兰的蜂蜜姜饼。她认为她的肥胖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

虽然她是一个十足的清教徒，她却很愿意献身给戏剧。她有一个很糟的音乐学院，是模仿法国的音乐学院建立的。一七〇〇年，一个名叫福特洛克的法国人想在巴黎建筑一座“皇家马戏院”，需费四十万磅，遭到德让松的反对；这个福特洛克跑到英国，向安娜女王提出同样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刻迷惑了安娜女王，她想在伦敦建筑一座有机关布景的剧院，有四层布景，比法国国王的那座更漂亮。她也像路易十四一样，喜欢坐在马车上快马奔驰。有时她的几匹驾车的马连同替换的马，在不到五刻钟的时间内，就跑完了从温莎到伦敦一段路程。

[法国]雨果《笑面人》上P.246～2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我进去的时候，图书室看上去十分宁静，那女巫——如果她是女巫的话——很舒适地坐在壁炉边的一张安乐椅上。她披一件红斗篷，戴一顶黑帽子，或者不如说宽边吉普赛帽，系住帽子的那块条子手帕在颏下打个结。一支熄灭的蜡烛放在桌上；她正弯着身子凑近火，似乎在就着火光看一本小黑书，象是一本祈祷书；跟大多数老妇人那样，一边看一边低声把字念出来。我进去的时候，她没有马上停下，她好象想把它看完一段。

这个吉普赛人的外貌的确没什么叫人不安的东西。她合上书，慢慢往上看；她的帽边遮住她一部分脸，但是，她头抬起来的时候，我可以看出那是一张奇怪的脸。整个脸看上去是一片褐色和黑色，一条白色带子从下巴底下经过，半蒙住她的面颊，或者不如说半蒙住她的上下颌；蓬乱的鬈发从带子下露出来。她的眼睛一下子就用大胆、直率的凝视盯着我。

……

这个干瘪老太婆从她的帽子和绷带下发出一阵大笑，接着拿出一个短短的黑色烟斗，点着了，开始吸烟。沉迷地抽了一会儿这个镇静剂以后，挺起俯下的身子，从嘴里拿出烟斗，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炉火，一边不慌不忙地说。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255～2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艾格博听到里面传出疯女人痛苦的呻吟声和粗重的喘气声……看来，疯女人绝不是一个弱者，她身体里有四十个魔鬼在作怪，内心的邪恶表现在外表的错乱上。在萨戈他们离开教堂之前，她甚至突然全身蜷曲，像个胎儿似

的，紧绷绷地向上蹦跳，又瘫软地落到地上。不可名状的痛苦使她全身犹如被弹簧拉紧似地直不起腰来。她简直像一条蛆蛆，一只昆虫，一只蜗牛，一只蝎子。她满嘴冒着白沫，嘴角流着涎水。而且，她还像蛇一样满地乱爬，见人就咬……真是制造混乱的幽灵。是雷电之神。她像一条半死的蛇在作垂死的挣扎……那个年轻的少女艾拉被主神设法美化了的艾拉，整个身体弄得筋疲力尽，但是她的眼里却射出得意狂喜的光芒。她那巧妙的低声细语，神秘的姿态，赢得了人们的同情。

〔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痴心与浊水》P.261、26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舞厅门前，有几级大理石的台阶，门上垂挂着一块绿色天鹅绒帷幔。站在那儿管门的易卜拉欣·穆弗塔里是个彪形大汉，低低的前额，长发披散在后脖子上，身穿法兰绒长裤和英国格子呢上装，蓝衬衣领子，翻在上装领子外面。右手握着一根粗而短的棍子，不时虚张声势地呵叱那些小贩和孩子，显显他的威风，呵叱时尽力牵动着那满是伤痕和皱纹的脸，以进一步显示他的强横。

站在最上一级台阶的另一个家伙是阿里·阿布·锡塔，不过他的外表与上面的那个恶棍截然不同：他又瘦又瘪，穿着一件阿拉伯长袍，头戴网状小帽，脚穿白色球鞋，他把鞋后帮踏扁当拖鞋穿，鞋头有一个窟窿，他的第六个脚趾正好钻在外面，他因为有六个脚趾，才得了阿布·锡塔这个浑号。他双手捧着一堆红色的广告，上面印着舞厅牌名、表演节目和几幅歌手、滑稽演员和伴舞女演员的像片，其中有埃及的一流舞女，滑稽演员，叙利亚滑稽演员，伊拉克女歌手

和双人舞演员。

阿布·锡塔闭着眼睛，张大嘴巴，直着嗓子大声嚷嚷，他挥着手势宣布节目。他头顶墙上，有一幅彩色图文的广告。门顶上是用霓虹灯组成、以女主人名字命名的舞厅招牌，虹光时隐时现。

尽管门禁森严，侯赛因却带领两个伙伴有恃无恐地免票直进，那个把门的凶煞，非但不敢阻拦，而且顿时眉开眼笑，化咧牙咆哮为恭顺的欢迎。他一面掀起门帘推开门，一面说道："欢迎，欢迎，侯赛因贝克，大驾光临，为敝厅增辉，无限荣幸！"

〔埃及〕优素福·西巴伊《回来吧，我的心》P.280、28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那是在一天傍晚，一辆漆成黑色的马车突然停在他家住宅前面。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车辆，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高头大马——通身火红，惟有鬃毛和四蹄是白色的。马车上走下来一位仿佛童话世界的人物——身上穿着带金边的、式样特别的上衣，头上戴一顶刺绣的三角帽，白色的袜子紧紧地绷在腿肚子上。头发也象他穿的袜子那样白，但面颊红润，双目如同少女的眼睛那样湛蓝。他矜持地缓步走上四级台阶，没有摘下白手套便按响了门铃。每逢这种时刻，总是病人队伍中排在最末尾的人去把门打开，但这一次却是男孩子疾步走上前去，诧异地注视着这位不寻常的客人。看来，孩子的举动给了这戴刺绣帽子的人以良好的印象。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是的，我在他身旁看见了一个年轻的小美人儿，一身的古式打扮，白绸裙在髋部以下向外隆起，使腰肢越发显得纤细迷人，扑了粉的头发梳成一个高结，使圆圆的脸儿更加爽朗俏丽，一双眸子满含秋波，小小的鼻子也不乏魅力，两边脸颊浓施脂粉，还点上了一颗美人痣。她手握一个白纸卷儿，嘴唇不停地翕动，上身卖弄风情摇来摆去，我终于明白，她是在唱歌呐。

[德]海涅《帕格尼尼》，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2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磨坊主人阿历克塞·比留科夫是一个身材矮挫而结实的中年男子，他的脸相和身材很像孩子们读完玖尔司·维尔恩①以后常梦见的那种又粗又硬、脚步笨重的水手。这时候他坐在他那小屋的门槛上，懒洋洋地吧唧他的烟斗，烟斗已经灭了。这一回他穿着用军服的粗布做成的灰色裤子，脚上登着笨重的大靴子，可是没穿上衣，也没戴帽子，虽然外面已经是真正的秋天，天气又潮又凉了。潮湿的雾气自由自在地钻进他那没系扣子的坎肩，可是磨坊主人的粗大身材却像鸡眼那么硬，分明没有感到寒冷。他那又肥又红的脸照例冷冷淡淡，松弛地挂下来，仿佛半睡半醒似的；他那埋在一堆肥肉里的小眼睛从眉毛下面往四下里看，时而瞧着水坝，时而瞧着两间带宽檐的堆房，时而瞧着难看的老柳树。

[俄国]契诃夫《磨坊外》，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①儒勒·凡尔纳（1828～1905），法国小说家，写过许多冒险小说。

那是一个放高利贷的人。那张没有血色的、灰白色的脸，您的脑海里能够对它有一个清楚的印象吗？我倒想请法兰西学院允许我把它叫做“月白色”的脸：它同褪了色的镀金器皿相似。我所讲的那个放高利贷的人，他的头发是平板的、深灰色的、梳得很滑亮。脸上的轮廓同达勒朗①的脸一样，毫无表情，看起来象是用青铜铸成似的。两只小眼睛黄得象黄鼠狼的眼睛，差不多没有睫毛，怕见阳光；可是一顶旧鸭舌帽的遮阳替他把阳光挡住了。他的尖鼻子的末端有很多痘斑，您会把它比作一个小螺丝钻。他的嘴唇很薄，象一个炼金术士或伦勃朗或梅殊②所画的矮小老人一样。这人讲话时声音很低，语调柔和，从来不发脾气。他的年纪很难确定：不知他是未老先衰呢，还是保养得法，让青春永远替他效劳。屋子里从写字台上的绿绒直到床前的地毡，一切都是洁净、破旧的，很象老处女冷冰冰的闺房，她们一天到晚都在揩拭她们的家具。冬天，炉子里的柴火老是埋在一堆灰烬下面，只冒烟，没有火焰。从早晨下床的时候起，直到晚上咳嗽发作时为止，他的行动都和时钟一样有条不紊。他有几分象一个‘机器人’，睡眠给它上弦。一个甲虫在纸上爬行，你拨它一下，它便停下来装死；同样，这个人在讲话当中听到有车辆经过，就住口不做声，免得提高嗓门。他模仿封德奈尔③，节省有伤元气的动作，把人类感情都集中到自我上面。所以他的生命的消逝，和古代计时的沙漏里的黄沙一样不声不响。吃了他的亏的人有时乱嚷乱叫，大吵

①达勒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

②伦勃朗（1606—1669），荷兰大画家。梅殊（1630—1667），荷兰画家。

③封德奈尔（1657—1757），法国作家。

大闹；跟着便寂然无声，好象在一间刚宰了一只鸭子的厨房里一样。到了晚上，这个‘钞票人’便变为凡夫俗子，他的金银财宝就化作一颗人心。他一天的工作如果使他感到满意的话，他就搓着两手，脸上凹凸不平的皱纹泛起一阵欢乐的青烟，因为他的肌肉的沉默的颤动，带出一种可以同‘皮袜子’①的皮笑肉不笑的笑容相比的感觉，是无法用别的话来加以形容的。再说，即使在他感到万分高兴的时候，他的谈话还是使用单音节的字，举止行动也始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就是我住在格莱街的时候偶然碰上的邻居，当时我还不过是一名二等帮办，一个快要修完三年级的法律系学生。这所房屋没有院子，又潮湿又阴暗。各个寓所只有从街上透进来的光线。房舍的布局象一座修道院，全部隔成大小相等的屋子，一条过道就是它们唯一的出口，只有气窗给过道透进一些亮光，可见这所房子往日是属于一座修道院的。看见这所房子凄凉的外貌，一个富贵人家的子弟还没有踏进我的邻居的屋子以前，他的快乐心情就烟消云散了。我的邻居和他的房子彼此都很相象，正如牡蛎象它附着的岩石一样。

“就社会关系来说，唯一同他来往的人就是我；他来向我借火，借书，借报纸，晚上他允许我走进他的小屋，碰上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们便聊聊天。这些信任的表示是我同他作了四年邻居和我的循规蹈矩的行为的结果……”

［法国］巴尔扎克《高利贷者》P.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史纳宾大律师是一位瘦长面孔、面带病容的男子，大约四十五岁，或者如一般小说所说的，也许是五十

① “皮袜子”，美国小说家库柏（1789—1851）小说中的主角。

岁。他那双没有神采的肿眼睛，是常常可以在那种从事乏味而辛苦的研究多年的人们头上看到的；而且无需乎那套在颈子上的用黑色阔丝带吊着的眼镜，就足以告诉一个陌生人他是非常地近视了。他的头发稀疏而柔软，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花费很多的时间去修饰，一部分是因为二十五年来常带着那挂在他身旁一只架子上的出庭用的假发。上衣领子上的发粉的痕迹，和颈子上的洗得不清洁、结得不成样的白领巾，显出他离开法庭之后还没有得到空闲时间来换一下服装：而他的衣服的其他部分的不整洁的样子，也可以叫人看出，纵使他有时间，也不能使他的仪表改善多少。有关业务的书籍，一堆堆的文件，拆开过的信，散乱在桌上，毫无秩序，也毫无加以整理之意；房里的家具旧得很，东倒西歪的；书橱的门的铰链已经朽坏；走一步就从地毯里飞出一阵阵的尘土；遮窗板由于年岁和污垢而变成黄色；房里的每件东西都明白无疑地表示，史纳宾大律师太专心业务，所以对于个人的享受不太注意了。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下P.512～513，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希特勒的个子并不比亨利高。他是个矮小的人，头发象囚犯一样剪得很短，一边哈腰鞠躬一边跟人握手。他的脑袋老是歪向一边，前面的头发耷拉在前额上。这是亨利头一眼看见站在那个魁伟的、挂满勋章的保加利亚首相身旁的希特勒时一瞬间的印象。但是，过一会儿，他的印象改变了。希特勒能露出讨人喜欢的微笑。他那向下弯曲的嘴僵硬而紧张，他的眼睛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在他微笑的时候，这种妄自尊大的神气消失了；他整个脸儿焕发起来，显

得很富于幽默感，还流露出一种奇特的、几乎带着孩子气的腼腆。有时他握住了客人的手谈话，遇到什么事使他特别高兴，他就会哈哈笑起来，同时用他的右膝作一个奇怪而突然的动作：他提起膝盖，朝内微微抖动一下。

……

帕格一直在注意希特勒。元首穿了条黑裤，一件双排钮扣的棕色外衣，一只胳膊上有一个鹰徽，左胸上有一个小小的铁十字勋章。如果以美国的时装式样衡量，这套衣服似乎嫌大。这就使这个德国领袖看上去好象穿了套从旧货店里买来的不合身的衣服似的。希特勒不时显出不安、疲乏、腻烦的样子，要不然又一下子变得讨人喜欢，富于魅力。他很少有安静的时候。他不时挪动两只脚，把头扭来扭去，或是两只手紧握在胸前，或是把一只手放在另一只手上面，或是用两只手做手势，心不在焉地跟大多数人谈话，一本正经地跟少数人谈话，经常抖动膝盖。有一次帕格看见他从一只盘子里拿了些裹糖衣的小饼干吃：他一边跟一个挂满勋章的客人谈话，一边贪婪地拿饼干往嘴里塞。过不多久他离开了，参加接见的人也开始逐渐散去。

〔美国〕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P.69～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那里竖立着一座古老的、圣尼古拉的石像。这尊石像是在很古很古的时候放在一个大的石头十字架上，沿着朱舍河漂运来的。这个圣像有一副“威严的非常可怕的”神态，利吉亚的圣主被画得有“一个人高”，浑身披着金碧辉煌的衣裳，可是面颜阴暗，一手托着一座教堂，另一手举着一把利剑——“军事制胜的武器”。就在这“制胜武器”之

中包含着事物的本义：圣尼古拉向来就是商务和军务的保护者，特别是“姆岑斯克的尼古拉”，土拉人就是去向他朝拜的。

[俄国]列斯科夫《左撇子》，选自《麦克白夫人》P.253，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这的确是一尊维纳斯像，美丽得不可思议。她的上半身裸露，古代人塑造的伟大天神总是这个样子的；右手举到胸前，掌心向里，拇指和头两个指头伸直，最末的两个手指微曲。另一只手接近腰部，挽住遮盖着下身的衣衫。这尊雕像的姿势使人想起猜拳者①的姿势，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管这种猜拳者叫热马尼居斯②。也许这尊雕像是在表现女神正在玩猜拳游戏吧。

不管怎样，比这尊维纳斯的躯体更完美的是找不到的；她的轮廓柔和，诱人，无与伦比；她的衣衫时髦，高贵，无可比拟。我原来以为是东罗马帝国③时代的作品，其实是我看到了雕像最盛时期的一件杰作。最使我惊异的，是形体非常细致真实，简直使人以为是按照真人模拟的，如果大自然真有这么完善的模特儿的话。

她的头发向额上梳拢，当初似乎曾镀过黄金。她的头，小巧玲珑同几乎所有的希腊雕像一样，微微向前倾。至于她面貌那种奇特的表情是我所无法描写的，它的类型也同我能想起的任何古代雕像的脸型不同。它的美不是静止和严肃的美，象希腊雕刻家们有意要使所有的线条都带上一种庄重的

①猜拳游戏是过去的一种游戏，两个人同时出示手掌，几只手指伸着，几只手指闭拢，对方喊的数字如果同伸出的手指数目相符，就算胜利。这种游戏起源于意大利。

②热马尼居斯（纪元前15—纪元19年），罗马将军。

③东罗马帝国，二三五年至四七六年时期的罗马帝国。

静止一样。这个雕像恰恰相反，我惊异地发觉雕刻家显然有意地在雕像的脸上刻画出一种凶恶的狡黠。所有线条都稍稍蹙皱，眼睛略斜，嘴角微翘，鼻翼稍稍鼓起。这个美丽得使人难以置信的脸庞，却流露出轻蔑、嘲讽和残暴。说真的，我们越是注视这尊令人赞叹的雕像，便越为这么超凡入圣的美貌，居然会没有感觉而感到不舒服。

“如果这个雕像真的有过模特儿的话，”我对德·佩雷奥拉德先生说，“我怀疑上天曾经制造过这样一位女人，我多么可怜那些爱上她的人！她一定乐于使他们一个个绝望而死。她的表情里有些凶相，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雕像。”

德·佩雷奥拉德先生对我的热情感到满意，他大声背诵了一句诗：

“这是维纳斯整个扑在她的捕获物身上！”①

这种阴险的嘲弄表情，也许由于那双嵌着白银的非常明亮的眼睛，同年深月久整个雕像所布满的暗绿色铜锈构成相反的对比，显得更加触目。这双闪闪发亮的眼睛使人产生一种幻觉，以为她是活人，是有生命的东西。我记起了向导对我说过的话，说她能使注视她的人垂下眼皮。的确有点那样，我面对这尊青铜雕像而感到不自在时，不禁对自己十分生气。

[法国]梅里美《伊勒的维纳斯像》，选自《梅里美小说选》P.268～2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褚博夫躺在床上，一面听着谈话人的声音，一面研究着梅尔库洛夫那张贴在墙上的、被烟草熏黄的画片：一个半裸体的妇人，一张淫荡的脸，令人难堪地和轻佻

地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光光的胸膛。她用左手的两个手指头揪住棕色的奶头，小拇指头小心翼翼地高高翘起，低垂着的眼皮下面有一团暗影，瞳人发着温暖的光亮。她的稍微有点儿耸起的肩膀托着滑下来的衬衣，锁子骨的凹凹里有一片柔软的光影。在女人的姿态上，表现着自然的优美和十分生动的样子，那种模糊的色调真是说不出的美丽，因此褚博夫不由自主地微笑着，欣赏起这一幅绝妙的图画来，送到耳边的谈话已经不能侵入他的听觉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50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二 表 情

## 爱 恋

他俩勾肩搭背，紧贴在一起，大腿都互相蹭着了。露茜时时仰望着他的眼睛，和他靠得更紧，甜蜜蜜地微笑着，呼吸着午后炽热的空气。她的嘴渴望接吻，心里充满了享乐的欲望。

今天她美得十分迷人。一件绛红色缎子连衣裙很薄，上面的褶纹软得动人心弦，窸窣作响，将她的腰身包得很紧，因而那优美的双臂，隆起的乳房和无与伦比的大腿显露得十分清楚。

衣裙的美第奇式的大领子镶着花边，她的脸呈火热的橄榄色，显现出美丽、健康和青春的光辉；在黑色的长睫毛下，一双紫罗兰色的秀眼和两道弯眉也显出了光彩和力量。卡罗尔感到她那火热的目光在他脸上依然留下了余辉，这一切使他心中产生激情，动摇了他与她决裂的决心。他觉得如果失去她那渴望接吻的艳丽的嘴唇，是很可惜的；他以为感觉不到她那烧着他的脸的目光、她的火一般急促的呼吸，失去她那充满激情的窃窃私语和拥抱，那还没有享受够的欢乐，是很可惜的。

他正是在自己满怀激情的当儿，在与利基耶尔托娃的邂逅相逢给他心中留下的苦楚犹存的情况下，开始甜蜜地吻她。

作为报答，她也长时间地、使劲地、激动地吻着他；由于这个，她变得死一样的苍白，变得昏昏沉沉，最后投入了他的怀抱。

〔波兰〕莱蒙特《福地》P.539，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我爱任尼雅。我一定早已爱上她了，因为每逢我来，她就迎接我，每逢我走，她总送我出来；因为她总是温柔而热情地瞧着我。她那白脸、细脖子、细胳臂，她那娇弱、悠闲，她那读书的样子，多么美丽动人啊。智慧吗？我不敢说她的智慧超过常人；只是我喜欢她眼界开阔，这也许是因为她的见解跟严厉而俊俏的、不喜欢我的莉达的见解不同吧。任尼雅喜欢我，因为我是艺术家，我用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呢，满心想要单为她一个人画画儿，我把她想像成我的小皇后，跟我一块儿占有那些树木、田野、雾霭、晨霞，占有这优美迷人的大自然——这以前在这大自然中，我本来觉得孤独得要命，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

“再陪我一会儿，”我央告她，“我求求您了。”

我脱下身上的大衣，披在她那冰凉的肩膀上；她深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滑稽、难看，就笑起来，丢掉大衣；这当儿我伸出胳膊去搂住她，连连吻她的脸、肩膀、胳膊。

〔俄国〕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526～52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我看见了她的眼睛：眼睛里滚动着泪水，她的手臂靠着我的手臂，颤抖着，她的双颊绯红……她在可怜我！同情心，这种极容易支配一切女人的感情，已经把它的利爪伸到她那缺乏经验的心里。在散步的时候，她始终心不在焉，也没向谁卖弄风情……这可是个了不起的标志！

……

“您恋爱过没有？”我终于问她说。

她凝神对我望望，摇摇头……又沉思起来。显然，她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她的胸脯起伏不止……怎

么办！薄纱袖子是一种无济于事的防御：一道电流从我的手里传到她的手里。一切情欲差不多都是这样开始的，但我们往往硬要欺骗自己，以为一个女人是由于我们体格上或精神上的长处而爱我们的。当然，体格上或精神上的长处促使她的心易于接受神圣的火焰，但最初的接触毕竟是决定事情的关键。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179～180，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娜塔莉亚亲自把孩子喂到一周岁。九月里给他们断了奶，但是直到深秋，她还没有恢复健康；牙齿在瘦削的脸上闪着乳白色的光亮，两只因为瘦削而显得非常大的眼睛里也闪耀着温暖的蒙胧的光亮。她把全副心神都放在孩子身上了，自己的生活渐渐马虎了，做完家务事以后的全部剩余时间，都消耗在孩子们身上：洗澡，洗尿布，打毛衣，缝补，而经常是斜倚在床上，搭拉着一条腿，从摇篮里把两个孩子抱起来，摇摆着肩膀，把两只胀得鼓鼓的、像香瓜一样的浅黄色大奶头，从肥大的衬衣中间解放出来，一下子就喂起两个孩子来。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5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娜达丽亚并不象女孩子似的和罗亭胡扯：她如饥似渴地倾听着他的言语，极力探索它们的意义，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怀疑，都交给他来判断；他成了她的导师，她的领袖。直到这时为止，还只是她的头脑沸腾起来了……但是年青人是不会长久地只有头脑沸腾的啊！在花园的凳子上，在桦木的透明轻影里，当罗亭给她朗诵着哥德的“浮士

德”，或霍甫曼，或贝蒂娜书简，或诺伐里斯，并且屡屡停下来，为她解释那些对她似乎费解之处的时候，她体验过的该是多么甜美的时刻，象几乎所有的俄国贵族小姐们一样，她德语说得不行，但却很善于理解，而罗亭则是沉醉于德国诗歌、德国浪漫主义作品和德国哲学的天地中的，他把娜达丽亚带进这个禁苑里来了。神奇的、美丽的世界，在她的无限期待的眼睛之前展示开来；从罗亭手中的书的篇页里，奇妙的憧憬，新的、光辉灿烂的思想，如淙淙的流泉一般地流入了她的灵魂，而在她伸受伟大感情的崇高喜悦所鼓舞的心灵里，圣洁的热情的火花就静静地燃成烈焰了……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P.64～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她感觉得这样罪孽深重，这样咎无可辞，除了俯首求饶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而现在她在生活中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人，所以她恳求饶恕也只好向他恳求。望着他，她肉体上感到了她的屈辱，她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他呢，却感觉得如同一个谋杀者看见被他剥夺了生命的躯体的时候所感觉的一样。那被剥夺了生命的躯体就是他们的恋爱，他们的恋爱的初期。想起用羞耻这种可怕的代价买来的东西，就有些可怖和可憎的地方。她在自己精神的裸体面前所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传染给他了。但是不管谋杀者对于遭他毒手的尸体感到如何恐怖，他还是不能不把那尸体砍成碎块，藏匿起来，还是不能不受用由他的谋杀得来之物。

于是好像谋杀者狂暴地、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它，把它砍断一样，他在她的脸上和肩膊上印满了亲吻。她握住他的手，没有动一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羞耻买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属于我的

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她举起伸只手，吻着它。他跪下去，竭力想看她的脸；但是她把它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好像拼命在控制自己，她站起来，推开他。她的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显得更加逗人怜笑了。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219～22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的“热恋”便是从那一天开始的。记得，我当时觉得自己如同刚开始供职的人一样：我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男孩子，我已经恋爱了。我刚才说我的“热恋”从那一天开始，现在不妨再补充一句：我的烦恼也是从那一天开始的。一离开季娜伊达，我便闷闷不乐：什么都无心去想，什么都懒得去做，兀自整日梦魂萦绕地思念她……闷闷不乐……可是她在面前时，我也并不快乐。我心中忌妒，我自惭形秽，我痴呆呆地噘着嘴，痴呆呆地讨好她；总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为她倾倒，每当跨过她房间的门槛时，我都禁不住幸福得战栗起来。季娜伊达立即明白我爱上她了，而我本来也没有打算隐瞒；她玩弄我的感情，拿我开心，娇纵我，折磨我。如果能够给人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痛苦，能够绝对地、任意地支配他的感情，而成为其苦乐的唯一源泉，那自然是一件惬意的事，但我却是季娜伊达手掌中的一支软蜡。不过话又说回来，爱上她的不止我一个人，所有常到她家去的男人都为她神魂颠倒，她使所有的人都拜倒在她的脚下。她觉得开心的是能够忽而燃起他们的希望，忽而勾起他们的忧虑，能够随心所欲地摆布他们（她把这叫作“让人们互相碰撞”）；而他们呢，根本不想违抗，只是一味心甘情愿地服从她。她那充满活力而又美丽动人的身躯，

仿佛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将狡狯与豁达、做作与单纯、娴静与浮躁融为一体的魅力。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显得优雅洒脱，她的一切都蕴涵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迷人的力量。她的面孔也变幻无常，令人迷惘，它可以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既显露出讥讽，又显露出沉思，还显露出激情。各种不同的情感频频掠过她的明眸和朱唇，宛如风和日丽时横空飘浮的云影那样轻快。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385～386，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爱 慕

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亦发酥倒，因伤了眼问道："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凤姐道："不知什么原故。"贾瑞笑道："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了，舍不得回来也未可知？"凤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贾瑞笑道："嫂子这话说错了，我就不这样。"凤姐笑道："象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贾瑞听了，喜的抓耳挠腮，又道："嫂子天天也闷的很。"凤姐道："正是呢，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贾瑞笑道："我倒天天闲着，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闲闷可好不好？"凤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这里来。"贾瑞道："我在嫂子跟前，若有一点慌话，天打雷劈！只因素日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凤姐笑道："果然你是个明白

人，比贾蓉两个强远了。我看他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胡涂虫，一点不知人心。”

贾瑞听了这话，越发撞在心坎儿上，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觑着眼看凤姐带的荷包，然后又问带着什么戒指。凤姐悄悄道：“放尊重着，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凤姐笑道：“你该走了。”贾瑞说：“我再坐一坐儿。——好狠心的嫂子。”凤姐又悄悄的道：“大天白日，人来人往，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来，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等我。”贾瑞听了，如得珍宝，忙问道：“你别哄我。但只那里人过的多，怎么好躲的？”凤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两边门一关，再没别人了。”贾瑞听了，喜之不尽，忙忙的告辞而去，心内以为得手。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66～1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朝萨霞走去的时候，她正站在那儿，背对着我，我在那背上读到许许多多神秘的意义。仿佛那个背、后脑勺、衣服上的黑斑点一齐在说：嘘！这个姑娘穿一身朴素的布衣服，外面穿一件薄薄的斗篷，她脸上蒙着一块白面纱，为的是更加显得神秘。我不愿意破坏这气氛，就踮起脚尖走路，低声讲话。

依我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的相会中，我不是主要部分，而只是一个细节。与其说萨霞热衷于约会本身，还不如说她热衷于约会的浪漫和神秘意味、我的吻、阴森的树林的沉寂、我的海誓山盟……她没有一分钟忘了自己，变得神思恍惚，或者让神秘的表情从她的脸上褪掉；真的，即使有个

甚么伊凡·西朵雷奇或者西朵尔·伊凡内奇来替换我，她也会照样感到幸福。请您在这种情形下弄弄清楚自己是不是被人爱着吧。如果被人爱着，那是真的爱呢，还是假的爱呢？

从公园出来，我带着萨霞一路回家。在一个单身汉的住宅里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坐着，会使得人跟喝着酒，听着音乐一样。人总是开始讲到将来，而且讲得别提多么有把握。多么自信了。于是拟计划，订方案，虽然连少尉还没做到，却大谈将官的品位，总之海阔天空地胡说一通，弄得那位听你讲话的人，必得有满腔的爱情而且不懂生活，才会附和你的话。说来男人也真是侥幸，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总归给爱情照眩了眼睛，对生活也素来一窍不通。她们不但会同意，还会带着敬畏天神的心理而脸色变白，肃然起敬，把疯子的话如饥如渴地听进去。萨霞专心地听我讲，可是我不久就在她脸上看出心不在焉的神情来了。她并不了解我。我所谈到的将来，只在它的外表方面，使她感到兴趣，我白费工夫在她面前摊开我的计划和方案。她深切关心的是哪个房间归她用，她的房间里糊甚么壁纸，为甚么我有竖钢琴，却没有大钢琴，等等。

[俄国]契诃夫《爱情》，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71～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女人的心是很容易受怜悯和亲热的感动的。被失望折磨着的婀克西妮亚忘记了自己，表现着全部狂暴的、早已忘记的热情，把自己的肉体交给了他。但是等到那一股毁灭性的、蒙蔽了理智的、无耻的享受的波浪退潮的时候，她清醒过来，尖锐地喊叫了一声，失去了理智和羞耻心，半裸着身体，只穿一件衬衫，跑到台阶上去了。叶甫盖尼连门都顾不得关上，慌慌张张地跟在她后头走了出来。他

一面走，一面穿上大衣，慌慌张张地走着，他气喘吁吁地走上大房子的阳台的时候，愉快地、满足地笑了。一种激动的快活情绪鼓舞着他。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47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季娜伊达面容可爱，而且体态娇媚，尽管如此，但把托尔斯泰迷住的显然并不是她的外貌，而是她那精细的观察力、敏锐的智慧和幽默，除此之外，主要是她的善良、彬彬有礼和富于幻想的天性。这次爱情留下了非常美好而又愉快的回忆。那时候，对“她”的想望，对一个想象中的女人的想望，经常萦绕在托尔斯泰的心头。

他在《青年》一书中写道：“在圆月之夜，我常常通宵达旦地坐在自己的床上，凝视着月光和阴影，谛听着万籁俱寂中的声响，遐想着种种事情，主要是那富有诗意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幸福。‘她’忽然间出现了，留着一条乌黑的长辫，胸脯高高隆起，神情总是那么忧伤，容貌总是那么美丽，她袒露着双臂，柔情地拥抱着我。她是爱我的，而我也愿意为了短暂的爱情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空中的月亮升得越来越高，它显得越加晶莹明亮，池塘里那闪烁的光斑和响声一样徐徐增多，而且显得越加清晰，阴影黑得更加浓重，月光则更加明净了。当我凝视和谛听着这一切的时候，好象有什么东西在跟我谈话似的，说什么她袒露着双臂，热烈地拥抱我——这还远非全部幸福，而我对她的爱，也还远非全部幸福；因此，我越是遥望着高空的圆月，我越觉得那真正的美和幸福是十分高洁的，它们越是高洁，就越加接近苍天，接近一切美好和幸福的源泉，于是我眼中涌现出了某

种不满足的，但是万分激动的欢乐的泪水。

可是，我依然孤独一人，因此，我总觉得，那神奇威严的大自然，神秘诱人的明亮的圆月（不知为什么它停留在浅蓝色高空中的一个难以捉摸的地方，而同时它又无处不在，好象充塞了整个辽阔的空间）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一条小虫（已经被那可怜而卑贱的人世间的七情六欲所玷污，但仍然怀着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和无比强烈的爱）是不可分割的。在这样的时刻，我总觉得，好象无论是大自然，无论是月亮，也无论是我——我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59～6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

海达尔当时穿着短裤就跳起来，看见塔希拉的缎子连衣裙象一面鲜红的旗子在粗大的老桑树树梢上飘来飘去，而在海达尔的正头顶上，在离地有三、四米的地方……一位身穿鲜艳花绸子连衣裙的姑娘双手紧抓住树枝悬在那里……首先映入眼帘的，使他觉得甜滋滋的，是那两条光溜溜的细长而又匀称、胯股没被太阳晒过的白晰的大腿，上面有几处擦伤。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毫无顾忌，冲到喉咙来的热浪使海达尔都喘不过气来了。

“跳吧！”他伸出了双臂。

姑娘惊慌地朝下瞥了一眼，急忙把一只手从树枝上抽回来，去抻撩起来的裙子，于是……轻声叫了一下，便坠入海达尔的怀抱里。他每一个细胞都感触到她那微微颤动的青春体胴，望着她那双清澈、明亮的眸子，望着那洁净、温柔、黝黑的脸蛋，居然忘乎所以地亲吻起她的嘴唇、脖颈和肩上

的擦伤来了。结果姑娘竟听凭他得寸进尺的抚爱，一瞬间全身都贴到了他身上。说也真巧，就在这时，塔希拉也跳了下来，只听她很不适当又很笨拙地喊了声“咳！”姑娘双膝顶住他的肚子，猛地挣脱开来，一下子溜走了，钻进桑树后面的石榴树丛里。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32～33，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布尔明的确是一个十分可爱的青年。他恰恰有着女子们所喜欢的一切禀赋：温文尔雅，目光炯炯有神，从不死盯活缠，而且天性愉快，言谈风趣。他同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在一起时显得十分洒脱，丝毫也不拘束；他不论她说什么，做什么，他的思想和目光都时时追随着她。他看样子很文静，很老实，但是据传说，他以前是个放荡不羁的浪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对他的看法，她和一般年轻的小姐、太太一样，并不讨厌调皮的性格，因为调皮往往意味着大胆和热情。

但是除了这一切……除了他的温柔，除了他那讨人喜欢的谈吐，除了他那迷人的苍白面色，除了他那扎了绷带的手，这位青年骠骑兵的不露心迹，最能挑动她的好奇心和情思。她不能不承认，他很喜欢她；大概他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也可以看出她对他另眼相看；那么究竟为什么她至今还没有看到他拜倒在自己脚下，还没有听到他表白爱情？是什么在作梗？是胆怯？一个人爱得太真挚，往往会胆怯的。也许是高傲，是情场老手故弄玄虚？她觉得简直是一个谜。她反复思量后，这才断定：胆怯是其唯一的原因。于是决定给他鼓鼓勇气，比如说，多送一些秋波，必要时，还可以加一点儿柔情。她在设计着一个十分惊人的结局，焦急地等待着

浪漫的求爱时刻的到来。秘密，不论是什么性质的，总能使女人心里觉得不快。她的战略行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少布尔明的心事更重了，他那一双乌黑的眼睛盯住玛丽亚·加夫里洛芙娜时已是火辣辣的了，这一切都使人感到关键性的时刻即在眼前。

[俄国]普希金《暴风雪》，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1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说实话，去占有一个年轻的含苞待放的心灵，真是莫大的快乐！年轻的心灵好象一朵鲜花，在第一道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最沁人心脾的芳香。你得在这个时刻把它摘下来，恣情地闻个够，然后把它弃在路上：总会有人把它捡起来的！我觉得我有不知餍足的欲望，要吞食人生路上遇见的一切；我只是从我个人的利害得失来关心别人的痛苦和快乐，把它们看作是维持我自己的精神的养料。我自己再也不会在情欲的冲动下变得疯疯癫癫，我的虚荣心受到环境的压制，但它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虚荣心无非是渴望取得权力，而我最大的快乐就是使周围的一切都服从我的意志。让人家对我表示爱戴、忠诚和敬畏，岂不是权力的首要标志和最大胜利吗？无缘无故地造成别人的痛苦和欢乐，这难道不是维持我们自尊心的最好养料吗？什么叫幸福？那就是自尊心得到满足。要是我认为自己比天下一切人更好，更强，我就是幸福的；要是人人都爱我，我就会在自己身上找到永不涸竭的爱的源泉。邪恶产生邪恶；第一次的痛苦就使人意识到折磨别人的乐趣。邪恶的思想不可能进入一个人的头脑，要是他不想把它变为行动。有人说，思想是有机的东西，一旦产生就具有形式，这形式就是行动。一个人头脑里

的思想越多，他的行动也就比别人多；因此，天才如果被束缚在办公桌上，那么他不是夭折，就得发疯，正象一个身强力壮的人饱食终日而无所用心，准会中风死掉一样。

情欲不是别的，而是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属于青春的心灵的。谁要是以为人一辈子都会被情欲所激动，那真是十足的傻瓜：许多平静的河流都是从喧闹的瀑布开始的，却没有一条河流直到海洋都汹涌澎湃，浪花飞溅。但这种平静往往是一种伟大而潜藏的力量的标志：思想感情一旦丰富而深刻，就不容许疯狂的冲动。因为，灵魂在痛苦和欢乐的时刻能明辨是非，服从理性；它知道，要是没有雷雨，太阳的恒久的酷热会把它灼干；它深刻体验着自身的生活，抚爱自己，惩罚自己，就象母亲对待爱子那样。只有处在这种自我认识的最高境界，一个人才能领会神的裁判。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175～176，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吃过饭后，他立刻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心情极为兴奋，在房间里久久地走来走去，仔细地听着这所房子里的响声，等着她的脚步声。在他身上活着的兽性的人，现在不但已经抬起头来，而且把他第一次做客期间，以至今天早晨在教堂里的时候还在他身上活着的那个精神的人踩在脚下，那个可怕的兽性的人如今独自霸占了他的灵魂。尽管他不住地跟踪她，可是那一整天他都没有能够找到机会跟她单独见面。多半她在躲他。不过到了傍晚，事有凑巧，她不得不到他住着的房间的隔壁房间里去。医师留在这儿过夜了，卡秋莎得为这个客人布置床铺。聂赫留朵夫听见她的脚步声，就放轻脚步，屏住呼吸，仿佛打算干什么犯罪的事似

的，跟着她走进那个房间里去。

她已经把她的两只胳膊伸进一个干净的枕头套里，用手揪住枕头的两个角，这时候回过头来看他一眼，微微一笑，然而这不是以前那种欢畅快乐的笑容，却是战兢兢的、可怜样的笑容。这个笑容仿佛在对他说：他要做的事是恶劣的。他一时间愣住了。现在还有挣扎的余地。他对她的真实的爱情的声音，虽然微弱，可是毕竟响起来了，正在对他述说她，述说她的感情，述说她的生活。然而，另外一个声音却在说：注意，你要错过你自己的享乐，你自己的幸福了。这第二个声音盖过了第一个声音。他就坚决地走到她跟前去。可怕的和无法抑制的兽性感情已经把他抓住了。

［俄国］列·托尔斯泰《复活》P.80～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笑　态

他的脸上一直堆着恭听的笑容。这笑容保持时间太长，脸部肌肉有些紧张，突突地轻跳着，要抽搐起来。他对此有经验，他经常这样长久地堆着谦恭的笑容。他立刻放松一下脸部肌肉，让脸上的笑容平伏下来，然后再一次使它浮出来。可脸上的肌肉还是抖抖地轻跳着，还是要抽搐，他于是再放松一次，再让笑纹平伏一次，然后再浮现出来。这一次好象没有要抽搐的感觉了。不过，笑容要浅一些，要不，时间长了，脸上的肌肉还会跳，还会抽搐。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2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他一面揉着那叫人疼爱的圆眼睛，一面吃东西。吃完了，就对着陈杨氏傻笑。那白白的脸，红红的脸蛋上，一左一右露出两个不算很深，但是很圆的笑涡来。那红红的舌头老在舔着那两片不算很厚，但是很宽的嘴唇，露出嘴馋的样子。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这妇人见王婆去了，倒把椅儿扯开一边坐着，却只偷眼睃看。西门庆坐在对面，一径把那双涎瞪瞪的眼睛看着他，便又问道："却才到忘了问得娘子尊姓？"妇人便低着头带笑的回道："姓武"。西门庆故做不听得说道："姓堵？"那妇人却把头又别转着笑着低声说道："你耳朵又不聋。"西门庆笑道："呸，忘了，正是姓武。只是俺清河县姓武的却少，只有县前一个卖炊饼的三寸丁姓武，叫做武大郎，敢是娘子一族么？"妇人听得此言，便把脸通红了，一面低着头微笑道："便是奴的丈夫。"西门庆听了，半日不做声，呆了脸，假意失声道："屈。"妇人一面笑着又斜瞅他一眼，低声说道："你又没冤枉事，怎的叫屈？"西门庆道："我替娘子叫屈哩！"却说西门庆口里娘子长，娘子短，只顾白嘈。这妇人一面低着头弄裙子儿，又一回咬着衫袖口儿，咬得袖口儿格格驳驳的响，要便斜溜他一眼儿。只见这西门庆推害热，脱了上面绿纱褶子，道："央烦娘子，替我搭在干娘护炕上。"这妇人只顾咬着袖儿别转着，不接他的，低声笑道："自手又不折，怎的支使人！"西门庆笑着道："娘子不与小人安放，小人偏要自己安放。"一面伸手隔桌子，搭到床炕上去，却故意把桌上一拂，拂落一

只箸来。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78～79，齐鲁书社1988年版。

大家听他数了这一套，已就忍不住笑。及至说完了，安公子忍不住笑了一声，跑出去了。张姑娘笑得是站不住，躲到里间屋里，伏在炕桌儿上笑去。何小姐闪在一架穿衣镜旁边，笑得肚肠子痛，只把一只手扶着镜子，一只手拄着肋条。安老爷此时也不禁大笑不止，嘴里只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笑到极处，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却拍在一个茶盘上，拍翻了碗，泼了一桌子茶，顺着桌边流下来；他怕湿了衣裳，连忙站起来一躲；不防他爱的一个小哈吧狗儿，正在脚踏底下爬着，一脚正踢在狗爪子上，把个狗踹得狂叫成一团儿。这个当儿，舅太太只管背了这么一大套，张亲家太太是一个字儿不曾听明白，也不知大家笑的是什么，她只望着发怔。及至听见那个狗狂叫，又见长姐儿抱在怀里，给它揉爪子，张太太才问她道："我儿呀！不是转了腰子么？"恰巧张姑娘忍着笑，过来要和何小姐说话，她并把只手拄着膈叉窝，便问："姐姐，可不是笑伤气了？"忽然听她母亲没头脑的问了这句，便笑道："娘，这是怎么了？人家姐姐一个人么，也会有转了腰子么？"这个岔一打，大家又重新笑起来。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592，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

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夸赞一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后捶着。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要夸赞一个，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忙放下箸子要亲自去捡，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笑。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550～5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喜悦

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

的留海。穿的虽是粗布，但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梗翘翘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象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

〔中国〕茹志鹃《百合花》，选自《百合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那个长姐儿看着两位奶奶和大爷这番觥筹交错，心里明知神仙不是凡人作，却又不能没个“梦到神仙梦也甜”的非非想。正在十分艳羡，忽听太太这一吩咐，乐得她从丹田里提着小宫调的嗓子，答应一声“嗐”，连忙去找钟子。太太道：“不用去找了，你就等着，拣你两位大奶奶个福底儿罢。”当下金、玉姐妹每人喝了了约莫也有一小盅酒；那杯里还有大半杯在里头，便递给长姐儿。她拿起来一口气就喝了，酒干无滴，还向着太太照了照杯；乐得给太太磕了个头，又给二位奶奶请了个安。太太和公子道：“我们也干了，也值得你那么拿糖作醋的。”公子此时，倒没得说。长姐脸上那番得意，她直觉得不但月里的嫦娥，海上的麻姑没梦见过这么个乐儿，就连个虞姬跟着黑锅底似的霸王，貂婵跟着一篓油似的董卓，以至小蛮、樊素两个空风雅了会子，也不过“一树梨花压海棠”一般的跟着白香山那么个老头子；那都算她们作冤呢？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69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他们靠着罩上了一层尘土的已经打好的麦堆坐下来。司契潘唱起军歌。婀克西妮亚用从胸部发出来的充

足的最高音唱起来。就像她出嫁以后过新婚生活的时候那样，唱得十分和谐。那时候有一回，田地里笼罩着一层玫瑰色的晚霞，他们从地里回来，司契潘在车上摇晃着，唱着一个声音拉得很长的、使人心焦的古老歌曲，这种长声调就像是一条荒无人迹的、生满野草的草原大道。婀克西妮亚把脑袋靠在丈夫的突出的、半圆形的胸前，跟着他唱。几匹马拉着一辆吱吱吱响的大板车，摇晃着车辕。村子里的老头子远远地听见了歌声。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1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海伦惊得张开嘴，半天合不拢。当她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她高兴地站起来。心里怦怦地跳，激动得眉飞色舞。她弯下腰紧紧搂住爱德蒙，爱德蒙莫名其妙地望着她。然后她松开手，又冲过去搂住珍妮："祝贺你们！"她眼里流出了激动的泪花。"大喜的日子定在哪一天？你们决定了吗？"她又不大相信地摇摇自己的头，"想想啊！我要有嫂子啦！我要给你送一件结婚的礼服，由我自己来缝。"

"真的？"珍妮也很高兴。

海伦举起酒杯，"我提议为你们干杯！"

爱德蒙和珍妮也端起了酒杯，海伦的脸红红的，这是她头一次给别人祝酒。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187，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老三三步跳到马车边，也喜得眼睛眯囧着，牙齿白露着，擎起两只蒲扇大的手，将思嘉伸给他的手牢牢

捧着。他把西瓜瓤一般红的舌头伸着，全身都摇着扭着，脸上象是抽了筋，荒唐得象一头猎狗在玩把戏。

[美]马格丽泰·密西尔《飘》P.928，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这时候他的脑子里想起了刚才迷了路的荒唐可笑，于是向铺着灯蕊垫子的椅子背上一靠，暗笑起来；笑得这样的欢畅，使得任何人看见那从睡帽下面发出、使他的和善的面貌变得宽阔的笑容，只要他是头脑健全的人，是一定会觉得非常愉快的。

"真是妙啊，"匹克威克先生对自己说，笑得几乎绷断了睡帽的带子才住——"真是妙啊，我在这个地方迷了路，在那些楼梯里面摸来摸去真是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事情。滑稽，滑稽，非常滑稽。"想到这里，匹克威克先生又暗笑起来，比以前笑得更厉害。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P.36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观察她，也不论在哪儿碰见她，希尔德·伊森布特尔如果不是在笑，那也是准备笑的样子，这不仅由于她那又稀又短的牙齿，也不仅由于她那高高耸起不需要加垫肩的肩膀，以及她那双长成这种样子的眼睛：凡是这一只看到的，另一只则看不到。还由于她的外表：健壮的、太过弯曲的双腿，软而尖的肚皮，系一根皮带警告它别再发胖，沉甸甸而又讨人喜欢的乳房，一直长到耳根的雀斑——希尔德·伊森布特尔身上的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她在笑。

[联邦德国]西格弗里德·伦茨《德语课》P.216，外国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塔希拉春风满面，圆润白晰的脸上泛起红晕，浑身喜气洋洋。她时而拂一拂刚刚齐肩的油黑长发，时而把头转来转去，环顾着大厅，似乎她不是来到即将决定她哥哥命运的学术机关，而是走进剧场观看首次演出。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75，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这是吉提最幸福的一个日子。她的衣裳没有一处不合身，她的花边披肩没有髆(duǒ)下一点，她的玫瑰花结也没有被揉皱或是扯掉，她的淡红的高跟鞋并不夹痛她的脚，而只使她愉快。金色的假髻密密层层地覆在她的小小的头上，宛如是她自己的头发一样。她的长手套上的三颗钮扣通通扣上了，一个都没有松开，那长手套裹住了她的手，却没有改变它的模样。她的小金匣子的黑天鹅绒带特别柔软地缠绕着她的颈项。那天鹅绒带是美丽的；在家里，对镜子照着她的颈项的时候，吉提感觉得那天鹅绒简直是栩栩如生的。别的东西也许还有可疑之处，但那天鹅绒却的确是美丽的。在这舞厅里，当吉提又在镜子里看到它的时候，她微笑起来了。她的裸着的肩膊和手臂给予了吉提一种冷澈的大理石的感觉，一种她特别喜欢的感觉。她的眼睛闪耀着，她的玫瑰色的嘴唇因为意识到她自己的妩媚而不禁微笑了。当她还没有跨进舞厅，走近那群满身是网纱、丝带、花边和花朵，等待别人来请求伴舞的妇人——吉提从来不属于那群妇人——的时候，就有人来请求和她跳华尔兹舞，而且是一个最好的舞伴，跳舞界的泰斗，一个有名的跳舞指导者，标致魁梧的已婚男子，叶戈鲁希加·科尔松斯基。他刚离开巴宁伯爵夫人，他是和她跳了第一场华尔兹舞的，于是，观察着他的王国——就是说，已开始跳舞的几对男女——他看见了刚走进

来的吉提，就迈着跳舞指导者所独有的那种特殊的、轻飘的步子飞奔到她面前去，连问都没有问她愿不愿意跳，他就伸出手臂去抱她的纤细的腰。她朝周围望望，想把她的扇子交给什么人，于是他们的女主人向她微笑着，接了扇子。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113～1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欣喜

她又往前走了两步，便听老爷吩咐道："大爷现在出外，你二位大奶奶同时遇喜，不便坐车远行。大爷身边，一时无人伺候。你二位大奶奶，在我跟前讨你去给大爷作个身边人。我因平日看你，也还稳重，再又是自幼儿伺候过大爷的，如今就给你开了脸，叫你服待了他去。此后你却要知你二位奶奶的恩典，听你二位奶奶的教训，刻刻知足自爱，不然，你可知道子妾和儿媳不同，我自有家法！"

安太太一旁听了这话，又怕决撒了事情，又怕委屈了丫头，正要把老爷方才这话，从头儿款款儿的说一遍给她听，只见她也不说长，也不问短，也不磕头，也不礼拜，只把身子一扭，搭靠在一扇格扇跟前，拿绢子捂了脸，就呜儿呜儿的放声大哭起来了。……这长姐儿心里想这个缺，她想了也不是一天半天儿了，怕的是想不到手；待说仗着上头平日待的那点分儿，就因着自告奋勇求个恩典，说奴才情愿巴结这个缺——其实不是个甚么巴结得的缺——一时又求不出口。不想正在个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当儿，梦也梦不到，老爷忽然出其不意的，当着合家大众，冠冕堂皇，这么一破格施

恩，恰恰的放着这个缺，正是她平日想不到手，求不出口的那个好缺；人谁没个天良，那有个不感激到二十四分的么？感激的过了头儿了，那涕零自然也就过了头儿了！所以她就呜儿呜儿呜儿的放声大哭起来了。这正是个天理人情。人家心里，正在那理一团的天理人情，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旁边儿的人，只一个劲儿的问她，说有甚么委屈，这句话却叫她怎的个答应法？所以只急得她心里好象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一时越着急，越没话；越没话，越要哭。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793～79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干草捆好了。伊凡跳下来，拉着缰绳牵走了那匹温顺的、毛色光滑的马。他的年轻的妻子把耙投掷在载物上，而后迈着有力的步子，摆动着两臂，走到围成一个圈子在跳舞的妇人们那里去。伊凡驶到大路上去，加入到其他的载重大车的行列中去。农妇们穿得花花绿绿，把耙掮在肩上，高声喧笑着跟在大车后面走着。一个粗野的、未经训练的女声蓦地唱起歌来，独自唱完了一支歌，随即五十个不同的、健康有力的声音，有的粗犷，有的尖细，又从头合唱起这支歌来。

妇人们唱着歌开始走近列文了，他感到好像一片乌云欢声雷动地临近了。乌云逼近了，笼罩住他，而他躺着的草堆，以及旁的草堆、大车、整个草场和辽远的田野，一切都好像在震撼着，合着那狂野的快乐的歌声的节拍，歌声里掺杂着呼喊，口哨和拍掌。列文羡慕他们的这种健康的快乐；他渴望参与到这种生活的欢乐的表现中去。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4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我们那里，当炎热的夏天，人们往往在夜间把马赶到原野上来吃草，因为白天苍蝇和牛虻使它们不得安宁。把马群在日暮之前赶出来，在天亮的时候赶回去，是农家孩子们的一件大乐事。他们不戴帽子，穿着旧的短皮袄，坐在最活泼的驽马上，愉快地叫喊着，手舞足蹈地向前飞驰，高高地颠动，大声地欢笑。轻微的尘埃形成黄色的柱子升起来，沿着道路疾驰；整齐的马蹄声远远地传布开去，马儿竖起了耳朵奔跑；当头飞驰着一匹棕黄色的乱毛马，这马竖起尾巴，不绝地换着步调，历乱的鬃毛上带着牛蒡种子。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12，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托尔斯泰具有一种独特的性格，直到高龄时，他依然保持着这种性格，这就是孩童般天真烂漫的愉快心情，对运动、游戏和各种娱乐的真诚而几乎又是狂热的爱好。“游戏是一桩正经的事情”（这是达·安·别尔斯——库兹明斯卡娅的一句格言，托尔斯泰也总喜欢挂在嘴上）。玩打棒游戏，摔跤，打猎，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赛跑，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因为他活动起来总是全力以赴，而且他的欢乐心情并不亚于自己的孩子们。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的学生们都受到他那欢乐心情的感染。无论什么有乐趣的事情他都想到了！圣诞节的时候，他举办了新年松树游艺会；新年时则举行化装晚会；谢肉节则按照俄国的风俗习惯，准备了油煎薄饼并乘车去游玩。大家彬彬有礼地吃着涂上一层黄油的、加上酸奶油和夹着鲱鱼的薄饼，人人吃得饱饱的，到后来，大家塞饱肚皮就跑开了，还不时地

擦着汗，这是因为吃得太饱的缘故，同时由于学校小厨房里俄国式的炉子烧得太旺，这时，“伯爵”吩咐备几辆矮而宽的无座雪橇，大家便都乘上雪橇玩去了。人人欣喜若狂。孩子们挤满了雪橇。但闻叮呤哨啷的铃声，孩子们嘹亮的歌声，欢快的笑声，而游戏娱乐的主要领头人托尔斯泰老师则坐在前面一辆雪橇上。他亲自驾驶着雪橇，一双深灰的眼睛在浓密的睫毛下闪现出温柔欢乐的神情，而从他那宽阔多须的面庞上，从他那强壮魁梧的身材上，又涌现出一股强劲的力量。对孩子们来说，他是一个高尚而非凡的人物，又是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人物——他们的父辈都在他的面前脱帽致敬，而对他们这一批孩子他有时候却是难以形容地非常亲昵。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271～27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阳光照到枕边，照亮了她那黑如乌木的秀发。她觉得有点热，抬起白嫩的手，遮着脸。她突然意识到今天太一反常态了，在床上躺那么长时间，便立刻跳下床来，一身绸睡衣，光脚踩着地毯，走到穿衣镜面前，浓密的披肩长发还没有梳整，自然优美地搭在眼前，她轻轻一晃头，掀开了遮障视线的廉幕，慢慢地变换着各种姿势，略带惊异地久久地欣赏着镜中的体形。怎么？雪花石般的脖颈属于她的？还有这隐藏在绸衫后面的高耸的乳房，纤纤细腰……她用双手环握着睡衣，镜中显现出妩媚的线条，啊，真奇怪，她居然不知道自己竟是这样的美！

为镜子里的倩影她又笑了。

拿起梳子，她高兴地瞧着自己的双颊和朱唇梳头。然后

哼着快乐的小调，脱去睡衣，换上便服。

今天穿着打扮的时间比往日要长，她朝镜中的形象投了最后一瞥，便迈开飞鸟般轻盈优美的步伐，走出房门。今天一切都显着这么可爱。从精神到肉体——她象一只不容触摸的飞蝶，也许那闪发着金光的喜悦和无限光明的幸福使她觉得体轻如燕，不，连鸟儿的身躯也比她要重的多。

〔埃及〕陶菲格·哈基姆《灵魂归来》P.320～32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卡捷琳娜·里沃芙娜被谢尔盖的这番话迷住了心窍，被他的嫉妒心，被他的要娶她为妻的意愿迷住了。这种愿望女人听起来总是感到高兴的，即使她与这个人婚前接触不多。卡捷琳娜·里沃芙娜现在准备为谢尔盖赴汤蹈火、坐牢、背十字架。他深深地使她爱上了他，她对他的忠实程度，无可比拟。她为自己的幸福所陶醉，热血沸腾，再也不能听下去了。她迅速地用手掌捂住谢尔盖的嘴巴，把他的头搂在自己的胸前，说道："好啦，我知道怎样使你成为一名商人，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好好地生活。你别空使我悲伤，我们的事情暂时还没有碰上机缘。"

于是又是一阵狂吻和抚摩。

住在木棚里的老店员，透过酣梦，一会儿听到一阵耳语，夹杂着低低的笑声，好象是一群顽皮的孩子在商谈，又好象他们在嘲笑他的老朽；一会儿听到一阵清脆而愉快的大笑，好象湖中的人鱼在夸赞什么人似的。这一切就是卡捷琳娜·里沃芙娜和她丈夫的店伙计在月光下调情，在地毯上嬉戏。明亮的月光透过弯曲的苹果树洒落在他们的身上，但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时，短暂的夏夜已经过去，月亮已经藏到

高耸着的谷仓陡峭的房顶后面去了，它斜照着大地，光亮越来越暗淡。厨房顶上传来猫儿决斗的尖叫声，接着是吐痰和气愤的鼾声，其后，两三只猫儿从架在屋顶上的一捆薄板子上滚了下来。

“睡觉去！”卡捷琳娜·里沃芙娜慢慢地说道，好象被人打伤了似的。当她从地毯上站起来的时候，也象原来躺着那样，穿一件衬衫和一条白裙，就这样沿着静悄悄的、死一般沉寂的商家宅院走去，谢尔盖跟在她后面，拿着地毯和她撒娇时脱下的一件短上衣。

〔俄国〕列斯科夫《麦克白夫人》P。26～27，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加布列尔站住了，身子靠在一根树干上，他听见灌木丛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听见姑娘拍手，然后，一切都消失在远方了。四周静了下来，只有那夏夜的神秘音乐，在他的耳朵里变得越来越清晰。他屏住呼吸，倾听着，倾听那千百种微妙的音响，时隐时现，此起彼伏，一会儿飞到了不可思议的远方，一会儿又近在眼前。他想象不出，这如此美妙地流逝着的，究竟是那些穿过树林向草地奔去的清清泉水呢，还是这黑夜本身。

〔德〕施笃姆《一片绿叶》，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2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模糊地意识到他的事务已弄得有条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认为他是有用不才的谢尔浦霍夫斯柯依的友情和夸奖，特别是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溶成了一股生命的欢乐的感觉。这感觉是这样强烈，使他不由得微笑了。

他放下他的两腿，把一只腿架在另一只的膝头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坠马时微微擦伤了的小腿的富于弹性的筋肉，于是向后一仰，他深深地舒了好几口气。

“我快乐，快乐得很！”他自言自语。他以前也常有过这种对于自己的肉体的欢喜的感觉，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疼爱过他自己和他的肉体。他愉快地感觉着他的强壮的腿上的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的胸脯的筋肉的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是使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在他却感到心旷神怡，使他那因为用冷水洗过还在发热的脸和颈项都为之爽快了。他的胡髭上的润发油的香气在这新鲜的空气中是特别使他觉得愉快的。他从马车窗口所眺望到的一切，在那清澈的冷空气里的一切，照在落日的苍白的光线里，就像他自己一样的清新、快乐和壮健。在落日的余晖里闪烁着的家家户户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鲜明的轮廓，偶尔遇见的行人和马车的姿影，树木和草的一片静止的碧绿，种着马铃薯的畦沟匀整的田亩，以及房子、树木、丛林、甚至马铃薯田埂投下的倾斜的阴影——这一切都是明朗的，像一幅刚刚画好、涂上油漆的美丽的风景画一样。

〔苏联〕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 460～4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恬　静

来的是一个瘦长的青年（周如水），三十左右的年纪，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是一张平静的脸，不过额

上有了两三条皱纹。他穿着翻领衬衫，左手手腕上托了一件太阳呢西装上衣，右手捏了一根手杖。他慢慢地走着，不时停了步抬起头往回处看，欣赏四周的风景。他走到一口井旁边，正有一个鬓角插了野花的十七八岁的姑娘挽起衣袖在那里汲水，他止了步在旁边静静地观看，脸上浮出了笑容。

〔中国〕巴金《雾·雨·电》P。9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我想再看一看波琳卡，好驱散心头的郁悒，于是我中断了这封信，走到她的床前。她孩子似的大伸开四肢躺着，脸上的表情仍是天使一般恬静。我很想吻一吻她，又怕惊扰她的美梦，只好用嘴唇轻轻触了她一下。她的心跳得很不均匀，时而慢，时而快，仿佛在兴致勃勃地讲着什么故事……我俯下身，久久地谛听着它跳动的声音……

在这甜蜜的时刻，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清醒地说梦话。我似乎觉得，这颗不平静的心在向我叙述我的波琳卡的全部经历：童年时，她曾被赶到一边去，禁止参加有益于身心的活动，后来她脑子里又硬给塞进去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最后她终于被禁锢在挤满女友和女教师的屋子里。这颗心告诉我，有时它曾是多么憧憬开阔的原野，憧憬没有风树冠也轻轻摇曳的森林，憧憬在平展展的湖面上嬉戏并化成碎片的太阳……它向我倾诉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只不过我可怜你耐性有限，才不全部告诉你，因为你至今没有妻室，又不在恋爱，而且也未必打算再坠入情网。

但是，要理解我讲完这一切后胸中燃起的感情，你的想象力还是绰绰有余的。我不想放弃我的甜蜜生活，我再次立下誓愿，要按自己的方式教育波琳卡，哪怕为此最终要同整

个社会抗衡，也在所不惜。我发誓要充分发挥她的才能，把独立精神和真正的社会观灌输到她的意识中去，从而使她脱离外表美丽但内心空虚的女人的行列。我发誓要强化她的精神力量，让它朝善良的方向发展，驱散所谓的天真无邪的阴云，那种滥施感情的、毫无意义的天真无邪把我可怜的孩子窒息得气也透不过来了……

[俄国]德鲁日宁《波琳卡·萨克斯》，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 274～275，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玛莎逐渐成长为一个不漂亮的、身材修长的姑娘，长着一对严肃的、好沉思的眼睛。她衣着朴素，竭力把鬈曲的不听话的头发梳得平直，把它们紧紧地卷成一个高髻放在后脑上。她和母亲的关系不密切。她热爱父亲，贪婪地吸收他的每一句话。她是在他的观点的影响下长大和成熟起来的。她以她特有的敏感猜到他的愿望，他的思想。她不引人注目，谦逊，然而逐渐成了父亲身边必不可少的人。先是完成他的一些最简单的委托：以轻快的脚步跑来跑去，一会儿拿杯水，一会儿拿本书，后来她和塔尼娅一起抄写他的手稿。叫她做的事越是困难，玛莎就越是乐意去做。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下册P.36～3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她最喜欢的还是晚上关门以后这段时间。大家都走以后，她一个人留了下来，除留一盏灯外，关掉所有的灯，然后坐在柜台边的地板上，下巴抵着膝盖，十分认真地翻阅杜浦勒夫人那些十分宝贵的过期时装杂志。这时海伦才感到自己进入了“真正的”世界——一个新颖、时髦的世

界，一个超越了民族界线和自然环境的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她默默地读着杂志的每一页，各种设计、广告、样式、礼服，模特儿的姿式及各种照片。没有任何东西能逃脱她敏锐的目光，她逐渐学会了寻找各个服装设计师之间的微小差别，知道了许多有名的设计师——奥代尔·约里、克尔帕罗里、迪瓦尔、格雷斯夫人和克莱尔——以及一批年轻有为的天才（她曾暗暗发誓，一旦有一天她有了自己的杂志，一定要为新的人才办一个专栏）她慢慢地分清了每个设计师的标记和风格。根据这些独特的风格，她能一眼就认出他们设计的服饰，就象看别人的面孔、走路的姿式和言谈举止，就能马上认出是谁一样容易。她甚至有把握断定格雷斯夫人下一步的设计和迪瓦尔肯定不会做的事（尽管她费尽心机也没能猜出克莱尔会推出配珠宝的服饰）。但她毕竟能分出克莱尔古朴典雅的风格和克尔帕罗里的大胆改革创新；迪瓦尔的文雅庄重和格雷斯夫人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新颖。除此之外，还有了不起的奥代尔约里、国际流行服饰先锋、时装世界的女皇，她总是有办法把各种竞争力很强的新式时装揉和在一起，使之变成一种风格独特、花样百出的新潮流。她的手法如此与众不同而又灵活巧妙，千姿百态，常常使其他服装魔术师们耳目一新。

［美］朱丽斯·古尔德《罪恶》上册P.202，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那个女人望了他半晌，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宁静的表情。然后逐渐地，这一双眼睛变得不安起来了。她的额头开始在皱蹙，嘴唇也在掀动着。一种象是惊惶的神态闪现在她眼睛里，而一只本来一动不动地搁在被子上的手也

举了起来，好象她要抚摩一下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使自己安心似的。

〔德〕雷马克《流亡曲》P。40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蒂特坐在田野边缘高高的堤坡上，她打算让自己避开浓雾。牛群在下面吃着草。它们中间的大多数都藏在一片白茫茫的浓重的雾霭里了，但是从雾里还能听见它们咀嚼的声音：在这样的天气里，它们不愿离开她，走到远处去。

牲口身上的皮毛在滴着小水点，她头上的黑莓丛，缀满了珍珠一样的银灰色的露珠。如果她稍微动弹一下，水点就雨一般地落在她身上。但是她不想动，只是安安静静地坐着，而且还宁愿她能够钻到地下去，那末她就会更安静了。她的睫毛上挂着很大的水珠，跟每片低垂的叶子尖上摇下来的水珠一般大。不时地有一滴水珠落到她的面颊上，有时是从树叶上掉下来的，有时是从她自己的睫毛上滴下来的；不大容易辨别究竟是从哪儿掉下来的，而且她自己也不想这样分辨。只有在水珠恰好滴进她嘴里的时候，她才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她叉着腿坐在田塍的边缘上，两只湿淥淥的赤脚从裙子底下露出来；草叶显露在她的脚趾缝中间，她的脚板已经肿了，而且起了水泡。她拿一只手捂着嘴，咬着手指的关节，她坐在那里，眼睛连一眨也不眨地一直瞩望着前面。看起来她仿佛已经变成了一块石头。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37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 优　雅

聪子的脸上搭配着一个端庄的鼻子，不高而显得有点冷漠，却似象牙雕的古装偶人，她的侧脸随秋波缓慢地来回传送，神色时而明朗时而阴翳。在她来说，一般认为是下流的秋波，稍微来迟了点，她那语尾的声音流入了微笑之中，微笑的余波又移入了眼神，就这样整个表情就包涵在优雅的流动里，给正在看她的人带来了喜悦。

两片薄唇里也掩藏着优美的鼓起的东西。她笑时露出的牙齿，映现了枝形吊灯的光波。她总是俐落地用纤柔的手，去遮掩从湿润的口腔内流泄出来的清光。

王子们过分的恭维，通过清显的翻译，使聪子听起来连耳朵根也都染红了，但是清显无法分辨出，在秀发掩盖下稍露出来的、水灵灵的娇嫩的耳朵，究竟是害羞才染红呢，还是耳朵本来就涂抹了胭脂？

〔日本〕三岛由纪夫《春雪》P.62，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第一个，最年长的，是费嘉，看来大约有十四岁。这是一个身材匀称的孩子，相貌漂亮、清秀而略觉小巧，长着一头淡黄色的鬈发，眼睛明亮，经常作半愉快、半不经心的微笑。从各种特征上看来，他是属于富裕的家庭的，到原野上来并不是为了生活关系，却只是为了娱乐。他穿着一件镶黄边的印花布衬衫，披着一件小小的新上衣，这上衣几乎要从他的狭小的肩膀上滑下来的样子；浅蓝色的腰带上挂着一个小梳子。他那双低统子的靴子正是他自己的，

而不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孩子巴夫路霞长着一头蓬松的黑发，眼睛灰色，颧骨宽阔，面孔苍白而有麻点，嘴巴很大，但是生得端正，头非常大，正如人们所谓象啤酒锅，身体矮壮而粗拙。这孩子并不漂亮——这是无可疑议的！——然而我还是喜欢他：他眼光非常聪明而正直，而且他的声音很有力量。他的服装并不讲究，只是普通的麻布衬衫和打补丁的裤子而已。第三人伊柳霞相貌很平凡：钩鼻子，长面孔，眼睛眯紧，脸上表现出一种迟钝的、病态的忧虑；他那紧闭的嘴唇一动也不动。蹙紧的眉头从不展开——他仿佛为了怕火而一直眯着眼睛。他那黄色而几近于白的头发形成尖尖的涡鬈，突出在戴得很低的小毡帽下面，他常常用两手把这小毡帽拉到耳朵上来。他穿着新草鞋，裹着包脚布；一根粗绳子在他身上围绕三匝，精密地束住他那整洁的黑色长袍。他和巴夫路霞看来都不出十二岁。第四人科斯佳是一个年约十岁的孩子，他那沉思的、悲伤的眼光引起我的好奇心。他的脸庞不大，瘦削而有雀斑，下巴尖尖的，象松鼠一样；嘴唇不大看得出；然而他那双乌黑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给人以异样的印象；这双眼睛似乎想表达什么意思，可是语言（至少他的语言）却表达不出来。他的身材矮小，体格虚弱，穿得十分贫苦。最后一人凡尼亚，我起初竟没有注意到：他躺在地上，安静地蜷伏在一条凹凸不平的席子底下，只是偶尔从席子底下伸出他那淡褐色鬈发的头来。这孩子至多不过七岁。

我就这样躺在一旁的灌木底下眺望这些孩子们。有一堆火上面挂着一只小锅子；锅子里煮着马铃薯。巴夫路霞照看着它，正在跪着用一条木片伸进沸腾的水里去试探。费嘉躺着，把头支在一条胳膊肘上，敞开着上衣的衣襟。伊柳霞坐在科斯佳旁边，老是紧张地眯住眼睛。科斯佳略微低下头，

向远方的某处眺望。凡尼亚在他的席子底下一动也不动。

〔俄国〕屠格涅夫《白净草原》，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14～115，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 羞 涩

她大约是听见我的脚步声，在我过身时她抬起头来，向我点了点头。她的衣裳比平常穿得更华丽，脸上是傅着粉的。她们当然是要往甚么地方去的了。我退藏在邻近的屋角处等她出来。她出来得很迟，出来时向我走过处瞻望，我从屋角闪出，她向我笑了。她扶她的祖母徐徐向对面走去，我在巷心伫立着目送她。她行不几步掉转头来，看见我立在那儿，她娇羞着又向我点了点头。行不几步又掉转头来，看我还是立在那儿，更娇羞得满面都是红笑，又向我点了点头。又行不几步，又回过头来了。

〔中国〕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2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她看见他嘴里这么说，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便觉得颧骨以下的脸上似乎有些热。她有时自己偶然摸到脖子上，尤其是耳朵后，指面上总感着些粗糙，本来早就知道是积年的老泥，但向来倒也并不很介意。现在在他的注视之下，对着这葵绿异香的洋肥皂，可不禁脸上有些发热了，而且这热又不绝的蔓延开去，即刻一径到耳根。她于是就决定晚饭后要用这肥皂来拚命的洗一洗。

〔中国〕鲁迅《肥皂》，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P。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生宝一只脚踏进屋里，就见一个上身穿蓝、下身穿黑、坐在炕沿上的长方脸盘女人，溜下了脚地。生宝看见女方羞得满脸通红，他就不好意思细看人样了。他只见女方两手捏着自己的蓝布罩衫前襟，兴奋地站在脚地上，等待着把她介绍给梁生宝。

……

现在，生宝看见女方已经重新坐在炕沿上。这回他看清楚了：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劳动妇女，前额宽阔的长方脸盘，浓眉大眼，显得精明能干。生宝再看她托在木炕沿上的两手和踏在脚地上的两脚，的确比一般只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要大。生宝看见她那手指头比较粗壮，心里就明白这是田地里劳动锻炼的结果。骨胳几乎同他一样高大，猛一看似乎有点消瘦，仔细看却是十分强壮。

生宝这样细看女方时，他发现人家的脸又羞红了。他不好意思地转移开眼睛，掏出他那个一巴掌长的短烟锅，准备抽烟。

但是女方脸红是脸红，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过生宝。这女人竟然这样大方，那双有主意的、胆大的眼睛，一个劲地认真细看生宝，好象看不够似的。生宝听说有些闺女同对象见面，低下头去，不敢抬起眼皮来；这个离了婚的女人，现在两手托着炕沿，公然等待着对象同她说话哩。

[中国]柳青《创业史》第二部P.197～19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不但我自己的，便是子君的言语举动，我那时就没有看得分明；仅知道她已经允许我了。但也还仿佛记

得她脸色变成青白，后来又渐渐转作绯红，——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

［中国］鲁迅《伤逝》，选自《短篇小说选》第一册P.106～107，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珍姑娘接着就说："那么说，还得叫他们把数珠儿袱子带上呢！"说着，她便过东院去打点这点东西。你看她真是机灵，去了没一刻的工夫，早就打点齐了，一手拿着衣裳，一手拿着数珠儿袱子，胳膊上还搭着两条荷包手巾；一进门儿便笑嘻嘻的同二位奶奶说道："奴才还想起件事来，既穿着长襟儿衣裳，这个月小建，明儿就是初一，还是个穿补子日子呢！这褂子上钉的可是狮子补子，不是武二品吗？爷这一转文，按着文官的二品补子，别该是锦鸡？"舅太太听到这里，连忙就说："是锦鸡不错的，好孩子，你可千万的别商量了。"不想舅太太只管这等横拦竖挡的说着，她一机灵，到底把底下那个字儿商量出来了。及至说出口来，她才哟了一声，把小脸儿涨了个漆紫。登时连公子的脸都照得通红的了，惹得满屋子的人无不大笑；只安老爷和张亲家太太，绷的连一丝笑容儿也没有。在张亲家太太不笑，真听不出那是怎么句话来；安老爷却分明听出来了，觉得自己又是公公，又是家主，这如何笑得，只眼观鼻、鼻观心的，满脸一团正气。大家看他那脸上一阵阵红，竟比公子脸上红的还红，紫的竟比珍姑娘脸上的还紫。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808，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邓九公旁边一看急了。你道他因甚的着急？他此来本是一片血心，这头儿要惠顾把弟，那头儿要成全徒

弟，再不料一开口，先受了那么几句厌话，闹了个两头儿都对不住，算是栽了个悬梁子的大觔斗。这一栽，他觉得比当日在人众子里，栽在海马周三跟前，还露着砢碜。只羞得他那张老脸紫里透红，红里透紫，两眼圆睁，满头大汗，把帽子往下推了一推，两只手不住的往下掳汗。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 415～41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村口上，有一个年轻姑娘到井台来打水，一看见提奥多里斯，脸就变成紫红色。她本来要抓起水壶放到肩上，但看见了那男孩子，就停下来等他。这姑娘豆蔻年华，充满青春的活力，体态轻盈矫健，一双机灵的杏眼，两道弯弯的眉毛。她象是一只麋鹿听见林子后边的枪声，就直起脖子，竖起耳朵，睁大眼睛，用鼻子去嗅周围的气息。

[希腊]尼·卡赞扎基《自由或死亡》P.269，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得意

此时，顾荣安详地、舒服地微仰着身子坐在沙发上，和满满一屋子人在进行这样的言谈笑语。乳白色吊灯的明亮而又柔和的光辉，照射着铺着猩红色地毯的套间房的外间客厅，照射着他那眯眼含笑的大脸盘。他的左手思索地慢慢摩挲着白瓷茶杯，右手很舒服地放在锃亮照人的栗色的沙发木扶手上。香烟在他食指和中指间，升起着袅袅青

烟。

[中国]柯云路《新星》P. 19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到第四日上，老太太起来吃过点心，走到第三进房子内，见范进的娘子胡氏，家常戴着银丝鬏髻，——此时是十月中旬，天气尚暖——穿着天青缎套，官绿的缎裙，督率着家人、媳妇、丫环，洗碗盏杯箸。老太太看了，说道："你们嫂嫂、姑娘们要仔细些，这都是别人家的东西，不要弄坏了。"家人媳妇道："老太太，那里是别人的！都是你老人家的。"老太太笑道："我家怎的有这些东西？"丫环和媳妇一齐都说道："怎么不是？岂但这个东西是，连我们这些人和这房子都是你老太太家的。"老太太听了，把细磁碗盏和银镶的杯盘逐件看了一遍，哈哈大笑道："这都是我的了！"大笑一声，往后便跌倒。忽然痰涌上来，不省人事。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惬意

娴娴仰起了面孔，接受那些悠悠然飘下来的桃花瓣。那浅红的小圆片落在她的眉间，她的嘴唇旁，她的颈际，——又从衣领的微开处直滑下去，粘在她的乳峰的上端。娴娴觉得这些花瓣的每一个轻妙的接触，都象初夜时君实的抚摸，使她的心灵震撼，感着甜美的奇趣；似乎大自然的春气已经电化了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条神经纤维，

每一枝极细的血管，以至于她能够感到最轻的拂触，最弱的声浪，使她记忆起尘封在脑角的每一件最琐屑的事。同时一种神秘的活力在她脑海里翻腾了；有无数的感想滔滔滚滚的涌上来，有一种似甜又似酸的味儿灌满了她的心；她觉得有无数的话要说，但一个字也没有。她只抓住了君实的手，紧紧地握着，似乎这便是她无声的话语。

[中国]茅盾《创造》，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16～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那垂老的女人口角正在痉挛，登时一怔，接着便都平静，不多时候，她冷静地，骨立的石像似的站起来了。她开开板门，迈步在深夜中走出，遗弃了背后一切的冷骂和毒笑。

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四面都是荒野，头上只有高天，并无一个虫鸟飞过。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当她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震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她于是抬起眼睛向着天空，并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惟有颤动，辐射若太阳光，使空中的波涛立刻回旋，如遭飓

风，汹涌奔腾于无边的荒野。

[中国]鲁迅《颓败线的颤动》，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野草》P.205～20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睁开眼来，两片嘴唇轻轻一松，就有一个烟圈儿从他嘴边腾起，摇摇摆摆去了一段路，然后停住，好象不知道上前好呢转弯好，得站住了转一转念头，这当儿，那圈子一点一点扩大，那烟色也一点一点变淡起来，大到不能再大，淡到不能再淡，烟圈子也就没有。

这不过是几秒钟间的事情，然而躺在那里看着的他，却觉得很久。他第二次(略为有点性急)把嘴唇再那样一松，这回是两个烟圈儿出来了，厮赶着似的，一前一后，前面那一个在一尺路以内就胀破了，后面那一个却赶过头去，——去的很快，因为很快就来不及扩大，他一边看着，一边心里就想着，“这一个也许可以达到帐顶罢？”但是忽然象中了风，那烟圈儿一下子就消得毫无影踪。

他有点失望。再张嘴，可没有烟圈儿，只有一团淡到几乎看不见的口气和烟的混血儿。于是下意识地把香烟屁股放在嘴角，用力吸一口，屏住气，打算如法泡制，这当儿，他夫人的脚步声从房门外来了，——是夫人的脚步声，决不会错。

[中国]茅盾《有志者》，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3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中午的太阳在窗外的天空上照耀着。南方天边的耀眼的蓝空上，有许多被风吹得竖起来的白云片很雄壮地飘动着。只有单调的、到处都能听到的蝈蝈叫声破坏了沉

闷的寂静。外面紧靠在窗户下头，墙基的地方还有些草——半枯萎的胭脂菜，中间夹杂着些野燕麦和速生草——没有被太阳晒到，蝈蝈就在这些草里找到了安乐窝，不住地歌唱着。伊莉妮奇娜倾听着蝈蝈的连续不断的叫声，闻到了一阵钻进内室里来的、被太阳晒过的草味，她的眼前有一刹那，像做梦一样，看见了一片被太阳蒸晒着的八月的草原、金黄的麦槎子和笼罩着一层灰雾的像火烧一样的蓝色天空……

她清清楚楚地看见在苦艾地上牧放的牛群，一辆搭着篷子的牛车，听见了蝈蝈的咯吱声，呼吸着苦艾的又香又苦的气味……她也看到了自己——一个身材高大的、美丽的青年女子……她正在急急忙忙地往停车的地方走去。麦槎子在她的脚底下沙沙响着，扎着她的光光的腿肚子，热风吹干了她脊背上的被汗浸湿的、掖到裙子里去的衬衣，刺着她的脖子。她的脸涌上了红晕，因为血往上涌，耳朵里轻轻地响着。她用一只弯起的胳膊，托着沉重的、鼓胀的、充满奶汁的乳房，一听见孩子的出不来气的哭声，就加快了脚步，一面走一面解开衬衣的领子。

当她从挂在车上的摇篮里，把脸色黝黑的小葛利沙特加抱出来的时候，她的被风吹干的嘴唇哆嗦着，露出了笑容。她用牙齿叼着被汗浸湿的、贴身的十字架带子，急急忙忙把奶头塞给他，咬着牙齿低低地说："我的亲爱的小儿子！我的宝贝！妈妈把你饿死啦……"葛利沙特加还是那样委委屈屈地哭着，咂着奶汁，用小牙齿咬得奶头很疼。葛利沙特加的年轻的、黑胡子的父亲正站在旁边敲打镰刀。她从垂下的眼睫毛下面看见了他的笑容和正在笑着的眼睛的蓝眼珠……她身上热得喘不过气来了，汗珠从额角上流下来，触得脸蛋子痒酥酥的，眼前的世界渐渐地暗下去，暗下去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四部P.1865～18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叶果鲁希卡正在瞧他们那睡熟的脸儿的时候，出乎意外地听见了轻柔的歌声；远处不知甚么地方，一个女人正在唱歌，究竟在哪儿，在哪个方向，却说不清。歌声低抑，冗长，悲凉，跟挽歌一样，听也听不清楚，时而从右边传来，时而从左边传来，时而从上面传来，时而从地下传来，仿佛有个肉眼看不见的幽灵在草原上飞翔，歌唱。叶果鲁希卡看一看四周，闹不清古怪的歌声是从哪儿来的；后来他仔细一听，觉得必是青草在唱歌；青草半死不活，已经雕萎，它的歌声中没有歌词，然而悲凉恳切地向甚么人述说着，讲到它自己甚么罪也没有，太阳却平白无故地烧它；它说它热烈地想活下去，它还年轻，要不是因为天热，天干，它会长得很漂亮；它没罪，可是它又求人原谅，还赌咒说它难忍难挨的痛苦，悲哀，可怜自己……

叶果鲁希卡听了一阵，觉得这悲凉冗长的歌声好像使得空气更闷，更热，更停滞了……为要盖没这歌声，他就哼着歌儿，使劲顿着脚跑到香蒲那儿去。在那儿，他往四面八方张望，这才看见了唱歌的人。在小村尽头一个小屋附近，站着一个农妇，穿一件短衬衣，腿和脚都挺长，跟苍鹭一样，正在筛甚么东西；从她的筛子底下有一股白色的粉末懒洋洋地顺了山坡洒下来。现在看得明白：是她在唱歌。离她一俄丈远，站着一个没戴帽子、穿一件女衬衣的小男孩，一动也不动。他仿佛给歌声迷住了似的，呆站在那里，瞧着下面甚么地方，大概在瞧叶果鲁希卡的红衬衫吧。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6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叶果鲁希卡也脱掉衣服，可是并没有走下河岸的高坡，却一阵风似地往前猛跑几步，飞下去，离水面有一俄丈半那么高。他在空中画一道弧线，落进水里，沉得很深，可是没有碰到底；有一种不知甚么力量挨在他身上又凉快又舒服，把他托起来，送回水面上来了。他钻出水，喷鼻子，吹水泡，睁开眼睛；可是太阳正巧映在贴近他脸的水面上。先是耀眼的光点，随后是虹彩和黑斑，照进了他的眼睛。他赶紧又沉进水去，在水里睁开眼睛，看见一片迷蒙的绿色，就跟月亮的天空一样。原先那个力量又不让他沉到水底，不让他待在凉爽里，却把他托上水面来。他钻出水，深深呼一口气，不但胸膛里面觉着畅快清新，就连肚子里也觉着了。然后，为要尽情享受河水，他就随自己的意玩乐；他仰面躺在水上，享享福，拍拍水，翻个斤斗，背朝上游，侧着身子游，仰面游，立着游，总之随自己的高兴，游累了为止。对岸生着茂密的芦苇；河岸让太阳涂上一层金光，芦花像美丽的穗子似的低垂到水面上。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 2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列夫·托尔斯泰的第二个爱好是打猎。秋天，他带着猎犬，前往远离地主庄园的田野里，在那里整天整天地消磨时光，或是带着猎狗猎枪，穿着高筒靴，在沼泽地里打野鸭、大鹬；春天的时候，他站在扎卡兹和扎谢卡的林边，一面欣赏着春天里怯生生的太阳在光秃秃的树林后面躲藏起来，一面屏息凝神地在等待着那熟悉的山鹬鸣叫

声。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 7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失神

终于冰和雪又包围了这大地。琼华的胸中却满贮着炽炭似的热望，薰红了她的双颊，又刺激她不能睡眠。她终夜张开了期待的倦眼，望着神秘的黑暗；她看见一点一点的火星在满房里游荡，黄的绿的飘带在她床里舞蹈；她又听得跫跫然的足音，远远的近来，近来，直到她房门外。“那不是他终于来了么？”她喘息的想，心在胸膛里狂跳。然后她又听得响亮混乱的杂声一时并作，似乎屋顶就在她头上倒塌。

这样的直到天明，她觉得眼睛里象塞进一块炽炭那样的燥涩，舌尖僵硬的象一块木片，冷汗湿透了衣服；于是在艰苦的喘息后，她勉强有几分钟的朦胧。

……下午，琼华又象是清醒些了；她静些了，时时睁开眼来，她看见室内的人形物件都有一圈淡晕，而且闪闪地摇晃。她听得有一些声音在远远地远远地唤着；她还有想听一听清楚的意识，可是那声音在倏地一曳近的时候，又远远地远远地飘开去了。她又仿佛觉得自己的头发被揪着，唇中被掐着，然后母亲的声音突然象尖针一般刺醒了她：

“琼儿，张先生来看你了，张彦英先生！”

张彦英，他，他么？

琼华的残余的生命力就象闪电似的攒集注射在这三个字

上！她的眼前突现了轮廓分明的含愁的面庞，正是期待得那么久的他！而且旁边并没有另一个她！

一个微笑浮上琼华的嘴角。她的苍白的两颊又泛出了红潮。她美妙地再瞬一眼，然后慢慢的阖了眼皮，象春困的少女，软倒在母亲的怀里了。

〔中国〕茅盾《一个女性》，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57～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宝玉见了这般景况，心中忽浇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瞅着竹子，发了一回呆。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可。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那黛玉此时心里竟是油儿酱儿糖儿醋儿倒在一处的一般，甜苦酸咸，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停了一会儿，颤巍巍的说道："你别混说了。你再混说，叫人听了又要打你了。你去罢。"说着，自己移身要回潇湘馆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两只脚却象踩着棉花一般，早已软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将来。走了半天，还没到沁芳桥畔，原来脚下软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痴痴，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更添了两箭地的路。这时刚到沁芳桥畔，却又不知不觉的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紫鹃取了绢子来，却不见黛玉。正在那里看时，只见黛玉颜色雪白，身子恍恍荡荡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里东转西转。又见一个丫头往前头走了，离的

远，也看不出是那一个来。心中惊疑不定，只得赶过来轻轻的问道："姑娘怎么又回去？是要往那里去？"黛玉也只模糊听见，随口应道："我问问宝玉去！"紫鹃听了，摸不着头脑，只得搀着他到贾母这边来。

黛玉走到贾母门口，心里微觉明晰，回头看见紫鹃搀着自己，便站住了问道："你作什么来的？"紫绢陪笑道："我找了绢子来了。头里见姑娘在桥那边呢，我赶着过去问姑娘，姑娘没理会。"黛玉笑道："我打量你来瞧宝二爷来了呢，不然怎么在这里走呢。"紫鹃见他心里迷惑，便知黛玉必是听见那丫头什么话了，惟有点头微笑而已。只是心里怕他见了宝玉，那一个已经是疯疯傻傻，这一个又这样恍恍惚惚，一时说出些不大体统的话来，那时如何是好？心里虽如此想，却也不敢违拗，只得搀他进去。那黛玉却又奇怪了，这时不似先前那样软了，也不用紫鹃打帘子，自己掀起帘子进来，却是寂然无声。因贾母在屋里歇中觉，丫头们也有脱滑顽去的，也有打盹儿的，也有在那里伺候老太太的。倒是袭人听见帘子响，从屋里出来一看，见是黛玉，便让道："姑娘屋里坐罢。"黛玉笑着道："宝二爷在家么？"袭人不知底里刚要答言，只见紫鹃在黛玉身后和他努嘴儿，指着黛玉，又摇摇手儿。袭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语。黛玉却也不理会，自己走进房来。看见宝玉在那里坐着，也不起来让坐，只瞅着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却也瞅着宝玉笑。两个人也不问好，也不说话，也无推让，只管对着脸傻笑起来。袭人看见这番光景，心里大不得主意，只是没法儿。忽然听着黛玉说道："宝玉，你为什么病了？"宝玉笑道："我为林姑娘病了。"袭人紫鹃两个吓得面目改色，连忙用语言来岔。两个却又不答言，仍旧傻笑起来。袭人见了这

样，知道黛玉此时心中迷惑不减于宝玉，因悄和紫鹃说道："姑娘才好了，我叫秋纹妹妹同着你搀回姑娘歇歇去罢。"因回头向秋纹道："你和紫鹃姐姐送林姑娘去罢，你可别混说话。"秋纹笑着，也不言语，使来同着紫鹃搀起黛玉。

那黛玉也就站起来，瞅着宝玉只管笑，只管点头儿。紫鹃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罢。"黛玉道："可不是，我这就是回去的时候儿了。"说着，便回身笑着出来了，仍旧不用丫头们搀扶，自己却走得比往常飞快。紫鹃秋纹后面赶忙跟着走。黛玉出了贾母院门，只管一直走去。紫鹃连忙搀住叫道："姑娘往这么来。"黛玉仍是笑着随了往潇湘馆来。离门口不远，紫鹃道："阿弥陀佛，可到了家了！"只这一句话没说完，只见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声，一口血直吐出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359～13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他以难舍难分的心情望着她的背影。她走得越远，他越感到恋恋不舍。当她在他的视野里消失时，他后悔不已，想呼唤她。

但他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他的脑袋还在轰鸣，眼前还直冒金星，而心上压着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他整个身体都缩小了，连步子都迈不动了。

他步履艰难，跌跌撞撞，就象腿被打断了一样。他神智混乱不清，对发生的事情感到莫名其妙，更谈不上好好地去思考一下。他的思绪从混乱中挣脱出来，但混乱得太厉害

了，简直是一团乱麻，而且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挤压着它，使它在狭窄的颅骨壁间动弹不得。

〔南斯拉夫〕维塞林诺维奇《海杜克复仇记》P.4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狡黠

他像野兽一样藏在马粪坯的小窝棚里面，像野兽一样留神听着从外面传来的每一个声响和每一句说话的声音，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他把一切都考虑过和斟酌过了。好像他过去并未曾有过寻觅真理、动摇转变，以及进行严重的内心斗争的日子。

那些日子已经成了过眼的云烟，现在他觉得他从前寻求简直是浪费和无聊。从前他想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心灵上就像一只被围捕的受惊的狼一样，要往来奔窜，寻求出路，希望解决矛盾呢？生活本来是很可笑、很简单的。现在他觉得生活上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可以使一切人都能在它的复盖之下感到温暖的真理，他怒火冲天地想着：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真理，都有自己的道路。只要太阳还照耀着人类，人类的血管里还流着热血的时候，就要继续斗争下去。要和那些想夺 他的生命和生存权利的人进行搏斗。人类就总是为了一块面包，为了一块土地，为了生活的权利而进行斗争，而且还要继续斗争下去。应该和那些打算霸占生活和把持生活权利的人们进行斗争；要坚决地斗争，不能动摇，——就像是被夹住似的，——使仇恨心强烈起来，使斗争心坚定。只要不使感情受到压迫就好，要使感情像疯狂一样奔腾，——

这就是一切。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2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人脸上的表情既很诱人，又很讨厌；他那粗砺的面庞、塌陷的脸颊和深凹的眼睛，露出了狡狯的神色和隐蔽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是跟我们这个年青冒险家的性格相投的。同时，在浓密、下垂的黑眉下面那双凹陷的眼睛里，还有一种凶险和威慑的力量。也许，由于那顶紧扣脑门、荫蔽眼睛的扁皮帽，他的眼神就更咄咄逼人了；可是，跟他平庸的外表不大一致的这种眼神，却叫这个青年感到惊异。他的帽子是特别难看的。当时，有钱人都给帽子绣上金丝或银线，而他的帽子上却没有任何装饰品，只有一个刻上圣母像的锡牌——就象最穷的香客从洛雷托带来的那种圣像。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16，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阿巴斯和格米勒大叔在一起进早餐，他俩中间摆着焖蚕豆、大葱和腌黄瓜。两人吃饭的习惯各不相同：阿巴斯狼吞虎咽，几分钟一大块饼就下肚了；格米勒大叔则细嚼慢咽，以致食物在他嘴里都快变成溶液了。他常说："好的食物应当先在嘴里消化。"因此，当阿巴斯已经吃完饭、喝过茶、吸了烟后，他仍在不紧不慢地啃大葱。为了保证自己那份食物不被侵吞，他用勺子将蚕豆分成两半，不让阿巴斯多吃。格米勒大叔虽然身躯肥胖，嗜糕点成癖，但还称不上是饕餮者。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P.3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楞 怔

那尹先生听了，便从靴掖儿里，寻出一张抄白的通行上谕，递给邓九公，送给姑娘阅看。只见她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撂在桌儿上，把张一团清白煞气的脸，渐渐的红晕过来。两手扶了膝盖儿，目不转睛的怔着，望了她母亲那口灵，良久良久，默然不语。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29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她放下书来，仰靠到椅背上，把裁纸刀紧握在两手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她重温着她在莫斯科的回忆。一切都是良好的、愉快的。她回想起跳舞会，回想起渥伦斯基和他的一见钟情的顺从的面孔，回想起她和他的一切关系：没有什么可羞耻的。虽然这样，但是就在她回忆的那一瞬间，羞耻的心情加剧了，仿佛有什么内心的声音正在她回想渥伦斯基的时候对她说："暖和，暖和得很，简直热起来了呢。""哦，那又有什么呢？"她决然地对自己说，在躺椅上变动了一下位置。"那算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害怕正视这事实吗？哦，那有什么呢？在我和这个少年士官之间存在或者能够存在什么不同于普通朋友的关系呢？"她轻蔑地笑着，又拿起她的书来；但是现在她完全不能领会她所读的了。她拿裁纸刀在窗户玻璃上刮了一下，而后把那光滑的、冰冷的刀面贴在她的脸颊上，一种欢喜之感突然没来由地占有了她，使她几乎笑出来了。她感到她的神经好像是在什么旋转的木栓上愈拉愈紧的弦。她感到她的眼睛愈张愈大了，

她的手指和脚趾神经质地抽动着，身体内的什么东西压迫着她的呼吸，而一切形象和声音在摇曳不定的半明不暗的灯光里以那稀有的鲜明使她惊异。疑惑的瞬间不断地降临到她心上，她确不定火车是向前走，还是往后退，或者竟是完全停了。坐在她旁边的是安奴茜卡呢，还是一个陌生人？“在那椅子的扶手上的是什么东西呢？是皮大衣还是什么野兽？而我自己又是什么呢？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女人？”她害怕自己陷入这种迷离恍惚的状态。但是有件什么东西却把她拉过去，而她是要听从它呢，还是要拒绝它，原来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的。她站起身来振一振精神，脱掉她的方格花纹的呢外套和她那暖和的大衣上的披肩。一瞬间她恢复了镇定，明白了进来的那瘦瘦的穿着掉了钮扣的长外套的农民是一个生火炉的，他正在看寒暑表，风雪随在他后面从门口吹打进来；但是随后一切又模糊起来了……那个穿长背心的农民仿佛在咬啮墙上的什么东西，老妇人把她的腿伸得有车厢那么长，使车厢内弥漫了乌云；接着是可怕的尖叫和轰隆的声音，好像有谁被碾碎了；接着是眩目的通红的火光在她眼前闪烁，又仿佛有一堵墙耸起来把一切都遮住了。安娜感觉得好像自己在沉下去。但是这并不可怕，却是愉快的。一个裹得紧紧的，满身是雪的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叫了一声什么。她立起身来定了定神；她这才明白原来是到了一个车站，而这就是乘务员。她叫安奴茜卡把她脱下的披肩和围巾拿给她，她披上，向门边走去。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147～1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呆 滞

她目光呆滞地凝视着丈夫，象凝视着一个陌生的人，蜡黄的脸上蒙着任打任骂的凄凉之色，掠过一丝丝屈辱和痛苦的微微搐动。

[中国]柯云路《新星》P.3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宝玉听了，便如头顶上响了一个焦雷一般。紫鹃看他怎样回答，只不作声。忽见晴雯找来说："老太太叫你呢，谁知道在这里。"紫鹃笑道："他这里问姑娘的病症。我告诉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罢。"说着，自己便走回房去了。

晴雯见他呆呆的，一头热汗，满脸紫胀，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红院中。袭人见了这般，慌起来，只说时气所感，热汗被风扑了。无奈宝玉发热事犹小可，更觉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知觉。给他个枕头，他便睡下；扶他起来，他便坐着；倒了茶来，他便吃茶。众人见他这般，一时忙起来，又不敢造次去回贾母，先便差人出去请李嬷嬷。

一时李嬷嬷来了，看了半日，问他几句话也无回答，用手向他脉门摸了摸，嘴唇"人中"上边着力掐了两下，掐的指印如许来深，竟也不觉疼。李嬷嬷只说了一声"可了不得了"，"呀"的一声便搂着放声大哭起来。急的袭人忙拉他说："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诉我们去回老太太、

太太去。你老人家怎么先哭起来？”李嬷嬷捶床捣枕说：“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心了！”袭人等以他年老多知，所以请他来看，如今见他这般一说，都信以为实，也都哭起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8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那妇人道：“我是丁亥年三月初三日酉时生。故夫比我年大三岁，我今年四十五岁。大女儿名真真，今年二十岁；次女儿名爱爱，今年十八岁；三小女名怜怜，今年十六岁；俱不曾许配人家。虽是小妇人丑陋，却幸小女俱有几分颜色，女工针指，无所不会。因是先夫无子，即把他们当儿子看养。小时也曾教他读些儒书，也都晓得些吟诗作对。虽然居住山庄，也不是那十分粗俗之类，料想也配得过列位长老，若肯放开怀抱，长发留头，与舍下做个家长，穿绫着锦，胜强如那瓦钵缁衣，芒鞋云笠！”

三藏坐在上面，好便似雷惊的孩子，雨淋的虾蟆；只是呆呆挣挣，翻白眼儿打仰。那八戒闻得这般富贵，这般美色，他却心痒难挠；坐在那椅子上，一似针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走上前，扯了师父一把道：“师父！这娘子告诵你话，你怎么佯佯不睬？好道也做个理会是。”那师父猛抬头，咄的一声，喝退了八戒道：“你这个孽畜！我们是个出家人，岂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成得个甚么道理！”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285～286，齐鲁书社1980年版。

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里那口带血刀来，把门一推，呀地推开门，抢入来。先把一个女使髻角儿揪

住，一刀杀了。那一个却待要走，两只脚一似钉住了的，再要叫时，口里又似哑了的，端的是惊得呆了。休道是两个丫嬛，便是说话的见了，也惊得口里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杀了。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4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 流泪

她突然变了脸色，眼光由光亮而变为阴暗，半晌说不出一句话。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她的眼睛开始发亮，罩上了一层晶莹的玻璃似的东西，睫毛接连地动了几下。“当真的？”她终于发出了这句短短的问话。眼泪沿着面颊流下来，她再也说不出第二句。

〔中国〕巴金《家》P.77，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一版。

这对倔强的小眼睛，在母亲的抚爱下，慢慢合拢到一起。从眼眸中挤出两滴晶莹的泪珠，紧紧粘在那聚集在一起的毛茸茸的睫毛下，在惨淡的月光辉映下，闪烁着水晶石般的宝光！嫂子头上那朵枯萎了的苦菜花，由于她的血液的浸泡，似乎又复活了生命力，花瓣儿又都伸展开了！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276，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王夫人带了宝玉宝钗过来请晚安，见贾母悲伤，三人也大哭起来。宝钗更有一层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监，将来要处决，不知可减缓否；翁姑虽然无事，眼见家业

萧条；宝玉依然疯傻，毫无志气。想到后来终身，更比贾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宝玉见宝钗如此大恸，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老爷太太见此光景不免悲伤，众姐妹风流云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园中吟诗结社，何等热闹，自从林妹妹一死，我郁闷到今，又有宝姐姐过来，未便时常悲切。见他忧兄思母，日夜难得笑容，今见他悲哀欲绝，心里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鸳鸯、彩云、莺儿、袭人见他们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呜咽起来。余者丫头们看得伤心，也便陪哭，竟无人解慰。满屋中哭声惊天动地。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471～147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何玉凤听张金凤这话，觉得没一个字不是从肺腑里掬来的。她登时好似从顶门上浇了一桶冷水，从脚底下起了一个霹雳，只痛得她欲待放声大哭却也哭不出来，只有抽抽噎噎，声嘶气咽的靠定那张神案，如带雨娇花，因风乱颤。想到安老夫妻和张姑娘的这番好处，立刻粉身碎骨她都情愿，漫是娶过了她去作新媳妇。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44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茶已三献，贾妃降座，乐止。退入侧殿更衣，方备省亲车驾出园。至贾母正室，欲行家礼，贾母等俱跪止不迭。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刑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

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早见那姑娘三步两步扑了那口灵去，叫声，“母亲，你可曾听见？如今是又好了，原来他也不是什么尹先生，也不好称他什么安官长，竟是我家三代深交，有恩有义的那一位异姓伯父。他如今要带了女儿，扶了你的灵柩回京，还要把你同父亲双双合葬，你道可好？你听了欢喜不欢喜？你心里乐不乐？啊呀！母亲！啊呀！母亲！你二位老人家，怎的尽着你女儿这等叫，答应都不答应一声儿呀！”说完了拍着那棺材，捶胸跺足，放声大哭。这场哭。真哭得那铁佛伤心，石人落泪；风凄雨惨，鹤唳猿啼；便是那树上的鸟儿，也忒楞楞展翅高飞；路上的行人，也急煎煎闻声远避。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 309～31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时，犹如一种野兽的下意识的哀号，突然间，象抽风似的，以极大的冲力从她心里爆发了，终于冲出来了这几周以来一直闷在胸膛、压在心底的抽泣。仿佛有一只愤怒的手揪住她的心拼命地摇动。她象喝醉了酒似的摇晃起来，要不是她丈夫一把扶住了她，她就摔倒了。

“依莱娜”，他抚慰着她，“依莱娜 依莱娜”，他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温和地叫着她的名字，好象他用这越来越轻柔的语调就能使她那痉挛神经的绝望的骚动平息下来似的。但是回答他的，只是抽泣；狂乱的骚动；痛苦的心潮滚过她的整个躯体。他托住她的不住颤栗的身体，把她抱到沙发上，让她躺

在那里。但抽泣并没有停止。象触电一般，她边哭边抽搐，全身都在耸动，仿佛有无数因恐惧和寒冷而产生的波缓缓地流遍这受折磨的肉体。全部神经，几周以来就在紧张地等待着这最难忍受的一刻，现在已经被撕得粉碎；巨大的痛苦肆无忌惮地折磨着这毫无知觉的躯体。

他极其不安地靠住她那筛糠般抖动的身体，抓着她冰冷的手，先是镇静地，然后便怀着恐惧和激情，发狂地吻着她的上衣，她的脖颈。但她那蜷缩的身躯依然象被撕裂似的不停地颤抖，那抽泣象一泻千里的翻卷的波涛从她的内心滚滚地上升。他触到了她的脸，脸是凉的，象泪洗的一般，而且还感到了她太阳穴那里的血管在嘭嘭地跳动。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向他袭来。他跪下了，想凑近她的脸去说话。

[奥地利]斯蒂芳·茨威格《恐惧》，选自《茨威格小说集》P。186，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他缩做一团，钻进一大堆破布烂衫下面。他哭泣着——不费力气，没有疼痛，也不颤抖，哭得象心地纯洁、问心无愧的人，象一个孩子。他可怜自己缩成一团的样子；他甚至感到他怜悯所有的人和全人类的生命。而在这种感觉中有着某种神秘而深沉的喜悦。他看到出世的婴儿，他觉得，那正是他自己新生了。他将活得很久很久，而他的生活也将会变得十分美好。他热爱这种生活，他怜惜这种生活，竟高兴得笑出声来。他抖了抖那堆破衣烂衫，问道：

“我这是哭什么呢？”

他没有找到答案，于是回答道：

“没什么。”

这个词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意义，这使他那颗破碎的心受

到极大的震动，如泉的热泪又夺眶而出，他的一生太凄惨了、太孤寒了。

然而，凶恶的死神这时却早已悄悄地盘踞在他的床头——静静地、耐心地、固执地等待着。

〔俄国〕安德列耶夫《在地下室里》，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56～157，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眼泪从娜达丽亚的眼睛里渗透出来了。但眼泪也并不总是携来安慰的。当眼泪在心头抽咽了许久之后，终于倾流出来，开始是急遽地，慢慢地变得轻松了，甜蜜了，这种眼泪是令人安慰，令人舒畅的，无言的痛楚因此也就可以消解了……但也有一种眼泪，它们是冷的，只是很吝啬地渗出来，被沉重的、推移不动的苦痛的重压从心头一滴一滴地挤出来，这种眼泪就不会给人安慰，不会使人轻松了。只有真正的伤心人才流这种眼泪；没有流过这种眼泪的人是还不能懂得不幸的。娜达丽亚今天是尝到这种滋味了。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P.124～12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她在写字台旁坐下，但是没有写信，她把两手搭在桌上，头伏在手上，哭起来，胸脯起伏地呜咽着，像小孩哭一样。她哭的是她曾梦想她的处境快要弄清楚，弄确定，而那梦想如今是永远破灭了。她可以预料到一切仍会像过去一样，而且实际上会比过去更坏。她感觉到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那在她今天早晨看来是那么无关轻重的，那地位对于她还是非常宝贵，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抛弃了丈夫和儿子投奔情人去的那种女人的可耻的处境；不管她怎样竭尽心力，她总不能够变得比她实在的更坚强一点。她永不会尝

到恋爱的自由，却会永远是一个有罪的妻子，时时感到罪迹被揭发的威胁，为了和一个她所不能共同生活的、同她很疏远的男子结上不名誉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丈夫。她知道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同时这事情又是这样可怕，她连想都不敢去想她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尽情地哭泣着，像小孩受了处罚的时候哭泣一样。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4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苦恼

一时晚妆将卸，黛玉进了套间，猛抬头看见了荔枝瓶，不禁想起日间老婆子的一番混话，甚是刺心。当此黄昏人静，千愁万绪，堆上心来。想起自己身子不牢，年纪又大了。看宝玉的光景，心里虽没别人，但是老太太舅母又不见有半点意思。深恨父母在时，何不早定了这头婚姻。又转念一想道："倘若父母在时，别处定了婚姻，怎能够似宝玉这般人材心地，不如此时尚有可图。"心内一上一下，辗转缠绵，竟象辘轳一般。叹了一回气，掉了几点泪，无情无绪，和衣倒下。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1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邓九公一面听安老爷那里说着，一面自己这里点头；及至听到后来，渐渐儿的把个脖颈低了下去，默默无言，只瞧着那杯残酒发怔。这个当儿，褚大娘子又在一旁说道："老爷子，听见了没有？我前日和你老人家怎么说来

着，我虽然说不出这些讲究来，我总觉一个女孩儿家，大远的道儿，一个人儿跑，不是件事；你老人家，只说我不懂这些事。听听人家二叔这话，说的透亮不透亮？”那老头此时，心里已是七上八下，万绪千头；再加上女儿这几句话，不觉急得酒涌上来，把一张肉红脸，登时连耳朵带腮颊，憋了个漆紫，头上热气腾腾出了黄豆大的一脑门子汗珠子，拿了条上海布的大手巾，不住的揩。半天从鼻子里哼出了一股气来，望着安老爷说道：“老弟呀！我越想你这话越不错，真有这个理！如今过了明日后日两天，她大后日就要走了，这可怎么好？”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24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马克是个面孔漂亮的孩子，他极其沉静，一副狡猾的笑容，他能以最安静的声调说最枯燥、最伤人感情的话。尽管他很恬静，可是，那只有点紧蹙的额头说明他肝火很旺，教人想起最风平浪静的海洋并不总是最平安的。此外，他太安静，太冷淡，太不动感情，因而郁郁不欢。在马克看来，生活从来就没有多大乐趣，到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他会摸不透为什么人们要哈哈笑，而且认为样子快活的人都是些傻瓜。在马克看来，不论是在文学中，还是在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诗，最好的诗，在他听来，也不过是咆哮号叫或者鸟语禽声，他所痛心疾首和不屑一顾的是热情。马克将是没有青春时代的，尽管他外表是个少年，而且正当青春时期，可是，他的心境已是到了中年。现在他的实际年龄是十四岁，可是，他的心灵却已是三十岁了。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156～15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班布尔先生坐在贫民习艺所的一间屋子里，老大不高兴地眼睛盯着毫无生气的壁炉；因为时值夏令，除了从它冷冰冰、亮闪闪的表面反射出几道微弱的日光外，看不到火焰熊熊燃烧。天花板下吊着一只纸糊的捕蝇笼，他间或在郁郁不乐的愁思中抬头向它望望，看到莽撞的苍蝇在花花绿绿的罗网周围乱转，班布尔先生便会发出深沉的叹息，脸上掠过更加沮丧的阴影。班布尔先生陷入了冥想；也许是苍蝇勾起他对生活中一段经历的痛苦回忆。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退斯特》P.31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无论谁，现在站在她的身旁，都要可怜她——可怜她倒不是因为她受了这样狂风骤雨的摧残；也不是因为她除了冢里的枯骨，完全和世人隔绝；可怜她却是因为她显出来的另一种苦恼，从她的身体受了感情的激动而轻微摇撼的动作上看出来的那一种苦恼。极端的不幸分明易见地压在她身上。只听淅淅沥沥的雨点儿，从她的雨伞上滴到她的斗篷上，从她的斗篷上滴到石南灌木上，从石南灌木上又滴到地面儿上，在这种淅沥的声音之中，能听见跟它很类似的另一种声音从她的嘴里发了出来。外界泪痕淋漓的景象，在她的脸上重复出现。她的灵魂的羽翼，都让她四围到处都是的那种残酷的障碍阻拦给触伤撞折了；即便她自己能看出来，她很有希望到蓓口、上轮船、驶到对岸的口岸，那她也不会露出任何比较轻快地意思来，因为其余的一切，还都是毒恶得令人可怕的呀。她高声自己说起话来了。我们想，一个女人，既不老，又不聋，既不瘸，又不癫，却竟会呜咽啜泣，高声自说自道起来，那情形一定是沉痛的了。

[英国]哈代《还乡》P.4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个人孤独地生活觉得越来越难受了。

在那冬日的夜晚，托尔斯泰从学校回来，沿着覆盖着积雪，但已被踏出来的一条狭窄小路走着。毡靴柔和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心中还在想着瓦西卡、费季卡、帕拉什卡等人。他深深地吸着寒冷清新的空气，四周只有被严寒冻裂的树木发出的哔剥声，它划破了那死一样的寂静——这时，他孤独一人。

早春时分，他穿着长筒的适用于沼地的靴子，行进在泥泞的粘土地上，一面欣赏着刚刚摆脱积雪的光彩夺目的谷物嫩芽，谛听着那些飞来的云雀絮絮不停的轻声漫语，它们在恢复了生机的湿润大地上低空盘旋，随着大自然的苏醒，种种新的希望萌生了，他由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感觉到了上帝世界的美妙，高兴得真想大声呼喊——这时，他孤独一人。

他坐在客厅里，姑妈也在那里，她不慌不忙地摆着牌阵，春天激动人心的声音，庄严地闯进了敞开着的、意大利式的窗户，这是从村里传来的年轻农民的歌声，从池边飘来的孩子们欢乐的叫喊声，青蛙的阁阁声，这些青蛙竭力想压倒由于发情而疲惫不堪的夜莺的抑扬发颤的啼啭声，空气中充满着鲜花怒放的苹果树和稠李树散发出来的甜蜜的香味，他多么想狂热地爱别人，同时也为别人所爱——这时，他孤独一人。

在酷热的夏天，他经常浑身是汗，疲乏不堪地从割草场上回来，在那里他跟农民们一样割了一整天草，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他兴致勃勃地从岸上跳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沃隆卡河，凉爽一下之后，便用公用的碗，大口地喝着农民的面包渣汤，这时，他为自己的体力，为和这些农民的直接交往，

为天气，为草地能如此快速地被割完而感到高兴，他真想跟什么人分享一下喜悦之情，——这时，他孤独一人。

他听着音乐，陶醉在向他袭来的，鼓舞人心而又难以捉摸的各种朦胧的思想和感情之中，这些思想和感情把他带到了一个崇高的、触摸不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些模糊的人物形象有了轮廓，而且开始活起来了，可是，他无人可以交谈——这时，他孤独一人。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苦闷，我没有什么朋友。没有！我孤独一人！"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282～28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痛苦

许凤被打得遍体伤痕，侧身躺在干草上，面容苍白瘦削。她咬紧牙一声不响，疼痛使她两颊的肌肉不停地抽动。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589，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他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屋子里没有声音。母亲的房门开着。他平安地躺在床上，心扑冬扑冬地跳着。眼前隐隐约约地现着那些可怕的影子。一种疲乏的、昏沉的感觉压住他。他没有动，也没有想。他慢慢地移动他的眼光，他努力睁大他的眼睛。可是他并没有看清楚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和先前，哪一种是梦，哪一种是真。他也不知道自

己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他只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他头痛。痛得不厉害，但是他头痛。他在挣扎，他也弄不清楚他在跟什么挣扎。他这样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

他发出一声呻吟，一只手疯狂似地抓自己的头发。他的左胸痛得厉害，现在好像不单是左胸，他整个胸部都在痛。她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伤害他？她应该知道每一个字都是一根锋利的针刺，每根针都在渴望他的心血。他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她？她对他的恨竟然是这么深！

〔中国〕巴金《巴金中篇小说选》下卷《寒夜》P。248、47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一版。

我一个劲地向我前面的那辆车的驾驶室里开火，此时，根本说不上清醒地选择目标，眼里只有那玻璃已经破碎的车门，它被突然推开了，一个满脸血迹很不年轻的军官，手执短枪从驾驶室钻了出来，可是他立即用戴着白手套的左手捂住了胸口，瘫跌在踏板上，倚着驾驶室的门框，我看到他那金丝眼镜后的恐惧、痛苦的眼睛。他有些茫然，好象在向满坡青青的庄稼发出一声疑问："难道这里不是我的'王道乐土'吗？"也许他正看到我那支小马枪的枪口吐出一缕青烟，感到了武运并不久长的悲哀。……他似乎有些留恋，又象有些牵挂，他惊异而又懊恼地瞪了我一眼，觉得一个堂堂的帝国军官，竟死在初次参加战斗的毛孩子之手，未免太不甘心；他似乎要和命运抗争一番，觉得不该如此安排，他极不情愿的迟疑而踌躇地倾跌下去，手枪落在地上，那只痉挛的手，还死死地抓住踏板的边缘，不愿意放开。

〔中国〕黎汝清《生与死》P。74～75，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高良杰在黑暗中低下头狠狠抽着烟。暗红的火光照亮了他那眉头紧蹙、目光阴沉的脸，腮帮子掠过几丝搐动。他感到了左边那只向下垂的空袖子，心中涌起一丝悲凉。

[中国]柯云路《新星》P。517，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他上了床，左胸又在痛，不单是左胸，好像全身都痛。他的脑子十分清醒。他睡不着。街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仍然没有停止。不知是哪一家请端公（巫师）做法事，那个扮旦角的正唱得起劲。他不要听那些戏词，可是它们却不客气地闯进他的耳里来，搅乱了他的思想。他在床上翻来复去，越睡越睡不着，越着急，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又不敢把那床薄被掀开。他害怕受凉，也不愿意随意损伤自己的健康，虽然他先前还在想他的内部快要被病菌吃光，他已经逼近死亡。

[中国]巴金《巴金中篇小说选》下卷《寒夜》P。48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一版。

黛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恶梦。喉间犹是哽咽，心上还是乱跳，枕头上已经湿透，肩背身心，但觉冰冷。想了一回，“父亲死得久了，与宝玉尚未放定，这是从那里说起？”又想梦中光景，无倚无靠，再真把宝玉死了，那可怎么样好！一时痛定思痛，神魂俱乱。又哭了一回，遍身微微的出了一点儿汗，扎挣起来，把外罩大袄脱了，叫紫鹃盖好了被窝，又躺下去。翻来复去，那里睡得着。只听得外面淅淅飒飒，又象风声，又象雨声。又停了一会子，又听

得远远的吆呼声儿，却是紫鹃已在那里睡着，鼻息出入之声。自己扎挣着爬起来，围着被坐了一会。觉得窗缝里透进一缕凉风来，吹得寒毛直竖，便又躺下。正要朦胧睡去，听得竹枝上不知有多少家雀儿的声儿，啾啾唧唧，叫个不住。那窗上的纸，隔着屉子，渐渐的透进清光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184～118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话说纣王驾至寿仙宫前，不见妲已来接见，纣王心甚不安。只见侍御官接驾。纣王问曰："苏美人为何不接朕？"侍驾官启陛下："苏娘娘偶染暴疾，人事昏沉，卧榻不起。"纣王听罢，忙下龙辇，急进寝宫，揭起金龙幔帐，见妲已面似金枝，唇如白纸，昏昏惨惨，气息微茫，恹恹若绝。纣王便叫："美人，早晨送朕出宫，美貌如花，为何一时有恙，便是这等垂危！叫朕如何是好？"——看官，这是那云中子宝剑挂在分宫楼，镇压的这狐狸如此模样。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4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鸳鸯喜之不尽，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今儿他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

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烂化成酱在这里！"原来他一进来时，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左手打开头发，右手便铰。众婆娘丫鬟忙来拉住，已剪下半绺来了。众人看时，幸而他的头发极多，铰的不透，连忙替他挽上。贾母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口内只说："我通共剩了样么一个可靠的人，他们还要来算计！"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64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许多哥萨克以主人的身分或者像殷切盼望的客人一样回来了，他们的家里就充满了欢乐。这种欢乐更尖利地和无情地加重了那些永久失去了亲人的人们的隐秘而生了根的苦闷。丧失了许多哥萨克，——他们失落在加里西亚、布珂文纳、东普鲁士、喀尔巴阡山的山麓和罗马尼亚的田野上了，他们变成了死尸，在炮火的哀悼之下腐烂掉；现在许多高大的合葬冢已经生满了艾蒿，雨点冲刷着这些大坟，雪花掩盖住它们。许多光着头的哥萨克妇女将要跑到胡同里去，用手巴掌遮住太阳盼望着，——亲爱的心肝们是回不来啦！从很多人的肿胀的和褪色的眼睛里将要像河一样流出眼泪，——苦闷是冲不掉啦！许多人在生日和忌日将要哭叫，——东风却不能把他们的哭声送到加里西亚和东普鲁士去，也不能送到已经塌陷的合葬冢的土丘那儿去！……

青草掩没了坟墓，——时间消灭掉痛苦。清风把出征人的脚印吹得干干净净，——时间舔尽了血的痛苦和那些没有

盼望到亲人、而且再也盼望不到亲人的人们的记忆，因为人的生命是很短促的，命里注定由我们大家所践踏的青草也并不多……

普罗霍尔·沙米里的妻子眼看着去世的丈夫的兄弟马尔丁·沙米里活着回来了，他爱抚着自己的怀孕的老婆，哄着孩子玩，把礼物分给他们，她看够了以后，就用脑袋对着坚硬的土地撞起来。妇女碰着脑袋，而孩子们却拥挤在羊群的旁边，用吓得大瞪着的眼睛望着母亲，大声哭号。

亲爱的女人，你撕坏身上的最后一件衬衣的领子吧！你拔掉那些由于凄凉和困难的生活而变得稀疏的头发吧，你咬你的已经咬烂出血的嘴唇吧，你折断你那被工作残伤了的胳膊吧，你在空屋子的门限旁边的土地上撞头吧！反正你的屋子里没有主人啦，你再也没有丈夫啦，你的孩子们再也没有父亲啦，还得记住，再也没有人亲你和你的孤儿啦，再也没有人来帮助你摆脱掉艰苦的工作和贫穷的环境啦，当你在夜间被疲劳压得倒下来的时候，再也没有人把你的脑袋搂在怀里啦，再也没有人像他从前那样对你说："别发愁，婀妮西珈！咱们能过上好日子！"啦。你再也不会有丈夫啦，因为劳动、贫困和孩子已经把你吸干啦，使你变得愚蠢啦；你的半裸体的孩子们再也不会有父亲啦；你要自己耕地和耙地，被那种难以胜任的紧张累得直喘气，把沉重的小麦捆从割麦机上卸下来，用三齿叉子叉住，往大板车上装，你就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往肚子下头挣扎，后来你就会抽筋，用破布片盖住身子，流尽了血。

母亲翻弄着阿列克塞·别士尼亚克的旧衬衣，哭起来了，流出了悲痛的吝啬的眼泪，闻着这件最后的衬衣，这是由米希卡·珂晒沃依带回来的，衣服的折缝里还保留着儿子

身上的汗气；老太婆把脑袋趴在衣服上，摇晃着身子，像诉苦一样念叨着，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公家发的肮脏的棉布衬衣上。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722～7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安黛·拉扎尔小姐在交易所电车站上车后，坐下了，但是还没买票。她目光淡漠，下腹疼痛难忍，紧蹙着眉头。电车忽行忽止地行驶着，她心里上下翻腾，非常难受。售票员见此情形，以为她要跌倒了，热心地扶住她，想帮助她。但是，安黛强忍住疼痛，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儿闻了闻。她面色惨白，头发凌乱，不时吃力地喘着气。这个22岁的姑娘穿着一件栗色紧身毛衣，脚下的高跟鞋显得她又高了许多。电车里的这几分钟是那样地漫长难熬。当电车在普拉多大街停下时，她先扶着栏杆站了会儿才下车。下车后，她每走一步都疼得直哆嗦。她咬着嘴唇，向前移动步子。她感到眩晕，于是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她几次想站起来，但她是那样地虚弱，只好一动不动地坐着。最后她终于站起来了，可是四肢疲软无力，刚一迈步，不禁趔趄了一下。她不是在行进，只是本能地移着脚步。一个滑旱冰的孩子滑过来时，险些把她撞了个仰面朝天。经此一吓，她抽搐得颜面都变了形，吓得那孩子调头就跑开了。她离开便道，转向一座铁栅栏门，很吃力地把门推开。

〔塞内加尔〕桑贝纳·马斯曼《黑色码头工人》P.68～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当时啊！……那些日子，我的耐性几乎消耗殆尽，自我牺牲精神亦所剩无几，内心越来越不满那单调乏

味的劳碌和贫困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我素来是厌恶的，因为我曾经领略过美好自由的光阴！我含辛茹苦，没想到一场新的灾难又向我袭来，我感到更为可怕：一个粗俗、愚昧、狂暴的人向我求婚，可我根本不爱也不可能爱他。我继母非要我答应这门亲事不可。她的要求是可以谅解的，因为她看到这是摆脱绝望困境的唯一出路，但是对于我呢……我久久忍受着痛苦与折磨，盼望有朝一日喜悦的光辉将我那凄凉的生活照亮，哪怕只是一瞬间；渴求有朝一日我也能尝到幸福……可是突然……要我终生委身于一个我对其毫无感情、甚至厌恶的人，一个在知识阅历上远不如我、与我毫无共同语言的人；命里注定要我去过那没有爱情、没有幸福、没有欢乐的枯燥乏味的生活；要我摒弃一切向往、摒弃那久怀于心底的、在悲怆的艰难日子里唯一给过我勇气的诱人的期望……啊，可怕，多么可怕！我不知道，也许我错了，不过我觉得，当时我不如一头扎进坟墓里去！未婚夫的来访越来越勤。继母的威逼也越来越紧。她时而恳求，时而威吓。每况愈下的苦日子不容置辩地说明了我们必须履行这一令人诅咒的婚姻。但我并未屈服于继母的恳求和威吓，并未被贫困所吓倒。我服从的是我自己的心愿！我的拒绝使未婚夫气急败坏，象发了疯似的。这也促使继母更残酷地迫害我。她要把我赶出家门。我的处境真是吓人。就在这当儿您突然出现了……

[俄国]涅克拉索夫《亚历山德丽娜的一生》，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236，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突然间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痛苦的内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他的牙痛。他

看到煤水车和铁轨，而且受到和一个自从发生了那件不幸的事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谈话的影响，他突然回想起了她；那就是，回想起她遗留下的一切，当他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一样跑到火车站的站房，在一张桌子上，毫不羞愧地展露在陌生人的眼前，停放着她那不久以前还充满了生命的、血迹斑斑的遗体；那个完整无恙的、长着浓厚的头发、鬓角上有着发鬈的头，朝后仰着；在那红唇半张的妩媚动人的脸上凝结着一种异样的表情——嘴唇上含着凄惨的神情，而在那还睁着的凝然不动的眼睛里带着吓人的光芒，好像在说那句他们吵架的时候她曾对他说过的可怕的话——说他会后悔的。

他努力追忆他初次遇见她的时候她的样子，那也是在火车站上，她神秘、妩媚、多情、追求和赐予幸福，不像他所记得的她最后那样残酷无情的复仇神情。他极力回想他同她一起度过的良辰美景，但是这些时刻永远被毒害了。他只想得起她是一个获得胜利的、实行了使他抱恨终身的威胁的人。他不再感觉到牙痛了，一阵呜咽扭歪了他的脸。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册P.114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时他们俩都表现着极不高兴的样子，特别是那个女孩子；但是，在她脸上那种不满意的表情之中，还透露出了另外一种神气，仿佛是一道光，却没有东西可以照，一星火，却没有东西可以烧，一种如饥似渴的幻想勉强把它的生命维持着，这种神气使得她面部的表情呈现出异彩。这不是兴高采烈的青年人所应有的光彩，而是动摇不定的、热望的、带有疑快的闪光，这闪光之中似乎有着痛苦存

在，很象瞎子在摸索道路的时候面部表情的变化一般。

[英国]狄更斯《艰难时世》P.1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这时的情形太可怕了。那本来向前微俯的头肩，忽然拼命向后仰着，好象在闪躲一个突然而来的打击，苍白的面颊一下子变成通红，刚才微张的嘴唇紧紧地闭起，只有那对眼睛带着我从未遇见过的可怕神气还在瞪着我望，接着是一阵战栗通过她的全身。她用两手支撑着，把整个身体的重量压到桌子上去，使得那桌上的花瓶都震动起来，同时那椅子上不知什么东西也震落到地上了。她继续抓着那摇晃的桌面，自己全身也在颤抖，但她并没有跑开，只是越来越激动地拼命抓着那沉重的石头桌面，抖了又抖，最后忽然爆发成失声的痛苦，象一条崩溃的河流似的，一发不可收拾。

[奥]褚威格《同情的罪》P.11，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失去幼儿对母亲的打击总是比对父亲更沉重。除了母亲，有谁能体会到和自己孩子的这种不可分割的肉体上的联系呢？是母亲谛听着自己体内正在孕育的生命的动静，是母亲在自己的怀里把这温暖的小生命喂大，是母亲贪婪地注视着他那最微小的独特的表现，注视着他那混沌的、逐渐富有表情的小眼睛，注视着他那象丝一样柔软的头发的生长，除了母亲，谁能怀着紧张的欢乐心情注视着自己婴儿最初跨出的不稳的脚步，并以某种难以解释的敏感猜到他最初的咿呀声的意思呢。对她，对母亲来说，她的未来是和她孩子的未来融合在一起的……然而突然间——一具冰冷的、坚硬的小尸体……被运走了，被埋在教堂墙边的一个地方，

一个小小的土堆将变成一座坟墓，它被无情的积雪盖住了。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400～401，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娜克西妮亚表面上坚强地忍受着别离的痛苦。她把对葛利高里的全部爱情都放到女儿身上去了，特别是当她确信这个孩子的确是葛利高里的骨血以后。生命是不能驳倒的证据：小姑娘的深红色的头发脱掉了，生出了黑色的、鬈曲的新头发；眼睛的颜色也改变了，显得黑了，眼缝也变长了。小姑娘一天一天地越来越像父亲，就连笑容也是野性的、麦列霍夫家的、葛利高里的样子。娜克西妮亚现在毫无疑问地可以从孩子身上看出谁是父亲来了，因此对她就有了更加热烈的情感，——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每当走近摇篮的时候，在小姑娘惺松的小脸上，一发现某种和司契潘脸上的可憎的线条稍有相似的影子和极细微的相同之点，就摇摇晃晃地向后退去了。

日子悠悠忽忽地过去，每过一天，娜克西妮亚心上的强烈的痛苦就更加厉害一些。对于爱人生命的担忧，像钢钻一样钻着脑子，这种念头白天固然不肯离开她，夜间也要出现，而且一到夜间，那种郁积在心里的、一直被意志压制着的东西就冲破了堤防：整个的夜间，娜克西妮亚为了不吵醒孩子，心里暗暗呼叫，流着眼泪，咬着胳膊挣扎，把喊叫声压制回去，用肉体的疼痛克服掉精神的痛苦。她一面流出很多眼泪落在小孩子的襁褓上，一面怀着幼雅的天真心情想着："是葛利希加的孩子，大概他的心里也感觉到啦，我真是想念他呀。"

经过了许多这样的夜晚之后，她像一个被打伤的人一样

站起来了：全身酸痛，太阳穴里就像有许多小银锤子在顽强地、不断地敲打着，以前曾经像儿童一样虚胖起来的下垂的嘴唇角上浮现着成人的痛苦神情。许多痛苦的夜使婀克西妮亚衰老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452～45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悲痛

按照殡葬礼仪，纸炮一响，送葬的妇女都停止哭丧了。王瞎子老婆，脸上还有几颗眼泪，他的两个外甥媳妇，脸上不象刚哭过的样子，现在都站起来了。她们扯着素芳的胳膊，要拉她站起来。别哭啦！老人已经埋毕啦！但素芳只管她弯着腰，伸长脖子，失声断气地抽泣着。好象决心要把肠肠肚肚，全部倾倒在这墓地上，她才回家。她痛不欲生的样子。你看：眼泪、鼻涕和口水，一串串地往棉槎地上淌着。她嘴张着，下嘴唇颤抖着。她眼皮红肿，面皮却苍白。她脸也变形罗。曾经是俊俏的小媳妇，现在多么丑陋难看啊！

〔中国〕柳青《创业史》第二卷P.60，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胡杏一听卖身契三个字，登时忍耐不住了。只见她圆圆的莲子脸儿拉长了，大大的眼睛竖起来了，左脸上那深深的酒涡儿跳动起来了，血色一直泛滥到眉梢下面了。

〔中国〕欧阳山《苦斗》P.6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宝玉因不见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别处去了，想了一想，索性迟两日，等他的气消一消再去也罢了。因低头看见许多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叹道："这是他心里生了气，也不收拾这花儿来了。待我送了去，明儿再问着他。"说着，只见宝钗约着他们往外头去。宝玉道："我就来。"说毕，等他二人去远了，便把那花兜了起来，登山渡水，过树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处来。将已到了花冢，犹未转过山坡，只听山坡那边有呜咽之声，一行数落着，哭的好不伤感。宝玉心下想道："这不知那房里的丫头，受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闷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82～3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宝玉半梦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觉有人推他，恍恍忽忽听得有人悲戚之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宝玉犹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两个眼睛肿的桃儿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忍，支持不住，便"嗳哟"一声，仍就倒下，叹了一声，说道："你又做什么跑来！虽说太阳落下去，那地上的余热未散，走两趟又要受了暑。我虽然捱了打，并不觉疼痛。我这个样儿，只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与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不可认真。"此时林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得利害。听了宝玉这番话，心中虽然有万句言词，只是不能说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说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63～4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里紫鹃扶着黛玉躺在床上，地下诸事，自有雪雁照料，自己只守着旁边，看着黛玉，又是心酸，又不敢哭泣。那黛玉闭着眼躺了半晌，那里睡得着？觉得园里头平日只见寂寞，如今躺在床上，偏听得风声，虫鸣声，鸟语声，人走的脚步声，又象远远的孩子们啼哭声，一阵一阵的聒噪的烦躁起来，因叫紫鹃放下帐子来。雪雁捧了一碗燕窝汤递与紫鹃，紫鹃隔着帐子轻轻问道："姑娘喝一口汤罢？"黛玉微微应了一声。紫鹃复将汤递给雪雁，自己上来搀扶黛玉坐起，然后接过汤来，搁在唇边试了一试，一手搂着黛玉肩臂，一手端着汤送到唇边。黛玉微微睁眼喝了两三口，便摇摇头儿不喝了。紫鹃仍将碗递给雪雁，轻轻扶黛玉睡下。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190～11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时，母亲的心情能用什么话来表达呢？她浑身没有一点劲儿，只是觉得脚下的地旋转起来了，象一个疯狂旋转的陀螺，转着、转着，不停地转着……最后她晕倒在地上了，既不能呼吸，也无法说话。她仿佛觉得冰凉的水流遍了身上所有的关节。她全身都淌着冷汗，只觉得被汗水浸透了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她度过了一段即使在做恶梦时也没有过的令人窒息的恐怖时刻。接着，眼泪簌簌地从面颊上流了下来。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寿命将要缩短，她为之伤心流泪，因为她曾幻想生儿育女会延长寿命；她为自己甘受这种禁锢生活而流泪，而她这样做是为了使后代幸福，能出人头地；她为无数烦恼而流泪。忽然，往事涌上她的心头……她清楚地记得，奈菲赛还怀在她肚里时，她就把胎儿看

作是身上的一块肉；她还记得妊娠时的反应：恶心、呕吐，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没有；她还记起分娩时撕裂似的疼痛；她还记得在给奈菲赛喂奶时油然而生的慈爱，这种慈爱是随着乳房中流出的乳汁和奈菲赛吮吸时所产生的疼痛而产生的；最后，她还想起了自己为思念远离家门、身居异乡的奈菲赛暗暗流了不少眼泪……可是，这一切现在给了她什么报答呢？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南风》P.7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 悲　哀

吴少奶奶瞪眼看着房门上那一幅在晃荡的蓝色门帘，张大了嘴巴，似乎想喊，可是没有出声；两粒大泪珠终于夺眶而出，掉在她的手上。然后她又垂头看地毯上的那本破书和那朵枯萎了的玫瑰花，一阵难以抵挡的悲痛揉断了她的柔肠；她扑在沙发榻里，在迷惘的呻吟中，……

〔中国〕茅盾《子夜》P.18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殳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大家都怏怏地，似乎想走散，但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

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预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咷，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中国〕鲁迅《孤独者》，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P.88～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到了第四日早晨，贾母等正围着宝玉哭时，只见宝玉睁开眼说道："从今以后，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收拾了，打发我走罢。"贾母听了这话，如同摘心去肝一般。赵姨娘在旁劝道："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哥儿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儿的衣服穿好，让他早些回去，也免些苦；只管舍不得他，这口气不断，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这些话没说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骂道："烂了舌头的混帐老婆，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你怎么知道他在那世里受罪不安生？怎么见得不中用了？你愿他死了，有什么好处？你别做梦！他死了，我只和你们要命。素日都不是你们调唆着逼他写字念书，把胆子唬破了，见了他老子不象个避猫鼠儿？都不是你们这起淫妇调唆的！这会子逼死了，你们遂了心，我饶那一个！"一面骂，一面哭。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心里越发难过，便喝退赵姨娘，自己上来委婉解劝。一时又有人来回说："两口棺椁都做齐了，请老爷出去看。"贾母听了，如火上浇油一般，便骂："是谁做了棺

椁？”一叠声只叫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55～3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当下我心如刀割。我本来能够见到她，却没有见到，而且永远也见不到了——这个悲戚的思绪如同一种不容辩解的谴责，无比猛烈地刺痛了我的心。“她死了！”我木然地望着看门人又说了一遍，然后慢慢地踅到街上，自己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桩桩往事一下子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想不到这个年轻、热情、光彩照人的生命竟是这样终结的，她梦寐以求的竟是这样的归宿！我一面这样思索着，一面想象着那张亲切的面庞、那双明眸、那头鬈发如今装在窄小的木匣里，埋在潮湿阴暗的地下，而且安葬之处离尚在尘世的我并不遥远，离我父亲也许只是几步之隔……我默然思索着这一切，不禁凝神遐想起来，忽然我心中回响起普希金的两句诗来：

我从无动于衷的嘴里听到她的噩耗。

我听到这音信时也是无动于衷的。

啊，青春哪！青春！你对什么都不在乎，你仿佛拥有宇宙的全部财富，连忧伤也会给你安慰，悲痛也会使你惬意。你自信而又鲁莽，你说：看吧，天地间惟我独存！其实你的韶光在飞逝，多少岁月消逝得无影无踪，你的一切都会象阳光下的蜡烛，象皑皑的白雪一样化为乌有……也许你魅力的全部秘密并不在于你真的无所不能，而在于你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只在于你的精力都白白地浪费掉，而找不到一点正经用场；只在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当真认为自己在消费生命，觉得自己有理由说：“唉，假如当初我不虚度年华，我会有所

作为的！”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431，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生 气

走在最后头的，是拎着写生板的迟欣丽。她边走边生气，越走肚里的气儿鼓得越足。她的洁白的蒜瓣小牙，狠狠地咬着薄薄的嘴唇，时不时地抬起烟腾火冒的双眼，瞪一下飞飞扬扬地走在最前面的林霞薇。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宝玉笑道：“妹妹，你说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宝玉笑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听了，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了来，还学了这些混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母去。”说到“欺负”两个字上，早又把眼睛圈儿红了，转身就走。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2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正没开交处，忽听丫鬟来说：“老太太来了。”一句话未了，只听窗外颤巍巍的声气说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岂不干净了！”贾政见他母亲来了，又急又

痛，连忙迎接出来，只见贾母扶着丫头，喘吁吁的走来。贾政上前躬身陪笑道："大暑热天，母亲有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厉声说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象，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贾政又陪笑道："母亲也不必伤感，皆是作儿的一时性起，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贾母便冷笑道："你也不必和我使性子赌气的。你的儿子，我也不该管你打不打。我猜着你也厌烦我们娘儿们。不如我们赶早儿离了你，大家干净！"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干答应着。贾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作宰的，也末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将来还少生一口气呢。"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贾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无立足之地，你反说起你来！只是我们回去了，你心里干净，看有谁来许你打。"一面说，一面只令快打点行李车轿回去。贾政苦苦叩求认罪。

贾母一面说话，一面又记挂宝玉，忙进去看时，只见今日这顿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气，也抱着哭个不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57～4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恼怒

少焉席已上来，水陆并陈。汤饭将到之时，恰恰两个旦脚，袅袅娜娜在毯上做戏。那盛希侨目不转睛，眼中赏心中还想着席上喝彩，好令管家放赏。争得一起腐迂老头儿，全不知凑趣，早已心中不甚满意。忽听淡如菊道："十年离家，全然没见一副好箱，一颗好旦脚。"绍闻道："这是山东接来的。"淡如菊道："这都是敝处打下来的'退头货'。"只这"退头货"三字，盛公子肝花上直攮了一大针，心坎内就轰了一声雷。扭头厉声道："淡师爷淡老先生，眼中看罢，不用口中胡褒贬。像你这个光景，论富，你家里没产业；论贵，你身上没功名。即在贵处看戏，不过隍庙中戏楼角，挤在人空里面，双脚踏地，一面朝天，出来个唱挑的，就是尽好；你也不过眼内发酸，喉中咽唾，羡慕羡慕就罢了。你今日且不要到席上口中说长道短！"绍闻见盛希侨出言卤莽，急拦一句道："盛大哥是怎的，看戏罢。"盛希侨一声喝住戏子道："退头货，进去罢，休惹人家恶心。这些话，吓马牌子罢，休扫我这傻公子的高兴。"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766～767，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宝玉听了，又喜又气又叹。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气的是坠儿小窃；叹的是坠儿那样一个伶俐人，作出这丑事来。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又说："他说你是个要强的，如今病着，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等好了再告诉你。"晴雯听了，果然气的蛾眉倒

瘪，凤眼圆睁，即时就叫坠儿。宝玉忙劝道："你这一喊出来，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之心了。不如领他这个情，过后打发他就完了。"晴雯道："虽如此说，只是这口气如何忍得！"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宝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来，因问茜雪道："早起沏了一碗枫露茶，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的，这会子怎么又沏了这个来？"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会子李奶奶来了，他要尝尝，就给他吃了。"宝玉听了，将手中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掷，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裙子的茶。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你们这么孝敬他？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了他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养着祖宗作什么！撵了出去，大家干净！"说着便要去立刻回贾母，撵他乳母。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里凤姐儿带着贾蓉走来上房，尤氏正迎了出来，见凤姐气色不善，忙笑说："什么事情这等忙？"凤姐照脸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个体统才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国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来了。这会子被人家告我们，我又是个没脚蟹，连官场中都知

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来了你家，干错了什么不是，你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使你们做这圈套，要挤我出去。如今咱们两个一同去见官，分证明白。回来咱们公同请了合族中人，大家觌面说个明白。给我休书，我就走路。”一面说，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见官。急的贾蓉跪在地下碰头，只求“姑娘婶子息怒。”凤姐儿一面又骂贾蓉：“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调三窝四，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你死了的娘阴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还敢来劝我！”哭骂着扬手就打。贾蓉忙磕头有声说：“婶子别动气，仔细手，让我自己打。婶子别生气。”说着，自己举手左右开弓自己打了一顿嘴巴子，又自己问着自己说：“以后可再顾三不顾四的混管闲事了？以后还单听叔叔的话不听婶子的话了？”众人又是劝，又要笑，又不敢笑。

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动地，大放悲声，只说：“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违旨背亲，将混帐名儿给我背着？咱们只去见官，省得捕快皂隶拿来。再者咱们只过去见了老太太、太太和众族人，大家公议了，我既不贤良，又不容丈夫娶亲买妾，只给我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亲身接来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气，也不敢回，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婢的住在园里。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一样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说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谁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纵然我出去见官，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少不得偷把太

太的五百两银子去打点。如今把我的人还锁在那里。”说了又哭，哭了又骂，后来放声大哭起祖宗爹娘来，又要寻死撞头。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并无别语，只骂贾蓉：“孽障种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说不好的。”凤姐儿听说，哭着两手搬着尤氏的脸紧对相问道：“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不然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你若告诉了我，这会子平安不了？怎得经官动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壮不如里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得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总是他们也不怕你，也不听你。”说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样。你不信问问跟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得他们听。叫我怎么样呢，怨不得妹妹生气，我只好听着罢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968～970，人民文学出版1982年版。

## 气 愤

磨石兹达听了，全身的血都往头上冲，眼珠仿佛都要滚出，红得可怕，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象一条毛虫。他的脑子失去了理智，扣着枪机的手指有点发抖。

[中国]李乔《破晓的山野》P.3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她（佩华）举起一只手在空中挥动。她口里嚷着，头摇着，那一头浓发全散开来，跟着她的头飘动，那

么一大堆！它们时而遮了她的半边脸，时而披到后面去。远远地望过去，好象一个狮子头，狮子在抖动它的鬃毛。

［中国］巴金《雾·雨·电》P.3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这时只听老田大声喝道："别动！谁敢挪动一步，马上把谁填到水里！"他的脸色铁青，眉眼恼的怕人，语气十分坚决。大家都吓呆了，立时鸦雀无声。老田象只猛虎一样转脸对老姜头吼道："非堵住不可！你再胡说八道惑乱人心，我先把你填到水里！你要敢离开这里一步，我马上把你推下去！"老姜头也给吓住了，蹲在那里一句话也没敢说。老田又向决口那头喊道："老翟，马上组织人，下水堵！"接着就听到翟书记用广播筒喊道："会水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站出来准备下水。"

［中国］马烽《我的第一个上级》P.1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看看天色待晚，不见杜兴回来。李应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见庄客报道："杜主管回来了。"李应问道："几个人回来？"庄客道："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马回来。"李应摇着头道："却又作怪！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今日缘何恁地？"杨雄、石秀都跟出前厅来看时，只见杜兴下了马，入得庄门。见他模样，气得紫涨了面皮，半晌说不的话。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6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了

上来，也并不忖夺，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便堵着门站着骂道："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淫妇忘八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贾琏也因吃多了酒，进来高兴，未曾作的机密，一见凤姐来了，已没了主意，又见平儿也闹起来，把酒也气上来了。凤姐儿打鲍二家的，他已又气又愧，只不好说的，今见平儿也打，便上来踢骂道："好娼妇！你也动手打人！"平儿气怯，忙住了手，哭道："你们背地里说话，为什么拉我呢？"凤姐见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打着平儿，偏叫打鲍二家的。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叫道："你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了，倒都唬起我来。你也勒死我！"贾琏气的墙上拔出剑来，说道："不用寻死，我也急了，一齐杀了，我偿了命，大家干净。"正闹的不开交，只见尤氏等一群人来了，说："这是怎么说，才好好的，就闹起来。"贾琏见了人，越发"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风来，故意要杀凤姐儿。凤姐儿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丢下众人，便哭着往贾母那边跑。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607～60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坐下。凤姐忙奉茶，因陪笑问

道："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平儿见了这般，着慌不知怎么样了，忙应了一声，带着众小丫头一齐出去，在房门外站着，越性将房门掩了，自己坐在台矶上，所有的人，一个不许进去。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说："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那里得来？"王夫人见问，越发泪如雨下，颤声说道："我从那里得来！我天天坐在井里，拿你当个细心人，所以我才偷个空儿。谁知你也和我一样。这样的东西大天白日明摆在园里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头拾着，不亏你婆婆遇见，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问你，这个东西如何遗在那里来？"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忙问："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说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顽意儿，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跟我赖！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姊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凤姐听说，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雪娥听见，千不合，万不合，悄悄说了一句："姐姐几时这般大了，就抖搂起人来！"不想兰花回到房里，告春梅说了。这春梅不听便罢，听了此言，登时柳眉

剔竖，星眼圆睁，咬碎银牙，通红了粉面，大叫："与我采将那淫妇奴才来！"须臾，使了奶娘丫环三四个，登时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气狠狠的一手扯住他头发，把头上冠子跺了，骂道："淫妇奴才，你怎的说几时这般大？不是你西门庆家抬举的我这般大！把买将你来伏侍我，你不愤气，教你做口子汤，不是精淡，就是苦咸。你倒还对着丫头说我几时恁般大起来，搂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请将守备来。采雪娥出去，当天井跪着。前边叫将张胜、李安，旋剥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1486～1487，齐鲁书社1988年版。

妮阿玛记得，小时候，村妇们每次来看她母亲时，总要把她拉到怀里，抚摸她那披到肩头的头发，亲吻她的脸蛋和嘴唇，逗她痒痒以至进行热烈的搂抱。她对此讨厌极了。她每次总是拼命挣扎。有一次来了一个胖女人，就像饿虎扑食一般地用两只粗大的胳膊钳着她，用两条沉重的大腿夹着她，再加上她那浓烈的香水味呛着她，使她简直透不过气来。妮阿玛挣来挣去，想摆脱那女人的掌心，谁知那女人竟使劲将她搂住，把她那对肥厚的嘴唇按到她的脖子上、脸蛋上又亲又闻。妮阿玛急了，"啪"，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并趁那女人吃惊松手之际，挣脱出来，跑出了那个房间。

[苏丹]塔依卜·萨利赫《风流赛义德》—《宰因的婚礼》P.230，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人们的呼喊汇成一股嘈杂的旋风，压倒了机器低沉的轰鸣声、蒸气沉重的叹息声和电线的嗡嗡声。大家

挥舞着手臂，用冷嘲热讽的激烈言词互相点燃起怒火，急急忙忙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平常沉睡在疲惫的胸中的愤怒，这时觉醒了，要寻找出路，越来越宽地展开黑色的翅膀，得意洋洋地凌空飞翔，并且更紧地攫住人们，把人们拖在后面，使他们彼此冲撞，然后变成狂怒的火焰。煤烟和尘土在人群上空团团翻滚，那些淌着汗水的面孔涨得通红，面颊上挂着黑色的泪珠。一张张黑脸上，眼睛冒着火，牙齿闪着光。

〔苏联〕高尔基《母亲》P.6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 愤　怒

看着这不中用的样子，吴荪甫的怒火更加旺了，他右手叉在腰间，左手握成拳头，搁在那张纯钢的写字台边缘，眼睛里全是红光，闪闪地向四面看，好像想找什么东西来咬一口似的。

〔中国〕茅盾《子夜》P.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大家说了没三两句话，只听得二门外一声大叫好，说道："囚攘的在那儿呢？让我摆布他几个脑袋。"一听却是邓九公的声音。老爷同公子连忙迎出来；安太太一班女眷，也跟出来。只见邓九公皮袄不曾穿，只穿着件套衣裳的大夹袄，披着件皮卧龙袋，敞着怀，光着脑袋，手里提着他那根压装的虎尾钢鞭，进了二门，怒吼吼的一直奔东耳房去。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54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那是为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家就这样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他自恃是邢夫人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况别个。今见探春如此，他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趁势作脸献好，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颠颠的。"一语未了，只听"拍"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他，就错了主意！你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说着，便亲自解衣卸裙，拉着凤姐儿细细地翻。又说："省得叫奴才来翻我身上。"凤姐平儿等忙与探春束裙整袂，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颠颠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劝探春休得生气。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气性，早一头碰死了！不然岂许奴才来我身上翻赃赃了。明儿一早，我先回过老太太、太太，然后过去给大娘陪礼，该怎么，我就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56～10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宝玉急的跺脚，正没抓寻处，只见贾政的小厮走来，逼着他出去了。贾政一见，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

语，只喝令“堵起嘴来，着实打死！”小厮们不敢违拗，只得将宝玉按在凳上，举起大板打了十来下。贾政犹嫌打轻了，一脚踢开掌板的，自己夺过来，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众门客见打的不祥了，忙上前夺劝。贾政那里肯听，说道：“你们问问他干的勾当可饶不可饶！素日皆是你们这些人把他酿坏了，到这步田地还来解劝。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

众人听这话不好听，知道气急了，忙又退出，只得觅人进去给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贾母，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顾有人没人，忙忙赶往书房中来，慌的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王夫人一进房来，贾政更如火上浇油一般，那板子越发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宝玉的两个小厮忙松了手走开，宝玉早已动弹不得了。贾政还欲打时，早已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贾政道：“罢了，罢了！今日必定要气死我才罢！”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56～4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西门庆归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风搐不好，对西门庆说了。西门庆连忙走到前边来看视，见李瓶儿哭的眼红红的，问：“孩子怎的风搐起来？”李瓶儿满眼落泪，只是不言语。问丫头、奶子，都不敢说。西门庆又见官哥手上皮儿去了，炙的满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后边问月娘。月娘隐瞒不住，只得把金莲房中猫惊唬之事说了，“刘婆子刚才看，说是急惊风，若不针炙，难过得来。若等你来，只恐怕迟了，他娘母子自主张，叫他炙了孩儿身上五醮，才放下他睡了，这半日还未醒。”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脏气冲，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直走到潘金莲

房中，不由分说，寻着雪狮子，提着脚走向穿廊，望石台基轮起来只一摔，只听响亮一声，脑浆迸万朵桃花，满口牙零噙碎玉。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风树校点《金瓶梅》P.879～880，齐鲁书社1988年版。

看到他的照相馆，他那轻松的表情马上变做一副僵滞而严酷的面具。他如火山爆发一般，勃然大怒。那位叫马立克的学徒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场面。这阵狂怒的飓风震撼着迪安的宗教意识。

生气的人迪安是见过的。但这位照相馆老板的怒容实属罕见。黑色的面孔变做灰色，从脖子到脸部都要气炸了，两眼突出，放射着一股红色的怒火，垂下的下唇变了形，露出一排牙齿。牙齿上满是红红的牙垢，那是由于常喝麦地那区咖啡馆里出售的劣酒之故。

“东家，我让他等一等，可他不听。这都是他拉的。”马立克在火上又浇了点油。

昂布瓦兹对全国的迪安家族破口大骂。他的叫骂声又招来一些行人。

“滚蛋，……滚蛋！要不我跟你没完。你以为用你那可怜的二百法郎就能赔偿我吗？傻瓜……混蛋！……”

昂布瓦兹用各种语言骂个不休。他看了不少侦探小说，又是电影院的常客，看了那些法国的、英美的、印度的和阿拉伯国家的旧片子，使得他的语言叫人琢磨不透。

迪安被刺住了，眼里露出害怕的神色。他原先想好的反驳话，被老板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止住了，哑口无言，他象看热闹的人一样，听他在那里胡说八道。

[塞内加尔]桑贝内·乌斯曼《汇票》，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355～356，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 愤恨

一人正闹着，原来贾环听的见，素日原恨宝玉，如今又见他和彩霞闹，心中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虽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计，只是不得下手，今日相离甚近，便要用热油烫瞎他的眼睛。因而故意装作失手，把那一盏油汪汪的腊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只听宝玉"嗳哟"了一声，满屋里众人都唬了一跳。连忙将地下的戳灯挪过来，又将里外间屋的灯拿了三四盏看时，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王夫人又急又气，一面命人来替宝玉擦洗，一面又骂贾环。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笑道："老三还是这么慌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骂贾环，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种子来，也不管管！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

那赵姨娘素日虽然常怀嫉妒之心，不忿凤姐宝玉两个，也不敢露出来；如今贾环又生了事，受这场恶气，不但吞声承受，而且还要走去替宝玉收拾。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出来，幸而眼睛竟没动。王夫人看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贾母问怎么回答，急的又把赵姨娘数落一顿。然后又安慰了宝玉一回，又命取败毒消肿药来敷上。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46～3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黛玉那里坐得住，下身自觉硌的疼，狠命的撑着，叫过雪雁来道："我的诗本子。"说着又喘。雪雁料是要他前日所理的诗稿，因找来送到黛玉跟前。黛玉点点头儿，又抬眼看那箱子。雪雁不解，只是发怔。黛玉气的两眼直瞪，又咳嗽起来，又吐了一口血。雪雁连忙回身取了水来，黛玉漱了，吐在盒内。紫鹃用绢子给他拭了嘴。黛玉便拿那绢子指着箱子，又喘成一处，说不上来，闭了眼。紫鹃道："姑娘歪歪儿罢。"黛玉又摇摇头儿。紫鹃料是要绢子，便叫雪雁开箱，拿出一块白绫绢子来。黛玉瞧了，撂在一边，使劲说道："有字的。"紫鹃这才明白过来，要那块题诗的旧帕，只得叫雪雁拿出来递给黛玉。紫鹃劝道："姑娘歇歇罢，何苦又劳神，等好了再瞧罢。"只见黛玉接到手里，也不瞧诗，扎挣着伸出那只手来狠命的撕那绢子，却是只有打颤的分儿，那里撕得动。紫鹃早已知他是恨宝玉，却也不敢说破，只说："姑娘何苦自己又生气！"黛玉点点头儿，掖在袖里，便叫雪雁点灯。雪雁答应，连忙点上灯来。

黛玉瞧瞧，又闭了眼坐着，喘了一会子，又道："笼上火盆。"紫鹃打谅他冷，因说道："姑娘躺下，多盖一件罢。"那炭气只怕耽不住。"黛玉又摇头儿。雪雁只得笼上，搁在地下火盆架上。黛玉点头，意思叫挪到炕上来。雪雁只得端上来，出去拿那张火盆炕桌。那黛玉却又把身子欠起，紫鹃只得两只手来扶着他。黛玉这才将方才的绢子拿在手中，瞅着那火点点头儿，往上一撂。紫鹃唬了一跳，欲要抢时，两只手却不敢动。雪雁又出去拿火盆桌子，此时那绢子已经烧着了。紫鹃劝道："姑娘这是怎么说呢。"黛玉只

作不闻，回手又把那诗稿拿起来，瞧了瞧又撂下了。紫鹃怕他也要烧，连忙将身倚住黛玉，腾出手来拿时，黛玉又早拾起，撂在火上。此时紫鹃却够不着，干急。雪雁正拿进桌子来，看见黛玉一撂，不知何物，赶忙抢时，那纸沾火就着，如何能够少待，早已烘烘的着了。雪雁也顾不得烧手，从火里抓起来撂在地下乱踩，却已烧得所余无几了。那黛玉把眼一闭，往后一仰，几乎不曾把紫鹃压倒。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368～136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我忍耐已久，如今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您不公正，这还不说，您对我太苛刻了。您把我们的受苦受穷归咎于我一个人——我没有吱声；您一个劲儿地责备我，咒骂我——我忍耐着；您迫使我做力不胜任的事情——我没有违拗过。我什么屈辱都忍受了，因为我确有过错，尽管不象您所数落的那样，但毕竟错误是很多的，非常之多。当您折磨我心灵的时候，我甚至还高兴过；对我来说，那是甜蜜的、难以言喻的喜悦时刻，因为我感到，在我尚滞留于世的时候就能开始为自己不懂世故的青春时期的迷误赎罪了……但万事均有尽头；若是一旦不慎触伤了人的某些心弦，那就任凭有多大的意志力和智慧，都难以再使它们驯服。我没有计较您对我的恶劣态度，对我的严厉，我尽我的所能关心您的安适，比关心自己的为重。我已经说过并且不无骄傲地再重复一遍：当我看到您哭泣、绝望和战栗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贫困渐渐逼近的时候，我便决定去承受唯有我才能忍受的那种莫大的屈辱，决定为您做出自己的牺牲，对任何人我都不会做出比这更大的牺牲了……我连最后的一点安慰——我

的崇高的自尊心，我对给我带来无限痛苦的卑鄙罪人永世仇恨的权力，——也决定为您而牺牲掉……尽管仇恨的怒火在我胸中燃烧，一想起他就无法抑制自己对他的卑视；尽管我知道，他的恩赐会烧灼我的手，会把我那可怜的、被戕害的心灵中仅有的一丝安慰夺走……但我还是决定跪倒在他的面前，祈求他的帮助，向他乞讨一块面包，恳求他……我还是决定为了您而去赴汤蹈火……我不知道哪儿来的这股勇气，但是我清楚，假若眼下让我这样去做，那是怎么也不可能了……噢，我的天哪！请不要折磨我，不要用苛责的话语来挖苦我，否则我就会想，自己的逆来顺受连上帝也不忍心看下去！

〔俄国〕涅克拉索夫《亚历山德丽娜的一生》，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249～250，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疯狂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这里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里有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此时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

脸红涨了，挣着要走。宝玉忽然“嗳哟”了一声，说：“好头疼！”林黛玉道：“该，阿弥陀佛！”只见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林黛玉并丫头们都唬慌了，忙去报知王夫人、贾母等。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齐来时，宝玉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见了，唬的抖衣而颤，且“儿”一声“肉”一声放声恸哭。于是惊动诸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芸、贾萍、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都来园内看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平儿、丰儿等哭的泪天泪地。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难，顾了这里，丢不下那里。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55～3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疯子山姆出现了，全村顿时静了下来。他东倒西歪地走着，腰里别着一根狗骨头，衣服全撕破了，身体的裸露部分全是深深抓破的伤口，血迹、泥污混在一起，凝结在脸上、头上，头发像一团泥巴草。

疯子山姆向空中跳起，惨叫一声，脸朝下摔倒在地上，吃起土来。他一边吃土，一边疯狂地大笑。

疯子山姆抬起头来，看见兰尼向他走来，眼里露出凶恶的光芒，轱辘辘地转着眼珠子，在地上四下寻找，最后盯在一根粗棍子上面。他盯了一会儿那根棍子，又回头看了看兰

尼。他“咯咯咯”大笑着，从地上一跃而起，疯狂地抓起那根棍子，嘴里嘟哝着什么，向兰尼冲去。

山姆左看看，右瞧瞧，象是要设法脱身，然后，勉强松开了棍子……山姆颤抖着，呻吟起来……疯癫消失了，压胀感又出现在脑中，越来越强，达到疯狂的高峰。他向前踉跄了一步，瘫倒在菲达怀里，压胀感骤然停止了。他不久就会从神志昏迷中清醒过来，平安无事，又可以忙于他的事务了。

[南非]彼德·亚伯拉罕《叛逆者的爱情》P.143、144、14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激　动

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大地，月亮戏弄着对她痴情的人们的眼睛，而人们却无法知道月宫中的秘密。村子酣睡在山峦的怀抱之中，村里的人都已进入了梦乡。此时，奈菲赛却彻夜难眠。她在床上翻来复去数十次，闭上眼睛也数十次，但是这样更使她失眠，久久不能入睡。这一夜，她有一种新颖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在过去她曾有过，可是没有象今天这样……奈菲赛现在仍然躺在床上，全身的颤栗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在这漫长的夜晚，每过去一分钟，她就感到气温升高一度。按理说在夏季的夜晚，随着深夜的来临，气温逐渐下降！但是，奈菲赛却感到炽热难熬，这是生理上的变化，那不是气候的炎热！

奈菲赛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在这间狭窄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她本来并不想动的。她走到窗户前，推开窗户，只见皓月当空，月光洒满了大地，顿时，她被这月色陶醉了！她在窗

前站了一会儿，又回到了床前，一赌气把睡衣也脱了，扔在木凳上，然后光着身子躺在床上！

〔阿尔及利亚〕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南风》P.87、8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令人精神振奋的一餐，明亮的炉火，加上她心爱的监督的在场和好意，也许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她自己那独特心灵中的一样什么，在她身上激起了力量。这些力量醒过来，燃烧着：首先，在她那脸蛋的嫣红中发光，而在这以前我一直只看到她的脸蛋是苍白的，毫无血色的；然后，在她双眼的水汪汪的光泽中发亮。她的双眼突然间呈现出一种比潭波尔小姐的眼睛更奇特的美。这不是那种色泽艳丽、睫毛细长或画过眉毛的美，而是一种内在含义的美，活动的美，光辉的美。接着，她的心灵就象生在她嘴唇上似的，话语滔滔不绝地流出来；我也说不出它是从哪个源头流出来的。一个十四岁的姑娘能有那么宽广、那么生气蓬勃的心胸，来容纳这纯洁、丰富和热情的雄辩的不断膨胀的源泉么？在那个对我说来是值得怀念的晚上，海伦的谈话就有这个特点。她的心灵似乎要匆匆地在短暂的片刻时间内生活得象别人在漫长的一生中一样。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91～9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宾达喊道："姑姑！"然后她跪倒在床旁，把头放在那女人的怀里哭泣，用沃洛夫语说着，她的声音尖细、嘹亮，与在我国的哭丧声中听到的嘹亮声一样。

我走向床铺。借着微弱的灯光，我们看见床上躺的是一

个骨瘦如柴的身躯和一张满是皱纹的老太婆的脸。

萨里姆犹豫地走近床铺。他迅速地看了一眼，然后退了回来倒吸一口气，但是我抓住了他，对他耳语道："你仔细看一下。"

女人张开了眼睛，她的脸更清楚了。从眼神看，她显得安详而平静。她微笑着，那微笑欢跳在她两片嘴唇中的洁白的牙齿上，那微笑仍然和当年一样甜蜜。她的嘴唇，已经干枯皱裂。她伸出黑色的柴棒一样颤抖的手，开始抚摸宾达的头发。她的嘴唇抖动着，但没有说出话来。我能看到她和宾达之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卡巴卡用颤抖的声音说："他是埃及的客人，来向你问好！"女人抬起眼睛看我，她那干瘪的嘴唇，在微笑中翕动着，但没有声音发出来。

她吃力地点着头。她的身躯仍显出女性的苗条。她把眼光停留在萨里姆脸上，长时间地看她，然后尖声地叫喊着，把双臂伸向空中，好象要走到他那里去。她麻痹的舌头在嘴里滚动，发出细弱的牛叫般的声音。后来她双臂放下，两手捂着脸，头猛烈地在枕头上摇动，又象猫一样咪咪叫。

[埃及]伊·阿·库杜斯《疯人之恋》P.139～140，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有时候偶然落下的一颗火星一直隐隐地燃烧着，可是出乎意料地，由于微风的吹动，突然间火燃得很旺，变成一团火焰，同样情况，一颗落进托尔斯泰心灵的火星也这样突如其来地燃烧起来了，他觉得，生活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七百个庄稼人，不仅是承担着徭役或是被用来代替租赋的农奴，而同时他们也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有哀伤、有

欢乐的人。因此，当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便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他们帮助……

他怀着这种十分激动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

河里春水泛滥，有些地方树木已经抽出了新芽，在生机盎然的绿野上空百灵鸟在飞翔，空中荡漾着快乐的歌声。春天已经来到大地，春天常常使托尔斯泰感到欢欣鼓舞，在他面前展现出有点神奇的，只有他一个人所能理解的前景，在他身上增添了一种超人的精力，激起了模糊的渴望和企求。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7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冷　漠

院子里站着个仪表堂堂、慈严兼备的六十多岁的老干部。白衬衫，绿军裤，中等身量，粗壮，挺直，一股与世无争的冷漠、安闲神情中，仍显露出军人气派。剑眉很粗很浓，长方脸很黑，线条有力，下巴肥胖而凸重，黑炯炯的眼睛温和、淡然地凝视着来人。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1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她坐在自己床上，觉得再也站不起来了。她的骨节骨架仿佛都要裂开了。痛苦一点也没有。这只是一种默无声息的解体，就象太过成熟的果子在秋天的宁静中半夜里从一株一动不动的树上掉下来似的。她向前伛下去，望着破烂的地毯，仿佛她指望自己会躺在那儿，然后她抬起头来。

有人正向她瞅着。

那是在柔发底下一双陌生的眼睛，那是一张陌生的，瘦瘦的脸，向前伛着，活象一副假面具，然后那是一阵寒噤，一阵抽搐，一阵从远处回来的觉醒，于是她发现那正是从镜子里望着她的自个儿的脸。

〔德〕雷马克《流亡曲》P.37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 惋惜

玛吉赤条条地站在镶在寝室门后的穿衣镜前面。象生物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生物一样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观察着自己。她感到自己和以前不同了，不再是窈窕淑女的形象了。她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和以前做模特时的她判若两人了。原来她的腹部和臀部很圆润，乳房小而结实。

一切都消失了。

她不再是姑娘了，岁月使她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再吃什么食物，再做什么锻炼，再住什么地方也不会使青春再来了。这么多年来，她吸了许多毒，喝了许多酒，陪许多男人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岁月给她留下了难忘的烙印。

……

她往镜前凑了凑，仔细观察着她的脸部。她把指尖抵在颧骨上，用力往上推了推。接着又把手移向耳部，轻轻地按摩着皮肤。镜子里的那张脸她熟悉极了。她不禁想起了她年轻时的模样。

她歪下头，端详着颌部出现的皱纹。真该死！她为什么不能平静地生活？她会变成什么样？世上没有任何办法会使

时光倒转的。旧梦难回！

〔美〕伯特·赫希菲尔德《情浪》P.187，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贪婪

范进即将这银子交与浑家打开看，一封一封雪白的细丝锭子，即便包了两锭，叫胡屠户进来，递与他道："方才费老爹的心，拿了五千钱来。这六两多银子，老爹拿了去。"屠户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把拳头舒过来，道："这个，你且收着。我原是贺你的，怎好又拿了回去？"范进道："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屠户连忙把拳头缩了回去，往腰里揣，口里说道："也罢，你而今相与了这个张老爷，何愁没有银子用？他家里的银子，说起来比皇帝家还多些哩！他家就是我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银子何足为奇！"又转回头来望着女儿说道："我早上拿了钱来，你那该死行瘟的兄弟还不肯，我说：'姑老爷今非昔比，少不得有人把银子送上门来给他用，只怕姑老爷还不希罕。'今日果不其然！如今拿了银子家去骂这死砍头短命的奴才！"说了一会，千恩万谢，低着头，笑迷迷的去了。

〔中国〕吴敬梓《儒林外史》P.46～4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姆韦尼一把抓住巴哈蒂的手，像是凶兽逮住了猎物一样很久没有松开。他贪婪地上下打量着这个美貌的少女，接着，亲切地招呼她去自己的房间。巴哈蒂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姆韦尼请巴哈蒂进屋坐在沙发上。他像一条

饿狼两眼紧盯着巴哈蒂，姑娘吓得不敢抬起头来。在她看来，姆韦尼那双粗筋暴起、颤抖着的双手，衰老而重病缠身的体形以及从那黑眼眶里鼓出来的充满血丝的眼睛，活像一具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尸体。

[坦桑尼亚]穆·苏·穆罕默德《渴——坦桑尼亚小说选·渴》P.29，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

## 尴尬

原来那司棋因从小儿和他姑表兄弟在一处顽笑起住时，小儿戏言，便都订下将来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的品貌风流，常时司棋回家时，二人眉来眼去，旧情不忘，只不能入手。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二人便设法彼此里外买嘱园内老婆子们留门看道，今日趁乱方初次入港。虽未成双，却也海誓山盟，私传表记，已有无限风情了。忽被鸳鸯惊散，那小厮早穿花度柳，从角门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着，又后悔不来。至次日见了鸳鸯，自是脸上一红一白，百般过不去。心内怀着鬼胎，茶饭无心，起坐恍惚。挨了两日，竟不听见有动静，方略放下了心。这日晚间，忽有个婆子来悄告诉他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没归家。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司棋听了，气个倒仰，因思道："纵是闹了出来，也该死在一处。他自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没情意的。"因此又添了一层气。次日便觉心内不快，百般支持不住，一头睡倒，恹恹的成了大病。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07～100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且说赵姨娘因见宝钗送了贾环些东西，心中甚是喜欢，想道："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的摆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宝钗系王夫人的亲戚，为何不到王夫人跟前卖个好儿呢。自己便蝎蝎螫螫的拿着东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这是宝姑娘才刚给环哥儿的。难为宝姑娘这么年轻的人，想的这么周到，真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夸他疼他。我也不敢自专就收起来，特拿来给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欢喜欢。"王夫人听了，早知道来意了，又见他说的不伦不类，也不便不理他，说道："你自管收了去给环哥顽罢。"赵姨娘来时兴兴头头，谁知抹了一鼻子灰，满心生气，又不敢露出来，只得讪讪的出来了。到了自己房中，将东西丢在一边，嘴里咕咕哝哝自言自语道："这个又算了个什么儿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闷气。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953～95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说话间，又到人烟辏集处。唐敖道："刚才小弟因这国人过黑，未将他的面目十分留神，此时一路看起，只觉个个美貌无比。而且无论男妇，都是满脸书卷秀气，那种风流儒雅光景，倒象都从这个黑气中透出来的。细细看去，不但面上这股黑气万不可少，并且回想那些脂粉之

流，反觉其丑。小弟看来看去，只觉自惭形秽。如今我们杂在众人中，被这书卷秀气四面一衬，只觉面目可憎，俗气逼人。与其教他们看著耻笑，莫若趁早走罢！”三人于是躲躲闪闪，联步而行。一面走著，看那国人都是端方大雅；再看自己，只觉无穷丑态。相形之下，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紧走也不好，慢走也不好，不紧不慢也不好：不知怎样才好！只好叠著精神，稳著步儿，探著腰儿，挺著胸儿，直著颈儿，一步一趋，望前而行。好容易走出城外，喜得人烟稀少，这才把腰伸了一伸，颈项摇了两摇，嘘了一口气，略为松动松动。林之洋道：“刚才被妹夫说破，细看他们，果然大大方方，见那样子，不怕你不好好行走。俺素日散诞惯了，今被二位拘住，少不得也装斯文混充儒雅。谁知只顾拿架子，腰也酸了，腿也直了，颈也痛了，脚也麻了，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舌也燥了，口也干了，受也受不得了，支也支不住了。再要拿架子，俺就瘫了！快逃命罢！此时走的只觉发热。——原来九公却带着扇子。借俺扇扇，俺今日也出汗了！”

[中国]李汝珍《镜花缘》P.128～12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多九公听了，满脸是汗，走又走不得，坐又坐不得，只管发痧，无言可答。正想脱身，那个老者又献两杯茶道：“斗室屈尊，致令大贤受热，殊抱不安。但汗为人之津液，也须忍耐少出才好。大约大贤素日喜吃麻黄，所以如此。今出这场痛汗，虽痢疟之症，可以放心，以后如麻黄发汗之物，究以少吃为是。”二人欠身接过茶杯。多九公自言自语道：“他说我吃麻黄，那知我在这里吃黄连哩！”

只见紫衣女子又接著说道："刚才进门就说经书之义尽知，我们听了甚觉钦慕，以为今日遇见读书人，可以长长见识，所以任凭批评，无不谨谨受命。谁知谈来谈去，却又不然。若以'秀才'两字而论，可谓有名无实。适才自称'忝列胶庠'，谈了半日，惟这'忝'字还用的切题。"红衣女子道："据我看来：大约此中亦有贤愚不等，或者这位先生同我们一样，也是常在三等、四等的亦未可知。"紫衣女子道："大家幸会谈文，原是一件雅事，即使学问渊博，亦应处处虚心，庶不失谦谦君子之道。谁知腹中虽离渊博尚远，那目空一切，旁若无人光景，却处处摆在脸上。可谓'螳臂当车，自不量力'！"两个女子，你一言，我一语，把多九公说的脸上青一阵，黄一阵。身如针刺，无计可施。唐敖在旁，甚觉无趣。

[中国]李汝珍《镜花缘》P.123～12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那种笑容是遍布满脸的，里面还有折纹，还有皱纹，还有螺旋纹，就象你往池塘里抛了一块砖的地方那个样子；然后当他向那张钞票瞟了一眼的时候，这个笑容就马上牢牢地凝结起来了，变得毫无光彩，恰象你所看到的维苏威火山边上那些小块平地上凝固起来的波状的、满是蛆虫似的一片一片的熔岩一般。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谁的笑容陷入这样的窘况，而且继续不变。

[美]马克·吐温《百万英镑的钞票》《竞选州长》P.1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 梦 幻

各自散后，香菱满心中还是想诗。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至三更以后上床卧下，两眼鳏鳏，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去了。一时天亮，宝钗醒了，听了一听，他安稳睡了，心下想："他翻腾了一夜，不知可作成了？这会子乏了，且别叫他。"正想着，只听香菱从梦中笑道："可是有了，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宝钗听了，又是可叹，又是可笑，连忙唤醒了他，问他："得了什么？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学不成诗，还弄出病来呢。"一面说，一面梳洗了，会同姊妹往贾母处来。原来香菱苦志学诗，精血诚聚，日间做不出，忽于梦中得了八句。梳洗已毕，便忙录出来，自己并不知好歹，便拿来又找黛玉。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66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小生命中间，有的是过剩的精力，欢乐与骄傲！多么充沛的元气！他的身心老是在跃动，飞舞回旋，教他喘不过气来。他象一条小壁虎日夜在火焰中跳舞。一股永远不倦的热情，对什么都会兴奋的热情。一场狂乱的梦，一道飞涌的泉水，一个无穷的希望，一片笑声，一阕歌，一场永远不醒的沉醉。人生还没有拴住他；他随时躲过了：他在无限的宇宙中游泳。他多幸福！天生他是幸福的！他全心全意的相信幸福，拿出他所有的热情去追求幸福！……

可是人生很快会教他屈服的。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一）P.31～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他这么说着，因为他明明知道暴风雨快来了。

所谓打雷，他要它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就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发生。但在高处比较更容易触发，有些地方——有些灵魂——竟是雷雨的仓库：它们会制造雷雨，在天上把所有的雷雨吸引过来；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是阵雨的季节，同样，一生之中有些年龄特别富于电力，使霹雳的爆发即使不能随心所欲，至少也能如期而至。

整个的人都很紧张。雷雨一天一天的酝酿着。白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在发酵，似乎沸腾了。大地寂静无声，麻痹了。头里在发烧，嗡嗡的响着；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爆发，等着那重甸甸的高举着的锤子打在乌云上面。又大又热的阴影移过，一阵火辣辣的风吹过；神经象树叶般发抖……随后又是一片静寂。天空继续酝酿着雷电。

这样等待的时候自有一种悲怆而痛快的感觉。虽然你受着压迫，浑身难过，可是你感觉到血管里头有的是烧着整个宇宙的烈火。陶醉的灵魂在锅炉里沸腾，象埋在酒桶里的葡萄。千千万万的生与死的种子都在心中活动。结果会产生些什么来呢？……象一个孕妇似的，你的心不声不响的看着自己，焦急的听着脏腑的颤动，想道："我会生下些什么来呢？"

有时不免空等一场。阵雨散了，没有爆发；你惊醒过来，脑袋重甸甸的，失望，烦躁，说不出的懊恼。但这不过是延期而已；阵雨早晚要来的；要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它爆发得越迟，来势就越猛烈……

瞧，它不是来了吗？……生命的各个隐蔽的部分，都有乌云升起。一堆堆蓝得发黑的东西，不时给狂暴的闪电撕破

一下；——它们飞驰的迅速使人眼花缭乱，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心灵；尔后，它们把光明熄灭了，突然之间从窒息的天空直扑下来。那真是如醉若狂的时间！……奋激达于极点的原素，平时被自然界的规律——维持精神的平衡而使万物得以生存的规律——幽禁在牢笼里的，这时可突围而出，在你意识消灭的时候统治一切，显得巨大无比，莫可名状。你痛苦之极。你不再向往于生命，只等着死亡来解放了……

而突然之间是电光闪耀！

克利斯朵夫快乐得狂叫了。

欢乐，如醉如狂的欢乐，好比一颗太阳照耀着一切现在的与未来的成就，创造的欢乐，神明的欢乐！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唯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其余的尽是与生命无关而在地下飘浮的影子。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便是那些在巨大的火焰旁边没有地位的：——野心家，自私的人，一事无成的浪子，——也想借一点黯淡的光辉取暖。

创造，不论是肉体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总是脱离躯壳的樊笼，卷入生命的旋风，与神明同寿。创造是消灭死。

可怜的是不能生产的人，在世界上孤零零的，流离失所，眼看着枯萎憔悴的肉体与内心的黑暗，从来没有冒出一朵生命的火焰！可怜的是自知不能生产的灵魂，不象开满了春花的树一般满载着生命与爱情的！社会尽管给他光荣与幸福，也只是点缀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二）P.11～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葛利高里懒洋洋地吆喝着牛，打着盹，靠在捆扎着的箱子上摇晃。他抽完烟，把脸扎进散发着干木樨气味

和六月的甜蜜的日晒气味的干草里去，不知不觉地睡熟了。他梦见和婀克西妮亚在很高的、悉悉索索的庄稼地里走。婀克西妮亚小心翼翼地用手抱着一个孩子，从旁边偷偷看着葛利高里。葛利高里听见了自己心的跳动，听见了谷穗的象唱歌一样的悉索声，看见了天边上的象神话一样的草的边缘，看见了天空的令人心痛的蓝颜色。他的心花怒放了，感情洋溢着，他怀着往日那种苦闷的爱情爱婀克西妮亚，他全身，甚至心的每一次跳动，都感觉到了这种心情，然而同时又意识到这并不是真的，有一种僵死的东西在他眼前闪来闪去，他知道这是做梦。不过他很欢喜这个梦，觉得就象是真实的生活一样。婀克西妮亚仍旧和五年前一样，不过她变得比从前沉着了，态度冷静了。葛利高里觉得在真实生活里似乎从来没有这样过，他非常清楚地看见了她脖子上的毛茸茸的发卷（风吹着这些发卷），看见了头巾的白角……爬犁的颠簸把他惊醒了，人声把他吵醒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168～116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钟声复起……天已黎明！它们互相应答，带点儿哀怨，带点儿凄凉，那么友好，那么静穆。柔缓的声音起处，化出无数的梦境，往事，欲念，希望，对先人的怀念，——儿童虽然不认识他们，但的确是他们的化身，因为他曾经在他们身上逗留，而此刻他们又在他身上再生。几百年的往事在钟声中颤动。多少的悲欢离合！——他在卧室中听到这音乐的时候，仿佛眼见美丽的音波在轻清的空气中荡漾，看到无挂无碍的飞鸟掠过，和暖的微风吹过。一角青天在窗口微笑。一道阳光穿过帘帷，轻轻的泻在他床上。儿童

所熟识的小天地，每天醒来在床上所能见到的一切，所有他为了要支配而费了多少力量才开始认得和叫得出名字的东西，都亮起来了。瞧，那是饭桌，那是他躲在里头玩耍的壁橱，那是他在上面爬来爬去的菱形地砖，那是糊壁纸，扯着鬼脸给他讲许多滑稽的或是可怕的故事，那是时钟，滴滴答答讲着只有他懂得的话。室内的东西何其多！他不完全认得。每天他去发掘这个属于他的宇宙：——一切都是他的。——没有一件不相干的东西：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苍蝇，都是一样的价值；什么都一律平等的活在那里：猫，壁炉，桌子，以及在阳光中飞舞的尘埃。一室有如一国；一日有如一生。在这些茫茫的空间怎么能辨得出自己呢？世界那么大！真要令人迷失。再加那些面貌，姿态，动作，声音，在他周围简直是一阵永远不散的旋风！他累了，眼睛闭上了，睡熟了。甜蜜的深沉的瞌睡会突然把他带走，随时，随地，在他母亲的膝上，在他喜欢躲藏的桌子底下，……多甜蜜，多舒服……

这些生命初期的日子在他脑中蜂拥浮动，宛似一片微风吹掠，云影掩映的麦田。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一）P.16～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 疲惫

前面沙发里坐着的，可就是赵伯韬，穿一件糙米色的法兰绒浴衣，元宝式地横埋在沙发里，侧着脸，两条腿架在沙发臂上，露出黑渗渗的两腿粗毛；不用说，他也

是刚刚浴罢。

〔中国〕茅盾《子夜》P.2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在战争里面所感到的疲倦也把他压掉了。他很想逃避开这整个的、沸腾着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从前的一切事情都是一片混乱，一片矛盾。探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很困难的；好像是踏在一条池沼当中的小路上，脚底下的土地摇晃起来，道路也失掉了，而且也没有信心——所走的道路是不是那条应走的道路。他曾经向往过布尔什维克——跟着走起来，还率领着别人跟随自己走，但是后来犹豫起来，心冷掉了。“伊兹瓦林说得真对吗？要依靠什么人呢？”葛利高里靠在爬犁的后背上，模模糊糊地想着这个问题。但是等到一想到未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正在准备春耕用的耙和大车，用柳条编牲口槽，等到土地一解冻，而且快要干燥的时候，就出发到草原上去；用两只渴想劳动的手把着犁杖，跟在犁后走着，感觉到犁的迅速的跳动和推进；他觉得就要呼吸到嫩草的香味和被犁铧耕起的、还没有失去融雪的潮湿气息的黑土的香味，——他心里温暖了。他很想去收拾收拾牲口棚，把干草摊开，呼吸干枯的苜蓿和冰草的气味，呼吸新鲜的牲口粪的气味。他很想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因此他的两只严厉的眼睛里流露着不知道为什么有点羞怯的快活神情，望着周围的一切：望着马匹，望着父亲那被羊皮袄裹紧的扁平的脊背。这一切都使他想起了半遗忘的、往日的生活：想起了皮袄发出的羊臊味，没有洗刷的马匹的家常样子，以及村子里的一只站在小地窖上大声啼叫的公鸡。这时候他觉得在这个偏僻的乡村里的生活，真是

又甜蜜又浓厚，很像是百里香的气味。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815～8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现在，那伴随他来到这里的自己的脚步声也沉寂下来了，他听得见的，只是草原远处蝗虫的唧唧声，围绕着花萼的蜂儿们的嗡嗡，以及从望不到的高处传下来的草原百灵的鸣啭；于是，那无法克制的夏日的疲倦战胜了他。他仿佛觉得，眼前有一群蓝色的蝴蝶上下翻飞，同时空中有一道道玫瑰色的光线照射着他；石南花的清香，宛如一抹轻云，覆盖了他的眼睛。

夏风拂过草原，吹醒了一条在离他不远处的尘土里晒太阳的小蛇。它伸展开盘蜷着的身体，慢慢儿滑过坚硬的泥地；野草擦着它带鳞的身躯，发出苏苏的声音。睡着的人转过头来，似醒非醒地望着从他头边溜过的那条蛇的小眼睛。他想抬起手来，然而不能；那小生物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他就这样躺着，在清醒与入梦之间。终于，仿佛隔着一层纱幕似的，他看见一个模糊的少女的身影朝他走来，她几乎还是个孩子，但身体十分结实，金色的头发编成了两条粗大的辫子。她拨开草蔓，在他身旁坐了下来。这时，那小蛇的眼睛离开了他，不见了；他再也看不见什么。接着就做起梦来。

〔德〕施笃姆《一片绿叶》，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2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院士既没有觉察到这些声音，也没有闻到什么气味。从侧面看，他的脸色有些发黄，但仍然是那样肌肤细润，轮廓鲜明；虽说不上生气勃勃，却也不显得十分疲

愈。他的姿态有如色雷斯坟墓中溘然长逝的贵族，带着一种忧戚而高贵的神情，不过他的整个外表看起来还是有些苍老和虚弱。那些象征着安逸、平静和持久的暗褐色古老皮沙发和陈旧书籍，似乎都属于遥远的、早已逝去的、只有在夏天的深夜才象幽灵一般显现的另一个世界。他俯身于那张已存在半个世纪的古旧书桌旁，曲着腿，坐在舒适的软椅上。这书房里所有的东西已经整整二十年没有挪动过，除了书籍，没有增添过什么；除了手稿，也没拿走过什么。当然，他妻子在捷克文化中心买到的两个松软的椅垫除外；原先买的是个淡紫色的，后来又添了一个嫩绿色的。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书桌在他鼻子底下会不知不觉地升高了一些，那旧式的雷明顿牌打字机的键盘也似乎变得高了点儿。近两年他消瘦了不少。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会缩矮了几厘米，就象那些领养老金的教师，坐在教室讲台后面，显得少了一段脊梁骨似的。他的脸色越来越象粗劣的印刷纸那样暗淡，眼珠子也逐渐褪色，失去了原有的神采。只有头发在抗拒着这一变化的到来，它虽有些发灰，但并没有变白。这位对老年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生物学院士居然竭力不让自己注意这些变化。他对这些变化不是毫无察觉，也并非不知道年岁不饶人，可他还是尽力从头脑中驱除这些思想。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 期　待

娜娃勒对着镜子，不知怎样才好，她刚打扮好就又从头再来。她把辫子搭子胸前，然后把它甩到背后，

接着又把它在脑后盘起来，最后还是让它垂了下来。她拿一支黑笔描眉毛，然后又用手指沾着唾沫，把画在眉毛上的道道擦去。她两手戴上一副白手套，然后又脱下一只，拎着手提包。稍微离开镜子远一点儿，打远处端详着自己，然后又走到镜子跟前，重新开始打扮。她的装束朴素、大方而不花哨，两只大眼黑亮黑亮的，皮肤黑里透红，焕发着青春的活力。

她一直不知如何是好，直到听见收音机里的钟声宣告十点半，她才慌了，以为自己要误时了，要误了同易卜拉欣的约会。她赶紧朝镜子瞥了一眼，撇了撇嘴，好象对自己这副样子并不满意。她一把抓过手提包，急急忙忙往外走。

她随着自己想象中的易卜拉欣的不同状况，时而高兴，时而忧愁。她高兴时，嘴巴上不知不觉地就露出了微笑；她忧愁时，额头也不知不觉地皱了起来。随着她的情感变化，她的脸也显得时而展眼舒眉，时而皱眉蹙额。仿佛她是在同心中的另一个人在交谈。她的这种感情在控制了她的时候，就几乎变成了一种耳语，这耳语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几乎变成了清晰的话语，在她的面孔上反映了出来。

她慌乱地向阿卜杜勒·蒙伊姆广场走去。她的头低着，两颊羞得又红又烫，眼皮直跳。她谁也不瞧，什么也不看，好象人们、墙壁、马路上的柏油路面……所有的一切都知道她是去会见易卜拉欣，会见一个男人！

她在广场上一颗树荫下站住了。头还低垂着，两眼从眼皮下瞅着自己的脚尖，好象她是一个新娘，在等待自己心上人来揭下脸上的盖头，那遮掩羞涩、腼腆的盖头。

当她听到一辆汽车朝她开来的声音时，心跳得更厉害了。她没抬起头，只是浑身战栗了一下。她试着挺直了身

子，站好了，然后又故意把头扭到另一个方向，不让易卜拉欣看出她的那副迫不及待的样子。一丝微笑跳上了她的嘴角，好象她是要借以掩饰自己的羞涩和慌乱。

汽车声清晰地传到了她耳里，她等着听它停下的声音、车门打开的声音、易卜拉欣对她说“你早”的声音……

可是车并没有停，它不减速地从她面前驶去。她惊奇地抬起头，两只急切的眼睛望着远去的汽车，好象是在望着一个失去的希望。她又惆怅地低下了头，开始新的等待……

她站在那里，开始踏着两脚，就好象一匹驾辕的马，站在那里长时间的等待已经使它不耐烦了。

她又瞧了一下表。十一点二十分了。

她开始感到有些耐不住了。她走动起来，慢腾腾地迈着小步，围着宽阔的广场走了起来，仿佛她是要用踱步来驱散心中的烦闷。她向自己经过的由广场射向四周的每一条侧街望去，似乎期待着易卜拉欣会藏在这一条街上，或从那一条街上走来。然后，她两步一回头地走着。仿佛生怕易卜拉欣会不期而然地从后面冒出来吓她一跳。

她绕着广场转完了一圈，又回到了她原先站着的那棵树荫下。她感到很沮丧，身上的一切都松懈了。胳膊耷拉下来，不再象刚来那阵儿故意潇洒地拎着手提包了，只是马马虎虎地提着它，那手提包几乎要掉到地上了；目光也灰暗了，不再那样炯炯有神；两片嘴唇也松弛了，不再挂着羞答答的微笑，而象一个“奶嘴儿”似的噘着，她的身躯也松软下来，不再紧绷着，控制着一举一动；她的背弯了，两膝几乎象要瘫倒在地上。

[埃及]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难中英杰》（原名《我家有个男子汉》）P.255～258，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下午，他从午睡中醒来，做完小净和祈祷，穿上长衫和敞袍，回到办公室。他看到第二道茶已经准备好，便舒舒服服地一口一口呷起来，一边喝一边打饱嗝，饱嗝的声音很响，后院都能听见。他仍象早上刚来时那样精力充沛地开始了工作。但不时显得烦躁不安，老是朝胡同张望，在等待那宝贵的黄金时刻的到来，他还下意识地抚弄着鼻子。当太阳升到胡同右边的高墙上时，他把转椅转向胡同。难熬的几分钟过去了，他的两眼一直没离开过路面。他屏住呼吸，两眼闪出亮光，倾听着石子路面上拖鞋的嗒嗒声。一会儿，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哈米黛从代办处门口款步走过。他轻轻地捻着胡须，把转椅转向办公桌，眼中流露出愉快的神情，虽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等待、不安和向往，要他在瞥见她的一瞬间安静下来是困难的。他只有在代办处门前装作活动身子时可以偷偷看看她的窗户，在窗户后面看到她以外，要在别的时间里看到她是没有机会的……

[埃及]纳吉布·迈哈德兹《梅达格胡同》P.7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姑娘穿着一双淡紫色的便鞋，欠起脚跟，挺着身子，举目远望刚从车上下来的五颜六色的旅客。她站在3号站台上，站台两边停着两辆机车。下车的人流，朝她这边涌来。列车刚才到站时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响声，接着又嘶嘶地放出一团蒸气，现在的气氛倒叫人有一种安详而平静的感觉。

到处洋溢着重逢的欢乐，到处是互相拥抱的人群。搬运工人穿着退了色的制服，推着吱吱作响的小车，在人群中间

穿梭而行。车声、人声、叫声和呼唤声嘈嘈杂杂地响成一片。

姑娘已经站在地上，不再欠着脚跟张望了。白色的纱裙上印着红红绿绿的花蝴蝶，看去很象有群彩蝶围着姑娘翩然飞舞。浓密的黑发上结着一条发带，发带的颜色和纱裙一样，也是白的。天生来青铜色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睫毛修剪得很齐整，尖尖的下颌衬着瘦削的瓜子脸。她回头向出口望去，出口处人如潮涌。然后，她又朝列车那边望了望，虽然有点失望，但依旧是兴冲冲的。涂着浅红色口红的双唇微微绽开，露出两排整齐的皓齿。她突然抬起右臂，急忙向列车那边跑去。

[塞内加尔]桑贝纳·乌斯曼《黑色码头工人》P.45～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

## 憧憬

七月里一个平静的月夜，奥尔迦·伊凡诺芙娜站在伏尔加河一条轮船的甲板上，一忽儿瞧着河水，一忽儿瞧着美丽的河岸。里亚包甫斯基站在她身旁，对她说：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阴影，而是梦；他还说迷人的河水以及那离奇的光辉，深不可测的天空和忧郁而沉思的河岸，都在述说我们生活的空虚，述说人世间有一种高尚、永恒、幸福的东西，人要是忘掉自己，死掉，变成回忆，那多么好啊。过去的生活庸俗而乏味；将来呢，也毫无价值；而这个美妙的夜晚一辈子只有一回，不久也要过去，消融在永恒里；那么，为甚么要活着呢？

奥尔迦·伊凡诺芙娜一忽儿听着里亚包甫斯基的说话声，一忽儿听着夜晚的宁静，暗自想着：她自己是不会死的，永远也不会死。她以前从没见过河水会有这样的蓝宝石色；河水、天空、河岸、黑影、她灵魂里洋溢着的控制不住的喜悦，都在告诉她，说她将来会成为大艺术家，说在远方那一边，在月光照不着的那一边，在一个广漠无垠的天地里，成功啦、荣耀啦、人们的爱戴啦，都在等她……她，眼也不眨地凝神瞧着远方，瞧了很久，好像看见成群的人、亮光、音乐的胜利的节奏、痴迷的喊叫，看见她自己穿一身白衣服，花朵从四面八方像雨点般地落在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用胳膊肘倚着船边栏杆的这个人，是个真正伟大的人，天才，上帝的选民……这以前他的一切创作都优美、新颖、不平凡，可是等到他那绝世的天才成熟了，绚烂起来，他的创作就会惊天动地，无限高超；这是只要凭他那张脸，凭他的说话方式，凭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看得出来的。他用他自己的话语，照他所独有的方式，讲到黑影、黄昏的情调、月光，使人不能不感到他那驾御大自然的威力是多么摄人心魄。他本人很漂亮，有独创能力；他的生活毫无牵挂，自由自在，超然于一切世俗烦恼以外，跟鸟儿的生活一样。

［俄国］契诃夫《跳来跳去的女人》，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370～37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如今我躺在帐篷外边。多么美妙的夜晚啊！月亮刚从山岗后面钻出来，它把两朵轻柔的薄云照得一清二楚；在我背后，一只黄莺不停地啼唱着凄凉的曲调；远处传来青蛙的嘎嘎声，而在山村附近的地方，一会儿传来一阵粗粗

人的叫喊声，一会儿又可听到汪汪的狗吠声；忽然间，万籁俱寂，随后又听到那只黄莺发出的单调的啾鸣声，又有一片轻柔洁净的云彩在群星的旁边飘浮而过。我在想，我要回去，我要把我看到的东西写下来。但是该怎么写呢？应该回去，坐到墨迹斑斑的桌边，拿出灰黄的纸张和墨水来，应该不怕弄脏手指，落笔纸上，画出字母。字母组成了单词，而单词又组成了句子。但是，难道就此便可表达思想感情了吗？难道不应该以某种方式，把自己在接触大自然过程中所产生的想法告诉别人吗？单纯描绘一番是不够的。为什么诗歌和散文，幸福和厄运如此紧密相连呢？该怎么生活呢？是否该一下子把诗歌和散文竭立捏到一起，或是只欣赏甲，随后再听任乙的支配而生活下去呢？

在幻想中，有比幻想更美妙的方面。完满的幸福乃是两者的结合。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9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克　制

开车的铃声，象一柄没有开刃的刀，在春玉心头上切割着，但是她忍着，忍着，不让热泪溢出眼眶。人世间做母亲的，最怕最怕的，就是让儿女看到自己眼中的泪。她忍着巨大的悲，和无以复加的痛，硬是把泪水咽下去，咽下去。母爱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这种伟大的自我牺牲。是的，春玉不哭，她笑。她用极大的努力去笑："别想妈妈，盼着你成人，那妈就高兴。"她努力去表现喜悦、高

兴，可睁得大大的眼中，却没有一丝光彩。

〔中国〕刘鹏越《音乐世家》P.129，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正说着，只听丫鬟们说："宝姑娘来了。"袭人听见，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纱被替宝玉盖了。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说毕，递与袭人，又问道："这会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谢说："好了。"又让坐。宝钗见他睁开眼说话，不象先时，心中也宽慰了好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61～4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那女子不听犹可，听了这话，只见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腮旁烘起两朵红云，头上现出一团煞气，口角儿一动，鼻翅儿一扇；那副热泪，就在眼眶儿里滴溜溜的乱转，只是不好意思哭出来。她便搭讪着理了理两鬓，用袖子把眼泪沾干。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67，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但她宁肯被人千刀万剐，也不愿让阿卜杜拉和村里人知道这件事。

一定要摆脱这个横卧在肚中，从某处飞来的孽障。他一天天长大，撑满了她的腹腔，他一刻也不安宁，搅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阿齐莎试遍了各种土法：吞锦葵杆，用小磨在肚子上碾滚，从屋顶上往下跳……全都试过了，可那个该死的孽种纹丝不动，安然无恙地一天天发育生长，他甚至开始蠕动了。好在用一条宽宽的扎紧的腰带使他未暴露在众人眼前，她狠命地勒紧那腰带，似乎要在这个婴孩置她于死地之前，先在肚子里闷死他。

腰带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她的大肚子，腰带外面，罩上一条宽大的黑色长衫。无论是行走、站立、还是睡觉、交谈，她总是格外小心地这样装束，丝毫也没有引起别人的疑心。这一切，却使她痛苦难捱，她默默地忍受着这无边的苦难，她甚至不能向任何人诉说她的不幸。哭诉有时也能减轻痛楚，可是她，只能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只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才能略微松一口气，象小偷一样攀到屋顶上去，解开腰带，舒舒服服地坐下，自由自在地喘几口气。她总是伸出双手，仰望夜空，真心向上苍、向真主求救。

[埃及]尤素福·伊德里斯《罪孽》P.121～12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雅戈尔领地里出现的这个名叫叶莉卡的神秘人物，自然逃不过那些被称为怀疑主义者的人的眼睛……在姑娘那张晒得黧黑的脸蛋上，不露一丝笑容，她始终是一副严肃、高不可攀的神情。只是偶尔才蹙起眉头，悄悄地向那些骑自行车的好奇到极点的小伙子们瞥上一眼，随后又立即把目光朝着地上，看着汩汩流淌的自来水，生气地把水管捡起来，一不留心，就给你来个冷水浇头！小伙子们发现，

姑娘经常是背对着大街的。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16，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行军、打牌、狩猎、玩女人——所有这些都无妨于他内心的活动，这一活动的发展过程是错综复杂的，有时汇成一条急流，沿着两条河道奔腾，一条是自我修养，另一条就是创作。

“我对自己能有多少了解呢，我觉得，在我身上有三种坏的嗜好占了优势，那就是赌博、淫欲、图虚荣……好赌源出于爱钱，但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输得多，赢得少的人）是因为无所事事、模仿别人和想赢点钱而赌博起来的，他们并没有赢钱的热望，但却染上了赌博这种新的嗜好。可见，这种嗜好的根源在于一种习惯，而戒除这种嗜好的办法，就是必须改掉这种习惯。于是我便下决心这么办了……

淫欲则有完全相反的一个理由，那就是，你越节制，欲望便越加强烈。产生这种嗜好有两个原因：肉体和想象。对肉体来说，克制是容易的，至于想象，因为它对肉体有一定影响，要克制就十分困难了。扑灭这两根导火线的办法就是必须劳动和锻炼，不只是身体方面的锻炼，如从事体操，同时要有精神上的锻炼，如写作。但话又说回来，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因为欲望是天然的，只是因为我处在那种不合自然的环境（我二十三岁时还是个单身汉）中，我才把欲望看作是一种不好的东西，除了依靠意志的力量和祈求上帝来摆脱引诱外，任何办法都是无济于事的……虚荣心是对荣誉的一种不成熟的爱，是一种由他人评判的自尊心，也就是说，他喜欢自己并不是他现在那个样子，而是别人眼光中的那个样子

……我由于这种虚荣心而吃过许多苦头，它浪费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永远攫走了我青年时代的蓬勃朝气、勇敢精神、愉快心情和进取精神。我不知是用了什么办法，但还是把这种欲望抑制住了，甚至陷入了一个相反的极端，即我时时提防着虚荣心的各种表现，预先就思考着不要重犯过去的毛病……我不能说，这种虚荣心已经完全消失了，因为我经常不愿放弃它给我带来的欢乐；不过，至少我已经洞晓了没有虚荣心的生活，同时，也养成了克服它的习惯。我只是在不久以前，才感受到了祈祷和爱情的纯正欢乐，这是我童年时代结束后的第一次感受。”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101～10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直到凄凉枯寂的棺材作场兼店堂里剩下奥立弗一个人，他才让这一天的遭遇会在一个孩子心中激起的感受充分宣泄。他能带着蔑视的表情听他们的嘲骂，他忍受鞭笞不哭不喊，因为他感到有一种尊严沛然充塞在他心中，支持着他咬紧牙关，即使被活活地架在火上烤，也不吱一声。但此刻在无人看到或听见的情况下，他跪在地上，双手掩面，泪如泉涌——虽蒙上帝赋予我们哭的天性，但如此小小年纪有眼泪要在上帝面前倾泻究属仅见！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退斯特》P.5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他把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然后沉默了下来；他停住脚步，用靴子蹬蹬那坚硬的地。仿佛有一种可恨的思想控制住他，把他抓得紧紧的，使他再也不能往前走。

他这样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正在顺着林荫道往上走去，宅

子就在我们前面。他抬起眼来朝它的雉堞愤怒地瞪了一眼，这眼神是我在那以前和那以后都没看见过的。痛苦、羞耻、愤怒、烦躁、嫌恶、憎恨，似乎一下子都在他那浓眉下扩大的瞳孔里战栗地冲突起来。各种感情都争着要占上风，搏斗是狂野的；可是另外一种感情浮现出来，胜利了。那是一种冷酷而愤世嫉俗的、任性而坚决的感情。它使他的怒气平息下来，使他的脸僵化了。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185～18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老头儿喘吁吁地顿了一下，想找个适当的词儿，可是就在这顷刻之间，他刹住了自己那股暴怒的狂流，整个神态也蓦地变了样。一刹那以前，他的一双指头弯曲的手还在掐着空气，眼睛睁得老大，脸色气得发青；现在他却颓然倒在椅子里，缩成一团，生怕自己泄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浑身发抖。在沉默片刻之后，他鼓起勇气来望着对方。看到南茜仍然保持着最初未被他惊动之前那种百无聊赖的姿态，他才稍稍放心。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退斯特》P.22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 郁闷

她抱着头，倒在沙发里，缩做了一堆；她又跳起来，在房内团团地走；觉得喉间被叉住了那样的胀闷，她就发怒地拉开了衣领；感得胸口象有重物压着，她又扯断

了胸衣上收口的丝带；她暴躁地用手指乱抓自己的头发，她的眼睛发热而且枯涩了，她完全失却了温柔静默的常态。

象一只落在陷阱里的猛兽，她努力要摆脱心上的扰乱的铁环；但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后，她终于被那不可名状的扰乱所征服，她只能偃卧在床上，狼狈地喘着气了。两行清泪从她的暂时变为滞晦的美目里慢慢地淌下来。

但到了晚上临睡时，一种凄惶悒悒的滋味又在她心头起来了。象是受了委屈，又象是失落了什么东西的心情，搅扰她梦寐不安。这一夜，她得了许多杂碎不成片断的乱梦。她几次从梦中欷歔醒来，泪痕尚挂在眼角。第二天早上，她就觉得太阳穴发胀，全身异常重滞，懒得起来；夜来的梦是全部遗忘了，只留着晕眩昏迷的感觉，沉重地压在眉毛间。

[中国]茅盾《昙》，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121～1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探春湘云才要走时，忽听外面一个人嚷道："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黛玉听了，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两眼反插上去。原来黛玉住在大观园中，虽靠着贾母疼爱，然在别人身上，凡事终是寸步留心。听见窗外老婆子这样骂着，在别人呢，一句是贴不上的，竟象专骂着自己的。自思一个千金小姐，只因没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这老婆子来这般辱骂，那里委屈得来，因此肝肠崩裂，哭晕去了。紫鹃只是哭叫："姑娘怎么样了，快醒转来罢。"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过这口气，还说不出话来，那只手仍向窗外指着。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1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公爵小姐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胆战心惊的，在交际场合中她也没有什么成就，她无法引起那些美如冠玉的年轻人的注意。她是一个内心充满痛苦的姑娘，她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那些漂亮的男舞伴，他们的制服闪闪发光，紧裹的马裤雪白耀眼。舞伴们在镶木地板上潇洒地滑溜而过，靴子上的马刺叮当作响。他们飞也似的走到那些妩媚可爱的小姐跟前，邀请她们跳一场华尔兹舞或是玛祖卡舞，而对这位聪明、高傲、孤独的公爵小姐却不予一顾。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9～1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她把找出来的这几封信往膝头一放，呆呆地在那儿坐了很大的功夫，想啊想的——把身子都冻僵了，她还不知道呢。她觉得自己就象个迷失路途的人，好容易走过一条长巷，眼看就要脱险，没想到，刚巧在夜色下降的时候，碰上一条无桥可渡的河流横在面前，挡住了去路。这条河的那一边是不是有个岸，要是有的话，到底在那里？这个问题她永远得不到回答，因为眼前的一切全都淹没在浓黑的夜色里，任什么也瞧不见了。她要能在一个月以前找出这几封信来，可有多么好！她总是翻来复去地往这上头想。如今死人已经把他们的秘密带到坟墓里去了，就是找出这几封信来又有什么用呢？想到这里，她就觉得有一种凄怆悒郁之感压在她的心头。一种莫可名状的受了捉弄的感觉钻入她的心田。这会儿，她心里别提多么难过啦。

[美]马克·吐温、查理·华纳《镀金时代》P.97，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 沉 思

时间不大，杨老太太进来了。她穿着上身毛蓝下身墨青色的单衣，绑紧两条腿带，矜持地站在当屋，额纹紧皱，眉头微蹙，嘴角似闭犹张，四肢时动时静，两只眼睛朝正前方水平线上注视着，象是看着迎面桌上的台灯，又仿佛什么也没看。从表面很难看出她是什么表情，只能肯定她是已经拿定了什么主意。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3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窗户大敞着。多姆拉正面对窗户，坐在一张宽大的写字台旁。他把胳臂肘放在权当台布铺着的一张五颜六色地图上。被一撂撂纸和一些大纸夹包围着，正在写什么东西。不，他只是手握钢笔，眼睛直勾勾地凝视黑暗，陷在怏怏不快的沉思之中。

台灯灯光映出宽大而突出的前额上的深皱、大胖鼻子两侧的清晰褶痕和密布在沉思中显得疲惫的眼睛四角的纵横交错的细纹。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227，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 怅 惶

早餐也是“优待”餐，没有可供指摘之处。最初她不愿吃，昨晚上她是拒绝了他们特地弄来的鸡丝面

的，可是后来终于吃了一点。这以后，她就坐立不安起来，好象那早餐里下得有一种毒药，其名为“不安”。她一会儿站在窗前，把脸嵌进窗上那木栅，朝那“斗方”天井发呆；一会儿她在这“狭长的笼”中走来走去，刚坐上那唯一的接过腿的木椅，便又霍地站了起来，想到那三尺宽的床上（这是病院里摆在三等病房那一类的货色）横一横，可是身体刚接触那所谓床，她又宁愿把脸嵌进窗上的木栅，看一看那小“天井”墙脚的绿苔。……小“天井”里的天渐渐暗下去了，房里渐渐不辨皂白了。横坐在接过腿的木椅上的苏小姐，曲着左臂靠在椅背，把半个脸埋在肘弯里，心中空荡荡地，若有思虑，若无思虑。忽然，头顶上那盏电灯亮了，苏小姐身子微微一震，而和电灯发亮差不多同时，房门上来了嚓的一声。苏小姐霍地跳起身来，转脸急看，房门开了，一个人影一闪；苏小姐全身都抖起来了，脚步不自觉地往后一挫，然后，蓦地她叫了一声，就飞也似的扑向那进来的人。

〔中国〕茅盾《锻炼》，选自《茅盾选集》第2卷P.420～4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不禁向讲台一看，情形和原先已经很不同：半屋子都是眼睛，还有许多小巧的等边三角形，三角形中都生着两个鼻孔，这些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而深邃的海，闪烁地汪洋地正冲着他的眼光。但当他瞥见时，却又骤然一闪，变了半屋子蓬蓬松松的头发了。

他也连忙收回眼光，再不敢离开科教书，不得已时，就抬起眼来看看屋顶。屋顶是白而转黄的洋灰，中央还起了一道正圆形的棱线；可是这圆圈又生动了，忽然扩大，忽然收小，使他的眼睛有些昏花。他预料倘将眼光下移，就不免又

要遇见可怕的眼睛和鼻孔联合的海，只好再回到书本上，这时已经是“淝水之战”，苻坚快要骇得“草木皆兵”了。

他总疑心有许多人暗暗地发笑，但还是熬着讲，明明已经讲了大半天，而铃声还没有响，看手表是不行的，怕学生要小觑；可是讲了一会，又到“拓跋氏之勃兴”了，接着就是“六国兴亡表”，他本以为今天未必讲到，没有预备的。

[中国]鲁迅《高老夫子》，选自《鲁迅全集》第2卷《彷徨》P.80～8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在她后面走着的周如水只顾跟着她的脚步走，不留心她中途停下来，他待急忙收住脚步时已经迟了。他的嘴几乎吻到她的柔发，他的身子几乎贴在她的衣服上。他仿佛看见她的肩头微微耸动，似乎也感到了她的胸膛的起伏。一阵发香和肉香混合起来直往他的鼻里送。这香气使他无意地联想到那粉嫩细腻的皮肤。其实这四个形容字是不够的，似乎还有一种性质不曾表示出来，但他自己也找不到适当的字来形容它。

他连忙往后退了一步。他惶恐地默默望着她的背影。那一股异样的香又沁入他的鼻里。他非常激动。激情抓住了他。他的身子突然颤抖起来。他想唤她，他想走上前去搂抱她。但是他马上觉得自己的勇气逐渐在消失了。

她并不回过头看他，便又往前面走了，不过走得很慢。她那裹着黑色长统丝袜的腿在蜿蜒的小径上缓缓地动着，好象很熟练似的。他自己一面跟着她走，时时望着她的不曾被裙子盖着的腿，心里充满了快乐。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四卷《雾·雨·电》《雾》P.16～1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

却说翠环听了这话，不住的迷迷价笑，忽然又将柳眉双锁，默默无言。你道什么缘故？他因听见老残一封书去，抚台便这样的信从，若替他办那事，自不费吹灰之力，一定妥当的，所以就迷迷价笑。又想他们的权力虽然够用，只不知昨晚所说的话，究竟是真是假；倘若随便说说就罢了的呢，这个机会错过，便终身无出头之望，所以双眉又锁起来了。又想到他妈今年年底一定要转卖他，那蒯二秃子凶恶异常，早迟是个死，不觉脸上就泛了死灰的气色。又想到自己好好一个良家女子，怎样流落得这等下贱形状，倒不如死了的干净，眉宇间又泛出一种英毅的气色来。又想到自己死了，原无不可，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兄弟有谁抚养，岂不也是饿死吗？他若饿死，不但父母无人祭供，并祖上的香烟从此便绝。这们想去，是自己又死不得了。想来想去，活又活不成，死又死不得，不知不觉那泪珠子便扑簌簌的滚将下来，赶紧用手绢子去擦。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176～17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西门庆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来昭、贲四，把花园工程止住，各项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将大门紧闭，家人无事，亦不许往外去。西门庆只在房里走来走去，忧上加忧，闷上添闷，如热地蜒蚰一般。把娶李瓶儿的勾当，丢在九宵云外去了。吴月娘见他愁眉不展，面带忧容，只得宽慰他，说道："他陈亲家那边为事，各人冤有头，债有主，你也不须焦愁如此。"西门庆道："你妇人知道些甚么？陈亲家是我的亲家，女儿、女婿两个业障搬来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邻舍恼咱的极多，常言'机儿不快，梭儿快，打着羊驹驴战。'倘有小人指搠，拔树寻根。

你我身家不保。”

[中国]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金瓶梅》P.261～262，齐鲁书社1988年版。

达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梳妆短衣站在那里，那曾经是丰满美丽、现在却变稀薄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她的脑后；她面容消瘦而憔悴，一双大的、吃惊的眼睛，因为她面容的消瘦而显得更加触目。各式各样的物件散满一房间，她站在这些物件当中的一个开着的衣柜前面，正从那里面挑拣什么东西。听到她丈夫的脚步声，她停住了，朝门望着，徒然想要装出一种严厉而轻蔑的表情。她感觉得她害怕他，害怕快要到来的会见。她正在企图做她三天以来已经企图做了十来回的事情——把她自己和小孩子的衣服清理出来，带到她母亲那里去——而她还是没有这样做的决心；但是现在，又像前几次一样，她尽在对自己说，事情不能像这样下去，她一定要想个什么办法来惩罚他，羞辱他，哪怕报复一下，使他尝尝他给予她的痛苦的一小部分也好。她还是继续对自己说她要离开他，但她自己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加以，她感到假如在这里，在她自己家里，她尚且不能很好地看管她的五个小孩，那末，在她要把他们通通带去的地方，他们就会更糟。事实上，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吃了不卫生的汤害病了，其余的昨天差不多没有吃上午饭。她意识到要走开是不可能的；但是，还欺骗着自己，她继续清理她的东西，装做要走的模样。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15～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但是他一时记不起他刚才所要说的话了。她最近的愈来愈频繁的嫉妒的发作引起了他的恐怖，而且不论他怎样掩饰，都使得他对她冷淡了，虽然他知道那种嫉妒是由于她爱他的缘故。他是怎样常常地暗自说得到她的爱情是真幸福呵；而现在呢，她爱他，像一个把恋爱看得重于人生的一切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而他比起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的那时候来，却距离幸福更远了。那时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幸，但是幸福还在将来；现在他却感到最美好的幸福是已成为过去了。她完全不像他初看见她的时候那种样子了。在精神上，在肉体上，她都不如以前了。她身材长宽了，而当她说那女演员的时候，她的脸上有一种损坏容颜的怨恨的表她。他望着她，好像一个人望着一朵他采下来的、凋谢了的花，很难看出其中的美丽，他原来是为那美丽而摘下它，因而把它摧毁了的。可是，虽然这样，他感觉得当初他的爱强烈得多的时候，假如他存心要那样的话，他是可以把他的爱从他的胸膛里面拔出来的；但是现在，在他仿佛觉得他已不怎样爱她了的时候，他知道他和她的关系反而不能断绝了。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527～5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绝望

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必无法可处，自己岂不无趣。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连忙

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出来便说："你们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当下唬得众人急救不迭。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9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谁知黛玉一腔心事，又窃听了紫鹃雪雁的话，虽不很明白，已听得了七八分，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思前想后，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千愁万恨，堆上心来。左右打算，不如早些死了，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那时反倒无趣。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自今以后，把身子一天一天的糟蹋起来，一年半载，少不得身登清净。打定了主意，被也不盖，衣也不添，竟是合眼装睡。紫鹃和雪雁来伺候几次，不见动静，又不好叫唤。晚饭都不吃。点灯以后，紫鹃掀开帐子，见已睡著了，被窝都蹬在脚后。怕他着了凉，轻轻儿拿来盖上。黛玉也不动，单待他出去，仍然褪下。那紫鹃只管问雪雁："今儿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雪雁道："怎么不真。"紫鹃道："侍书怎么知道的？"雪雁道："是小红那里听来的。"紫鹃道："头里咱们说话，只怕姑娘听见了，你看刚才的神情，大有原故。今日以后，咱们倒别提这件事了。"说着，两个人也收拾要睡。紫鹃进来看时，只见黛玉被窝又蹬下来，复又给他轻轻盖上。一宿晚景不提。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277～12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当下晴雯又因着了风，又受了他哥嫂的歹话，病上加病，嗽了一日，才朦胧睡了。忽闻有人唤他，强展星眸，一见是宝玉，又惊又喜，又悲又痛，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说毕又哭。宝玉拉着他的手，只觉瘦如枯柴，腕上犹戴着四个银镯，因泣道："且卸下这个来，等好了再戴上罢。"因与他卸下来，塞在枕下。又说："可惜这两个指甲，好容易长了二寸长，这一病好了，又损好些。"晴雯拭泪，就伸手取了剪刀，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又伸手向被内将贴身穿着的一件旧红绫袄脱下，并指甲都与宝玉道："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象还在怡红院的一样了。论理不该如此，只是担了虚名，我可也是无可如何了。"宝玉听说，忙宽衣换上，藏了指甲。晴雯又哭道："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 1108～110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简·爱，一度曾经是个热情的、满怀希望的女人——差点儿当了新娘——又成为一个冷漠的、孤苦伶仃

的姑娘了；她的生活是苍白的，她的前途是惨淡的。圣诞节的严寒在仲夏来临；十二月的白色暴风雨在六月里飞旋；冰给成熟的苹果上了光，积雪压坏了怒放的玫瑰；干草地和小麦田上蒙了一张冰冻的尸布，昨夜还开满红花的小径，今天已盖上未经踩踏的白雪，看不出哪儿是路了；十二个小时以前，树林还象热带丛林般绿叶婆娑，芳香扑鼻，现在却象冬天挪威的松林般地荒芜、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的希望全都破灭了——一夜之间降落在埃及的所有头生子身子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命运袭击了我。我看见自己所抱的希望，昨天它们还在那样地开着花、发着光，现在却躺在那儿，成了直挺挺、冷冰冰、铅灰色的尸体，再也不会复活过来。我看看我的爱情，那感情是我主人的——是他所创造的；它在我心里颤抖，就象躺在冰冷的摇篮里的受苦的小孩一样；疾病和痛苦袭击着它；它不能寻求罗切斯特先生的胳臂——它不能从它的怀里获得温暖。哦，它再也不能转向他，因为忠诚已给摧残，信任已给毁灭！对我来说，罗切斯特先生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他了；因为他已经不再是我想象中的他了。我不愿意把罪过归给他；我不愿说他诱骗了我；可是在他的观念中已经不再有纯洁无垢的真实这个特性；我必须离开他；这我看得很清楚。什么时候走——怎么走——走到哪儿去，我却还不清楚；可是我不怀疑，他自己也会催我离开桑菲尔德。看来，他对我不可能有真正的感情；受到挫折的只不过是一时的热情；他不会再要我了。现在我甚至怕在他面前的路上穿过；看到他，他一定会感到可恨。哦，我真是瞎了眼睛！我的行为多么软弱！

我的眼睛蒙起来了，闭上了；旋转的黑暗似乎在我周围浮动，思绪象一股暗黑混乱的水流涌来。自暴自弃，懒散，

不作任何努力，我似乎躺在一条大河的干涸的河床上；我听到远处山洪暴发，洪水在滚滚而来；起来吧，我没有意志；逃跑吧，我没有力量。我虚弱地躺着；渴望死去。在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还象活着似地搏动着——想起了上帝；这引起我喃喃地祈祷；那些话在我暗淡无光的心灵里来来去去地徘徊着，仿佛是一种应该被低声说出，而又找不到力量来表达的东西：

“别远离我，因为苦难就在眼前；没有人帮助啊。”

苦难是在眼前，因为我没有请求上帝把它推开——因为我没有合起手，没有跪下来，也没有动我的嘴唇——它来了；那滚滚的洪流来势凶猛，一下子全倾泻到了我的头上。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变得凄凉了，我的爱情失去了，我的希望破灭了，我的信仰死掉了，这整个的意识形成阴沉沉的一大堆，猛烈而强大地威胁着我。那痛苦的时刻是无法描写的；的确是：“水进入我的灵魂。我陷入深深的泥潭；我觉得没有立足之处；我进入深水之中；洪水淹没了我。”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388～38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是啊！我的命运从小就是这样的。大家在我脸上看出恶劣品质的征象，其实我并没有这些品质，但是既然他们认为有，这些品质也就产生了。我天性淳朴，可是人家责备我狡猾。这样我就变得畏首畏尾了。我在感情上善恶分明，可是没有一个人爱护我，大家都侮辱我。这样我就变得容易记恨了。我从小郁郁寡欢，别的孩子都高高兴兴，有说有笑；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尚，人家却把我看得比他们低劣。这样我就变得喜欢嫉妒了。我想爱整个世界，可是没

有一个人了解我。这样我就学会了恨。我的暗淡无光的青春，就是在跟自己和跟社会斗争中逝去的；因为害怕嘲笑，我把自己最好的感情埋葬在心底里，它们也就在那里死掉。我说实话，可是人家不相信我。这样我就开始欺骗。在深深懂得世态人情以后，我就精通处世之道了，但我看到别人不通此道也很幸福，并且毫无代价地享受我煞费苦心去追求的那些好处。这样我就产生了绝望的心情。这种心情不是手枪枪口所能医治的，它隐藏在殷勤的态度与和蔼的笑容之下，是一种冷冰冰的软弱无力的绝望情绪。我在精神上残废了：我的一半灵魂不再存在，它枯萎，涸竭，死掉，我把它割下来丢掉了；而另一半灵魂却在颤动，准备为每一个人效劳，可是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还有一半灵魂死掉了。如今您却在我心里唤醒了对它的回忆，我也就把它的墓志铭念给您听了。一般说来，许多人认为墓志铭都是可笑的，但我并不认为可笑，特别是想到墓志铭底下埋着的东西。不过，我并不要求您赞同我的意见。要是您觉得我的行为可笑，您就笑好了：我预先向您声明，我决不会因此而生气的。”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 178～179，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垂死

在得知季娜伊达死讯的几天之后，我就出于自己无法抑制的欲望，去探望了一位弥留之际的贫苦老妪，她同我们住在一栋房子里。她衣衫褴褛，躺在硬床板上，头

上枕着一个布袋，临终时异常痛苦，难以言状。她的一生无日不在贫困中艰难挣扎，从来没有过欢乐，没尝过幸福的滋味。按理说，如今要告别人世，得到解脱和安息，她应该高兴。然而，当她衰朽的身躯还能勉强支撑，胸口被一只冰冷的手压住仅能痛苦地喘息，但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她却一直在画十字，口中喃喃地念到："上帝，饶恕我的罪孽吧。"直到最后一个意识的火花熄灭时，她眼睛里那种对死亡的畏惧和恐怖的神情才完全消失。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43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我不忍细细察看这场垂死的景象……粗嗄的咳嗽声不断响着。这种均匀的粗嗄的咳嗽逐渐爆发为一阵阵来势凶猛的呛咳，就象施了什么魔法，把周围的环境全部咒住。这是一种吵闹得可怕的死亡，死神在这么一个衰弱老迈的身躯里竟发出这么可怕的声响，使我不寒而栗。垂死者在床上给人扶起来，靠在枕头上，护士给她吃药。我看到她在吞吃。跟在粗嗄的咳嗽后的是一阵拖长的哮喘，她的头在胸前垂下来。周围的一切都象卧在沉睡里，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这么痛苦地与死神挣扎，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丝毫干扰，这真使我难以理解。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告别》P.13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 紧张

四个轿夫吆喝一声，把轿子高高地抬起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轿内，插着金花的博士帽戴在他的头上，

两条红绸斜挂在他的两肩，宽大的马褂和袍子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觉得内衣被汗水打湿了。额上也冒出汗来。他不像是到他岳父家去谢亲，倒像是被人押着赴刑场。

[中国]巴金《秋》P.2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他在那目光的注视下，脊背上掠过一阵阵寒噤，膝盖和小腿不由自主地剧烈抖动起来。他想用手绢擦一下额头的汗，竭力平静一下自己，但拿手绢的手在脸旁也象是拿着粉扑往脸上扑粉一样，明显地抖起来。

[中国]柯云路《新星》P.57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且说鲁达自离了渭州，东逃西奔，却似：

失群的孤雁，趁月明独自贴天飞；漏网的活鱼，乘水势翻身冲浪跃。不分远近，岂顾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临阵马。

这鲁提辖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行过了几处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处便为家。自古有几般：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贫不择妻。鲁达心慌抢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

鲁达看见众人看榜，挨满在十字路口，也钻在丛里听时，鲁达却不识字，只听得众人读道："代州雁门县，依奉太原府指挥使司该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郑屠犯人鲁达，即系经略府提辖。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与犯人同罪。若有人捕获前来，或首告到官，支给赏钱一千贯文。"鲁提辖正听到那里，只听得背后一个人大叫道："张大哥，你如何在这

里？”拦腰抱住，直扯近县前来。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49～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 惊 慌

这洪太尉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躇踌，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公子，在京师时重裀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扑地跳出一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啊呀！”扑地望后便倒。偷眼看那大虫时，但见：

毛披一带黄金色，爪露银钩十八只。
睛如闪电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势狰狞，摆尾摇头声霹雳。
山中狐兔尽潜藏，涧下獐狍皆敛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唬的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浑身却如重风麻木，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

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望后便倒在盘陀石边。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不说此时谭绍闻、王中早魂飞天外。且说角门外张绳祖、王紫泥伸头内望，原指望董主簿受贿追比，不料错撞在这个县包爷手里。远远望见要动夹棍，张绳祖觉口中苦味，已是胆经流出绿水。王紫泥裤裆中早犯了遗尿之症。

再说程公，见贾李魁招了赌博，已知哄诱书愚，并使谭绍闻误了考试，耽搁功名。怒上加怒。贾李魁在夹棍眼内，疼痛难忍，只得把地藏庵范姑子怎的送信，王紫泥、张绳祖得信怎的要酒，绍闻怎的吃醉，黄昏怎的哄赌，临明怎的写票画押，供了个和盘托出。程公见扯出尼姑来，怕扯的头绪多了，难以就事结案，便道："再要胡说，定要再枷。放他起来。"遂叫传呼张绳祖、王紫泥到案。程公方要拔签差人，贾李魁道："王紫泥、张绳祖他两个，现在二门外看审官司哩。老爷只叫这二人到案，便一清二白。"程公即着门役叫二人上堂。那张、王二人在二门以外伸头正望，猛然两个差人，走到面前道："二位绅衿，老爷有请。"这一惊，真是满月小儿听霹雳，骨头儿也会碎的。少不得随着衙役，像软脚鸭子一般，上堂跪下。程公道："二位既系绅士，无故在衙署前探头伸脑，看些什么？"王紫泥道："原是会课回来，见父母坐堂，略站一站儿，看看王法。不敢犯父母的堂规。"程公道："料二位无事也不来。既为绅衿，缘何开场

诱赌，知法犯法？这来衙门走动，不是希图奠缘，就想把持官长。若不重惩一番，本县就要吃你两个撮弄。暂且押在班房，准备细审。待详革以后，便于施讯加刑。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432～433，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是日谭绍闻果是为巫家岳翁祝寿，早吃寿面去了。德喜儿飞也似去曲米街送信。到了巫家，正是绣春班演的《封神榜》上邓婵玉、土行孙大战，席面间好不热闹。只见德喜儿附谭绍闻耳边说了几句话儿，谭绍闻登时颜面变成土色。那比线还细的寿面，顷刻间变成皮条，牙也咬不断，喉中竟是咽他不下。只因谭绍闻是巫家娇贵之客，满座都是瞩目的，看见这个光景，都有些诧异。却早帘内老岳母疑是什么紧症儿，着人请谭姐夫到了后厅，问："是恶心？头疼？"巫翠姐也来探问，谭绍闻无言可答。只得说："早晨冲了寒气，有些恶心。"巴氏急呼姜汤。

〔中国〕李绿园《歧路灯》P。618～619，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

本来已经心惊胆战和闷闷不乐的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从亲家公家里回来的时候更加惊慌了。现在他充分地感觉到，有一些陌生的、敌视他的原则正在来统治他的生活。如果说从前他管理家务和处理生活的时候，就象是控制着一匹训练有素的、在崎岖的道路上奔跑的马，那么现在，生活却象一匹浑身汗沫的疯马驮着他在飞跑，他已经没有能力驾驭这匹马，只是骑在摇摇晃晃的马背上不由自主地摆来摆去，只能做些可怜的努力，不叫自己摔下马来就是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1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恐 惧

高高的沙岗上，慢慢出现了一个人。他疲惫地拉着两峰骆驼，艰苦地跋涉在这海海漫漫的沙原里。他眼前是爬不尽的沙峰、沙岗；涉不完的沙涛、沙浪，……

他停下了，在弥漫的沙雾里辨别着方向。

看不出他有多大年龄。仿佛灼热的沙漠把他浑身的水分都吸干了，两颊的皮肉干瘪地贴在骨头上，额际和眼角旁过早地布满了皱纹。不算太长的头发，几天未刮过的胡须，象干枯的黄草一样虬然地乱长着，上面落满了沙尘，挂满了沙粒，遮盖了他的真实面貌。

……

他浑身颤栗起来，望着这凝固不动的死海，感到极度的空虚和恐怖。他深深呼吸了一口，竭力想恢复自己的勇气和信心。但酷热卷来了喷火的波涛，吸入肺部的却是那滚烫的沙尘、灼热的气流。一种末日的预感使他更加恐慌了，他撕开了衣领，袒露出胸膛，发狂地喊：

“来人，来人哪……”

[中国]冯苓植《神秘的松布尔》P。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乌大人见他没事人儿似的，便问道：“难道你没得信么？”他这才问老师说：“门生没得什么信？”乌大人道：“我的爷，你赏了头等辖，放了乌里雅苏台的参赞了。”

只这一句，安公子但觉顶门上轰的一声，那个心不住的往上乱蹦，要不是气门挡住，险些儿不曾蹦出口来，登时脸上的气色大变。那神情儿，不只象在悦来店时见了十三妹的样子，竟有些象在能仁寺撞着那个和尚的样子。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768～769，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时扫去兴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的好似扭股儿糖，杀死不敢去。贾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况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进去住，他吩咐你几句，不过不教你在里头淘气。他说什么，你只好生答应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唤了两个老嬷嬷来，吩咐"好生带了宝玉去，别叫他老子唬着他。"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凤姐只带着丰儿来至园门前，门尚未关，只虚虚的掩着。于是主仆二人方推门进去，只见园中月色比着外面更觉明朗，满地下重重树影，杳无人声，甚是凄凉寂静。刚欲往秋爽斋这条路来，只听唿的一声风过，吹的那树枝上落叶满园中唰唰唰的作响，枝梢上吱喽喽发哨，将那些寒鸦宿鸟都惊飞起来。凤姐吃了酒，被风一吹，只觉身上发噤起来。那丰儿也把头一缩说："好冷！"凤姐也撑不住，便叫丰儿："快回去把那件银鼠坎肩儿拿来，我在三姑娘那里等着。"丰儿巴不得一声，也要回去穿衣裳来，答应了一

声，回头就跑了。

凤姐刚举步走了不远，只觉身后哧哧哧哧，似有闻嗅之声，不觉头发森然竖了起来。由不得回头一看，只见黑油油一个东西在后面伸着鼻子闻他呢，那两只眼睛恰似灯光一般。凤姐吓的魂不附体，不觉失声的咳了一声。却是一只大狗。那狗抽头回身，拖着一个扫帚尾巴，一气跑上大土山上方站住了，回身犹向凤姐拱爪儿。凤姐儿此时心跳神移，急急的向秋爽斋来。已将来至门口，方转过山子，只见迎面有一个人影儿一恍。凤姐心中疑惑，心里想着必是那一房里的丫头，便问："是谁？"问了两声，并没有人出来，已经吓得神魂飘荡。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413～141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贾珍因要行令，尤氏便叫佩凤等四个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划拳，饮了一回。贾珍有了几分酒，益发高兴，便命取了一竿紫竹箫来，命佩凤吹箫，文花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醉魂飞。唱罢复又行令。那天将有三更时分，贾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饮茶，换盏更酌之际，忽听那边墙下有人长叹之声。大家明明听见，都悚然疑畏起来。贾珍忙厉声叱咤，问："谁在那里？"连问几声，没有人答应。尤氏道："必是墙外边家里人也未可知。"贾珍道："胡说。这墙四面皆无下人的房子，况且那边又紧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语未了，只听得一阵风声，竟过墙去了。恍惚闻得祠堂内隔扇开阖之声。只觉得风气森森，比先更觉凉飒起来；月色惨淡，也不似先明朗。众人都觉毛发倒竖。贾珍酒已醒了一半，只比别人撑持得住些，心下也十

分疑畏，便大没兴头起来。勉强又坐了一会子，就归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来，乃是十五日，带领众子侄开祠堂行朔望之礼，细查祠内，都仍是照旧好好的，并无怪异之迹。贾珍自为醉后自怪，也不提此事。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海伦突然停住了脚步，她感到背脊一阵刺痛。要出什么事。

危险近在咫尺，尽管她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危险，但她早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前在巴黎，德国鬼子冲进他们家前，她正和安朵瓦奈特在小花园玩。不过这次危险报警特别强烈，就象浪潮一样一阵紧似一阵地冲击着她。

她四下张望，但看不见黑暗的地方，树上的电灯只照亮了石板路。

她屏住了呼吸，仔细地倾听了一会儿，虽然没有任何动静，仍有一种危险的感觉。

她感到浑身一阵发抖，赶紧使劲地搓了搓冰凉的手臂，可这不是因冷发抖，而是恐惧。“你也真傻。”她自言自语道，“这儿有什么危险？”然而她还是估量了一下所在位置离住宅和卧室的距离，发现卧室要靠近一些。

于是她赶紧朝卧室跑去。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下册P.626，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努尔罕听到从厅堂里传来一阵低声细语，然后是一个男人发出的笑声……他真的来了！努尔罕的心激烈

地跳着，她又急出了一身冷汗。她感到头晕得厉害，只得闭紧双目，牢牢握住椅子的扶手。她听见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又听到关房门的声音。顿时，她感到头晕目眩。她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最后在她面前停住了。她低垂着头，试图保持镇静。她感到有一只手在慢慢揭起脸上的面纱，随即听见一声惊叫："是你？！"她十分熟悉这个声音，但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抬头一看——啊，是他！就是海边那个身材健美的人！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这一切仍然是发生在梦中。

[埃及]阿·拉·法赫米《为了自由》P.378，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他固执地朝前走着。但他一出小镇，来到空荡荡、黑魆魆的大路上，就有一种恐怖的感觉悄悄地潜入心头，震撼着他的灵魂。他前面的任何景物，无论是形还是影，无论是静的还是动的，都象这一件或那一件可怕的东西；但这种恐惧怎么也比不上在他头脑里作祟的幻觉——仿佛今晨那幅惨象中的身影步步紧跟在他后面。他能够在黑暗中分辨它的阴影，提供最精确的细节勾勒它的轮廓。他仿佛看得见它身体直僵僵、面孔铁铮铮地行走的模样，听得出它的衣服擦着树叶的窸窣声，几乎每一阵风都送来那最后一声低沉的惨叫。他如果停下，它也停下。他跑步，它也跟上；但它并不跑（跑的话倒还好些），而是象一具装着生命机械的尸体，由一股既不增强、也不停息的阴风在后面不紧不慢地推动。

他几次把心一横转过身来，要把这个幻影赶开，哪怕自己会被它瞪一眼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但他的头发每次都竖

得笔直，血液竟会冷凝，因为幻影也跟着他转过去，重新跟在他的背后。上午它好象始终在他的前面，而现在却一直在他背后，寸步不离。如果他把背脊靠在坡岸上，它就悬在空中，寒冷的夜幕清楚地映出它的轮廓。如果他仰天躺在大路上，它就站在它头上，默默无言、身子挺直、一动不动，活象一座用血写着铭文的墓碑。

奉劝任何人都不要说什么杀人者可以逍遥法外，不要提什么老天没有眼睛。在这样恐怖折磨下度过漫长的一分钟，大概横死几百次的痛苦也不过如此。

他经过的田野里有一座棚子可以宿夜。有三棵高大的白杨遮在门前，因而棚子里一片漆黑；风在树梢间呻吟、哀鸣。在天明以前，他不能再走；于是他紧靠墙边躺下，然而等着他的却是新的酷刑。

因为现在又有一个幻影出现在他面前，而且同他刚刚逃离的那个一样顽固，但比它更加可怕。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暗淡而又呆滞；他宁可硬着头皮看见它们而不愿加以想象；它们出现在黑暗的最浓处，本身发光，却不照亮任何物体。眼睛只有两只，可是无处不在。如果他闭上自己的双目，想象中立刻会出现那间屋子，里边每一件东西都是熟悉的，其中有几件如果叫他凭记忆历数的话，甚至可能被遗漏，现在却一一俱在各自的老地方。尸体也在原来的地方，它的眼睛同他悄悄溜走时所看到的完全一样。他跳起来，逃到外面田野里去。那身影又跟在他后头。他重新走进棚子，躲在角落里。可是他还没有躺下，那双眼睛又出现了。

他就留在那里，怀着其他任何人不能体会的恐惧，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发抖，冷汗从每一个毛孔里沁出来。忽然，夜晚的风传来远处的呼号和杂乱的人声，其中交织着慌

乱和惊愕。在这个荒凉冷落的地方听到的任何人声，纵使是真正预兆不祥的，对他也是一种安慰。危险临头的前景促使他抖擞精神跳起身来冲出棚子。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退斯特》P.441～44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过度的工作、沉重的痛苦以及过量饮酒，弄得他重病缠身，面无血色，死神就守候在他身旁。死神恰似一只阳光下眼瞎、黑夜里明亮的灰色猛禽，白天躲在阴暗的角落，到夜晚就悄悄地坐在他的床头，久久地坐着，一直坐到黎明，既安详又耐心，但也非常固执。天刚麻麻亮他就从被窝里钻出来，脸色惨白，象一只被毒死的野兽，瞪着一双无神的眼珠。小房间里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可是，他却不相信这种别人信以为真的骗人的空虚。他疑心重重地张望着每个角落，突然狡猾地转头朝身后望去。在这之后，他才用双手支撑着身子，久久注视着眼前正在消逝的黑夜。这时他看见了别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眼前正晃动着一个灰色的庞然大物，形态模糊，阴森可怖，看过去是透明的，但又包容着一切，象透过一堵玻璃墙，里面的东西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现在他不再怕那庞然大物了。它留下寒冷的遗迹就走了——直到夜幕降临前不会再来了。

他微睡了片刻，做了些可怕而不寻常的梦。梦见了一间白屋子。墙壁、地板全是白色的，被耀眼的白光照得通明透亮。还看见一条黑蛇象发笑似的窸窸窣窣地从门底下悄悄地爬出来。它那扁平的三角脑袋贴着地板，身子弯弯曲曲地蠕动着，飞快地溜了出去，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一会儿，那蛇又从门下面的洞里伸出它那扁平的黑头，蛇身象条

黑带子似的扯得又直又长——一会儿不见了，一会儿又钻出来。一次他在梦中遇见一桩愉快的事。他笑出声来，不过声音很奇怪，象一种压抑的痛苦声，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那笑声发自内心深处，可能正是心灵在哭泣，因为躯体好象死尸一样已经僵直不动了。

他的意识里渐渐填满了各种声响——分辨不清的过路人的谈话声、远处的关门声、扫帚把雪从阳台上扫落下来的轰响——苏醒过来的大都市中模糊不清的各种杂音汇合成的隆隆声。于是，对他来说，最可怕的事临头了——他异常清醒地意识到：新的一天开始了，他得赶快起床，又要为那没有丝毫成功指望的生活去拼命搏斗。

应当生活下去。

他转过身去背对着亮光，用被子把头蒙得严严实实，不让一丝光线射到眼里，双腿蜷起紧贴着下巴，整个身子缩成一团，就这样死定定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更不敢把腿伸直。为了抵御地下室里的严寒，他把所有的衣服都堆在身上象个小山似的，一点也不觉得沉重，可是身体还是冷冰冰的。每听到表示生活的一点动静，他都觉得自己蜷缩得不够、盖得不严，于是他就努力缩得更小些。他无声地呻吟着——既不用嗓音，也不用思想，因此他现在既怕自己的嗓音，又怕自己的思想。他向不知名姓的人祈祷着禁止白天到来，好让他总能躺在一堆破布烂衫下面，一动不动，什么也不想，集中精力熬过即将到来的白昼，努力使自己确信黑夜还没有过去。他在世上最希望的是，有那么一个人从背后用手枪抵着他的后脑勺，即顶着他脑后凹下去的地方给他一枪。

〔俄国〕安德列耶夫《在地下室里》，选自《外国小说名篇选读》P.144～146，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 其 他

杨老太太站在公园里，是挺显眼的。她穿着高领的毛蓝棉袄，下身是藏青棉裤，因为不习惯开裤脚，照旧用青帆布带扎腿。她的面色微透焦黄，目光深沉，举止持重，给人一种朴素善良的印象。她手里拿着原是包头的羊肚毛巾，不断拧来拧去，时不时地拧皱双眉，东盯西望，从她的焦急表情中，从她对过往行人鄙夷的态度中，更展示着她的刚毅倔强的性格。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16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她走到俯瞰胡同的唯一的一个窗户跟前，将两扇打开的窗户关得只留五、六公分的空隙，然后把手放在窗台上，向下环视着胡同的每一个地方，同时带点儿嘲讽地自言自语道：

“你好啊，欢乐而幸福的梅达格胡同！愿我和你的伟大居民们长存！啊，多美好的景致，多壮观的人群！我看到了什么？这是面包铺老板娘哈丝尼娅，象个麻袋包，坐在铺子门前，一只眼睛看着面饼，一只眼睛盯着丈夫贾阿德，可怜的贾阿德小心翼翼地干活，生怕老婆冷不防给他一阵拳打脚踢；这是咖啡店老板卡尔什，耷拉着脑袋似睡非睡；格米勒大叔可是进入了梦乡，苍蝇在糕点盘上飞来飞去，无人驱赶；啊，这是阿巴斯·侯勒维，一双漂亮的眼睛正有意朝这扇窗户偷看，也许他以为他的眼神能把我的魂勾去呢。哼，

咱们走着瞧吧；这是代办处老板赛里姆·阿勒瓦，他抬起两眼，垂下去，又抬起来……真是的！如果第一次是偶然的，那么第二次呢？赛里姆贝克！也许还有第三次。这没羞没臊的老东西，想干什么呢？每天这时候是偶然的吗？但愿你没做丈夫，也没当父亲，那我就跟你交换眼神，对你说：你好啊，欢迎，迎迎！这就是梅达格胡同，这就是一切！为什么哈米黛一不注意洗头，就会生虱子呢？唉！……瞧，达尔维什长老来了，木屐打在地面上哒哒作响……”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P.32～3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除了堂彭佩约，所有的人都吃得很多，因为吉马兰激动得卡住了喉咙。从上第二道菜开始，他就忐忑不安，心想：“祝酒这一关是躲不过去了，我必须准备即席演说。”他已经不吃对他有益的菜肴，大家的谈话声在他耳朵里已变成了雨点。他面带笑容，左右敷衍，心里却一直在琢磨祝酒词。他耳朵涨得通红，有时感到恶心，两腿发颤。简而言之，他是在折磨自己。

〔西班牙〕克拉林《庭长夫人》P.1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彼克托拉里斯的钢铁意志，在需要他顽强坚定的地方，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在他的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从我国俄国人的纯朴看来，这些只能当玩笑取乐，付之一笑而已，而最令人惊讶的则是必须意识到：不这样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因为习性已经形成。

彼克托拉里斯无比固执与顽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很

固执，在小事情上与在重要事情上一样地顽强固执，毫不让步。他常常顽弄意志，象别人为了发展体力而经常做体操一样，而且做得很有系统，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似乎这就是他的使命。对自我的重大胜利，使他失去了理智。过于自信，有时候一会儿使他处于非常可悲的地位，一会儿又使他处于十分可笑的境地。比如，在钢铁意志的支持下，他学习俄语特别快，而且文法掌握得好。但是在完全掌握好之前，他已经吃够了他那个钢铁意志的苦头。这些苦头很大，随处都可以感觉出来，直到自己的机体受到损害，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俄国］列斯科夫《钢铁意志》，选自《麦克白夫人》，P.96～97，漓江出版社1982年版。

# 三、身　　姿

## 苗 条

她穿着件乳白色带红条的短袖弹力衫，一条潇洒、带有南国风味的紧身咖啡色笔挺筒裤，苗苗条条，满脸微汗，容光焕发。

〔中国〕柯云路《新星》P.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杜妮亚希珈已经不知不觉地长成一个身材匀称而美丽的姑娘。她很早就成熟了，就像一个早熟的苹果。这一年，她逐渐离开了逝去的童年，许多年长的女伴都接收她参加了姑娘的集团。杜妮亚希珈长得很像父亲：短身材，脸色很黑。

杜妮亚希珈已经在世界上过了十五个春天，但是她那纤细的不很柔和的身材还没有长成形。她的身上还混杂着童年和少年的、可笑而天真的味道：两只小乳房变得坚硬了，很明显地在上衣里面绷得紧紧的，肩膀也变宽了；但是在那两只长长的，略微有点斜的眼眶子里，依然是那两只腼腆的和顽皮的黑色扁桃形眼睛闪闪发光，白眼珠像蓝色的玛瑙一样。她从游戏场上回来，就把自己的一些很朴素的秘密讲给娜塔莉亚一个人听。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30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她身材和我相仿，一头光亮的红发，两只褐色的眼睛显得特别大，长长的睫毛象丝绸般柔泽。瘦削的脸

庞上长着一张曲线动人的嘴巴。她只穿了一条短裤，一件单薄的绿色短上衣，在上腹处打了个结，脚上没穿鞋子，两腿修长，整个身材十分动人。皮肤晒成了棕褐色，一笑起来就露出了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可是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丝悲哀的神色，即使欢笑时也隐约可见。我初次见到卑热拉时，打动我心弦的首先就是这种悲哀的眼神。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天晓得》P.9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爱菲·迪恩斯在姐姐的精心培育下已经长成为一个美丽的、花枝招展的姑娘。她的希腊型的头颅上覆盖着丰盛的一圈圈鬈曲的棕色头发，上面罩着蓝色丝织的束发网，头发下面露出一张嫣然含笑的面容，看上去仿佛是一幅健康、怡然自得的画像。她穿的赤褐色的短外衣，衬托出一个身段，这个身段再过几年或许长得过于壮实，这是苏格兰人常有的缺陷，但在目前含苞欲放的年华，却是十分苗条的。她的整个外形优美柔和，既显得健康，又非常匀称。

［英国］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1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她还是像从前那样苗条，穿得很漂亮。紫色的毛线袜子紧紧地裹住她的美丽的细腿，脚上穿着一双很端正的短靴子，就像是雕成的一样；紫红色的、有褶子的裙子紧紧裹在她的身上，绣花的围裙闪耀着舒适的白光！葛利高里把眼光移到妻子身上去——发现她的外表上有了一些变化。为了迎接他回家，她换了一身衣服；袖口上镶着一条窄窄的花边的浅蓝色茧绸上衣紧紧地裹着她的匀称的腰，柔软

的大奶头在上衣里面鼓起来；绣着花边的蓝裙子下部很肥大，上部却是紧裹在身上。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8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有两位贵妇人从我们身旁经过，往井边走去：一位上了年纪；另一位年纪很轻，身材苗条。由于戴着帽子，我看不清楚她们的脸，但她们的打扮是极其讲究的：样样都恰到好处！那个年轻的身穿一件珍珠灰的高领连衫裙，娇嫩的脖子上围着一条轻飘飘的丝围巾。一双深褐色的皮鞋紧裹住她那双纤足，样子那么玲珑可爱，即使一个不懂美的奥秘的人见了，一定也会惊叹不止。她那轻盈而端庄的步履具有一种处女的韵味，婀娜多姿而又仪态万方。她经过我们身旁，身上飘散出一股难以形容的芳香，就象可爱的女人送来的条子那样。

〔俄国〕莱蒙托夫《梅丽公爵小姐》，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143～144，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大部分与会者的穿戴是五光十色的，基妮设法穿戴得尽量雅致一些。她把头发在脑后高高地梳起来；紧紧裹住她身体的色彩鲜艳的丝绸，一端搭在她胳臂上。不知为什么，那么精心构思出来的穿戴，现在成了她的负担。她对面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显然，也是一个女速记员，基妮在看到这个女人那身令人吃惊的服装以前，一直感觉不自在。那个女人穿着颜色极淡的折成双层的天蓝色透明尼龙连衣裙，轻飘飘的，仿佛微风吹动一般。她脸上的化妆品会完全得到驰名的“马克斯·费克托”商行的赞许，尽管是一个非

洲女人使用它。

基妮是一个典型的尼日利亚姑娘，容貌漂亮。体态匀称，没有光泽的皮肤似乎涂上了一层青铜色，由于她那完美无瑕、好象用树木琢成的身材，使得法国人也心醉神迷。她不止一次指责法朗士，他爱的不是她，而是她的肉体，而法朗士笑容可掬地反驳说，他不能不看到她体态的美丽可爱。于是基妮完全沉浸在爱情的欢乐之中。她身材窈窕，充满自信，穿上欧洲衣服十分雅致妩媚，而身着尼日利亚民族服装时，也是天生的轻盈可爱。她的一举一动都惹得法朗士如痴似狂，……“青铜铸成的女人，血液象兽血一样炽热的女人。我嗅到你的气息，我在自己的血液里感到了你那火一样的热情。没有你，我的心就死了。”

面对情感这么炽热的流露，她坚持得住吗？

〔尼日利亚〕西普里安·埃文克西《自由之夜》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77、62、70，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

## 健　美

我将试图向诸位也描写一下她的神奇面貌，只要人类语言的贫乏性给我这种可能性，或者神灵本身能赋予我一种才思敏捷的灵感。

首先是那一头浓密的长发，微微鬈曲，披散在圣洁的脖颈上，柔媚地缘肩而下。一顶用各种奇葩编成的花冠戴在头上，额头正中央有一个平面圆盘，状似一面镜子，放射出一道亮光，代表月亮。圆盘左右两侧，盘着两条蛇，从上方则引人注目地伸出得墨忒耳的圣穗。她的彩色长衫则用薄纱

织成，白色犹如闪光，黄色好似番红花，红色宛若鲜玫瑰；不过尤其令我目眩的是那件斗篷，黑如乌檀，闪烁着一种幽暗的光泽，它正在身体周围飘荡着，忽地右下摆被卷上左肩，在那儿拧了一圈，然后带着许多褶裥垂下来，用缘饰和花边轻轻抚弄着浪花。

[古罗马]阿普列乌斯《金驴记》P.29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回忆中这样写道："父亲身材中等，体格健美，是个活泼敏感的人，他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但他的目光里却时时流露出愁闷的神情。他带着猎犬狩猎的情景我更是记忆犹新，至今还记得他出发打猎的场面。后来我总觉得，普希金在《努林伯爵》中描写外出狩猎的情节是以他为原型的。"

父亲他那体格健美，行动敏捷的形象，他那轻松自如，骑兵似的骑着一匹良马的形象都深深地印在孩子的记忆中。他——父亲——是全家心目中的一位最高人物。象往常那样，他在外出狩猎之前，可以感觉到一种紧张激动的气氛，那些猎狗焦躁不安地，一阵阵不停地尖叫着，尼古拉·伊里奇宠爱的年轻剽悍的骑士彼得鲁沙和马秋沙奔忙着，时而朝猎狗吆喝一阵，手里牵着一群嘴脸狭长、背呈弓形、身躯细长而强壮的、善于追捕野兽的猎狗，牵着前面一群猎狗中那条黑眼珠的伯爵的爱犬——机灵的米尔卡。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1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她真美。

她似乎美到了极点。她修长而苗条，黄褐色的皮肤，姣艳的鹅蛋圆面庞上一点皱纹也没有，两眼清澈如潭，嘴角总

是带着一丝微笑。她跳舞时，那闪亮的黑发便撩人地飘散起来。他很欣赏她的舞姿——她跳得自然和谐，优美，绝妙到了极点。

[美]伯特·赫希菲尔德《情浪》P.137，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期待的人终于来了。安琪莉卡穿着一件玫瑰色的长裙，圆鼓的裙子有规律地波动着。她那袒削的美人肩洁白如雪，那健美的双臂使人产生柔情蜜意，小脸蛋高傲地耸立在富有青春魅力的光滑脖子上，为此，她特意戴了一串并不显眼的项链。当她脱去那光亮的长手套时，她的手露了出来，长得倒也不小，但却极为匀称优雅，手指上戴着一只闪闪发光的那波里蓝宝石戒指。

[意大利]托·迪·兰佩杜萨《豹》P.216，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婀娜

她穿着件鲜红的薄呢连衣裙，潇洒地系着裙带，脚上一双精巧的白皮凉鞋，整个人更显得年轻、苗条、挺秀。腰肢很细，胸部精美地隆起，乌黑发亮的短发来回甩动。她那生气勃勃、目光敏锐的瓜子脸，那微黑圆润，宛如象牙雕就的胳膊和手腕，那光洁的脖颈，都闪射着动人的光泽。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离我几步开外，在绿色覆盆子之间的草地上，立着一个身段颀长窈窕的女郎，身上穿着带条纹的玫瑰色连衣裙，头上披着白色头巾；她身边围着四个男青年，她正拿着一种灰色的小花轮流敲打他们的额头。这种花我叫不出名字，但是孩子们都很熟悉：形状象小口袋，一碰到硬东西就会噼噼啪啪地爆开。那几个年轻人都很乐意献出自己的前额，女郎的举动（我从侧面望去）显得那么妩媚、倨傲、温柔、诙谐而又动人，我不禁又惊又喜，几乎大叫起来；假如能让她的纤纤十指也来弹弹我的额头，纵令舍弃人间的一切我也是心甘情愿的。我的猎枪滑落在草地上，我忘记了一切，只顾贪婪地注视着她那窈窕的腰身，粉颈，纤手，露在白头巾外的稍稍蓬松的金发，半睁半闭、聪颖秀慧的明眸，睫毛，娇嫩的面颊……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361～36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马车里下来一位少妇，她的姿态象个小羚羊一样轻柔，模样象仲夏的晴空一样妩媚。几分钟后，这位少妇手提商品走出商店，象适才下车时那般轻巧地登上马车，接着吩咐驶往滨河的英国街。马车辚辚地穿过伊萨基辅广场，向左拐，行驶十来米后便停在英国街上的一座雅致的楼房前。门廊附近已停有好几辆马车，马车周围围观者人头攒动，大门两旁站着门卫。仆人放下马车的踏脚板，那位少妇随即又走下马车。多么漂亮的美人儿！此时我们得以对她仔细端详一番了。恕我冒昧，我们谈及的这个女子，看来不是一位夫人，倒象是一个姑娘，因为她既没有戴可以区别夫人与姑娘的那种帽子，也没有足资区别的其它标志。她的容颜

可算美得无与伦比了，面颊上象是大病初愈而残留的一层淡淡的苍白色，平添了她的魅力。那双深情的蓝眼睛闪耀着心敛意宁的神采，使人觉得她身上充满青春的活力。她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步态轻盈娴雅；脚娇小迷人。

〔俄国〕涅克拉索夫《亚历山德丽娜的一生》，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228～229，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你看她那印有深蓝色和鲜红色大花的色泽艳丽的短裙，每走一步都高高撩起，露出那匀称的大腿。脚下穿的是圆头高跟鞋，穿上它走起小碎步显得更小更碎！她中等个儿，身体相当娇嫩，但是今天晚上似乎长高了几分。也许是因为穿了高跟鞋，梳了鸟窝型的头，把她那栗色的软发高高盘起的缘故。也可能是气愤和受到刺激的傲慢心理使她身体挺直了。

他们在长椅上坐下来，就在这时，仿佛一个信号，头顶上日光灯的白色光带突然闪亮起来，而周围一切都仿佛沉浸在柔和月光的清辉之中。

拉托法特把两条晒得黑黑的长腿紧紧并拢，用萝荔花束遮盖住双膝。两道天鹅绒般的黑眉在眉心连结起来，特别是那个端端正正的直鼻梁，使她那稍呈鹅蛋形的、没有一点光泽的绛紫色脸庞带着某种自负，甚至是傲慢的神情。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59，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她确实很美，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女性，头发又红又亮，脸蛋儿瘦长、娇嫩，一对褐色的大眼睛看上去很突出。昂热拉·德尔皮埃尔身高和我差不多，今年三十四岁，而我已经四十八岁了。当初，这可使我担了不少心，伤

透了脑筋。现在已经是无所谓的了，现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昂热拉的身材很美，简直是完美无缺。柔软的小嘴，微微上翘的嘴唇，小巧的耳朵，鼻子，胸腹，以及那两条修长的腿，几乎没有我不喜欢的地方。昂热拉喜欢在室外活动，总是尽可能地减少呆在室内的时间，所以全身皮肤晒得黝黑，散发出一种新鲜阳光的气息。她穿着一条喇叭口白色长裤，象我的裤子一样，紧紧地包在身上。上身穿一件白色针织套衫，式样别致，没有袖子，十分贴身，上面的领子是前翻式的，领口在后面，开得很低，露出了晒得黝黑的脊背。腰身收得很紧，脚上穿一双漆皮皮鞋，鞋跟宽大，显得笨拙，白色的鞋面上饰着两个蓝色的小船锚。脸上不施粉黛，没有一点脂粉气。我最喜欢象她这种不用任何化妆品的自然美。左手的无名指上戴一枚看上去象用许多横截的小棍并联起来的结婚戒指。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天晓得》P. 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现在且看维纳斯：她在观众的拍手喝彩声中，行至舞台正中央，遂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她嫣然而笑，身边围着一群稚童，一个个活泼可爱，胖乎乎的，肤色白得象牛奶一般，以致人们都会以为，他们就是漂亮而善良的小爱神，刚从天上或海里飞翔而来。事实上，就连那些短箭，那些衣服的款式，皆十分逼真；另外他们还举着耀眼的火矩为女主人照路，仿佛她要去赴一场婚宴。

犹如河水奔流，随即又有两队秀丽的童女跑上场：一侧是美惠三女神格拉齐娅们，另一侧是无比美丽的四季女神娥乐们。她们抛撒着花环和花瓣，向维纳斯致意，接着又围绕

她组成一个优美的圆圈，向爱情女王敬献春天的绿枝。多音笛开始一起吹奏吕底亚的美妙乐曲，那悠扬的声音使观众们都听得入了迷。

然而更为动人的乃是维纳斯的表演，她这时开始婆娑起舞：她的舞步轻盈优雅，她的腰肢婀娜多姿，她的神情与身体的动作十分和谐。伴随着那婉转的笛声，她在场上纵情欢跳，时而微微合上眸子，时而脉脉流盼秋波，有时还止步眨一眨眼睛。

终于她来到评判者面前；从她伸臂示意中可以明白，她答应送给帕里斯一位新娘，美得同她不相上下，只要她能比别的女神更加可爱就行。结果，年轻的弗里吉亚人下定决心，将手中的金苹果献给姑娘，表示她取胜了。

〔古罗马〕阿普列乌斯《金驴记》P.28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 丰　满

林佩珊这天穿了一件淡青色的薄纱洋服，露出半个胸脯和两条白臂；她那十六岁少女时代正当发育的体格显得异常圆匀，一对小馒头式的乳房隐伏在白色印度绸的衬裙内，却有小半部分露出在衬裙上端，将寸半阔的网状花边挺起，好像绷得紧紧似的。

〔中国〕茅盾《子夜》P. 1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原来是这位姨奶奶的奶孩子法与众不同。人家奶孩子，只得奶一个，她得奶两个。人家养双胖儿的也

有，自然是奶了一个，再奶一个；她却要两个一块儿奶。到了要两个一块儿奶了，只解开一个脖纽儿，一个二纽儿，这可就不行了。所以她奶起孩子来，是要把里外衣裳上的纽子，一件件都解开，大敞辕门的撩在两边儿去。然后才用两只胳膊拢着两个孩子，叫两个孩子分着吃她两个哑儿。她却把两孩子的四条腿儿，搭成个十字架儿，两只手紧紧的抱着给他们吃。又苦于外路人儿，轻易不会上炕盘腿儿，只叉着两条腿儿坐在炕沿儿上在那里奶。安老爷进门儿一眼就看见她那对鼓蓬蓬的大哑儿，她那对哑儿，往小里说也有斤半重的馒头大小，围腰儿也不曾穿，中间儿还露着个雪白的大肚子。老爷等闲不曾开过这个眼，只慌得踢蹐不安。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743，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魁 梧

只见他（史更新）膀扇儿有门扇那么宽，胳膊有小檩条那么粗，四方脸盘儿又红又黑，两只眼睛又圆又大。浓眉毛，高颧骨，高鼻梁，宽下巴，看样子也就是二十七八岁，可是长了有半寸多长的稀稀拉拉的连鬓胡髭。他满脸都是灰尘，就象刚打砖窑里钻出来一样。在他的左眼窝儿下边有一个小洞，一条紫红的血线从里边流出来，顺着鼻窝儿流到嘴角儿，又流到脖子下头去。身上的衣服满是血浆泥土，已经看不清他穿的军装是什么颜色了。他手里没了武器，紧紧地攥着两只象油锤一般大小的拳头，怒目横眉，咬牙切齿，全身都带着杀气。他笔直地站着，动也不动，活象

个铁打的金刚。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7，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他们去找少奶奶的父亲——金三爷。他是个大块头。虽然没有李四爷那么高，可是比李四爷宽的多。宽肩膀，粗脖子，他的头几乎是四方的。头上脸上全是红光儿，脸上没有胡须，头上只剩了几十根灰白的头发，最红的地方是他的宽鼻头。放开量，他能一顿喝斤半高粱酒。在少年，他踢过梅花桩，摔过私跤，扔过石锁，练过形意拳，而没读过一本书。经过五十八个春秋，他的工夫虽然已经撂下了，可是身体还象一头黄牛那么结实。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192，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一版。

他那庞大的身躯，浑身那些小马一般的肉腱子，那太大了一点儿的脑袋，那长得过分了的大手和大脚，全觉着不知道有多么别扭。他的威严的鼻子对着地堂，他的漆黑的眼睛算是藏起来了，但是他那浅浅的、圆圆的笑涡儿，这时候红得就象真正的苹果一样，却暴露在脸颊外面。

[中国]欧阳山《苦斗》P。6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他们的主人，是极容易发现的，身体长可四尺六七，重量至少有二百磅。长圆的脸，下巴微光，这也就显得他的两腮格外凸出。在他脸腮上，也微泛出一线红晕。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眼镜。眼镜相当的小，和他那大面

孔配合起来，是不怎么调和的。他穿着一套粗呢中山服，左胁夹了一只大皮包，右手拿着手杖，口里衔了大半截土雪茄，在人群后面，缓步的走了出来。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 1，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那时候，里德太太约莫有三十六七岁光景；她是个身体强壮的女人，阔肩膀，四肢结实，个儿不高，胖乎乎的，但还不算胖得不得了；脸相当大，下颚很发达，很壮实；额头很低，下巴又大又突出，嘴巴跟鼻子还算端正；淡淡的眉毛下面，一双无情的眼睛在闪亮；她的皮肤黑黑的没有光泽，头发差不多和亚麻一个颜色；她的身体结实得跟一口钟一般——疾病从不敢接近她。她是个精明而严厉的总管，她的一家大小和所有的佃户全部归她管；只有她的孩子们偶尔反抗和嘲笑她的权威。她讲究衣饰，她还有一种指望把她的漂亮衣服衬托得更美的风度和仪表。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4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这时，地平线处出现了维隆尼卡的身影。她远远地就送来明媚的微笑，姿态优雅地抖动着勉强被锦纶衬衣包裹着的乳房。显然，她刚洗完淋浴，梳洗得十分整洁，浑身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气息，洁白的肌肤，透过薄薄的锦纶衣料，隐隐可见。维隆尼卡保持着一种独立的姿态，神态中不无骄傲之情。她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一身衣服是丈夫从印度带给她的。即使哪个城里的摩登女郎挖苦她，说她这样一个大块头女人身上的锦纶衣服至少已经落后三年了的话，她也不在乎。她要采取高姿态，让她们尽管去说好了，只要她

自己喜欢就行。就算她在某些方面还缺乏兴味和优雅的仪态，但她不乏精神力量和驾驭天车的复杂本领。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28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格鲁娅所见到的却是一个体魄健壮、年方三十二岁的男子汉，有着思想家的浓眉，行动家的脸庞。眼睛碧蓝，头发淡黄，皮肤呈古铜色，而且是因为常晒太阳造成的、美国人所特有的那种古铜色。他总是笑眯眯的，一旦放声大笑，就笑得那么开心。然而在宁静的时候，脸上往往有某种严峻的、近似残酷的神情。格鲁娅，她喜欢他的身强力壮，可又为他的冷酷而苦恼，有时候猛地想起他性格上的这个方面，她就受到困扰。

[美国]杰克·伦敦《暗杀局》P.21，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恶狠狠地说这些话的是三十五岁左右的粗壮汉子，他身穿平绒外套，一条土黄色的斜纹布紧身裤脏得可以，足登系带的平高统皮鞋，灰色的纱袜裹着两条非常结实的腿，肌肉发达的腿肚子鼓得高高的；这样两条腿，合着这样一身衣服，看起来总好象缺点儿什么，非要配上一副脚镣才妥帖。他头戴一顶咖啡色呢帽，脖子上缠着一条肮脏的杂色围巾，一面说话，一面用边缘已磨破的长长的围巾角抹着给洒了啤酒的脸。他抹完以后，现出一张浓眉大眼的宽脸膛，胡子已经三天没刮，两只凶光毕露的眼睛有一只周围青一块、紫一块的，表明前不久刚挨过一拳。

[英国]狄更斯《奥立弗·退斯特》P。10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 高 大

我骤然转过身来，看见了一个我所见到过的最高的人。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位陌生人，我过去在任何一次长林顿家的聚会上从未见过他。因为如果我见到他，那我是不会忘记的，肩膀异乎寻常的宽，而且还因为有一些别的特征——他浑身环绕着力量的光辉。他的眼窝深陷，眼皮重垂，但眼睛却很明亮，富于表情，虽然不容易确定它们表露的是什么感情。他的鼻子偏高，样子很傲慢。他的嘴可以说是冷酷的，也可以说是温柔的，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能说，即使是第一印象，我已感到他的脸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能引人注目的面孔之一。

[英国]维多利亚·霍尔特《远岛孤女》P. 12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那时他是一个体态优美的青年，免冠去靴，净高六英尺，是个运动家的体格，肩宽体壮，举止沉着，仪态端庄。他的容貌并不惊人，蓝色的大眼睛，坦率真诚，淡棕色的头发，蜷曲多姿，鼻子短而宽，下颌方而正，但器宇轩昂，给人一种良好的印象。他的整个外表，诚实、整洁、健康，有点象运动员。

[英国]W·萨姆塞特·毛姆《啼笑皆非》P.5，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女主人是个身材高大、胖得像贵妇人一样的、很漂亮的哥萨克女人。她身上穿着一件掖在裙子里头的粉

红衬衣，袖子一直挽到胳膊肘子以上，露出了两只黑黑的光滑的胳膊。她提着一只桶；用哥萨克女人所特有的那种潇洒的脚步，随随便便大踏步往牛棚地方走过去。她用一块白地蓝花的头巾包住散乱的头发（她刚刚把马粪块添进炉子去，预备明天早晨烧），两只光脚上穿着短靴子，踏得呱唧呱唧响着，把在院子里长得很茂密的嫩青草轻轻地踏倒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二部P。8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瘦小

元生妈的那副老柞树一样挺直粗壮的腰板，犁弓一样的弯下去了；那身结实浑圆的肉，也瘦得近乎精光了。当年正合身的衣裳，如今显得特别肥大，套到身上，就象是用干柴棒子支撑着的。她那双眼，也失去了明亮的光泽，并且镶上了烂红的眼边。

〔中国〕刘亚舟《幸运儿》P。3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北京第1版。

费拉斯太太是个瘦小的女人，身板笔直，甚至达到拘谨的程度；仪态端庄，甚至达到迂腐的地步。她脸色灰黄，小鼻子小眼，一点也不俏丽，自然也毫无表情。不过，她眉头一皱，给面部增添了傲慢和暴戾的强烈色彩，因而使她有幸免于落得一个面部表情单调乏味的恶名。因为她和一般人不同，总是有多少想法说多少话。

〔英国〕简·奥斯丁《姐妹俩》P。217，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女孩子后面紧跟着一位年纪不算小的男人，一副难看的面貌和可憎的神情，个子小得活象一个侏儒，头和脸倒大得配得上一个巨人的身体。他的黑眼睛表现出不安、奸诈和狡猾；嘴和下巴上面耸竖着粗硬的须根；他的气色好象从来没有干净过或者清洁过似的。但是因为一个可怖的笑容使得他面上的表情更滑稽了，这种笑容似乎是习惯成了自然，和轻松或者愉快的感情并不发生关系，一笑露出满口变了色的不整齐的獠牙，活象一条吐着舌头喘气的狗。他的装束包括一顶大尖帽，一套穿旧了的深色衣服，一双容积很大的鞋子，一条龌龊的白围巾又绉又瘪，把他那青筋暴露的脖子大部抛在外面。他的头发是灰黑色的，上额部分剪得很短很直，在耳朵周围象缝子一般的垂着。又粗糙又难看的双手污秽不堪；指甲又长又弯，颜色是黄的。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2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魏纳生得矮小瘦弱，象个孩子；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象拜仑一样；跟身体比较起来，他的脑袋显得很大。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因此暴露了凹凸不平的头盖骨，而头盖骨上许多错综交织的线条，准会使颅相相士为之大吃一惊。他那双小小的黑眼睛老是骨碌碌地转个不停，竭力想看透你的心事。他的穿戴整洁入时，他那双瘦削多筋的小手戴着淡黄色手套，样子很好看。他的上装、领带和背心总是黑色的。青年人叫他靡非斯特①，这个绰号似乎使他很生气，其实却满足了他的虚荣心。

[俄国]蒙莱托夫《梅丽公爵小姐》，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 148，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①歌德长诗《浮士德》中的魔鬼。

劳顿所指的人是一个矮小的、黄色的、耸肩膀的人，他的脸在沉默的时候有向前垂着的习惯，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先前没有看见。可是当老头子抬起皱脸，灰色的亮晶晶的眼睛发出锐利的探究的光芒，对他盯着的时候，他觉得这样一副奇突的相貌竟被他一时忽略掉了，真是怪事。老年人的脸上始终有一种固定不变的狞笑；他的下巴托在一只手上，那手又长又枯瘦，长着特别长的指甲；他的头歪到一边，眼光从毛茸茸的灰色眉毛下面对外面锐利地扫射的时候，他的睨视里显出一种奇怪而狂暴的狡诈神情，看上去叫人十分讨厌。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上P.332～333，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 干瘦

走出了一个年纪在二十四、五的年轻人来。这个人象虾干一样的身体，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轻浮，加上眼似狐狸左右望，嘴象喇叭往外翻，格外可观。

〔中国〕欧阳山《苦斗》P. 541，人民文学出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一个长得很高，和英格拉姆小姐差不多高，也很瘦，脸色发黄，神态严肃。样子有点象苦行者。她穿着裙子平直的黑呢长服，戴着浆洗过的麻布领，头发从两鬓往后平梳，还有着修女用的装饰品：一串黑檀木念珠和一个十字架。这极其朴素的打扮，更使她象个苦行者。我肯定这是伊

丽莎，虽然我在那张拉长的、没血色的容貌上看不出和以前的她有什么相似之处。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29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他生得又瘦又高，很不结实，有些弱不禁风的样子。他的脸丑陋，充满病态，但是机智而带有一股魅力。他留着唇髭和鬓髯，然而乱蓬蓬的，绝不美观。他的相貌聪明而不健康——这种结果决不是幸福的征兆。他穿一件咖啡色丝绒上装，手一直插在裤袋里，从他的姿势看，这已成为他根深蒂固的习惯。他的步子有些蹒跚，悠悠晃晃的不太有力。

〔英国〕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体　胖

瑞丰太太，往好里说，是长得很富泰，往坏里说呢，干脆是一块肉。身量本就不高，又没有脖子，猛一看，她很象一个啤酒桶。脸上呢，本就长得蠢，又尽量的往上涂抹颜色，头发烫得象鸡窝，便更显得蠢而可怕。瑞丰干枯太太丰满，所以瑞全急了的时候就管他们叫“刚柔相济”。她不只是那么一块肉，而且是一块极自私的肉。她的脑子或者是一块肥油，她的心至好也不过是一块象蹄膀一类的东西。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93，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一版。

在一八八七年，索非娅·安德烈耶夫娜四十三岁，她看上去十分年轻。她那从不涂脂抹粉的脸的颜色能使任何一个美女感到羡慕。在她丰满的、白里透红的脸上没有一条皱纹。由于频繁的生育她发胖了。在她的整个体形中，谈话中，把长柄眼镜拿到近视眼上去的姿态中，都有一种平静的自信心。快速的动作、轻盈的脚步与她那发胖的体形极不相称。她不戴夹鼻眼镜和普通眼镜，以免破坏自己外表的美观，但由于近视，常常不能察觉交谈者的表情，想要搞什么花样的孩子们的眼色，以及廖沃奇卡阴沉的脸色；也是由于近视她往往认不出人，把这人和那人混淆，因而显得不懂人情。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下册P.4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审判官史太勒先生（首席审判官因为不舒服缺席，他算是暂代）是一个极其出奇的矮人，却又那么胖，所以仿佛他只有血孔和背心似的。他用两条小小的变了形的腿摇摇摆摆滚也似地走进来，庄严地向律师们鞠了躬，他们也向他庄严地鞠了躬，他就在桌子下面放了小小的腿子，在桌子上面放了小小的三角帽子，这么一来，所能看到的审判官史太勒先生就只剩了一双古怪的小眼睛，一张阔大的粉红色的脸和大约半副又大又很滑稽相的假发。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下P.555～55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他长得魁梧、粗壮，面孔黝黑，满头乌发，肌肉发达，两臂过长，身材却过矮；而且，他的两腿是弯

的，骑马挺方便，步行却不太美观。他的面庞并不端正，甚至有点丑陋，但他身上有那么多的优点和高贵之处，豪迈的气概、坚定的步伐、老鹰的目光和傲慢的神情，晃眼就可看出他是个勇敢的贵族和无敌的勇士。当他皱起浓眉的时候，就遮盖了他的丑陋。他穿的是华美而不鲜艳的猎服，因为他经常在国王身边执行狩猎官的任务，虽然据我们所知，他并没有正式担任这个职务。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112，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勃兰登堡说话时，嘴里还不停地吸着一支粗大的哈瓦那牌雪茄。他那种独特的姿势，看了真叫人恶心。他身材矮胖，一颗硕大的秃脑袋，没有一根头发，象块正方形的木头，方方正正地安在肩头上，几乎看不到脖子。前颚宽大，肉乎乎的鼻子，一对猪眼似的小眼睛骨碌碌地乱转，流露出狡黠的目光。他在办公室里工作时一般不穿外衣，而且总是挽着衬衣的袖子。他喜欢穿花条纹的衬衣，特别是青莲色条纹的衬衣，从不穿白色的。领带全部式样陈旧，布满褶痕，有的甚至都脱线起毛了。他不重外表，买现成的衣服穿，而且往往一穿就是几个星期，皱巴巴的。鞋子也总是邋里邋遢的。吃起东西来活象一头猪，总是狼吞虎咽，边吃边掉，身上、桌面和餐巾都是脏乎乎的，看起来真叫人受不了。手指甲又长又脏。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不修边幅、但却是最聪明能干的人。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天晓得》P.22，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寇恩看见一个沉甸甸的、深色皮肤的女人坐在一个犄角里的地板上，活象一只伏在窠里的肥大的母鸡。她有一副冷淡的、平庸的相貌。乌黑的头发居中分开，往上盘着两条辫子。一群孩子在她四周戏耍。在她袒露着的胸前还有一个最小的婴儿。她毫不忸怩地坐在那儿一片混乱中间，带着健康的动物那种显眼的高贵气概和每一个母亲所有的权利，只留意到她的那一窝，他们在她的膝盖和脊背周围戏耍，仿佛在一尊塑象周围戏耍一样。

〔德〕雷马克《流亡曲》P.33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她还没来得及抽回自己的手，门蓦地敞开了，一个中等身材、体态肥胖和笨重的男子走进了房间。此人脸上有麻点，其貌不扬；一对灰色的小眼睛，几乎没长眼皮；一张大鼻孔似乎在厉声斥责自己的主人与鼻烟的亲密关系。他身着墨绿色的旧常礼服，纽扣直系到脖根上，裤子颜色与常礼服的一样，不带饰条；脚登涂油德国马靴，由于春天的连绵阴雨马靴已无光泽。此外还须指出，他总是不停地眨巴眼睛。映入他眼帘的这幕情景看来使他大为震惊，他伫立良久，怔神不语，审视的目光直逼着亚历山德丽娜的惶窘的、惊魂未定的脸。

〔俄国〕涅克拉索夫《亚历山德丽娜的一生》，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239，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残 疾

独臂的阿列克塞，在中间走着。窄小的制服领子使他的筋肉发达的脖子挺得笔直，蹇曲的、像小楔子一样的稀疏的胡子神气活现地向旁边翘着，左眼神经质地眨个不住。很早以前，在射击场上阿列克塞手里的步枪后坐了，枪栓的小铁块把他的腮帮子弄得很丑陋。从那时候起，这只眼睛就不论有事没事都眨个不住；浅蓝色的伤痕横断过腮帮子，一直通到头发里去。左手从肘部炸断了，但是阿列克塞却能巧妙地用一只手卷烟卷，一次也没失败过：他把烟荷包夹在凸出的胸前，用牙咬下一块够用的纸片，把纸片半卷起，把烟草倒进去，巧妙地用手指头卷起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一下，阿列克塞往往已经眨着眼睛叼起卷好的烟卷，并且向人借火了。

他虽然失掉了一只胳膊，但是在村子里却算是第一个拳斗家。他的拳头也并不怎么特别大，只不过有一只桃南瓜那样大。事情是发生在一次耕地的时候：他对公牛生起气来，因为鞭子丢掉了，就用拳头捶了公牛一下子。公牛倒在犁沟上，从耳朵里流出血来，好容易才把牛治好。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17～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接着他就拖着笨重的皮靴，沉重地走来了。他那双长大的胳臂下垂到膝盖上。当他经过那片松散的沙地时，他那又瘦又大的手按在大腿上，他那样子就好象在地上

爬一样。他那畸形的身体好象一架风箱，他的头在他那宽阔的肩膀中间，浮标似地上下地动着；他每一次呼吸听起来都象汽笛，离开很远人们就能够听见。天啊，他是多末丑啊！他活象一个伏着的妖怪，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要变多大就有多大，然后就俯视着所有的人家，寻找他的食物。他那紧闭的嘴那末大，能毫不费力地把一个孩子的头吞下肚子去——再说他那双眼睛啊！一想到这里，蒂特就闭起了她自己的眼睛，而且怕得发抖。

[丹麦]尼克索《蒂特：人的女儿》P.24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 四、面　容

## 脸　态

他没有什么模样，使他可爱的是脸上的精神。头不很大，圆眼，肉鼻子，两条眉很短很粗，头上永远剃得发亮，腮上没有多余的肉，脖子可是几乎与头一边儿粗；脸上永远红扑扑的，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

[中国]老舍《骆驼祥子》P.6，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0月北京第2版。

道静好奇地观察着白莉苹：只见她嘴唇涂得鲜红，眉毛画得又细又弯，轻纱旗袍裹在身上，漾出阵阵浓郁的香水气味。两颗白珠子耳环在粉脸上一摇一摆，轻俏俏卖弄风情的姿态，可和学生时代的白莉苹大不相同了。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356，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在一片烟雾腾腾的谈话中，有一个人始终坐在房间一角的沙发上，两肘撑在膝上，低着头抽烟不吭声。他矮瘦，凸额、长脸，一张很大很笨的嘴，一个很大的下巴，一副耿直忠厚的形象。

[中国]柯云路《新星》P.1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她经常穿着她家二少爷何守义穿过、不要了的男装旧大襟衫，破长裤子，拖着一双烂尾木屐，可是这褴

褛衣裳却遮不住那长长的胳膊、长长的腿，高高的身材，细细的腰，——那样天生一副美丽的躯干。她一天二十个时辰都不免蓬头垢面，可是这蓬头垢面却遮不住那圆圆的莲子脸儿，尖尖的下巴尖儿，圆圆的眼睛拖着两个长长的向上弯的眼角儿；——更不用说那一脸娇憨的笑容，和左边脸蛋上那个又大又深的酒窝儿，——那样天生的一副美丽的相貌了。

〔中国〕欧阳山《苦斗》P.42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仿佛她曾经游过地狱。那可怕的生活不论在她的肉体上或是精神上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那曾经是丰满的脸蛋象给刀一边削下去了一块，总是蜡黄蜡黄的。闪亮闪亮的眼睛，变得又黑、又深、又暗。让人想到村后头，那孔塌陷了的挂满了蛛网的、久已无人居住的废窑洞。她老是紧紧地抿着变得薄薄的嘴唇——那嘴唇曾是那样的鲜红。

〔中国〕张洁《哪里去了，放风筝的姑娘》，选自《爱，是不能忘记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钱先生的脸很黑很瘦，可是也很硬。从这个脸上，已经找不到以前的胖乎乎的、温和敦厚的书生气。他完全变了，变成了瘪太阳，嘬腮梆，而棱角分明的脸。一些杂乱无章的胡子遮住了嘴。一对眼极亮，亮得有力；它们已不象从前那样淡淡的看人，而是象有些光亮的尖针，要钉住所看的东西。这已经不象个诗人的脸，而颇象练过武功的人的面孔，瘦而硬棒。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693，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当日见了榜文，慨然长叹。随后一人厉声言曰："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何故长叹？"玄德回视其人：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玄德见他形貌异常，问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张，名飞，字翼德。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专好结交天下豪杰。恰才见公看榜而叹，故此相问。"玄德曰："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今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恨力不能，故长叹耳。"飞曰："吾颇有资财，当招募乡勇，与公同举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与同入村店中饮酒。正饮间，见一大汉，推着一辆车子，到店门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唤酒保："快斟酒来吃，我待赶入城去投军。"玄德看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良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军破贼，特来应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云长大喜。同到张飞庄上，共议大事。

[中国]罗贯中《三国演义》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他只顾谈话，可她却察颜观色地认真研究起来，正象热恋中的女子在观察研究一个男人的脸面那样。温特·霍尔脸上的每个细部她都知道，从两边睫毛连成的倒置拱门到画一般好看的唇角，从结实圆滚的下巴到耳根最后一根纤细的皱纹。作为一个男人，即使正在热恋之中，霍尔也不会那么了解格鲁娅的一张脸。他爱她，可爱并不能使他看得那么细致入微。如果突然指名叫他描述一下他意识中对她的印象，他只能泛泛地说说：活泼，温顺，娇嫩，额头低

平，发式得宜，两眼含笑，炯炯有神，而且有一张富有同情的令人爱慕的嘴巴；说起话来，声音低平，美不胜收。还有，她身段优美，精力充沛，举止庄重大方，聪明才智过人。

[美国]杰克·伦敦《暗杀局》P.21，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列文在他已经非常喜爱的这个女人身上看出另外一种特点。除了智慧、温雅、端丽以外，她还具有一种诚实的品性。她并不想对他掩饰她的处境的辛酸苦辣。她说完了长叹了一口气，立刻她的脸上呈现出严肃的神情，好像石化了。带着这副表情她的面孔变得比以前更加妩媚动人了；但是这是一种新奇的神色；完全不在画家描绘在那幅画像里的那种闪烁着幸福的光辉和创造着幸福的神情的范畴以内。在她和她哥哥臂挽着臂穿过巍峨的门口的时候，列文又望望那幅画像和她的姿影，他感到对她发生了一种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的一往情深的怜惜的心情。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册P.102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舒库罗夫腼腆地鞠了个躬。也不知是阿塔库兹不适当的夸奖使他颇为难堪，还是老人非凡的仪表使他惊叹不已。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多姆拉身体硬朗，强壮有力，看去与他的年纪很不相称。说不定是那象条大口袋一样的花条睡衣迷惑了视线？可那头颅也是那么硬实呀！舒库罗夫看了看，把目光移开后又瞟了一眼。眼前俨然是古希腊智者的头颅。黄灿灿的、象用上等山羊皮绷得紧紧的高耸的额头，和苏格拉底一模一样。硕大的鼻子赋于宽阔的脸庞一种

坚不可摧的严峻神色。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2，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直到吃饭的时候，李斯特尼次基才仔细看清了女主人的面貌。在她的匀称的身段和脸上都显出了一种半老的徐娘风韵，这种风韵隐隐约约地说明妇人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三十岁。但是在她的两只很滑稽的冷淡的眼睛里，在她的动作上，还保留着没有消耗完的青春的残痕。她的脸也可以说是一张很平凡的脸，只生着一些温柔的和跟年岁不相称的迷人的线条。只有一种对称很刺眼睛：就是只有南方的黑皮肤女人才有的两片黑中透红的、热情的、干裂的薄嘴唇，脸蛋子上的闪着粉红色的皮肤和白眉毛。她很高兴地笑着，但是在露着密密的像编贝一样的细碎牙齿的笑容里、透露着一种做作的表情。她的低矮的声调又沙哑又没有精神。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29～103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原本很丰腴的她，现在显得十分消瘦。一对修长的眼睛，目光熠熠。从前那样淡淡的、有点发红的眉毛，描着黑里带红的眉墨，如今，既没有描眉，脸上也只薄薄地施了点胭脂，容颜憔悴不堪，颇少生气。雪白的肌肤，在脖颈处有点黯黑。这张不施脂粉的素脸，以及顺着颈项的曲线，直至胸口处，都蒙上了一层生的倦怠。一头细发也没梳成什么波浪形，脑袋的轮廓显得又小又不耐看。

[日本]川端康成《重逢》，选自《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P.37，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现在，医院工作人员并排站在前面的一百二十张席子上，他悠然站在高出一层的舞台上。根据他的经历，别人也许会想象他是个魁伟的男子汉，实际上他相当矮小，虽然并不瘦弱，却真是个小个子。不过，他的头发却是浓黑浓黑的，闪耀着富有朝气的光泽，经过了精心的梳理，胡须更是乌黑浓密，胡子尖翘立着，细长的几乎可以说是柔和的眼睛，和有些显得过于高贵的细鼻梁，同充满自信的浓眉相配，有力地增强了给人的纤细的印象，带有一种装模作样的沉着。为了这种外貌，他花费了人所不知的精力，为了修饰引为骄傲的凯塞尔式胡子而涂抹发腊，用指尖捻过无数次，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然后往脸上抹白粉，用喷雾器撒香水。这样便造成了一位和蔼可亲同时又很威严的榆基一朗院长形象。

〔日本〕北杜夫《榆氏一家》P.36，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为一位约克郡的绅士来说，他在各方面都是呱呱叫的。他大约五十五岁，可是，初眼一看，似乎年龄还要大些，因为他的头发已呈银白。他额头不高，却很开阔，脸色健旺；脸上处处透着北方人的粗犷气慨，这从声音中也听得出来；每一个特点都带有地道的英国人色彩，一点也没有诺尔曼人的痕迹；这不是种风雅、高尚、相貌堂堂的面型。优雅的人也许会称这种面型是粗俗的；通情达理的人会称它是富有特征的；机灵的人则会喜欢这种面型，因为它精力饱满，聪明机智，有一种显露于外形，深藏于纹理中的粗犷的，然而却是真诚的、别具一格的特征。不过，这是一张倔强的、倨傲的又爱好挖苦的脸，一张属于一个难以领导，也难于驱使的人的脸。他身材比较高，长得均匀，肌肉

发达，自有一种端庄正直的风采；在他身上绝无一点凡夫俗子的形迹。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4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富孀约莫四五十岁：她的体态仍然很美；她的头发（至少在烛光下看来）依然漆黑；她的牙齿显然还完好。大多数人会称她为她那样年纪的女人中的美人；毫无疑问，从身体上来说，她的确是这样；可是在她的举止和容貌上却有一种叫人几乎忍受不了的傲慢的神情。她有罗马人的五官，双下巴渐渐转为柱子样挺直的喉部。在我看来，她的五官由于傲慢不仅显得膨胀、阴暗，甚至还起了皱纹；而下巴呢，也由同样的本性支持着，摆出一个几乎是超自然的挺直的姿势。同样，她有着凶狠严厉的眼睛，叫我想起了里德太太的眼睛；她说起话来装腔装势，声音深沉，音调非常夸张、非常专横，总之，非常叫人受不了。一件紫红的绒袍、一顶印度金丝织物做的头巾帽给了她一种（我想她自以为如此）真正的皇家的尊严。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223～22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在门口的土间里站着一个小个子的男人，两手拼命掸着大衣上的雪。帽子、裤子、长统靴子，全都冻结着一层白雪。可是孩子们只对那个男人的脸望了一眼，就齐声大笑起来。他跟圣诞老人一模一样，怎样也看不出究竟有多大岁数。眉毛、睫毛、嘴边，到处都是一片白，连在雪国长大的我们也没见过有谁身上堆过这么多的雪。

那个人也哈哈大笑起来，用手巾把脸一擦，露出了脸。孩子们从来没见过那个人。炯炯有光的眼睛，又浓又粗的眉毛；象铁丝一样扎煞着的、又粗又长的睫毛；再加上嘴边的胡子就象猪鬃做的刷子一样。

［日本］畔柳二美《侧金盏花》，选自《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P.534，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脸　色

她的身材看来比平时高了一些，腰也细了一些，这使得她更加飘逸。在辉煌的灯光底下，她的杏仁样的脸儿象白玉一样地光润透明。她那狭长的眼睛和那茂盛的睫毛都蕴藏着凛然不可侵犯的愤怒，而她的哀愁甚至比她的笑窝具有更深的魅力。她的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嘴，那一绺不事修饰的刘海都表现出她的生命的顽强和她对于自己的将来的信心。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1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他伸手取开檀香盒的盖子，灯光照在他的脸上，脸色是那样地焦黄，两颊瘦得像一张皮紧贴在骨头上，眼皮松弛地往下垂。好像这是一个刚从病榻上起来的人，在他的脸上没有阳光和自由空气的痕迹。

［中国］巴金《秋》P.1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他的脸色象经历了许多年月的栗树皮，布满又深又长的皱纹，把个脸庞划成许多线条分明的小块。两道眉毛就象两蓬旺盛的茅草，几乎将两个洼下的眼眶遮盖了。他裹着散发出汗臭气的黑布包头，包头上戴着一顶既不能遮风雨，又不能遮太阳的小笠帽，看来很滑稽。

〔中国〕李乔《破晓的山野》P.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中国〕鲁迅《祝福》，选自《彷徨》P.1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

自此王进子母两个，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道母亲病患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膊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2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她那美丽的面孔立刻使他吃了一惊：她的头上是浓密的黑发，编成了细小的辫子，别着普通的常春藤花瓣，就象苏格兰姑娘们那样。端庄的面庞、乌黑的眼睛和沉思的神情，使她活象美利波美娜。她脸上不时出现的淡淡红晕，唇边和眼里流露着一丝微笑，都令人想到她不是落落寡欢的，虽然她的情绪也许并不经常都好。昆丁觉得，某种内在

的忧伤在张漂亮面孔上烙上了阴郁的痕迹，而这种痕迹是年轻的姑娘不该有的。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42，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艳　美

亚雄对这位太太，自是久已闻名的了。现在一看她，将近三十岁年纪。瓜子脸，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她脑后长发，挽了个横的爱斯髻，耳朵上垂下两片翡翠的秋叶，耳环上面是一串小珍珠，代替了链子，在腮边不住地摇晃。她穿一件紫红绒的袍子，映带着脸上的胭脂，真是艳丽极了。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348，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她那神情风度，真是凤凰没有这般安详，燕子没有这般轻盈，山猫没有这般敏捷，黄麞没有这般迅速，竟是神仙下凡一般。

〔中国〕欧阳山《苦斗》P.457，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女人不动一点气，依旧带着笑容，她的轻佻的眼光一直在克明的脸上盘旋，好像在戏弄他那张还留着青春痕迹的清瘦而端正的脸。她时而把手指放在唇边，做出在注意听他讲话的样子，或者对他微笑。这些动作对克明虽然没有一点影响（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但是在他背后的三十

三岁的克定却对她发生了兴趣。他甚至很仔细地注意她的一举一动，丰腴的圆圆的脸，弯弯的眉毛，媚人的流动的眼睛，不大不小的嘴唇，这些都是他的妻子所没有的，尤其可爱的是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比他妻子沈氏的短胖的身子好看多了。她在微笑或者在用眼睛瞟人的时候，似乎有一种使人不能抗拒的力量。她的眼光忽然落在克定的鼻子略高的白皙的长脸上，克定不自觉地红了脸。她慢慢地把眼光移开，微微地一笑。

〔中国〕巴金《家》P.204，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到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地看出来区桃到底有多美。在那张杏仁样的脸上，永远放射着那种惊人的魅力。五官是经过巧手雕刻出来的，非常精致。长长的凤眼含着饱满的青春，温柔和勇敢，配上窄窄的眉毛和长长的睫毛，显出自然的美丽，没有一点矫饰的痕迹。她的身材和四肢，是那样的合度，并且富于弹性和姿态，使她具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美妙。

〔中国〕欧阳山《三家巷》P.1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青春的年龄把她蕴藏着的美表现出来，象花一般，当苞儿半放花瓣微展时，自有一种可爱的姿态和色泽，叫人家看着神往。她的美可以说在乎匀称；面部的器官，躯干和手臂，好象天生配就是这么一副，分开来看也没有什么，合拢来看就觉得彼此相呼应，相帮衬；要是其中任何一件另换个样式，就要差得多了。微可憾惜的是两条腿短

了些，否则还能多几分飘逸。然而她把裙子裁得长些，把上衣故意减短半寸或者三四分，也就差不多弥补过去。此外，皮色似乎太白了些。除了颧颊部分，即使没有什么羞惭或欣喜，也晕着一层薄红外，平时皮肤底层的血色竟不堪显著。她常常笑，但是不过分地狂笑，只到两排细白的牙齿各露一线为度。她又常常凝思，睫毛下垂几乎掩没眼球，端正的鼻子仿佛含着神秘；想到明澈时，眼皮开幕一般倏地抬起，晶光的黑眼瞳照例这么一耀。

[中国]叶圣陶《倪焕之》P.64，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1月北京第2版。

他走了不到几步便看见一个年轻女子从楼梯上下来，穿的是白夏布衫和青色裙子。她有一张丰腴的脸，白中透红的皮肤，略略高的鼻子，和一对星一般明亮的眼睛，左眼角下嵌着一颗小小的黑痣，嘴边露着微笑。

[中国]巴金《雾·雨·电》P.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不一会儿，女子重新回过头来，垂眼朝三四郎走近了两三步，这时候她突然稍稍仰了仰头，正视着眼前的男人，一对修长的双眼皮的眼睛，眼神甚为安详，惹人注目地在黑眉毛下闪烁，同时露出了一口漂亮的洁齿。在三四郎心中，这口牙齿与她的脸色形成了难忘的对照。

今天，女子的脸上薄薄地施着一层白粉，不过并没有失去本色所具有的韵味：富有青春魅力的皮肉，恰到好处地扑上一层极薄的脂粉，看上去可不怯于强光的照射，而并不是那种亮得炫人眼目的脸蛋。

脸颊和下颚上的肌肉都绷紧着，骨头上似乎没有太多的负担。但是整个脸部显得很柔和，简直叫人感到不是肌肉柔和，而是骨头本身柔和。这是一张叫人引起深深遐想的脸。

[日本]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三四郎》P.5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但言——纣王命随侍官："宣妲己朝见。"妲己进午门，过九龙桥，至九间殿滴水檐前，高擎牙笏，进礼下拜，口称："万岁！"纣王定睛观看，见妲己乌云叠鬓，杏脸桃腮，浅淡春山，娇柔柳腰，真似海棠醉日，梨花带雨，不亚九天仙女下瑶池，月里嫦娥离玉阙。妲己启朱唇似一点樱桃，舌尖上吐的是美孜孜一团和气，转秋波如双弯凤目，眼角里送的是娇滴滴万种风情。口称："犯臣女妲己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这几句，就把纣王叫的魂游天外，魄散九霄，骨软筋酥，耳热眼跳，不知如何是好。当时纣王起立御案之旁，命："美人平身。"令左右宫妃："挽苏娘娘进寿仙宫，候朕躬回宫。"忙叫当驾官传旨："赦苏护满门无罪，听朕加封：官还旧职，国戚新增，每月加俸二千担，显庆殿筵宴三日，众百官首相庆贺皇亲，夸官三日。文官二员、武官三员送卿荣归故地。"苏护谢恩。两班文武见天子这等爱色，都有不悦之意，奈天子起驾还宫，无可诤谏，只得都到显庆殿陪宴。

[中国]许仲琳编《封神演义》P.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光蕊令家僮将行李搬上船去，夫妻正齐齐上船，那刘洪睁眼看见殷小姐面如满月，眼似秋波，樱桃小口，绿柳蛮腰，真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陡起

狼心，遂与李彪设计，将船撑至没人烟处，候至夜静三更，先将家僮杀死，次将光蕊打死，把尸首都推在水里去了。小姐见他打死了丈夫，也便将身赴水。

[中国]吴承恩《西游记》P.98，齐鲁书社1980年版。

她的母亲是黑人，父亲是汉堡的一个工程师；她继承的遗传特征，更偏重于黑种人。从外貌看，她不象“混血儿”，而象“纯种”。她那粗糙的、部分龟裂的皮肤，呈深褐色；有些部位（例如在突出的低低的前额和精瘦细小的手背上）几乎全是黑色。只有手心的颜色天生是浅的。朱丽叶本人用胭脂强行地改变她面孔上半部的颜色。突兀的颧骨上人为地敷上粉红色，这种粉红色仿佛闪烁着过于强烈的光。眼眉部分也化过妆：眉毛剃了，用碳笔画了一条细线代替；粘上了长长的人工眼睫毛；从上眼皮向上一直到细眉，画成稍带点红的蓝色。她只让厚凸的嘴唇保持自然色。她在笑骂时露出两排发亮的牙齿，嘴唇同手、脖子上的皮肤一样粗糙，呈深紫色。她的舌头和牙肉显出健康的红色，因而同其他的深暗色形成鲜明对比。主宰她脸的是那对灵活而残酷的眼睛和亮晶晶的牙齿。乍一看，从她脸上根本看不到鼻子。鼻子又塌又瘪，只有细认才能看得出来。这个鼻子实际上似乎不存在。它给人的印象不是凸起，而是陷落在一张粗野、妖媚的脸谱中间。

[德]克劳斯·曼《梅菲斯托》P. 57，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当波琳卡沉沉入睡之际，我坐在床边，俯身凝视她的面庞，这张脸蛋，我大概是千遍万遍也看不厌的。

睡梦频催，她的五官已不再接受外界的影响，此时她的容貌是何等迷人啊。我望着望着，心情不禁又沉重起来。

波琳卡最突出的美在于她那童稚般秀丽的仪容。娇小的上唇远远地缩在下唇的后面：这是一种孩子的美，而不是女性的美。脸的整个下部又鼓又圆，找不到一星半点坑洼。这副相貌同她整个人倒是极为相称的，不过依我之见，女人到了十九岁的年龄，尽可以不必再有这种优点。

这些特征很符合波琳卡的性格……不，或者不说性格为好，而是很符合她受的教育，符合她那堪称楷模的双亲大人给予她的教育……让他们见鬼去吧！但是同社会比较，父母的罪过还不算很大，是社会以它的种种要求迫使妇女变成了小小的孩童。

[俄国]德鲁日宁《波琳卡·萨克斯》，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 27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我觉得她的面庞比昨晚更加妩媚秀丽，脸上的一切显得那么文雅，聪慧，动人。她背窗而坐，窗上挂着白色的帷幔；阳光透过窗帷，将柔和的光辉洒在她浓密蓬松的金发上，纯贞圣洁的颈项上，微微下垂的肩胛与柔软平静的胸脯上。我谛视着她，她此时此刻对我是多么可爱和亲近啊！我仿佛觉得已经同她相交有素，而在认识她以前我一无所知，也没有真正的生活……她身上穿了一件深色的旧连衣裙，扎着围裙；我真想把她的连衣裙和围裙上的每一道皱痕都摸一下。连衣裙下摆处微微露出她的皮鞋尖，我真想拜倒在这双鞋前……“现在我终于坐在她面前了，”我心中想道，“我跟她相识了……天哪，多幸福！”我欣喜若狂，险些从椅子上蹦下来，但是我只稍稍摆动了一下两腿，有如一

个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美食的孩子。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368，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细小挺直的鼻子虽然稍嫌单薄，面颊却鲜艳红嫩，仿佛在悄声低语：我在这儿呢。美丽而柔滑的朱唇，闭拢时润泽有光，而随着歌唱张开来时，又好象立即会合在一起，显得依依可人，跟她人一样妩媚动人。两道弯弯的眉毛下，眼梢不上不下，眼睛仿佛特意描成一直线，水灵灵亮晶晶的，带些稚气。不施脂粉的肌肤，经过都会生活的陶冶，又加上山川秀气之所钟，真好象剥去外皮的百合或洋葱的球根一样鲜美细嫩，甚至连脖子都是白里透红，看着十分净丽。

〔日本〕川端康成《雪国》，选自《雪国·千鹤·古都》P.47，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母子俩长得多么酷似啊！象贝拉夫人那样，亨德里克也长着一个笔直而有点肥大的鼻子，鼻孔翕动着，一张温柔而有性感的大嘴；突兀而高贵的下巴中央，一道明显的凹痕；灰绿色的大眼睛；高高向上扬起的棕黄色眉毛，动人的眉梢延展到太阳穴。这副尊容，长在这位体面、老实巴交的女人脸上，倒不如长在她儿子脸上显得更为质朴、平庸一些。她没有那种凄惨的、妖魔似的表情。她的眼睛不会闪闪发亮，她嘴唇上不会浮起诱人堕落或神秘的求人怜悯的微笑。

〔德〕克劳斯·曼《梅菲斯托》P.10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笑 靥

酒一喝下去，她的脸就红了，红得象玫瑰花一般艳丽。那金黄色的眼珠子的溜溜地转动，那深深的笑窝儿在脸上跳跃不停，那小小的嘴唇只管咂得唧唧地响，那稚气的笑声一阵接着一阵，要停也停不下来。

〔中国〕欧阳山《苦斗》P.5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他（王和甫）这话还没说完，猛的一阵香风，送进了一位袒肩露臂的年青女子。她（徐曼丽）的一身玄色轻纱的一九三〇年式巴黎新装，更显出她皮肤的莹白和嘴唇的鲜红。没有开口说话，就是满脸的笑意；她远远地站着，只把她那柔媚的眼光瞟着这边的人堆。

〔中国〕茅盾《子夜》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她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在她那圆而微黑的面庞上，有着一双大而黑的眼睛，闪烁着热情、天真而又好奇的光芒，仿佛她是刚刚踏进了这个世界似的。她的嘴角，微微的向上挑起，好象她老是在微笑着，即使在生气的时候，也掩盖不住她那美丽和善良的影子。

〔中国〕峻青《党员登记表》，选自《黎明的河边》P.193，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公爵小姐坐定之后，便取过一束红毛线，向我指指她对面的椅子，小心地解开毛线，然后把它套在我身上。她做这些动作时始终默不作声，举动慢得有些滑稽，微启的朱唇上依然挂着爽朗而狡黠的讪笑。她开始把毛线缠在一张对折的纸牌上，可是忽然向我送来一个飞快的明澈的秋波，使我不由自主地垂下了头。她那两只眼睛大部分时间半眯着，不过，每当它们完全睁开时，她的面庞就完全变了样，焕发出奕奕的神采。

[俄国]屠格涅夫《初恋》，选自《俄国中篇爱情小说集之一》P。367，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那笑脸真太逗人喜爱了。大大的脸庞，前额狭窄，笑时露出米黄色的牙齿煞是好看。笑是先从齿端发出，继而渐渐地波及整个四四方方的大脸上。然而不论怎么开心地放声大笑，那狭窄的前额折起煞纹的地方，却始终象似在哭的模样。

这布满整个脸庞上的不匀称的笑，是别具特征的。说起来，既是滑稽的，无可奈何的，惹人爱怜的，又是饱含悲哀的。即便本人笑得多么快意，那前额上却分明镂刻着（也许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被征服民族那年深日久的哀愁。

[日本]檀一雄《寂寞的人》，选自《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P。449，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和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挽手同行，看来给了康斯坦丁·吉渥密地奇以很大的愉快；他细步走着，满脸堆笑，连他的东方味的眼睛也湿润润的了，不过，这对他来

说，却也不算希罕；就康斯坦丁·吉涅密地奇而言，感动了，溶化在眼泪里了，真算不了一回事。手里挽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娇滴滴的女人，谁又能不高兴呢？说到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全省的人都异口同声说她是个叫人心爱的女人，这省区的人可也没有说错。单凭她那笔直的、梁骨微微拱起的小鼻子，就尽够叫所有的男子为她疯魔了，更不消说起她那天鹅绒般的深黄眼珠，金黄色的头发，圆圆的双颊上的笑窝，和其他的诸般美丽。但最可贵的还是她那美丽的脸上的表情：推心置腹，善良而且温厚，既使人感动，又使人着迷。阿列克山得拉·巴夫洛夫娜有着孩子般的眼波和笑容；有的太太们则觉得她有点过于单纯了……这难道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么？

[俄国]屠格涅夫《罗亭》P.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 面　颊

倩儿的眼睛睁开，黑眼珠往上翻，两颊深深地陷进去，仿佛成了两个黑洞，嘴微微在动，急促地呼吸着。翠环柔声唤道："倩儿。"病人似乎没有听见。翠环又悲痛地大声叫着。这次病人的黑眼珠往下移动了，她的眼睛略略动了一下，接着头也微微动了一下，她的嘴也动了一下，她的喉咙发出一个咳嗽似的声音。她似乎想说话，却又吐不出一个字来。

[中国]巴金《秋》P.4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芸揭了门帘进来。她穿一身新衣服，下面系一条红裙。她在外面刚喝过两杯酒，她的浓施脂粉的脸上也添了一层红晕，两个酒窝更加分明。她突然走进，似乎给这个房间带来一线光明，一股热风。

[中国]巴金《春》P.306，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穆尔起先是低挂着眼睛谛听，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悄悄地抬起眼来。他身子往椅背一靠，以便望着卡罗琳，而不让她看到自己的目光是落在她身上。她腮帮子泛红，双眼发亮，她今晚的面容有一种甚至足以使平凡的面貌也变得动人的表情，而且在她那平凡中，并没有须加原谅的重大缺点。阳光不是照在高低不平的荒原上，它照在柔美、盛开的花朵上。每个特征都变得十分优美，整个外貌很是可人。此刻——生气蓬勃，富有情趣，楚楚动人——她可以称得上是个美人。这样一张脸，不仅可以唤起尊敬的人的平静的情感，唤起敬慕者的冷淡的情感，而且可以唤起一种更亲切、和蔼、亲密的感情，也许是友情、爱情、关怀。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97～9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在离他三英尺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穿着洁白衣服的形体——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优雅的形体；丰满，但是线条很美；在弯下身去抚摸卡洛以后，抬起头，把长面纱甩到后面。这时候，他眼前闪出一张鲜花般美得毫无缺点的脸。美得毫无缺点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我不收回，也不修正；因为英格兰气候塑造出来的最美的五官，英格兰湿

润的大风和多雾的天空孕育和保养的玫瑰和百合花的纯净肤色，在这个例子上，配得上用这个说法。不缺少什么魅力，也看不出什么缺点；这个年轻姑娘的容貌长得端正而且秀丽；眼睛的形状和颜色正象我们在可爱的画里看到的，又大又黑又圆；浓浓的长睫毛以如此温柔的妩媚围住美丽的眼睛；画过的眉毛如此鲜明；洁白光滑的额头给更活泼的色彩和光泽之美增添了如此的安详；脸颊呈椭圆形，娇嫩而光滑；嘴唇也很娇嫩，红红的、很健康，形状很可爱；整齐发亮的牙齿，没有一点缺陷；下巴小小的，有着凹窝；此外，还有浓密的头发作为装饰——总之，凡是能结合起来构成美的理想的一切优点，她全都有了。我看看这个美人儿，感到惊异；我整个心都在崇拜她。大自然肯定是怀着偏爱的心情创造了她；忘了自己往常那种吝啬的后母的少量恩赐；而带着贵妇人的慷慨，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她的宠儿。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475～47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起初她伤心，难过得脸都发黄了，似乎人都显老了。但是等到春风刚一刮起来，太阳刚刚有点儿暖气的时候，妲丽亚的伤心就随着融化的雪一同消逝了。她的长长的脸蛋子上露出了淡淡的红晕，曾经暗淡过的眼睛又闪闪发光了，走路的姿势上又出现了从前那种袅袅娜娜的轻俏样子……往日的习惯又回到她身上来了：她的弯弯的细眉毛又用墨描得黑漆漆的，脸蛋上闪着油光；她又想开玩笑了，又用些放荡的话引逗得娜塔莉亚窘急一阵子；她的嘴唇上越来越显出了一种不知道在盼望着什么事情的模糊的笑意……喜气洋

洋的生活占了上风。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334～13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她那非常动人的面貌。他看出了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面平滑地分披着两支发辫。他又看出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叹赏她的嘴和她那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因那其中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以及中年人认为最值得向造物祈求的那一种幸福。

〔美〕德莱塞《珍妮姑娘》P.8，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在乔琪安娜左边的脸颊的中心有一个奇异的印记，仿佛深深地与她脸上的组织和肌体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通常情况下，她的脸色虽是娇嫩却显出健康的红润，这个印记呈现较深的绯红色，它在周围的玫瑰红之中微微地现出它的形状。当她脸红的时候，它就逐渐更加模糊，终于消失在涌上脸来的一片美丽动人的红潮之中，于是整个脸颊容光焕发，光彩夺目。但如果情绪的任何变化使她脸色苍白的话，这印记就又在那里了。白雪上面一点绯红，其清晰的程度有时使埃尔梅几乎觉得可怕。它的形状很象一只人手，虽然它只有身材最小的精灵的手那么大小。爱乔琪安娜的人总说，在她出生的时刻有个仙女把手按在这婴儿的脸颊上，因而留下了这个印记，作为她具有颠倒众生的那种魅力的标志。

〔美〕霍桑《胎记》《霍桑短篇小说集》P.12，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暗地里筹划了授奖仪式的院长夫人比佐，把头稍稍向上仰着，一直对着正面，从下面甚至看不到她那绰号为二〇三高地的小山似的发髻，象座雕像一动也不动。她系着绣有灰色家徽的黑色织锦饰带，细细的金链儿长长地垂在胸前，虽然正好是五十岁，但比起正在得意洋洋地发奖的丈夫来，看上去要老得多。她的脸比长女龙子更长，双颊更为消瘦，给人以某种呆板的感觉，然而鼻子却高贵地、尖尖地耸起，成为角度比龙子大一倍的鹰勾鼻子。从她那很少带有亲切感的苍老的面庞上，很难想象其年轻时的容貌，但至少可以从中窥到无法改变的古雅的风度，那是由于并非出于个人的严厉和流传了多年的某种血统而表现出来的。

〔日本〕北杜夫《榆氏一家》P.41，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枢密顾问在家门口的花园里等候这对年轻人。他在向亨德里克表示欢迎时，竟然把腰弯得如此低，如此隆重，使人不得不猜想，这是在故意嘲讽。但他的脸上毫无笑容，十分严肃。他的小脑袋看上去有一种高贵的气派，但也很敏感，令人威慑。他前额布满皱纹，长鼻子微微弯曲，面颊犹如用象牙雕刻而成。嘴唇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灰白小胡子。也许是上唇和鼻子之间距离稍嫌大了点，这脸部特征使人联想起哈哈镜里映出的变形的面孔，或者是出于蹩脚画匠之手的男人肖像，下巴也长得出奇，上面也长着胡子。乍看，枢密顾问似乎留着山羊胡子，实际上，他的胡子并没有长得超过他的下巴，而是因为下巴太长，以致给人以长山羊胡子的错觉。

细巧的脸形，外加为人德高望重，使人对他既敬畏，又觉怜悯。在他的这张脸上，出人意外的是那对深邃、柔和、

黛蓝色的眼睛。亨德里克从巴尔巴拉的眼睛中早已领略过这种深得近黑的黛蓝色。不过，做父亲的那双眼皮经常是沉重地耷拉着。他的目光友善，但看人时已有点朦胧。与此相反，女儿的目光，则清亮明朗地环顾着。

〔德〕克劳斯·曼《梅菲斯托》P.94，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脸　庞

高跟皮鞋声阁阁地由外而来，在厢房门边突然停止。门随即漾开，翩然跑进一位十七八岁的女郎；也是一张稍显得狭长了些的脸庞，可是那十分可爱的红嘴唇，不太尖也不太圆的下巴，以及那一头烫成波浪形松松地齐到耳根的长头发，却把脸庞的狭长“病”完全补救了。身上是淡青色印花的华尔纱长旗袍，深黄色绸的里子，开叉极高，行动时悠然飘拂，闪露出浑圆柔腴的大腿；这和那又高又硬、密封着颈脖，又撑住了下颏的领子，成为非常显明的对照。

〔中国〕茅盾《子夜》P.2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首先让我惊奇的是她面庞上那南国女儿的特色：眼睛秀丽，眸子亮而灵活，睫毛很长，可以想象它覆盖下来时，能够摩擦到她的两颧。鼻梁纤巧，但很挺直，肉色的鼻翼长得非常精致；嘴唇略为宽大，却极有表现力。很多小说中描写女人都把眼睛作为重点，从她脸上，我才知道嘴唇是不亚于眼睛的表现内在感情的部位。线条优美的嘴唇和她瘦削的两腮及十分秀气的鼻子，一起组成了一个迷人的、多

变的三角区。她的皮肤比一般妇女黑，但很光滑，只是在鼻子两侧有些不显眼的雀斑。下眼睑也有一圈淡淡的青色。这淡淡的青色，使她美丽的黑色的眸子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深情。她脸上各个部分配合得是那样地合谐，因而总能给人以愉快与抚慰。从她和我谈的不多的话里，从她的行动举止来看，我感到她的性格是泼辣的、刚强的、爽朗的、热情的。这和她南国女儿式的面庞也极吻合。

〔中国〕张贤亮《绿化树》，选自《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P.1481～1482，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这两个川班的旦角中张碧秀只有二十七岁，小惠芳不过二十一二的光景。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他们的年轻、美丽的面庞。他们穿着浅色的上等湖绉的长衫、白大绸裤子和青缎鞋。脸上擦得又红又白（连手上也擦了胭脂和香粉），眉毛画得漆黑，再配上含情的眼睛和鲜红的嘴唇，这两个旦角卸了装以后也有同样的吸引人的魔力。

〔中国〕巴金《秋》P.2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突然发现迎面那棵柳树身后站立着一位小姑娘，她正朝他走来的路上抬头眺望。小姑娘有十四五岁，体格玲珑，举止活泼，鸭蛋脸冻得绯红，微黄蓬松的头发结成两个发锥，眼神动中含笑，薄嘴唇微微翘起，象一朵刚开的喇叭花。她上身穿着紫色的露棉絮的薄袄，下边是补钉缝成的黑夹裤，虽然穿的单薄，但她精神奕奕，看来，严寒天气对她并未发生什么生理上的影响。

〔中国〕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P.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6月北京第1版。

在陈真眼里现出了那个曾经对他表示过好感的姑娘的丰姿：一个长身玉立的女子，一张瓜子脸上并没有什么特征，因为各部分都安置得恰到好处。是一个明眸皓齿的女郎，而且打扮得很摩登，烫头发，画细眉毛，抹粉，还擦了鲜红的口红。她穿着一件黄色印度绸的小花的长旗袍，脚上穿的是一双高跟鞋。

[中国]巴金《雾·雨·电》P.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从年龄上来说，父亲脸上的肉是显得多了些，然而两颊又显得瘦了些；浓眉下的眼睑松弛；胡子与其说是白色，毋宁说是黄色的。父亲有一个习惯：说话的时候，时而望望对方的膝盖处，时而望望对方的脸部，停留的时间也基本相等。他在这种场合，总是闪烁着白眼，使对方感到不胜奇妙。

[日本]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后来的事》P.27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我照了照镜子：两眼显得十分空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用不着对着镜子照半小时，做面部表情的练习，来使我的眼睛变得空洞无神。这是一张死人面孔。我先在脸上抹上凡士林，然后撕开一管半干了的白脂粉，把里面剩下的全部挤出来，把脸涂成全白：见不到一丝黑、一点红，连眉毛也是白的；我的头发象是一顶假发，嘴巴没有化妆，是黑的，近乎发青，眼睛浅蓝，犹如清澈的天空，空空洞洞，宛如一位不承认自己早已失去信仰的红衣主教的眼睛。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小丑之见》P.21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我一直弄不清罗西的年龄，凭我记得的过去这些岁月来计算，她该是三十五岁了。可她一点也不象三十五岁的人。脸上没有皱纹，皮肤和小孩的一般光滑柔嫩。我不认为她的相貌特别好看。他们也老老实实，连从店铺里买上一两张那些贵族夫人富有高贵特征的照片来参考着画也不懂得。她的鼻子短又比较肥厚，眼睛嫌小了一点，嘴巴又嫌大了一点；但是她的眼睛和矢车菊那样蓝，嫣然一笑时，伴着她那又红又肉感的双唇，真是相得益彰，形成我所见过的最美丽、最亲切、最甜蜜的笑容。她天生一副忧郁相，可是一笑起来，立刻变得无限娇媚。她的脸色不大好，皮肤呈淡棕色，眼睛下部为淡蓝色，淡金色头发挽成时兴的高发髻，前额留着精致的刘海。

……她光彩照人，但那是淡淡的，不象太阳而象月亮的光辉。要说是象太阳的话，那也是象黎明白雾迷漫时分的太阳。

〔英国〕W·萨姆塞特·毛姆《啼笑皆非》P.161～16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舍勃先生个子矮小，长着一个凸凹不平的，象花园里的装饰空心球一般的空想家的额头。

〔法国〕阿尔封斯·都德《一个女人的沉沦》P.4，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米坚卡和一个不幸的，受欺凌的姑娘交好，她住在尤什科夫家，脸上生着一种怪毛病，面孔肿得象被蜜蜂多处蜇伤似的。她身上经常散发出一种难闻的气味，讲起话来也十分吃力，看来，这是因为她嘴里生了一个肿瘤的缘

故吧。她会使人感到一种生理方面的厌恶，大家见到她就觉得难受。而米坚卡却经常到她那里去，听她讲故事，跟她聊天，为她朗读。这种对受委屈的不幸者的善良感情是笃信基督教的产物，哥哥米坚卡就是被这种感情所支配的，——这是把基督的教义付诸行动的表现。

[苏联]托尔斯泰娅《父亲》上册P.65，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 丑 态

日子一长，她的皮也黄了，肉也抽了，那一头乌黑的头发变成灰色的了，那浅棕带金黄色的眼珠子变成哑暗的了，那左脸上的深深的笑窝儿变长了，那小小的嘴变大了，那圆圆的莲子脸儿变成长长的小马脸儿了。

[中国]欧阳山《苦斗》P.589～59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5月北京新1版。

俄而他（曾家驹）转过一个侧形来，野马似的一张长脸，却又是缩鼻子，招风大耳朵，头发象鬃刷。

[中国]茅盾《子夜》P.1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在前厅，陈成林来到一面大立镜前站定了，凶神恶煞般朝镜子里的那个人怒视着。多少年来，他从未留心过自己的容貌，只知别人都说他丑，但到底丑到什么程度，他实在不尽清楚。现在，在他面前站立着一个魁梧粗大的森林之神：又粗又硬的头发，象老树身上那永不驯服的蚬

枝，杂乱地朝上伸展着。被林中那永不停息的山风吹得龟裂了的脸，象是一层榆树皮贴在了上面。额头上，有三条深深的，只有兽中之王才有的顶头纹。左脸颊上，是一条少年时代留下的深深的伤疤。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那双象是燃烧着地狱之火那样闪射出阴冷的凶光的眼睛。这是一张没有年龄标记的脸，一张苍老而狰狞的脸。

[中国]刘鹏越《音乐世家》P.356～357，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他（撒卡瓦）的额头上有三道又深又长的皱纹，好象砍了三刀的伤痕，他的鼻子往上翻着，嘴唇撅出老长，嘴挺大，他要一叫喊，两边的嘴角子就要咧到耳朵根子上去。要是光看他的脑袋，真是三分象人，七分象猪。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25，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刁世贵这家伙原来就是个色鬼赌棍，四十来岁，长得非常难看，瘦长个子，伛偻着腰，两道眼眉和两只眼都往下搭拉着，长大疮长得把鼻子烂掉了一块，伪军们都叫他吊死鬼。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85，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他（毛利）是被史更新一脚给踢在腮帮子上了，把下巴骨给踢摘了环儿，腮帮子、牙床子、舌头根子连耳根台子都给踢破了，嘴张不开了，头也昏了，半边脸都肿了，肿得就象个酱饼子，又黑又紫，又糟又烂，不但这样，

连他的气嗓管子都受了伤，这个家伙气性又大，所以才在地下躺着，“吭——吭”地直憋气，“咈——咈”地直喷血。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30，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其实他并不疯，他只是有个羊痫疯病根儿，他的眼睛抽得愣愣怔怔的，白眼珠子挺大，黑眼珠儿小，看人看事光直着看，好像是眼球儿不会转动似的。他今年本来才三十二岁，可是满脑袋的头发都白了。他的脸上有三个伤疤：一个是因为抽起羊痫疯来，倒在高粱茬子尖上把腮帮穿透了；另一个是被炮弹皮把颧骨炸破了一块；还有一个是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他拿着切菜刀要砍人，大伙拉着他，他没有办法，急得把自己的天灵盖立着砍了一刀。

[中国]刘流《烈火金钢》P.128，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12月北京第2版。

他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我。颈项上缠着绷带，好像后颈生疮似的。他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两颊完全陷进去，差不多只有皮包骨了。嘴唇的四周有一圈不曾修整过的花白的短须。他闭着嘴含糊地呻吟，偶尔也睁开眼睛，用他无力的眼光看他面前的景物，眼白带红色，眼角还留着半干的眼屎，连下眼睫毛也被眼屎粘成一片了……是的，可怕的疮，整个后颈烂成了一个大坑，粉红的、深红的、黑的、白的粘在一块儿，分不出哪里是肉，哪里不是肉，看上去倒像一个腐烂的、虫蛀的桃子，连桃核也露出来了。

[中国]巴金《巴金中篇小说选》《下卷》《第四病室》P.67、68，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

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个教会法庭差役，火一样红的天使般的脸，长满了白头脓疱，眼睛只剩下两条线，黑眉上生了很多痂，稀朗朗几根胡须，他热情，好色，好似一只麻雀。小孩们看到他的脸就害怕。他那白点的疹，颊上的瘤，无论用水银、铅粉、硫磺、硼砂、白铅、酒石，或任何油膏，都无法洗清烧净。他最爱吃大蒜、青葱，他喝的烈酒象血一样红，喝了之后就说笑叫闹，象发疯似的。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15～1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威廉·德·拉·马克面孔的上部是跟他的性格矛盾的，因为，尽管他那毛毵毵的粗硬头发很象野猪的鬃毛，然而宽阔的脑门、高高的颧骨、亮炯炯的大眼睛和鹰鼻子说明他勇敢和豁达。不过，放荡、酗酒和不断发狂却把这种比较雅致的形态破坏了，给他的面孔打上了跟它可能表露的高雅气概完全不符的烙印。他的脸颊，尤其是眼皮，有点儿肿，眼睛发乌、充血，这就使他的面目活象一只野兽了，而这个可怕的男爵却是希望如此的。可是，由于某种古怪的矛盾心理，威廉·德·拉·马克虽然采取一切办法让自己尽可能象一只野猪，并且为这个绰号自鸣得意，但又千方百计地掩饰这个绰号的根源——丑陋，所以留了胡须。他的丑陋在于：嘴唇过厚；上颚特别发达、突出；牙齿前伸，犹如獠牙。正是面貌上的这种特点使得威廉·德·拉·马克酷似野猪，而且他经常喜欢在阿登森林里打猎，因此别人就把他叫做“阿登野猪”了。乱糟糟的大胡子一点也没有遮住他的缺陷，不仅没有让他脸上的表情温和一些，反而使它变得

更加凶狠。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326，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后边紧跟着就是克耐吉少爷——他拄着一根多节的大手杖，象个搜寻食物的猎犬一样仰着脸。

他是一个高身材、骨瘦如柴的小伙子；象许多苏格兰人一样，头上有着乱蓬蓬的头发，而饱经风吹日晒的黑脸皮（那时的流亡保王党人都过着逃亡躲藏的生活，都要遭受各种天气的侵凌），衬得那副苏格兰面貌更粗糙。他的谈吐很不讨人喜欢，因为既拙笨又莽撞，同时也明显地表示出来：缺乏从容谈吐可能是和过于自信互为表里的。他的脸上仿佛最近受了什么抓伤，而罗其克立夫博士在伤痕上给他贴的膏药，使本来平庸的面目更显得粗俗了。不过他的眼睛是明亮的、富于表情的，在这副丑陋的相貌中（因为样子的确够得上丑陋二字），脸盘上也并非没有一些表示伶俐和果敢的线条。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宫》P.30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米哈伊队长正在咬牙切齿，每当他生气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那右边的犬齿露出唇外，在黑胡须间闪着亮光。坎迪亚的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野猪队长”，这对他来说倒是挺合适的。他在盛怒之下，瞪着一双阴沉的圆眼，他那粗壮的颈项，宽阔结实的身躯，加上那叛逆的犬齿，真的象只野猪，见到人就停下来，准备向前扑去。

[希腊]尼·卡赞扎基《自由或死亡》P.1，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她的脸活象一只猫头鹰。一大堆一大堆的肥肉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粉，看上去如同一片积雪的山景。她那乌黑的眼睛象是两个深沉的窟窿，她直瞪瞪瞅着寇恩，仿佛随时会张开爪子，扑到他身上来似的。

[德]雷马克《流亡曲》P.8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 愁苦

不太圆，也不太尖，略带些三角形，很秀逸的脸儿，映出在那椭圆形的小镜子上了。脸是稍显得苍白，但正在这苍白中，有一些忧郁的、惹动神经质女郎们爱怜的情态。俄而镜子一动，那映像就不复是整个的脸，而是眉毛和眼睛这横断面了。眉浓而长，配着也是长长的聪明毕露的眼睛；可是整个眉与眼合起来，又有抑郁牢骚的神情夹在锋芒机警中间。总之是最能吸引二十岁左右多愁善感的女郎们的爱怜的一张脸！然而假使也能够博得活泼天真不知世上有愁苦的十五六岁少女们的喜欢，那是因为在这脸上还有很会说俏皮话的两片薄嘴唇，常常是似笑非笑地嘻开着。

[中国]茅盾《子夜》P.1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她《梅表姐》如今立在他们的面前：依旧是那张美丽而凄哀的面庞，依旧是苗条的身材，依旧是一头漆黑的浓发，依旧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只是额上的皱纹深了些，脑后的辫子又改成了发髻，而且脸上只淡淡地傅了一点

白粉。

[中国]巴金《家》P.130，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寡妇堀川仓子的脸上，总有一丝凄苦的表情。当然，她的脸既不象日本妇女常有的那样：冷落的面孔中深锁着娇姿媚态，即所谓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种端庄典雅之美；并且也不是由于五官的哪个部位俊逸非凡，产生了艳丽绝伦之美；而这张脸，只不过是作为一张脸来说，样样不缺，属于那种司空见惯了的平庸之美罢了。的确，她的那张脸上透露出：旺盛的生命力曾经横遭一场暴力的摧残，因此，总象什么地方留下了一点伤痕，这给她的那张脸赋予了异常动人的美。并且，她脸上的凄苦表情也渗透在宽阔而又白皙的前额、灵巧而又消瘦的嘴角。

[日本]野间宏《脸上的红月亮》选自《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P.149，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他那样好奇地呆看着她，下巴颏儿差点没脱了臼。此刻，她的实际岁数自然显露得清楚些了。从前面看，她的双肩有点躬曲，面颊稍显凹陷，头发也失去了光泽；但容貌很使人愉悦，皮肤也保养得相当柔润，只是眼睛下有块松弛的皮囊。很明显，除掉挥霍奢侈之外，哭泣几乎是每个女人的特长。她的整个面容都由于流泪过多而有些黯然失色了。可能这些眼泪有助于结束苦难并给她带来百事平安吧。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19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克里斯塔自称为极大经历的叙述，使她处于强烈的激动中，而且重新把她吸引住了。那神经质的细皱纹又现在她额头上，她的眼皮和眉毛直颤动，她的嘴唇也在颤抖。她的脸色变得苍白了，各个线条把她的激动情绪反映得那么清晰，以致脸变了，显然是容光焕发。法比安从来没有这样看见她的面容过，从来没有这样真实地看见过一副人的容貌。

〔德〕伯恩哈德·凯勒曼《死的舞蹈》P.103，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奥里维借着从车顶上照下来的黯淡的灯光瞅着她，看她脸色大变，不由得吃了一惊。眼眶陷了进去，嘴巴很疲倦的张着；皮色黄黄的，腮帮上东一处西一处的显着皱纹，深深的刻着居丧与失望的日子的痕迹：她神气又老又病。——她的确是太累了！她心里很想把行期延缓几天，可又不愿意使兄弟扫兴，竭力教自己相信没有什么病，只是疲劳过度，一到乡下就会复原的。啊！她多么怕在路上病倒！……她觉得他瞧着她，便勉强振作精神，睁开眼来，——睁开这双多年轻，多清澈，多明净的眼睛，但常常不由自主的要被苦闷的浊流障蔽一会，好似一堆云在湖上飘过。

〔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三）P.7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另外那个，现在看来比在远处打量时要漂亮些。两片未涂唇膏的淡淡的嘴唇是那么娇小，好象只能用之于呼吸。她身穿老式的暗色衣裙，不过熨烫得倒很平整。她的模样儿似乎不大合乎时宜——一双略显忧郁的眼睛，稍微

带点感伤的表情，这已是过时的罗曼蒂克了。要是她手持小金锚、十字架或者桃心，同她的表情就更相称。这姑娘似乎意识到有人在打量她，脸上不由得神经质地颤动了一下。

〔保加利亚〕帕·维任诺夫《夜驰白马》P.6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她面带忧色、手握水管站着，当她蹙起双眉的时候，那深邃、凝重、不信任的目光，落在米考拉身上……她那黧黑的脸色，强烈地衬托出了那双深沉的、流露戒备、忧愁神色的眸子那蓝中带绿的色调。她那怀疑的神色和深深的愁意，最使人感到震惊。她的双唇紧闭着，而在她的目光和整个姿态中，显出一种倔强和大胆的性格，看得出内含的力量、激情和内心的可靠。深褐色的头发，自由地披在她的肩上，发梢结成一个圈，在阳光照耀下，仿佛被全然不同的草原的太阳烤灼过了似的，发出灿然的光芒。那一双饱含忧伤的眸子中，仿佛蓄着只有在古代沃尔契亚的林中美人鱼眼中才能看到的那种冷绿色。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101，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苍老

母亲，她今年三十九岁，看上去，倒象是四十开外的人了。她的个子，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背稍有点驼。稠密的头发，已有些灰蓬蓬的。在那双浓厚的眉毛下，一对大而黑眸的眼睛，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看得出，在

年青时，她是个美丽而和善的姑娘。现在，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只剩下善良的接近迟钝的柔光，里面象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在她那微厚的嘴唇两旁，象是由于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而紧闭着嘴咬着牙不呻吟似的，有两道明显的弯曲的细细皱纹，平时，她的嘴总是这样习惯地闭着。在她的下颚右方，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象是留给幼儿好找妈妈的标记，也在发着显眼的善良光彩。

[中国]冯德英《苦菜花》P.6，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年3月第2版。

祖父侧着身子躺在那儿，头朝外面地搁在垫得高高的枕头上。脸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脸显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张开，口沫在两撇八字胡上面发亮。依旧是秃顶。高的颧骨上嵌着一对时开时闭的凹入的大眼睛。

[中国]巴金《家》P.34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下巴颏都尖了，脸色苍白，皮肤也有些松皱，脖子又细又长，露着一条条筋，胸是瘪瘪的，整个人干得没点水分。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5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前头的那汉子脸庞瘦削，额上浮着几条皱纹，头顶有些秃，但他包着个大包头，把秃顶完全遮着了。两眼红红的，宛如一头负伤的野兽。颧骨高耸，牙齿已落了几颗，虽然年纪不算大，样子已显得有些苍老。他的左耳上戴

着一串珊瑚珠，看打扮象一个黑彝。

〔中国〕李乔《破晓的山野》P.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假若给她两件好衣裳和一点好饮食，她必定是个相当好看的小妇人。衣服的破旧，与饥寒的侵蚀，使她失去青春。虽然她才二十三岁，她的眉眼，行动与脾气，却已都象四五十岁的人了。她的小长　上似乎已没有了眉眼，而只有替委屈和忧愁工作活动的一些机关。她的四肢与胸背已失去青年妇人所应有的诱惑力，而只是一些洗衣服、走路、与其他的劳动的、带着不多肉的木板与木棍。今天，她特别难看。头没有梳，脸没有洗，虽然已是秋天，她的身上却只穿着一身象从垃圾堆中掘出来的破单褂，她的右肘和右腿的一块肉都露在外面。她好象已经忘了她是个女人。是的她已经忘了一切，而只是记着午饭还没有吃——现在已是下午四点多钟。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162，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会晤的气氛是很冷淡的。克拉斯诺夫露着很沉闷的威风神情。阿列克塞耶夫和参加会议的人问候过以后，坐在桌子旁边；他用两只干枯的白色手巴掌撑着下垂的腮帮子，无精打采地闭上了眼睛。汽车的奔驰把他震荡昏了。他好像被衰老和汽车的震荡弄得干瘦了。干枯的嘴角悲惨地往下搭拉着，布满皱纹的蓝色眼皮显得肿胀而又沉重。许多细小的皱纹像扇面一样向太阳穴那儿散布开去。手指头紧贴在腮帮子的枯皮上，手指尖插在剃得短短的、老黄颜色的头发里。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1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五、头发、胡须、唇齿

## 头 发

海风温和地吹拂他们的头发和衣服。张若兰让她的浓密的黑发给风吹着，只用手按住裙子。她的头发随着风的来去而波动、而起伏，一方面显得更浓，一方面又显得更软。

[中国]巴金《雾·雨·电》P.1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正说着，一个穿蓝布上衣，外套青呢短大衣的女子（青萍小姐），走了过来。她似乎有意将脸子遮盖一部分，头发散披在肩上，大衣领子微微耸起，把脸腮掩了几分。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228，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夏夜似温又凉的微风习习吹来，轻拂着她松散的头发。她伸手拢了拢，感到自己的头发是干燥的，麻一样的，尽管在温热的夏季，仍无一丝润泽。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9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不用看人，那鲜艳衣服的颜色，老远的就照耀着人家的眼睛。她（二小姐）穿了一件翠蓝印紫花辫的绸旗袍，花辫里面似乎织有金线，衣纹闪动着光。其次便是那一头乌发，不是重庆市上的打扮，头心微微拱起一仔蓬松的

发顶，脑后是一排乌丝绞作七八绺，纷披在肩上，左手臂搭了一件灰鼠大衣，右手提着一只枣红色配着银边沿玻璃丝的大皮包，有一尺见方，颜色都强烈的刺眼。脸上的脂粉，指甲上的蔻丹通红，这些装饰，表现了十分浓厚的摩登意味。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206～207，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这桩喜事，原来安老爷不喜时尚，又装着一肚子的书，办了个参议旗汉，斟酌古今。就拿姑娘上头讲，便不是照国初旧风或编辫子，或扎丫髻，也不是照前朝古制，用那凤冠霞佩。当下张姑娘便遵着公婆的指示，给她梳了个蟠龙宝髻，髻顶上带上朵云宝盖，髻尾后安上璎络莲，髻面上盖上镶珠嵌宝过梁儿；两旁插上七星流苏，关上珠珍桃树，后是同心如意，前是富贵荣华，耳上两个硬红宝石坠子。一时姑娘便觉头上多了好些累赘。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462，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比比一头黑发，梳得光光的，微带棕色的突出前额上扎一条绸带，头发向两边分开，一直垂到双肩。他长着象世界上一切孩子一样善良的面容，小鼻子是那样的稚嫩，小嘴巴是那样的天真；只是他的乌黑的小眼睛下面的肌肉已经有些疲乏，并且有两道特别的线条清晰地勾划出来。他看起来好象九岁，实际上只有八岁，却被说成七岁。

[德]托马斯·曼《神童》，选自《德语国家短篇小说选》P.6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他那椭圆形的脸孔在月光下发出不自然的光彩，仿佛落上了一层泥灰，硕大的脑袋上，秃顶泛出亮

光，残留的几根毛发，仿佛是远古哥萨克人头顶那一绺毛发的后裔，可怜巴巴地拂动着……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1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鲁迅《藤野先生》，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朝花夕拾》P.30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看见她的头发就会让人想到，整个一冬的阴沉晦暗，都不够作出那么一副乌云欲倾的神情的。它掩映在她的额上，好像苍冥的暮色，笼罩着西方的晚霞一样。

〔英国〕哈代《还乡》P.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赦罪僧披着蜡黄的头发，象一缕光滑的黄麻，丝丝散垂两肩。他是出来游逛的，没有戴上兜颏，却把它束成一捆收在佩囊里；他骑在马背上，头发蓬松，除了一顶小便帽外，头上没有东西，他认为这才是最新的装束。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1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这当儿，德拉的美丽的头发披散在身上，象一股褐色的小瀑布，起伏闪亮。头发一直垂到膝盖底下，仿

佛给她铺成了一件衣服。

〔美〕欧·亨利《麦琪的礼物》，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集》P.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 胡 须

一时饭毕，便在东间一张方桌前坐下，就有小小子，给安老爷端了盥漱水来。邓九公却不用盥漱，只使一个大锡漱口碗，自己端着，出了屋子，大漱大喀的闹了一阵，把那水都喷在院子里。回首又见那姨奶奶，给他端过一个扬州千层板儿的木盘来，装着凉水说："老爷子，使水呀。"那老头儿把那将及二尺长的白胡子，放在凉水里，涮了又涮，油了又油，闹了半日；又用烤热了的干布手巾，沤一回，擦一回，然后用个大木梳，梳了半日；收拾得十分洁净光彩，根根顺理飘扬，自己低头看了，觉得得意之至。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24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身材足有六尺上下来高，一张肉红脸，星眼剑眉，高鼻子，大耳朵，颔下一部银须，连鬓过腹，足有二尺来长，被风吹得飘飘然掩着半身；虽说八十余岁的人，看去也不过六旬光景。他一手搓着两个铁球，大踏步从庄门上，就嚷进来了。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 215，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克里什纳达雅尔是一个皮肤黝黑的人。个子不太高，有点儿发胖的趋势。脸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大

眼睛，其余部分几乎全都被毛烘烘的灰色胡须遮住了。他总是穿一件赭色的长丝袍，一双木拖鞋，而且象苦行僧那样手里托着一个黄铜钵。他的额顶已经光秃，但后边留着长发，盘在头上。

[印度]泰戈尔《戈拉》P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万德里斯小心翼翼地用右手弯卷着他那两撇向上翘起的胡须，胡须尖细得象针尖。然后又用他的左手捋着长满两腮的浓密的银髯。这满腮的胡须与他那棕色的皮肤显得很不相称，皮肤象是染的，胡须似乎是贴上去的，散乱雪白的胡须同白色的缠头布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把脸上的主要部分，明亮的眸子，高高的鼻梁衬托出来了。万德里斯用化妆墨涂抹眼睑，他以为这样化妆一下就能使他变得年轻一些。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期》（又译名《风流赛义德》P。66，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 唇齿

这惊异还不光为了这衣服颜色之俗，惊异的却是这位穿红绿衣裤的女人，长得很漂亮，在通红的胭脂脸上，两道纤秀的眉毛罩了一双水汪汪的眼珠。她走得急了一点，楼板微微的滑着，她脚步不稳，身子略闪了一下。她看到有人站在面前，不觉露齿一笑，嘴唇被口红抹得流血一般，也觉得伧俗，只是在她这一笑之余，露出雪白的糯米牙齿，才显得妩媚绝伦。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406，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只这一谈，师老爷一阵大说大笑。长姐儿又留神瞧见他那一嘴零落不合的牙了；敢则是一层黄牙板子，按着牙缝儿，还渍着许多深蓝浅绿的东西，倒仿佛含着一嘴的镀金点翠。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68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他的嘴与其说是为说话生的，不如说是为颤动生的；与其说是为颤动生的，不如说是为接吻生的。也许有人还要补充一句，与其说是为接吻生的，不如说是为撇嘴儿生的。从侧面看来，双唇相交的线道就显出了图案艺术上人所共知的胃足线或者双弧线的曲折，精确得几乎和几何学上的图形一样。在荒寒肃杀的爱敦荒原上面，居然能见到这么姣柔妩媚的嘴唇，真得算是奇观异象出现眼前了。这样的嘴唇，叫人一见就觉出来，决不是从什来司维到英国来的那一群萨克森海盗遗传下来的，因为他们的嘴闭到一块儿的时候，都象一个小圆糕的两片半园块那样。我们总以为，这样曲折的嘴唇，多半见于埋在南方地下的残象剩石上面。虽然双唇整个看来圆圆的，厚厚的，但是双唇的线道却非常纤细精致，所以两个嘴角曲折分明，和铁矛的尖头一样。只有在她忽然觉得一阵抑郁的时候，嘴角精细的曲折才觉得模糊起来；那种抑郁本是感情里阴沉昏暗那一方面的表现之一，以她那样的年龄而论，她可以说跟这种感情太熟悉了。

[英国]哈代《还乡》P。89～90，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她是个可笑的姑娘，那个琴。我并不打算把她说成地道的美人。可她的确让我神魂颠倒。她可以说是个

花嘴姑娘。我的意思是说她只要一讲话，加上心里激动，她的嘴和嘴唇就会向五十个方向动。这简直要了我的命。而她也从来不把嘴闭得紧紧的。那张嘴总是微微张开一点，尤其是她摆好姿势要打高尔夫球或者是她在看书的时候。她老是在看书，看的都是些非常好的书。

〔美国〕塞格林《麦田里的守望者》P. 98，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

笔挺的小鼻子虽然单薄一些，但下面纤巧而抿紧的双唇，如同水蛭美丽的轮环，伸缩自如，柔滑细腻。沉默时，仿佛依然在翕动。按理起了皱纹或颜色变难看时，本该会显得不洁净，而她这两片樱唇却润泽发亮。

〔日本〕川端康成《雪国》，选自《雪国·千鹤·古都》P. 20，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

# 六、眼　鼻

## 眼　眸

他发现了她，目光闪动了一下，然后凝视着她。只一瞬，他垂下了眼，似乎是克制了一下自己，接着又抬起眼，微蹙眉心，感情复杂地深深地凝视着林虹。目光中充满深挚的询问，透入她的心。

〔中国〕柯云路《新星》P.1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北京第1版。

林虹双肘垫在膝盖上，用手撑着脸颊和下巴。她的脸很优美地斜倚着，她的眼睛正专注入神地、又是含情脉脉地凝视着他，可能从朦胧联想起什么，目光含着一丝惆怅的恍惚。

〔中国〕柯云路《新星》P.46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但是在她里面却有高出她周围一切东西的地方，在她里面有那种混在玻璃制造品中间的真金刚钻的光辉。这种光辉在她那美丽的、真正深不可测的眼睛里闪烁出来。那双周围带着黑圈的眼睛的疲倦而又热情的目光以它那完全的真诚打动着人。谁凝视了那双眼睛，都会觉得自己完全了解了她，而了解了她的时候就不能不爱她了。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 44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她们长着一双柔和、蒙胧的眼睛，从来只看事物的表面——把表面看成为整体。千千万万的人，根据规律，知道了这一点，都垂下眼皮，可是，最善于下垂的眼色却自有它的窥孔，有时候，通过那个窥孔，这种眼色就对世态起监视的作用。我记得我曾经看到一对蓝眼睛，人们总是认为那是睡意朦胧的，其实却在暗中提防着，我从那双眼睛的表情知道——这种表情叫我看了心寒，正是在这双眼睛里，有着那么出人意料的奥妙——它多少年来做惯了悄悄的探究心灵的工作。人们管长着这种蓝眼睛的人叫做“美丽的小妞儿”（她不是个英国女人）。我后来才弄清她的性格——暗地里弄清——研究她的性格的最深奥处——她原来是欧洲一个最了不起、最专心的、最细致的阴谋家。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谢利》P。28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我十分怀疑卡门小姐是不是一个纯血种，至少她比我见到过的她的同族女人要漂亮得多。照西班牙人说，一个女人要称得上漂亮，必须符合三十个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必须用十个形容词，每个形容词都能适用到她身体的三个部分。比方说，她必须有三黑：眼睛黑，眼睑黑，眉毛黑；三纤巧：手指，嘴唇，头发，等等。……我的波希米姑娘不能说这样十全十美。她的皮肤虽然很光滑，但是非常接近铜色。她的眼睛虽然有点斜视，但是很大很美；她的嘴唇虽然有点厚，但是线条很好，露出雪白的牙齿，比去掉皮的杏仁更白。她的头发虽然可能有点粗，可是颜色漆黑，带有蓝色的反光，象乌鸦的翅膀一样，又长又亮。为了避免用冗长的描写使你厌烦，我还是概括点说吧：她的每一个缺点

总有一个优点作为陪衬，而这个优点在对照之下，变得格外显著。她的美是一种奇特的、野性的美；她的脸使你初见时惊奇，可是永远不会忘记。尤其是她的眼睛，有一种肉感而凶悍的表情，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别的人眼中看见过。“波希米人的眼睛就是狼眼睛”，这句西班牙成语是经过仔细观察后的结论。如果你没有时间去公园观察一只狼的眼睛，等你的猫要捕捉麻雀的时候，观察一下猫的眼睛吧。

［法国］梅里美《卡门》，选自《梅里美小说选》P。3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那女人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只是注视着阿莉霞。哦，那双空洞的、冷冰冰的眼睛何等可怕啊！里面看不出一丝表情。那是一双不会说话的眼。这双眼的后面一无所有。阿莉霞感到害怕。那个身躯肥胖的女人脸色怪异、忧郁、而且显得凶狠。她嘴唇上那粗硬的黑汗毛同两道伸出老长的鼻毛连接在一起，连她的耳朵里也长出毛来；两道浓眉相连接，一种发黑的、疏密不匀的汗毛覆盖着她的面颊。

［亚班牙］卢卡·德代纳《上帝的笔误》P。196，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那一双眼睛啊！我再说遍，利娜的肤色是黝黑的，头发、眉毛和睫毛是乌黑的。你们倘若偶而看见她在睡觉，我会这样问你们：你们说，利娜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根据她的头发、眉毛和睫毛的颜色判断，你们肯定会回答说：是黑的。完全错了！因为，不是黑的，先生们；她的眼睛有颜色，一点不错。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眼科大夫，或者所有的画家，都不能准确地确定或复制这种颜色。她的眼睛

仿佛是一刀旋成的，又圆又大；眼睛下面有一条蓝道，形成了眼底黑晕，好像是她那长长睫毛的淡薄的阴影。到此为止，诸位看到，并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利娜的眼睛在闭着或半闭半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一旦它们张大，眼瞳闪光的时候，我就感到惶惑不安了。谁也不能不让我想，梅菲斯托费莱斯在那些眼瞳后面设立了它的活动处。她的眼瞳的颜色是介于一切颜色中的一种颜色，是一切颜色的最复杂的结合。有时候我觉得它们象两块光灿灿的红宝石从后面照射的翡翠，它们发射出的绿色和淡红色的光芒渐逐化为彩虹，象肥皂泡，光彩夺目；然后出现一种难以确定的但是单一的颜色，把一切颜色覆盖住。中间闪动着一个光点，从它具有的稀奇古怪的色调来看，它是最令人感到不快的。利娜的血液的沸腾，神经的紧张，她的激怒，她的欢乐，她的精神的表现和活动，都透过这个神秘光点的颜色显露出来。

[秘鲁]克·帕尔玛《利娜的眼睛》，选自《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P。119，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是什么引起我这种感觉？可能是你那张脸，但又不是，这张脸没有任何特别突出的。要说美，那只有前额，高高的、宽宽的、具有一种高尚的纯洁。要说有意思的，只是那双眼睛，两只眼睛的样子和大小都不一样：一只大，一只小，一只睁着，一只半闭着。那只大的、睁着的眼睛带着严厉的、甚至是恶意的目光看人；那只小的、半闭着的眼睛看人时却是温柔的，几乎是幼稚的，但它们在一起同时发出的目光却象夜间林中大火。其他再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了。眼皮好象把反扣着的小勺儿；鼻子似乎没有鼻梁，还有点歪，只在鼻尖处才稍微翘起；短小而易怒的下巴，

过分圆的两颊，尽管由于劳累过度而显得有些消瘦，但还保持着圆形。只有粗硬稠密的八字髭和两道又浓又黑、象两只画笔似的眉毛才使得这张脸显得很重要。至于身体，还是长得很结实的，无论是肩膀，腰部，还是大腿，都不能说是瘦弱的，可能蕴藏着诱惑力，但也不过是个有点粗野的、中等身材的普通人而已。不是，从体态上来说没有什么值得我神经质或着迷的地方。

〔意大利〕奥里亚娜·法拉奇著《人》P. 181，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妻子肤色白皙，而她那好看的眉毛，就显得格外动人。她经常翘动眉毛，这已成了习惯的动作。可惜的是她的眼睛太小了，而且又是不那么动人的单眼皮儿。然而在单眼皮中一对闪耀着光辉的眸子却是水灵灵的，非常吸引人。有时她脸上表现出为所欲为的表情，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专横的程度。津田有时不知不觉地被这双小眼射出的神采给迷住了，而且他的眼光总是无缘无故地被她眼神镇住，逼缩回去。

〔日本〕夏目漱石《明与暗》P.6～7，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苏尔雅穆琪的肌肤如十五那天夜间的满月一般皎洁，象溶化了的金子似地润泽。苏尔雅穆琪的眼睛当然很美，但是它并不是琨德梦中见到的那样的眼睛。苏尔雅穆琪的眼睛长长的，在两道高高的、弓样的长眉衬托下，在两排可爱的、密密如新生的嫩芽一般弯弯翘起的睫毛中间一双漆黑的大眼睛如星星一般闪亮着。圆圆的眸子稍微向外凸出，亮晶晶的，显得温柔而文雅。梦中所见的黑皮肤姑娘的

眼睛没有这样超凡魅力。苏尔雅穆琪的身材也和梦里见的体形矮小的女人不同。苏尔雅穆琪身材较高，恰似微风里的藤蔓一般袅娜、轻盈。

[印度]般吉姆《毒树》P。29，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他心慌意乱，还因为在姑娘的那顶貂皮斗篷下面有那样一双眼眸在睇视他。这是他生平从未见过的一双眼眸，这是貂黑的、乌灼灼的、流盼的、充满着生命并有着火样热烈的眼眸。跟这样的眼眸就近相比，那么阿纽霞·葆淑包盖达的眼眸，那简直就象是一线烛光在跟一支火把比亮。姑娘的眼眸上缘，那天鹅绒般的一双黑眉，分明地、弓儿似的、婀娜地弯曲着。她的嫣红的脸，如同那最娇艳的绽放的花，她的莓红的嘴唇微翕着，于是就见到她那白亮的俨如珍珠般的皓齿。而在斗篷下面，流泻下的则是姑娘的丰美的黑色的辫发。

[波兰]显克微支《火与剑》上册P。5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大　眼

你身材细长，皮肤并不白皙，是一种光润的淡黄色。你头发非但不丰厚，简直有点显得稀薄，而且你永远取最古板的齐耳直梳法，永远只用最便宜的黑漆发夹。统体来说，你远不如班上其他的女同学引人注目。然而，你有一件法宝，那便是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按比例，你的眼睛似乎超出了正常大小的一倍，尤其是你的黑眼仁随比例也大，亮晶晶、光莹莹如玉石然。你的双眼皮一眨，再一睁，你那

双大眼睛一亮又一亮，啊，竟使我联想起月边的星辰，砚中的日影。你的一双大眼，加上你走路轻盈无声，和你嘴角总挂着的一缕略含嘲讽意味的微笑——真是一只活灵活现的“大眼猫”！

大眼猫，我要固执地这样叫你，大眼猫！

〔中国〕刘心武《大眼猫》，选自《如意》P.63，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她侧脸伏在他的膝上，他一低头就能看到她那双大眼睛。这是一双容易受伤的、湿润的、黑溜溜的眼睛。这双眼睛活似一只蝴蝶轻盈地短暂地在地面停留一样。长睫毛的眼睛一眨巴，就象蝴蝶在扑翅。眸子恍如翅膀上的不可思议的斑纹……

繁邦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双眼睛：它是那样不诚实，那样近在咫尺却又那样冷漠，仿佛马上就要飞去，带着一种不安、浮动，象水准器的气泡那样，从倾斜到平衡，从精神恍惚到精神集中，不停地来回转动着。

这绝不是一双献媚的眼睛。眼神比起方才笑着说话的时候，更显孤独。那双眼睛让人看出：它如实地、无意义地反映出她内心漫无边际的闪烁和变化。

〔日本〕三岛由纪夫《春雪》P.58，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这小姑娘象蜥蜴一般灵活、纤巧、黝黑，一对吉卜赛人的大眼睛黑得象雨滴墨水，而眼白却是淡青色的，眼角是粉红色的……她一见到斗牛士，乳白的脸蛋突然绯红，一对亮炯炯的大眼睛低垂下去，就被长长的睫毛遮住了。

〔西班牙〕伊巴涅斯《碧血黄沙》P.65，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 眼 神

她的眼睛虽然此时含着冰冷的敌意，但还是那样黑亮水汪；她的额头透着冷傲，但还那样严肃而明皙；她的头发不象过去浓密了，但还那样黑亮；眼角已有几丝若隐若现的鱼尾纹，整个脸仍接近过去那样柔润；嘴唇表皮略有些干——那必定是坐火车所致——但仍显出内在的新鲜、弹性，连同那丰满、柔美的下巴，构成了一个很有性感的接吻区。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那人眼露凶光、举动突兀、说话的声音有时很尖厉，但又小心地压低嗓门。——他容貌俊美，但是时而显得骄倨，时而似乎狐疑，时而又激动得面红耳赤。——他的一双深暗红褐色眼睛，他时常拉下帽檐加以隐蔽，似乎在他仔细打量别人的行动和姿态的时候，不愿让别人看到他自己的双目。——那双眼睛，有时由于忧郁而显得混沌，有时表示轻蔑而闪出光芒，有时由于忿怒又凶光四射。——他的一双眼睛里表达出来的是凡人的感情呢，还是魔鬼的情感呢？或许是魔鬼想借用一张画皮来掩盖他的鬼计却没能掩盖好吗？他的整个容貌处处流露出撒旦恶魔的神态、言谈和举止的意味。尽管我们的描述尚不足以绘声绘影，可是白特勒和此人觌面以后，心灵上的震动是深刻的。

[英国]司各特《中洛辛郡的心脏》P.13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她的眼睛是异教的眼神儿，又深又黑，富有夜的神秘。眼波去而复来、来而复去地流动，有一部分受了厚眼皮和长眼毛的阻碍；她的下眼皮和英国一般妇女的比起来厚得多。因为这样，所以她能随便出神儿沉思，却叫人家看不出来：如果说，她能不闭眼睛睡觉，恐怕也会有人相信。你要是认定男女的灵魂，都是眼睛看得见的质素，那你就能想得出来，游苔莎的灵魂是火焰的颜色。她的灵魂里发出来的火花儿，表现在她那双漆黑的瞳人儿里面，也给人同样的印象。

[英国]哈代《还乡》P.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刚用过饭，吉提就来了。她认得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但是不十分熟，她现在到她姊姊这里来，不免有几分恐惧，不知道这位人人称道的彼得堡社交界的贵妇人会怎样接待她。但是她却博得了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欢喜——这一点她立刻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叹赏她的美丽和年青；吉提还没有定下神来，就感到自己不但受安娜的影响，而且爱慕她，就像一般年青的姑娘往往爱慕年长的已婚的妇人一样。安娜不像社交界的贵妇人，也不像八岁大的小孩的母亲。如果不是她眼睛里有一种使吉提惊异而又倾倒的、严肃的、有时甚至忧愁的神情，凭着她的举动的灵活，精神的饱满，以及她脸上那种时而在她的微笑里，时而在她的眼眸里流露出来的篷勃的生气，她看上去很像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郎。吉提感觉到安娜十分单纯而毫无隐瞒，其实她却是生活在另一个复杂的、富有诗意的更崇高的世界，那世界是吉提所望尘莫及的。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104～10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波普·菲尔涅尔大约二十八、九岁，是一个身材修长，长得很俊的男子。作为一个男性，他可能是太美了，温柔的褐色眼睛上还长着长长的睫毛。但他的温柔只是一种假象，只要他猛然一抬眼，那警觉的神情和犀利的目光就会使谈判对手明白，他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头脑非常明晰的人。

〔联邦德国〕艾维琳·彼德丝《一个四十岁的女人》P.101，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火焰在眼睛里闪烁；眼睛象露珠般发亮；它看上去既温柔又富于感情；它对我的隐语微笑，它容易感动；一个接一个印象透过它晶莹的球体；微笑一停，它就露出忧伤；不知不觉的倦怠使眼皮变得沉重，意味看孤独引起的抑郁。它从我这儿转过去了；它不愿再让人细看；它似乎用嘲笑的一瞥，否认我发现的是事实，——否认敏感和懊丧；它的自尊和沉默反而更使我肯定我的看法。眼睛是讨人喜欢的。

〔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简·爱》P.261～26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阿尔布傲慢地瞥了魔术师一眼，不屑地把脸转过去。但是，他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吸引着他的两眼，直盯着这个人。他愤怒地用力扭转脖子，想把两只眼睛从强烈地吸引着它们的力量下解脱出来。但是他无能为力，他的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戴迪那两只炯炯有神、象两块水晶一样反射着太阳光芒的明亮的眼睛。于是，阿尔布的两眼失去了光芒，面前一片黑暗。这个巨人垮下来了，他屈服了。

魔术师走到着魔的将军面前，用手指轻轻抚摸他的前

额，小声念着一种咒语。将军渐渐苏醒了，四肢出现了活力，他又恢复了知觉。他迟疑了一下，茫然地注视着周围，好象对他所看见的东西一点也不理解。然后他的视线落到了戴迪脸上，于是恍然大悟。他的脸立刻羞红了，不好意思正面去看这个可怕的人。他站起来，向自己的座位走去，地板上响起了他惊慌失措的脚步声。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最后的遗嘱》P.13～1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 眼　色

琴穿了一件淡青湖绉棉袄，下面系着一条青裙。发髮垂在两只耳边，把她的鹅蛋形的面庞，显得恰到好处。整齐的前刘海下面，在两道修眉和一根略略高的鼻子的中间，不高不低地嵌着一对大眼。这对眼睛非常明亮，非常深透，射出来一种热烈的光，不仅给她的热烈、活泼的脸添了光彩，而且她一走进房里，连这个房间也显得明亮多了。

[中国]巴金《家》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6月北京第1版。

她（佩珠）看他（仁民），好象这张脸是她所不认识的，其实她已经见过它不知多少次了。依旧是那么圆圆的，却比从前黑了一点，脸上也多了一些皱纹，只有眼睛不会老，那一对眼珠非常清明，似乎就要看穿一个人的心。眼光是柔和的，但又是坚定的。

[中国]巴金《雾·雨·电》P.3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翠环正仰起头，她的整个脸沐着月光，略微高的前额上覆盖着刘海，发鬓垂在她的面颊两边。两只眼睛充满了恍惚地望着天空，在皓月的清辉下灿烂地发光。整个年轻的瓜子脸现出了一种谦逊的纯洁。

[中国]巴金《秋》P.78，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她（慧）红着脸，摇着头，她的飘蓬的头发跟着她的头在动。她好象一头狮子，她的眼睛就象一对狮子眼。她穿着灰布短衫，系着青色短裙，套着黑色长统袜，这个装束把她显得更勇敢，更动人。

[中国]巴金《雾·雨·电》P.4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娜真由于从小参加劳动，风吹日晒，身体很结实；又由于超过体力的繁重劳动和长期缺乏营养，显得消瘦一些。她身材匀称，那高高的鼻梁，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乌黑的长发，都使同辈的姑娘们感到羡慕。尤其是在两道微微弯曲的浓眉下，那双黑白分明、水汪汪的眼睛，象秋天的湖水那样清澈、明亮，显得格外美丽。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因为生活的重担过早地压在她肩上，日子是艰难的，心情是痛苦的。那双明亮的眼睛也象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云雾，如风湖水结了冰，上面还笼罩着浓雾，总是那么昏暗、无神，充满哀怨和忧伤。自从解放军来到西藏，驱散了漫天的乌云，太阳温暖的光辉，开始照耀到万里高原，照耀到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浓雾消散了，冰雪融化了，碧绿的湖水在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金光。解放军也擦掉了娜真眼睛里的薄雾，从此以后，她的眼睛又象湖水那样

明亮、沉邃，仿佛蕴藏着无穷的聪明才智。

〔中国〕降边嘉措《格桑梅朵》P.19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渥伦斯基跟着乘务员向客车走去，在车厢的门口他突然停住脚步，给一位正走下车来的妇人让开路。凭着社交界中人的眼力，瞥了一瞥这位妇人的风姿，渥伦斯基就辨别出她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他道了声歉，就走进车厢去，但是感到他非得再看她一眼不可；这并不是因为她非常美丽，也不是因为她全部姿态上所显露出来的端丽和温雅，而是因为在她走过他身边时她那迷人的脸上的表情带着几分特别的柔情蜜意。当他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她也掉过头来了。她那双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阴暗了的闪耀着的灰色眼睛亲切而注意地盯在他的脸上，好像她在辨认他一样，随后又立刻转向走过的人群，像是在寻找什么人似的。在那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已经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她故意地竭力隐藏住她眼睛里的光辉，但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9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眼　光

二号的门开了。招弟小姐出来，立在阶上，仰着头向上找。大概是找那些白光呢。她是小个子，和她的

爸爸一样的小而俊俏。她的眼睛最好看，很深的双眼皮，一对很亮很黑的眼珠，眼珠转到眶中的任何部分都显着灵动俏媚。假若没有这一对眼睛，她虽长得很匀称秀气，可就显不出她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了。她的眼使她全身都灵动起来，她的眼把她所有的缺点都遮饰过去，她的眼能替她的口说出最难以表达的心意与情感，她的眼睛能替她的心与脑开出可爱的花来。尽管她没有高深的知识，没有什么使人佩服的人格与行动，可是她的眼会使她征服一切，看见她的眼，人们便忘了考虑别的，而只觉得她可爱。她的眼中的光会走到人们的心里，使人立刻发狂。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48，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接洽寄售的，是一位老头。那缺了左脚的眼镜架，用一根棕色鞋带拴着，挂在左耳上，他的眼镜戴得很低，不是架在鼻梁上，而是架在鼻翼上；他的眼珠不象别人那样是朝左右转动。不，他的眼珠总喜欢朝上下翻动。这时，寄售老头打开了破旧的包袱皮，眼珠向下一翻，透过镜片一看，里面包的是一套新崭崭的深蓝色的毛呢中山装。这么好质量的毛呢衣服，与这个破旧的包袱皮相比，形式和内容太不相称了。他的眼珠又朝上翻了一下，没有镜片的掩饰，眼球闪出一片灰暗的亮光。寄售老头这疑虑的目光，李老头即刻就感触到了。守门人呀，什么样的眼神没有见过呢？……

〔中国〕张昆华《花叶》，选自《天鹅》P.127，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钱太太的弟弟陈野求，是个相当有学问，而心地极好的中年瘦子。脸上瘦，所以就显得眼睛特别大。当

他的眼珠定住的时候，他好象很深沉，个性很强似的，可是他不常定住眼珠；反之，他的眼珠总爱“多此一举”的乱转，倒好象他是浮躁，很好事。有这么一对眼，再加上两片薄得象刀刃似的，极好开合（找不到说话的对象，他自己会叨唠得很热闹）的嘴唇，他就老那么飘轻飘轻的，好象一片飞在空中的鸡毛那样被人视为无足重轻。事实上，他既不深沉，也不浮燥。他的好转眼珠只是一种习惯，他的好说话是为特意讨别人的好。他是个好人。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190，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祁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可是全家还属他的身量最高。在壮年的时候，他到处都被叫做“祁大个子”。高身量，长脸，他本应当很有威严，可是他的眼睛太小，一笑便变成一条缝子，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身躯而觉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到了老年，他倒变得好看一些，黄暗的脸，雪白的须眉，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纹溜；小眼深深的藏在笑纹与白眉中，看去总是笑眯眯的显出和善，在他真发笑的时候，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倒好象是有无限的智慧而不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4，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第1版。

戴着副眼镜，尤其显出脸的瘦削和颧骨的凸起。他微垂着眼帘，鹰一般锐利的目光在眼镜片后面隐约闪现着。

〔中国〕柯云路《夜与昼》P.64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主席名叫戈尔默罕，他的亲戚朋友都叫他戈拉。他比周围的人长得都魁梧，大学里有个教授经常管他叫雪山，因为他白得出奇，皮肤里没有一点别的色素。他几乎有六英尺高，骨骼粗大，两手象虎掌。他的声音是这般深沉粗犷，要是他突然问一声“谁在那儿？”，准得把你吓一跳。他的脸盘长得大了些，而且过于刚强，他的颚骨和下巴象堡垒大门上巨大的U字形插销。他的眉毛很淡，额头宽阔，嘴唇很薄，闭得很紧，鼻子悬在嘴巴上面象一把宝剑。眼睛小而锐利，象箭头那样瞄准远方一个看不见的目标，然而却能以闪电般的速度转过来射向附近的物体。戈尔默罕不能说很漂亮，但却不容忽视，因为不论和谁在一起，他都显得与众不同。

[印度]泰戈尔《戈拉》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连孩子们都知道喜媚①。妻子们跪下祷告，希望自己的的丈夫哪怕和一百个女人犯一百次罪，也千万不要被喜媚那冷漠的眼睛勾去了魂……有人的时候，喜媚总是坐着不动。她对一伙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毫无反应，只是安静而冷漠地坐着。但是，她却在注意他们，等他们大吵大闹完了，钱包倒空了，男子气概没有了，她才作出自己的选择……他们走时比来时更伤心，但却永远不会学得更聪明一些。喜媚那冷漠的眼睛是从来不露声色的……豆蔻年华的喜媚坐在一堆男人的中心，艾格博很快就和这伙人混熟了，在这些人当中，她对谁也没有多看上一眼。她所在的那张桌子上不断响起笑声，笑声空虚，这也不假；喜媚似乎完全无动

①一个名妓的名字。

于衷……有一次，喜媚抬头看见了他。他看着那双眼睛时，心里想到了肉铺里的新鲜猪肝，看到了冰冷的眼珠的深处，这似乎很荒唐可笑。好长时间，喜媚正视着他，使得他惊慌失措起来……在喜媚冰冷的眼光凝视下，什么动作都会成为一种亵渎行为。因此，男人们永远不能占有她，也就永远不会厌倦她……然而整个晚上，喜媚还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萤火虫在她身边飞扑，都烧死在她的脚下了。

〔尼日利亚〕沃莱·索因卡《痴心与浊水》P.70、71、72、73、76、7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他连忙跳起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一边穿上睡衣；随后站住不动了，眼睛仍然凝视着她。他该走了，但是他舍不得走出她的视线以外。他爱那副面孔，而且熟悉那张脸上的一切表情和眼色，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她现在这副模样。他一回忆起昨天引起她的悲痛，他就觉得在她面前，在现在这样的她面前，自己有多么卑鄙可耻！她那被睡帽下面掸出的柔软的鬈发环绕着的红晕面孔，闪耀着愉快和坚定的光辉。

虽然吉提的性格一般地很少有矫揉造作和虚情假意的地方，但是现在，当一切掩盖都抛掉了，她的心灵的核心在她的眼睛中闪耀着的时候，列文一见其中所显露的神情不由得惊异不止。而处在这种单纯而坦白的心灵中的她，他所挚爱的人，比从前更加明朗了。她微笑着凝视着他；突然间她的双眉紧蹙，她抬起头来，迅速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手，紧紧依偎在他身上，把他包围在她的热的气息里。她在受苦，而且似乎在向他诉苦一样。最初一瞬间，由于习惯成自然了，他觉得都是他的过错。但是她的眼色里含着温柔的神情，说明了她不但不怪罪他，反倒为了这种痛苦而爱他。

“如果不是我的过错，那么是谁的呢？”他无意识地沉思着，寻找着该受处分的罪人，但是没有一个罪人。她痛苦，抱怨，在痛苦中得意扬扬，享受着这种痛苦，而且热爱着这种痛苦。他看出她的心灵里在起了一种崇高的变化，但是究竟是什么，他却不明白。那是超乎他的理解力的。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下册P.1033～10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泪眼

张若兰忽然抬起头，脸色变得苍白了，两颗大的眼泪嵌在眼角，泪水沿着面颊慢慢地流下来，她那两只长睫毛盖着的眼睛很快地时开时闭。

［中国］巴金《雾·雨·电》P.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6月北京第1版。

倩儿转动一下眼珠。她似乎想用眼光找寻觉新或者别的人，她的脸上残留着的皮慢慢地搐动了一下。她的眼珠又转向着翠环的手里的灯光，慢慢地从她的眼角迸出来两滴泪珠，它们就留在鼻梁的两边。

［中国］巴金《秋》P.4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8月北京第2版。

巴格莱像望着圣人、圣母一样望着叶莉卡，双眼无法离开她那燃烧着的、仿佛一夜之间瘦削了下去的脸庞。她那高仰着的脖子，宽宽的前额，一双噙满神密莫测的

泪珠的眼睛，牢牢地吸引着他的视线，她那种晶莹的泪珠，她的目光中那永不消失的忧郁、凄戚的神色，牵动了他的整个心弦。不是那种暂时离别的痛苦使巴格莱为叶莉卡感到不安，而是叶莉卡的眼睛中，她那浅绿色的眸子深处闪过一丝诀别的、无以言喻的孤独的诀别的神色使他感到不安。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242，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鼻

这时小孩醒来了。首先是鼻子开始醒的。一点点大的鼻子动了起来，它向上抬起嗅嗅。它把空气吸进去，然后一阵阵喷出来，有点象打喷嚏似的。随后鼻子撅了起来，孩子睁开眼睛。眼睛的颜色尚未稳定，介于牡蛎灰色和乳白的奶油色之间，仿佛由一层粘稠的面纱蒙着，显然还不太适于观看。泰里埃觉得，这对眼睛根本没有发现他。而鼻子则不同。小孩的无神的双眼总是斜着看，很难说在看什么，而他的鼻子则固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泰里埃有个非常特别的感觉，仿佛这目标就是他，就是泰里埃本人。小孩脸部中央两个小鼻孔周围的小小鼻翼，象一朵正在开放的花在鼓起。或者更明确切地说，小小的鼻翼宛如种植在国王植物园里那些肉食小植物的壳斗。象那些壳斗一样，小小的鼻翼似乎也在发出令人害怕的具有吸力的气流。泰里埃觉得，仿佛这小孩是用鼻孔来看他，仿佛他是在用锐利而又审视的目光瞧着他，比别人用眼睛看得还要透彻，仿佛他要用鼻子吞下从他泰里埃发出的、而他又无法掩盖和无法收回的某种事

物……

[联邦德国]帕特里克·聚斯金德《香水》P.15，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 其 他

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嬷嬷带了一个大夫进来。这里的丫鬟都回避了，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去。那大夫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三寸长，尚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便忙回过头来。有一个老嬷嬷忙拿了一块手帕掩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台戈安女人近十年来皮色熟透，好比复活节前后的癞皮苹果。丰满的肉起着皱裥，变成冷冰冰的，软绵绵的。生气蓬勃的眼睛似乎还受着一股年轻活泼的精神鼓动，看上去像贪心，因为爱赌的人总免不了一个贪字。厚敦敦的脸上有一种城府很深，藏着什么心事的痕迹。她对彩票的风魔本来需要保守秘密。嘴唇的动作流露出她的贪嘴。

[法国]巴尔扎克《拢水女人》P.59～6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她卷起衣袖，露出一条世界上最美的胳膊；手越红越干，胳膊越显得又白又嫩；那是一条丰腴的、浑圆的、有小窝的手臂，从粗呢料子的衣袖中脱颖而出，好似锦

囊中抽出一把宝剑，邦斯只觉得一阵眼花，不敢久视。

〔法国〕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P.23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罗甘又高又胖，脸上长着肉刺，前面的黑头发秃得很厉害，当年也还算得上有风度的人。他有过魄力，有过朝气，从小职员一直爬到公证人。但到了这个时候，眼光尖利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色欲过度，面上的肌肉扭来扭去，疲倦不堪。一个人陷入了纵欲的泥坑，脸上不管这儿那儿要没有一点污迹是办不到的：罗甘的满面皱褶和火气就谈不上什么庄严。清心寡欲的人，肌肤之间自有一种明净的光彩，表现身心康健；罗甘却相反，他的身体和肉欲苦苦挣扎之下，只叫人看到一片浑浊的血色。他的鼻子往上翘得很难看，正如湿热专从鼻孔排泄，因而成了暗疾的人一样。从前法国有位贤德的王后，很天真的以为这是男性共同的不幸，因为她除了王上，从来没从近处看过别的男人。罗甘一生的苦恼主要是这个暗毛病引起的，他想用大量的西班牙鼻烟来遮盖，结果反而更坏。

〔法国〕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P.5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邦斯是天生的丑巴怪，当初他父母是晚年得子，诞生既过了时令，他自有那些过了时令的瘢痕，例如死尸一般的皮色，很像在科学家保存怪胎的酒精瓶里培养出来的。这位艺术家，生成一颗温柔的心，有幻想，有感觉，却为了一副尊容不得不过那种生活，绝无希望得到女人的爱。

西卜生得单薄，矮小，整天坐着不动的生活，把他的皮肤差不多变成了橄榄色。

〔法国〕巴尔扎克《邦斯舅舅》上册P.25、7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七、服　　饰

## 女 装

他第一次意识地看清楚了二小姐的装束；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的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膊。一种说不出的厌恶，突然塞满了吴老太爷的心胸，他赶快转过脸去，不提防扑进他视野的，又是一位半裸体似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

[中国]茅盾《子夜》P.1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4月北京第3版。

黄小姐已换了装束，手上斜抱着一件海勃绒的大衣，上身穿着宝蓝色羊毛紧身衫，领子下面横别了一只金质点翠的大蝴蝶，一条紫色绸子的窄领带，一大截垂在胸前，下面穿着玫瑰紫的薄呢裙子，头发已改梳了双辫，戴着两朵翠蓝大绸花。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418，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她现在穿着件很短的白绸袍，很短很宽，没有领子。她的白脖颈全露在外面，小下巴向上翘着；仿佛一个仙女往天上看有什么动静呢。院内灯光照在大槐上，大槐的绿色又折到她的白绸袍上，给袍子轻染上一点灰暗，象用铅笔轻轻擦上的阴影。这点阴影并没能遮住绸子的光泽，于

是，光与影的混合使袍子老象微微的颤动，毛毛茸茸的象蜻蜓的翅翼在空中轻颤。

〔中国〕老舍《四世同堂》P.48，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出来未曾开口，却有一道红光射人。定睛看时，是一位穿大红长衣的女郎走来，她穿件红衣，已是够艳丽的了，却又在衣服四角钉着彩色的丝编蝴蝶。最奇怪的，是这个年头，无论城乡，已不见穿长衣的女人，还会在衣服下摆露出长脚管的裤子。而她不然，却把丝袜里的大腿藏起，穿了条墨绿色的绸裤。重庆市上的摩登女人，家境无论怎样寒素，总会在长衣上罩一件长或短的上衣，而她却没有，就是这样红滴滴地露着一件红绸袍子。她也没有穿皮鞋，更没有高跟，是一双红缎子平底绣花鞋，套在白丝袜子上。如说她周身还有些别的颜色的话，那就是这双袜子了。这种大红大绿的穿法，可说是荒僻地方的村俗装扮，在大后方摩登世界的重庆，倒是很少见的。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406，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过了两日，择定吉期，舅太太早把长姐儿妆扮好了，叫金、玉姐妹带过来，谒老爷太太。只见她戴着满簪子的钿子，穿一件纱绿地景儿衬衣儿，套一件藕色缂丝氅衣儿，罩一件石青绣花大坎肩儿，上还带了些手串儿、怀镜儿等等，抬襟里又带着绣成对儿的荷包，鬓钗窸窸，手钏铿锵的站在那里。安太太看了半日，便和老爷说道："老爷瞧，她打扮起来，也还象样儿呀！"老爷只点点头。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798，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半日，果见袭人穿戴来了，两个丫头与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凤姐儿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钗珠钏，倒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儿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只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袭人笑道："太太就只给了这灰鼠的，还有一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还没有得呢。"凤姐儿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儿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罢。等年下太太给作的时节我再作罢，只当你还我一样。"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帕茜穿着一件显得太小的白外衣，金黄的头发整齐地拢在发网里，脚上的鞋小小的，式样象凉鞋，脚踝那儿有带子系着。她按照修女的方式向伊莎贝尔行了礼，然后走上前来让她亲吻。格米尼伯爵夫人只是点点头，没有站起来。伊莎贝尔看得出，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她生得瘦小，面目黧黑，一点也不漂亮，相貌有点象热带鸟——鼻子跟鸟嘴那么长，小眼睛骨碌碌地直打转，嘴和下巴瘦得尖尖的。然而这张脸由于经常露出各种大惊小怪、喜怒哀乐的表情，还是很有人情味。至于她的外表，显然她很有自知之明，因此尽量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服饰花里胡哨，鲜艳夺目，象熠熠闪光的羽毛，她的动作轻快利落，象在枝头跳跃的小鸟。她的姿态千变万化，伊莎贝尔从没见过这么装模作样的人，因此立即把她归入最会做作的女人这一类。她记得，拉尔夫认为她不值得往来，但伊莎贝尔愿意承认，一般看来她

没有什么坏心眼。她讲起话来全身都会动，象全面停战时挥动的白旗，只是多了一些五彩缤纷的飘带。

[英国]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P。3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这个年轻姑娘长得很美，身段灵巧，象一只鼬鼠。系着条纹的丝腰带，拦腰一条围裙，白得和清晨的牛奶一样，鼓起着一道道的裙褶。她的衬衣也是白的，领上前后里外都缀上乌黑的丝绸；头罩上挂下的飘带也是同样的黑绸，一条宽的束发丝带，系住头发上部。的确，她的眼睛是很迷人的；弯弯的眉毛，象黑刺李那样黑，一部分摘干净了，显得很狭长。看她比才开花的梨树还要甜蜜可爱，比羊毛还要轻软。腰带上挂了一只皮袋，上面有丝织的流苏和铜珠。世上没有一个聪明人能想象出这样一个姑娘，这样一个新鲜活泼的可人儿。她的皮色比伦敦塔里才铸出的金币还要光彩夺目，唱起来和谷仓上的燕子一样婉转响亮，她又轻佻爱耍，犹如小牛羊追逐母牛羊一般。她的一张嘴甜得象蜜，或蜜酒，或象干草里藏起的一堆苹果。她羞答答地象一只轻盈的小鸟。低领上戴着一只胸针，有盾牌上的浮饰那样大，她的靴儿高高缚在腿上。她简直是一朵樱草花，一朵可爱的剪秋罗，可以做任何贵族士绅的小宝贝，或者嫁给一个小富农。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63～6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我那时年纪还轻，总在想念故乡，我从不相信漂亮姑娘是不穿蓝裙子和没有两条小辫子挂在肩上的①。

①这是纳瓦罗和巴斯克各省的乡下女子惯常的打扮。——原注

何况安达卢西亚的女子叫我害怕，我同她们合不来，她们总是开玩笑，从来没有一句正经话。因此我埋头制我的链子，突然我听见那些市民们叫嚷："吉达那来了①！"我抬起眼睛，就看见了她。那天是星期五，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看见的就是你认识的那个卡门，几个月以前我在她的家里遇见过你。

她穿着一条非常短的红裙子，露出她的不止有一个破洞的白丝袜，还有一双小巧玲珑的红摩洛哥皮鞋，鞋子用火红的绸带系住。她推开披肩，让她的两只肩膀暴露出来，还显出她的衬衫上面一大束刺槐花。她的嘴角上也衔着一朵刺槐花，她向前走着，腰扭来扭去，象科尔多瓦养马场里走出来的一匹母马。在我的家乡，看见这样打扮的女人就要画十字。在塞维利亚，每个人对她这副模样都要说几句轻佻的恭维话；她来一句答一句，眉来眼去，拳头往腰里一插，一派淫荡无耻的作风，完全是一个真正的波希米姑娘。起先她不讨我欢喜，我重新埋头干我的活儿；可是她象所有的女人和猫儿一样，叫她们来时她们不来，不叫她们时她们倒自己来了。

〔法国〕梅里美《卡门》，选自《梅里美小说选》P. 37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法吉拉特！"一看见没过门的儿媳妇，阿塔库兹脑子里就闪过这个名字。瞧这姑娘，梳着仙鹤窠一般高高的发髻，多象她母亲。也是那样油黑油黑的柳叶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黝黑的鹅蛋脸也是那般妩媚动人。只有衣着不象她妈妈当初的那种样式。拉托法特身穿短得都不过膝

①西班牙人称波希米姑娘为吉达那。

盖的花连衣裙，脚下是圆头白鞋。线条匀称的腿，黝黑的、裸露到肩的双臂……也许是因为她太使人联想起年轻的法吉拉特，也许是因为有那个象木头杆子一般的黑不溜秋的小伙子作伴，一个由来已久、不止一次令人担忧的心事刺痛着阿塔库兹："可别象她妈当初对待扎巴尔表哥那样，她也对海达尔耍什么花招吧！"

[俄国]雅库鲍夫《良心》P。8，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宝玉便邀着黛玉同往稻香村来。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齐踏雪行来。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一时史湘云来了，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黛玉先笑道："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湘云笑道："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褙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678～67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曲水县城的码头上，站着一位姑娘。

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旗袍，套了件乳黄色的对襟纱衣，脖子围了条雪白的纱巾，乌黑发亮的头发披在脑后，发脚电烫得微微往里弯曲，穿着双黑色的女式皮鞋，玉色的长统丝袜，左手肘上挽了个别致的咖啡色拉链提包。端庄秀丽，吸引了不少行人。可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胸前佩戴了一串五颗珍贵无比的玛瑙首饰。

这一串价值连城的玛瑙首饰，与它的主人十分相衬，显得雍容华贵，光采夺人。加上姑娘的穿着美而不艳，丽而不冶，落落大方，娴静秀丽。她一出现，就使码头上下的人们，伫足观望，啧啧称奇！

[中国]武剑青《失去权力的将军》P.249～250，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 少爷装

贾母犹未起来，知道宝玉出门，便开了房门，命宝玉进去。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向里也睡未醒。贾母见宝玉身上穿着荔色哆罗呢的天马箭袖，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贾母道："下雪呢么？"宝玉道："天阴着，还没下呢。"贾母便命鸳鸯来："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氅衣给他罢。"鸳鸯答应了，走去果取了一件来。宝玉看时，金翠辉煌，碧彩闪灼，又不似宝琴所披之凫靥裘。只听贾母笑道："这叫作'雀金呢'，这是哦啰斯国拿孔雀毛拈了线织的。前儿把那一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

件给你罢。”宝玉磕了一个头，便披在身上。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73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时将正装卸去，头上只随便挽着髻儿，身上皆是长裙短袄。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下面绿绫弹墨裕裤，散着裤脚，倚着一个各色玫瑰芍药花瓣装的玉色夹纱新枕头，和芳官两个先划拳。当时芳官满口嚷热，只穿着一件玉色红青酡绒三色缎子斗的水田小夹袄，束着一条柳绿汗巾，底下是水红撒花夹裤，也散着裤腿。头上眉额编着一圈小辫，总归至顶心，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辫，拖在脑后。右耳眼内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左耳上单带着一个白果大小的硬红镶金大坠子，越显的面如满月犹白，眼如秋水还清。引的众人笑说："他两个倒象是双生的弟兄两个。"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88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銮带，穿折袖。近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那葵官本是常刮剔短发，好便于面上粉墨油彩，手脚又伶便，打扮了又省一层手。李纨探春见了也爱，便将宝琴的荳官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头上两个丫髻，短袄红鞋，只差了涂脸，便俨是戏上的一个琴童，湘云将葵官改了，换作"大英"。因他姓韦，便叫他作韦大英，方合自己的意思，暗有'惟大英雄能本色'之语，何必涂朱抹粉，才是男子。荳官身量年纪皆极小，又极鬼灵，故曰荳官。园中人也有唤他作"阿荳"的，也有唤作"炒豆子"的。宝琴反说

琴童书童等名太熟了，竟是荳字别致，便换作“荳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 900，人民文学出社版1982年版。

那时节正是十月上旬天气，北地菊花盛开，他早购了些名种，院子里小小的堆起一座菊花山来，屋里瓷瓶列盆，也摆得无处不是菊花。他回到家里，便脱下袍褂，换上一件倭缎镶沿褶，二十四股儿金线条子的绛色绉绸鹌鹑瓜儿皮袄，套一件鹰脖色摹本缎子面儿的珍珠毛儿半袖闷葫芦儿，戴一顶片金边儿沿鬼子栏杆的宝蓝满平金的帽头儿，脑袋后头搭拉着大长的红穗子。凡是这些过于华靡不衰的服饰，都是安老爷平日不准穿戴的；这日父亲不在家，便要穿戴起来摆搭摆搭。打扮好了，又亲自提着个宜兴花浇，浇了回菊花；见那菊花山上，有一枝金如意，一枝玉连环，开得十分玲珑婀娜，便自己取了把剪花的小竹剪子，剪下来养在书桌上那个霁红花囊里。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513～51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宝玉也不理，忙忙的要过青盐擦了牙，嗽了口，完毕，见湘云已梳完了头，便走过来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头罢。”湘云道：“这可不能了。”宝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时怎么替我梳了呢？”湘云道：“如今我忘了，怎么梳呢？”宝玉道：“横竖我不出门，又不带冠子勒子，不过打几根散辫子就完了。”说着，又千妹妹万妹妹的央告。湘云只得扶过他的头来，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并不总角，只将四围短发编成小辫，往顶心发上归了总，

编一根大辫，红绦结住。自发顶至辫梢，一路四颗珍珠，下面有金坠脚。湘云一面编着，一面说道："这珠子只三颗了，这一颗不是的。我记得是一样的，怎么少了一颗？"宝玉道："丢了一颗。"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28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托巴斯先生长成为一个刚勇的少年，洁白的脸象小麦面包，嘴唇象玫瑰花朵。他的皮肤似手染上了不褪色的绯红，的确，他还生着一个大小适度的鼻子。他的发须象番红花的橘黄柱头，直垂腰间。他的鞋是用西班牙皮革做的，他的褐色袜是法兰德斯的布鲁日的产品。他的衣料是华丽的花缎，相当值钱。他能猎野鹿，或在河边骑马放鹰，手上栖着一只灰羽苍鹰。他还是一个熟练的射手，角力起来谁也比不上他，以牡羊为锦标，老是给他夺到了手。许多美丽的姑娘，在闺中睡不着，为了他相思叹息；可是他却本性贞洁，决不荒唐，柔润得象一朵野蔷薇。

〔英国〕杰弗雷《坎特伯雷故事》P。266，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查理·葛朗台，二十二岁的俊俏后生，跟那些老实的内地人正好成为古怪的对照；人家看了他贵族式的举动态度已经心中有气，而且还在加以研究，以便大大的讪笑他一番。这缘故需要说明一下。

在二十二岁上，青年人还很接近童年，免不了孩子气。一百个中间，说不定九十九个都会象查理·葛朗台一样的行事。那天晚上的前几日，父亲吩咐他到索漠的伯父那里住几

个月。也许巴黎的葛朗台念头转到欧也妮。初次跑到内地的查理，便想拿出一个时髦青年的骠劲，在州县里摆阔，在地方上开风气，带一些巴黎社会的新玩艺来。总之，一句话说尽，他要在索漠比在巴黎化更多的时间刷指甲，对衣著特别出神入化，下一番苦功，不比有些时候一个风流年少的人倒故意的不修边幅，要显得潇洒。

因此，查理带了巴黎最漂亮的猎装，最漂亮的猎枪，最漂亮的刀子，最漂亮的刀鞘。他也带了全套最新奇的背心：灰的，白的，黑的，金壳虫色的，闪金光的，嵌水钻的，五色条纹的，双叠襟的，高领口的，直领口的，翻领的，钮扣一直扣到脖子的，金钮扣的。还有当时风行的各式硬领与领带，名裁缝蒲伊松做的两套服装，最讲究的内衣。母亲给的一套华丽的纯金梳妆用具也随身带了。凡是花花公子的玩艺儿，都已带全；一只玲珑可爱的小文具盒也没有忘记。这是一个最可爱的——至少在他心目中——他叫做阿纳德的阔太太送的礼物。她此刻正在苏格兰陪着丈夫游历，烦闷不堪，可是为了某些谣言不得不暂时牺牲一下幸福。他也带了非常华丽的信笺，预备每半个月和她通一次信。巴黎浮华生活的行头，简直应有尽有，从决斗开场时用的马鞭起，直到决斗结束时用的镂工细巧的手枪为止，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出门打天下的随身家伙，都包括尽了。父亲吩咐他一个人上路，切勿浪费，所以他包了驿车的前厢，很高兴那辆特地定造、预备六月里坐到巴登温泉与贵族太太阿纳德相会的，轻巧可爱的轿车，不致在这次旅行中糟蹋。

查理预备在伯父家里碰到上百客人，一心想到他森林中去围猎，过一下宫堡生活。他想不到伯父就在索漠；他在这儿问起葛朗台，只是为了打听去法劳丰的路；等到知道伯父

在城里，便以为他住的必是高堂大厦。索漠也罢，法劳丰也罢，初次在伯父家露面非体体面面不行，所以他的旅行装束是最漂亮的，最大方的，用当时形容一个人一件东西美到极点的口语说，是最可爱的。利用在都尔打尖的时间，他叫了一个理发匠把美丽的栗色头发重新烫过；衬衫也换过一件，带一条黑缎子领带，配上圆领，使那张满面春风的小白脸愈加显得可爱了。一袭小腰身的旅行外套，钮扣只扣了一半，露出一件高领羊毛背心，里面还有第二件白背心。他的表随便纳在一只袋里，短短的金链系在钮孔上。灰色裤子，钮扣都在两旁，加上黑丝线绣成的图案，式样更美观了。他极有风趣的挥动手杖，雕刻精工的黄金柄，并没夺去灰色手套的光泽。最后，他的便帽也是很大方的。

只有巴黎人，一个第一流的巴黎人，才能这样打扮而不至于俗气，才有本领使那些无聊的装饰显得调和；给这些行头做支援的，还有一股骠劲，表示他有的是漂亮的手枪，百发百中的功夫，和那位贵族太太阿纳德。

因此，要了解索漠人与年轻的巴黎人彼此的惊讶，要在堂屋与构成这幅家庭小景的灰暗的阴影中，把来客风流典雅的光彩看个真切的话，就得把几位克罗旭的模样悬想一番。三个人都吸鼻烟，既淌鼻水，又把黄里带红、衣领打皱、褶裥发黄的衬衫胸饰沾满了小黑点：他们久已不在乎这些。软绵绵的领带，一扣上去就缩成一根绳子。衬衫内衣之多，一年只要洗两次，在衣柜底上成年累月的放旧了，颜色也灰了。邋遢与衰老在他们身上合而为一。跟破烂衣服一样的衰败，跟裤子一样的打皱，他们的面貌显得憔悴，硬化，嘴脸都扭做一团。

其余的人也是衣冠不整，七零八落，没有一点儿新鲜气象，跟克罗旭他们的落拓半斤八两。内地的装束大概都是如

此，大家不知不觉的只关心一副手套的价钱，而不想打扮给人家看了。只有讨厌时装这一点，台·格拉桑与克罗旭两派的意见是一致的。巴黎客人一拿起手眼镜，打量堂屋里古怪的陈设，楼板的梁木，护壁板的色调，护壁板上数量多得可以标点《日用百科全书》与《政府公报》的苍蝇矢的时候，那些玩摸彩戏的人便立刻扬起鼻子打量他，好奇的神情似乎在看一头长颈鹿。台·格拉桑父子虽然见识过时髦人物，也跟在座的人一样的惊讶，或许是众人的情绪有股说不出的力量把他们感染了，或许他们表示赞成，所以含讥带讽的对大家挤眉弄眼，仿佛说："你们瞧，巴黎人就是这副腔派。"

并且他们尽可从从容容的端相查理，不用怕得罪主人。葛朗台全副精神在对付手里的一封长信，为了看信，他把牌桌上唯一的蜡烛拿开了，既不顾到客人，也不顾到他们的兴致。欧也妮从来没见过这样美满的装束与人品，以为堂兄弟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妙人儿。光亮而鬈曲有致的头发散出一阵阵的香气，她尽量的闻着，嗅着，觉得飘飘然。漂亮精美的手套，她恨不得把那光滑的皮去摸一下。她羡慕查理的小手，皮色，面貌的娇嫩与清秀。这可以说是把风流公子给她的印象作了一个概括的叙述。可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姑娘，只知道缝袜子，替父亲补衣裳，在满壁油腻的屋子里讨生活的，——冷静的街上一小时难得看到一个行人，——这样一个女子一见这位堂兄弟，自然要神魂颠倒，好象一个青年在英国圣诞画册上看到了那些奇妙的女人，镂刻的精巧、大有吹一口气就会把天仙似的美女从纸上吹走了似的。

查理掏出一条手帕，是在苏格兰游历的阔太太绣的，美丽的绣作正是热恋中怀着满腔爱情做成的；欧也妮望着堂兄弟，看他是否当真拿来用。查理的举动，态度，拿手眼镜的

姿势，故意的放肆，还有对富家闺女刚才多么喜欢的那个针线匣，他认为毫无价值或俗不可耐而一脸瞧不起的神气，总之，查理的一切，凡是克罗旭与台·格拉桑他们看了刺眼的，欧也妮都觉得赏心悦目，使她当晚在床上老想着那个了不起的堂兄弟，睡不着觉。

〔法国〕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P.32～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 绅士装

饭也没吃，他（戴愉）就开始梳洗打扮。洗澡、梳头、换上雪白的衬衣并且洒上了香水。然后在一套笔挺的咖啡色呢子西装外面，套上了蓝呢子大衣。最后才是一顶英国出品的呢子帽戴到他油亮的头上。

〔中国〕杨沫《青春之歌》P.575，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3月北京第2版。

张老是足登缎靴，里面趁着鱼白漂布，上身儿油绿绉绸，下身儿的两截夹袄。宝蓝亮花儿缎袍子，钉着双白朔鼠儿袖头儿，石青哈喇寒羊皮四不露的褂子，羖种羊帽子，戴着个金顶儿。原来安老爷因家中办喜事，亲家老爷没个顶带，不好着石青褂子，虑到众亲友错敬了，非待亲戚之道。适逢其会，顺天府开着捐班例，便给他捐了个七缺后的候选未入流。头上便有了这个朝廷名器。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508，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主人是四十来岁的男子，长着黑头发和梳理好的胡须：穿戴得非常华丽：戴了大量的珠宝饰物——全都比一般绅士们通常戴的要大三倍光景——外面再加上一件粗质地的大衣。他下车就把左手插进大衣的一只口袋，同时用右手从另外一只口袋里掏出一条非常耀眼的丝手绢，用它掸一掸靴子上的一两点灰尘，然后把它捏在手心里，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胡同。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下P.665，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他一面说着一面脱掉斗篷，里面露出最道地的骑士打扮来：深红缎子的紧身上衣已经满是油垢，饰孔和开叉都是用一度曾是白纱而现在破旧不堪的料子做成的；紧身上衣下面是深红缎子短裤；短裤下面是补缀着许多补丁的腿裹（现在我们叫作长袜），正象鲍因斯的袜子一样，一度是桃色的；脚上穿着一双很不宜于在露水中行走的跳舞鞋；身上斜披着一条宽肩带，带上的绣花已经玷污——这就是这位骑士的全副装束。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官》P.43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车掌刚说完，我伯父的面前立刻就出现了一位青年绅士，戴着扑粉的假发，穿一件天蓝色的上衣，滚了银边，衣裙非常饱满和宽大，里面衬着硬麻布。那印花布和背心上有'铁近和威普斯'的字样，所以我伯父马上知道了那所有的料子。他穿了短裤，在他的丝袜和带着扣子的鞋上面打着一副裹腿；他的手腕那里打了襞褶，头上戴着一顶三角

帽，身上佩着一把细长的剑。背心的垂边拖到大腿的半中间，蝶形领结的头子拖在腰里。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下P.816，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他的服装的确没有好好整理过，全部零落不堪，很容易使人想到他曾和衣而睡。这服装包含着一件棕黄色紧身上衣，前面缀满了铜钮，后面却只剩下一个；一条彩色鲜明的棋盘格领巾，一件呢背心，脏污了的白色裤子，一顶直不起腰来的礼帽，前后颠倒，为的是隐藏帽边上的一个破洞。上衣的胸部装饰着一只缝在外面的口袋，一条又大又不讨人喜欢的手巾从那里露出了最干净的一角。龌龊了的衬衫袖子尽量向下拉，显然是想把它卷在袖头的外面。他没有手套好展览，却拿着一根直头的黄色手杖，杖顶嵌着一只骨雕的手，小指头上还套着一个类似指环的东西，掌内又握着一个黑球。本身具备了这么多的优越条件（在这些条件上面还可以加上一股浓厚的烟味，和外表上那种永远要保持下去的油腻），斯威夫勒先生很得意地往后靠在椅子背上，眼睛盯住了天花板，为了配合必要的琴键，他偶然也提高喉咙，款待在座的人一两段凄惨的小调，然后又在歌声中间，突然回到他先前的沉默里。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21～2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他是一个高个儿，有一张橄榄形的脸，黑色的长头发，一副很浓的在下巴下面连成一片的络腮胡子。他没有打领带，因为打了一天的球，他的敞开的衬衫领子里

露出茸茸的毛。头上戴着一顶普通的十八便士一顶的法兰西式便帽，上面垂下一大撮漂亮的缨络，和他的粗斜纹布上衣偏巧非常调和。他的腿很长，但苦于很衰弱，穿上一条紫兰色的裤子，足以显出它们的匀称。不过因为系得马虎，而且掉了些钮子，所以两条裤管不甚雅观地垂在一双后跟塌得厉害的鞋上，露出一双纯白的袜子。他全身有一种放荡的、光棍派头的时髦和一种嚣张的流氓气，那是举世无双的无价之宝。

〔英国〕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下P.688，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 贵族装

是日，安老爷因是个喜庆日期，兼要叩谢天恩祖德，便穿了件纵锦打边儿加红配绿的打子儿七品补子的公服。安太太、舅太太都是铜子氅衣儿。张亲家老爷，先两日早回了庄园，新置了一套羽毛袍套。亲家太太又作了一件绛色状元罗面，月白永春里子的夹纱衫子，穿的纱架也似的。金、玉姐妹此刻是钦点翰林院编修、探花郎的孺人了；按品汉装，也挂上朝珠，穿着补服。两个人要讨婆婆的欢喜，特地把安太太当日分赏的那两只雁塔题名的雁钗，戴在头上。事有凑巧，恰值何小姐前几天，收拾箱子，找出何太太当日戴的一只小翠雁儿来，嘴里也含着一挂饭珠流苏，便无心中给了那个长姐儿。她这日见两奶奶都戴着双翠雁儿，也把那只戴在头上，婢学夫人，十分得意。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668，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他绝不会相信，非洲新领导们是些肥头胖脑，长着一张豺狼般的嘴，手指上戴着闪闪发光的宝石戒指，额发散发着馥郁的芳香。他们穿的白色、蓝色、黑色或绿色的衣服都是用华丽的云纹绸和其他昂贵的高级绸料缝制的，就象暹罗猫的毛皮那样的光滑，在他们的肩上上下滑动；他们的皮鞋就象打了蜡似的反射出耀眼的亮光，走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苏丹〕塔依布·萨利赫《移居北方的时期》（又译名《风流赛义德》）P.102，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现在来到两个君主面前的使者，穿着纹章官的长袍，长袍绣着他主人的纹章，在纹章之间占据特殊地位的是一个野猪头，照老练的行家看来，这个野猪头在于炫耀，并不完全符合纹章的规则。纹章官的服饰经常是十分华丽的，这个纹章官的衣服上布满了金银绦带、绣花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装饰品。帽上的羽毛那么高，仿佛是用来打扫天花板的。简而言之，他的服饰夸张地讽刺了纹章官俗丽的服装，不仅他的衣服每一部分都有野猪头，甚至他的帽子上也有这个形象，而且伸出舌头，露出血淋淋的獠牙，或者更恰当地说，张着血盆大口。乍一看去，这纹章官身上有一种畏怯和佯装大胆互相混合的东西，仿佛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冒险勾当，只有大胆才能救他。在他向两位君主致敬的态度上，这种畏惧和放肆混合的东西也是容易察觉的，而且他还显得滑稽、笨拙，对于纹章官——惯于在宫廷中周旋的人来说，这是十分奇怪的。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509，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贵妇装

虽然看不到这两位妇女是什么脸子，却见他们穿着花绸旗袍，短短的罩着淡黄或橘红的羊毛绳短大衣，红绿色的高跟皮鞋，在光腿下越发引人注意。头发烫着麻花纹儿，脑后披着七八绺，这便是新自上海流窜入内地的装束。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38，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却见西门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走下楼，花绸旗袍上罩了一件空花结绳小背心。她本是身体颇胖的人，那小背心成了小毛孩的围巾了。她梳了两个辫子，每根辫梢上扎了一束翠蓝辫花，手里抱着一只手皮包，脚踏红绿皮高跟皮鞋，走得如风摆柳似的摇撼。

[中国]张恨水《魍魉世界》P.29～30，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

只见那太太穿一件鱼白的百蝶衬衣儿，套一件绛色二个五蝠捧寿织就地景儿的氅衣儿，窄生生的领儿，细条条的身子，周身绝不是那大宽的织边绣边，又是甚么猪牙绦子，狗牙绦子的，胡镶滚作，都用三分宽的石青片金窄边儿，拓一道十三股里外挂金线的绦子，正卷着二摺袖儿；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扎着大壮的猩红头把儿，撇着一枝大如意头的扁方儿，一对三道线儿的玉簪棒儿，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却不插在头顶上，倒掖在头把儿后边，左边翠花上，关着一路三根大宝石抱针钉儿，还带着一枝方天

戟，拴在八棵大东珠的大腰节坠角儿的小桃，右边一排三枝刮绫刷蜡的蠹枝儿兰枝花儿；年纪虽近五旬，看去也不过四十光景，依然的乌鬓黛眉，点脂敷粉；待人是一团和气，和气的端庄；开口有几句谦词，谦词的尊贵；高华富丽，慈厚和平，和安老爷配起来，真算得个子子孙孙的天亲，夫夫妇妇的榜样。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314，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只见门外錾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10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如吉提所那么切望，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长袍，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膊，和那长着细嫩的小手的圆圆的臂膀全露在外面。长袍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在她头上，在她那乌黑的头发——全是她自己的，没有搀一点儿假——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三色紫罗兰花环，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缎带上也有着同样的花。她的发式并不惹人注目。引人注目的，只是

常散在她颈上和鬓边的她那小小的执拗的发鬈，那增添了她的妩媚。在她那美好的、结实的颈子上围着一串珍珠。

吉提每天看见安娜；她爱慕她，而且常想像她穿淡紫色的模样，但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色衣裳，她才感觉到她从前并没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现在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现在她才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她的魅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服装，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决不会惹人注目。她那镶着华丽的花边的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就并不醒目的；这不过是一个框架罢了，为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115～11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斯金纳夫人喜欢准时。她已经装束停当，身上穿的那件黑丝袍子既跟她的年龄相称，也适合她对新近亡故的女婿的悼念；这当儿，她正要往脑袋上戴一顶小帽。戴不戴这顶帽子，她倒有点犹豫不定，因为帽子上装饰的白鹭羽毛很可能引起她在宴会上必将遇到的几位朋友尖刻的非议；为了取得羽毛而屠杀那些美丽的白鸟，确实令人震惊，尤其是在交尾季节更加要不得；可是话说回来，这些羽毛如此漂亮而时髦，拒绝不要嘛，又显得太愚蠢了，何况还会触伤女婿的感情。他从婆罗洲那么老远的地方把羽毛带回来，希望她满心爱悦。凯瑟琳当时见到这几根羽毛就不大痛快，如今出了那桩事之后，她也准保后悔不该那样，不过凯瑟琳压根儿就没对哈罗德有过真正好感。斯金纳夫人站在梳妆台前琢磨来琢磨去，临了还是把帽子戴上了，这毕竟是她唯一的一顶漂亮的帽子啊！她用一枚顶端嵌着一棵大煤玉珠子的

发针把它卡住。要是有人跟她谈起这几根羽毛，她也有话可答。

［英国］毛姆《赴宴之前》，选自《毛姆短篇小说集》P.188，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门框里，那位钻石希尔德象个可怕的幽灵似的站在那里。她上身披着一件玫瑰色绣花晨衣，头上的假发跟上次见到时一样，又有点歪。皮肤光滑，显得苍白。这次希尔德手腕上带着一只镶嵌金刚钻的、古色古香的手镯，手指上的两只戒指，一只正中间是一块大宝石，另一只上是一颗硕大的珠子。由于这次假发有点滑向前额，所以露出了耳后发黄的皮肤，紧绷的皮肤由于染色细胞过多而留下了一道红印，很显然是经过整容把脸部松弛的皮肤拉向耳后造成的疤痕。她用一双正好同她穿的那件玫瑰色的晨服相配的玫瑰色眼睛盯着我们，由于愤怒，显得很激动。

［奥地利］约·马·西默尔《天晓得》P.409，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军人装

将官是中等身材。愁蹙的面孔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看他的面貌并不象一个军人，但他穿的是一身浅栗色的帆布军服。军帽是软顶的一种，仿效着苏联的赤卫军式，把帽顶的大部分垂在脑后。军服上没挂皮带，也看不出有甚么特殊的徽章，下边的马裤上也没套皮裹腿。脚上穿的是一双浅绿色的帆布胶皮鞋。手里不仅没有

拿皮鞭，甚至连皮篋都是没有抱的。

这服装的随便却是表示着他的官阶的优越。

革命军还雌伏在岭南的时候，所有高级的将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照例是忠实的“三皮”主义者，便是手拿皮鞭，肩披皮带，脚裹皮裹腿，几乎是成为了革命军人的象征。这在初期本来是富有刺激性的一种服装。装束的本身比从前沿用清朝末年所采用的，长统大袖的北洋军服，蹒跚的裤脚，手里拿着指挥刀，脚上穿着长统靴的，是已经娇捷轻灵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中国]郭沫若《骑士》，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39～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新鲜劲儿刚一过去，我已经讨厌那身制服了。它不教任何人尊敬，而只能告诉人：“臭脚巡”来了！拿制服的本身说，它也很讨厌：夏天它就像牛皮似的，把人焖得满身臭汗；冬天呢，它一点也不像牛皮了，而倒像是纸糊的；它不许谁在里边多穿一点衣服，只好任着狂风由胸口钻进来，由脊背钻出去，整打个穿堂！再看那双皮鞋，冬冷夏热，永远不教脚舒服一会儿；穿单袜的时候，它好像是两大篓子似的，脚指脚踵都在里边乱抓弄，而始终找不到鞋在哪里；到穿棉袜的时候，它们忽然变得很紧，不许棉袜与脚一齐伸进去。有多少人因包办制服皮鞋而发了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脚永远烂着，夏天闹湿气，冬天闹冻疮。

[中国]老舍《我这一辈子》，选自《现代中篇小说选》第三辑P.23，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

只见那老头儿，不是前番的打扮了，脚下登着双包绦子实纳转底三冲的尖靴，老俏皮衬一件米汤娇色的

春绸夹袄，穿一件黑儿绛色库绸羔皮儿缺襟袍子，套一件草上霜吊混膘的，里外发烧马挂儿，胸前绕挂着一盘金线菩提的念珠儿，又一个汉玉圈儿，拴着个三寸来长起玳瑁须梳儿。那种羊帽四两重的红缨子上头，带着他那武秀才的金顶儿。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40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只听外边大嚷："掌柜的在那儿呢？"掌柜的慌忙跑出去。只见一个人，戴了亮蓝顶子，拖着花翎，穿了一双抓地虎靴子，紫呢夹袍，天青哈喇马褂，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了个双红名帖，嘴里喊："掌柜的呢？"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3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个人身躯高大、匀称，军人派头，跟两个矮小、瘦弱的波希米亚人完全相反。在他那宽宽的肩带上，悬着一柄硕长的宝剑；裤子有许多岔口和各种颜色的丝织褶子，是用无数纽带跟紧身的水牛皮上衣系在一起的，上衣右边的袖子上现出一个银色的野猪头——他的头目的标记。蛮悍地歪戴着的一顶小帽勉强遮住浓密的头发，头发垂在宽大的面孔两边，跟四英寸长的浓密大胡子连成一气。他手执一杆长矛。凭他的服饰和装备，马上可以断定他是个德国冒险家。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255，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全身的披挂都很出色。他头上戴一顶苏格兰民族帽，帽上装饰着一束翎毛，翎毛是用一个银扣环固定的，扣环上有个圣母像，这类扣环是国王赏给苏格兰卫队

的。国王有一次迷信发作，竟把卫队的宝剑献给圣母；有些历史学家甚至说，他还进一步把圣母当作枪手头目的称号。他那铠甲上的颈圈、护肘和护胸，都是用精巧的镀银优质钢做成的，而他的锁子甲则象冬天的早晨羊齿植物和石南上的霜花那般闪闪发亮。他穿着昂贵的蓝色丝绒缝成的宽大短上衣，象宫廷纹章官的衣服一样两侧开口，背上和胸前都绣着银色的圣安得烈十字架。护膝和护腿是用鳞片钢做成的；铁皮包的靴子保护着双脚；右肋挂着一把粗大的匕首（叫做“上帝的仁慈”），左肋绣花吊带上悬着一把双柄宝剑。然而，达威德看见“伤疤脸”卢多维克时，卢多维克为了方便取下了笨重的宝剑，却把它握在手里，因为军事规章禁止他跟它分开。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5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直到这会，潘·扬才开始端详起这位新人。确实，这人算得上是个怪人。头一眼就看到，这是个高得出奇的人物，高到从脚到头竟象一堵墙。高倒不妨，偏又瘦成皮包骨，这就使他份外显得高。他的肩臂是宽的，脖儿筋肉坚韧，表明他有非凡之力。他的肚子从胸口以下干瘪瘪的，如同饿饭饿得快死的样子。他穿一套剪裁讲究的窄袖口的灰色紧身衣，脚着一双时下立陶宛人流行穿的瑞典高统皮靴，腰眼系一条宽宽的塞得满满的麋皮腰带。可因为腰眼衬不住，竟滑落在屁股头上。正是在这腰带上，却别一把十字军时代的古剑，它长到这种程度，几乎足够从地面直齐到这位大个头的肩拐。如果有谁看到这把剑觉得胆寒，那将是多余的，其实，他只消把这剑的主人的尊容瞥上一眼，准定他就

能放心地松口气儿。你见到的这张脸儿，几乎跟他的人一样瘦。饰着两条吊眉，一双垂视的眼睛，胡须是亚麻色的。可脸的神色，显示着一种孩童似的稚气和诚挚。而这副须眉，给他凭添了一种深思的、焦虑的，又令人觉得可笑的神色。此人看去，俨如是受人排挤倒了霉的角色，但因为他的脸相显得憨直，并且表露着彻底的军人自制的气质，斯克谢图斯基头一眼见到他，就打心眼里喜欢他了。

[波兰]显克微支《火与剑》上册P.32，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他披着一件鲜红面子、深红里子的光缎斗篷，相貌当初一定很漂亮，现在却有点苍白和愁苦——脑袋上一头长头发，两鬓垂着两绺长爱发，完全是臭保王党骑士的打扮，也正是博学的波里恩先生所说的那种丑陋的爱发——耳朵上戴着一块宝石，肩膀上披着一条蓝围巾，活象是国王的一位大将军，头上戴着白羽毛和系特别帽带的帽子。

我一看见他就发起抖来，门厅里的枪兵也显得害怕的样子，而且吓得把衔在嘴里准备用来装马枪的子弹，也咽进肚子里去啦，关于这一点，他们以后会证实的。不，就连最凶猛的狼狗和猎鹿犬一看见他也逃走，爬进它们的窝里和洞里，断续地低声哀叫了。他已经来到门厅的中间，可是看来还和普通人差不多，只是衣着有点儿古怪：他的斗篷底下是一件鲜红缎面、黑绒透花的紧身上衣，耳朵上戴着一块宝石，鞋上是大朵玫瑰花，手里抓着一条手帕，还不时用它按左胁。

[英国]司各特《皇家猎宫》P.212～21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他的头上缠着小小的红色头巾，头巾上用银色扣绊扣着一支失去光泽的羽毛；他的上衣，式样很象阿尔

巴尼亚轻骑兵制服（这种骑兵是当时威尼斯人在他们的港湾到东部各地募集的），是绿色的，镶着磨旧了的金边；肥大的灯笼裤本来是白色的，现在却肮里肮脏，拥聚在膝头下面，而晒得黑黑的脚是赤裸裸的，只有一副交叉的带子把一双凉鞋系在脚上。在这古怪骑手宽大的红色腰带里，右边插着一把匕首，左边挂着一柄摩尔人的短弯刀；破旧的肩带上悬着的一个号角，是用来宣布他到达的。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234，山东人民出版社。

## 其他装

哪个年轻的人不爱漂亮呢？在我年轻的时候，给人家行人情或办点事，我的打扮与气派教谁也不敢说我是个手艺人。在早年间，皮货很贵，而且不准乱穿。如今晚的人，今天得了马票或奖券，明天就可以穿上狐皮大衣，不管是个十五岁的孩子还是二十岁还没刮过脸的小伙子。早年间可不行，年纪身份决定个人的服装打扮。那年月，在马褂或坎肩上安上一条灰鼠领子就仿佛是很漂亮阔气。我老安着这么条领子，马褂与坎肩都是青大缎的——那时候的缎子也不怎么那样结实，一件马褂至少也可以穿上十来年。在给人家糊棚顶的时候，我是个土鬼；回到家中一梳洗打扮，我立刻变成个漂亮小伙子。我不喜欢那个土鬼，所以更爱这个漂亮的青年。我的辫子又黑又长，脑门剃得锃光青亮，穿上带灰鼠领子的缎子坎肩，我的确像个“人儿”！

［中国］老舍《我这一辈子》，选自《现代中篇小说选》第三辑P.10、11，宝文堂书店1984年版。

只见她（许凤）今天走路特别带劲，装束也换了，脱去了那宽大的老太太式的旧浅蓝衣裳，换上了大扫荡前常穿的那紫花色白方格紧身裤褂，腰里又束了皮带，挂着手枪，穿一双紫花布纳割绒圆口鞋，披着一件绛紫色夹袄，飘飘地迈着快步走到跟前来。

［中国］雪克《战斗的青春》P.94～95，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新3版。

史进住了几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进带去的庄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银两，打拴一个包裹，余者多的尽数寄留在山寨。史进头带白范阳毡大帽，上撒一撮红缨，帽儿下裹一顶混青抓角软头巾，项上明黄缕带，身穿一领白纻丝两上领战袍，腰系一条查五指梅红攒线搭膊，青白间道行缠绞脚，衬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铜镟磬口雁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辞别朱武等三人。众多小喽啰都送下山来，朱武等洒泪而别，自回山寨去了。

［中国］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P.40，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何玉凤这才毁却残妆，换下孝服。原来汉军人家的服制甚重，多与汉礼相同，除了衣裙，甚至鞋脚，都用一色白的。那姑娘穿了这一身缟素出来，越发显得如闲云野鹤一般，有个飘然出世光景。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31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只见那人头上罩一方大红绉绸包头，从脑后燕尾边兜向前来拧成双股儿，在额上扎一个蝴蝶扣儿。上身

穿一件大红绉绸箭袖小袄，腰间系一条大红绉绸重穗子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红绉绸甩裆中衣，脚下的裤腿儿看不清楚，看只是登着一双大红香羊皮挖云实纳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挂着一张弹弓，背上斜背着一个黄布包袱，一头搭在右肩上，那一头儿却向左肩胁下掏过来系在胸前；那包袱里面是甚么东西，却看不出来。只见她芙蓉脸上，挂一层威凛凛的严霜，杨柳腰间，带一团冷森森的杀气。雄赳赳，气昂昂的，一言不发闯进房去。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8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丫鬟报说："宝二爷来了。"一语未完，只见宝玉头上带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黛玉不觉笑了："那里来的渔翁！"宝玉忙问："今儿好些？吃了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一面说，一面摘了笠，脱了蓑衣，忙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住灯光，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觑着眼细瞧了一瞧，笑道："今儿气色好了些。"

黛玉看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绵纱袜子，靸著蝴蝶落花鞋。黛玉问道："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也倒干净。"宝玉笑道："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双棠木屐，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下了。"

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猬似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闲常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罢了，惟有这斗笠有趣：上头这顶儿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顶子来，只剩了这个圈子；下

雪时，男女都带得。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戴。”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627～6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过了一会，出现一个女人，皮克西沃称之为“一堆会走路的垃圾！”的确，你只看见一件套着一件的破烂衣衫，因为时令关系四边都沾满泥浆，底下是一双粗腿，一双臃肿的脚，套着千补百衲的袜子，穿着裂缝里渗出水来的鞋子。一大堆破布上面耸起着一张脸，活像夏莱笔下的扫街女人，包着一条经纬磨光的头巾。

那女的拿着一把一七九三年代的雨伞，当拐杖一般撑着身体。

［法国］巴尔扎克《搅水女人》P.279～28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在这幅画图里，有足够再作二十次使人倾倒的材料。在屋里不戴帽子，她那种怨天尤人的郁闷，就未免太明显了；但是她出门的服装，却能把她这种郁闷掩饰，使它变得柔和，因为出门的服装，总有一种缓缓的情态，无论哪一部分，棱角都不十分明显，因此，她的面目，从那样一簇衣饰里露着，就仿佛从云雾里露着一样，分不大清楚哪是肉体，哪是衣服。

［英国］哈代《还乡》P.33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他身上穿的蒙古袍，由于风吹日晒，汗渍侵蚀，加上破绽的地方补着五颜六色的补丁，使人再也无法辨认究竟是用什么布料做成的。

他的宽阔而富有棱角的肩膀上，横挎着一支被硝烟熏黑

了枪筒的火枪；擀毡的粗黑的头发上，缠着一条浅色的陈旧的蓝洋布头巾；挂满了尘土而变得灰苍苍的浓眉下的一对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缓慢地睐动着。从他那由于长途跋涉的艰辛而沁满汗珠的黑红的脸庞以及由于沉重的心情而闷闷不乐地赶路来看，难以判断他主要是因为劳累，还是愤懑。

[蒙古]策·洛岱丹巴《清澈的塔米尔河》P.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他发觉自己已站在一个年约三十八至四十岁的男子面前。那人穿着一套突尼斯人的服饰，就是说，一顶红色的便帽，帽上垂下一长绺蓝色的丝穗，一件绣金的黑色长袍，深红色的裤子，同色的扎脚套，扎脚套很宽大，也象长袍一样是绣金的。一双黄色的拖鞋；他的腰部围着一条华丽的丝带，腰带上插着一柄锋利的小弯刀。虽然他的脸色苍白得象死人，但这个人的脸实在漂亮；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象是具有穿透力的；鼻梁笔直，几乎和额头齐平，纯粹是希腊型的鼻子；他的牙齿洁白得象珍珠，排得很整齐美观，牙齿上面是一丛黑色的髭须。

但那种苍白的脸色是很显眼的，或许他曾被长期囚禁在一座坟墓里，以致无法再恢复活人那种健康的肤色。他的身材并不十分高，但却极其匀称，而象法国南方人一样，手脚都很细巧。

[法国]大仲马《基度山伯爵》（二）P.387～38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气力非凡的人，他的文化不高，但心地善良，头脑清醒，光明磊落，富有胆量。他

的笑容是从一个身体强壮、慷慨大方、对己对人都平心静气的人所流露出来的，既无法形容，又难以评价。他的一双碧眼圆睛，有时眯成两道褐色细缝，徐徐闪出金光。他一贯如此，到老不变。他披着狐皮长袍，满脸胡须，长达胸部；虽然年事已迈，但须髯几乎未白，头发稠密，还编成一条大辫子，盘在脑后，外加宽大的僧帽。他就这样通过商业区，使人看来他不仅是五十年来一直是这座背靠大桥的城市以及这里整个山区的正教教士，也不仅是自有正教以来，而是有史以来，从洪水时代开始（当时世界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划分为为几个宗教，几个教会），他一直就是正教教士。

〔南斯拉夫〕伊沃·安德里奇《德里纳河上的桥》P.13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他长得俊秀苗条，目光柔和迷人，穿着总是象个二十岁的青年，蓬松的裤子，绣花的坎肩，宽宽的绿围腰，白黄色皮靴——靴子从上到下开口，在里边系着红带，这样好在走路时露出小腿。这是无论基督徒或是土耳其人中爱漂亮的年轻人都穿的。他歪戴帽子，让穗子雅致地落在右肩上，迈着带弹性的步子，到最好的理发师帕拉斯凯瓦斯先生的店里去刮胡子。他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都是如此。在路上，他不时停下来，向店家打招呼，开个玩笑或是喝杯拉吉酒。然后又轻快地朝前走，帽子戴得越来越歪。他愉快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结实匀称，运转得象一部好机器，愉快地感觉到自己无忧无虑。

〔希腊〕尼·卡赞扎基《自由或死亡》P.8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 八 动 物

## 虫

先前那匹硕大的红头苍蝇又回来了。照例蹲在那小而尖的鼻子上，翘起两条后腿，朝鼻孔中探望了好一会。接着，象有了新的发见，这勇敢的小东西就沿着鼻梁往上走，终于在眼角停住，很敏捷地舐了一下堆在那里的眼屎，便搓着一对前腿，表示它实在有说不出的得意。

[中国]茅盾《一个够程度的人》选自《茅盾短篇小说集》P.7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刚要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宝钗意欲扑了来玩耍，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向草地下来扑。只见那一双蝴蝶忽起忽落，来来往往，穿花度柳，将欲过河去了。倒引的宝钗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池中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娇喘细细。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3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一只蝉蜕正伸着月牙形状的粗大前肢，紧紧地攀附在树干上。这是一套全身红灿灿的微型盔甲，背部的正中央裂有一条口子。再仔细打量一下树干，可以发现比蝉蜕高三、四寸的地方，纹丝不动地停着一只蝉。难怪它一点没有惧怕人的样子，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只蝉刚出世不久，它还很嫩，身体也是软的。这只虫儿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在静心体察着空气的神秘性。它那柔软而未发育完全的整个

蝉翼都是乳白色的，而且小得缩在一起，显得不胜可怜和可悲。只有身上的绿色条纹特别显目。这是一种鲜明而令人愉快的绿色，它顿时使他联想到从豆种的白色裂口中萌发出来的双叶嫩芽。其实不光是颜色，那整个蝉翼就仿佛是植物的萌芽。……要是更加仔细地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在这小虫扁平的头顶中央，极其精巧地镶嵌着一块比微小的红宝石更为玲珑剔透的东西。这形同宝玉似的东西在科学上叫什么名称呢？也许是叫“单眼”吧。但他对此是一窍不通的。然而他觉得自己要比任何人更懂得它的美。这美使他感到这微不足道的小虫的诞生是神圣的、令人膜拜的，所以也是异常有份量的。

……

看着看着，那缩紧的蝉翼渐渐舒展了。与此同时，蝉翼那半透明的乳白色在一点一点却也很明显地变化成无色透明的了。于是，蝉身上那象萌芽似的鲜嫩的绿色，也相应地渐渐变黑，就象青草的嫩绿色在向常青树木的那种深绿色转化，并且很明显地显示出某种实际强度。

〔日本〕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选自《更生记》P.213～214，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他每天过的只是一种稀奇的显微镜下的生活，他整个的世界只限于他四周几呎以内的地带。他的熟朋友只是在地上爬的和在空中飞的小动物，那些小动物也好像把他收容在它们的队伍以内。蜜蜂带着跟他很亲密的神气在他耳边上嗡嗡地鸣，并且往他身旁那些石南花和常青棘花上爬，多得都把那些花儿坠到地上去了。琥珀色的怪蝴蝶，爱敦所独有而别处所永远见不到的，都随着他的呼吸翩跹，往

他弯着的腰上落，并且跟他那上下挥动的钩刀上发亮的尖儿逗着玩儿。翡翠绿的蚂蚱，成群结队地往他的脚上跳，落下来的时候，好像苯拙的翻跟头的，有的头朝下，有的背朝下，有的屁股朝下，看当时碰到的情形，还有一些，就在风尾草的大叶子底下沙沙地叫着，跟那些颜色素净不作一声的蚂蚱调情。大个的苍蝇，都从来没见过伙食房和铁丝网，并且还完全在野蛮的状态里，就在他四周嗡嗡乱鸣，并不知道他是个人。风尾草丛中间进进出出的长虫，都穿着最华丽的黄蓝服装蜿蜒滑动，因为那个时季，它们刚褪了皮，颜色正最鲜明。一窝一窝的小兔，都从窝里出来，蹲在小山岗上晒太阳，猛烈的日光把它们的薄薄的耳朵上那种柔细的皮肉都映透了，照成一种血红的透明体，里面的血管都看得出来。

〔英国〕哈代《还乡》P.3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 鸟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

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

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

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

那雪白的羹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

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钓鱼，整个的田便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象是有心人为白鹭设计

出的镜匣。

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立在小树的绝顶，看来象不是安稳，而它却很悠然。

〔中国〕郭沫若《白鹭》，选自《郭沫若文集》第十卷P.30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那光洁的湖面，就象是蓝色的天空。那一只只游弋在湖上的天鹅，宛若一朵朵白云在蓝天上轻轻地飘荡。白衣天使般的天鹅头顶上的红冠，好似那晶莹发光的宝石，在蓝色的湖水和白色的羽毛之间，显得异常的鲜亮。那一对对悠闲自得的天鹅，有的是雄天鹅用长喙为雌天鹅在脖颈上搔痒；有的是雌天鹅用长喙替雄天鹅梳理着翅膀上的羽毛；彼此间，不时轮流发出“咕咕”、“咕咕”的啼鸣，仿佛在唱着一支支爱情的歌曲……

……

“呯！”紧接着一声枪响，蓝色的湖面上，顿时腾起一片白云。慌乱惊恐的天鹅，遮天盖地地飞了起来，不断发出“叽叽呱呱”的叫声，好象是在呼唤自己的情侣。

……只见一只天鹅在湖面上扇动着翅膀，“呱呱呱”地挣扎着，发出一声声撕裂心肝的最后的哀鸣。不一会，随着殷红的鲜血在水面上漾开，那只天鹅渐渐地失去了声息，不动了，象一朵凝固的白云。

天鹅群在空中发出凄惨的鸣叫，仿佛在为它们同伴的死去，奏着哀乐。

〔中国〕张昆华《天鹅》P.217～219，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

那山上有一群大老雕，这种老雕特别肥大，住在岩石上，专门吃人肉，所以它不怕人，还专门往有人的

地方飞，以为是来给它们喂食。看见边巴站在悬崖顶上，有三只大老雕，奋力展翅，向他飞来。大概是他站的这个地方太高了，从碎石山到这悬崖，又有相当的距离，中间也没有歇脚的地方，那三只老雕吃力地飞着，飞着，有两只老雕支持不住，在高空盘旋了一会儿，发出失望的叫声，飞回去了。只有一只老雕，好象是抱定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扑打着翅膀，往上飞。边巴看着它快飞到悬崖上了，但又左右盘旋，降了下去。但它仍不甘心，展开双翅，在空中形成水平线，慢慢地飞翔，好象是在积蓄力量，准备作最后的冲击。过了一会儿，它“嘎嘎”地叫了两声，展动着巨大的翅膀，终于冲上了悬崖顶上。

〔中国〕降边嘉措《格桑梅朵》P.3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当人们欢呼“瑞雪兆丰年”的时候，却苦了那些小小的麻雀，它们群聚在房檐之下，啁啾低语，诉不尽饥寒交迫的滋味，把小脑袋缩进脖子里，愁苦地歪着头，在争辩着过冬之法。……

麻雀的争辩加剧了，形成一片喧嚷，如果我象公冶长那样能懂鸟语，那么，这场辩论一定很有味道。谷粒的诱惑和饥肠的怂恿，使它们全都振奋起来，但又分为两派：激进派主张冒险；稳健派主张谨慎。在第一轮发言中，似乎稳健派占了上风，搞得那些躁然欲出的冒险派不敢蠢动；可是，饥饿的肚肠的无言抗辩，比争吵更有力量，连稳健派也抵不住佳肴美馔的引诱。后来双方都做了让步，形成了即稳妥又大胆的折中方案——派出几个机伶小鬼做探险性的侦察。它们先在筛子四周蹦跳，用挑衅性的动作和叫声侦察火力点，慢

慢觉得那个张口怪物呆傻至极，绝无敌意，便冒死钻了进去，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忙吃几口，又飞出来；几次试探，增加了胆量，一边向伙伴们发出邀请的叫声，一边贪婪地美餐起来。

……。

那群麻雀终于打消了顾虑，连稳健派的首领也觉得自己的谨慎未免过分，它钻进筛子，吃得比激进派都沉着。但他们的警觉之心并没有泯灭，此时，只要有风吹草动，它们就会一轰而起。……

[中国]黎汝清《生与死》P.272～273，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一面想，一面只管走，不防廊上的鹦哥见林黛玉来了，嘎的一声扑了下来，倒吓了一跳，因说道："作死的，又扇了我一头灰。"那鹦哥仍飞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帘子，姑娘来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鹦哥便长叹一声，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韵，接着念道："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紫鹃听了都笑起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47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刘姥姥一一的领会，又向贾母道："谁知城里不但人尊贵，连雀儿也是尊贵的。偏这雀儿到了你们这里，他也变俊了，也会说话了。"众人不解，因问什么雀儿变俊了，会讲话。刘姥姥道："那廊下金架子上站的绿毛红

嘴是鹦哥儿，我是认得的。那笼子里黑老鸹子怎么又长出凤头来，也会说话呢。”众人听了都笑将起来。

[中国]曹雪芹、高鹗《红楼梦》P.56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几只长长的褐色金花鼠跑过大道，惊骇地吱吱叫着。它们的尖利的警惕的叫声和控制着草原的大沉默显得出奇地协调。几只公雁从道旁往土岗和山坡的顶上飞去。被太阳照得闪闪放光的雪白的小雁细碎而又喧闹地扇动着翅膀，往高空飞去，一直高入云霄，好像是在蔚蓝色的大海里游泳，脖子伸得直直地迅速地往前飞着，脖子上围绕着一圈像黑天鹅绒做成的结婚花环似的茸毛，越飞越远。飞出去有一百沙绳远的时候，又飞了下来，还是不断地扇动着翅膀，但是又似乎停在原处不动了。翅膀的蓬松的羽毛看上去就像沸腾的开水似的，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在各种草织成的绿色背景上，像一道白光似的最后闪了一次，消失了；雁不见了，被草吞没了。

到处都可以听到公雁的热情的“吱儿吱儿”叫唤声。葛利高里在旗尔河沿岸离开大道几步远的土坡顶上，骑在马上看见了一片大雁交尾的地方：平平正正的一圈土地，直径有一阿尔申半，已经被那些为了母雁而斗争的公雁的爪子给踏得结结实实。交尾场里面连一根小草茎都没有；场上只有一层一层平铺着的灰色尘沙，上面布满了十字形的爪印，还有四周的干蓬蒿和苦艾的茎子上挂着些有浅色花纹的、里面是粉红色的雁毛，这都是在斗争中从那些参加战斗的公雁的脊背和尾巴骨上撕下来的。不远的地方，从窝里跳出来一只很难看的灰色母雁。它像一个小老太婆似的驼着背，迅速地倒

动着两条腿，在去年的干枯的木樨丛下面跑过，犹豫不决地抬了抬翅膀，隐藏到里面去了。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37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那是一个很沉静的地方，而这类地方经常是这样的，只有一些在参天的古树枝头上筑巢的乌鸦的喧噪，一唱一和地在半空中互相召唤着。起初是一只羽毛光滑的乌鸦，环绕着它那个迎风摇摆晃动的破烂住处而翱翔，叫的声音很粗沙，好象很偶然似的，情调又很沉稳，仿佛只是对它自己讲话。另一只乌鸦答话了，于是它又叫起来，比以前更响了；接着另一个说话，接着又是一个；每一次那个带头的，因为遭到反驳而气恼，就越发坚持它的意见，叫个不停。其他的乌鸦本来是保持着沉默的，这会儿也从树枝里上下左右中四面八方地插进嘴来干涉；还有另外的一群，是刚从灰色的教堂尖顶和古老的钟楼窗口匆匆地赶来，也参加了这一场舌战，于是忽高忽低，忽起忽落，一直叫来叫去。在这场喧嚣的论辩进行中，它们总是飞到这飞到那，一会儿落到嫩枝上面，不断改换着地位，这对于那些长眠在苔藓和青草下面，忙碌了一辈子，并且在吵吵闹闹中把生命消耗掉的人们，正是一个很好的讽刺。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158～159，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机械师奥列克萨和巴格莱从屋里窜到街上，望着教堂方向的上空。那儿，在焦化厂吐出的橙黄色的烟雾中，仿佛被人驱赶着似的，高高地飞翔着白得耀眼的鸽子，

那大概是轧钢工人普拉皮尔内家的鸽子。是小伙子们，也许是鸽子的主人本人把它们小心地放上天，让它们飞到教堂上空、大团的浓烟之上的，以便使那些聪明的鸟儿在洁净的云层上空，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整个镇上都看得见，鸽子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在橙黄色的烟雾中出现，像鱼儿一样蹿动着。从地面上，只能觉察到它们在向高处飞去。当人们都望不见，以为消失了的时候，它们又在橙黄色的烟云中出现了。仿佛被风儿驱动着似的，掀动着银白色的翅膀。巴格莱仰头注视着鸽子，看着它们慢慢地、仿佛身后拖拽着教堂似的、顽强地向高处飞去，一圈又一圈地盘旋着，拖着教堂及其圆顶向高空飞去，而它们自己，则一直在这些有形的教堂和无形的、更高的教堂的上面振翅飞翔。

扎切普梁卡人对于这样的场面是不会无动于衷的。甚至那些值过夜班后睡意正浓、被呼唤鸽子的声音吵醒的人们，也睡眼惺松地走到户外，注视着普拉皮尔内家雪白的鸽子穿过黄得极不自然的焦化厂的烟云，慢慢地向高空飞去的情景。鸟儿们飞得越来越高，以便在高空呼吸一口未被酸酐污染的空气。

大学生站在激动的孩子们中间，一眼不眨地望着教堂上空，看着鸽子们忽而钻入浓云中消失不见，忽而又像白色的火星，银光闪闪地振翼翱翔……在他眺望天空的整个过程中，小伙子隐约感到有一个人的目光停在他身上。由于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天空，他没有能看到，是一双少女的浅绿色的敏锐眼睛，正从雅戈尔家的果树丛中注视着他。

〔苏联〕奥列西·冈察尔《大教堂》P.32，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当他又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不禁一怔，看见有个东西正敏捷地轻轻跃上一棵树干。原来那是一只小鸟，小鸟在他头上鸣叫着。嗒一嗒一嗒——活泼的小鸟用嘴啄着树干，仿佛它的脑袋是一把圆形的小锤子。他好奇地瞅着它。小鸟轻快地、悄悄地移动着。随后，它象老鼠似的窜下光溜溜的树干。小鸟的敏捷的悄悄的活动，使他蓦地起了一种厌恶的感觉。他抬起头，感到沉甸甸的。接着，小鸟跑出阴影，穿过一片静止不动的阳光，小脑袋飞快地一点一点，两只洁白的腿亮晃晃地闪了一下。它的体形多么匀称、结实，翅膀上覆着一片片白色的羽毛。那儿有好几只这样的鸟。它们漂亮极了——可是它们都象敏捷的、乱窜的老鼠似的在山毛榉的果实间悄悄地乱窜。

[英国]戴·赫·劳伦斯《劳伦斯短篇小说集》P.2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在那个时期里，奇怪的鸟都不声不响地从北极后面飞到棱窟槐这块高原上来；它们又瘦又秃，象鬼怪一般，眼里都含着凄惨的神情，因为它们在人迹不能到的北极地带，在寒气凝固血液、人类无法忍受的空气里，曾经亲眼见过奇伟可怕、难以想象的景象；曾经在北极光的闪光下，亲眼见过冰山的崩裂、雪山的滑动；曾经叫狂风暴雨和翻天覆地的回旋痉挛把眼睛弄得半明半瞎；它们的面目仍旧还保留着饱尝那种风光的神气。

[英国]哈代《德伯家的苔丝》P.392～39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 鱼

他掰了一块面包掷入水中说，只顾自己，有饭不和别人同吃的人是不配吃饭的。

突然有一条鲟鱼游过来嗅了嗅面包，接着用嘴碰了一碰，然后天真地张开嘴巴，大概以为面包就会自己掉进去的。正当它朝天张大着眼睛的时候，一条狡诈的白斑狗鱼突然利箭般冲过来，一口将它吞到肚子里去了。

一条鲤鱼正跃起捕食水面上的蚊蝇，压根儿想不到大难临头，也被它一口吞吃了。饱餐之后，白斑狗鱼潜到水下，一动也不动地呆在那里。小鱼儿见了它没命地逃，但它根本不屑一顾，正当它懒洋洋地休息时，另一条神速、贪婪、张着大嘴、腹内空空的白斑狗鱼，突然朝它猛冲过来。于是，它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互相被咬得遍体鳞伤，鲜血染红了水面。吃饱肚子的白斑狗鱼抵挡不住饥肠辘辘的白斑狗鱼的进攻；但是，它逃开以后，又发起反攻，象出膛的子弹一般，直朝对方冲过去；饿着肚子的那条张开嘴巴，正好等着它来，一口咬住了它大半个头；它想把它吐出来，但是不行，因为狗鱼的牙齿是朝里弯的。这两个对手就这样可悲地挣扎着。

［比利时］夏尔·德·高斯特《乌兰斯匹格传奇》P.128，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禽

本来只要走进鸡笼去，把那小屋检查一下便可水落石出的，但那只雄鸡是一匹好斗的军鸡，把笼子保守得就象一座难攻不破的碉堡。只要你一进笼去，它便要猛烈地向你飞扑，啄你。因此就要去取鸡蛋，都只好在夜间去偷营劫寨的。

……

小巧的母鸡照样在笼子里悠然地渔着食，羽毛和白鹤一样洁白而平顺，冠子和鸡冠花一样猩红，耳下的一部分带着一层粉白色，表示出勒葛洪种的特征，只是头顶上的一部分未免浅屑得一点，而且也不偏在一边。这鸡大约不是纯种吧？

〔中国〕郭沫若《鸡之归去来》，选自《郭沫若全集》第十卷，P.370、373、37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大小公鸡同时放进了竹篱。两只雄鸡互相对视了一会，小公鸡高啼一声，抖动着双翅，朝大公鸡扑了过来。大公鸡根本不把小公鸡放在眼里，它傲慢地伸出尖利的嘴，朝小公鸡一啄。小公鸡体小灵活，一低头闪了过去，大公鸡扑了个空，当它还没转过身来时，小公鸡已狠狠地撒掉了它一撮羽毛！

……

大公鸡受了三花酒的刺激，喔喔喔地啼了几声，声音宏亮，气势轩昂。小公鸡有点怯战了，闪过一边，采取防御战术。

大公鸡气势汹汹地猛扑过来，以泰山压顶之势，猛一下将小公鸡压在下面，使劲啄着小公鸡的鸡冠和脖子，鲜血直流！

……

小公鸡似乎是受到了主人的鼓励，猛一翻身，将大公鸡甩脱了。大公鸡体大笨拙，正想寻找敌人时，小公鸡突然从它脖子下蹿出来，狠狠地啄了大公鸡一口！

［中国］武剑青《失去权力的将军》P.295～296，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她在这里喂着一只公鸡叫腔得克立。啼喔报晓，四乡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的嗓子比教堂里礼拜天的琴声还来得美妙。他在棚舍里唱歌司晨，比一座钟或寺院中的时针还要准确。他天性能通晓那经度里昼夜平分线的每一转移，只消上升了十五度，他就啼唱起来，决不含糊，他的花冠红过精美的珊瑚，上面的锯齿象堡垒的雉堞；他的硬嘴黑得象乌玉一般晶亮；他的腿和脚趾象琉璃；他的爪比百合花还白，他周身的颜色象磨光的黄金。这位高贵的公鸡，手下管辖着七个母鸡，供他取乐，七个都是他的姐妹和情侣，看来和他一样精壮；而其中喉部色彩最美的就是坡德洛特小姐。她品性温柔贤淑，是一位良伴，举止温雅，自从她出生第七夜起，已把腔得克立的一颗心锁住了，而那把锁的钥匙却由她掌管；他爱她，实是他的幸福。红日上升的时分，听他俩合唱《我的爱远处去了！》一首歌，音调和协，煞是有趣。据我所知，那时的飞禽走兽都是能说能唱的。

［英国］杰弗雷·乔叟《坎特伯雷故事》P.327，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雏鸡全身披着黄毛，那粉红色的小尖嘴啄起来异常灵巧。它们还时时跑到孵化它们的母鸡身边，因为母鸡一声接一声地呼唤它们来吃它用翅膀盖住的新食。还有一些漂亮的小火鸡，十分白净，长着象青铜铸成似的绿腿，又神气，又淘气，跑起来要抬起小翅膀，叫起来象哭泣一样。那些已经长出羽毛的小鸭子，因为在水池子里泡过，全身挺脏，颜色灰不溜秋的，它们时而挤在一起昂首阔步，时而一声不响地扑向食料，狼吞虎咽，或者抬起头来抖动着大嘴叉，简直象把东西往喉咙里灌一样。最后来了一大帮小鹅和一只大鹅，显得笨头笨脑。大鹅踉踉跄跄地摆动着低垂的大肚子，烦躁不安地嘎嘎叫着，首先扑在大麦上，也不管是否踩倒了自己的孩子。这一伙叫声最大，因为它们时时都要抬起嘴巴，伸出蛇一般的脖子，互相吵嚷。公鹅喜欢啄那蹦跳不灵的母鸡，追赶鸭子，咬小火鸡，然后才跑到母鹅身边，为胜利而得意洋洋地叫起来。

随后，台阶前面出现了吱吱嘎嘎一片混乱，鸡鸭鹅混在一起，打起架来。

老母鹅啄小火鸡，小火鸡也展开了羽毛很硬的翅膀，气势汹汹地闪动着两只眼睛，放开嗓门咕嘟咕嘟地吼叫。一只长着扇面尾巴、因愤怒而冠子发红的大火鸡跳了起来，要用尖利的爪子抓那些长着绿颜色孔雀脑袋的公鸭，它们只吓得急急忙忙地逃跑，半路上还啄了一口食。

[波兰]莱蒙特《福地》P.460，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

## 畜

那匹科尔沁的黑褐马，在群马中间显得最突出。达尔罕王爷为了要用这匹马给自己争光，将它装饰得非常华丽。几条黄缎子飘带拴在马鬃上，马颈上套着用绸子扭编的花圈，金丝线拧成的短红穗挂在马额正中。皮制缰绳上配着铜嚼子。铜嚼子两端带着刻有精致花纹的大银圈。

当黑褐马闪着眼睛，轻巧地甩动着红绸的尾巴时，突然，一个黄酱色瘦脸的小伙子跳上了马背。那小伙子打扮得十分利落，身穿红色的赛马服，头上裹着绿绸，一枝黄穗短柄的马鞭拿在手中，腰间紧扎着黄缎带子，带上的两条长穗特别显眼。小伙子的马鞭在头顶一摇晃，黑褐马飞驰一段。这个小伙子腰间拖着的两条长穗，象快活的小飞龙一样飘起来了。

[中国]乌兰巴干《草原烽火》P.93，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奶牛一头跟着一头，从牛圈里放出来了。许多母牛一边走，一边抬起尾巴屙粪。有的母牛还不时停下来回头看看拴在原地的牛犊，牵肠挂肚地叫唤几声。为了繁殖一定数量的犋牛，从外地买来的那头黄色公牛，雄赳赳地跟着牛群走，沙哑地吼着，它那缎子一般光泽的胸部垂肉，以及扁平的脊背，到处都有被牛虻叮得出了血的痕迹。一头乌黑的小牛犊，突然挣脱拴绳，从牛圈里跑出来，箭一般地射进牛群找它的母亲。它开始太激动，眼花了，在牛群中间乱冲，好一阵没有找到。后来终于找到了，它便一头钻进母牛的肚皮

下面，叉开双腿，摇着尾巴，“吱吱”地吮吸起来。那慌急的样子，那恨不得把乳房也吞进肚里去的贪婪劲，仿佛它们母子就要诀别，从此以后，它再也吃不到那甜蜜蜜的奶汁似的。

[中国]多杰才旦《又一个早晨》P.5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李肃赍了礼物，投吕布寨来。伏路军人围住。肃曰：“可速报吕将军，有故人来见。”军人报知，布命入见。肃见布曰：“贤弟别来无恙！”布揖曰：“久不相见，今居何处？”肃曰：“现任虎贲中郎将之职。闻贤弟匡扶社稷，不胜之喜。有良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特献与贤弟，以助虎威”。布便令牵过来看。果然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项，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后人有诗单道赤兔马曰：

奔腾千里荡尘埃，渡水登山紫雾开。
掣断丝缰摇玉辔，火龙飞下九天来。

布见了此马，大喜，谢肃曰：“兄赐此龙驹，将何以为报？”肃曰：“某为义气而来，岂望报乎！”布置酒相待。

[中国]罗贯中《三国演义》P.2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只见一个人骑着一个黑驴儿，从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过去。白脸儿狼一眼看见，便低声向傻狗说：“嘎！你瞧好一个小黑驴儿，黄墨儿似的东西。可是个白耳腋儿，白眼圈儿，白胸脯儿，白肚囊儿，白尾巴梢儿？你瞧外带着还是四个银蹄儿，脑袋上还有个玉顶儿，长了个全，可

怪不怪？这东西要搁在市上，碰见爱主儿，二百吊钱管保买不下来。”

［中国］文康《儿女英雄传》P.51，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人所骑的马，个子矮小，毛毵毵的，一副桀骜难驯的粗野样儿，使得昆丁想起了故乡山区的那种牲口；可是这匹马比较雅致、匀称，虽然不象苏格兰马那么暴烈，却跑得更快。不过，跟苏格兰马特别不同的是它的脑袋：苏格兰的波尼马，脑袋总是又大又笨；而这种箭步如飞的马，脑袋小而漂亮，嘴脸清晰，鼻孔张着，两只大眼睛显得火红。

［英国］华特·司各特《城堡风云》P.234，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匹马生着一颗枯瘦的、象蛇一样的小脑袋。两只耳朵很小，很灵活。胸部的筋肉发达到了顶点。四条细而有力的腿，趾关节非常整齐，蹄子壳非常光滑，就象是河水冲磨过的小石头。屁股略微有点儿下垂，尾巴象一束粗线。这匹马是纯种的顿河马。除此以外，它的血统是非常纯粹的，它的血管里连一滴混血也没有，全身都能看出它是一匹纯种的良马。它的名字叫“马里布鲁克”。

这匹马在喝水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的骒马，和另外一匹特别健壮的老儿马打起来了，虽说儿马在牧放的时候总是不钉马掌的，但是那匹老儿马还是把这匹马的左前腿踢伤了。于是这两匹马就都直立起来，互相咬着，用前腿乱踢，你咬破我的皮，我也咬破你的皮……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0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他身底下骑着一匹很年轻的、只有四岁口的骒马，这匹马是枣红色，白鼻梁，长着一条像麻一样的大尾巴和四条像用钢铁铸成的瘦腿，而且还没有生过马驹。这匹马哼哧着，直咬马嚼子，蹲下去，又直立起来，要求放松缰绳，好使它重新欢蹦乱跳地飞跑，好使风重新吹进它的耳朵，吹得马鬃飕飕响，好使被严寒冻结住的、轰隆轰隆响的大地重新在它的光滑的蹄壳底下喧闹起来。骒马的薄皮肤里面的每一根筋络都在跳动。脖子上的纵筋跳动着，闪闪发光的粉红色的鼻孔哆嗦着，但是像宝石一样鼓出来的眼睛，往外努着充血的白眼珠子，严厉地和恶狠狠地斜看着主人。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三部P.120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厩室里站着一匹黑褐色的牝马，套上了笼头，用它的蹄子翻腾着新鲜的稻草。在厩室的昏暗光线中向周围望着，渥伦斯基不觉又一次地仔细端详了他的爱马的全部体格。佛洛佛洛是一匹中等身材的马，从养马者的观点看来，并非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它周身骨格细小；虽然它的胸膛极端地向前突出，但却是窄狭的。它的臀部稍稍下垂，前腿显著地弯曲，后腿弯曲得更厉害。前后腿的筋肉都并不怎样丰满；但是这牝马的肋骨却特别宽，这特点因为它被调练得消瘦了的缘故而显得格外触目。它的膝以下的脚骨，从正面看上去，不过手指那么粗细，但从侧面看却是非常粗大的。它的整个身体，除开肋骨以外，看上去好像是被两边挟紧，挟成了一长条似的。但是它却具有使人忘却它的一切缺点的最大的长处。那长处就是血统，如英语所说的那奏效的血统。筋肉在覆盖着一层细嫩、敏感、像缎子一般光滑的皮

肤的那血管的网脉下面很突出地隆起着，像骨一般坚硬。它那长着一双突出的、闪耀的、有生气的眼睛的美好的头，在那露出内部软骨里面的红血的张开的鼻孔那里扩大起来。在它的整个姿体，特别是它的头上，有某种富有精力的同时也是柔和的表情。它是那样一种动物，仿佛它不能说话，只是因为它的口的构造不允许它那样。

[俄国]列·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上册P.267～26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露赛妲和伊丽莎白狐疑不决地望着这头牛，它这时仿佛正向她们这边走来。这头牛真够大，是深褐色的，不过如今屁股的周围有斑斑点点的污泥，弄得不成样子了。它的犄角粗大，铜一样亮光光的；它的两个鼻孔，如同古时玩具模型里可以见到的太晤士河隧道。通过鼻子的软骨，中间穿着一支粗的铜鼻环；这个鼻环拴在上面，如同葛尔兹的铜项圈一样没法去掉。鼻环上拴着一根将近一码长的白杨木短棒，随着牛头的摆动就像连枷似的甩来甩去。

[英国]哈代《卡斯特桥市长》P.25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牛群呆在牧场中央。有一些在静静地吃草，另一些蜷着腿、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卧在冬季里褐色的草地上反刍。其他不太驯服的雄牛朝河边跑，几头聪明的老雄牛——领头的雄牛在后面追，脖子上的牧铃叮当直响；牧人用弹弓帮助他们，把石子准确地弹到一些牛角上，让离群的牛归队。……

侯爵很有理由为自己的牛群自豪，因为这群牛是用杂交方法精心培育的。这不是供屠宰用的牲畜：皮毛肮脏粗糙，

蹄子太大，脑袋低垂，牛角又大又弯。这是一些上等雄牛；脑子灵敏，体壮力强；它们奔跑的时候，尘土飞扬，大地震颤。这不是牛，而是美的化身：皮毛光亮(犹如良种骏马)，眼睛火红，脖子粗壮、昂扬，腿子较短，尾巴颇细，牛角雅致、尖锐，仿佛是磨光的；蹄子又圆又小，好象能把杂草割断的锐利铁器。

〔西班牙〕伊巴涅斯《碧血黄沙》P.102，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看原来是四只忧郁的狗，一只跟着一只，踢跶地走了进来，带头的一只是个罗圈腿，样子特别悲伤，在它的最后一只随员到达门口时它便止步，用后脚站了起来，回头望着同伴们，它们也便立即仿效起它的样子，排成一个又严肃又沉郁的行列。这些狗引人注意的地方还不仅仅是这一点，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穿着颜色华丽的上衣，缀着褪了色的穗子，其中一只狗的头上还戴着便帽，绳子系在下巴底下，帽子歪到鼻子上面，一只眼睛整个被遮住了；此外，华丽的上装全部湿透，淋了雨已改变了颜色，穿这些衣服的家伙都弄得象泼过水似地那么龌龊不堪，对于这几位在快活林里出现的新来客的奇怪样子，随你们怎样去猜度好了。

……这几条狗还是站在那里，很有耐性地霎着眼睛，张着嘴巴，紧紧地注视着沸腾的锅，直到泽瑞本人出现，它们才立即放下前腿，使用四脚在屋子里面走动。但是必须说明，这种姿势并不能使它们的样子更好看些，因为它们固有的尾巴和它们上装的尾巴——两种对它们都是了不起的东西——看起来实在并不调和。

〔英国〕狄更斯《老古玩店》P。172～173，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只腿窝地方的一团一团的长毛还没有脱掉的深褐色的老狼，穿过生满了芦苇的泥泞沟底，一面滑着，把身子伏在地上，一面迅速地跑着。它跳过沟底，停了下来，猛侧过身子，看见了狗群。它们排成密集的队伍向它扑奔过来，形成一只马蹄的样子包围住它，截住了向山沟尽头上树林子里逃去的路。

狼很有弹性地摇晃着，跳上一个小土岗——这儿是多年以来的田鼠洞，——飞快地向树林子跑去。老母狗几乎和它面对面地小跑着扑过来，一条身材高大的、叫“大鹰”的白色公狗——是一条最好最凶的猎狗——也从后面追上来了。

狼迟疑了一下，好像有点踌躇不定。葛利高里从山沟底下向山上走着，圆圆地抖着马缰绳，有一会儿看不见它的影子了，等到跑到小山顶的时候，——狼正在远处晃来晃去；一群黑狗在蓬蒿里面顺着草原的黑色土地飞跑，它们的毛和土地的颜色差不多。再过去一点，老地主正用鞭子柄敲着克列佩士，绕过一道陡崖，斜刺里跑了出来。狼往邻近的山沟里逃去，狗群紧紧地追逐着，包围上去，葛利高里从这里看见那只叫“大鹰”的白狗，像一块白布片一样挂在狼腿窝的毛团上。

〔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第一部P. 25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狗叫的声音传来。六条草原上的高大的看羊狗，仿佛原本埋伏着，现在忽然跳出来，凶恶地吼叫着，向马车迎面跑来。它们这一伙儿都非常地凶，生着毛茸茸的、蜘蛛样的嘴脸，眼睛气得发红，把马车团团围住，争先恐后地挤上来，发出一片嘶哑的吼叫声。它们满心是恨，好像打

算把马儿、马车、人一齐咬得粉碎似的……简尼斯卡素来喜欢耍弄狗，喜欢拿鞭子抽狗，一看机会来了，高兴得很，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弯下腰去，拿鞭子抽看羊狗。那些畜生叫得更凶，马儿飞跑；叶果鲁希卡好不容易才在座位上坐稳，他眼望着狗的眼睛和牙齿，心里明白：他万一摔下去，它们马上会把他咬得粉碎；可是他并不觉着怕，他跟简尼斯卡那样幸灾乐祸地瞧着它们，惋惜自己手里没有鞭子。

〔俄国〕契诃夫《草原》，选自《契诃夫小说选》P.158，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狗犹豫不决地蹲伏在那里，眼睛就象彩灯一样闪射着光芒。眨眼间，它就腾跃猛朴过来。它好象在空中滞留了好长时间，白森森的利牙在路灯下显得更加恐怖，它那庞大而灵巧的身躯，就象那细长的灵猩狗，透过光亮的短毛，露出了一团团优美结实的肌肉。

海伦一头栽在地上，准备蜷缩成一团来抵挡狗的急速攻击，但狗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她还没来得及把姿势做好，狗就扑到身上了。

狗的利爪刚触及到她，她就觉得犹如被一把匕首刺中了她，疼痛难忍，她没想到狗的力量有那么大，那么凶猛。她的脚还没有收起来，狗就抓住了她的胸部，光滑的黑毛扫着她的脸，臭哄哄的呼气直往她鼻子里灌。她一下子仰身倒在地上，胸膛气闷沉重，大口往外喘粗气。呼吸现在还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赶紧蜷缩身体，不给狗那疯狂的嘴有下口的机会。德国种的短毛猎犬总是喜欢朝着脖子下口，丹麦种大狗呢？她没有时间多想。

狗突然从她身上翻滚过去，剧烈的撞击使狗一下子也晕

头转向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飞快把膝部蜷到自己胸脯，用手臂紧紧抱住，然后把手深深插到衣袖里；她耸起肩膀，象乌龟闻到危险气味一样，把头使劲缩进衣领。当狗嗥叫着站起来的时候，她已经以腹部为中心蜷缩起来，把脸贴在地面上。地面冰冷，坚硬，戳痛了她。她知道她的脸最脆弱，最容易受损伤，她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开狗的攻击。

〔美〕朱迪斯·古尔德《罪恶》下册P.630，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大胖猫跳上了他的膝盖。一种突如其来的、丝绒般柔软的接触感，又把他召回到当前的环境：大胖猫正在假寐，眼睛半睁半闭；它咪呜咪呜地尖叫；它的胡须又硬又直；它的习性懒散而又狡猾……

他把大胖猫朝桌下一抛，像抛篮球一样。大胖猫竖起了浑身的毛，伸出了利爪。它先呜噜呜噜地发了一通火，气势锐不可当；接着，它收敛了蓝眼睛里的凶残目光，装出与世无争的假隐士神态，像螃蟹一样横行几步，就蜷缩成一个毛茸茸的圆球，滚到壁炉的一角躺下了。

〔阿尔及利亚〕穆鲁德·玛梅利《鸦片与大棒》P.33，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高高地蹲在阳台栏杆上的玳瑁猫眯着眼睛看那一老一小走过去了；玳瑁猫的神气就好象是虽然瞧不起那两个卖唱的，但也懒得多管闲事。可是邻家院子里那条狼犬却提起一对前爪爬在铁门的花格子上，威风凛凛地朝外吠，直到那一老一小离开了它的“防地”。

玳瑁猫伸一个懒腰，又继续它的巡游。它卖弄本领，踏

着那栏杆脊，颇有威仪地慢慢走向正屋的后部，忽而一跳，便落在一间厢房的窗台上。

厢房是狭长形的。对面窗。玳瑁猫侧着身子挨进那开了一条缝的窗，轻轻悄悄沿着一把椅子的高背下去，到了地板上。它似乎很满意自己的侵入家宅的“特权”，站在那里傲然四顾，半晌以后，这才开始它的“检查”。第一目标是缩在房角的那张床。一条毛巾被，一个枕头，一张席子，都很整齐而规矩，显然，这里是不可能隐藏着多少秘密的；富有经验的玳瑁猫的注意乃在床底。那里有些箱子，玳瑁猫挑中了其中一只，认真地张开利爪，在那箱子角上抓了一会儿，然后从床底出来，噗的一下跳上了对面的小书桌。这书桌可不象那张床了，书桌上的东西又多又不整齐。玳瑁猫轻轻地从书籍的一堆转到信札和报纸的一堆，又伸出前爪拨弄着一枝铅笔，象一个有经验的检查官，它不放过任何一片纸，然而一点痕迹也不留。最后，它满足了，就坐在一堆报纸上，眯眼看着斜对面的房门，似乎专心在守候那总得要回来的这房间的住客。

……

玳瑁猫依然静静地守在那里。它的眼睛在阴暗中闪着绿光。忽然这两点绿光动了，门上锁孔内来了轻微的嚓的一响。玳瑁猫机警地一耸身，就到了地下。

〔中国〕茅盾《锻炼》，选自《茅盾选集》第2卷P.554～556，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兔儿一共是五匹——我们的兔母自然是第一次的出产了。……出产好象是在夜半，兔儿并不藏在娘的肚下，冻得如象冰块一般了。我们赶快把棉花来做了窝。……

兔儿的身长不过一寸光景，眼还没有开。光嫩的皮肤连一点茸毛也没有。有两匹是红色，有两匹是黑色。

……

兔儿渐渐大起来了。皮肤也渐渐粗糙起来了，起初嫩得和缎面一样的，渐渐象鲛鱼皮一样了。满了一个礼拜，眼睛总还不容易睁开。

……在第十天上才睁开了眼睛，身上的茸毛也渐渐长得和海虎绒一样了。

母兔从早到晚只是默默地啮些青草，把周身的神经十分紧张着，不住地动着唇，屹着耳，凝着眼，警备着敌人的伤害。稍微有些风吹草动，便好象上了发条一样，立刻遁逃起来。

兔儿自从睁眼后，也渐渐发挥起这些本能来了，遁逃的神速真是令人想到“狡”字的徽号是应该专属于他们的。

[中国]郭沫若《三诗人之死》，选自《郭沫若全集》第九卷，P。347～348，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 兽

草原上的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这是与瀚海戈壁相伴相映的一种动物。由于它万里趱行、万难不屈，人们说它可以与赤骊、白骊、骅骝、騄耳相比美。不过，后者是帝王御厩里的宠物，而前者则是牧人心中的花朵。骆驼的那副尊容是奇异的，兔头、鼠耳、豹眼、象蹄、牛筋、虎骨、马威、龙性……那高高的驼峰，那明柱似的四腿，都是很有气魄的，尤其那昂首阔步旁若无人的样子，虽无诗人的潇洒却也颇有大将风度。它没有百灵鸟那样善于演唱各式各

样歌子的喉咙，不，它是终年累月不吭一声的。它也不象羊子那样，眼望着郊原的青草，心里却想着去采那香喷喷的青稞。它的志向是穿越茫茫沙海，吃得饱也好吃不饱也好，有水喝也好没水喝也好，就靠百折不挠的毅力，负重载而跋涉长途……

［中国］张长弓《漠南魂》P.270，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忽然我听见洋铁瓦沟上有铃子响声，抬起头，看见两只松鼠正从瓦上溜下来，这两只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取乐。它们的绒线球似的大尾巴，它们的可爱的小黑眼睛，它们颈项上的小铃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树上，地上，满个园子都是阳光。墙角一丛观音竹微微地在飘动它们的尖叶。一只大苍蝇带着嗡嗡声从开着的窗飞进房来，在我的头上盘旋。一两只乌鸦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叫。一只黄色小蝴蝶在白色小花间飞舞。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在对面屋瓦上响起来，又是那两只松鼠从高墙沿着洋铁滴水管溜下来。它们跑到那个支持松树的木架上，又跑到架子脚边有假山的水池的石栏杆下，在那里追逐了一回，又沿着木架跑上松枝，隐在松叶后面了。松叶动起来，桂树的小枝也动了，一只绿色小鸟刚刚歇在那上面。

［中国］巴金《巴金选集》第八卷《散文随笔选》P.247、249，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只见西边岭上月光之下，窜上一个物件来，到了岭上，又是呜的一声。只见把身子往下一探，已经到了西涧边了，又是呜的一声。这里的人，又是冷，又是怕，止不住格格价乱抖，还用眼睛看着那虎。那虎既到西涧，却立住了脚，眼睛映着月光，灼亮灼亮，并不朝着驴子看，却

对着这几个人，又呜的一声，将身子一缩，对着这边扑过来了。这时候，山里本来无风，却听得树梢上呼呼地响，树上残叶漱漱地落，人面上冷气棱棱地割。这几个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

大家等了许久，却不见虎的动静。还是那树上的车夫胆大，下来喊众人道："出来罢，虎去远了。"

〔中国〕刘鹗《老残游记》P.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受到梭标惊吓的豹子狂怒地跃出洞口。贝罗乌斯开枪射击——打中了野兽。猎人们估计，危险已经过去，就朝着豹子逼拢过去。但贝罗乌斯制止了他们。在这当口，豹子又一跃而起，朝着阿特金斯扑过去。阿特金斯开了枪，但子弹擦过豹子的身体，没有打中。巴尼奥拉这时位于豹子的侧面，也开了枪，但同样没有打中，因为别人的枪他使起来不顺手，……

豹子逼得越来越近了，一双有力的利爪踩得鹅卵石吱咯作响。它直冲着他扑过来。其它的猎手都不敢开枪，怕伤了自己的同伴。一块小石头从他的右脚底下滚落下去。汗珠带着咸味穿过睫毛，烧灼着他的眼睛。"我把灵药忘记带来了。"——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际。

就在这当口，只见那黄褐色的斑点以地面腾越而起。响起了充满恐怖、不安和绝望的惊叫声。他扣动了板机。山岩间回荡起愤怒的枪声。那个上足了劲的活弹簧，在空中勾画出一个拱形，扑在他的身上。霎那间猎人和野兽互相对视着，恐怖忽然消失了。那往事的回忆，那未曾实现的希望都沉入火一样灼热的痛苦之中。一切全完结了……

〔塞拉勒窝内〕阿·尼柯尔《猎豹》，选自《非洲当代中短篇小说选》P.101，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